目录

[《飛狐外傳》金庸 1](#_Toc66868704)

[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 1](#_Toc66868705)

[第二章 寶刀和柔情 11](#_Toc66868706)

[第三章 英雄年少 20](#_Toc66868707)

[第四章 鐵廳烈火 41](#_Toc66868708)

[第五章 血印石 58](#_Toc66868709)

[第六章 紫衣女郎 73](#_Toc66868710)

[第七章 風雨深宵古廟 89](#_Toc66868711)

[第八章 江湖風波惡 102](#_Toc66868712)

[第九章 毒手藥王 113](#_Toc66868713)

[第十章 七心海棠 124](#_Toc66868714)

[第十一章 恩仇之際 132](#_Toc66868715)

[第十二章 古怪的盜黨 141](#_Toc66868716)

[第十三章 北京眾武官 162](#_Toc66868717)

[第十四章 紫羅衫動紅燭移 172](#_Toc66868718)

[第十五章 華拳四十八 182](#_Toc66868719)

[第十六章 龍潭虎穴 198](#_Toc66868720)

[第十七章 天下掌門人大會 205](#_Toc66868721)

[第十八章 寶刀銀針 223](#_Toc66868722)

[第十九章 相見歡 236](#_Toc66868723)

[第二十章 恨無常 255](#_Toc66868724)

[後記 273](#_Toc66868725)

# 《飛狐外傳》金庸

#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

「胡一刀，曲池，天樞！」

「苗人鳳，地倉，合谷！」

一個嘶啞的嗓子低沉地叫著。叫聲中充滿著怨毒和憤怒，語聲從牙齒縫中迸出來，似是千年萬年、永恆的咒詛，每一個字音上塗著血和仇恨。

突突突突四聲響，四道金光閃動，四枝金鏢連珠發出，射向兩塊木牌。

每塊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繪著一個全身人形，一塊上繪的是個濃髯粗豪的大漢，旁註「胡一刀」三字；另一塊上繪的是個瘦長漢子，旁註「苗人鳳」三字，人形上書明人體週身穴道。木牌下面接有一柄，兩個身手矯捷的壯漢各持一牌，在練武廳中滿廳遊走。

大廳東北角一張椅子中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白髮婆婆，口中喊著胡一刀或苗人鳳穴道的名稱。一個二十來歲的英俊少年勁裝結束，鏢囊中帶著十幾枝金鏢，聽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稱，右手一揚，就是一道金光射出，釘向木牌。兩個持牌壯漢頭戴鋼絲罩子，上身穿了厚棉襖再罩牛皮背心，唯恐少年失了準頭，金鏢招呼到他們身上。兩人竄高伏低，搖擺木牌，要讓他不易打中。

大廳外的窗口，伏著一個少女、一個青年漢子。兩人在窗紙上挖破了兩個小孔，各用右眼湊著向裏偷窺。兩人見那少年身手不凡，發鏢甚準，不由得互相對望了一眼，臉上都露出訝異的神色。

天空黑沉沉的堆滿了烏雲。大雨傾盆而下，夾著一陣陣的電閃雷轟，勢道嚇人。黃豆大的雨點打在地下，直濺到窗外兩個少年男女的身上。

他們都身披油布雨衣，對廳上的事很感好奇，又再湊眼到窗洞上去看時，只聽得那婆婆說道：「準頭還可將就，就是沒勁兒，今日就練到這裏。」說著慢慢站起身來。

少女拉了那漢子一把，急忙轉身，向外院走去。那漢子低聲道：「這是甚麼玩意見？」那少女道：「甚麼玩意兒？自然是練鏢了。這人的準頭算是很不錯的了。」那漢子道：「難道練鏢我也不懂？可是木牌上幹嗎寫了甚麼胡一刀、苗人鳳？」那少女道：「這就有點邪門。你不懂，我怎麼就懂了？咱們問爹爹去。」

這少女十八九歲年紀，一張圓圓的鵝蛋臉，眼珠子黑漆漆的，兩頰暈紅，週身透著一股青春活潑的氣息。那漢子濃眉大眼，比那少女大著六七歲，神情粗豪，臉上生滿紫色小瘡，相貌雖然有點醜陋，但步履輕健，精神飽滿，卻也英氣勃勃。

兩人穿過院子，雨越下越大，潑得兩人臉上都是水珠。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臉上水滴，紅紅白白的臉經水一洗，更是顯得嬌嫩。那漢子呆呆的望著她，不由得獃了。少女側過頭來，故意歪了雨笠，讓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衣領。那漢子看得出了神，竟自不覺。那少女噗哧一笑，輕輕叫了聲：「傻瓜！」走進花廳。

廳中東首生了好大一堆火，二十多個人團團圍著，在火旁烘烤給雨淋濕了的衣物。這群人身穿玄色或藍色短衣，有的身上帶著兵刃，是一群鏢客、趟子手和腳夫。廳上站著三個武官打扮的漢子。這三人剛進來避雨，正在解去濕衣，斗然見到這明艷照人的少女，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。

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間，把一個精乾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，將適才在後廳見到的事悄聲說了。那老人約莫五十來歲，精神健旺，頭上微見花白，身高不過五尺，但目光炯炯，凜然有威。他聽了那少女的話，眉頭一皺，低聲呵責道：「又去惹事生非！若是讓人家知覺了，豈不是自討沒趣？」那少女伸伸舌頭，笑道：「爹，這趟陪你老人家出來走鏢，這可是第十八回挨罵啦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我教你練功夫時，旁人來偷瞧，那怎麼啦？」

那少女本來嬉皮笑臉，聽父親說了這句話，不禁心頭一沉。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場外偷瞧她父親演武，父親明明知道，卻不說破，在試發袖箭之時，突然一箭，將那人打瞎了一隻眼睛。總算他手下容情，勁道沒使足，否則袖箭穿腦而過，那裏還有命在？父親後來說，偷師竊藝，乃是武林中的大忌，比偷竊財物更為人痛恨百倍。

那少女一想，倒有些後悔，適才不該偷看旁人練武，但姑娘的脾氣要強好勝，嘴上不肯服輸，說道：「爹，那人的鏢法也平常得緊，保管沒人偷學了。」老者臉一沉，斥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麼開口就說旁人的玩意兒不成？」那少女一笑，道：「誰叫我是百勝神拳馬老鏢頭的女兒呢？」

三個武官烤火，不時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，只是他父女倆話聲很低，聽不到說些甚麼。那少女最後一句話說得大聲了，一個武官聽到「百勝神拳馬老鏢頭的女兒」幾個字，瞧雎這短小瘦削、骨頭沒幾兩重的乾癟老頭，又橫著眼一掃插在廳口那枝黃底黑絲線繡著一匹插翅飛馬的鏢旗，鼻中哼了一聲，心想：「百勝神拳？吹得好大的氣兒！」

原來這老者姓馬，名行空，江湖上外號叫作「百勝神拳」。那少女是他的獨生愛女馬春花。這名字透著有些兒俗氣，可是江湖上的武人，也只能給姑娘取個甚麼春啊花啊的名字。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練鏢的漢子姓徐，單名一個錚字，是馬行空的徒弟。

徐錚蹲在火堆旁烤火，見那武官不住用眼瞟著師妹，不由得心頭有氣，向他怒目瞪了一眼。那武官剛好回過頭來，與他目光登時就對上了，心想你這小子橫眉怒目幹麼，也是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徐錚本就是霹靂火爆的脾氣，眼見對方無禮，當下虎起了臉，目不轉睛的瞪著那武官。

那武官約莫三十來歲，身高膀寬，一臉精悍之色。他哈哈一笑，向左邊的同伴道：「你瞧這小子鬥雞兒似的，是你偷了他婆娘還是怎地？」那兩個武官對著徐錚哈哈大笑。

徐錚大怒，霍地站起來，喝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那武官笑吟吟的道：「我說，小子唉，我說錯啦，我跟你賠不是。」徐錚性子直，聽到人家賠不是，也就算了，正要坐下，那人笑道：「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，準是偷了你妹子。」

徐錚一躍而起，便要撲上去動手，馬行空喝道：「錚兒，坐下。」徐錚一愕，臉孔脹得通紅，道：「師父，你……你沒聽見？」馬行空淡淡的道：「人家官老爺們，愛說幾句笑話兒，又干你甚麼事了？」徐錚對師父的話向來半句不敢違拗，狠狠瞪著那個武官，卻慢慢坐了下來。那三個武官又是一陣大笑，更是肆無忌憚的瞧著馬春花，目光中盡是淫邪之意。

馬春花見這三人無禮，要待發作，卻知爹爹素來不肯得罪官府，尋思怎生想個法兒，跟這三個臭官兒打一場架。突然雷光一閃，照得滿廳光亮，接著一個焦雷，震得各人耳朵嗡嗡發響，這霹靂便像是打在這廳上一般。天上就似開了缺口，雨水大片大片的潑將下來。

雨聲中只聽得門口一人說道：「這雨實在大得很了，只得借光在寶莊避一避。」莊上一名男僕說道：「廳上有火，大爺請進吧。」

廳門推開，進來了一男一女，男的長身玉立，氣宇軒昂，背上負著一個包裹，三十七八歲年紀。女的約莫二十二三歲，膚光勝雪，眉目如畫，竟是一個絕色麗人。馬春花本來算得是個美女，但這麗人一到，立時就比了下去。兩人沒穿雨衣，那少婦身上披著男子的外衣，已然全身盡濕。那男子攜著少婦的手，兩人神態親密，似是一對新婚夫婦。那男子找了一綑麥桿，在地下鋪平了，扶著少婦坐下，顯得十分的溫柔體貼。這二人衣飾都很華貴，少婦頭上插著一枝鑲珠的黃金鳳頭釵，看那珍珠幾有小指頭大小，光滑渾圓，甚是珍貴。馬行空心中暗暗納罕：「這一帶道上甚不太平，強徒出沒，這一對夫婦非富即貴，為何不帶一名侍從，兩個兒孤孤單單的趕道？」饒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，卻也猜不透這二人的來路。

馬春花見那少婦神情委頓，雙目紅腫，自是途中遇上大雨，十分辛苦，這般穿了濕衣烤火，濕氣逼到體內，非生一場大病不可，當下打開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，走近去低聲說道：「娘子，我這套粗布衣服，你換一換，待你烘乾衣衫，再換回吧。」那少婦好生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站起身來，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詢問。那男子點點頭，也向馬春花一笑示謝。那少婦拉了馬春花的手，兩個女子到後廳去借房換衣。

三個武官互相一望，臉上現出特異神色，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婦換衣之時，定然美不可言。適才和徐錚鬥口的那個武官最是大膽，低聲道：「我瞧瞧去。」另一個笑道：「老何，別胡鬧。」那姓何的武官眨眨眼睛，站起身來，跨出幾步，一轉念，從地下拾起腰刀，掛在身上。

※※※

徐錚受了他的羞辱。心中一直氣憤，見他走向後院，轉頭向師父望了一眼，只見馬行空閉著眼睛在養神，又見戚楊兩位鏢頭、五個趟子手和十多名腳夫守在鏢車之旁，嚴行戒備，決不致出了亂子，於是跟隨在那武官身後。

那武官聽到背後腳步響，轉過頭來，見是徐錚，咧嘴一笑道：「小子，你好！」徐錚道：「臭官兒，你好。」那武官笑道：「想挨揍，是不是？」徐錚道：「是啊。我師父不許打你。咱們悄悄的打一架，好不好？」那武官自恃武藝了得，沒將這楞小子瞧在眼裏，只是見他鏢行人多，己方只有三人，若是群毆，定要吃虧，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，那是再好也沒有，便笑著點頭道：「好啊，咱們走得遠些。若給你師父聽見了，這架就打不成。」

兩人穿過天井，要尋個沒人的所在動手，忽見迴廊上轉出一個人來。那人身穿綢袍，眉清目秀，正是適才練鏢的少年。徐錚心中一動：「借他的武廳打架最好不過。」於是上前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兄長請了。」那少年還了一揖，說道：「達官有何吩咐？」徐錚指著武官道：「在下跟這個總爺有點小過節，想借兄長的練武廳一用。」那少年好生奇怪，心道：「你怎知我家有練武廳？」但學武之人，聽到旁人要比武打架，可比甚麼都歡喜，當即答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當下領了二人走進練武廳。

這時老婆婆和莊丁等都已散去，練武廳上更無旁人。那武官見四壁軍器架上刀槍劍戟一應俱全，此外沙包、箭靶、石鎖、石鼓放得滿地，西首地下還安著七十二根梅花樁，暗暗點頭，心想：「原來這一家人會武，只怕功夫還不錯。」於是向那少年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在下來貴莊避雨，還沒請教主人高姓大名。」那少年忙即還禮，說道：「小人姓商，名寶震。兩位高姓大名？」徐錚搶著道：「我叫徐錚，我師父是飛馬鏢局總鏢頭，百勝神拳馬行空。」說著向武官瞪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你聽了我師父的名頭，可知道厲害了嗎？」

商寶震拱手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請教這一位。」那武官道：「在下是御前侍衛何思豪。」商寶震道：「原來是一位侍衛大人。小人素聞京師有大內十八高手，想來何大人都是知交。」何思豪道：「那大半也相熟的。」其實皇帝身邊的侍衛共分四等，侍衛班領，什長，一、二、三等及藍翎侍衛，都由正黃、鑲黃、正白內三旗的宗室親貴子弟充任。漢侍衛屬於第四等，這何思豪在侍衛處中只是最末等的藍翎漢侍衛，所謂大內十八高手，那是他識得人家，人家就不識得他了。

徐錚大聲道：「商公子，你就給做個公證。我跟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，不管是誰輸誰贏，都不許向旁人說起。」他是生怕師父知道了責罵。何思豪哈哈笑道：「勝了你這楞小子不足為武，還值得向旁人吹大氣的麼？楞小子，上啊。」一捋長袍，拉起抱角，在腰帶中塞好。徐錚脫下長袍，將辨子盤在頭頂，擺個「對拳」，雙足併攏，雙手握拳相對，倒是神定氣閒。

何思豪見他這姿式是「查拳」門人和人動手的起手式，已放下了一大半心，心道：「甚麼百勝神拳！這查拳三歲小孩兒也會，有甚麼希罕？」原來「潭、查、花、洪」，向稱北拳四大家，指潭腿、查拳、花拳、洪門四派拳術而言，在北方流傳極廣，任何練拳之人都略知一二，算得是拳術中的入門功夫。何思豪見對手拳法平常，向商寶震一笑，說道：「獻醜！」一招「上步野馬分鬃」，向徐錚打了過去，他使的是太極拳。其時太極門的武功聲勢甚盛，人人均知是極厲害的內家拳法。

徐錚不敢怠慢，左腳向後踏出，上身轉成坐盤式，右手按、左手撩，一招「後義步撩掌」出手極是快捷。何思豪見來招勁道不弱，忙使一招「轉身抱虎歸山」，避開了這一撩。徐錚使一招「弓步架打」，右拳呼的一聲擊出，直撲對方面門。何思豪不及避讓，使一招「如封似閉」，雙掌一對。二人拳掌相交，何思豪只感手腕隱隱生疼，心道：「這小子蠻力倒大。」

霎時之間，二人各展拳法，拆了十餘招。商寶震站著旁觀，見徐錚腳步沉穩，出拳有力，何思豪卻是身形飄忽，顯然輕功頗有根基。

鬥到酣處，何思豪哈哈一笑，一掌擊中徐錚肩頭。徐錚飛腳踢去，何思豪側身閃避，一招「玉女穿梭」，拍的一聲，又擊中徐錚手臂。徐錚更不理會，掄拳急攻，突然直出一舉，一招「弓步劈打」，砰的一響，打中對方胸口。這一拳著力極沉，何思豪腳步踉蹌，向後退了幾步，終於一交坐倒。只聽旁邊一個女子聲音嬌聲叫道：「好！」

商寶震回過頭去，只見兩個女子站在廳口，一是少婦，另一個卻是個閨女。他先前凝神觀鬥，不知身後有人。原來馬春花和那少婦換了衣服經過此處，聽到呼叱比武之聲，在廳口一望，竟是師兄和那武官打架，這時見師兄得勝，不由得出聲喝采。

何思豪給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，在女子面前丟臉出醜，更是老羞成怒，當即一躍而起，乘著跳躍之勢，已抽腰刀在手，上步直劈。徐錚毫不畏懼，仍以「查拳」空手和他相鬥，只是忌憚對方兵器鋒利，已是閃避多，進攻少了。馬春花見這武官臉上神情狠惡，並非尋常打架，已是拚命一般，不由得有些擔心。那少婦扯扯她的衣袖，道：「咱們走吧！我最恨人動刀子出拳頭。」

當此情勢，馬春花那裏肯走，只道：「再看一會兒。」那少婦眉頭一皺，竟自走了。

商寶震凝神看著那武官的刀勢，又留心徐錚閃避和上步搶攻之法，手上暗扣一枝金鏢，若那武官用刀傷人，他就要伸手相救。但見徐錚雙目緊緊盯住刀鋒，刀鋒向東，他眼睛跟到東，刀鋒削向西，眼睛也跟到西。眼見迎面一刀砍來，他身子略閃，飛腳向敵人手腕上踢去。何思豪迴刀削足，徐錚長臂急伸，砰的一響，一拳正中他鼻樑。何思豪大痛，手腳略緩，徐錚左手揮出，抓住他右腕一拿一扭，將腰刀奪了下來。

何思豪怕他順勢揮刀削來，忙向後躍，舉手往臉上一抹，滿手是血。徐錚將腰刀往地下一摔，說道：「你還敢瞎著眼睛罵人？」何思豪滿臉羞慚，不敢作聲。

商寶震伸手一拉徐錚後襟，使個眼色。徐錚尚未會意，商寶震已大聲說道：「雙方不分勝敗。好啦，大家武功一般高明，小弟佩服得緊……」徐錚急道：「怎……怎是不分勝敗？」商寶震道：「兩位武功各有獨到之處。徐兄的查拳純熟。何大人的太極拳和太極刀更是厲害之極。徐兄，你一時僥倖，其實講真功夫，還得算何大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手帕，幫何思豪抹去鼻血。徐錚還要再爭，馬春花道：「師哥，別理他。咱們出去。」

徐錚打了何思豪兩拳，一口惡氣已經出了，但商寶震說話含糊，明明袒護對方，倒似自己輸了，越想越怒，狠狠望了他一眼，隨著師妹出去。走到天井，天空轟隆隆一片雷聲過去，雷聲中夾著商寶震、何思豪的大笑之聲，顯然這二人在背後笑他。

他雖打架獲勝，但越想越是不忿，氣鼓鼓的坐在火旁。只見師父雙目似開似閉，睡意甚濃。過了一會，何思豪走了出來，不知跟那兩個武官說些甚麼猥褻言語，三人一齊哈哈大笑，不時斜目瞟那美貌少婦。

馬行空慢慢站起，伸了個懶腰，走到鏢車旁邊檢視，忽然叫道：「錚兒，過來，你瞧這兒怎麼啦？」馬行空側過身子，面向牆壁，伸手整理鏢車，低聲道：「不長進的東西，你那招『墊步踹腿』怎麼踹偏了？否則哪用跟他纏鬥這麼久？」徐錚嚇了一跳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老人家都瞧見啦？」馬行空道：「哼，你莫想在師父面前搗鬼。他使那招『提步高探馬』時，你幹麼不使『弓步雙推掌』？迎面直擊，早就勝了。你就是膽小怕死。」徐錚回想適才相鬥之時，初時不知敵人虛實，果然有些害怕，有幾招使得太過穩重了些。看來師父裝作不知，其實是躲在窗外觀看。

馬行空又道：「快進去謝謝那姓商的吧。人家年紀比你輕，可有多精明能幹。」徐錚大為詫異，道：「師父，謝甚麼？這姓商的偏心，不是好人。」馬行空冷笑道：「是啊，他是偏心呢。可是他偏心維護你徐大爺哪。」徐錚滿心胡塗，怔怔的望著師父。馬行空低聲道：「你打的是甚麼人？他是御前侍衛。咱們呢，那是憑人家賞口飯吃的走鏢的。官老爺當真跟你為起難來，咱們還不是吃不了兜著走麼？那少年護住了他面子，叫你這楞小子少了一樁後患。」

徐錚恍然大悟，連稱：「是，是！」奔到後院練武廳中，只見商寶震抬手踢腿，正在練一招「查拳」中的「弓步劈打」，正是徐錚適才用以擊中何思豪那一手。他見徐錚進來，臉上一紅，急忙收拳。

徐錚抱拳道：「商公子，我師父叫我跟你道謝來啦。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，心裏還怪你呢。」商寶震道：「徐大哥，你武功勝過那個侍衛何止十倍？小弟佩服得緊。」徐錚聽他稱讚自己，甚是高興，當即跟他談了起來，問道：「你練的是那一門功夫？」商寶震道：「小弟初學，甚麼也沒學會，談不上是那一門那一派。適才見徐大哥用這一招打他，是不是這樣？」說著右足踏出，右拳劈打，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。

徐錚剛才以此招取勝，見他比劃自己的得意之作，自然興高采烈，說道：「這一招有兩句口訣，叫作『陸海迎門三不顧，劈拳挑打不容寬』。」這兩句順口說出，忽然想起，這是師門所傳心法，怎能胡亂說與外人知曉，忙轉口道：「你比得很對，就是這招。」

商寶震道：「甚麼叫作『陸海迎門三不顧』呢？」徐錚道：「這個……我可也忘了。」他不善撒謊，這一句話出口，臉也紅了。商寶震知他不肯說，也就不再多問，只是著意結納，將他捧得全身輕飄飄的如在雲霧。

徐錚道：「商老弟，咱們也別鬧虛文。你使一套拳腳給我瞧瞧，若是有甚麼不到的地方，我跟你說說，也不枉了今日結交一場。」商寶震大喜，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」當下拉開架子，在場中打起拳來，但見他「頭趟繩掛一條鞭，二趟十字繞三尖」，使的是十二路潭腿。

這路拳腳使得倒是純熟，但出拳不正，腳步浮虛，雖然袍袖生風，姿式華麗，若是與人動手，卻半點管不得事。只把徐錚看得暗暗搖頭，等他打完「十二趟犀牛望月轉回還」，忍不住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兄弟，莫怪我直言，教你武藝的師父是耽誤了你啦。」正要往下解釋，忽見馬春花在廳口一探頭，叫道：「師哥，爹叫你。」

徐錚忙向商寶震告辭，回到廳上。只見火堆旁又多了兩個避雨之人。一個是沒了右臂的獨臂人，一條極長的刀疤從右眉起斜過鼻子，一直延伸到左邊嘴角，在火光照耀下顯得面目極是可怖；另一個是個十三四歲的男孩，黃黃瘦瘦。兩人衣衫都很襤褸。

徐錚向兩人望了一眼，也不在意，走到馬行空面前，叫了聲：「師父！」馬行空臉一沉，低聲道：「去了這麼久，又在賣弄武藝了，是不是？」徐錚道：「弟子不敢。這裏姓商的主人鏢法不錯，那知拳腳一點兒也不成。」馬行空道：「傻小子，你給人家冤啦。憑你這點功夫，兩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。」徐錚一笑，道：「那怕不見得。他師父教的十二路潭腿，儘是好看不管用。」馬行空道：「你知他師父是誰？」

徐錚心中暗奇：「我師父沒跟那姓商的見過面，又沒見他練過拳腳，怎麼連他師父是誰也知道了？」當下答道：「弟子不知，想來是個不中用的混混。」馬行空冷笑一聲，低沉著聲音，說道：「不中用的混混！哼，十五年前，你師父給人砍過一刀，劈過一掌，養了三年傷方得康復。那人是誰？」徐錚一驚，說道：「八卦刀商劍鳴。」馬行空低聲道：「半點兒也不錯。那商劍鳴是山東武定縣人，這裏可正是武定縣，主人家姓商。咱們胡亂進來避雨，初時並沒留心，你瞧，正樑上繪著甚麼？」

徐錚抬起頭來，只見正樑上金漆漆著一個八卦圖形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師父，快抄傢伙，咱們撞到仇家窩裏來啦。」馬行空淡淡的道：「倒不用忙。商劍鳴早給人殺了！」徐錚曾聽師父說過當年大敗在一人手裏，那就是山東大豪八卦刀商劍鳴，只因這是師門的奇恥大辱，師父後來不提，也就從此不敢多問一句，卻不知商劍鳴原來已死，低聲道：「是你老人家後來報了仇？」馬行空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商劍鳴的武功，我再練一輩子也趕不上，憑我這點玩藝兒，那殺得了他？」徐錚大奇，問道：「那麼是誰殺了他？」馬行空道：「那少年用金鏢打木牌上的人形，商劍鳴就是給這兩個人殺的。」

徐錚睜大了眼睛，道：「胡一刀和苗人鳳？」

馬行空點了點頭，臉上神色陰鬱，便如屋外的天空那般黑沉沉地。

徐錚平素對師父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以為當世之間，說到武功，極少有人能強得過百勝神拳馬老鏢頭了，豈知這時聽到師父言道，非但八卦刀商劍鳴武功遠勝於他，胡一刀與苗人鳳的功夫又在商劍鳴之上，不由得大為驚詫，低聲問道：「那胡一刀與苗人鳳是何等樣的人物？」馬行空道：「胡一刀的武功強我十倍，只可惜在十多年前死了。」徐錚舒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想是病死的了？」馬行空道：「給人殺死的。」徐錚睜大了眼睛，道：「胡一刀這麼厲害，有誰殺得了他？」馬行空道：「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。」

這「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」十三個字一口氣說將出來，聲音雖低，卻是大具威嚴。徐錚胸口一沉，正待說話，猛聽得門外隱隱馬蹄聲響，大雨中十餘匹馬急奔而來。

那面目英俊的青年與那美貌少婦聽到馬蹄聲音，互望一眼，似在強自鎮定，但臉上終究露出了驚惶之色。那青年拉著少婦的手，挪動坐位，似是伯火堆炙熱，移遠了些。

※※※

十多匹馬奔到莊前，曳然而止。但聽得數聲呼哨，七八匹馬繞到了莊後。

馬行空一聽哨聲，臉上變色，低聲道：「定著點兒。」徐錚極是興奮，聲音發顫，問道：「那話兒來了？」馬行空不再回答，大聲喝道：「大夥兒抄傢伙，護鏢！」這句話一喝，鏢行眾人登時大亂，知道有劫鏢的黑道強人到來，當即躍起。戚楊兩名鏢頭和五名趟子手指揮車夫，將十餘輛鏢車圍成一堆。馬春花反而臉有喜色，拔出柳葉刀，道：「爹，是那一路的？」馬行空皺眉道：「還不知道。」接著自言自語：「這一路朋友好怪，道上也不踩盤子，就這麼說到便到。」

一言方罷，只聽得圍牆上托托托接連聲響，八名大漢一色黑衣打扮，手執兵刃，一字排開的站在牆頭。馬春花揚起右臂，就想一枝袖箭射出。馬行空臉色凝重，低聲喝道：「別胡來！瞧我眼色行事。」八名黑衣大漢望著廳上眾人，一言不發。

砰的一聲，大門推開，進來一個漢子，身穿寶藍色緞袍，衣服甚是華麗，但面貌委瑣，縮頭縮腦，與一身衣服極不相稱。這人抬頭望了望天，但見大雨傾盆而下，嘿的一聲笑，足尖一點，倏地穿過了院子，站在廳口。這一下飛躍身形快極，大雨雖密，卻只在他肩頭打濕了數點。徐錚與馬春花對此人本來不以為意，突然見他露了這手輕功，這才生忌憚之心，向馬行空望了一眼。

馬行空右手握著煙袋，拱手說道：「請恕老漢眼拙，沒曾拜會。朋友尊姓大名，寶寨歇馬何處？」

商家堡少主人商寶震聽到馬蹄聲響，當即暗藏金鏢，腰懸利刀，來到廳前。只見那盜魁手戴碧玉戒指，長袍上閃耀著幾粒黃金扣子，左手拿著一個翡翠鼻煙壺，不帶兵器，神情打扮，就如是個暴發戶富商。只聽他說道：「在下姓閻名基，老英雄自是百勝神拳馬行空了？」

馬行空抱拳道：「不敢，這外號是江湖朋友給在下臉上貼金。浪得虛名，不足掛齒。」心中暗忖：「閻基？那是甚麼人？沒聽過江湖上有這號人物。」

閻基哈哈一笑，指著站在牆頭的一列黑衣漢子，說道：「弟兄們餓了幾天肚子，想請馬老英雄賞口飯吃。」馬行空道：「閻寨主言重了。錚兒，取五十兩銀子，請閻寨主賞賜弟兄。」他這是按著江湖規矩行事，但瞧對方的神情聲勢；決非五十兩銀子所能打發。

果然閻基仰天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馬老英雄保鏢，一保就是三十萬兩。姓閻的眼界雖小，區區五十兩，倒還不在眼內。」馬行空心中嘀咕：「此人信息倒靈，怎麼打聽得清清楚楚，知道我保了三十萬兩鏢銀？」眉頭一皺，仍按江湖規矩說道：「想馬某有甚麼本事，全憑道上朋友給臉罷了。閻寨主今日雖是初見，咱們東邊不會西邊會，馬某有幸，今日又交一位朋友。不知閻寨主有甚麼吩咐？」

閻基道：「吩咐是不敢當的，只是在下生來見財眼開，三十萬鏢銀打從鼻子下過，不取有傷陰德。但馬老鏢頭既然開口朋友，閉口朋友，這樣吧，在下只取一半，二一添作五，就借十五萬兩銀子花差花差好了。」也不待馬行空答話，左手一揮，牆頭八名大漢一一躍下，奔到廳口。有人問道：「一齊取了？」閻基道：「不，拿一半，留一半！有屎大家拉，有飯大家吃！」眾大漢轟然答應，就往鏢車走去。

馬行空勃然大怒，見那些大漢從牆頭躍下時身手呆滯，並無一個高手在內，已無擔憂之心，淡淡說道：「閻寨主是不肯留一點餘地了？」閻基愕然道：「怎麼不留餘地？我不是說取一半，留一半？哥兒倆有商有量，公平交易。」

徐錚再也忍耐不住，搶上兩步，伸手指著閻基，大聲說道：「虧你在黑道上行走，沒聽過飛馬鏢局的威名麼？」

閻基道：「我的小養媳婦兒聽見過，他媽的，老子可是第一次聽見。」身形一幌，忽地欺到廳右，拔下插在車架上的飛馬鏢旗，將旗桿一折兩段，擲在地下，隨即伸腳在旗上一踏。

這件事當真是犯了江湖大忌，劫鏢的事情常有，卻極少有如此做到絕的，如非雙方有解不開的死仇，那是決心以性命相拼了。鏢行人眾一見之下，登時大嘩。

徐錚更不打話，衝上去一招「踏步擊掌」，左掌向他胸口猛擊過去。閻基側身閃避，說道：「小子，講打麼？」左掌一沉，急抓他的手腕。徐錚變「後插步擺掌」，左手向後勾掛，右掌一揮，向上擺舉，逕擊敵人下顎。閻基頭一偏，右拳直擊下來。這一拳來路極怪，徐錚急忙擺頭讓開，砰的一聲，肩頭已中了一拳，但覺拳力沉重，只震得胸背隱隱作痛。徐錚腳步搖幌，險些摔倒，幸他身強力壯，下盤馬步紮得極穩，忙變「仆腿穿掌」，身子一矮，右腿屈膝蹲下，左掌穿出，那是卸力反攻，「查拳」的高明招數。

閻基並不理會，微微一笑，左腿反鉤，向後倒踢。這一腿來得更是古怪。徐錚大駭，急忙竄上躍避。閻基右拳直擊，喝道：「恭喜發財！」砰的一響，正中徐錚胸口。這一拳好生厲害，徐錚仰天一交跌倒，在地下連打了幾個滾，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，極硬朗的一個小夥子，竟給這一拳打得站不起身。群盜轟然喝采，叫道：「這一拳夠這小子挨的。」

鏢行中人見閻基出手如此狠辣，均是又驚又怒。馬春花伸手去扶師哥，急得要哭，連問：「怎麼啦？」馬行空一生走江湖，不知見過多少大風大浪，但這盜魁使的是甚麼拳腳，卻半點也說不出來。三個侍衛也在低聲議論：「點子是那一派的？」「瞧不出來，有點像五行拳。」「不，五行拳沒那樣邪門。」

馬行空走上兩步，抱拳道：「閻寨主果然好武藝，多謝教訓了小徒，也好讓他知道江湖上儘多能人。」閻基笑道：「我這幾下三腳貓算甚麼玩意兒，給你馬英雄提鞋皮、倒便壺也還挨不上邊兒。光棍別的不會，就會這個。這就請教你馬老英雄的百勝神拳。」馬行空見他滿臉油光，說話貧嘴滑舌，不折不扣是個潑皮無賴，怎地又練就了這樣一身怪異武功，實是奇怪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暫且只守不攻，待認清他的拳路再說，當下凝神斜立，雙手虛握。

三名侍衛、商寶震、鏢行眾人一齊凝神觀鬥，都知這一場爭鬥不但關係著三十萬鏢銀的安危，也是馬行空身家性命、一生威望之所繫。大廳中人人肅靜，只聽得火堆中柴炭爆裂，發出輕輕的必卜之聲。院子中大雨如注，竟無分半停息之意。那華服相公自和少婦並肩低聲說話，對馬閻的爭鬥毫沒留心。

閻基從懷中取出一個金光燦爛的黃金鼻煙壺，吸了一口鼻煙，他也知馬行空是個勁敵，將辮子在頭頂盤了個圈，叫道：「光棍祖上不積德，吃飯就得靠拚命！他奶奶的這就拼啊！」忽地猱身直上，左拳猛出，向馬行空擊去。馬行空待他拳頭離胸半尺，一個「白鶴亮翅」，身子已向左轉成弓箭步，兩臂向後成鉤手，呼的一聲輕響，倒揮出來，平舉反擊，使的仍是少林派中極為尋常的「查拳」，但架式凝穩，出手抬腿之際，甚是老練狠辣。

那相公對鏢客與強人的爭鬥本來並不在意，偶然斜眼一瞥之下，正見到閻基一足反踢，招式頗為奇特，不由得留神觀看。那美婦叫道：「歸農，歸農。」那相公隨口漫應，目光卻貫注在二人的拚鬥之上。那美婦伸手搖了搖他肩膀，說道：「一個糟老兒，一個潑皮混混打架，當真就這麼好看。」那相公聽她話中大有不悅之意，忙轉頭笑道：「這潑皮的拳腳很是古怪。」那美婦嘆道：「唉，你們男人，天下最要緊的事兒就是殺人打架。」那相公笑道：「你不許我看，我就不看。那你向著我，讓我把你美麗的臉蛋兒瞧個飽。」那美婦低低一笑，極是嬌媚，果真抬起了頭望他。兩人四目交投，臉上都充滿了柔情蜜意。

這時馬行空與那盜魁卻已鬥得如火如荼，甚是激烈。馬行空的一路查拳堪堪打完，仍是佔不到半點上風，那閻基的拳腳來來去去只有十幾招，或伸拳直擊，或鉤腿反踢，或沉肘擒拿，或劈掌夾腿。三名武官看了一陣，早察覺他招數有限，但馬行空居然戰他不下，都覺好笑。

眼見馬行空使一招「馬檔推拳」，跨腿成騎馬勢，右手抽回，左手向前猛推。何思豪叫道：「沉肘擒拿。」果然不出所料。閻基手肘一沉，就施擒拿手抓他手腕。馬行空急忙變招，手臂縮回，微微轉身。何思豪笑道：「鉤腿反踢！」閻基果然鉤起右腿，向後反踢。馬行空的武功高出何思豪不知多少，何思豪既已事先瞧出，他豈有料不到之理？但說也奇怪，明知對手要鉤腿反踢，竟然無法以伏著破解。

馬行空號稱「百勝神拳」，少林派各路拳術，全部爛熟於胸，眼見查拳奈何不得對方，招數一變，突然快打快踢，拳勢如風，旁觀者登時目為之眩，他使的是一路「燕青拳」。

那燕青是宋朝梁山泊上好漢，當年相撲之技，天下無對。這一路拳法傳將下來，講究縱躍起伏，盤拗挑打，全是進手招數。馬行空年紀雖老，身手仍是矯捷異常，竄高伏低，宛如狸貓相似。閻基眼見敵人變招，竟是毫不理會，仍舊是那十幾招又笨拙又難看的拳腳翻來覆去的使用。

商寶震、徐錚、馬春花，以及戚鏢頭、楊鏢頭見這盜魁的武功如此古怪，都是詫異萬分。每個人到這時都已料到他下一招是伸拳直擊，還是劈掌夾腿，不禁隨著何思豪叫了出來，但馬行空竟然始終奈何他不得。只見馬老鏢頭「上步進肘摑身拳」，「迎面搶快打三拳」，「左右跨打」，「反身裁錘」，「踢腿撩陰十字拳」，一招接一招，拳腳之快，猶如門外的狂風暴雨一般。但閻基只是一招毛手毛腳的伸臂直擊，就將他所有巧妙的招式盡數破解了。

※※※

那獨臂人和黃瘦小孩一直縮在屋角之中，瞧著馬行空和閻基比武。獨臂人低聲道：「小爺，你仔細瞧那個盜魁，要瞧得仔細，千萬別忘了他的相貌。」小孩道：「幹嗎啊？幹麼要瞧他？」獨臂人道：「你記著這人，永遠別忘記了。」小孩道：「他是個大壞人麼？」獨臂人咬牙切齒的道：「陰差陽錯，教咱們在這裏撞見了他。你瞧清楚了，可別讓他知覺。」

過了一會，獨臂人又道：「你總說功夫練得不對，你仔細瞧著他，許就練對了。」小孩道：「幹麼呀？」獨臂人眼中微有淚光，低聲道：「現在還不能說，等你年紀大了，武藝練好了，我原原本本的說給你聽。」小孩看閻基拳打腳踢，姿式極其難看，但隱隱似有所悟，忽地大叫一聲：「四叔！」獨臂人忙道：「別大聲嚷嚷。」小孩嗯了一聲答應，低聲道：「這個人的拳腳我有些懂啦。」獨臂人道：「不錯，你好好瞧著。你那本拳經刀譜，前面缺了兩頁，所以你總是說瞧不懂。那缺了的兩頁，就在這閻基身上。」

小孩吃了一驚，黃黃瘦瘦的小臉蛋兒上現出一些紅暈，目不轉瞬的望著閻基，又問：「怎麼會在他身上？」獨臂人道：「將來自會跟你說。這傢伙本來不會甚麼武功，但得了兩頁拳經，學會了十幾招殘缺不全的拳法，居然能跟第一流的拳師打成平手。你想想，那拳經刀譜共有三百多頁，等你將來學會了，學全了，能有多大的本事。」那小孩聽了甚是激動，眼睛中閃耀著興奮的光芒。

場中雖是兩人比武，但可看的卻只有一人。閻基來來去去這十幾招，大家實在都看得膩了。馬行空的拳招卻是變幻百出。

一套「燕青拳」奈何不了對方，忽然拳法又變，使出一套「魯智深醉跌」，但見他如瘋如癲，似醉似狂，忽而臥倒，忽而躍起，「羅漢斜臥」，「仙人渴盹」，這路拳法似乎是亂打亂踢一般，其實是精彩之極。這時閻基那十幾招笨拳卻漸漸不管事了，對方拳腳來路也看不明白，不由得心下著慌。猛聽得馬行空喝一聲：「著！」一腳「鯉魚翻身攪絲腿」，正好踢在他的腰間。閻基痛得彎下了腰。

馬行空知道對方功夫了得，這一腳雖中要害，只怕仍然難以使他身帶重傷。若是平常比武較量，勝了這一腿自然可以收手，但這番爭鬥關連三十萬兩鏢銀，怎容得敵人喘息片刻？若是爭端重起，也未必定能再勝，當下得理不讓人，縱身上前，一腿「拐子腳」，又往他後心踢去。

群盜齊聲大嘩。閻基忽地一腳鉤腿反踢，來勢變幻無方，馬行空雖然閱歷豐富，一時竟見不及此，被他這一腿踢在小腹之上，仰天一交直摔出去。馬春花與徐錚雙雙搶上扶起。但見他面如白紙，連聲咳嗽，只說：「拚死護鏢！」

徐錚與馬春花各持單刀，護在馬行空兩旁。閻基腰裏也痛得厲害，右手揮了幾下，兩名黑衣大漢走了上來。閻基叫道：「取鏢吧！還等甚麼？」群盜各出兵刃，齊向鏢客殺去。馬春花、徐錚、戚鏢頭、楊鏢頭大呼迎敵。

群盜人多，除閻基外雖無高手，但馬春花與徐錚要分心照料父親，給群盜兩下裏一攻，情勢登見危急。商寶震拔出單刀，叫道：「三位侍衛大人，咱們動手吧！」何思豪道：「好，趕走強盜再說。」四個生力軍加入戰團。

商寶震見馬春花給兩名盜賊用兵器封住了，漸漸施展不開手腳，當即搶將上去，喝道：「男子漢欺侮姑娘，還是兩個鬥一個，不害臊麼？」刷的一刀，往那高個兒的盜賊頭上砍去。那人回鞭招架，幾個回合，商寶震刀中夾掌，左手一掌抹在他胸口，將他擊得直摜出去。馬春花喘息道：「行了，這一個讓我來料理。」商寶震一笑退開，逕去幫助徐錚，三刀兩掌，又打發了一名盜賊。徐錚感激之餘，甚是欽佩師父眼光，這少年的武功果在自己之上。

這麼一來，廳上情勢變換，群盜紛紛敗退，搶著往門口奔出。猛聽得一人清聲長嘯，叫道：「大家住手，我有話說。」眾人鬥得甚緊，無人理會。商寶震突見人影一幌，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搖，當即舉刀削去，那人右手一鉤一帶，已將他單刀奪下，往地下一摔。商寶震大驚，急忙躍後，瞧那人時，卻是那服飾華貴的相公。

那相公大踏步走入人叢，雙手鉤拿拍打，只聽叮叮噹噹，響聲不絕，兵刃落了一地，原來都被他施展小擒拿手法，奪過來拋下。群盜與眾鏢客驚駭之下，各自躍開，呆呆的望著他。閻基一愕，忽然記起了十餘年之事，叫道：「田相公！是你？」

那相公想不起他是誰，奇道：「你認得我？」閻基笑道：「十三年前在滄州府，小的曾服侍過你老。」那相公低頭一想，恍然記起，說道：「是了，你就是那個跌打醫生。怎麼學會了一身武功，做起寨主來啦？」閻基上前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全憑你老栽培。」原來這相公打扮之人，正是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歸農。

鏢行人眾眼見已可驅退群盜，那知這田相公不但武功強極，還與盜魁是舊交，這一下可糟糕已極。馬行空低聲囑咐，叫大夥兒護住鏢車，瞧他眼色行事。

田歸農雙目自左至右在眾人臉上橫掃一遍，然後又自右至左的橫掃過來，再向天井中傾盆而下的大雨望了一眼，眼光終於停在鏢車之上，說道：「閻兄，今日的買賣你可是賠定啦。」閻基陪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別見怪，也是弟兄們少口飯吃，走投無路，這才幹起這沒本錢買賣來。我們定當改過自新，不敢忘了田相公今日的恩德。」田歸農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怎麼跟我鬧起虛文來啦？老閻，你拿五萬兩鏢銀，夠不夠使了？」閻基一怔，陪笑道：「你老人家開玩笑啦。」田歸農道：「開甚麼玩笑？這裏三十萬鏢銀，我取一半十五萬，餘下的你取五萬，還有十萬兩你說怎麼分？」

閻基喜出望外，忙道：「你老人家一併取去就是了，還分甚麼？」田歸農搖頭道：「那不成話，這那裏還有江湖義氣？適才我們進來避雨，我…我…我娘子衣服濕了……」那美婦聽他說「我娘子」三字，臉上一紅，神態微現忸怩，向田歸農微微一笑。田歸農報以一笑，繼續說道：「鏢行這位姑娘借衣服給她，這一番情分不能不報，咱們給馬姑娘留五萬兩。還有，這裏三位侍衛大人在此，常言道見者有份，每人分一萬兩。餘下二萬，就送給此間主人。你說我這樣分法公不公道？」閻基連連鼓掌，大叫：「公道之極，公道之極，我早說你田相公是天下第一等慷慨的大英雄。」

馬行空、徐錚、馬春花等聽田歸農侃侃而談，旁若無人，倒似這三十萬兩銀已是他囊中之物一般。馬行空身受重傷，這麼一氣，更是險欲暈去。徐錚眼望師父，只問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馬春花怒道：「甚麼怎麼辦？」彎腰拾起地下的單刀，叫道：「姓田的，你當我們是死人還是活人？」說著揚起單刀，逕往田歸農撲去。

田歸農笑道：「你別逼我動手，我娘子可要喝醋。」那美婦啐了一口，笑罵：「貧嘴！」但似對他的輕薄口吻甚為喜愛。馬春花聽他言語無禮，更是惱怒，上步一刀，攔腰橫砍。田歸農笑道：「唉喲，不好，我娘子可不許我跟女人打架。」手指在她刀背上一擊，馬春花拿捏不住，脫手撒刀。田歸農手法快極，右手搶過刀柄，左手已拿住她手腕，舉起刀來，作勢要往她頭頸中砍下，口中卻嘆道：「似這般如花如月貌，怎叫我不作惜玉憐香人！」

商寶震和徐錚見他戲弄馬春花，雙雙搶出。商寶震右手一揚，一枝金鏢取他左目。徐錚急了，來不及拾取地下兵刃，飛腳就踢他後心。田歸農倏地回身，撤刀擒拿，抓住他的足踝，往上一提。徐錚身子倒轉，只感腿上一陣劇痛，失聲大叫，原來那枝金鏢打進了他右腿。田歸農揮手一抖，徐錚的身子猶如一柄掃帚般橫掃出去，正撞在馬春花腿上，兩人跌在一起。眾人見他戲耍二人，如弄嬰兒，那裏還敢上前？

田歸農道：「閻兄，你把鏢銀就照適才我說的那麼分了，套一輛大車給我，我們兩口子身有急事，須得冒雨趕路。」閻基大喜，連聲答應。群盜從鏢車中取出銀鞘，五萬兩的堆成一堆，三萬兩、二萬兩又各作一堆，分別堆在地下，向眾車夫喝道：「乖乖的趕路。」

北道上有個規矩，綠林豪客劫鏢搶銀，卻不傷害車夫，甚至腳力酒錢也依常例照給，但若車夫不聽囑咐，自然又作別論。眾車夫見了這等情勢，那敢不依，冒著大雨，將銀車一輛輛推出去。

馬行空見銀車出去一輛，心裏就發一陣疼，只見一輛騾車趕到庭前，田歸農扶著娘子便要上車。只要騾車一行，馬行空就是身敗名裂，一世辛苦付於流水了。他顫巍巍的站起身來，突然縱起，叫道：「我和你拼了！」雙手猶如鐵鉤，猛往田歸農臉上抓去。那美婦甚是害怕，嚇得叫了一聲。田歸農側身出掌，擊向他肩頭。馬行空若是未受重傷，這一掌自然打他不著，但此時全身筋骨不聽使喚，眼見掌到，竟然不能閃避，砰的一聲，身子飛起，向院子中跌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猛聽得一人嗓子低沉，嘿嘿嘿三下冷笑。

這三聲冷笑傳進廳來，田歸農和那美婦登時便如聽見了世上最可怕的聲音一般，二人面如白紙，身子發顫。田歸農用力一推，將那美婦推入車中，飛身而起，跨上了騾背，雙腿急夾，揮鞭催騾快走。那知他連連揮鞭，這騾子只跨出兩步，突然停住，再也不能向前半尺。

眾人站在廳口，從水簾一般的大雨中望將出去。只見一個又高又瘦的大漢，左手抱著一個包裹，右手拉住了大車的車轅。那騾子給田歸農催得急了，低頭弓腰，四蹄一齊發勁，但大漢拉著車轅，大車竟似釘牢在地下一般，動也不動。此人神力，實足驚人。

那大漢又冷笑了一聲。田歸農尚自遲疑，車中的美婦卻已跨出車來，向那大漢瞧也不瞧，昂然走進廳去。田歸農慢慢跨下騾背，也跟著進廳。他全身被雨淋得濕透，卻似絲毫不覺，目光呆滯，失魂落魄一般。那美婦招手叫他過去，坐在她的身旁。

那高瘦大漢大踏步進廳，坐在火堆之旁，向旁人一眼不瞧，打開包裹，原來裏面是個兩歲大的女孩。那大漢怕冷壞了孩子，抱著她在火邊烤火。那女孩正自沉沉睡熟，圓圓的眼旁卻掛著兩顆淚珠。

馬春花、徐錚和商寶震三人扶著馬行空起來，見田歸農對那高瘦大漢如此害怕，都是又驚又喜。馬春花道：「爹，你傷處還好麼？這……這人是誰？」馬行空道：「他……他是……打遍天下無敵手……金……金面佛苗人鳳……」一句話剛說完，已痛得暈了過去。

大廳之上，飛馬鏢局的鏢頭和趟子手集在東首，閻基與群盜集在西首，三名侍衛與商寶震站在椅子之後，各人目光都瞧著苗人鳳、田歸農與美婦三人。

苗人鳳凝視懷中的幼女，臉上愛憐橫溢，充滿著慈愛和柔情，眾人若不是適才見到他一手抓住大車，連健騾也無法拉動的驚人神力，真難相信此人身負絕世武功。

那美婦神態自若，呆呆望著火堆，嘴角邊掛著一絲冷笑，只有極細心之人，才瞧得她嘴唇微微顫動，顯得心裏甚是不安。

田歸農臉如白紙，看著院子中的大雨。

三個人的目光瞧著三處，誰也不瞧誰一眼，各自安安靜靜的坐著，一言不發。但三人心中，卻如波濤洶湧，有大歡喜，有大哀愁，有大憤怒，也有大恐懼。

# 第二章 寶刀和柔情

苗人鳳望著懷裏幼女那甜美文秀的小臉，腦海中出現了三年之前的往事。這件事已過了三年，但就像是剛過了三天一般，一切全清清楚楚。眼前下著傾盆大兩，三年前的那一天，卻下的是雪，是漫天鵝毛一般紛紛撒著的大雪。

那是在河北滄州道上。時近歲晚，道上行人稀少，苗人鳳騎著一匹高頭長腿的黃馬，控轡北行。

十年前的臘月，他與遼東大俠胡一刀在滄州比武，以毒刀誤傷了胡一刀。胡夫人自刎殉夫。他與胡一刀武功相若，豪氣相侔，兩人化敵為友，相敬相重，豈知一招之失，竟爾傷了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。他號稱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，縱橫海內，只有遇到了這位遼東大俠，二人比武五日，聯床夜話，這才是遇到了真正敵手，這才是真正的肝膽相照，傾心相許……苗人鳳為了此事，十年來始終耿耿於懷，鬱鬱寡歡。

胡一刀夫婦逝世十年之期將屆，苗人鳳千里迢迢的從浙南趕來，他是要到亡友墓前親祭。

風雪殘年，馬上黃昏。苗人鳳愈近滄州，心頭愈是沉重。他縱馬緩行，心中在想：「當年若不是一招失手，今日與胡氏夫婦三騎漫遊天下，教貪官惡吏、土豪巨寇，無不心驚膽落，那是何等的快事？」

正自出神，忽聽身後車輪壓雪，一個車夫捲著舌頭「得兒──」聲響，催趕騾子，擊鞭劈拍作聲，一輛大車從白茫茫的雪原上疾行而來。拉車的健騾口噴白氣，衝風冒雪，放蹄急奔。

大車從苗人鳳身旁掠過，忽聽車中一個嬌柔的女子聲音送了出來：「爹，到了京裏，你就陪我去買宮花兒戴……」下面的話兒卻聽不見了。這是江南姑娘極柔極清的語聲，在這北方莽莽平原的風雪之中，卻是極不相襯。

突然之間，騾子左足踏進了一個空洞，登時向前一蹶。那車夫身子前傾，隨手一提，騾子借力提足，繼續前奔。

苗人鳳暗暗詫異：「那車夫這一傾一提，好俊的身手，好強的膂力，看來是位風塵奇士，怎麼去做了趕大車的？」

思念未定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後面一個腳夫挑了一擔行李，邁開大步趕了上來。這擔行李壓得一根棗木扁擔直彎下去，顯得頗為沉重，但那腳夫行若無事，在雪地裏快步而行，落腳甚輕。

苗人鳳更是奇怪：「這腳夫非但力大，而且輕功更是了得。」他知道其中必有蹊蹺：「這腳夫似在追蹤那車夫，看來有甚麼兇殺尋仇之事。」當下提著馬鞭，不疾不徐的遙遙的跟在大車之後，要待看個究竟。

行出數里，見那腳夫雖然肩上壓著沉重行李，仍是奔跑如飛，忽聽身後銅片兒叮叮噹噹響亮，一條漢子挑著一副補鍋的擔兒，虛飄飄的趕來。這人在雪中行走，落步更輕，雖然說不上踏雪無痕，但輕功之佳，武林中甚是罕見。苗人鳳尋思：「又多了一個。這人是那一派的？」但見他斗笠和蓑衣上罩滿了白雪，在風中一幌一飄，走得歪歪斜斜，登時省起：「這身奈何功是鄂北鬼見愁鍾家的功夫。」

行了七八里路，天色黑將下來，來到一個小小市集。苗人鳳見大車停在一家客店前面，於是進店借宿。客店甚小，集上就此一家。眾客商都擠在廳上烤火喝白乾，車夫、腳夫、補鍋匠都在其內。

苗人鳳雖然名滿天下，但近十年來隱居浙南，武林中識得他的人不多。那腳夫、車夫和補鍋匠他都不相識，當下默然坐在一張小桌之旁，要了酒飯，見那三人分別喝酒用飯，瞧來並非一路。

※※※

忽聽內院一個人大聲說道：「南大人、小姐，小地方委屈點兒，只好在外邊廳上用飯。」棉簾掀開，店伴引著一位官員、一位小姐來到廳上。本來坐著的眾客商見到官員，紛紛起立。苗人鳳並不理會，自管喝酒。只見那官員穿著醬色緞面狐皮袍子，白白胖胖，一副福相。那小姐相貌嬌美，膚色白膩，別說北地罕有如此佳麗，即令江南也極為少有。她身穿一件蔥綠織錦的皮襖，顏色甚是鮮艷，但在她容光映照之下，再燦爛的錦緞也已顯得黯然無色。

眾人眼前一亮，不由得都有自慚形穢之感，有的訕訕的竟自退到了廊下，廳上登時空出一大片地方來。

那店伴一疊連聲的「大人、小姐」，送飯送酒，極是殷勤。苗人鳳聽他叫喊酒菜之時，中氣充沛，不覺留神，一瞧他身形步法，卻不是會家子是甚麼？又見他兩邊太陽穴微微凸出，竟然內功有頗深造詣，不由得更是奇怪，心道：「這批人必有重大圖謀，左右閒著，就瞧瞧熱鬧，且看他們幹的是好事還是歹事。不知跟這官兒有干係沒有？」

這一留神，不免向那官兒與小姐多看了幾眼。那官兒忽地一拍桌子，發作起來，指著苗人鳳罵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？見了官府不迴避也就罷了，賊眼還骨溜溜的瞧個不休。我看你粗手大腳，生成一副賊相，再瞧一眼，拿片子送到縣裏去打你個皮開肉綻。」苗人鳳低頭喝酒，並不理會。那官兒更加怒了，叫道：「你請安陪禮也不會麼？這麼大剌剌的坐著。」

那小姐柔聲勸道：「爹，你犯得著生這麼大氣？鄉下人不懂規矩，也是有的。何必跟這些粗人一般見識？哪，喝了這杯吧。」說著將一杯酒遞到他的嘴邊。那官兒骨嘟一口喝乾，似乎將怒氣和酒吞服了，橫了苗人鳳一眼，見他低頭不語，想是怕了，於是自斟自飲的跟女兒說笑起來。話中說的都是到了北京之後，補上了官便怎樣怎樣，瞧神情是一名赴京謀幹差使的候補官兒。

說話之間，大門推開，飄進一片風雪，跟著走進一位官員來。這人黃皮精瘦，遠沒先前那官兒的氣派十足。他大聲笑道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又與仁通兄在這裏撞見，真是巧之極矣！」說著搶上來與那姓南的官兒南仁通行禮廝見。

南氏父女一齊站起，南仁通拱手道：「調侯兄，幸會幸會！一起坐罷。」那「調侯兄」謝了，坐在桌邊。店伴添上杯筷，傳酒呼菜。

苗人鳳心道：「連這個調侯兄，一共是五個高手了。這姓南的父女看不出有甚麼武功。會不會大智若愚，竟讓我走了眼呢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暗自警戒，不敢向他們多瞧一眼。要知他那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的外號，實是犯了武林大忌，天下英雄好漢，那一個不想將這頭銜摘了下來。他一生所歷風險多過常人百倍，皆拜這外號之所賜。此刻心想：「這幾人說不定是衝著我而來。他們成群結黨，一齊上來倒是難鬥。不知前面是否更有高手埋伏？」

只聽那「調侯兄」與南仁通高談闊論，說的都是些官場中升遷降謫的軼聞。廊下那腳夫和補鍋匠卻大聲吵嚷起來。兩人爭的是世上有沒有當真削鐵如泥的寶劍寶刀。那腳夫道：「甚麼削鐵如泥，都是吹大氣！那寶刀也不過鋒利點兒，當真就這麼神？」補鍋匠道：「你見過多少世面了？知道甚麼？寶刀就是寶刀，若不是怕嚇壞了你，我就拿一口讓你開開眼界。」腳夫嚷道：「你有寶刀？呸，別發你的清秋大夢吧！有寶刀也不補鍋兒啦！只怕磨不利的鈍柴刀、銹菜刀，倒有這麼一把兩把！」眾人聽著都大笑起來。

補鍋匠氣鼓鼓的從擔兒裏取出一把刀來，綠皮鞘子金吞口，模樣甚是不凡。他刷地拔刀出鞘，寒光逼人，果然是好一口利刃。眾人都讚了一聲：「好刀！」補鍋匠拿起刀來，一刀作勢向腳夫砍去。腳夫抱頭大叫：「我的媽呀！」急忙避開，眾人又是一陣轟笑。

苗人鳳瞧了二人神情，心道：「這兩人果是一路。這麼串戲，卻不是演給我看的了。」

補鍋匠道：「有上好菜刀柴刀，請借一把。」那店伴應聲入廚，取了一把菜刀出來。補鍋匠道：「你拿穩了！」那店伴將菜刀高高舉起。補鍋匠橫刀揮去，噹的一聲，菜刀斷為兩截。

眾人齊聲喝采：「果是寶刀！」

補鍋匠得意洋洋，大聲吹噓，說他這柄刀如何厲害，如何名貴。廊下眾人臉現仰慕之色，津津有味的聽著。南仁通聽他說了一會，忍不住「哼」了一聲，臉現不屑之色。

那「調侯兄」道：「仁通兄，這柄刀確也稱得上個『寶』字了，想不到販夫走卒之徒，居然身懷這等利器。」南仁通道：「利則利矣，寶則未必。」「調侯兄」道：「我兄此言差矣！你瞧此刀削鐵如泥，世上那裏更有勝於此刀的呢？」南仁通道：「吾兄未免少見多怪，兄弟就……」還待再說下去，南小姐忽然插口道：「爹，你喝得多啦，快吃了飯去睡吧。」

南仁通笑道：「嘿，女孩兒就愛管你爹爹。」說著卻真的要飯吃，不再喝酒。那「調侯兄」又道：「兄弟今日總算開了眼界，這等寶刀，吾兄想來也是生平第一次見到。」南仁通冷笑道：「勝於此刀十倍的，兄弟也常常見到。」「調侯兄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取笑取笑！吾兄是位文官，又見過甚麼寶刀來？」

補鍋匠聽到了二人對答，大聲道：「世上若有更勝得此刀的寶刀，我寧願把頭割下來送他。吹大氣又誰不會啦？嘿，我說我兒子也做個五品官呢，你們信不信啦？」眾人忙喝：「胡說，快閉嘴！」

南仁通氣得臉也白了，霍地站起，大踏步走向房中。南小姐連叫：「爹爹！」他那裏理會，片刻間捧了一柄三尺來長的彎刀出來。但見刀鞘烏沉沉的，也無異處。他大聲道：「喂，補鍋兒的，我這裏有把刀，跟你的比一下，你輸了可得割腦袋。」補鍋匠道：「若是老爺輸了呢？」南仁通氣道：「我也把腦袋割與你。」南小姐道：「爹，你喝多啦，跟他們有甚麼說的？回房去吧！」南仁通若有所悟，哼了一聲，捧著刀轉身回房。

補鍋匠見他意欲進房，又激一句：「若是老爺輸了，小人怎敢要老爺的腦袋？不如老爺招小人做女婿吧！」眾人有的嘩笑，有的斥他胡說。南小姐氣得滿臉通紅，不再相勸，賭氣回房去了。

南仁通緩緩抽刀出鞘，刃口只露出半尺，已見冷森森一道青光激射而出，待那刀刃拔出鞘來，寒光閃爍不定，耀得眾人眼也花了。南仁通道：「我這口刀，有個名目，叫作『冷月寶刀』，你瞧清楚了。」

補鍋匠湊近一看，見刀柄上用金絲銀絲鑲著一鉤眉毛月之形，說道：「老爺的刀好，那不用比了。」

苗人鳳見眾人言語相激，南仁通取出寶刀，心下已自了然，原來這幾人均是為這口寶刀而來。學武之士把寶劍利刃看得有如性命一般，身懷利器，等於武功增強數倍。他有如此一柄寶刀，無怪眾人眼紅。不過他是文官，這刀卻從何處得來？這些人卻又如何知曉？苗人鳳初時提防這幾人陰謀對付自己，一直深自戒備，現下既知他們是想奪寶刀，心下坦然，登時從局中人變成了旁觀客。但見寶刀一出鞘，那「調侯兄」、店伴、腳夫、車夫、補鍋匠一齊湊攏。苗人鳳知道這五人均欲得刀，只是礙著旁人武功了得，這才不敢貿然動手，否則以南仁通手無縛雞之力，這把刀早已被人奪去，那裏等得到今日？

南仁通恨那補鍋匠口齒輕薄，本要比試，但見他那把刀鋒銳無比，也非常物，若是鬥個兩敗俱傷，豈非損傷了至寶？於是說道：「你知道了就好，下次可還敢胡說八道麼？」正要還刀入鞘，那「調侯兄」突然一伸手，將刀奪過，擦的一聲輕響，與補鍋匠手中利刃相交，補鍋匠的刀刃斷為兩截，接著又是噹的一響，刀頭落在地下。補鍋匠、腳夫、車夫、店伴四人將「調侯兄」四下圍住，立時就要動手。「調侯兄」雖然寶刀在手，卻是寡不敵眾，當即將刀還給了南仁通，翹拇指說道：「好刀，好刀！」南仁通臉上變色，責備道：「咳，你也太過魯莽了！」見寶刀無恙，這才喜孜孜的還刀入鞘，回房安睡。

※※※

苗人鳳知道適才五人激南仁通取刀相試，那是要驗明寶刀的正身，不出一日，五人就有一場流血爭鬥。他雖俠義為懷，但見那南仁通橫行霸道，不是好人，這把刀只怕也是巧取豪奪而得，心想我自去祭墓，不必理會他們如何黑吃黑的奪刀。

次日絕早起來，只見南仁通已然起行，補鍋匠等固然都已不在店內，連那店伴也已離去。一問之下，這人果然是昨天傍晚才到的惡客，給了十兩銀子，要喬裝店伴。苗人鳳暗暗嘆息：「常言道：謾藏誨盜，果然一點兒不錯。」結了店賬，上馬便行。

馳出二十餘里，忽聽西面山谷中一個女子聲音慘呼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正是南小姐的聲音。苗人鳳心想：「這些惡賊奪了刀還想殺人，這可不能不管。」一躍下馬，展開輕身功夫循聲趕去，轉過兩個彎，只見雪地裏殷紅一片，南仁通身首異處，死在當地。那「冷月寶刀」橫在他身畔，五個人誰也不敢伸手先拿。南小姐卻給補鍋匠抓住了雙手，掙扎不得。

苗人鳳隱身一塊大石之後，察看動靜。只聽「調侯兄」道：「寶刀只有一把，卻有五個人想要，怎麼辦？」那腳夫道：「憑功夫分上下，勝者得刀，公平交易。」「調侯兄」向南小姐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寶刀美人，都是難得之物。」補鍋匠道：「我不爭寶刀，要了她就是啦。」店伴冷笑道：「也不見得有這麼便宜事兒。武功第一的得寶刀，第二的得美人。」腳夫、車夫齊聲道：「對，就是這麼著。」店伴向補鍋匠道：「老兄，勞駕放開手，說不定在下功夫第二，這是我的老婆！」「調侯兄」笑道：「正是！」轉頭厲聲向南小姐道：「你敢再嚷一聲，先斬你一刀再說！」補鍋匠放開了手。南小姐伏在父親屍身之上，抽抽噎噎的哭泣。

那車夫笑道：「小姐，別哭啦。待會兒就有你樂的啦！」伸手去摸她臉，神色極是輕薄。

苗人鳳瞧到此處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踏步從石後走了出來，低沉著嗓子喝道：「下流東西，都給我滾！」那五人吃了一驚，齊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苗人鳳生性不愛多話，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一齊滾！」補鍋匠性子最是暴躁，縱身躍起，雙掌當胸擊去，喝道：「你給我滾！」苗人鳳左掌揮出，以硬力接他硬力，一推一揮，那補鍋匠騰空直飛出去，摔在丈許之外，半天爬不起來。

其餘四人見他如此神勇，無不駭然，過了半晌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苗人鳳仍是揮了揮手，這次連「滾」字也不說了。

那車夫從腰間取出一根軟鞭，腳夫橫過扁擔，左右撲上。苗人鳳知道這五人都是勁敵，若是聯手攻來，一時之間不易取勝，當下一出手就是極厲害的狠招，側身避開軟鞭，右手疾伸，已抓住扁擔一端，運力一抖，喀喇一響，棗木扁擔斷成兩截，左腳突然飛出，將那車夫踢了一個觔斗。那腳夫欲待退開，苗人鳳長臂伸處，已抓住他的後領，大喝一聲，奮力擲出，那腳夫猶似風箏斷線，竟跌出數丈之外，騰的一響，結結實實的摔在雪地之中。

那「調侯兄」知道難敵，說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，這寶刀該當閣下所有。」一面說一面俯身拾起寶刀，雙手遞了過來。苗人鳳道：「我不要，你還給原主！」那「調侯兄」一怔，心想：「世上那有這樣的好人？」一抬頭，只見他臉如金紙，神威凜凜，突然想起，說道：「原來閣下是金面佛苗大俠？」苗人鳳點了點頭。「調侯兄」道：「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栽在苗大俠手裏，還有甚麼話說？」當下又將寶刀遞上，說道：「小人蔣調侯，三生有幸，得逢當世大俠，這寶刀請苗大俠處置吧！」苗人鳳最不喜別人囉唆，心想拿過之後再交給南小姐便是，當下伸手握住了刀柄。

他正要提手，突聽嗤嗤兩聲輕響，腿上微微一疼。蔣調侯躍開丈餘，向前飛跑，叫道：「他中了我的絕門毒針，快纏住他。」苗人鳳聽到「絕門毒針」四字，口中「哦」了一聲，暗道：「雲南蔣氏毒針天下聞名，今番中了他的詭計。」心知這暗器劇毒無比，當下深吸一口氣，飛奔而前，頃刻時趕上蔣調侯，一把抓住，伸指在他脅下一戳，已閉住了他的穴道，拋在地下。

腳夫、車夫等本已一敗塗地，忽聽得敵人中了毒針，無不喜出望外，遠遠圍著，均不逼近，要待他毒發自斃。苗人鳳一口氣不敢吞吐，展開輕功，疾向腳夫趕去。那腳夫嚇得魂飛魄散，捨命狂奔。苗人鳳趕到身後，右掌擊去，登時將他五臟震裂。此掌擊出後腳下片刻不停，瞬息間追到車夫身前。那車夫揮動軟鞭護身，只盼抵擋得十招八招，挨到他身上毒性發作。苗人鳳那裏與他拆甚麼招，蒲扇般的大手伸出，抓住軟鞭鞭梢，神力到處，一奪一揮，軟鞭倒轉過來，將他打得腦漿迸裂。

苗人鳳連斃二人，腳上已自發麻，此是生死關頭，不容有片刻喘息，但見店伴與補鍋匠都已在數十丈外，二人是一般的心思，盡力遠遠逃開，以待敵人不支。苗人鳳本來不欲傷人性命，但此時只要留下一個活口，自己毒發跌倒，那就是把自己性命交在他的手裏。當下咬緊牙關，手握軟鞭，追趕店伴。那店伴極是狡猾，盡揀泥溝陷坑中奔跑。但苗人鳳的輕功何等了得，一轉眼已自追上。那店伴眼見難逃，提著匕首撲將過來。苗人鳳立刻回頭轉身，向後一腳倒踹，瞧也不瞧，立即提氣追趕補鍋匠。這一腳果然正中店伴心窩，踢得他口中狂噴鮮血，仰天立斃。

那補鍋匠武功雖不甚強，但鄂北鬼見愁鍾家所傳輕功卻是武林中一絕。苗人鳳追奔逐北，毒氣發作得更快，腳步已自蹣跚，竟然追趕不上。補鍋匠見他一顛一躓，心中大喜，暗想：「老天保佑，教我垂手而得寶刀美人。」思念未定，突聽半空呼呼風響，一條黑黝黝的東西橫空而至，待欲閃躲，已自不及。原來苗人鳳知道追他不上，最後奮起神力，擲出軟鞭。這條鋼鑄軟鞭從面門直打到小腹，補鍋匠立時屍橫雪地。此時苗人鳳也已支持不住，一交摔倒。

南小姐伏在父親屍上，眼見這場驚心動魄的惡戰，嚇得呆了，最後見苗人鳳倒下，忙走近相扶，但苗人鳳身軀高大，她嬌弱無力，那裏扶得起來？苗人鳳神智尚清，下半身卻已麻木，指著蔣調侯道：「搜他身邊，取解藥給我服。」南小姐依言搜索，果然找到一個小小瓷瓶，問苗人鳳道：「是這個麼？」苗人鳳昏昏沉沉，已自難辨，道：「不管是不是，服……服了再說。」南小姐拔開瓶塞，將小半瓶黃色藥粉倒在左掌，送入苗人鳳口裏。

苗人鳳用力吞下，說道：「快將他殺了！」南小姐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敢……殺人。」苗人鳳厲聲道：「他是你殺父仇人。」南小姐仍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敢……」苗人鳳道：「再過幾個時辰，他穴道自解。我受傷很重……那時咱兩人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南小姐雙手提起寶刀，拔刀出鞘，眼見蔣調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，她自小殺雞殺魚也是不敢，這殺人的一刀如何砍得下去？

苗人鳳大喝：「你不殺他，就是殺我！」南小姐吃了一驚，身子一顫，寶刀脫手掉下。這刀砍金斷玉，刃口正好對準蔣調侯的腦袋。只聽得南小姐與蔣調侯同聲大叫，一個昏倒，跌在苗人鳳身上，另一個的腦袋已被寶刀劈開。

※※※

苗人鳳想到此處，懷中幼女忽然嚶的一聲醒來，哭道：「爸爸，媽呢？我要媽。」苗人鳳還未回答，那女孩一轉頭，見到火堆旁的美婦，張開雙臂，大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蘭蘭找你！」歡然喜躍，要那美婦來抱。

四周眾人聽那幼女先叫苗人鳳「爸爸」，又叫那美婦「媽媽」，都是大感驚異，心想這美婦明明是田歸農之妻，怎麼又會是苗人鳳之女的母親？那女孩這兩聲「媽媽」一叫，大廳中緊張的氣氛又自濃了幾分。幾十個大人個個神色嚴重，只有一個孩子卻歡躍不已。

那美婦站起身來，走到苗人鳳身旁抱過孩子。那女孩笑道：「媽媽，蘭蘭找你，你回家了。」那美婦緊緊摟著她，兩張美麗的臉龐偎倚在一起。女孩在夢中流的淚水還沒乾，這時臉頰上又添了母親的眼淚。

臉有刀疤的獨臂怪漢一直縮身廳角，靜觀各人。這時輕輕站起，走到盜魁閻基身前，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。閻基神色大變，忽地站起。向苗人鳳望了一眼，臉上大有懼色，緩緩伸手入懷，取出一個油紙小包。獨臂人夾手奪過，打開一看，見裏面是兩張焦黃的紙片。他點了點頭，包好了放入懷內，重行回到廳角坐下。

那美婦伸衣袖抹了抹眼淚，突然在女孩臉上深深一吻，眼圈一紅，又要流出淚來，終於強行忍住，霍地站起，把女孩交還給了苗人鳳。那女孩大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抱抱蘭蘭。」那美婦背向著她，宛似僵了一般，始終不轉過身來。

苗人鳳耐著性子等待，等那美婦答應一聲，等她回過頭來再瞧女兒一眼……

在苗人鳳心中，他早已要將一個人拉過來踏在腳下，一掌打死，但他知道，一定會有人捨命阻止。他的武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但他的心腸卻很脆弱，只因為他是極深的愛著眼前這個美婦。

他聽見女兒在哭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抱抱蘭蘭！」女兒在他懷中掙扎著要到母親那裏。他耐著性子等待，等那美婦答應一聲，等她回過頭來再瞧女兒一眼……

那美婦是耳聾了？還是她的心像鐵一般剛硬？小女孩在連聲哀求：「媽媽，抱抱蘭蘭！」但媽媽一動也不動，背心沒一點兒顫抖，連衣衫也沒一點擺動。

苗人鳳全身的血在沸騰，他的心要給女兒叫得碎了。於是三年之前，滄州雪地裏的事又湧上了心頭：

※※※

雪地裏橫著六具屍身，苗人鳳腿上中了蔣調侯的兩枚絕門毒針，下半身麻痺，動彈不得。南小姐慢慢醒轉，見自己跌在苗人鳳懷裏，急忙站起，雙腳一軟，又坐倒在雪地裏。她驚惶已極，連哭也哭不出聲來。

苗人鳳道：「把那匹馬牽過來。」聲音很嚴厲，南小姐只有遵依的份兒。她將馬牽到苗人鳳身邊，伸出柔軟的手，握住了他蒲扇一般的手掌，想拉他起來。

苗人鳳道：「你走開！」心想：「你怎麼拉得起我？」這時他兩腿已難以行動，當下抬起上身，伸右手握住馬鐙，手臂微一運勁，身子倒翻上了馬背，說道：「拿了那柄刀！」南小姐失魂落魄般拾了寶刀。苗人鳳伸左手在她腰間輕輕一帶，將她提上了馬背。兩人並騎，慢慢回到小客店中。

苗人鳳運足功勁，才沒在馬上昏暈過去，但一到店前，再也支持不住，翻身落在雪地。兩名店小二奔出來扶了他進去。

苗人鳳捲起褲腳，將兩枚毒針拔了出來，他叫店小二替他吸出腿上毒血，雖然許以重酬，店小二仍是害怕躊躇。

南小姐將柔嫩的小口湊在他腿上，將毒血一口一口的吸出來。她很清楚的知道：兩人的肌膚這麼一接觸，自己就是他的人了。他是大盜也好，是劇賊也好，再也沒第二條路，她已決心跟著他。

苗人鳳也知道：這幾口毒血一吸，自己無牽無掛、縱橫江湖的日子是完結啦。他須得終身保護這女子。這個千金小姐的快樂和憂愁，從此就是自己的快樂與憂愁。

他及時服了蔣調侯的解藥，性命是可保的了，但絕門毒針非同小可，不調治十天半月，兩腿無法使喚。他取出銀子，命店小二去收殮了南小姐的父親，也收殮了那五個企圖搶奪寶刀的豪客。

南小姐與他同住在一間房裏，服侍他、陪伴他。經過了這場驚心動魄的變故，南小姐一閉眼就看到雪地裏那場慘劇，看到父親被賊人殺死，看到自己手中的寶刀掉下去，殺死了一個人。她常常在睡夢中哭醒。

苗人鳳不喜言辭，從來不說一句安慰的言語。但南小姐只要見到他沉靜鎮定的臉色、同情的眼光，就不再害怕了。

她跟他說，她父親南仁通在江南做官，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盜，得到這柄「冷月寶刀」。不久南仁通調補京官，他要將寶刀獻給當道，滿心想飛黃騰達，不料卻因此枉自送了性命。

苗人鳳問起那江洋大盜的姓名，南小姐卻說不上來，她只知道這大盜是在獄中病死的。他想：不知是那一個好漢，不明不白的又給害死了。那五名奪刀的豪客，必定識得這個大盜，知道大盜有一柄寶刀，於是一路跟蹤下來。

第五天晚上，南小姐端了一碗藥給苗人鳳喝。他正要伸手去接，忽聽得窗外簌簌幾下響聲。他不動聲色，接過藥碗來慢慢喝了下去。他知窗外有人窺探，但震於自己的威名，不敢貿然動手。暗自盤算：「這多半是奪刀五人的後援，再過五六日，那就不足為懼，苦於這幾日兩腿兀自酸軟無力，若有強敵到來，倒是不易對付。」

只聽得拍的一聲，白光閃動，窗外擲進一柄匕首，釘在桌上，微微顫動。匕首上附著一張白紙。南小姐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奔到他身邊。

苗人鳳睡在炕上，伸手夠不著匕首。他冷笑一聲，左掌在桌子邊緣一拍。匕首本來插進桌面數寸，這一拍之下，登時跳起，彈起尺許，跌在他手旁。窗外有人讚道：「金面佛名不虛傳，果然了得！」腳步輕響，兩個人越牆出外。接著馬蹄響起，兩騎馬遠遠去了。

苗人鳳拿起白紙，見寫著一行字道：「鄂北鍾兆文、鍾兆英、鍾兆能頓首百拜。」

南小姐見他臉色木然，不知是憂是怒，問道：「是敵人找上來了嗎？」苗人鳳點點頭。南小姐道：「你在桌上這麼一拍，他們就嚇走了，是不是？」苗人鳳搖頭道：「他們是來送信的。」

南小姐道：「你這麼大本事，他們一定害怕。」苗人鳳不語，心想：「鄂北鬼見愁鍾氏三兄弟，既然找上來了，就不害怕。」南小姐話是這麼說，心中也自擔憂，過了半晌，輕聲說道：「大哥，咱們現下騎馬走了吧，他們找不著的。」苗人鳳搖搖頭，默然不語。

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，怎能在敵人面前逃走？就算為了南小姐而暫且忍辱躲避，但鬼見愁鍾氏三兄弟又怎能讓人躲得開？這些事南小姐是不會懂的。他向來不愛多說話，況且，這些事又何必跟她多說。

這一晚南小姐翻來覆去的睡不安穩。她已在全心全意的關懷這個粗手大腳的鄉下人，但苗人鳳卻睡得很沉。

只不過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頂花轎，一隊吹鼓手，又夢見一個頭上披著紅巾的新娘子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童年時瞧見過的，他早已忘了，這時卻忽然夢到了。醒來的時候，似乎還隱隱聽到夢中鼓樂的聲音。黯淡的搖曳的燭光，照在旁邊床上南小姐像芙蓉花那樣柔和、那樣嬌艷的臉上。這朵花卻不在笑。她睡著的時候，也是恐懼，也是在感到痛苦。她臉上有燭光，卻有更多的陰影。

次日清晨，苗人鳳命店小二做一大碗麵吃了，端張椅子，坐在廳中，冷月寶刀放在身旁。他生平不愛事先籌劃，因為預料的事兒多半作不了準，寧可隨機應變。南小姐見了他的神情，心中很是害怕，問了他幾句，苗人鳳並不回答，於是她就不敢再問。

辰牌時分，馬蹄聲響，三乘馬在客店前停住，進來了三個客人。客店中人見了這三人的打扮，都是嚇了一跳。原來三人都身穿白色粗麻布衣服，白帽白鞋，衣服邊上露著毛頭，竟是剛死了父母的孝子服色。但三身孝服已穿得半新不舊，若說服的熱孝，卻又不像。

苗人鳳知道鄂北鬼見愁鍾門雄霸荊襄，武功實有獨到的造詣，那補鍋匠是鍾氏門徒，武藝已自不弱，眼下鍾氏三兄弟親自到來，此事當真甚是棘手。只見三人一般的相貌，都是臉色慘白，鼻子又扁又大，鼻孔朝天，只是憑鬍子分別年紀，料來灰白小鬍子的是大哥鍾兆文，黑鬍子的是二哥鍾兆英，沒留鬍子的是三弟鍾兆能。三人進來時腳步輕飄飄的宛如足不點地，果然是勁敵到了。苗人鳳一生之中，敵人愈強，精神愈振，一見三人聲勢不同凡俗，不由得全身骨骼輕輕作響。

鍾氏三兄弟上前同時一揖到地，齊聲說道：「苗大俠請了。」苗人鳳拱手還禮，說道：「請了，恕在下腿上有傷，不能起立。」鍾兆文道：「苗大俠你家腿上不便，原本不該打擾，只是殺徒之仇，不能不報，請苗大俠你家恕罪。」他「你家，你家」，滿口湖北土腔，苗人鳳點點頭，不再答話。

鍾兆文道：「苗大俠威震天下，我們三兄弟單打獨鬥，非你家敵手。老二、老三，咱哥兒一齊上啊！」鍾兆英、鍾兆能怪聲答應，叫道：「老大，咱哥兒一齊上啊！」這三兄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雖然怪聲怪氣，怪模怪樣，在江湖上卻是輩份甚高，行事持重，武功又強，因此上在兩湖一帶已闖下極大的基業。三人怪聲一作，嗆噹噹響聲不絕，各從身邊取出一對判官筆。

客店中夥伴客人見這三人到來，已知不妙，這時見取出兵刃，人人遠避，登時大廳上空蕩蕩的一片。

南小姐關心苗人鳳安危，卻留在廳角之中。苗人鳳見她一個嬌怯弱女，居然有此膽量，心中大是喜慰。只因南小姐在廳角這麼一站，苗人鳳自此對她生死以之，傾心相愛，當下向她微微一笑，抽出冷月寶刀。

鍾氏兄弟見那刀青光閃動，寒氣逼人，同聲讚道：「好刀！」

三兄弟齊聲怪叫。鍾兆文雙筆當胸直指，兆英攻左，兆能襲右。苗人鳳端坐椅中，橫刀不動，待六枝鑌鐵判官筆的筆尖堪堪點到身邊，突然寶刀一揮，呼呼風響，向三人各砍一刀。鍾氏三兄弟果然身負絕藝，見他刀勢來得奇特，各自身形飄動，讓了開去。他們只知苗家劍法獨步天下，不料他刀法竟也如此精奇。苗人鳳此時所用的是胡一刀所授的胡家刀法，變化奧妙，靈動絕倫，就只吃虧在身子不能移動，一刀砍出，難以連續追擊。

四人一動上手，大廳中刀光筆影，登時鬥得凶險異常。鍾氏三兄弟輕功甚是了得，三人分進合擊，此來彼往，六枝判官筆宛如十二枝相似。苗人鳳使開刀法，攻拒削砍，絲毫不落下風。他想今日之鬥務須猛下殺手，重傷他兄弟三人，否則自己與南小姐性命難以周全。只是素知鍾氏三兄弟安份守己，並無歹行劣跡，江湖上聲名甚好，卻不必取他們性命。眼見三兄弟的招數愈來愈緊，每一招都點打他上身大穴，只要稍一疏神，不但一世英名付於流水，連這嬌艷溫柔的南小姐也得落入敵手受苦。想到此處，刀招加沉，猛力砍削。三兄弟怕他力大刀利，不敢讓兵刃給他寶刀碰到了，圍攻的圈子漸漸放遠。

鍾兆英眼見難以取勝，突然一聲怪叫，身子斜撲，著地滾去，竟到苗人鳳背後攻他下盤。這一著甚是險毒，想苗人鳳坐在椅上不能轉動，敵人攻他背後椅腳，如何護守得著？鍾兆英連攻數招，一筆橫砸，喀的一聲，將椅腳打斷了一根。椅子一側，苗人鳳身子跟著傾側。南小姐「啊」的一聲，驚呼出來。苗人鳳左手倏地探出，往鍾兆英臉上抓去。鍾兆英大驚，急忙滾開相避，只聽得噹噹兩響，他與鍾兆能手中的判官筆已各有一枝被寶刀削斷。鍾兆文肩頭劇痛，卻是被刀刃劃了一道口子。苗人鳳一刀同時攻逼三敵，這一招叫做「雲龍三現」，乃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招數。

鍾氏三兄弟各展輕功躍開，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臉上都有驚駭之色。鍾兆英道：「老大，掛了彩啦？」鍾兆文道：「不礙事。」他見苗人鳳椅子斜傾，坐得搖搖欲墜，心想如此良機，日後再難相逢，只是忌憚他寶刀鋒利，刀法精奇，於是抱拳說道：「兵刃上我三兄弟不是敵手，我們再領教你家拳招掌法。」這話兒說得冠冕堂皇，卻是不懷好意，是要敵人自去其長。他三人此來乘人之危，乃是仇殺拚命，並非比武較藝，這番說話苗人鳳本來大可不必理會，但他藝高人膽大，一聲冷笑，寶刀歸鞘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！」

三兄弟拋下判官筆，蹦跳竄躍，攻了上來。三人每一步都是跳躍，竟無一步踏行。苗人鳳的掌法何等威猛，一經施展，三兄弟欺不近八尺以內，也是鍾門武功卓然成家，否則單是給他掌力一震，已受重傷。鍾兆英人最機靈，見他椅腳斷了一隻，已難坐穩，心想依樣葫蘆，再打斷一隻椅腳，非教他摔倒不可，當下又使出地堂拳法，滾向苗人鳳後，猛地右腿橫掃，喀喇一響，果然又將椅腳踢斷了一隻。

那椅子本已傾側，此時急向後倒。苗人鳳伸手在椅背一按，人已躍起。他惱恨鍾兆英狡詐，從半空中如大鷹般向他撲擊下來。鍾兆英嚇得心驚膽戰，大叫：「老大，老三！」兆文、兆能雙雙從旁來救。苗人鳳雙掌發力，左掌打在鍾兆文肩頭，右掌拍在鍾兆能胸口。兩人經受不起，雙雙向外跌出。鍾兆英乘機幾個翻身逃出廳門，看苗人鳳時，也已摔倒在地。

三兄弟見他如此神勇，那敢進來再鬥？鍾兆英瞥見店門旁堆滿騾馬的草料，心念一動，取出火摺幌著了，就在草料上一點。那麥稈乾得透了，登時起火，順風燒向店堂。客店中店夥客商一見火頭，一陣大亂，紛紛奔出。三兄弟拿著判官筆在門口監視，叫道：「誰救那壞了腿的客人，老子打開他的腦袋瓜子！」眾人自逃性命不及，又有誰敢去救人？

苗人鳳見霎時之間風助火勢，濃煙火舌捲進廳來，自己雙腿不能行走，敵人又守在門口，暗道：「難道我一世英雄，今日竟活活燒死在這裏不成？」一轉眼見南小姐已隨眾人逃出，心下略寬，火光中只見屋角裏放著一綑粗索，暗叫：「天可憐見！」爬著過去抖開繩索，在手臂上繞了十來圈。

鍾氏兄弟眼見煙火圍門，這個當世無敵的苗人鳳勢必葬身火窟，三人心中大喜，相視而笑。

南小姐當危急時奪門而出，此時卻想起苗人鳳尚在店內，他為相救自己而受傷喪生，不禁大為難受，珠淚盈眶，正自難忍，猛聽得店堂內一聲大喝，一條繩索從火燄中竄將出來，一端已捲住門外那株大銀杏的樹幹。接著繩子一蕩，苗人鳳又高又瘦的身軀已飛了出來。

眾人見他突似飛將軍自天而降，無不駭然。苗人鳳左手抓繩，身子自空向鍾氏三兄弟撲去。三鍾嚇得魂飛天外，已無鬥志，當即發足奔逃。他三人輕功雖高，終不及苗人鳳拉著繩子飛蕩迅速，被他伸出蒲扇大的手掌，一擲一抓，一抓一擲，三兄弟都飛身而入火堆。總算三人武功均高，一入火堆，急忙逃出，但已燒得鬚眉盡焦，狼狽不堪。到此地步，三兄弟那敢逗留，馬匹也不要了，向南急奔而去，但聽苗人鳳豪邁爽朗的大笑聲，不絕從身後傳來。

※※※

苗人鳳想到當年力戰鬼見愁鍾氏三雄的情景，嘴角上不自禁出現了一絲笑意，然而這是愁苦中的一絲微笑，是傷心中一閃即逝的歡欣。於是他想到腿上傷癒之後，與南小姐結成夫婦，這個刻骨銘心、傾心相愛的妻子，就是眼前這個美婦人。他在身前不過五尺，五尺卻比五千里、五萬里的路程更加遙遠。

於是，他想到兩人新婚後那段歡樂的日子，他帶著他的蘭（南小姐名字叫做南蘭）一同去拜祭胡一刀夫婦的墓，他把冷月寶刀封在墳土之中，心裏想：世上除了胡一刀外，再也無人配用這把寶刀。他既然不在世上了，寶刀就該陪著他。

於是在胡一刀的墓前，他把當年這場比武與誤傷的經過說給妻子聽。他從來不愛多說話，這一天卻是說得滔滔不絕。這件事在他心中鬱積了十年，直到這天，方在最親近的人面前發洩出來。他辦了許多酒菜來祭奠胡一刀，擺滿了一桌，就像當年胡夫人在他們比武時做了一桌菜那樣。

於是他喝了不少酒，好像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復活了，與他一起歡談暢飲。他愈喝得多，愈是說得多。說到對這位遼東大俠的欽佩與崇仰，說到造化的弄人，人世的無常，說到胡夫人對丈夫的情愛，他說：「像這樣的女人，要是丈夫在火裏，她一定也在火裏，丈夫在水裏，她也在水裏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看到自己的新娘臉色變了，掩著臉遠遠奔開。他追上去想要解釋，但他是醉了，他不會說話，何況，他心中確是記得客店中鍾氏三雄火攻的那一幕……他是在火裏，而她卻獨自先逃了出去……

他一生慷慨豪俠，素來不理會小節，然而這是他生死以之相愛的人……在他腦子裏，一直覺得南蘭應該逃出去，她是女人，不會半點武功，見到了濃煙烈火自然害怕，她那時又不是他的妻子，陪著他死了，又有甚麼好處？……但在心裏，他深深盼望在自己遇到危難之時，有個心愛的人守在身旁，盼望心愛的人不要棄他而先逃……他一直羨慕胡一刀，心想他有一個真心相愛的夫人，自己可沒有。胡一刀雖然早死，這一生卻比自己過得快活。

於是在酒醉之後，在胡一刀的墓前，無意中說錯了一句話，也可說是無意中流露了真心。這句話造成了夫妻間永難彌補的裂痕。雖然，苗人鳳始終是極深厚極誠摯的愛著妻子。

他永遠不再提到這件事，甚至連胡一刀的名字也不提，南蘭自然也不會提。

後來女兒若蘭出世了，像母親一般的美麗，像母親一般的嬌嫩。夫妻間的感情加深了一層。然而，他是出身貧家的江湖豪傑，妻子卻是官家的千金小姐。他天性沉默寡言，整天板著臉，妻子卻需要溫柔體貼，低聲下氣的安慰。她要男人風雅斯文、懂得女人的小性兒，要男人會說笑，會調情……苗人鳳空具一身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功，妻子所要的一切卻全沒有。如果南小姐會武功，或許會佩服丈夫的本事，會懂得他為甚麼是當世一位頂天立地的奇男子。但她壓根兒瞧不起武功，甚至從心底裏厭憎武功。因為，她父親是給武人害死的，起因是在於一把刀；又因為，她嫁了一個不理會自己心事的男人，起因是在於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。

她一生中曾有一段短短的時光，對武功感到了一點興趣，那是丈夫的一個朋友來作客的時候。那就是這個英俊瀟灑的田歸農。他沒一句話不在討人歡喜，沒一個眼色不是軟綿綿的教人想起了就會心跳。但奇怪得很，丈夫對這位田相公卻不大瞧得起，對他愛理不理的，於是招待客人的事兒就落在她身上。相見的第一天晚上，她睡在床上，睜大了眼睛望著黑暗的窗外，忍不住暗暗傷心：為甚麼當日救她的不是這位風流俊俏的田相公，偏生是這個木頭一般睡在身旁的丈夫？

過了幾天，田歸農跟她談論武功，發覺她一點兒也不會，便教了她幾路拳腳。她學得很起勁，雖然她還是不喜歡武功，只因是他教的，就興緻勃勃的學了。

終於有一天，她對他說：「你跟我丈夫的名字該當對調一下才配。他最好是歸農種田，你才真正是人中的鳳凰。」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，還是因為受到了這句話的風喻，終於，在一個熱情的夜晚，賓客侮辱了主人，妻子侮辱了丈夫，母親侮辱了女兒。

那時苗人鳳在月下練劍，他們的女兒苗若蘭甜甜地睡著……

南蘭頭上的金鳳珠釵跌到了床前地下，田歸農給她拾了起來，溫柔地給她插在頭上，鳳釵的頭輕柔地微微顫動……

她於是下了決心。丈夫、女兒、家園、名聲……一切全別了，她要溫柔的愛，要熱情。於是她跟著這位俊俏的相公從家裏逃了出來。於是丈夫抱著女兒從大風雨中追趕了來，女兒在哭，在求，在叫「媽媽」。但她已經下了決心，只要和歸農在一起，只過短短的幾天也是好的，只要和歸農在一起，給丈夫殺了也罷，剮了也罷。她很愛女兒，然而這是苗人鳳的女兒，不是田歸農和她生的女兒。

她聽到女兒的哭求，但在眼角中，她看到了田歸農動人心魄的微笑，因此她不回過頭來。

苗人鳳在想：只盼她跟著我回家去，這件事以後我一定一句不提，我只有加倍愛她，只要她回心轉意，我要她，女兒要她！

苗夫人在想：他會不會打死歸農？他很愛我，不會打我的，但會不會打死歸農？

苗若蘭小小的心靈中在想；媽媽為甚麼不理我？不肯抱我？我不乖嗎？

田歸農也在想他的心事。他的心事是深沉的。他想到闖王所留下的無窮無盡的財寶，苗夫人是打開這寶庫的鑰匙。當然，她很美麗，嬌媚無倫，但更重要的是闖王的寶庫，苗人鳳會不會打死我呢？

苗人鳳在等待，廳上的鏢客、群盜、侍衛、商家堡的主人，獨臂人和小孩，大家都在等待。廳上有很多人，但誰也不說話，只聽到一個小女孩在哭叫：「媽媽！媽媽！抱抱蘭蘭！」

即使是最硬心腸的人，也盼望她回過身來抱一抱女兒。

自從走進商家堡大廳，苗人鳳始終沒說過一個字，一雙眼像鷹一般望著妻子。

外面在下著傾盆大雨，電光閃過，接著便是隆隆的雷聲。大雨絲毫沒停，雷聲也是不歇的響著。

終於，苗夫人的頭微微一側。苗人鳳的心猛地一跳，他看到妻子在微笑，眼光中露出溫柔的款款深情。她是在瞧著田歸農。這樣深情的眼色，她從來沒向自己瞧過一眼，即使在新婚中也從來沒有過。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瞧見。

苗人鳳的心沉了下去，他不再盼望，緩緩站了起來，用油布細心地妥貼地裹好了女兒，放在自己胸前。他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因為世界上再沒有這樣慈愛、這樣傷心的父親。

他大踏步走出廳去，始終沒說一句話，也不回頭再望一次，因為他已經見到了妻子那深情的眼色。

大雨落在他壯健的頭上，落在他粗大的肩上，雷聲在他的頭頂響著。

小女孩的哭聲還在隱隱傳來，但苗人鳳大踏步去了。他抱著女兒，在大風大雨中大踏步走著。

他們沒有回家去。這個家，以後誰也沒有回去……

# 第三章 英雄年少

苗人鳳抱著女兒，在大風雨中離開了商家堡。俠士雖去，餘威猶存。他進廳出廳，並無一言半語，但群豪震懾，不論識與不識，無不凜然。眾人或驚或愧，或敬或懼，過了良久，仍是無人說話，各自凝思。

苗夫人緩緩站起，嘴角邊帶著強笑，但淚水在眼眶中滾了幾轉，終於從白玉一般的腮邊滾了下來。田歸農倏地起身，左手握住腰間長劍劍柄，拉出五寸，錚的一聲，重歸劍鞘，這一下手勢瀟灑利落已極，低聲道：「蘭妹，走吧。」雙眼望著大車中一鞘鞘的銀鞘。神態雖是不減俊雅風流，但語聲微抖，掩不了未曾盡去的恐懼之心。

馬行空見田歸農仍想劫鏢，強自撐起，叫道：「春兒，取兵刃來！」馬春花見父親受傷非輕，含淚道：「爹！」馬行空聲音威嚴，說道：「快取來。」馬春花從背囊中取出隨著父親走了數十年鏢的金絲軟鞭，正要遞過，突然後堂咳嗽一聲，走出一個老婦，身穿青布棉襖，下繫黑裙，脊樑微駝，兩鬢全白，頂心的頭髮卻是一片漆黑。商寶震雖被田歸農打倒，受傷不重，搶上去叫道：「媽，這裏的事你老人家別管，請回去休息吧。」原來這老婦正是商寶震的母親。

商老太點了點頭，不動聲色的道：「栽在人家手裏啦？」語聲嘶啞，甚是難聽。商寶震臉露慚色，垂首道：「兒子不中用，不是這姓田的對手。」說著向田歸農一指，不禁愧憤交集。

商老太雙眼半張半開，黯淡無光，木然向田歸農望了一下，又向苗夫人望了一下，喃喃道：「好個美人兒！」

突然間一個黃瘦男孩從人叢中鑽了出來，指著苗夫人叫道：「你女兒要你抱，幹麼你不睬她？你做媽媽的，怎麼一點良心也沒有？」

這幾句話人人心中都想到了，可是卻由一個乞兒模樣的黃瘦小兒說出口來，眾人心中都是一怔。只聽轟轟隆隆雷聲過去，那男孩大聲道：「你良心不好，雷公劈死你！」戟指怒斥，一個衣衫襤褸的孩童，霎時間竟是大有威勢。

田歸農一怔，刷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喝道：「小叫化，你胡說八道甚麼？」那盜魁閻基搶了上來，喝道：「快給田相公……夫……夫人磕頭。」那男孩不去理他，臉上正氣凜然，仍是指著苗夫人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好沒良心！」

田歸農提起長劍，正要分心刺去，苗夫人突然「哇」的一聲，掩面而哭，在大雨中直奔了出去。田歸農顧不得殺那男孩，提劍追出。他一竄一躍，已追到苗夫人身旁，勸道：「蘭妹，這小叫化胡說八道，別理他。」苗夫人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確是良心不好。」哭著說話，腳下絲毫不停。田歸農伸手挽她臂膀，苗夫人用力一掙。田歸農若是定要挽住，苗夫人再苦練十年武功也掙扎不脫，但他不敢用強，只得放開了手，軟語勸告。

但見二人在大雨中越行越遠，沿著大路轉了個彎，給一排大柳樹擋住後影。雨點濺地，水花四舞，二人再不轉回。

眾人吁了一口氣，轉眼望那孩童，心想這人小小年紀，好大的膽氣，這條命卻不是撿來的？

閻基冷笑一聲，喝道：「那當真再美不過，閻大爺獨飲肥湯，豈不妙哉！兄弟們，快搬銀鞘啊！」群盜轟然答應，散開來就要動手。閻基左足飛起，將那男孩踢了個觔斗，順手掀住了獨臂漢子，喝道：「還給我！」

商老太太嘶啞著嗓子，問道：「閻老大，這兒是商家堡不是？」閻基道：「是啊，商家堡怎麼啦？」商老太道：「我是商家堡的主人不是？」閻基一隻手仍是掀住獨臂漢胸口，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商老婆子，你繞著彎兒跟我說甚麼啊？你商家堡牆高門寬，財物定是不少，可是想送點兒油水給兄弟們使使？」群盜隨聲附和，叫嚷哄笑。商寶震氣得臉也白了，道：「媽，別跟他多說。兒子和他拚了。」從鏢行趟子手中搶過一柄單刀，指著閻基叫陣。

閻基將獨臂漢一推，狠狠說道：「小子別走，老子待會跟你算帳。」雙手一拍，向著商寶震斜眼而睨，臉上流氣十足，顯然壓根兒沒將他放在眼裏。

商老太道：「閻老大，你跟我來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」閻基一怔，油嘴滑舌的道：「到那兒啊？女人的房裏姓閻的可不去。」商老太就似沒有聽見，仍道：「我有要緊話跟你說。」

閻基心想：「這老太婆倒有幾分古怪，不知她叫我去那裏？」正待說：「閻大爺沒空跟你囉唆。」商老太已轉身走向內堂，啞聲道：「你沒膽子，也就是了。」閻基仰天打個哈哈，笑道：「我沒膽子？」拔腳跟去。二寨主為人細心，將閻基的鬼頭刀遞過，閻基左手倒提了。商寶震不知母親叫他入內是何用意，跟隨在後。商老太雖不回頭，卻聽出了兒子的腳步聲，說道：「震兒留在這兒！閻老大，你叫弟兄們暫別動手。」說這幾句話時向兒子和閻基一眼也沒瞧，但語音中自有一股威嚴，似是發號施令一般。閻基道：「這話不錯，大夥兒別動，等我回來發落。」群盜轟然答應，二寨主用黑話吆喝發令，分派人手監視鏢客，防他們有何異動。

本來商寶震和三個侍衛助著鏢行，群盜已落下風，但商寶震和徐錚為田歸農所傷，馬行空挨了閻基一腳後，再給田歸農打了一掌，傷勢更重，形勢又自逆轉。群盜既不劫鏢，鏢行人眾也就靜以待變。

※※※

閻基跟隨在商老太背後，只見她背脊弓起，腳步蹣跚，原先心中存著三分提防之意，此時盡數拋卻，笑問：「商老婆子，叫我進來可是獻寶麼？」商老太道：「不錯，是獻寶。」閻基心中一動，他一生最是貪財，瞧這商家堡一副大家氣派，底子甚是殷實，說不定那商老太一見強人降臨，嚇破了膽，自行獻上珠寶贖命，也是有的，不由得又驚又喜。只見她一直向後進走去，接連穿過三道院子，到了最後面的一間屋外，呀的一聲把門推開，自己先走了進去，說道：「請進來吧！」

閻基伸頭向房裏一探，見是一間兩丈見方的磚房，裏面空空蕩蕩，只見一張方桌，更無別物，微感蹺蹊，提步進去，大聲道：「有話快說，可別裝神弄鬼的。」商老太不答，伸手關上木門，又上了門閂。閻基大奇，四下打量，只見桌上放著一塊靈牌，上書「先夫商劍鳴之靈位」。閻基心想：「商劍鳴，商劍鳴，這名字好熟，那是誰啊？」一時卻想不起來。商老太緩緩說道：「你竟敢上商家堡來放肆，可算得大膽。若是先夫在世，十個閻基也早砍了。今日商家堡雖只剩下孤兒寡婦，卻也容不得狗盜鼠竊之輩上門欺侮。」幾句話說完，突然腰板一挺，雙目炯炯放光，凜然逼視，一個蹣跚龍鍾的老婦，霎時間變得英氣勃勃。

閻基微微一驚，心想：「原來這婆娘是故意裝老。」但想到一個女流之輩，又有何懼，笑道：「上門也上了，欺人也欺了，你又咬我一口？」

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，從靈牌後面捧出一個黃色包袱，那包袱灰塵堆積，放在靈牌之後毫不搶眼。她也不拍去灰塵，順手解了結子，打開包袱，只見紫光閃閃，冷氣森森，卻是一柄厚背薄刃紫金八卦刀。閻基驀地裏記起十餘年前的一件往事，倒退兩步，左手倒提著的鬼頭刀交與右手，叫道：「八卦刀商劍鳴！」

商老太臉色一沉，叫道：「豪傑雖逝鋼刀在！妾身就憑先夫這把八卦刀，要領教閻老大的高招。」忽地抓住刀柄，一招「童子拜佛」，向靈位行了一禮，回過身來，已成八卦刀法中的第一招「上勢左手抱刀」。但見她沉肩墜肘，氣斂神聚，那裏有半分衰邁老態？

閻基雖然微存戒心，但想以百勝神拳馬行空這等英雄，尚且敗在自己手裏，若是商劍鳴復生，或許要懼他幾分，這商老太本領再高也是有限，當下鬼頭刀在空中虛劈一招，笑道：「你要比試刀法，何不就在大廳之中？巴巴的到這兒來，難道定要丈夫的死人牌位給在一旁瞧著，才顯得出本事麼？」商老太凜然道：「不錯，先夫威靈，震懾鼠輩。」閻基不自禁的向那靈牌望了一眼，心中有些發毛，急欲了結此事，走出這間冷冰冰、黑沉沉的靈堂，說道：「商老太，你發招吧。」商老太道：「你是客人，閻寨主先請。」她聽他改了稱呼，口頭上客氣了些，於是也稱他一聲「寨主」。

閻基道：「在下跟商家堡無冤無仇，這次劫鏢，乃是衝著馬老頭兒而來。商老太既然定要出頭，咱們點到為止，不必真砍真殺。」商老太雙眉豎起，低沉著嗓子道：「沒那麼容易！商劍鳴一生英雄，他建下的商家堡豈容人說進便進，說出便出？」閻基也自惱了，道：「依你說便怎地？」商老太道：「你敗了我手中鋼刀，將我人頭割去，連我兒子也一併殺了……」閻基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「我跟你又無深冤大仇，只不過無意冒犯，何必這麼性命相拚？」只聽她又道：「若是妾身勝得一招半式，閻寨主頸上腦袋也得留下。」此言一出，跟著喝道：「進招！」

閻基氣往上衝，大聲說道：「我要你母子性命何用？只要你這座連田連宅的商家堡。」說著將刀一幌，欲待進招，商老太一招「朝陽刀」已劈了過來。這一刀又快又猛，閻基急忙側頭，只聽呼的一響，震得右耳中嗡嗡作聲，那刀從右腮邊直削下去，相距不過寸餘，只要閃避慢得一霎，這腦袋豈不是給她劈成兩半？

這一刀先聲奪人，閻基給她的猛砍惡殺嚇得為之一怔，知她第二招定是迴刀削腰，忙沉鬼頭刀一架，噹的一響，雙刀相交，火光四濺。閻基覺她膂力平平，遠遜於己，本已提起的心又放了下來，於是一招「推刀割喉」，推了過去。商老太「哼」了一聲，側身避過，道：「四門刀法，不足為奇。」閻基笑道：「平平無奇，卻要勝你。」語聲未畢，踏步上前，使出一招「進手連環刀」。商老太不架不讓，竟搶對攻，「削耳撩腮」，舉刀斜砍。

閻基大驚，心想：「怎麼拚命了？」本來武術中原有不救自身、反擊敵人的招數，但這種拚著兩敗俱傷的打法，總是帶著九分冒險，非至敵招難解、萬不得已之際決計不用。此時商老太只要舉刀一擋，就能架開敵招，那知她竟行險著，不顧性命的對攻。

她不顧性命，閻基卻不得不顧，危急中撲地一滾，反身一腿。這一腿去勢奇妙，商老太手腕險被踢中，八卦刀急忙翻過，閻基才收腿轉身。原來他練熟了十餘招怪異拳腳，近年來在江湖上戰無不勝，刀法卻是平平，但他另有奇著，將那十幾路奇拳怪腿夾在刀法之中，一路第三四流的四面刀登時化腐朽為神奇，居然也打敗了不少英雄好漢，此刻施將出來，每當刀法上一走下風，拳腳一動，立時扳轉劣勢。

頃刻之間一個老婦，一個盜魁，雙刀疾舞，在磚房中鬥得塵土飛揚。閻基見商老太刀法精妙，自己若非靠那十餘招拳腳救駕保命，早已喪生於八卦刀下，一個老婦居然有此武功，不由得暗暗稱奇，心道：「如此久戰下去，若是一個疏忽，給她削去半邊腦袋，那可不是玩的。」當下用長藏拙，不住的拳打足踢，偶然才砍上幾刀。這法兒果然生效，商老太難以抵擋，不斷退避。閻基洋洋得意，笑道：「嘿嘿，商劍鳴甚麼英雄了得，八卦刀法也不過如此。」

商老太對先夫敬若天神，此言犯了她的大忌，突然間目露兇光，刀法一變，四下遊走，白光閃閃，四面八方攻了上去。此刻她每一招都是拚命，每一招都是搶攻，早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閻基大叫：「你瘋了麼？喂，商老太，你丈夫可不是我殺的，你跟我拚命幹麼？喂喂，你聽見我說話沒有？」一面叫嚷，一面逃竄。

他鬥志一失，商老太更是砍殺得如火如荼，出刀越來越快，此時閻基的怪異拳腳已來不及使用，只想拔開門閂，逃出屋去。面臨一隻瘋了的母大蟲，他那裏還想到甚麼勝負榮辱，唯一的念頭只是如何逃命。

他數次要去拔開門閂，總是給商老太逼得絕無餘暇。眼見她「夜叉探海」，「上步撩刀」，「仙人指路」，一刀猛似一刀，閻基把心一橫，反背一腿踢出，叫聲「失陪！」左足用勁，竄身從窗口躍了出去。豈知商老太拚著受他這一腿，如影隨形，跟著一刀砍了過去。只聽二人同聲「啊喲」，一齊跌在窗下。

商老太立即躍起，肩頭雖被踢中，未受重傷。閻基的大腿上卻給結結實實的一刀砍著，再也難以站立。

這一下他嚇得魂飛天外，只見商老太眼布紅絲，鋼刀跟著劈下，忙伸雙手握住了她小腿，大叫：「饒命！」

商老太幼時陪伴父親、婚後跟隨丈夫闖蕩江湖，畢生會過無數武林豪傑，如眼前這般沒出息的混蛋，卻是從未見過，心中一怔，這一刀就砍不下去。閻基索性爬在地下，鼕鼕鼕的大磕響頭，求道：「大人不記小人過！我是狗娘養的王八蛋！老太太要抽筋剝皮，悉從尊便，這一刀務懇留他一留。」

商老太嘆了口氣道：「好，命便饒你。你記住了，今日比武之事，不許漏出一字。」閻基求之不得，連聲答應。商老太道：「去吧！」閻基陪個笑臉，又磕了兩個頭，爬將起來，用刀拄在地下，一蹺一拐的走出。商老太厲聲說道：「站住！咱們拚刀之前，說過任誰輸了，就得在商家堡留下腦袋。你說話不算數，難道我也同你一般混帳？」

閻基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，只見商老太臉上猶似罩著一層嚴霜，顯是並非說笑，哀求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饒了我麼？」商老太道：「饒得你性命，饒不得你腦袋。」說著手中八卦刀一揚，厲聲道：「商劍鳴八卦刀出手，素不空回，過來！」閻基咕鼕一聲，雙膝落地。商老太手法好快，左手提起他的辮子，右手八卦刀一揮，已將他辮子割下，喝道：「辮子留在商家堡，從今後削髮為僧，不得再在黑道中廝混！」閻基喏喏連聲。商老太道：「你裹好腿傷，戴上帽子，再到廳上招呼你的手下滾出商家堡。」

※※※

大廳上眾人你瞧我，我瞧你，不知二人在內堂說些甚麼，等了半個時辰，才見商老太顫巍巍的出來。閻基跟在後面，慢吞吞的走出，叫道：「眾兄弟，銀兩不要了，大夥兒回寨去。」

此言一出，眾人無不大為驚愕。二寨主道：「大哥……」閻基道：「回寨說話。」將手一揮，走出廳去。他不敢露出腿上受傷痕跡，強行支撐，咬緊牙關出去。眾盜不敢違拗，向著一鞘鞘已經到手的銀子狠狠望了幾眼，轉身退出。片刻之間，群盜退得乾乾淨淨。

饒是馬行空見多識廣，卻也猜不透其中的奧妙，只見閻基行過之處，地上點點滴滴留下一行血跡，料想他在內堂是受了傷，看來商家堡內暗伏能人，卻那裏料得著眼前這龍鍾老婦，適才竟和他拚了一場生死決戰。他扶著女兒的肩頭站起待要施謝，商老太道：「震兒，跟我進來！」馬行空一愕，只見他母子二人逕自進了內堂。

這一下鏢行人眾與三名侍衛都紛紛議論起來，有的說商老太舊時必與那盜魁相識，曾有恩於他：有的說商老太一頓勸喻，動以利害，那盜魁想到與御前侍衛為敵，非同小可，終於懸崖勒馬。正自瞎猜，商寶震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家母請馬老鏢頭內堂奉茶。」

內堂敘話，商老太勸馬行空留在商家堡養傷，一面派人到附近鏢局邀同行相助，轉保鏢銀前往金陵。經此一役，馬行空雄心全消，「百勝神拳」的名號響了數十年，到頭來卻折在一個市井流氓般的盜賊手中，對走鏢的心登時淡了。商老太護鏢不失，恩情太重，她的意思不敢不遵，同時他心底還存了一個念頭，極想見一見那位挫敗閻基的武林高手。當下謝了商老太的好意，一口答應照辦。

傍晚時分，大雨止了，三名御前侍衛道了攪擾別過，商寶震相送到大門之外。

那獨臂人攜了男孩之手，也待告辭，商老太向那男孩瞧了一眼，想起他怒斥苗夫人時那正氣凜然的神情，自忖：「這小小孩童，居然有此膽識，倒也少見。」於是問道：「兩位要上何處？路上盤纏可夠用了？」獨臂人道：「小人叔姪流落江湖，四海為家，說不上往那裏去。」商老太向那孩童細細打量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兩位若不厭棄，就在這兒幫忙幹些活兒。咱們莊子大，也不爭多兩口人吃飯。」那獨臂人心中另有打算，一聽大喜，當即上前拜謝。商老太問起姓名，獨臂人自稱名平四，那孩童是他姪兒，叫作平斐。

※※※

當晚平四叔姪倆由管家分派，住在西偏院旁的一間小屋中。二人關上門窗，平四醜陋的臉上滿是喜色，低聲道：「小爺，你過世的爹娘保佑，這兩張拳經終於回到你的手上，真是老天爺有眼。」平斐道：「平四叔，你千萬別再叫我小爺，一個不慎給人聽見了，平白的惹人疑心。」平四連聲稱是，從懷中掏出那油紙小包，雙手恭恭敬敬的遞給平斐。他倒不是對這孩子如此恭敬，卻是想起了遺下兩頁拳經的那位恩人。

平斐問道：「平四叔，你跟那閻基說了幾句甚麼話，他就心甘情願的交還了拳經？」平四道：「我說：『你撕去的兩頁拳經呢？苗大俠叫你還出來！』就這麼兩句說話，那時苗大俠便在他眼前，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，他就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不還。」平斐沉吟一會，道：「這兩頁拳經為甚麼在他那裏？你為甚麼叫我記著他的相貌？他為甚麼見苗大俠這樣害怕？」

平四不答，一張臉抽搐得更加難看，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，強忍著不讓掉下。平斐道：「四叔，我不問啦。你說過等我長大了，學成了武功，再源源本本的說給我聽。我這就好好的學。」

※※※

於是叔姪倆在商家堡定居了下來。平四在菜園中挑糞種菜，平斐卻在練武廳裏掃地抹槍。

馬行空在商家堡養傷，閒著就和女兒、徒兒、商寶震三人講論拳腳。他們在演武練拳的當兒，平斐偶然瞧上一眼，但絕不多看。

他們知道這黃黃瘦瘦的孩子很大膽，卻從沒想到他身有武功，因此當他偶爾看上一眼的時候，不論是有數十年江湖經歷的馬行空，還是聰明伶俐的商寶震，從來不曾疑心過他是在留意拳法的奧妙。

但他決不是偷學武藝。他心中所轉的念頭，馬行空他們是更加想不到了。因為每當他看了他們所說的奇招妙著之後，心裏總想：「那有甚麼了不起？這樣的招數只能對付庸才，卻打不到英雄好漢。」

因為他其實並不姓平，而是姓胡，他的姓名不是平斐而是胡斐：因為他是胡一刀的兒子，那個和苗人鳳打了五日不分勝負的遼東大俠胡一刀的兒子；因為他父親曾遺給他記載著武林絕學的一本拳經刀譜，那便是胡家拳法和刀法的精義。

這本拳經刀譜本來少了頭上兩頁，缺了紮根基的入門功夫，缺了拳法刀法的總訣，於是不論他多麼聰明用功，總是不能入門。現下機緣巧合，給閻基偷去的總訣找回來了，於是一加融會貫通，武功進境一日千里。

閻基憑著兩頁拳經上的寥寥十餘招怪招，就能稱雄武林，連百勝神拳馬老鏢頭也敗在他的手下，胡斐卻是從頭至尾學全了的。

當然，他年紀還小，功力很淺，許多精微之處還難以瞭解。但憑著這本拳經刀譜，他練一天抵得徐錚他們練一個月。何況，即使他們練上十年二十年，也不會學到這天下絕藝的胡家拳和胡家刀。

每天半夜裏，他就悄悄溜出莊去，在荒野裏練拳練刀。他用一柄木頭削成的刀來練習，每砍一刀，就想像這要砍去殺父仇人的腦袋，雖然，他並不知道仇人到底是誰。但平四叔將來會說的，等他長大成人、武藝練好之後。

於是他練得更加熱切，想得更加深刻。因為最上乘的武功，是用腦子來練而不是用身子練的。

※※※

這樣過了七八個月，馬行空的傷早就痊癒了，但商老太和商寶震熱誠留客。馬行空的鏢行已歇了業，眼見主人殷勤，也就住了下來。

商寶震沒拜他為師，因為商老太有這麼一股傲氣，八卦刀商劍鳴家傳絕藝，怎能去投外派師父？但馬行空感念他家護鏢的恩情，對商寶震如同弟子一般看待，只要是自己會的，他想學甚麼，就教甚麼，將拳技的精要傾囊以授。百勝神拳的外號殊非幸致，拳術上確有獨到造詣，這七八個月中，商寶震實是獲益良多。

馬行空也已看出來，商家堡並非臥虎藏龍，另有高人，只是那一日閻基為何匆匆而去，卻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有一次他偶然把話題帶到這件事上，商老太微微一笑，顧而言他。馬行空知道主人不肯吐露，從此絕口不提。

馬行空年老血虧，晚上睡得不沉。有一日三更時分，忽聽得牆外喀喇一響，是誰無意中踏斷了一根枯枝。馬老鏢頭一生闖蕩江湖，聲一入耳，即知有夜行人在屋外經過，但只這麼一響之後，再無聲息，竟聽不出那人是向東向西，還是躲在牆上窺伺。他雖在商家堡作客，但主人於己有恩，平日相待情意深厚，他已把商家堡的安危瞧得比自己的家還重，當下悄悄爬起，從枕底取出金絲軟鞭纏在腰間，輕輕打開房門，躍上牆頭，突見堡外黑影幌動，有人奔向後山而去。

他一瞥之下，見此人輕功頗為了得，心下尋思：「莫非那閻基心猶未死，又來作怪？此事由我身上而起，姓馬的豈能袖手不顧？」於是躍出牆外，腳下加快，向那黑影去路急追，但奔出數十丈，已自不見了黑影的蹤跡。他心中一動：「不好，別要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。」急忙飛步撲回商家堡。來到堡牆之外，但聽四下裏寂靜無聲，這才放心，心下卻是疑惑更甚：「適才此人身手不凡，實是勁敵。但瞧他身形瘦小，與那盜魁閻基大不相同，不知是江湖上甚麼好手到了？」

他抓住軟鞭，在掌上盤了幾轉，弓身向莊後走去，要察看一個究竟。竄出十餘丈，將到莊院盡頭，忽聽西首隱隱有金刃劈風之聲。馬行空暗叫一聲：「慚愧，果然有人來襲，卻不知跟誰動上了手？」雙足一點，身形縱起。百勝神拳年紀雖老，身手仍是極為矯捷，左手在牆頭一搭，一個倒翻身，輕輕落在牆內，循聲過去，聽得聲音是從後進的一間磚屋中發出。但說也奇怪，二人一味啞鬥，既無半聲吆喝叫罵，兵刃亦不碰撞。他心知中間必有蹺蹊，先不衝進相助，湊眼到窗縫中一張，險些不禁失笑。

但見屋中空空蕩蕩，桌上一燈如豆，兩個人各執鋼刀，盤旋來去的激鬥，一個是少主人商寶震，另一個卻是他母親商老太太，原來母子倆正在習練刀法。

他只瞧了片刻，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，只見商老太太出手狠辣，刀法精妙，固與日間的龍鍾老態大不相同，而商寶震一路八卦刀使將出來，也是虎虎生風。原來非但商老太平時深藏不露，商寶震也是故意隱瞞了武功。他平日教商寶震的只是拳腳，刀法自己並不擅長，商寶震也從來不提，想不到這少年兵刃上的造詣著實不低。他悄立半晌，想起十五年前在甘涼道上與商寶震的父親商劍鳴動手，被他砍了一刀，劈了一掌，養了三年傷方得康復，自知與他功夫相差太遠，此仇難報，甘涼道一路從此絕足不走。此時商劍鳴已死，商老太於己有恩，昔日的小小嫌隙早已不放在心上，那知今日中夜，又見仇人的遺孀孤兒各使八卦刀對招。

他思潮起伏：「商老太的武功實不在我之下，何以她竟然半點不露痕跡？她留我父女在莊，是否另有別情？」凝思片刻，再湊眼到窗縫中時，見母子二人刀法已變，各使八卦遊身刀法，滿室遊走，刀中夾掌，掌中夾刀，越打越快，打到第六十四招「收勢」，二人向後躍開，母子倆依足了規矩，各自舉刀致敬，這才垂下刀來。商老太不動聲色，在青燈之下臉泛綠光。商寶震卻已滿臉通紅，呼呼喘氣。

商老太沉著臉道：「你的呼吸總是難以調勻，進境如此之慢，何年何月才能報得你爹爹的大仇？」馬行空心中一凜，只見商寶震低下了頭，甚有愧色。商老太又道：「那苗人鳳的武功你雖沒見到，他拉車的神力總是親眼目睹的了。胡一刀的功夫不在苗人鳳之下。這苗胡二賊的武功，你此刻跟他們天差地遠，但只要勤學苦練，每過得一日，你武功長一分，這二賊卻衰老了一分，終有一日，要將二賊在八卦刀下碎屍萬段。」馬行空心想：「這母子二人閉門習武，不知胡一刀早於十多年前便死了。」只聽商老太嘆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唉，你這孩子，我瞧你啊，這幾日為那馬家的丫頭神魂顛倒，連練功夫也不起勁了。」

馬行空一驚：「難道我那春兒和他有甚苟且之事？」但見商寶震滿臉通紅，辯道：「媽，我見了馬姑娘總是規規矩矩的，話也沒跟她多說幾句。」商老太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吃誰的奶長大？心裏打甚麼主意，難道我還不明白？你看中馬家姑娘，那不錯，她人品武藝，我心中很合意。」商寶震很是高興，叫了聲：「媽！」商老太左手一揮，沉著嗓子道：「你可知他爹是誰？」商寶震一愕道：「難道不是馬老鏢頭？」商老太道：「誰說不是？你卻可知馬老鏢頭跟咱家有甚牽連？」商寶震搖搖頭。商老太道：「孩子，他是你爹爹的大仇人。」商寶震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由得「啊」了一聲。

馬行空不禁發抖，但聽商老太又道：「十五年前，你爹爹在甘涼道上跟馬行空動手。想你爹爹英雄蓋世，那姓馬的焉是他的對手？你爹爹砍了他一刀，劈了他一掌，將他打得重傷。但那姓馬的亦非平庸之輩，你爹爹在這場比武中也受了內傷。他回得家來，傷未平復，咱們的對頭胡一刀深夜趕上門來，將你爹爹害死。若非你爹爹跟那姓馬的事先有這一場較量，嘿嘿，八卦刀威震江湖，諒那胡一刀怎能害得你爹爹？」

她說到最後這幾句話時語音慘厲，嗓子嘶啞，聽來極是可怖。

馬行空一生經過不少大風大浪，此時聽來卻也是不寒而慄，心想：「胡一刀何等的功夫，你商劍鳴就算身上無傷，也是難逃此劫。老婆子心傷丈夫慘死，竟然遷怒於我。」

只聽商老太又道：「陰差陽錯，這老兒竟會趕鏢投到我家來。這商家堡是你爹爹親手所建造，怎容鼠輩在此放肆劫鏢？但你可知我留姓馬的父女在此，有何打算？」商寶震聲音發顫，道：「媽……你……你要我為爹爹復仇？」商老太厲聲道：「你不肯，是不是？你是看上了那姓馬的丫頭，是不是？」

商寶震見母親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退後了兩步，不敢回答。

商老太冷笑道：「很好。過幾天我給你跟那姓馬的提親，以你的家世品貌，諒他決無不允。」

這幾句話卻叫馬行空和商寶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馬行空隔窗看到商老太臉上切齒痛恨的神氣，微一琢磨，全身寒毛根根直豎：「這老太婆用心好不狠毒！她殺我尚不足以洩憤，卻要將我花一般的閨女娶作媳婦，折磨得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天可憐見，叫我今晚隔窗聽得她母子這番說話，否則……我那苦命的春兒……」

商寶震年輕識淺，卻全不明白母親這番深意，只覺又是歡喜又是詫異，想到母親肯為自己主持這門親事，歡喜倒有九分，只剩下一分詫異。

馬行空只怕再聽下去給商老太發覺，凝神提氣，悄悄走遠，回到自己屋中時抹了額頭一把冷汗，猛然省起：「那奔到後山的瘦小黑影卻又是誰？」

※※※

第二天午後，馬行空穿了長袍馬褂，命商寶震請母親出來，有幾句話商量。商寶震又驚又喜，心想：「難道母親這麼快就已跟他提了親？瞧他這副神氣打扮，那可不同尋常。」於是相請母親，來到後廳，和馬行空分賓主坐下，自己下首相陪。他望望母親，又望望馬行空，一顆心怦怦直跳，但聽馬老鏢頭道謝護鏢之德，東道之誼，商老太滿口謙虛，只盼他二人說到正題，但兩個言來語去，盡是客套。

說了好一會，馬行空才道：「小女春花這丫頭的年紀也不小了，我想跟商老太商量一件事。」商寶震心中怦的一下大跳。商老太大是奇怪：「卻也沒聽說女家先開口來求親的。」說道：「馬老師盡說不妨，咱們自己人，還拘甚麼禮數？」馬行空道：「我除了這丫頭，一生就收得一個徒弟。他天資愚鈍，性子又鹵莽，但我從小就當他親兒子一般看待。這孩子跟春兒也挺合得來，我就想在貴莊給他二人訂了這頭親事。」

商寶震越聽越不對，聽到最後一句話時，不自禁的站起身來。商老太心下大怒：「這老兒好生厲害，定是我那不中用的兒子露了破綻。」當下滿臉堆歡，連聲「恭喜」，又叫：「孩兒，快給馬老伯道喜！」商寶震腦中胡塗一片，呆了一呆，直奔出外。

馬行空又和商老太客氣好一陣子，才回屋中，將女兒和徒兒叫來，說今日要給二人訂親。徐錚大喜過望，笑得合不攏嘴來，馬春花紅暈雙頰，轉過了頭不作聲。馬行空說道：「咱們在這兒先訂了親。至於親事嘛，那是得回自個家去辦的了。」他知女兒和徒兒心中藏不住事，昨晚所聞所見，竟是半句不提。

馬春花嬌憨活潑，明艷動人，在商家堡這麼八個月一住，商寶震和她日日相見，竟叫他一縷情絲，牢牢的縛在這位姑娘身上。他剛得母親答應要給自己提親，料想事無不諧，正在滿懷喜悅之際，突然聽到了馬行空那幾句晴天霹靂一般的言語。他獨自坐在房中，從窗中望出去，呆呆的瞧著院子中一株銀杏，真難相信適才聽到的話竟會是馬行空口中說出來的。

他喪魂落魄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直至一名家丁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少爺，練武的時候到啦，老太太等了你半天呢。」商寶震一驚，暗叫：「糟糕，胡裏胡塗的誤了練武時候，須討一頓好罵。」從壁上摘下了鏢囊，快步奔到練武廳中。只見商老太坐在椅中，神色如常，說道：「今兒練督脈背心各穴。」轉頭向兩名持牌的家丁叫道：「將牌兒拿穩了，走動！」商寶震暗暗納罕：「馬老師說這等話，怎地媽毫不在乎？」但商老太平日訓子極嚴，練武之際尤其沒半點假借，稍一不慎，打罵隨之，商寶震取金鏢扣在手中，不敢胡思亂想，凝神聽著母親叫穴。

只聽商老太叫道：「苗人鳳，命門、陶道！」商寶震右手雙鏢飛出，正中木牌上所繪人形背心兩穴。商老太又叫：「胡一刀，大椎、陽關！」商寶震左手揚起，認明穴道，登登兩聲發出，「大椎穴」打準了，「陽關穴」卻是稍偏，突然間見到木牌有異，「咦」的一聲，定睛一看，只見木牌上原來寫著的「胡一刀」三個黑字已然不見。他招手叫那持牌家丁過來，待那木牌拿近，看清楚「胡一刀」三字已被人用利器刮去，卻用刀尖刻了歪歪斜斜的「商劍鳴」三個字，這一來適才這兩鏢不是打了仇人，卻是打中了自己父親。商寶震又急又怒，反手一掌，將那家丁打落兩枚牙齒，跟著一腳，將他踢倒在地。

商老太叫道：「且住！」心想這莊丁自幼在莊中長大，怎能如此大膽，此事定是外人所為，心念一動，立時想到了馬行空師徒三人，說道：「請馬老師來說話。」商寶震本來為人精細，今日婚事不成，失意之下，鹵莽出手，一聽母親叫請馬老師，立時會意打錯了人，忙將那莊丁拉起，說道：「打錯了你，別見怪。」伸手去拔牌上人形穴道中的金鏢。商老太伸手攔住，說道：「慢著！就讓他得意一下，又有何妨。」轉頭吩咐莊丁，到老爺靈堂中取紫金八卦刀來。

馬行空師徒三人走進廳來，見練武廳上人人神色有異。馬行空暗吃一驚：「這老婆子好厲害，一時三刻就要翻臉。」當下雙手一拱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呼喚，不知何事？」商老太冷笑道：「先夫已然逝世，馬老師往日雖有過節，卻也不該拿死人來出氣啊。」馬行空一呆，笑道：「在下愚魯，請商老太明示。」商老太向那木牌上一指，道：「馬老師乃是江湖上響噹噹的漢子，這般卑鄙行徑，想來也不屑為，請問是令愛所幹的呢，還是賢高徒的手筆？」說著雙目閃閃生光，向馬家三人臉上來回掃視。馬春花從未見過她如此凜然有威，甚是驚詫。

馬行空見木牌上改了人名，也是大為駭異，朗聲道：「小女與小徒雖然蠢笨，但決不敢如此胡鬧。」商老太大聲道：「那麼依馬老師之見，這是商家堡自己人幹的勾當了？」馬行空想起昨晚所見的那瘦小人形，說道：「只怕是外人摸進莊來，也是有的。在下昨晚……」商老太攔斷話頭，厲聲喝道：「難道會是胡一刀那狗賊自己，來做這鬼祟的勾當？」

一言甫畢，突然人圈外一人接著叫道：「不敢去找真人動手，卻將人家的名字寫在牌上出氣，這才是卑鄙行徑，鬼祟勾當！」

商老太坐在椅上，瞧不見說話之人是誰，但聽到他聲音尖細，叫道：「是誰說話？你過來！」只見兩名莊丁被人推著向兩旁一分，一個瘦少年走上前來，正是胡斐。

這一下當真是奇峰突起，人人無不大出意外。商老太反而放低了嗓子，說道：「阿斐，原來是你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是我幹的。馬老師他們全不知情。」商老太問道：「你這麼干，為了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瞧不過眼！是英雄好漢，就不該如此。」商老太點頭道：「你說得很對，好孩子，你很有骨氣，你過來，讓我好好的瞧瞧你。」說著緩緩伸出手去。

胡斐倒不料她竟會不怒，便走近身去。商老太輕輕握住他雙手，低聲道：「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！」突然間雙手一翻，一手扣住他左腕「會宗穴」，一手扣住他右腕「外關穴」。

她這一翻宛似電光石火，胡斐全未防備，登時全身酸麻，動彈不得。若憑他此時武功，商老太那能擒得他住？但他究竟全無臨敵經驗，不知人心險詐，雙腕既入人手，空有周身本事，卻已半分施展不出。商老太唯恐他掙扎，飛腳又踢中他的「梁門穴」，命莊丁取過鐵鍊麻繩，牢牢將他手足反綁了，吊在練武廳中。

商寶震取過一根皮鞭，夾頭夾腦先打了他一頓。胡斐閉口不響，既不呻吟，更不討饒。商寶震連問：「是誰派你來做奸細的？」問一句，抽一鞭，又命莊丁去看住平阿四，別讓他跑了。他滿腔憤恨失意，竟似要盡數在胡斐身上發洩。

馬春花和徐錚見胡斐已全身是血，心下不忍，幾次想開口勸阻，但馬行空連使眼色，神色嚴厲，命二人不可理會。

商寶震足足抽了三百餘鞭，終究問不到主使之人，眼見再打下去便要把他活活打死，這才拋下鞭子，罵道：「小賊，是奸賊胡一刀派你來的是不是？」胡斐突然張嘴哈哈大笑。他這樣一個血人兒，居然尚有心情發笑，而且笑得甚是歡暢盡意，並無做作，又是大出眾人意料之外。商寶震搶起鞭子，又待再打，馬春花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叫道：「不要打了！」商寶震的皮鞭舉在半空，望著馬春花的臉色，終於緩緩垂了下來。

胡斐身上每吃一鞭，就恨一次自己愚蠢，竟然不加防備而自落敵人之手，當時全身皮開肉綻，痛得幾欲昏去，忽聽馬春花「不要打了」四字出口，睜開眼來，只見她臉上滿是同情憐惜之色，不由得大是感激。

商老太見兒子為女色所迷，只憑人家姑娘一句話便即住手停鞭，心中惱怒異常，鼻孔中微微一哼，卻不說話。馬行空道：「商老太，你好好拷打盤查，總要問個水落石出。春兒、錚兒，咱們出去吧！」當下向商老太一抱拳，領著女兒徒弟，走了出去。

馬春花出了練武廳，埋怨父親道：「爹，打得這麼慘，你怎麼見死不救，還叫她好好拷打？」馬行空道：「江湖上人心險惡，女孩兒家懂得甚麼？」

※※※

對父親這幾句話，馬春花確是不懂，這天晚上想到胡斐全身是血的慘狀，總是難受，睡到半夜，翻來覆去的再也睡不著了，悄悄爬起身來，從百寶囊中取出一包金創藥，出房門向練武廳走去。

走到廊下，只見一個人影，踱來踱去發出聲聲長嘆，聽聲音正是商寶震。這時他也瞧見了馬春花，停步不動，低聲道：「馬姑娘，是你麼？」馬春花道：「是啊！你怎麼還不睡？」

商寶震搖頭道：「遭逢今日之事，我怎麼睡得著？你怎麼不睡？」馬春花說道：「我跟你一樣，也牽掛著今日之事，心裏難受。」她所說的「今日之事」，是指胡斐被打。商寶震所說的卻是指她的終身另許他人，這時聽她說「心中難受」，不由得身子發抖，暗想：「她果然對我甚有情意，她被許配給那姓徐的蠢才，實是迫於父命，無可奈何。」當下大著膽子，上前一步，柔聲叫道：「馬姑娘！」

馬春花道：「嗯，商少爺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」商寶震道：「你何必求？你要我做甚麼，我就給你做甚麼，就是要我當場死了，把我的心掏出來給你看，那也成啊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情熱如沸，其實他心中想說已久，卻一直不敢啟唇，這時想到好事成空，她又自行半夜裏出來細訴衷情，終於再也忍耐不住。

馬春花聽他這麼說，不禁愕然，平日但見他對自己溫文有禮，只道他是大家公子，生性如此，實不知對自己竟懷有如此深情，呆了一呆，笑道：「我要你死幹甚麼？」商寶震四下一望，只怕在此處耽得久了給旁人見到，低聲道：「這裏說話不便，咱們到牆外去。」馬春花點點頭，兩人越牆而出。

商寶震攜著她手，走到一排大槐樹下並肩坐下。馬春花輕輕將手縮回，道：「商少爺，那你是肯答允我了？」商寶震伸出手去握住她手，道：「你說便是，何必問我？」馬春花又將手從他手中縮回，說道：「我請你去放了阿斐，別再難為他了。」

這時樹頂上簌簌一動，但二人均未在意。她此言出口之先，商寶震儘想著田歸農和苗夫人的私情，滿腔熱望，只盼她求自己也帶她私奔逃走，豈知她所求的竟是去放那個小賊，不禁大是失望，黯然不語。馬春花道：「怎麼？你不肯答允麼？」商寶震道：「你既喜歡，我總答允的，拚著給媽責罵便是了。」馬春花大喜，道：「謝謝你，謝謝你！」站起身來，道：「那麼咱們去放他吧。」商寶震求道：「再在這兒多坐一會。」馬春花覺他既然答允放人，不便拂他之意，重又坐回。商寶震道：「你的手讓我握一會兒。」馬春花想到他情痴一片，也甚可憐，於是嫣然一笑，伸手讓他握著。

商寶震輕輕握著她柔膩潤滑的小手，心中感慨萬端，險些要掉下淚來。過了半晌，馬春花道：「阿斐給你吊著，多可憐的，你先去放了他，我再給你握一會兒，好不好？」說著縮手站起。商寶震嘆了口氣，跟著站了起來。

突聽得樹頂颯然有聲，一團黑影飛躍而下，站在兩人面前，笑道：「不用你放，我早出來啦！」馬商二人大吃一驚，待得瞧清楚眼前之人瘦瘦小小，竟是胡斐，心中的驚駭都變成了奇怪，齊聲問道：「誰放你的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我何必要人放！我愛出來便出來了。」

原來他被商老太點了穴道，過了四個時辰，穴道自解，那鐵鍊麻繩卻再也縛他不住。他使出收肌縮骨之法，從鍊索中輕輕脫了出來，幸好鞭子打得雖重，卻都是肌膚之傷，並未損到筋骨。他活動了一下手足，待要去救平阿四，卻聽得馬商二人說話和越牆出外之聲，於是搶在頭裏，躲在樹頂偷聽。他輕功高超，那二人又在全神貫注的說話，是以並未知覺。

商寶震聽他說自己出來，那裏肯信，當下疑心大起：「定是又有奸細混入了商家堡來？」搶上去抓他胸口。胡斐吃了他幾百鞭子，這口怨氣如何不出？身形一幌，左右開弓，拍拍拍拍，霎時之間連打了他四個耳光。

商寶震急忙伸手招架，胡斐左手一幌，引得他伸手來格，右手砰的一拳，迎面正中他的鼻子，立時鮮血長流。商寶震「啊」的一聲，胡斐跟著起腳一鉤，商寶震急忙躍起兩丈，那知對手連環腳踢出，乘他人在半空，下盤無據，跟著一腳，將他踢了一個觔斗。這幾下快捷無倫，待得馬春花看清楚時，商寶震已連中拳腳，給踢翻在地。

胡斐氣猶未洩，礙著馬春花在旁，再打下去她定要出面干預，她對自己一片好心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只要她一句話，自己焉能不聽？當即拍手叫道：「姓商的小狗賊，你敢追我麼？」說著轉身便逃。

商寶震莫名其妙的中了他的拳腳，只因對方出手太快，還道自己疏神，不信他一個小小孩童，竟有勝於自己家傳八卦門的神妙武功，兼之心上人在旁，這個臉如何丟得下？當下發足便追。

胡斐輕功遠勝於他，逃一陣，停一會，待他追近，又向前奔，轉眼間便奔出七八里地，見馬春花雖然跟來，卻已遠遠拋在後面，於是立定腳步，說道：「姓商的，今日小爺中了你母親的奸計，這才受辱，現下讓你見識見識小爺的本事。」說著身形飛起，如一隻大鳥般疾撲過去。

商寶震從未見過這般打法，嚇得急忙閃避。胡斐左足在地下微微一點，身子已轉過方向，跟著進撲。這時商寶震待要再讓，卻已不及，當下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雙掌併擊，正是他家傳八卦掌的厲害家數。胡斐左手在他掌上一搭，一拉一扭，商寶震手腕劇痛，若不是縮手得快，雙手手腕立被扭斷。胡斐左拳平伸，砰的一聲，擊中他的右胸，跟著起腳，又踢中他的小腹。胡斐習練父親所遺拳經，今日初試身手，竟然大獲全勝。

此刻商寶震全身縮攏，雙手護住頭臉，只有挨打的份兒，苦練了十多年武功，在這少年手下，竟是半點施展不出。胡斐左腿虛幌，待他避向右方，右腳倏地踢出，正中他右腰「京門穴」。商寶震站立不住，撲地倒了。胡斐剝下他長衫，撕成幾片，將他手腳反轉縛住，本要將他吊在路旁的柳樹之上，但他人小，力氣不夠提上樹去，於是看準了一個大椏枝，抓起商寶震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去你的！」力貫雙臂，將他擲了上去，正好擱在椏枝之間。

胡斐折下七八根柳條，當作鞭子，一鞭鞭往他頭上抽去，商寶震又驚又怒，知他一報還一報，只得咬緊牙關忍受。堪堪打了三四十鞭，馬春花急奔趕到，一見二人情景，大是驚詫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胡斐笑道：「馬姑娘，我不用你求告，就饒了他！」說著哈哈大笑，雖是一個十餘歲的少年，但言語舉止，竟然豪氣逼人。他隨手將柳枝遠遠拋出，大踏步便走。馬春花叫：「小朋友，你到底是誰？」

胡斐轉過頭來，朗聲答道：「姑娘見問，不得不說。我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胡斐便是。」說罷縱聲長笑，片刻間背影已在柳樹後隱沒。

※※※

「我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胡斐便是！」

人已遠去，話聲餘音梟梟，兀自鳴響。樹上商寶震，樹下馬春花，都是驚訝不已。

過了片刻，馬春花叫道：「商少爺，你能下來麼！」商寶震用力掙扎，掙不脫腳上的綁縛，大是羞慚，明明是不能下來，這句話卻又怎能出口？只脹紅了臉不作聲。馬春花道：「你別動，小心摔下來。我上來助你。」縱身躍高，想要拉住樹幹攀上，但那樹幹甚高，這一躍沒能抓住，當下手足並用，從樹幹爬上樹去。

爬到樹幹中間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一行人自北而來。此時晨光熹微，天將黎明，馬春花心道：「怎地這早就有人趕路？」轉瞬之間，一行人已來到樹下，共是人馬九乘。那九人見一個大姑娘爬在高樹之上，都感詫異，勒馬觀看。馬春花嗔道：「有甚麼好瞧的？走你們的吧！」那九人也不理睬，再看到樹頂綁著一個青年男子，更是奇怪。

馬春花未到樹頂，提氣上躍，左手已在半空中抓住一根樹枝，一拉之下，借勢翻上，竄到了商寶震身旁。樹底下兩個男人齊聲喝采：「好俊的輕身功夫！」馬春花將商寶震手腳上的布條解開，低聲道：「沒受傷麼？」她這句柔聲相詢，商寶震聽了大慰，道：「沒甚麼。」拉住樹枝一盪，從數丈高處輕輕躍下。馬春花跟著下來，見馬上九人指指點點，肆無忌憚的好生無禮，不禁心下惱怒，向他們橫了一眼。

只見九人有老有少，衣飾都頗華貴，個個腰挺背直，豪健剽悍。只居中一位青年公子臉如冠玉，丰神俊朗，容止都雅，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，身穿一件寶藍色長袍，頭戴瓜皮小帽，帽子正中縫著一塊寸許見方的美玉。馬春花從小就在鏢行，自識得珠寶，但見相隔數丈，仍可看到那塊美玉瑩然生光，知道實是價值連城的寶物，他這麼隨隨便便的縫在帽上，也不怕失落，心中好奇，不由得向他多望了一眼。

那公子見她明艷照人，身手矯捷，心中也是一動，向身旁一個中年漢子低聲說了幾句。那漢子點點頭，突然縱聲大笑，高聲道：「你小賊定是偷了人家東西，給高高吊在樹上。」一個老者笑道：「你說偷了甚麼？怎麼他妹子又這麼巴巴的來救他？」他語帶輕薄，神色甚是浮滑。

商寶震本已滿腔怒火難以發洩，聽了這些言語，突然縱身上去，拍的一聲，打了這老者一個耳光。那老者騎在馬上，和他相隔丈餘，他一躍之間就打到人家耳光，倒也大出諸人意料之外。眾人不自禁的勒馬退後，愕然相顧。那老者不提防受辱，如何忍得下這口氣？立即閃身下馬，伸手來抓他衣襟。商寶震反手一勾，拿他手腕。那老者也是身有武功，以抓變掌，掌底穿拳。二人在大路旁鬥了起來。

商寶震雖被胡斐打了一頓，卻也沒傷到筋骨，一來意中人在旁觀鬥，二來屈氣難伸，將家傳八卦掌絕藝施展出來，越來越狠。那老者一招接不住，肩頭中掌，踉踉蹌蹌的退開幾步。他一定神待要再上，馬上一人叫道：「老張你退下，這小子有點兒邪門。」

話聲甫畢，一個人影輕飄飄的從馬背上躍了下來。那老者當即閃開。商寶震和馬春花見此人身手了得，不禁都留上了神。但見他一張紫膛臉，神態威猛，身材魁梧，站著比商寶震要高出大半個頭。他雙手負在背後，向商寶震打量，問道：「你是八卦門的麼？你師父姓褚還是姓商？」一副傲慢的神色，全沒把對方放在眼裏。

商寶震大怒，喝道：「你管得著麼？」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天下只要是八卦門的，我們就管得著。」商寶震為人本來精細，但此日連受挫折，盛怒之下，沒細想他言語中的含意，一招「劈雷墜地」，往他膝蓋上擊去，出手甚是迅疾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右手輕輕一揮，向左踏了一步，登時將他這一擊化解了。商寶震的「遊身八卦掌」一施出，再不停留，腳下每一步都按著先天八卦的圖式，轉折如意，四梢歸一，繞著對方身子急速奔跑，一掌一掌越打越快。

那大漢雙手出招極短，只是比著招式，始終不與商寶震手掌相觸，但他所出的每一招，卻無一不是商寶震掌法的剋星，往往使商寶震招式未曾使全，便迫得收掌變勢。霎時之間，商寶震打出了四十餘掌，竟沒一掌帶到他一點衣角。旁觀眾人見那大漢如此了得，無不讚服。

商寶震焦躁起來，奔跑更速，掌法催緊。那大漢仍然好整以暇，面露微笑，雙掌或揮或按，便如是獨個兒練拳一般。此時商寶震已然瞧出，對方出招雖然極短，腳下卻也按著先天八卦的圖式，方位絲毫不亂。他曾聽母親說過，八卦門中有一項極精深的「內八卦功夫」，非將外八卦練至登峰造極，決不能動，但只要一練成，那時以靜制動，克敵機先，差不多就是無敵於天下了。眼前此人明明是讓著自己，只要他當真一出手，一招之間就能將自己打倒。他越想越是惶恐，突然向後躍開，抱拳說道：「晚輩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是本門前輩到了！」

那人微微一笑，仍然問道：「你師父姓褚還是姓商？」商寶震曾得母親囑咐，在人前千萬不可吐露身份，以防對頭知悉，難遂報仇大事，不禁躊躇不答。那人笑道：「你掌法門戶開闊，瞧來是商劍鳴師兄一派了。大哥，你說是不是？」最後一句話是向馬上一個老者而說。

那老者年近五十，翻身下馬，向商寶震道：「你師父呢？引我們去見見。我是你王師伯，這位是我兄弟，你拜師叔吧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

商寶震知道父親的師父是威震河朔王維揚，乃是北京鎮遠鏢局的總鏢頭，眼前這人自稱姓王，又是八卦門的高手，看來是自己師伯、師叔，定然不假的了。但他生性精細，加問一句：「兩位跟威震河朔王老鏢頭是怎生稱呼？」王氏兄弟相顧一笑。那老者道：「那是咱哥兒倆的先父。你還不信麼？商師弟呢？」

商寶震更無遲疑，撲倒在地，磕了幾個頭，口稱師伯師叔，說道：「先父早已去世，師伯師叔當年沒接到訃告麼？」

那年老的武師名叫王劍英，他兄弟名叫王劍傑，都是王維揚的兒子。王維揚當年憑一對八卦掌、一把八卦刀威震江湖綠林。黑道中有一句話道：「寧碰閻王，莫碰老王」，端的是名揚天下，現時早已逝世多年。

商劍鳴雖是他的門下，但師徒間情誼甚是平常，離師門後少通音問。王氏兄弟又在官府當差，青雲得意，從來就沒將這個身在草野的同門師兄弟放在心上。因此山東和北京雖相隔不遠，商劍鳴逝世的訊息王氏兄弟竟然不知。

當下王劍英嘆了口氣，回身向那青年公子低聲說了幾句話。那公子眼角向馬春花斜睨一眼，歡然點頭。王劍英向商寶震道：「你家住此不遠吧？你帶我兄弟到你父親靈前一祭。我們師兄弟一別二十餘年，想不到再無相見之期。」他頓了一頓，伸手向那公子一張，道：「你來拜見福公子，我們都在公子手下當差。」

商寶震見那公子氣度高華，想是京中的貴介公子，這才收得王氏兄弟這等豪傑替他當差，當下上前躬身下拜。福公子只擺擺手，說聲：「請起！」卻不回禮。商寶震心中微微有氣：「好大的架子！你當真是皇帝老子不成？」

一行人來到商家堡時，堡中已發覺胡斐逃走，正在到處找尋。商寶震入內報訊，商老太聽說先夫的同門兄弟來到，又驚又喜，急忙出迎，將胡斐的事拋在一旁。

王劍英給商老太引見。原來這九人之中，倒有五個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除王氏兄弟外，還有太極門的陳禹，少林派的古般若，天龍門南宗的殷仲翔。陳禹和殷仲翔在江湖上名聲早顯，古般若年紀輕些，但見他雙目有神，伸出手來乾如枯木，手指堅挺，定是外家的一把好手。其餘三人是福公子的親隨侍僕，那受了商寶震毆擊的老者姓張，大家叫他做張總管，自是福公子府中有權勢的人物了。

至於福公子是甚麼身份，王劍英卻一句不提，只是稱他為「福公子」。

王劍英、劍傑兄弟問起商劍鳴的死因。商老太傲心極盛，不肯說是胡一刀所殺，只是說得病身亡。她決意要和兒子一同親刃仇人，決不肯假手旁人復仇。

※※※

馬春花見商老太、商寶震等同門敘話，回到屋裏，將適才的見聞向父親說了。馬行空聽說那胡斐竟是大俠胡一刀的兒子，大是驚訝，但聽這小小孩童的武功竟勝過商寶震，卻是半信半疑。徐錚在旁默默聽著，臉上青一陣、紅一陣，並不插嘴。

父女倆說了一陣子話，馬春花回到自己房裏。徐錚跟了出來，叫聲：「師妹！」馬春花臉上一紅，道：「甚麼？」徐錚見她臉若朝霞，心中情動，將本來要問的話按捺了不說，伸手去拉她的手。馬春花將手摔脫，嗔道：「給人家瞧見了，怎好意思？」

徐錚終於沉不住氣，憤然道：「哼，不好意思！你半夜三更，跟那姓商的小子到外面去，鬼鬼祟祟的幹甚麼了？」馬春花一怔，聽他語意不善，怒道：「你問這話是甚麼用意？」徐錚道：「你跟那小子出去是甚麼用意，我問這話就是甚麼用意。」

他對師妹向來體貼討好，但今日一早見她與商寶震從外面回來，聽她言中敘述，又是半夜裏在外面遇到胡斐，自是醋意大盛，那想得到她是怕父親責怪，將求商寶震釋放胡斐之事瞞過了不說。馬行空那晚隔窗聽到商老太母子對答，得知商寶震看中自己女兒，還道他二人確有私情，夜中相會，礙著徒兒在旁，不便追問。但徐錚聽來，心中酸溜溜的滿不是味兒。他生性鹵莽，此時師妹又成了他未過門的妻子，不禁疾言厲色的追問起來。

馬春花問心無愧，這師哥對自己又素來依順容讓，想不到昨天父親剛把自己終身相許，他就這麼強橫霸道起來，日後成了夫妻，豈非整日受他欺辱？本來這件事她只要直言相告，徐錚一經明白，自無話說。但她賭氣偏偏不說，道：「我愛跟誰偷偷出去，就跟誰出去，你管得著麼？」

一個人妒意一起，再無理性，徐錚滿臉脹得通紅，連脖子也粗了，大聲道：「從前我管不著，今兒就管得著。」馬春花氣得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現下你已這樣了，將來還指望你待我好嗎？」徐錚見她流淚，心中又是軟了，但想到她和商寶震深宵出外幽會，一口氣怎嚥得下去？大聲道：「你出去到底幹甚麼來著？你說，你說！」馬春花心道：「你越是橫蠻，我越是不說。」

就在此時，商寶震奉母親之命，過來請馬行空去和王氏兄弟等廝見，只見徐錚和馬春花在廊下大聲爭鬧，不由得停了腳步。徐錚早是一肚子火，滿心想打未婚妻子一個耳括子，卻又未敢，眼見商寶震過來，正合心意，罵道：「我打你這個狗娘養的小子！」衝上去就是一拳。商寶震一讓，愕然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徐錚跟著又是一拳，商寶震來不及閃讓，給他一拳正中胸口，待他第三拳打來時，回掌相格。兩人便在廊下動起手來。

※※※

馬春花滿腹怨怒，並不理他二人打得如何，一扭頭竟自走了。回到房裏哭了一場，婢女來叫吃飯，她也不理會，迷迷糊糊的便睡著了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傍晚時分，信步走到後花園中，坐在石凳上呆呆出神，心中只是想：「難道我的終身，就算這麼許給了這蠻不講理的師兄麼？爹爹還在身邊，他就對我這麼兇狠，日後不知更要待我怎樣？」不由得怔怔的掉下淚來。

也不知坐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簫聲幽咽，從花叢外傳出。馬春花正自難受，這簫聲卻如有人在柔聲相慰，細語傾訴，聽了又覺傷心，又是歡喜，不由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迷迷糊糊。她聽了一陣，越聽越是出神，站起身來向花叢外走出，只見海棠樹下坐著一個藍衫男子，手持玉簫吹奏，手白如玉，和玉簫顏色難分，正是晨間所遇到的福公子。

福公子含笑點首，示意要她過去，簫聲仍是不停。他神態之中，自有一股威嚴，一股引力，直是叫人抗拒不得。馬春花紅著臉兒，慢慢走近，但聽簫聲纏綿婉轉，一聲聲都是情話，禁不得心神蕩漾。

馬春花隨手從身旁玫瑰叢上摘下朵花兒，放在鼻邊嗅了嗅。簫聲花香，夕陽黃昏，眼前是這麼一個俊雅美秀的青年男子，眼中露出來的神色又是溫柔，又是高貴。

她驀地裏想到了徐錚，他是這麼的粗魯，這麼的會喝乾醋，和眼前這貴公子相比，真是一個在天上，一個在泥塗。

於是她用溫柔的臉色望著那個貴公子，她不想問他是甚麼人，不想知道他叫自己過去幹甚麼，只覺得站在他面前是說不出的快樂，只要和他親近一會，也是好的。

這貴公子似乎沒引誘她，只是她少女的幻想和無知，才在春天的黃昏激發了這段熱情。其實不是的。如果福公子不是看到她的美貌，決不會上商家堡來逗留，手下武師一個過世了的師兄弟，能屈得他的大駕麼？如果他不是得到稟報，得知她在花園中獨自發呆，決不會到花叢外吹簫。要知福公子的簫聲是京師一絕，就算是王公親貴，等閒也難得聽他吹奏一曲。

他臉上的神情顯現了溫柔的戀慕，他的眼色吐露了熱切的情意，用不到說一句話，卻勝於千言萬語的輕憐密愛，千言萬語的山盟海誓。

福公子擱下了玉簫，伸出手去摟她的纖腰。馬春花嬌羞地避開了，第二次只微微讓了一讓，但當他第三次伸手過去時，她已陶醉在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男子氣息之中。

夕陽將玫瑰花的枝葉照得撒在地上，變成長長的一條條影子。在花影旁邊，一對青年男女的影子漸漸偎倚在一起，終於不再分得出是他的還是她的影子。太陽快落山了，影子變得很長，斜斜的很難看。

唉，青年男女的熱情，不一定是美麗的。

馬春花早已沉醉了，不再想到別的，沒想到那會有甚麼後果，更沒想到有甚麼人闖到花園裏來。福公子卻在進花園之前早就想到了。所以他派太極門的陳禹去陪馬行空說話，派王氏兄弟去和商氏母子談論，派少林派的古般若去穩住徐錚，派天龍門南宗的殷仲翔守在花園門口，誰也不許進來。

於是，誰也沒有進來。

百勝神拳馬行空的女兒，在父親將她終身許配給她師哥的第二天，做了別人的情婦。

☆☆☆☆☆☆

當晚商家堡大擺筵席，宴請福公子。因為座中都是武林人士，也不必有男女之別，所以商老太和馬春花都和眾人同席。

馬行空當年識得王氏兄弟的父親王維揚，自王維揚過世、王氏兄弟投身官府之後，鎮遠鏢局早已歇業，因此上已不能說是同行。但王氏兄弟卻也知道馬行空的名頭，對他頗有幾分敬意。

馬春花臉泛紅潮，眉橫春色，低下了頭誰也不瞧。旁人只道她是少女嬌羞，其實她心中是充滿了柔情蜜意。她並沒避開徐錚的眼光，也沒避開商寶震的眼光。然而這兩人和她的眼光相接觸時，半點也瞧不出她的心事。他們想：「她心中到底對我怎樣？」她嘴角邊帶著微笑，但這不是為他二人笑的。

她看到了他們，卻全然沒看見他們，她只是在想著適才的幸福和甜蜜。福公子常常向她偷看一眼兩眼，但她決不敢回看，因為她很明白，只要回看他一眼，四目交投，再也分拆不開了。

飲食之間，一名家丁匆匆走到商老太身邊，在她耳旁低聲說道：「那姓平的賊子給人救去了。」商老太一驚，隨即神色如常，舉杯向眾人勸飲，心想這件事不必讓客人知道。

就在這時，驀地裏砰的一聲，兩扇廳門脫樞飛起，砰蓬、砰蓬幾響，落在地上，一個瘦瘦小小的人形插腰而立，站在廳口。

王氏兄弟等雖在席間，不忘了保護福公子的職責重大，隨身都帶兵刃。變故一起，幾個人立即一齊離座，在福公子四周站定，及至看清楚進來的只是一個小孩，身邊並無別人，不禁相顧驚詫：「難道震飛廳門的，竟是這個小孩？」

這小孩正是胡斐，他救了平阿四出堡後，想起商寶震鞭打之仇雖報，商老太暗算之恨未復，於是又趕回大廳，大聲嚷道：「商老太，你有本事再抓住我麼？」他說這話時神態豪邁，但畢竟不脫小孩子聲口，似乎和她鬧著玩一般。

商老太一見仇人之子，眼中如要噴火，低聲向兒子道：「截住他後路，別讓小賊逃了。」又向身後的家丁道：「快取我刀來。」她緩緩離座，厲聲道：「是誰放走你的？是這位馬老拳師不是？」她決不信這孩子自己能脫卻鐵鍊之縛，定是堡中有奸細相救。

胡斐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商老太指著徐錚道：「是他？」胡斐仍是搖頭。商老太指著馬春花道：「那麼定是這……這位姑娘了？」胡斐心想：「這位姑娘本想救我，雖然沒救，但我感她的恩情卻是一樣。」於是笑著點了點頭，大聲道：「不錯，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他這話是說給馬春花聽的，在他孩子的心中，原是一番感激之意，沒想到這句話會給她帶來大禍。

商老太陰沉沉地向馬春花望了一眼。這時莊丁已取了刀來。商老太左手提刀，右手指著胡斐，問道：「你爹爹胡一刀怎麼不來？」王氏兄弟等聽說眼前這孩子竟是遼東大俠胡一刀之子，無不聳動。

胡斐道：「我爹爹早已過世。你要報仇，就找我吧。」商老太臉如死灰，喝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胡斐道：「我爹爹若是在世，你敢打我一鞭麼？」商老太高舉紫金八卦刀，突然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胡一刀，胡一刀，你死得好早啊！你不該這麼早就死啊！」胡斐愕然不解：「怎麼這老太婆忽起好心，哭起我爹爹來？」

商老太大慟三聲，突然止淚，伸袖子在臉上一抹，左足踏上一步，驀地裏橫過紫金刀，身子疾轉，呼的一聲，橫刀向胡斐頸中削去。

這一下人人出於意料之外，福公子、馬春花、徐錚都驚叫起來。

商老太這一招「回身劈山刀」乃八卦刀絕技之一，又是出其不意，莫說眼前只是個小兒，就是江湖好手，也未必躲閃得了。豈知胡斐身法好快，身子一側，讓開刀鋒，隨即伸手拿她手腕。他在一招之間立即反手搶攻。群豪無不驚訝。商老太一刀不中，想也不想，第二刀跟著劈出。

莫看商老太老態龍鍾，出手之際刀刀狠辣。她想到仇人已死，今生報仇無望，唯一的指望就是殺了眼前的小兒。她當丈夫逝世之後，所以不自刎殉夫，全因心中存著復仇一念，此時生無可戀，招招竟是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殺法。胡斐初逢強敵，精神大振，不作遊鬥，卻在刀縫之中伸掌搶攻，竟是半招也不退讓。敵人揮刀狠砍狠殺，他施展大擒拿手龍形爪，也是狠擊狠打。燭光之下，但見一個白髮老婦，一個黃口小兒，性命相撲，鬥得猛惡異常。

王氏兄弟初見商老太一上來就猛使殺手，心中還暗怪她將八卦門的功夫濫用了，對小孩兒都使絕招，逢到一流高手那怎麼辦？豈知越看越是驚訝。

商老太的一路八卦刀使得綿密狠辣，絕無破綻，雖說未臻爐火純青之境，但加上她不顧性命的那股狠勁，對手再強，本也難以抵敵，豈知一個十來歲的少年和她空手相搏，竟然漸佔上風。再拆數合，商老太已全在胡斐掌風籠罩之下，突然拍的一聲，她左頰上吃了一記耳光，接著右頰又是一記。

※※※

王劍傑道：「商家嫂子退下，我來對付這小子！」手持大刀，踏步上前。只聽「啊喲」一聲，商老太已滾在一旁，王劍傑眼前突然青光一閃，一刀迎面劈到，急忙舉刀相架。那刀改砍為削，從橫裏削來，待得斜擋，那刀又快捷無倫的改為撩刀。

原來胡斐打了商老太兩記耳光，心願已足，一勾一拿，扣住了她的手腕，隨即飛起一腿，將她踢了一個觔斗，已將她紫金刀搶在手裏，不待王劍傑走近，刷刷刷連環三刀，將他砍了個手忙腳亂。想那王劍傑是八卦門的一流高手，此時造詣，已不在當年商劍鳴之下，只因心中存了輕視之心，竟給敵人搶了先著。三招一過，才知眼前的小孩實是勁敵，急斂狂傲之氣，沉著應戰，將門戶守得嚴密異常，要先瞧清這小孩所使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刀法。

燭影搖紅，刀光泛碧。群豪緊握兵刃，瞧著兩人對刀。

福公子見這樣一個衣著敝陋的黃瘦小兒，竟與自己府中的一流好手鬥了個旗鼓相當，心中又是詫異，又感有趣，負手背後，凝神觀鬥。突然間聞到淡淡的一陣脂粉香，眼光一斜，只見馬春花已站在身旁。他挨近一步，伸過手去握住了她手。這時人人都注視著廳中激鬥，誰也沒來留心他二人，可是大庭廣眾之間，竟然如此肆無忌憚的親熱，畢竟是大膽之極。福公子沒將誰放在眼裏，馬春花卻是少女初戀，情濃之際，不能自已。

王劍傑連劈數刀，胡斐都以巧妙身法避過。王劍傑竭力辨認他武功門派，始終捉摸不定，心想他自稱是胡一刀之子，雖聽父親說過胡一刀的名頭，但胡家刀法究竟是怎麼一般家數，是剛是柔？外門內家？卻是絲毫不知，但見這少年的招數忽而凝重如山，忽而流轉似水，與一般刀法全不相同。

又鬥數合，王劍傑焦躁起來，心想自己在福公子府中何等身份，今日鬥一個小兒也要拆到數十招之外，若再糾纏下去，縱然將他殺了，也已臉上無光，當下刀法一緊，邁開腳步，繞著他身子急轉。

要知王氏八卦門的「八卦遊身」功夫向是武林中一絕，當年王維揚曾以此迎鬥「火手判官」張召重。這一發足奔行，當真是「瞻之在前，忽焉於後」，待得敵人轉過身來，又早已繞到他的背後，自己腳下按著八卦方位，或前或後，忽左繞、忽右旋，不加思索，敵人卻給他轉得頭暈眼花。但若敵人不跟著轉動，他立即攻敵背心，敵人如何抵擋？確是十分巧妙十分厲害。王劍傑自幼在父親監督之下，每日清晨急奔三次，每次絕不停留的奔繞五百一十二個圈子，臨睡之時又是急奔三次。這功夫從不間斷，每天大圈子、中圈子、小圈子一共要繞三千餘轉，二十餘年練將下來，腳步全已成自然，只須顧到手上發招便行。

本來繞圈子時手上發掌，此時改用刀劈，但見他人影飛馳，刀光閃動，霎時間將胡斐裹在垓心。胡斐乍逢勁敵，忙施展輕功閃躲，他身形靈巧，輕功又高，居然在刀風之中縱橫來去，避過了數十刀的砍削斬劈。

馬行空看得大是驚奇，心中暗叫：「慚愧！前晚見到的瘦小人影原來是他，若非見到這個少年，焉能發覺商老太的毒心？只是商家堡中臥虎藏龍並非別人，卻是這個黃瘦小孩，枉自我一生闖蕩江湖，到老來竟走了眼了。」一瞥眼忽然不見了女兒，又見徐錚也已不在廳中，微感慍怒：「如這等高手比武，一生中能有幾次見得？少年人真不知好歹，一溜子就去談情。日後成了夫妻，還怕談不夠麼？」

他那知女兒雖然確是出去談情說愛，跟她纏綿的卻不是她的未婚夫婿。

忽聽得噹的一聲大響，火花四濺，胡斐與王劍傑雙刀相交。這一響之後，接著響之不已。原來王劍傑越轉越快，越砍越是凌厲。胡斐畢竟是年幼識淺，不明他刀法路數，到後來閃避不及，只得舉刀還格。雙刀一交，王劍傑心中暗喜：「這小子武功雖然不壞，力氣究小，再砍幾刀，他兵刃非脫手不可。」當下一路急砍猛斫，胡斐被迫硬接，五六刀過後，手臂震得漸感酸麻。商劍鳴的紫金刀頗為沉重，胡斐力小，使動時本已不大順手，這時更感吃力。

王劍傑身材魁梧，胡斐的頭還及不到他頭頸，一個居高臨下，一個仰頭接招，強弱之勢更是懸殊。胡斐眼見不敵，突然靈機一動，將他一刀架開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王劍傑與他本無仇怨，見他小小年紀，居然能接下自己數十招，心中動了愛才之念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你認輸便是，我就饒你一命。」

胡斐笑道：「誰認輸了？你不過勝在生得牛高馬大，身材上佔了便宜，那又算得甚麼本事？你等一下。」說著搬過一張長凳，往大廳中心一放，縱身上凳，叫道：「咱們再來比過。」王劍傑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道：「那算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咱們話說明在先，你可不許踢動我的長凳，否則就算你輸了。」王劍傑呸了一聲，道：「天下那有這般比武法子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我人未長足，自是沒你高。你若不願，五年後等我長得跟你一般高了，再來決個勝敗。」

胡斐平時聽平阿四談論他父親胡一刀的威風，只道學得父親遺書上的武功之後，也可如父親一般所向無敵，豈知一上手就給商老太扣住脈門，結結實實的挨了一頓好打。那還可說自己一時不防，這時跟王劍傑一動手，才知自己雖然刀法大勝於他，功力卻和他差得太遠，因而交代了這幾句話，就想乘機脫身。

那知王劍傑一來丟不起這個臉，二來自恃必勝，罵道：「小猴兒崽子，不踢你這凳又怎麼了？怕老爺劈不死你麼？」說著揮刀向他腰間削去。

胡斐橫刀一封，二人又交上了手，此時胡斐卻已高過了對方，他在長凳上奔左竄右，掄刀而戰，那凳子有五尺來長，王劍傑若再繞著轉動，轉的圈子太大，跟他二十多年來所練的圈子大小不同，這是熟練了的功夫，臨時改變不來，當下改使一套刀中夾掌、掌中夾刀的武功，要以剛猛的刀風掌力，將對方震下凳來。胡斐知他心意，不停縱躍竄避，不再硬接。王劍傑雖是專修八卦一門武功，但那八卦門中武功也甚繁複，單是刀法，就有大架、小架、內架、外架諸項變形。他刀法一變，左揮右削，專砍敵手下盤。胡斐躍起躲閃。王劍傑削得數刀，見胡斐又已躍起，不待他落下，跟著一刀貼凳橫削，收刀時自左向右拖轉，胡斐如落腳踏上長凳，一足非給削斷不可，要避過這兩削，只有離凳落地。

好胡斐，當真是計謀百出，眼見勢在兩難，突然伸腳尖在長凳左端用力一點，借勢上躍，那長凳驀地豎立。這一下真出其不意，砰的一聲，長凳翻上來的右端，正好撞中王劍傑下巴，勢道可還著實不輕。胡斐卻已站在豎起的長凳頂端，居高臨下，掄刀砍將下來。這一下變故甚是滑稽，旁觀眾人忍不住失笑。

王劍傑大怒，揮刀砍了幾招，只因胡斐在高，自己大處劣勢，也顧不得曾答應不動他的長凳，左腿飛出，踢翻長凳，跟著一刀「上步劈山」，向胡斐胸口剁去。胡斐人未落地，橫刀一架，藉著他一剁之勢，竄出半丈，一俯身，左手舉起長凳，當作一條長形盾牌，以長凳擋架敵刀，右手的紫金刀卻一刀刀的遞將出去。

王劍英見兄弟久戰不下，早已皺起了眉頭，旁觀眾人中陳禹、殷仲翔、古般若、馬行空等均是江湖好手，眼見戰局變幻，胡斐早已落敗，王劍傑卻始終拾他不下，均是暗暗稱奇。

此時胡斐左凳右刀，兵刃上大佔便宜。那長凳是紅木所造，甚是堅硬，被王劍傑連砍幾刀，卻砍之不斷。胡斐躲在凳後，反而不住搶攻。王劍傑罵道：「小猴兒，老爺叫你知道厲害！」猛地裏一招「上歪門」，揮刀斜砍，登的一聲，一刀砍中在凳正中，豈知這一下使力太強，刀刃深入凳內，回手一拔竟然拔不出來。他正要加力回奪，突見紫光一閃，對手的刀尖已刺向自己小腹。這一招猶如流水行雲，來得好快，王劍傑一驚，只得撒手放刀。但他明明已經得勝，被這小孩胡混奪去兵刃，心中焉肯甘服？當即空手進擊，這位八卦刀名家竟要以一雙肉掌挽回臉面。

只見他點打戳拿，劈擊壓撞，雙掌在刀縫中搶攻而前，威勢竟是不下於使刀之時。胡斐力弱，挺著一隻笨重的長凳，如何能與他輕捷的空手相敵？眨眼間連遇險招，拍的一響，肩頭被他一掌擊中，險些跌倒。旁觀眾人一齊叫了起來。

胡斐忍住疼痛，左手將長凳一送一放，隨即抓住凳面上的單刀刀柄，右足在凳上猛踢一腿，長凳離刀，向王劍傑撞去。王劍傑見他拚鬥不依常法，一味胡混，大有相辱之意，心中越怒，雙掌疾向長凳劈去。這長凳先前已受刀砍，再加掌力一震，喀喇一響，登時斷為兩截。胡斐卻已雙刀在手，著地捲來。

王劍傑空手對雙刀，絲毫不懼，右手拿，左手鉤，突然間胡斐驚叫一聲，左手刀已被他夾手奪去，王劍傑將鋼刀往地下一摔，仍是空手對刀。他在掌法上浸淫二十餘年，使將出來果然凌厲已極。商寶震在旁瞧得又是沮喪又是喜歡，沮喪的是自己自幼苦學，只道已窺堂奧，但與這位師叔相較，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練到他這樣的功夫，喜歡的是本門武功如此神妙，只要不斷修習，前途自是不可限量。猛聽得王劍傑暴喝一聲：「去！」胡斐紫金刀脫手飛出，忙向後躍開。

王劍傑雙掌一並，排山倒海般擊將過來。胡斐眼見抵擋不住，情急智生，忽地指著他哈哈大笑。王劍傑給他笑得莫名其妙，收掌不發，楞了一楞，罵道：「小子，你笑甚麼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我幫手來啦，不再怕你們這許多大人齊心合力欺侮我一個孩子。」王劍傑一愕，自忖：「我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跟這小鬼頭一般見識，到底該是不該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我這就接我幫手去，你們都在這裏等著，可別害怕了逃走。」乘著王劍傑遲疑未定，急步向廳門走出，便想乘機溜開。

商老太已拾起紫金八卦刀，縱上攔住，喝道：「小雜種，你想逃麼？」可是她知這小孩的武功在自己之上，卻也不敢十分逼近。

就在此時，忽聽得遠處馬蹄聲響，急馳而來。靜夜之中，蹄聲異常清晰，本來快馬狂奔，蹄聲繁密，也是常事，但說也奇怪，這匹馬落蹄之聲猶如急雨，得得得得，得得得得，比兩匹馬同時奔跑的蹄聲還更緊密。廳上諸人多半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鋼刀快馬，原是家常便飯，但聽得蹄聲截然有異，不禁臉上均現詫異之色。霎時之間，那馬已奔到了堡前，但聽莊丁呼叱聲，堡門推開聲，莊丁翻跌聲，兵刃落地聲接著響起。眾人愕然相顧之際，廳口已多了一人。

蹄聲初起是在三數里外，但頃刻之間，此人已闖進堡來，現身廳口，其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，真是罕見罕聞，堡中一聞警訊，便要轉個禦敵的念頭也來不及，別說分派人手了。群豪聳動之下，目光一齊注視在來人身上。

※※※

只見那人五十歲左右年紀，穿一件腰身寬大的布袍，上唇微髭，頭髮已現花白，中等身材，略見肥胖，笑吟吟的面目甚是慈祥，右手攜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。瞧他模樣，就似是一個鄉下的土財主，又似是小鎮上商店的掌櫃，隨口就要說出「恭喜發財」的話來，雖然略覺俗氣，卻是神態可親，與進堡時那股剽悍凌厲的勢道全不相符。

胡斐說有幫手到來，原是信口開河，只盼眾人一個不提防，就此溜走，豈知事有湊巧，剛好有人趕進堡來。他乘著眾人群相注視那胖子之際，繞到各人背後，慢慢走向廳門。

但旁人一時忘記了他，商老太可沒忘記，她只在胖子初進來時瞧了一眼，目光始終不離胡斐，見他要逃，立時厲聲喝呼，縱身而前，伸掌往他背心拍去，這一掌正是八卦掌絕招之一的「背心釘」，只要拍中了，當場要叫他骨斷臟裂，嘔血而死。那胖子見她以如此毒辣手法對付一個孩子，「噫」了一聲，正要出手相救，卻見胡斐身形一動，左手倒鉤，帶著她手掌往旁一甩，便將這記絕招化解了。商老太一個踉蹌，跌出三步方才站定。那胖子見胡斐瘦瘦小小的一個孩子居然有此武功，大是驚奇，不由得連連向他望了幾眼。

王劍英見了這個胖子，依稀有些面熟，一時卻想不起來，抱拳說道：「尊駕高姓大名？暮夜光臨，有何見教？」那胖子抱拳還禮，說道：「不敢，兄弟姓趙。」王劍英猛地省起，說道：「啊，原來是紅花會趙三爺光臨，真得恕小弟眼拙。」群豪一聽，眼前此人竟是紅花會的大頭領千手如來趙半山，無不聳然動容。

六年前紅花會英雄火燒雍和宮，大鬧紫禁城，乃是轟動武林的大事，天下皆知（請參閱拙作《書劍恩仇錄》）。此後紅花會便默默無聞，江湖上傳言，群雄豹隱回疆，不料趙半山突然在此出現。王劍英年輕時曾在鏢局中見過他一面，但事隔二十餘年，趙半山早已非復舊時容顏，因此初見面時竟然難以憶及。此時他加倍留神，滿臉堆歡的說道：「趙三爺是一人前來山東，還是紅花會眾位英雄一齊出山了？先父生前常提及紅花會眾位英雄，好生記掛。」

趙半山性子慈和，胸無城府，跟誰都合得來，隨口答道：「是小弟一人有點私事，來到山東。請問令尊是……」王劍英聽得他只有一人，放下了一大半心，暗道：「若是他會中兄弟傾巢而出，在這裏撞見了可不好辦。」於是答道：「先父是鎮遠鏢局……」趙半山接口道：「啊，原來是王老鏢頭的賢郎，怎麼老鏢頭仙遊了啦？」臉上神色黯然，卻是真正的難過。王劍英道：「先父已去世五年了。這是舍弟劍傑。」他轉頭向王劍傑說道：「趙三爺太極拳、太極劍、暗器功夫，三絕天下無雙，今日真是幸會。」

他正要替各人引見，王劍傑心直口快，已接口道：「這位陳兄也是太極門的，兩位本來相識麼？」說著向太極手陳禹一指。

趙半山「哼」了一聲，慈和的臉上登時現出一層黑氣，向陳禹從頭看到腳，又從腳看到頭，細細打量。陳禹見他臉色忽變，微覺侷促不安，給他這麼一瞧，更是尷尬。趙半山攜來的女孩突然伸手指著他，大聲道：「趙叔叔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」聲音尖細，語聲中充滿了憤怒。

陳禹見這小女孩膚色微黑，臉上滿是痛恨之色，自己卻從未見過，當下轉過頭向王劍傑道：「趙三爺是南派溫州太極門，兄弟是直隸廣平府太極門，我們是同派不同宗。趙三爺是我們前輩，兄弟向來仰慕得緊。」說著走近身去，抱拳為禮，神色甚是恭謹。

那知趙半山宛如不見，雙手負在背後，對他不理不睬，轉身向王劍英道：「王兄，兄弟今日來得魯莽，先向各位謝過。」說著團團作揖。眾人連忙還禮，都道：「好說好說，趙三爺太客氣了。」只把陳禹氣得半身冰涼，拱著的手一時放不下來，僵在當地，心道：「我幾時得罪你了？你名頭雖大，難道我當真怕了你不成？」

王劍英指著胡斐道：「這位小兄弟跟我弟妹有點過節，那也是他上代結下來的樑子。現下我師弟人也過世多年了，我們衝著趙三爺的金面，這件事揭過不提。大家罷手如何？」說著哈哈大笑。原來他與商劍鳴向來不和，本就無意為他報仇，此時更想賣趙半山一個好。趙半山愕然不解。商老太卻已叫了起來，罵道：「甚麼趙半山，趙一山。到得商家堡來，誰都別想撒野！」趙半山道：「王兄說的是甚麼，小弟可不明白。」王劍英道：「我這弟妹是婦道人家，趙三爺別理會她。來來來，小弟借花獻佛，敬趙三爺一杯。」說著便去斟酒。

胡斐知道再說下去，自己的謊話立時就要拆穿，於是大聲說道：「趙三爺，這些飯桶吹牛，那也罷了。他們卻說紅花會個個都是膿包，又說八卦掌的功夫天下無敵八，說他們門中的老英雄單憑一柄八卦刀，打敗了紅花會所有人物。小的聽不過了。因此出來訓斥。他們卻偏生不服，跟我動手。趙三爺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這個理要請你來評一評了。」

趙半山全不知他們爭些甚麼，但當年王維揚曾和紅花會對敵，這件事卻是有的，紅花會也沒憑武力勝他，只是使計逼得他服輸，想來王劍英、劍傑兄弟說起此事時，定是誇他父親英雄了得，那也是人情之常，於是便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王老鏢頭武功高強，我們眾兄弟個個都是十分佩服的。」突然間目光如電，射向陳禹，說道：「陳師傅，請你跟我出去，咱們借一步說話。」

陳禹心中一凜，說道：「在下和趙三爺素不相識，不知有何吩咐？這兒各位朋友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漢子，有話就請在此明說不妨。」趙半山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是我太極門門戶之恥，何必讓旁人知曉？」陳禹臉上變色。退後一步，朗聲道：「你是溫州太極，我是廣平太極。咱們同派不同宗。我管不著你，你也管不著我。」趙半山道：「就只為陳兄手段太過厲害，廣平府太極門沒人敢出頭，兄弟才萬里迢迢的從回疆趕來。兄弟到了北京，聽說陳兄到山東來啦，一路尋訪而來，總算是天網恢恢。」

眾人聽他用到「天網恢恢」四字，都是吃了一驚，不知陳禹在門戶中幹了甚麼歹事，累得這位趙三當家萬里追尋。

陳禹精明強幹，在江湖上成名多年，名頭固不及趙半山響亮，卻也是北派太極門的佼佼者，何況跟了福公子後，有了極強的靠山，對趙半山毫不畏懼，厲聲道：「我先前尊你一聲前輩，那是瞧在你的年紀份上。你我南北太極各有所長，憑你就能壓得了我嗎？」語聲甫畢，一招「玉女穿梭」，猛向他肩頭拍去。

趙半山追奔數月，辛勞萬里，為的就是眼前這一招，一見陳禹出手，從這招「玉女穿梭」之中，於他武功修為已瞭然於胸，當下身軀微蹲，一招「雲手」，帶住他的手腕向右一引。陳禹立足不定，登時全身受制。要知各派太極，拳招都是大同小異，強弱差別全在各人的悟性與功力不同。

天龍門好手殷仲翔是陳禹至交，當趙陳二人口頭相爭之時，他已拔劍在手，躍躍欲試，眼見陳禹一招即敗，便即挺劍向趙半山身後刺去，喝道：「放手！」趙半山更不回身，順手在陳禹腰間抽出佩劍，回劍一擋。這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，雙劍一交，噹的一聲，殷仲翔的長劍已斷成兩截。趙半山右手一送，又將長劍插入陳禹腰間劍鞘。

群豪見他一招制住太極門好手陳禹，一劍震斷了天龍門好手殷仲翔長劍，制敵拳法之精，拔劍出手之快，斷劍功力之純，還劍眼力之準，皆是生平罕見，不由得盡皆失色。

趙半山向陳禹冷然道：「怎麼？你出不出去？」陳禹臉上青一陣紅一陣，驚惶不定。

突然間金光閃動，七枝金鏢分從上下左右向胡斐急射過去。原來商老太眼見報仇之望行將成空，見眾人注目趙陳二人，正是良機，猛地一口氣同時發出七枝金鏢。她與胡斐相距不過丈許，這一下陡然發難，對方要能將七枝金鏢盡數躲過，當真是千難萬難。她十餘年來處心積慮的要為丈夫復仇，知道苗人鳳與胡一刀武功卓絕，光明正大的動手，絕難取勝，因此鏢上都餵了見血封喉的劇毒。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胡斐叫聲：「啊喲！」急忙撲倒，上面三枝鏢雖能避過，打向他小腹和下盤的四枝鏢卻再也無法閃躲。

趙半山跨上一步，伸出長臂，一撈一抄，半路上將七枝鏢盡數接在手中。他外號叫做「千手如來」，「如來」是說他面和心慈，「千手」卻是說他發暗器、接暗器，就像生了一千隻手一般，這抄接暗器，正是他生平最擅長的絕技。眾人只覺眼前一花，也沒看清他如何出手，七枝金鏢已到了他手中。別說七枝，就七七四十九枝金鏢齊發，他也不放在眼中。燭光下見鏢頭帶著暗紅之色，拿到鼻邊一嗅，果有一股甜香，知道鏢尖帶有劇毒。他是使暗器的大高手，卻最恨旁人在暗器之上餵毒，常言道：「暗器原是正派兵器，以小及遠，與拳腳器械，同為武學三大門之一，只是給無恥小人一餵毒，這才讓人瞧低了。」

他回過頭來，向商老太狠狠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王維揚王老爺子何等英雄，他教人暗器餵毒麼？教人這般卑鄙偷襲麼？更何況以這般手段對付一個小孩。」這幾句話大義凜然，王氏兄弟不由得暗自慚愧。

商老太見王氏兄弟低下了頭，大聲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竟然上商家堡來欺人？只可嘆我先夫商劍鳴死後，八卦門中再無英雄好漢。我兒子年幼，老婆子是女流之輩，只好容得你欺侮。」忽然放聲哭道：「劍鳴啊，你一死之後，八卦門就只剩下一批狗熊了，只知道奉承外人，再沒半個有骨氣之人，能給門戶爭一口氣。劍鳴啊，趕明兒起，我叫你兒子改投太極門，別讓他在江湖上灰頭土臉，一輩子讓人看輕了。劍鳴啊，想當年你何等英雄，早知今日如此，這柄八卦刀你就該帶入棺材，也免得在這裏出醜露乖。」她哭一聲，罵幾句，將八卦刀拋在地下，又用腳踏，又吐唾沫。只氣得王氏兄弟滿腔怒火，可又不能當著外人之面和她爭吵。

趙半山急欲帶著陳禹離去，只是見商老太以如此毒辣手段對付胡斐，自己一去，這小孩必遭毒手。他雖與胡斐毫無瓜葛，但事見不平，焉能袖手不理？向王氏兄弟抱拳道：「這孩子我今日就帶了去，日後再謝二位盛情。」

王劍英還未答話，商老太卻又哭叫起來：「劍鳴啊，你早早死了倒也乾淨，不必見到這般丟人現眼之事。你師弟號稱八卦門高手，卻鬥不過一個十多歲的孩子，連看家門的一柄刀也讓人家奪了。你師兄更加怕那小孩，只盼他快些遠遠離開……」

王劍英給她激得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喝道：「住嘴！」轉身向趙半山道：「趙三爺，適才我弟妹之言，你都聽見啦。今日不是在下不給趙三爺這個面子，只是若憑這小孩如此而去，八卦門在江湖再難立足，兄弟也沒臉做人。」趙半山心想：「這話倒也是實情。」於是向胡斐說道：「孩子，你怎地得罪兩位王師傅了？快磕個頭陪了禮，隨我出去。」

趙半山見識老到，這一次卻說錯了話，他見胡斐適才將商老太這一帶，身手雖然不弱，總是個孩子，那知胡斐天生豪邁，豈肯輕易向人低頭？笑道：「趙三爺，你叫他向我磕頭？這個我可不敢當。」趙半山一愣，心道：「這小子怎地如此貧嘴？」

王劍英本想胡斐一陪禮，就此下台，聽他如此回答，心中怒極，但不願在趙半山面前顯得少了涵養，當下仍是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武功果然不錯，也怪不得你狂妄。來來來，王某領教你幾招。」

胡斐躍到廳心，呼的一拳，迎面就往王劍英鼻子上打去。王劍英微微一笑，順手還了一掌。

王劍英這一掌拍出去時輕輕巧巧，但掌到半路，已是挾著一股疾風，向胡斐撲面擊去。趙半山心道：「這姓王的家學淵源，掌上勁力果然非同凡響。」他生怕這一掌就將胡斐擊得重傷，當即身子微向前傾，預擬於危急之時，出掌拍向王劍英後心，以卸掌力。

那知小胡斐身法奇快，上身一側，王劍英一掌已然打偏。但王劍英是當世八卦門中第一高手，左掌打歪，右掌毫不停留，已自右上向左下斜劈下去。胡斐雙拳一舉，拍的一響，這一掌正好劈在他的拳上。

胡斐叫道：「啊喲，好痛！」驀地裏「沉肘擒拿」，伸手抓他左手「曲池穴」，這一招極其怪異，王劍英一怔，向後躍開一步。商老太與馬行空對望了一眼，心中均道：「怎麼這孩子也會使這怪招？」原來當日閻基劫鏢，與馬行空動武，十餘招怪招之中，就是有這招「沉肘擒拿」。

王劍英一退又進，使招「猛虎伏樁」，探掌切胡斐左臂。胡斐半轉身子，「鉤腿反踢」，又是一記怪招。這一來，馬行空等固然更是詫異，連見多識廣的趙半山也暗覺奇怪。王劍英見他招法中隱含相辱之意，心道：「若不給你吃點苦頭，可叫人家小看了八卦門。」他雖與胡斐動武，心中卻那將這孩子當作對手，一招一式，全是露給身旁的大名家趙半山觀看，因之出手凝重，圓轉如意，不敢失了半點名家的身份，只因心有旁屬，招數上竟是不求狠辣，唯恐讓趙半山小覷了，說一句：「名門高弟，豈能如此浮囂？」這麼一來，他掌法中固然是沒半點破綻，但要數招之間制住對方，竟也不能。

商寶震自幼苦練過八卦掌，只見這位大師伯出手平淡無奇，使的全是八卦掌中最淺近的招數，還道他忌憚趙半山，存心敷衍，無意真與父親復仇，心下暗暗惱怒。他那知王劍英這些平淡無奇的掌法之中蘊含數十年苦功，胡斐初時跳跳蹦蹦，怪招迭出，到得後來，已全在對方掌風籠罩之下。王劍英掌力催動，漸漸將胡斐制住，使他每一拳打出，每一腳踢出，立時受到八卦掌掌力的反推。此時他若要發勁打傷胡斐，原已不難，但他有意在趙半山面前顯示身手，要累得胡斐筋疲力盡，跪地求饒，自己卻始終瀟灑自如，行若無事。須知武術最難企及的境界，乃是舉重若輕，要使力而不見費力，發勁而不見用勁。每一個武學名家練到最後，都是向這境界致力。至於吆喝酣鬥，揮汗喘氣，那自是最下乘的了。

趙半山知他用意，心想既然如此，這小孩暫無性命之憂，且看他支持得幾時。眼見胡斐已是身不由主的為對方掌力帶動，腳步踉蹌，突然間一個觔斗翻出，右手在地下一撐，雙腿同時橫掃。這一下又是一記怪招，王劍英躍起避過，胡斐往地下一坐，雙腿連環上踢，霎時之間竟踢了七八腿，又是詭異，又是迅捷。拳法中原有「連環鴛鴦腿」的招數，但左腳踢出之後，右腳跟著飛踢，再要踢第三腿時，終須有一腳先行著地，縱快也有限度，此時胡斐坐在地上，雙腳凌空，彼落此起，出腿如電，竟將王劍英踢了個手忙腳亂。

馬行空與商老太又是互視了一眼，心道：「這記怪招卻非閻基所會，看來這小孩所學的武功，還較閻基為多。」果然不出二人所料，胡斐一翻身，立時雙肘推後，此時他與王劍英背脊對著背脊，他身子既矮，出招又快，這兩下肘錘，竟都撞在王劍英的屁股之上。臀上多肉，他又人小力弱，這兩記肘錘自是傷不到對方，但旁觀眾人卻忍不住失笑。

王劍英大怒，回身呼的一掌，當胸劈去，但見他臉色猙獰，已顧不得甚麼瀟灑，甚麼風度。趙半山心中暗嘆：「威震河朔王維揚的兒子，不及乃父多矣！」他一面觀鬥，眼角間卻始終沒一刻離開了陳禹，決不容他俟機逃脫。

胡斐見對方雙掌猶如疾風暴雨般襲來，心下也不自禁駭怕，對方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自己全靠拳譜中一些家傳怪招，仗著對方不識，出手有所顧忌，這才勉力支撐了這些時候，已屬極度難能。其實胡家拳譜上這些怪招乃是練功所用，旨在鍛煉身手，不求克敵制勝，真正與人動手的招數，錄在拳譜的最初數頁之後。胡斐功力未到，難以領會，只得施展這些練功用的紮根基招式。想那飛天狐狸、胡一刀等均是一代大俠，若是與人動手之際也是這般不倫不類、怪模怪樣，豈非大失身份？

又鬥十餘招，胡斐左支右絀，大感狼狽，突見王劍英左掌往外一穿，當即閃身向右避過，王劍英右掌「遊空探爪」，斜劈下來。這一下好不勁急，胡斐忙矮身沉肩，雖將這一掌之力卸下了七成，還是被他掌力震得一交摔倒。

眾人驚呼聲中，王劍英又是一掌劈了下去。趙半山大怒，心道：「虧你也算是個成名人物，小孩子已給你打倒，怎麼還下毒手？」他太極拳的功夫講究遲出先至，後發制人，敵人招數越是用老，出手時收效越大，只等王劍英掌緣挨近胡斐身上，立即發招相救。

突然青光一閃，王劍英疾收左掌，側身起腿。原來胡斐跌倒之時，見身旁有半截劍頭，正是殷仲翔被震折的斷劍，情急之下，伸手抓起，向敵人拍下來的掌心刺去。這一下章法變幻，若非王劍英躲閃得快，掌心給他刺個窟窿也不希奇。胡斐一招得手，立即一個打滾，左手在地下一撈，右手用斷劍割下一塊衣襟，裹了折斷的劍刃，笑道：「王大爺，我的手短，你的手長，咱二人比武太不公平。我把右手接長點兒，你若害怕，就取出八卦刀來好了。」

自從「飛天狐狸」以降，胡家歷傳各代都是智計過人。胡斐心知空手打他不過，乘機拾起斷劍用作兵器，但怕對方使兵刃，卻搶先激他一激。王劍英何等身分，明知吃虧，那肯跟他平手對刀，料定他多拿一柄斷劍也管不了用，只哼了一聲，八卦掌中夾著擒拿手，逕來抓他握著斷劍的手腕，左掌發勁，劈向他的面門。

胡斐轉動劍頭，當作蛾眉刺使，一面遞招，左手忽地往頭頂一拉，取下氈帽，笑道：「我右手有劍頭，左手有盾牌，瞧你奈何得了我？」將氈帽當作盾牌，往他左掌一擋。王劍英心道：「臭小子，這麼一擋，你左腕非斷不可。」掌上又加了三分勁道，向破氈帽上擊了下去。

忽聽得王劍英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向後躍開丈餘，這一聲叫喊，聲音慘厲，竟似受了重傷模樣。眾人一齊望著他，只見他左掌心中鮮血淋漓，不知因何受的傷。王劍英怒極，戟指胡斐喝道：「你，你……你這爛氈帽中藏著甚麼？」

胡斐將氈帽戴回頭上，左手中赫然握著一枝金鏢，笑道：「這是你八卦門的暗器，須不是我帶來的。我隨手在地下撿了一枝，想偷偷拿回去玩兒，你卻定要揭穿我的底兒，好吧，這一枝小小金鏢我也不希罕。」說著手一揚，對準他胸口射了過去。

王劍英側過身子，伸手一抄，要將金鏢抄在手裏。他先側身，再伸手，那是對胡斐已存了忌憚之意，怕他發鏢的手法又是十分怪異，一個抄接不到，不免打中了胸口。豈知他這一伸手卻接了個空。胡斐手勢是向前發鏢，其實手指上使了一股反勁，將金鏢射向身後。

站在他背後的正是商老太，突見金光一閃，鏢已到面前，急忙縮頭，噗的一聲，那枝金鏢打進她的髻子，顫巍巍的幌了幾幌。商寶震只嚇得心驚肉跳，撲到母親跟前，叫道：「媽，可傷著你麼？」

自胡斐出手以來，幾乎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異想天開，叫人防不勝防，這一下花巧異常的發鏢，更是眩人心目。眼見商老太在間不容髮之中死裏逃生，人人盡皆駭然。趙半山撚鬚微笑，心想這般前揚後發的鏢法，自己原也擅長，若是自己出手，就有十個商老太，也一齊打死了，只是這小孩裝模作樣的逼真神態，卻遠非自己所及。

趙半山隨即想起，叫道：「王師兄，快捏住脈門，鏢上有毒。」商寶震一凜，叫道：「我去取解藥！」說著飛奔入內。

王劍英一副執拗的狠勁，倒與他過世的父親差不多，掌心一受鏢傷，只覺左手麻癢，聽得趙半山這麼一叫，右手拉斷衣帶，緊緊纏住左腕，臉色鐵青。王劍傑手足關心，搶過來幫他纏腕。王劍英左手一甩，喝道：「走開！」王劍傑不提防給他猛力一甩，退開兩步，愕然相顧，叫道：「大哥！」王劍英揮起傷掌，呼的一聲，疾往胡斐頭頂拍到，腳下飛跑，竟然使出「遊身八卦掌」的絕招，此時再不容情，決意要取這可惡的狡童性命。

胡斐學成武藝之後，初次是與商寶震對敵，其後對戰商老太和王劍傑，此時與王劍英對掌，已是第四個對手。越戰得久，他心思越是開朗，怯意既去，盡力弄巧以補功力之不足。這「遊身八卦掌」曾在王劍傑手下領教過，當時手忙腳亂，險些命喪刀底，此刻已明白其中奧妙所在，心知若是跟他亂轉，必定累得頭暈眼花。幌眼之間，王劍英已轉到自己身後，突然想起胡家拳譜上有一門「四象步」，步法雖是單純，卻似大可用得，當下不及細加思索，一見敵人轉到身後，立即向前跨了一步。就在這時候，王劍英呼的一掌，也已擊向他的後心。

眾人眼見胡斐背後門戶洞開，全無防禦，不禁為他擔心，不料他輕輕巧巧的大步跨前，王劍英這一掌竟爾打空。那「遊身八卦掌」只要一使動，再無停歇，不管出掌是否打中，腳下絕不停留，一掌掌的連綿發出。胡斐面向廳門，見王劍英搶到右邊，登時向左跨了一步，他腳下跨步，正與王劍英發掌同時而作，使得這一掌又是打空。

要知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這「四象步」與「八卦掌」，其理原有共通之處。胡家拳譜上的「四象步」乃練習拳腳器械的入門步法，並不能用以傷敵，胡斐早已練得極是純熟。鬥到後來，他索性雙手叉腰，凝神注視對手，也不理王劍英是否發招，只要他奔到左方，就向右一步，奔到前方，就退後一步。不論對方如何忽前忽後，忽東忽西，他總是好整以暇的前一步、後一步、左一步、右一步，來來去去只是四步，妙在拿捏分寸恰到好處，而這步法又與八卦掌步法的八卦方位絲絲入扣，每一跨步，均與對手的行動若合符節，倒似與王劍英長期共習，練成了套子一般。

那「遊身八卦掌」一出手就是連續不斷的四八三十二招，王劍英越打越是焦躁，卻連手指尖也碰不到胡斐身上。趙半山看得暗自嘆息：「這人徒學父藝，只知墨守成法，臨敵時不能隨機應變，另創新意，看來王維揚是後繼無人了。」眼見他第二節的三十二招八卦掌也已使完，商寶震取來解藥，叫道：「大師伯，服了藥再收拾那小子。」這時王劍英的左臂已漸漸不聽使喚，知道毒氣上行，當下躍出圈子，接過解藥吞服。

趙半山道：「王師兄，我瞧……」王劍英知他定是出言勸解，待他話一出口，自己若不聽從，倒顯得不給他面子，當即搖了搖手，搶上前又舉掌向胡斐擊去。只見他步法極小，出掌也甚凝重，原來是使出八卦門中最厲害的「內八卦掌法」來。先前王劍傑只虛使內八卦短架，就制得商寶震無法動手，王劍英的功夫，又比乃弟精湛得多，這內八卦掌法，出手雖短，每一掌都是凌厲狠辣。

胡斐硬接了三招，登感不支，心中暗叫：「糟糕！」眼見對方步子向左跨出，猛地提腳往他左腳背後上踩落。王劍英罵道：「你作死麼？」腳一縮，右腳踏出時就錯了八卦方位。王維揚教子習藝之時，規定極為嚴厲，不得有分毫差失，偏生這大兒子又是天性固執，臨敵時腳下定須踏正方位，才肯出招。待他雙腳移正，胡斐又是一腳對準他腳背踩了下去。這般胡鬧的打法，原是任何成名的英雄所不屑為，胡斐卻一味頑皮取鬧，連踩幾腳，王劍英心神微亂。胡斐見到有機可乘，猛地一掌，就往他小腹上擊去。王劍英叫聲：「好！」雙掌齊出，推在他的掌上。

這是硬碰硬的對掌，再無討巧之處，胡斐全身一震，左掌跟著力推，但仍感對方壓力沉重無比，此時若稍一退讓，內臟立為對方掌力所傷，只得奮力抵擋。

趙半山見胡斐已然輸定，笑道：「孩子，你輸啦，還比拚甚麼？」伸手在他背上輕輕一拍，一股內力從他身上傳將過去。王劍英雙臂一酸，胸口微熱，急忙撤掌後退。趙半山道：「王兄，你的功力自比這孩子高得多，那還用比甚麼？」他輕拍胡斐的肩頭，讚道：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再過五六年，連我也不是你的敵手啦。」言下自然是說：你王老兄更加不用提了。

王劍英臉上一熱，自知功夫與趙半山差得太遠，要待交代幾句場面話，跟這孩子卻又不知從何說起，不由得怔在當地，一言不發。王劍傑見兄長的左掌紫黑，中毒甚深，向商老太道：「有沒有外敷的解毒藥？」商老太搖搖頭。趙半山從懷中取出一個紅色小瓶，拔開瓶塞，說道：「兄弟自合的解毒藥，很有點兒功效。」王劍傑知他是使暗器的大行家，身上不帶解毒藥則已，若是攜帶，定然應驗如神，他掛念兄長安危，伸出手掌。趙半山在他掌心倒了少許，笑道：「儘夠用了。」這一來，王氏兄弟無論如何不能再對胡斐留難。

# 第四章 鐵廳烈火

趙半山雙手負在背後，在廳中緩步來去，朗聲說道：「咱們學武的，功夫自然有高有下，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，行事無愧於天地，那麼功夫高的固然好，武藝低也是一般受人敬重。我趙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行事歹毒、卑鄙無恥的小人。」他越說聲音越是嚴厲，雙目瞪著陳禹不動。

陳禹低下了頭，目光不敢與他相接，突然一瞥眼之間，嚇了一跳。原來商老太發出七枝金鏢，給趙半山接住後擲在地下。胡斐用一枝鏢刺傷王劍英後，接著對掌，那枝鏢仍是丟落在地。這時趙半山在廳中來去，足下暗暗使勁，竟將七枝金鏢踏得嵌入了方磚之中，鏢與磚齊，甚是平整。眾人見陳禹臉上變色，順著他眼光一看，都是大為驚奇，知道他露這手功夫，一來是警告商老太不得再使歹毒暗器，二來是要逼陳禹出去算帳，叫旁人不敢阻攔。

陳禹四下一望，但見王氏兄弟忙著裹傷，商老太與商寶震咬牙切齒，馬行空微微點頭，殷仲翔臉如死灰，知道沒一個敢出手相助，將心一橫，大聲道：「好啊，平素稱兄道弟，都是好朋友，今日我姓陳的身受巨賊脅迫，好朋友卻到那裏去了？姓趙的，咱們也不用出去，就在這裏動手吧。」趙半山剛說得一個「好」字，忽聽背後風聲響動，知有暗器來襲，接著聽得一聲喝道：「好朋友來啦！」

趙半山也不回頭，反過手去兩指一夾，接住了一把小小的飛刀，但覺那飛刀射來勢道勁急，全是陽剛之力，接在手上時刀身微微一震，和福建莆田少林派發射暗器的手法又自不同，笑道：「這位好朋友原來是嵩山少林寺的，可是不疑大師的高足嗎？」

發射這柄飛刀的，正是嵩山少林派的青年好手古般若。王氏兄弟、殷仲翔、陳禹等都是一驚，但見趙半山並未回身，尚未見到古般若的人影，卻將他的門派師承猜得一點兒不錯。

趙半山心中卻想，我紅花會只僻處回疆數年，離中原並無多時，看來名頭已不及往時的響亮，我要保護一個孩子，叫一個人出外，居然不斷有人前來阻手阻腳，今日若不立威，倒叫後生小子們將紅花會瞧得小了，當下朗聲說道：「你這位好朋友站著可別動。」不等古般若回答，雙手向後揚了幾揚，跟著轉過身來，兩手連揮，眾人一陣眼花繚亂，但見飛刀、金鏢、袖箭、背弩、鐵菩提、飛蝗石、鐵蓮子、金錢鏢，叮叮噹噹響聲不絕，齊向古般若射去。

王劍英大駭，叫道：「趙兄手下容情。」趙半山一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自該手下容情。」

眾人瞧古般若時，無不目瞪口呆。但見他背靠牆壁，週身釘滿了暗器，卻無一枚傷到他的身子。古般若半晌驚魂不定，隔了好一陣，這才離開牆壁，回過頭來，只見百餘枚暗器打在牆上，隱隱依著自己身子，嵌成一個人形。他慘然無語，向趙半山一揖到地，直出大門，也不向福公子辭別，逕自走了。

趙半山此手一露，即是處了陳禹死刑，更還有誰敢出頭干預？但陳禹臨死還是強口，說道：「自來官匪不兩立，我一死報答福公子，那便是了。」趙半山大怒，向王劍英等說道：「本來太極門中出此敗類，是在下門戶之羞，原想私下了結，可是他非叫我抖個一清二楚不可。」陳禹自己卻也真不知道，甚麼事上得罪了這位紅花會三當家，要知他為人精明圓滑，原是不易與人結怨的，便接口道：「不錯，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你說了出來，請大家評個道理。」

趙半山「哼」的一聲，指著那個黑膚大眼的小姑娘，問道：「你不認得這小妹妹麼？」陳禹搖頭道：「不認得，從來沒見過。」趙半山道：「就可惜你認得她父親。她是廣平府呂希賢的女兒。」

此言一出，陳禹本來慘白的臉色更加白得可怕。眾人「哦」的一聲，齊向這女孩望去。這女孩只有十二三歲，但滿臉風霜，顯是小小的一生之中已受過許多困苦折磨。她指著陳禹，厲聲說道：「你沒見過我，我可見過你。那天晚上你殺我兄弟，殺我爹爹，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每天晚上做夢，沒一次不見到你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陳禹又是確曾做過那件事，張口結舌的「啊，啊」幾聲，沒再分辯。

趙半山向眾人雙手一拱，說道：「這姓陳的說得好，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我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說出來請大家評個道理。各位想必都知道，廣平府太極門師兄弟三人，武功以小師弟呂希賢最強。這姓陳的，你稱呂希賢甚麼啊？」陳禹低下了頭，道：「他是我師叔。」心想趙半山述說往事，也不必跟他分辯，心中暗打脫身逃走的主意。

趙半山道：「不錯，呂希賢是他師叔。說道呂希賢這人，在下可與他素不相識，他是北京王府的教師爺，咱們鄉下人那裏高攀得上？」言下之意，竟是透著十分不滿，只是他存心厚道，又是礙著那小姑娘的面子，只說到此處為止，接著說道：「在下隱居回疆，中原武林的恩怨原本不聞不問，可是有一日這小姑娘尋到了在下，哭拜在地，說要請我主持公道。小姑娘，你將那兩件東西取出來，給各位叔伯們瞧瞧。」

那女孩解下背後的包裹，珍而重之的取出一個布包打開，燭光下各人瞧得明白，赫然是一對乾枯的人手，旁邊還有一塊白布，滿寫著血字。趙半山道：「你說給各位聽吧。」

那小姑娘捧著一雙人手，淚如雨下，哽咽道：「我爹爹生了病，已好久躺著不能起來。有一天，這姓陳的突然帶了另外三個惡人，半夜裏來到我家，說是奉王爺之命，要爹爹說太極拳甚麼九訣的秘奧，不知怎樣，他們爭吵起來。我弟弟嚇得哭叫出聲，這姓陳的抓住了他，揚起寶劍威嚇我爹爹，說道要是不說，就將我弟弟一劍殺死。我爹爹說了幾句話，我也不懂，他……他……就將我弟弟殺死了。」說到這裏，眼淚更是不絕流下。

胡斐叫道：「這樣的惡人，還不快宰了。」那小姑娘提起衣袖抹了抹眼淚，說道：「後來，我爹爹跟他們動手，他們人多，我爹爹又生著病，就給這壞人害死了。後來，孫伯伯來到我家裏，我就跟他說……」小姑娘不懂武林之中的恩怨關節，說起來有點不明不白。

趙半山插口道：「她說的孫伯伯，就是廣平府太極門的掌門人孫剛峰。」這個人的名頭大家是知道的，於是都點了點頭。

那小姑娘又道：「孫伯伯想了幾天，忽然叫我過去，他拿出刀來，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，蘸了血寫成這封血書，又將刀子放在桌子上，用力把右手揮在刀口上，又砍下了右手，叫我……叫我……送去回疆給趙伯伯，說太極門中除了趙伯伯，再無旁人報得我爹爹血仇……」眾人聽得面面相覷，只覺得這真是人間的一件極大慘事，只是那小姑娘說得太不清楚，實在不懂。

趙半山道：「這孫剛峰在下是識得的，當年他瞧不起我趙半山，曾來溫州跟我打過一場架，想不到竟因如此，心中有了我趙某人的影子。」眾人心想：「這一場架，定是孫剛峰輸了。」

趙半山又道：「孫剛峰這封血書上說，他是廣平太極門掌門，自愧無能，收拾不下這姓陳的叛徒，因此砍下雙手，送給我趙某人，信上說甚麼『久慕趙爺雲天高義，急人之難』云云。嘿，他送我一對手掌，再加一頂大帽子，趙某人雖跟他沒半點交情，這件事可不能不給他辦了。」

陳禹慘白著臉，說道：「這封血書，未必是我孫師伯的親筆，我得瞧瞧。」說著慢慢走到小姑娘身旁，去取血書，突然手腕一翻，寒光閃處，右手中一柄匕首已指著小姑娘的後心，叫道：「好，那就同歸於盡。」

這一下變生不測，眾人均未料及。趙半山搶上兩步，待要奪人，卻見陳禹左臂緊緊扼在呂小妹頸中，低沉著嗓子喝道：「你再上前一步，這女娃子的性命就是你害的。」趙半山一驚，自然而然的倒退一步，一時徬徨無計，心想：「那便如何是好？若是七弟在此，他定有計較。」要知趙半山忠厚老實，對付奸詐小人實非其長，處此困境，不自禁想起那足智多謀的七弟武諸葛徐天宏來。

陳禹右手的匕首刺破呂小妹後心衣服，刃尖抵及皮肉，要使趙半山無法用暗器打落匕首，雙目瞪住了趙半山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你我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。你就是發暗器打瞎我這雙招子，姓陳的決不還手。」趙半山手中扣了兩枚錢鏢，本擬射他雙目，只要他矮身一躲或是伸手一護，就可俟機救人，豈知此人見事得快，先行出言點破了自己的用意。

一時之間大廳上登成僵局。

※※※

陳禹目不轉瞬的瞪著趙半山，防他有甚異動，口中卻在對王氏兄弟說話：「王大哥，王二哥，趙三爺今兒跟兄弟過不去，你二位可知其中原由？」王氏兄弟與他同府當差，雖然並不怎麼交好，但陳禹生性圓滑，平日人緣甚好，若不是二王忌憚趙半山武功了得，早已出言勸解。王劍英接口道：「聽趙三爺說，他也是受人之託，未必明白真相。只怕這中間有甚麼誤會，也是有的。」陳禹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誤會倒是沒有。王大哥，兄弟進福公子府之前，是在定親王府當差，這個你是知道的了？」王劍英道：「是啊，你是定王爺推薦給福公子的。王爺大大誇你精明能幹哪。」陳禹道：「適才趙三爺說道，兄弟傷了這小姑娘的父親，這件事是有的。可是兄弟是奉了王爺之命，你我同是吃府門飯的人，主人家有差使交下來，你能違命麼？」王劍英這才明白，他藉著與自己一問一答，是在向趙半山解說這回事的來龍去脈，於是又接一句：「這叫做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那也怪不得你陳兄弟。」

趙半山在回疆接到孫剛峰的血書，立即帶同呂小妹趕到廣平府，但無法找著孫剛峰，當下又到北京找人，一查之下，得悉陳禹已隨同福公子南下。他胯下所騎，是駱冰那匹銀霜逐電駒，不過兩天功夫，已從北京追到商家堡來。陳禹如何害死呂希賢父子，他確是不甚了了。呂小妹年幼，原已說不明白，多問得幾句，她就眼眶一紅，小嘴一扁，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。這時聽陳禹要言明此事根由，正中下懷，道：「好，你曾說過，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。你倒說說看。那呂希賢是你師叔，就算他犯了彌天大罪，也不能由你下手，致他於死地。」

陳禹此時有恃無恐，料想今日已不難逃命，但趙半山決不肯就此罷手，日後繼續追尋，卻是難以抵擋，心想總須說得他袖手不顧，方無後患，於是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你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漢，常言道君子可欺以方，你這一回可是上了孫剛峰的大當啦。」趙半山一愕，道：「怎麼？上了甚麼當？」陳禹道：「我們廣平太極門姓孫的祖師爺傳了弟子三人，孫師伯是大弟子，先父居次，呂師叔第三。他師兄弟三人向來不睦，趙三爺你是明白的了？」趙半山本來絲毫不知，但想自己插手管他門戶之事，若說一切不知，未免於理有虧，當下不置可否，道：「那便怎樣？」

陳禹道：「呂師叔是太極北宗一把響噹噹的好手，我對他老人家素來是十分敬仰的。他在定王府當教師爺，太極拳的秘奧卻半點不傳給王爺。定王爺生性好武，見他藏奸，心中自是不快，連問了幾次，呂師叔吃逼不過，竟然辭去了差使。於是定王爺將在下找去，要我解釋太極拳中的甚麼亂環訣、陰陽訣。可是先父武功本就平常，又逝世得早，沒甚麼功夫傳下來，在下懂得甚麼？定王爺便著落在下，去向呂師叔請問明白。」

趙半山心想：「太極門南北兩宗各有門規，本門武功秘奧不得傳於滿人。呂希賢不授秘訣，此事大致不假。」於是點了點頭。

陳禹臉色顯得十分誠懇，說道：「在下奉王爺之命，與三位當差的兄弟到呂師叔府上去。那時他身上有病，肝火大旺，三言兩語就對我痛下辣手。趙三爺你想，以我這點點稀鬆平常的武功，怎能害得了廣平太極門的第一把好手？」趙半山道：「那他是怎麼死的？」陳禹道：「呂師叔本已有病，在下的言語又重了一些。呂師叔痰氣上湧，失足摔了一交，在下連忙施救，已自不及。」

這番言語之中破綻甚多，趙半山正待駁斥，呂小妹已叫了起來：「爹爹是他打死的，爹爹是他……」第二句話沒說完，陳禹扼著她脖子的手一緊，將她後半句話制住了。趙半山大怒，喝道：「你既說他有病，怎地又鬥不過他？再說，他小兒子與你無怨無仇，又何以傷害無辜？快放手！」

陳禹道：「趙三爺，你身在萬里之外，怎知我門戶中之事？我勸你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好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移動身子，慢慢退向廳口。趙半山雙目如要噴火，只是眼見此人心狠手辣，若真上前攔阻，他定要傷害呂小妹性命。這女孩年紀雖小，性格卻極是堅毅，孤身一人，竟然間關萬里、歷盡苦辛的尋到回疆。以這一條路上旅途之艱難，別說是這樣一個小小孤女，就是個壯年漢子，也是十分不易。趙半山毅然插手管這件事，固然是為了孫剛峰斬手相託，可有一小半也瞧在這孤女的孝心份上。後來與她共騎東來，時日一久，已視她猶如女兒一般。

只見陳禹再退幾步，便要出廳，趙半山空有一身暗器，竟然不敢向他發射一枚，心下盤算：「若用一枚最重的蛇頭錐打他腦門，自能叫他立時喪命，但他臨死之前只要手臂一送，呂小妹就是性命不保了。」

只見他又退了一步，此時桌上一枚大紅燭所結的一個燈花，突然卜的一聲爆了開來，燭光一暗，待得燭火再明，陳禹身後忽已多了一個老者。

※※※

只見那老者兩手平舉胸前，但光禿禿只有兩根腕骨，手掌已齊腕斬去，身穿青布長袍，形容枯槁，雙目深陷，顴骨高聳，臉上灰撲撲的甚是怕人。陳禹見眾人一齊望著自己身後，神情甚是異樣，不由得回過頭去。突見那人的兩根腕骨已伸到自己臉前，險些碰到，一驚之下，忙讓開了一步，叫道：「孫師伯，是你！」

那人竟不理會，拉起長袍，搶上一步，向趙半山拜了下去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你的恩情，孫剛峰只好來生補報了。」趙半山急忙答禮，雙眼卻不離陳禹。陳禹急退兩步，正要擁著呂小妹搶出廳門，孫剛峰身形一幌，搶先堵住了門，喝道：「回去！」陳禹道：「你讓不讓路？」孫剛峰道：「你已害過呂家二命，姓孫的早就沒想活著。」轉向趙半山道：「趙三爺，這位陳爺的話，在下在門外已聽得清清楚楚，當真是一派胡言。我呂師弟是為了亂環訣與陰陽訣而死在這奸賊手下的。」

趙半山向陳禹側目斜睨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陳爺精研我們的這兩大秘訣，兄弟倒要領教。」孫剛峰道：「這倒不是。這位陳爺知道我太極拳有九大秘訣，而亂環訣與陰陽訣又是拳法關鍵，只可惜他父親過世得早，沒來得及傳他。他千方百計要我和呂師弟吐露，我師兄弟知他心術不正，就沒肯說。於是他用定王爺的勢力相壓，呂師弟仍是不說。到後來他乘著呂師弟有病，夜中闖到呂師弟的病榻之前，抓住他一脈單傳的一個娃兒，說道若不吐露亂環、陰陽二訣，就將孩子一刀殺了……姓陳的，我這話是真哪，還是假哪？」

陳禹鐵青著臉，一言不發，心中又驚又怒，眼見已可脫身，這姓孫的老傢伙偏偏在這時候闖了進來。只聽孫剛峰哽咽著又道：「於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娃兒，便喪生在他利劍之下。呂師弟抱病與他拚命，又給他使雲手功夫，拖得精疲力盡，虛脫而死。趙三爺，孫剛峰愧為掌門，年老無能，我北宗又是人才凋零，眼下只有這姓陳的武功最強，只有老著臉皮，請南宗主持公道。」他轉向陳禹道：「陳大爺，我的話沒半句冤你吧？」

趙半山直聽得義憤填膺，大步踏了上去，說道：「要學拳術的秘奧，自古以來只有求師訪友，從來沒聽說過如你這等禽獸之行。」陳禹喝道：「你別動，給我站著。」說著手臂一緊，呂小妹呀的一聲叫了出來。趙半山果然站定腳步，不敢再動。陳禹朗聲道：「姓趙的，你要找我，儘管到北京福公子府來。今日請你叫他讓讓道。」趙半山無奈，只得向孫剛峰道：「孫師兄，今日咱們就暫且饒他！」

孫剛峰大急，說道：「你說今兒……今兒饒……饒了他？」趙半山道：「孫爺，你放心，趙某既然拉扯上了這回子事，定是有始有終。」孫剛峰急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說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趙半山：「讓路給他吧。姓趙的若是料理不了這回事，我斬這一雙手還你！」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孫剛峰再無話說，身子往旁邊一讓，眼睜睜的盯著陳禹，目光中充滿了怨毒。

陳禹心道：「今日我脫卻此難，立時高飛遠走，天下之大，何處不是容身之所？只要我隱姓埋名，你找一百年也找不著老子。」臉上不自禁露出一絲得意的神色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你我後會有期。孫師伯說得不錯，我確想學一學太極門中亂環訣與陰陽訣的竅門。你上京來，做兄弟的要好好請你指點指點。」趙半山又是哼了一聲，那去理他。

陳禹不敢轉身，挾著呂小妹妹一步步的倒退，經過孫剛峰身側，微微一笑，左足跨出了門檻。

胡斐自與王劍英比掌之後，一直在旁凝神注視趙半山、陳禹、孫剛峰三人，此時眼見陳禹狡計得逞，心道：「趙三爺幫了我這個大忙，眼下他遇上難事，我如何不加理會？」他頭腦靈敏，人又頑皮，心念一動，早有計較，運氣將一泡尿逼到尿道口，解開了褲子，見陳禹即將踏出廳門，突然端起一張椅子，說道：「陳禹，我有一事請教。」陳禹一呆，卻沒將這孩子放在眼內，並不理睬。胡斐將椅子在他身前一放，跳上椅子，突然一泡急尿，往他眼中疾射過去。

陳禹急怒之下，伸左手在眼前一擋，阻住他射過來的尿水，右手一匕首就往胡斐胸口剁去。胡斐解褲之前，早就籌劃好了下一步，眼見匕首刺到，雙手握起椅子，身子一躍，人在半空，椅子已向他頭頂猛砸下去。陳禹伸手格開，怒罵：「小賊！」胡斐人未落地，已向前一撲，抱住呂小妹一個打滾，滾開半丈。

陳禹大驚，縱上搶奪，胡斐鉤腳反踢，隨即站起身來，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，搶他手中匕首。陳禹心知不妙，不敢戀戰，猛戳一刀，立即轉身出廳，卻見趙半山雙手叉腰，神威凜凜的站在廳口。

胡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一泡尿還沒撒完呢！」這一下變化，趙半山固是萬萬猜想不到，廳上眾人也無一不是大出意料之外。待得各人明白他的用意，呂小妹早已獲救，陳禹亦已困入重圍。這一來商老太更增恨意，王氏兄弟妒念轉深，馬行空暗叫慚愧，殷仲翔喃喃怒罵，但不論是恨是妒，是愧是罵，各人心中，均帶著三分驚佩讚嘆：「若非這小子出此怪招，怎能將陳禹截得下來？」

※※※

趙半山心中對胡斐大是感激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對陳禹淡淡道：「陳爺，你為了學亂環訣和陰陽訣，傷了兩條人命，其實大可不必這麼費事。這兩篇歌訣，在太極門中也算不得是甚麼了不起的不傳之秘，趙某不才，倒還記得。你說過要向趙某討教，今日就傳了於你，也自不妨。」眾人一呆，均想：「他已難逃你的掌握，卻來說反話。」

卻聽趙半山又道：「我先說亂環訣與你，好好記下了。」於是朗聲念道：「亂環術法最難通，上下隨合妙無窮。陷敵深入亂環內，四兩能撥千斤動。手腳齊進豎找橫，掌中亂環落不空。欲知環中法何在，發落點對即成功。」

這八句一念，孫剛峰和陳禹面面相覷，說不出話來。原來這八句詩不像詩、歌不像歌的話，正是太極門中的「亂環訣」。陳禹幼時也依稀聽父親說起過，只是全然不懂其中奧妙，萬想不到趙半山真能原原本本的念給自己聽。他把心一橫，生死置之度外，道：「其中含義，還請趙三爺指點。」

趙半山道：「本門太極功夫，出手招招成環。所謂亂環，便是說拳招雖有定型，變化卻存乎其人。手法雖均成環，卻有高低、進退、出入、攻守之別。圈有大圈、小圈、平圈、立圈、斜圈、正圈、有形圈及無形圈之分。臨敵之際，須得以大克小、以斜克正、以無形克有形，每一招發出，均須暗蓄環勁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比劃各項圈環的形狀，又道：「我以環形之力，推得敵人進我無形圈內，那時欲其左則左，欲其右則右。然後以四兩微力，撥動敵方千斤。務須以我豎力，擊敵橫側。太極拳勝負之數，在於找對發點，擊準落點。」

他所說的拳理明白淺顯，人人能解，但其中實是含有至理。廳上眾人均是武學好手，聽他口中講述，手腳比擬，無不出神。要知能聽到這樣一位武學名家講述拳理精義，實是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機。

趙半山說的是太極拳秘訣，初時王氏兄弟、商老太、馬行空、殷仲翔等還只存著觀摩與切磋之心，但後來聽他越說越是透徹，許多自幼積在心中的疑難，師父解說不出、自己苦思不明，卻憑他三言兩語，登時豁然而通。

趙半山解畢「亂環訣」，說道：「口訣只是幾句話，這斜圈無形圈使得對不對，發點與落點準不準，可是畢生的功力。你懂了麼？」陳禹盼望這「亂環訣」盼了一生，此時聽得明白，懂得透徹，知道只要再加十餘年苦練，憑此一訣，便可成武學大師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又問：「請問趙爺那陰陽訣又是如何？」

趙半山道：「陰陽訣也是八句歌，你記好了。」陳禹聽得出神，就似當年聽父親傳授武功一般，隨口應道：「是，孩兒用心記著。」待得一言出口，這才驚覺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但眾人都在傾聽趙半山講武，誰也沒留意他說些甚麼，卻無一個失笑。只聽趙半山朗聲念道：「太極陰陽少人修，吞吐開合問剛柔。正隅收放任君走，動靜變裏何須愁？生剋二法隨著用，閃進全在動中求。輕重虛實怎的是？重裏現輕勿稍留。」

這口訣陳禹卻從沒聽見過，但他此時全無懷疑，用心記憶。只見趙半山拉開架式，比著拳路，說道：「萬物都分陰陽。拳法中的陰陽包含正反、軟硬、剛柔、伸屈、上下、左右、前後等等。伸是陽，屈是陰；上是陽，下是陰。散手以吞法為先，用剛勁進擊，如蛇吸食；合手以吐法為先，用柔勁陷入，似牛吐草。均須冷、急、快、脆。至於正，那是四個正面，隅是四角。臨敵之際，務須以我之正衝敵之隅。倘若正對正，那便衝撞，便是以硬力拚硬力。若是年幼力弱，功力不及對手，定然吃虧。」

胡斐一直在凝神聽他講解拳理，聽到此處，心中一凜：「難道這句話是說給我聽的麼？是說我與王劍英以力拚力的錯處麼？」

卻見趙半山一眼不望自己，手腳不停，口中也絲毫不停：「若是以角衝角，拳法上叫作：『輕對輕，全落空』。必須以我之重，擊敵之輕；以我之輕，避敵之重。再說到『閃進』二字，當閃避敵方進擊之時，也須同時反攻，這是守中有攻；而自己攻擊之時，也須同時閃避敵方進招，這是攻中有守，此所謂『逢閃必進，逢進必閃』。拳訣中言道：『何謂打？何謂顧？打即顧，顧即打，發手便是。何謂閃？何謂進？進即閃，閃即進，不必遠求。』若是攻守有別，那便不是上乘的武功。」這番話只將胡斐聽得猶似大夢初醒，心道：「若是我早知此理，適才與王氏兄弟比武，未必就輸。」心中對趙半山欽佩到了極處。

趙半山又道：「武功中的勁力千變萬化，但大別衹有三般勁，即輕、重、空。用重不如用輕，用輕不如用空。拳訣言道：『雙重行不通，單重倒成功』。雙重是力與力爭，我欲去，你欲來，結果是大力制小力。單重卻是以我小力，擊敵無力之處，那便能一發成功。要使得敵人的大力處處落空，我內力雖小，卻能勝敵，這才算是武學高手。」

只見他出手比劃，許多拳法竟是胡斐剛才與王劍英對掌時所用。他詳加解釋，這一招如何可使敵招用空，這一招如何方始見功。胡斐聽到此處，方始大悟：「原來趙三爺費了這麼大的力氣，卻是在指點我的武功。」

要知陳禹是叛門犯上的奸徒，趙半山怎能授他太極秘法？只是他見胡斐拳招極盡奇妙，臨敵之際卻是憑著一己的聰明生變，拳理的根本尚未明白，想是未遇明師指點。武林之中規矩極多，若是別門別派的弟子，縱使他虛心請益求教，也未便率爾指教，否則極易惹起他本門師長的不快，許多糾紛禍患，常由此而起。他實不知胡斐無師自通，只憑了祖傳的一部拳經，自行習練而成，眼見他良材美質，未加雕琢，甚是可惜，料想他師長未明武學至理，因此藉著陳禹請問亂環訣與陰陽訣的機會，將武學的基本道理好好解說一通，每一句話都是切中胡斐拳法中的弊端，說得上是傾囊以授。他知胡斐聰明過人，必能體會，至於王劍英、馬行空等人雖也聽到了，但這些人年紀已大，縱明其理，也未必能再下苦功，練到這步田地。

經此一番指點，胡斐日後始得成為一代武學高手，只是如此傳授功訣，在武林中也可說是別開生面了。

趙半山講解已畢，向陳禹道：「我說的可對麼？」陳禹道：「承蒙指點，茅塞頓開。早知如此，在下也不必向孫呂二人苦苦哀求了。」趙半山冷然道：「是啊，早知如此，那也不必害死兩條人命了。」陳禹一驚，只覺一道涼意從背脊上直透下去，心想：「他好端端傳我拳訣，怎地又提此事？」向王氏兄弟、殷仲翔等人一望，但見各人臉上均現迷惘之色。

趙半山道：「陳爺，這兩個拳訣我是傳於你了，如何使用，只怕你還領會不到，來，咱們來推推手。」那推手是太極同門練武的一種尋常手法，陳禹心中雖存疑懼，卻也不便相拒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在下技藝平常，你多包涵著點兒。」趙半山鐵青著臉道：「太極北宗第一高手呂希賢都死在閣下掌底，怎說得上技藝平常？看招吧！」一招「手揮琵琶」，向他擊去。陳禹一驚，忙以「如封似閉」守住正中，但數招之間，拳路已全受敵人之制。兩人使的太極拳雖有南北之分，拳路其實大同小異，可是功力深淺有別，又拆數招，陳禹的雙掌似乎全給趙半山黏住了。

直到此時，孫剛峰心頭一塊大石方始落地，只聽趙半山問道：「孫兄，你說呂希賢是給他用『雲手』累死的？」孫剛峰忙道：「是啊。我見到呂師弟的屍首，顯是筋骨脫力。」陳禹越鬥越驚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在下不是你的對手，咱們罷手啦。」趙半山道：「好，你再接我一招。」左手帶著他的右手，轉了一個大圈，一股極強的螺旋力帶動他左手，正是太極雲手。這雲手連綿不斷，一圈過後，又是一圈，當日陳禹害死呂希賢，使的正是這一路手法。陳禹想到呂希賢死時的慘狀，想到他連聲哀告而自己卻絕不催勁，想到他連最後一分力氣也給自己逼了出來，不由得汗如雨下。

趙半山見他臉上現出驚懼至極之色，心腸一軟，實感不忍，勁力一鬆，黏力卸去，溫言道：「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，既行惡事，自有惡果。你好好想一想吧。」他生性仁善，雖知陳禹死有應得，卻不願見他如呂希賢一般慘受折磨而死。他轉過身子，負手背後，仰天嘆道：「一個人所以學武，若不能衛國禦侮，也當行俠仗義，濟危扶困。若是以武濟惡，那是遠不如作個尋常農夫，種田過活了。」這幾句其實也是說給胡斐聽的，生怕他日後為聰明所誤，走入歧途。他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胡斐這等美質，心中對之愛極，自忖此事一了，隨即西歸回疆，日後未必再能與之相見，因此傳授上乘武學之後，復諄諄相誡，勸其勉力學好。

胡斐如何不懂他言中之意，大聲喝道：「姓陳的，一個人做了惡事，就算旁人不問，也不如自盡了的好，免得玷污了祖宗的英名。」他這幾句其實是答覆趙半山的。

趙半山極是喜慰，轉頭望著他，神色甚是嘉許。胡斐眼中卻滿是感激之情。

正當一老一少惺惺相惜、心情互通之際，陳禹見趙半山後心門戶大開，全無防備，自己與他相距不到二尺，心想：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」運勁右臂，奮起全身之力，一招「進步搬攔搥」，往趙半山背心擊去。

陳禹這一拳，乃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，自知這一招若不能制敵於死命，自己就無活命之機，當真是拳去如風，勢若迅雷。

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之間，趙半山身子一弓，正是太極拳中「白鶴亮翅」的前半招，陳禹這一拳的勁力登時落空。趙半山腰間一扭，使出「攬雀尾」的前半招，轉過身來，雙掌緩緩推出，用的是太極拳中的「按」勁。他以半招化解敵勢，第二個半招已立即反攻，只兩個半招，陳禹全身已在他掌力籠罩之下。

太極拳乃是極尋常的拳術，武學之士人人識得。眾人見趙半山一守一攻都只使了半招，就能隨心所欲，的是名家手段，非同凡俗，無不大為嘆服。

此時陳禹咬緊牙關，拚著生平所學，與趙半山相抗，初一接招，只覺對方力道也不甚強，於是手上加勁。但發力一增，立覺對方反擊的力道也相應大增，一驚之下，急忙鬆勁，對方的反力居然也即鬆了，然而要脫出他牽引之力，卻也不能。

胡斐默默想著趙半山適才所授的「亂環訣」與「陰陽訣」，凝神觀看二人過招，印證趙半山所說的拳訣要義。但見陳禹發拳推掌，勁力雖強，可是只要給趙半山一撥一帶，掌勢的方位登時變了，那正是「亂環訣」中所謂「陷敵深入亂環內，四兩能撥千斤動」的應用。他瞧了一會，笑道：「陳老兄，你已經深陷趙三爺的亂環之內了，我瞧你今日要歸位。」

陳禹全神貫注的應付敵招，胡斐這幾句話完全沒有聽見。又拆數招，胡斐瞧出陳禹拳招中露出破綻，叫道：「趙伯伯，他左肋空虛，何不擊他？」趙半山笑道：「正是！」拳隨聲至，攻向他的左肋。陳禹急忙閃避。胡斐又道：「攻他右肩。」趙半山道：「好！」一掌向他右肩拍去。

陳禹沉肩反掌架開。趙半山笑問道：「下一招怎地？」胡斐道：「踢他腰間。」趙半山左掌一帶，陳禹拿勁穩住身子，趙半山果然飛腳踢他腰間。胡斐連叫數下，每一招都說的頭頭是道。趙半山讚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說的大有道理。」胡斐突然叫道：「拍他背心。」

這時趙半山正與陳禹相對，心中一怔：「這一招可叫得不對了，我與敵人正面相持，怎能攻他背心？」但微一遲疑，立時省悟：「原來這孩子是出了個難題給我做。」當下身子半斜，右掌向外拖引，陳禹也即斜身應招。趙半山左掌再向右一帶，陳禹的身子又斜了幾分，背心算是賣給了人家。趙半山輕輕一掌拍出，正擊他的背脊。這一掌只要去得稍快，力道略強，陳禹已自斃命，他大駭之下，急忙轉身，臉上慘無人色。

趙半山回頭笑道：「對不對啊？」胡斐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好極了！」

陳禹死裏逃生，但究是名家弟子，雖是驚魂未定，卻已見到可乘之機，只見趙半山回身與胡斐說話，下盤空虛，心想：「我急攻兩招，瞧來就能逃命。」飛腿「轉身蹬腳」，猛向趙半山踢去，見他側身一退，大喝一聲，一招「手揮琵琶」，斜擊敵人左肩。他這兩招連環而出，勢如狂風驟雨，用意不在傷敵，只求趙半山再退一步，他就能奪門而逃，自恃年輕力壯，腿長腳快，趙半山身子肥胖，拳術雖高，說到跑路，總勝不了自己。

趙半山見他起腿，便已猜到他的用意，待他「手揮琵琶」一招打到，竟不後退，踏上一步，也是一招「手揮琵琶」。這一招以力碰力，招數相同而處於逆勢，原是太極拳中的大忌，與他適才所說「雙重行不通」的拳理截然相反，即令是高手逢著低手，也是非敗不可。旁觀眾人倒有半數輕輕「噫」的一聲。陳禹反掌一探，已抓著趙半山的手腕，就勢一帶，將他龐大的身軀舉了起來，隨即甩了出去。

孫剛峰與呂小妹齊聲大叫：「啊喲！」胡斐卻笑著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趙半山身在半空，心中暗嘆：「無怪北宗太極盛極中衰。孫剛峰枉為一派掌門，卻不及一個小小孩子，竟然瞧不出我此招的妙用。」跟著一陣喜歡：「這孩子領悟了我指點的拳理情義，立即能夠變通，當真難得。」

陳禹將敵人抓起，心中又驚又喜，這一下成功，卻是他始料所不及，用力一甩之下，滿擬就算不能傷敵，也可全身而出商家堡了。那知舉臂一揮，趙半山手掌一翻，反而將他手腕拿住，這一甩竟沒將他摔出。

陳禹一驚，左掌隨即向上揮擊，趙半山居高臨下，右擊按落。拍的一聲，雙掌相交，兩隻手掌就似用極黏的膠水黏住了。陳禹左掌前伸，趙半山右掌便後縮，陳禹若是回奪，他便跟進，一個胖胖的身軀，卻仍是雙足離地，被陳禹舉在半空。

按照常理，一人身子臨空，失了憑借，那已是處於必敗之地，但趙半山知己知彼，料定對方功力與自己相差太遠，是以故行險著，要將平生所悟到最精奧的拳理，指點給胡斐知曉，要叫他臨敵時不可拘泥一格，用正為根基，用奇為變著，免得如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一般，膠柱鼓瑟，不懂「出奇制勝」的道理。

他左手與陳禹右手相接，右手與他左手相接，不論陳禹如何狂甩猛摔，始終不能使他有一足著地。

趙半山身子肥胖，二百來斤的份量壓在對方雙臂之上。初時陳禹尚不覺得怎樣，時刻稍久，但覺膀子上的壓力越來越重，就似舉了一塊二百多斤的大石練功一般。若真是極重的一塊大石，也就罷了，但趙半山人在空中，雙足自由，不絕尋瑕抵隙，踢他頭臉與雙目。

陳禹又支持片刻，已是額頭見汗，猛地一個箭步，縱向柱邊，揮手運力，想將敵人的身子往柱子上揮去。但趙半山豈能著了他的道兒，右足早出，撐在柱上。先前他身子在半空，壓在陳禹膀上的只能是自身重量，要加上一兩一錢的力道也是絕不能夠，此時足上借了柱子之力，登時一股強力，如泰山壓頂般蓋將下來。陳禹雙臂格格作響，如欲斷折，暗叫：「不妙！」急忙躍開。

這時他全身大汗淋漓，漸漸濕透衣衫，不論使地堂拳著地打滾，或是縱橫跳躍，趙半山總是身在半空，將自身重量壓在他的身上。

胡斐見趙半山的武功如此神妙，不禁又是驚奇，又是喜歡，見他下盤憑虛，全然借敵人之力反擊。只見陳禹身上汗水一滴滴的落在地下，就像是在一場傾盆大雨下淋了半天一般。不多一會，滿地都是水漬。

胡斐還道他是出盡全力，疲累過甚。馬行空、王劍英等行家，卻知陳禹每流一滴汗水，功力便消耗一分，待得汗水流無可流，那便是油盡燈枯、斃命之時了。

陳禹自己也何嘗不知，只覺得全身酸軟，胸口空洞洞地難受之極，猛地想起：「我使雲手累死呂希賢之時，他身上所受、心中所感，定與我此時一般無疑。這叫做自作自受，眼前報應。」一想到性命難逃，不禁害怕之極，剛勇之氣一衰，再無半分力道與對手相抗，突然間雙膝跪下，叫道：「趙三爺饒命！」

趙半山身在半空，全憑敵人的力氣支持，陳禹斗地氣竭跪倒，他輕輕向後一縱，伸出右掌，喝道：「留著你這奸徒何用？」正要一掌向他天靈蓋擊落，卻見他仰臉哀求，滿面驚懼之色。

趙半山素來心腸仁慈，縱遇窮兇極惡的神奸巨憝，只要不是正好撞到他在胡作非為，常起憐憫之心，擒住了叫訓一頓，即行釋放，使他日後能夠改過遷善。此時陳禹筋脈散亂，全身武功已失，已與廢人無異，就算不肯痛改前非，也已不能作惡，眼見他神情可憐，一掌停在半空中卻不擊下，轉頭向孫剛峰道：「孫兄，此人的功夫已經廢了，憑你處置吧。只是小弟求一個情，留他一條性命。」

孫剛峰望望趙半山，又望望陳禹，心下甚是為難，尋思：「這奸賊罪大惡極，我拚著斬斷雙手，方能將你請到，怎可饒他？但這奸賊又是由你制服，你既出言留他性命，我又怎能拒卻？」轉頭看呂小妹時，只見她雙目中噴出怒火，恨恨的瞪著陳禹，登時有了主意，當即撲翻身軀，向趙半山便拜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今日你為我北宗清理門戶，孫某永感大德。」說著連連磕頭。

趙半山忙也跪下還禮，說道：「孫兄不必多禮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俠義道本份之事。何況你我同門，休戚相關，何勞言謝。」只見孫剛峰站起身來，口中卻橫咬著明晃晃的一柄尖刀。

趙半山站直身子，突然見到尖刀，不禁一驚，退了一步。

原來這柄匕首是陳禹所有，他本來用以指住呂小妹，其後胡斐施巧計救人，相鬥之際，將匕首奪下擲在地上。後來趙半山口授拳訣，一件事緊跟著一件，陳禹始終無暇拾回匕首。孫剛峰沒了雙手，卻乘著磕頭之時，用口啣了起來。他踏前兩步，走到呂小妹身前，彎腰將匕首送了過去。呂小妹伸手握住刀柄，目光中意存詢問。

孫剛峰鬆開牙齒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你說甚麼，做兄弟的不敢駁回半句。但呂小妹的父親是給這奸賊活活打死的，她兄弟是這奸賊親手殺的。饒不饒人，除了小妹自己，天下再無第二個人做得了主。趙三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趙半山嘆口氣，點了點頭。

孫剛峰向呂小妹厲聲道：「小妹，你要報仇，有膽子就將這奸賊殺了。你若是心軟害怕，就放他走了罷！」

眾人目光一齊注視在呂小妹臉上。有的心想她既有堅志毅力遠赴回疆求援，復仇之心極為堅決，自有膽量殺人；有的卻見她瘦小怯弱，提著明晃晃的一柄尖刀，全身已不住發抖，只怕未必敢去殺陳禹這長大漢子。

呂小妹身子打戰，心中卻無半分遲疑之意，提著尖刀，逕自走向陳禹。她身高還不到陳禹胸口，尖刀向前一送，正好刺向他的小腹。

這時陳禹四肢酸麻，能夠直立不倒，已是萬分勉強，眼見小妹一刀刺來，大叫一聲，回頭就走。呂小妹雖曾練過一些拳腳，究竟武功極淺，給他一縮身，一刀登時刺空，當下提著尖刀，隨後追去。

陳禹腳步蹣跚，奔向廳門，突見大廳之門已於不知何時緊閉，急忙伸手去推，那知大門竟然奇熱，嗤嗤幾聲響，冒出白煙，兩隻手掌已被大門黏住。他大驚之下，奮力回奪，只是全身勁力早失，一個踉蹌，身子反而靠了上去，黏在門上，慘呼一聲，隨即全無聲息。

這一下變故可沒一人料想得到。眾人一呆之下，一齊湧到門前，鼻中只聞到一陣焦臭，原來那廳門竟是一扇極厚的鐵門，不知是誰在外已將門燒得熾熱。陳禹被黏在門上，片刻間已然燙死。

眾人看明真相，驚詫更甚。王劍英叫道：「弟妹，怎麼一回事？」卻不聽見商老太回答，轉身尋人時，不但商老太母子影蹤不見，連廳中傳送酒菜的僕人也已個個躲得不知去向。王劍英臉上突然遮上一道陰影，急步走向內堂，只見通向內堂之門也已緊閉。那門正中繪了一個八卦，烏沉沉的似乎也是鋼鐵所鑄。他不敢伸手去推，只走上兩步，登覺一股熱氣撲面而至。原來後門也給烤熱了。

王劍傑大聲叫道：「商家嫂子，你在搗甚麼鬼啊，快些出來！」他聲音洪亮，四壁回音反震，更加響亮。眾人自然而然的抬起頭來，但見那廳竟無一扇窗子，前後鐵門一閉，關得密不通風，連蒼蠅也飛不出去。

眾人面面相覷，這才省悟，原來商家堡這座大廳建造之時已是別具用心，門用鐵鑄，不設窗戶，瞧來牆壁也是極其堅厚，非鐵即石了。馬行空提起一條長凳，雙臂運勁，「嘿」的一聲，往牆上撞去，長凳從中斷為兩截，牆上白粉簌簌落下幾塊，露出內裏的花崗石來。

王劍英擺個馬步，運勁於掌，雙掌向牆壁排擊過去。以他這一擊之力，尋常牆壁縱不洞穿，也要打得土崩磚裂，但這牆壁顯是以極厚極重的巖石砌成，在王劍英雙掌併擊之下，卻是紋絲不動。

王劍傑心慌意亂，不住叫嚷：「商家嫂子，你幹甚麼？快開門！快開門！」

趙半山沉住了氣，欲尋出路，但想：「這大廳如此建造，本意就要害人，屋頂上也必布置嚴密，衝不出去。」

王劍傑叫了幾聲，心中害怕起來，住口不叫了，望著兄長，沒半點主意。

這時廳中留著的是趙半山、胡斐、孫剛峰、呂小妹、王氏兄弟、馬行空、徐錚、殷仲翔，一共九人，還加陳禹一具屍體。除了呂小妹外，其餘八人都算得是武林好手，但困在這座鐵鑄石砌的廳中，空有全身武功，卻無半點施展之法，一時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著地傳來：「你們自命英雄好漢，今日想逃出我商家堡的鐵廳，那叫做千難萬難。這鐵廳是先夫商劍鳴親手所建，他雖死去多年，還能制你們的死命。眾位大英雄，你們可服了麼？」說著哈哈大笑。眾人聽得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慄。尋聲望去，原來商老太這番話是從牆腳邊一個狗洞中傳進來的。

王劍英俯下身來，對著狗洞叫道：「弟妹，我兄弟與劍鳴師弟同門共師，有恩無仇。你把咱兄弟也關在這裏，那算怎麼一回事？」商老太又是陰惻惻的笑了幾下。狗洞中傳進來柴火爆裂時的畢卜之聲，顯是外面火頭燒得極猛。

只聽商老太枯啞的聲音說道：「劍鳴不幸為奸賊胡一刀所害，你既與他有同門之誼，就該設法報仇。今日遇上仇人之子，你兄弟倆卻怕了外人，袖手不顧，這等不仁不義之人，活在世上何用？」王劍英道：「劍鳴師弟的死訊，我們今日才聽到，更不知是胡一刀所害的。若是早知，自然已為他報了大仇。」商老太冷笑道：「你昧了良心，說這等鬼話。」王劍英說道：「剛才我手上受傷中毒，不也是為了……為了……」一言未畢，只聽颼的一聲，狗洞中射進一枝箭來，若非王劍傑眼快，搶上一步踏住，伏在地下的王劍英還得中箭受傷。

殷仲翔自長劍被趙半山震斷後，一直默不作聲，心想自己與此事全然無涉，卻在這裏陪著送命，也可算得極冤，問道：「商劍鳴造這座鐵廳，想害甚麼人？」王劍英怒道：「這人跟先父學藝之時，為人就不正派，鬼鬼祟祟的造起這種房屋，還能安甚麼好心眼了？」

胡斐心想：「那商劍鳴打不過我爹爹，於是造了這座鐵廳想來害他，那知這個膿包還是死在我爹爹手裏。」他心中想到，口裏卻不說話，四下察看，找尋脫身之計。

胡斐的推想卻也錯了。商劍鳴與胡一刀素不相識，他是與苗人鳳結下了深仇，知道這位號稱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的金面佛極不好惹，總有一日要找上門來，若是比武不勝，就可用這鐵廳制他。那知找上門來的不是苗人鳳而是胡一刀。商劍鳴一向自負，全不將胡一刀放在眼裏，一戰之下，不及使用鐵廳，首級已被割去。

這段仇恨商老太時刻在心，既知胡一刀已死，而他的兒子胡斐武功又極是厲害，眼見大仇難復，乘著趙半山與陳禹相鬥、眾人凝神觀戰之際，她悄悄與兒子出廳，悄悄關上了前後鐵門，然後指揮家丁，堆柴焚燒。這座鐵廳門堅牆厚，外面燒火，廳中各人竟未知覺，待得陳禹燒死在鐵門之上，各人已如籠中之鳥，插翅難飛了。

眾人在廳中繞走徬徨，好在那廳極大，鐵門雖然燒紅，熱氣還可忍耐。趙半山道：「咱們總不能在這兒生生困死，大夥兒齊心合力，掘一條地道出去。」殷仲翔皺眉道：「此處又無鐵鏟鋤頭，待得掘出，人都烤熟了。」徐錚一直擔心未婚妻子馬春花隔在廳外，不知有何凶險，他是個莽夫，空自焦急，想不出半點法子，這時聽趙半山說到掘地道，大聲道：「趙三爺說得對，總是勝過束手待斃。」拔出單刀，將地下的一塊大青磚挖起，突見一股熱氣冒將上來。

他嚇了一跳，伸刀在熱氣上升處一擊，只聽噹的一響，竟是金鐵撞擊之聲。眾人更是驚詫。王劍傑道：「地底也是鐵鑄的？」用刀接連撬起幾塊青磚，果然下面連成一片，整個廳底乃是一塊大鋼鐵。掘地道固然不用說了，更唬人的是，地面上的熱氣越冒越旺。

徐錚罵道：「媽巴羔子，這老虔婆在地底下生火，這廳子原來是一隻大鐵鑊。」胡斐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婆子要把咱們九個人煮熟來吃了。」

眾人眼見熱氣嬝嬝上冒，無不心驚。過得片刻，頭頂也見到了熱氣，原來廳頂也是鐵板，上面顯然也堆了柴炭，正在焚燒。

王劍英突然又伏在狗洞之前，叫道：「商家弟妹，你放我們出來，我兄弟為你取那姓胡的小雜種性命。」胡斐聽他出言不遜，提起腳來往他屁股上踢去。趙半山拉住他手臂向後一扯，這一踢登時落空。趙半山低聲道：「這裏大夥兒須得同舟共濟，自己人莫吵，須得先想法子出去。」心想：「只要商老太肯放王氏兄弟，便有脫身之機。」

卻聽商老太說道：「小雜種的性命早已在我手中，何必要你假惺惺相助？再過半個時辰，你們人人都化成焦炭。哈哈，這裏面沒一個是好人。姓胡的小雜種，馬老頭子，廳上好風涼罷？」

馬行空皺眉不答。商老太又梟啼般笑了幾聲，叫道：「馬老頭子，你的女兒我會好好照料她，你放心，我給她找一千個一萬個好女婿。」馬行空心如刀割，他年紀已大，對自己性命倒不怎麼顧惜，只是獨生愛女卻落在外面，受這惡毒的老婆子折磨起來，那可是苦不堪言。

王劍英站起身來，在兄弟耳邊說了幾句話，王劍傑點了點頭。王劍英向趙半山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趙三爺，咱們同在難中，兄弟可有句不中聽的言語。」趙半山拉著胡斐的手，說道：「一切全憑王大哥吩咐。可是要伸手加害這小兄弟，卻辦不到。」原來趙半山見王氏兄弟交頭接耳，已知二人為了活命，想先殺胡斐，再向商老太求情。

王劍英被他一言點破了心事，臉帶殺氣，厲聲道：「趙三爺，商老太的對頭只有這孩子一人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！大夥兒犯不著一齊陪一個孩子做鬼。」他向眾人逐一望去，說道：「各位說冤是不冤？」殷仲翔立即接口：「除了這孩子，大夥兒跟這件事全沒牽連。」王劍英道：「馬老鏢頭，你怎麼說？」馬行空自忖商老太與己有仇，未必能放過自己師徒，但眼前情勢危急異常，只有設法脫身先說，胡斐是死是活，原也不放在心上，於是說道：「王大爺說得是，此事原與旁人無涉。」

王劍英道：「孫大哥，你來趕這漟渾水，那更是犯不著。姓陳的已經燒死，你與呂家小妹妹的仇已經報了。」孫剛峰覺得他的話很有理，只是心中極感趙半山之情，實不便公然與他作對，於是勸道：「趙三爺，不是兄弟不顧義氣，倘是你趙三爺……」

趙半山厲聲喝道：「你們有六個，我們只有兩人。咱們倒先瞧瞧，是姓趙姓胡的先死呢，還是你們姓王姓殷的先死。」說著擋在胡斐身前，神威凜凜。他平時面目慈祥，說話溫和，心腸又是極軟，可是面臨生死關頭，「仁俠」二字卻是顧得極緊，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竟不留半分餘地。

王氏兄弟等一來忌他武功了得，二來又覺自己貪生怕死，跡近無義小人，倒也不敢一擁而上動手。但一個人到了生死之際，面目全露，實是半點假借不得。各人只覺腳底越來越是熾熱，再也站立不住，都拖了一張長凳或是椅子，踏在上面。王劍傑八卦刀一揚，叫道：「趙三爺，兄弟今日要得罪了。」左手向殷仲翔、馬行空、徐錚一招手，喝道：「併肩子上啊！」他知孫剛峰決不能相助自己與趙半山為敵，但己方五人敵他一老一小，也大有可勝之機。各人兵刃紛紛出手，只待趙半山身子一動，五人的刀劍要同時砍刺出去。

這一番只要動上了手，那是人人拚命，眼見廳中越來越熱，多挨一刻，便是多一分危險。

胡斐心中卻想：「只是為我一人，卻陪上這幾個人。王氏兄弟等死不足惜，趙三爺是大大的英雄好漢，如何能讓他為我而死？這幾人擁將過來，縱然趙三爺和我將他們殺了，我們仍是難逃性命。瞧來只有我自己死在商老太手裏，才能救得趙三爺的性命。」眼見王氏兄弟躍躍欲動，只是無一人敢先發難，當下心念已決，朗聲道：「大家且莫動手。」一俯身，將頭鑽出狗洞，叫道：「商老太，我在這裏不動，你一鏢打死我罷！快開門放趙三爺出來。」

商老太仰天大笑，從懷中掏出金鏢，叫道：「劍鳴，劍鳴，今日我給你親手報仇！」右手一揚，一枚餵有劇毒的金鏢對準胡斐的面門急射過去。

胡斐眼見金光閃動，金鏢向著自己眉心急射過來，雙目一閉，心想：「商老太將我打死，遂了心願。她與趙伯伯無仇，自會放他出來。」就在此時，突覺右足被人一扯，身子向後激射。他睜開眼來，身子已在半空，當即左臂長出，在柱上一抹，輕輕落下地來，只見趙半山手中接了一枝金鏢，原來又是他救了自己性命。

王劍英眼見胡斐捨身救人，趙半山竟從中阻撓，不禁大怒，叫道：「姓趙的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此事原本與你我無干。他既自願就死，又要你橫加插手幹麼？」

※※※

趙半山微笑不答，轉頭向胡斐道：「小兄弟，適才你腦袋鑽出了狗洞之外，是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是啊。」見他神情鎮定，笑容可掬，似乎已有了脫身之計，說道：「趙伯伯，請你吩咐。」趙半山道：「腦袋是硬的，無法縮小，肩膀與身子卻是軟的。」胡斐立時領悟，叫道：「是了，腦袋既鑽得出，身子便也鑽得出。」當即脫下棉襖，裹成一團，頂在頭上，一來是易於鑽出，二來是抵擋商老太的餵毒金鏢。

趙半山道：「你且退後，我給你開路。」徐錚叫道：「不行，你這麼肥胖，怎鑽得出去？」趙半山哈哈一笑，不去理他，俯下身子，右手一揚，一枚袖箭從狗洞中激射而出，只聽外面一名莊丁大聲呼痛，叫道：「腳，腳，我的腳！」顯是他的腳給袖箭打中了。趙半山左手微動，又將商老太的金鏢發了出去。

這一次外面卻無動靜，想是各人均已避開。有人叫道：「快，快把狗洞堵死。」商老太喝道：「不許動，我要聽他們燙死時的呼叫。大家避在一旁便是，暗器能拐彎麼？」趙半山雙手連揚，十餘枚暗器接連射出，去勢勁急異常，都射出十丈以外。

發到將近二十枚，他左手在胡斐背後輕輕一推。胡斐向前一撲，先將棉襖送了出去。商老太早已防到這著，火光下見黑黝黝的一團從狗洞中鑽出，紫金八卦刀呼的一刀砍將下來，正中棉襖，但覺著刀之處軟綿綿地，心知不對，急忙提刀。胡斐右手先出，手掌一翻，已抓住她手腕，跟著腦袋從狗洞中鑽了出去。

商老太大叫一聲。商寶震縱了過來，一刀向著胡斐頭頂砍落。此時胡斐的肩頭也已脫出狗洞，只是那狗洞極為狹小，挾住他胸口與左手，一時竄不出來，只得借勁將商老太的手腕揮去，噹的一響，母子倆雙刀相交。這一下手法，正是趙半山適才所授的借力打力功夫，也是他聰明過人，一學即能使用，否則非喪命於商寶震刀下不可。

趙半山聽到雙刀相交之聲，卻見胡斐身子尚未鑽出，運起太極柔勁，在他大腿上一推。

胡斐身不由主，騰空而起。正好商寶震第二刀復又砍下，這一刀勁力好大，正砍在牆基的花崗石上，火星四濺，刃口也捲了起來。胡斐在空中打了個旋子，火光中見商老太橫刀向自己足上削來，急使個「千斤墜」，身子驟落，只聽得呼的一聲，八卦刀從頭頂掠過。他足未落地，左掌翻起，以空手入白刃功夫去奪商老太手中金刀。

商老太見仇人居然死裏逃生，眼都紅了，八卦刀直上直下，狂斫猛劈。胡斐空手搶攻數招，竟是絲毫佔不到便宜，但聽得眾莊丁大聲吶喊，煙火裏商寶震提刀又上。胡斐心想此時廳上已燒得熾熱異常，時候稍長，趙半山等性命難保，廳上八條人命，全憑自己能否於極短時刻之內擊敗商氏母子、殺散莊丁而打開廳門。他心中焦急，一雙肉掌在兩柄大刀之間穿來插去，狠命相撲。商氏母子也知這一戰乃是生死存亡之所繫，雙刀呼呼，就如兩頭大蟲般繞著胡斐圍攻。

大廳中趙半山、王氏兄弟等八人一齊俯耳狗洞之旁，傾聽胡斐與商氏母子相鬥的勝敗。王氏兄弟雖對胡斐頗為憎恨，但此時卻與趙半山的心思並無二致，只盼胡斐快些殺敗商氏母子。廳上熱氣越來越是難熬，桌椅必剝作響，蠟燭遇熱熔盡，登時黑漆一團。突然火光一旺，卻是牆壁上掛著的屏條字畫遇熱燃燒，但片刻燒盡，又是伸手不見五指，再過不久，只怕桌椅也要燒著了。

眾人心中急得也如烈火焚燒，卻是誰也不出聲，凝神傾聽外面三人相鬥的聲音。

王劍英突然在洞口叫道：「胡家小兄弟，快攻商老太下盤。她這路刀法下三路不穩。」他在八卦刀上浸淫數十年，聽著刀風的聲音，便知她如何使刀。

胡斐正苦於一時不能取勝，聽得王劍英的叫聲，心中大喜，身子一弓，伸拳往商老太腿上擊去。商老太竟然不避，舉刀往他背心直劈，她只求傷敵，已然不顧自身。胡斐扭腰側身，讓開了這一刀，商老太第二刀連綿而上。她明聽得王劍英叫敵人攻擊自己下盤，卻偏偏不去守禦。王劍英大叫：「她是在情急拚命，你奪不下她金刀的。快想別法吧。」胡斐心想：「這個我早知道，何必你來提醒？遇到這樣一個瘋婆子，有甚麼法子？」

狗洞之外戰鬥激烈，胡斐以一敵二，漸漸佔到上風，但要取勝，只怕還在百餘回合之後。商老太瞧出情勢不利，又聽得王劍英不住叫嚷指點敵人，將破解八卦刀的訣竅，一點一點的說了出來，心中惱怒異常，暗道：「你不給同門師弟報仇，已是大大不該，卻反而來相助敵人，當真是狼心狗肺的奸賊。」她卻不想王劍英身處絕境，若不反助胡斐，性命已活不過一時三刻。她狂怒之下，心想：「這小雜種武藝高強，既然逃了出來，只怕難以殺他。那麼燒死了廳中這批奸人，也稍出我心中惡氣。」於是大聲呼喝莊丁，急速多加柴炭焚燒。

殷仲翔不住跌腳，埋怨胡斐無用。王劍傑道：「趙三爺，快發暗器相助。」趙半山手中早扣了十餘枚暗器，但商老太等三人在狗洞之旁惡鬥，暗器無法拐彎。他的飛燕銀梭等幾種獨門暗器雖能繞成弧形傷人，但胡斐與商氏母子短兵相接，貼身而戰，瞧不見準頭而憑虛發射出去，怎能保得定不會打中胡斐？小胡斐心思機敏，早已想到這節，數次要引商老太到狗洞之外。可是商老太忌憚趙半山暗器了得，始終不上這當。

這時廳上焦臭漸濃，先是各人的頭髮鬍子鬈曲燒焦，接著衣服邊緣都捲了起來。各人呼吸也漸感艱難。呂小妹抵受不住炙熱，人已半暈。徐錚情急之下，伸頭拚命向狗洞硬擠，但洞小頭大，如何鑽得出去？那狗洞四角均是極厚極重的花崗石，他雙手扳住用力搖撼，竟是動不了半分。

王劍傑猛地想起：「小胡斐若有兵刃，商老太豈是他的敵手？我如何不早想到？」當即伸手去拾自己拋在地下的八卦刀。那知這柄刀的刀頭與地下鐵板碰到，早已烤得炙熱無比，他一抓之下，登時疼得大叫一聲。這時在鐵廳上片刻也延挨不得，他忍著手上燙傷，撕下一塊衣襟，裹在刀柄之上，左手將徐錚拉開，叫道：「小胡斐，兵刃來了，快接著。」手一揮，將鋼刀從狗洞中拋了出去。

胡斐回身來接，商寶震也聽到了叫聲，同時過來搶奪。只聽得兩人同時驚呼一聲，嗆啷一響，兩柄刀都跌在地下。

原來胡斐搶先抓到王劍傑的單刀，但刀柄奇熱，一抓立即撒手。商寶震躍到狗洞之前，卻給趙半山一枝金錢鏢打中手腕，手中鋼刀也拋了下來。胡斐一抓不中，商老太的八卦刀已襲到後心，他身子一側，搶到商寶震身旁，猛地使一招「掀牛喝水」，舉掌掀住他後頸，一運勁，商寶震給他直掀下去，面頰俯地，正好碰到王劍傑那柄燒得半紅的單刀，嗤的一聲，跟著一聲慘呼，半邊俊俏的臉龐上已燙出一條長長的焦痕。

這一聲慘叫，廳上各人都是一喜，只道商寶震已被胡斐打傷。商老太復仇之心與母子之情在胸中略一交戰，竟爾不顧兒子，舉刀急往胡斐肩頭劈下。噹的一聲，胡斐卻不閃避，翻腕橫刀架開，原來他已乘隙將商寶震的八卦刀搶在手中。

廳上眾人身處黑暗與奇熱之中，但聽得雙刀相交，叮叮噹噹亂響，知道胡斐已搶得兵刃，正在猛力急攻，心中各自多了一絲指望。王劍英大叫：「砍她右肩，砍她右肩。」馬行空叫道：「先殺散加添柴火的莊丁。」孫剛峰叫道：「別跟老太婆糾纏，設法打開廳門要緊。」徐錚放聲大嗥：「熱死啦，熱死啦！」眾人亂成一片。

胡斐何嘗不知設法打開廳門乃是第一要務，但商老太拚死糾纏，始終緩不出手腳。他刀法高出商老太甚多，只是此時局勢特異，他年紀幼小，難以鎮定應付，數次得到可乘之機，卻都給商老太用拚命的狠招解救開去。

二人狠鬥七八回合，商老太不住後退。商寶震從家丁手中接過一柄單刀，再行上前夾攻。眾莊丁初見主母與小主人手有兵刃，對付一個空手的孩子，只道穩可得勝，此刻見主母頭髮散亂，不住後退，顯是不敵，各人持刀挺槍，紛紛加入戰團。眾莊丁武藝低微，給胡斐刀砍足踢，霎時間傷了數人，但商家堡的莊丁個個勇悍，負傷之下，仍是拒戰不退。但聽得吶喊聲、兵刃撞擊聲、呼喝斥罵聲、柴火爆裂聲，響成一片。

大廳上各人聽得外面愈打愈亂，心想胡斐一人雖勇，以一個小孩子對敵商家堡全堡上下，如何能勝？於是有的咒罵，有的長嘆，有的悲號，嘈雜之中又加上嘈雜。

忽聽得一個聲音叫道：「小胡斐聽著，以陰陽訣先取主腦，以亂環訣散其附從。」這聲音中氣充沛，蓋過了一切雜聲，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清清楚楚，正是趙半山的話聲。

胡斐見敵人越戰越多，本已心神煩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得趙半山這幾句話，心想趙伯伯英雄蓋世，所說必定不錯，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，鋼刀呼呼呼三刀，往商老太中盤砍斫。他這刀取自商寶震，刃口雖已捲邊，但只要砍中了，仍能致命。商老太見他來勢猛惡，橫刀急架，雙刀碰撞時噹噹響了兩下，第三下胡斐從剛勁突轉柔勁，自陽變陰，一收一揮，手腕忽地轉了三個圈子。

他是順勢而轉，商老太的手臂卻是逆轉圈子，到第二個圈子時她手臂已轉不過來，但覺肘骨劇痛，只得撒手放刀。那八卦紫金刀激飛而起，射入天空。胡斐「陰陽訣」建功，跟著一刀往她肩頭直劈下去。刀鋒距她肩頭約有半尺，只見她白髮披肩，半邊臉上滿染血污，一個念頭在心中一閃：「這老婆子委實可憐，怎能一刀將她砍死？」疾忙刀身翻轉，想用刀背撞她肩膀，使她無力再鬥，便即趕去開門救人。

不料商老太金刀脫手，心中立時便存了與仇人同歸於盡的念頭，明見胡斐舉刀砍下，毫不閃避，反而搶上一步滾入他的懷裏，右手扣住他前胸「神封穴」，左手扣住他小腹「中注穴」牢牢抓定。胡斐大驚，刀背用力擊下。商老太「嘿」的一聲，肩骨碎裂，但她不顧一切，抓住了胡斐穴道死也不放，同時右足力勾，二人一齊倒地。

胡斐直至此日方有臨敵對戰的經驗，絕不知敵人拚命之時竟有如此的狠法，被她抓住之後只得出力掙扎。商老太一張口，又咬住了他前胸衣服，幾個打滾，二人竟齊往大火堆中滾去。胡斐大叫：「快放開，你不怕燒死麼？」他心神一亂，竟忘了該使「小擒拿手」卸脫這樣貼身的糾纏，只是猛力回奪。二人又滾兩下，終於滾進了火堆。

商寶震大叫：「媽！」飛身來救，提起單刀的刀柄，對準胡斐天靈蓋鑿了下去。胡斐偏頭一避，這一刀柄還是打中了額角，疼得險些兒暈去。商寶震生怕母親受傷，急忙伸手將二人從火堆中提了出來，看準胡斐背心，一刀疾砍而下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口，胡斐神智倏地清明，反踢一腳，正中商寶震手腕，第二腿跟著踢出，這一腿出盡全力，竟踢得他跌出五六丈外，一時爬不起來。

胡斐衣服著火，額角又是疼痛欲裂，大喝一聲，雙臂疾振，格格兩響，已擺脫了商老太的糾纏，在地上一個打滾，滾熄衣上火燄。商老太年老，給煙火一薰，已暈了過去。幾名莊丁忙給她打撲身上火頭。

胡斐空手奔入莊丁叢中，心中對自己極是惱怒：「在這捨生忘死、狠命撲鬥的當兒，我還要去可憐敵人，適才沒送了小命，當真是無天理。」此時再不容情，夾手奪過一柄單刀，拳打足踢，刀劈肘撞，猶如虎入羊群，片刻間將眾莊丁打得東逃西竄。

他奔到廳門之前，從莊丁手中奪過一柄火叉，將堆在門前的柴炭一陣亂挑亂撥，只見鐵門已燒得通紅，不禁大驚：「若是門鈕與鐵門燒得焊成一片，這門就打不開了。」危急中不及多想，提起單刀，將全身功勁運於右臂，奮力直砍下去，嗒的一聲，門鈕應手而落，這一砍用力過巨，單刀竟向上翹起，彎成了一把曲尺。他拋下單刀，用火叉鉤住門環向外拉扯，竟然不動。胡斐急得心中怦怦亂跳：「莫要功虧一簣，到最後鐵門竟然拉不開來。」又是用力一拉，但聽得軋軋連聲，鐵門緩緩開了，黑煙夾著火頭，從門中直撲出來。

他想不到廳中已燒得這般厲害，急叫：「趙伯伯，快出來！」只見煙霧瀰漫之中，一人當先搶出，正是王劍英，接著殷仲翔、徐錚、馬行空、孫剛峰先後奔出，最後才是趙半山抱著呂小妹出來。各人衣衫焦爛，狼狽不堪。

這時廳中木材都已著火，桌椅固已燒著，連樑柱也已大火熊熊。這時機真是相差不得片刻，倘若胡斐再遲一盞茶的時分破門，必定有人喪命。

胡斐見趙半山安然無恙，撲了上去，連叫：「趙伯伯，趙伯伯。」趙半山鬚眉盡焦，但仍是鎮定如恆，微微一笑，讚道：「好孩子！」忽聽得王劍英叫道：「劍傑！劍傑！你在那裏？」趙半山四下一瞧，果然不見王劍傑，驚道：「難道他沒出來？」王劍英大叫：「我兄弟沒出來啊，沒出來啊。」此時廳中樑柱東一條西一條，橫七豎八的倒塌，已燒成一個火窟，王劍英雖是手足情殷，卻也不敢進去相救，只是大叫：「劍傑，快出來，快出來！」

趙半山與胡斐同時想到：「他若能夠出來，豈有不出來之理？」他二人俱是天生的俠義心腸，當下更不多想，一老一少，不約而同的衝進火窟之中，冒煙突火，來尋王劍傑。胡斐踏在燒得炙熱的磚上，不禁燙得雙足亂跳。趙半山道：「孩子，你快出去。」胡斐道：「不，趙伯伯，你快出去。」他剛說了這句話，忽地叫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俯身將王劍傑拉起，飛奔出外。原來王劍傑挨不住熾熱，將口鼻湊在狗洞上吸氣，不料一陣黑煙自外衝進，將他薰得暈了過去。

胡斐給煙嗆得大聲咳嗽，王劍傑身材魁梧，難以橫抱，只好拉了他著地拖將出去，將到門口，門外眾人突然大聲驚呼，但見屋頂一根火樑直跌下來，壓向胡斐頭頂。胡斐加緊腳步，想要搶出廳門，但那樑木甚長，其勢已然不及。趙半山哼了一聲，踏上半步，一招「扇通背」，右掌已托住火樑。這樑木本身之重不下四五百斤，從上面跌將下來，勢道更是驚人。趙半山雙腿馬步穩凝不動，右掌這一托，火樑反而向上一抬，那「閃通背」的下半招跟著發出，左掌搭在樑木上向外一送，只見一條火龍從廳口激飛而出，夭矯入空，直飛出六七丈外，方始落地。

廳門外眾人見他露了這手功夫，呆了半晌，這才震天價響喝起采來，連商家堡的莊丁，也不自禁的站在遠處叫好。

王劍英扶著兄弟，忙著替他撲熄衣上火燄，心中暗自慚愧：「我自己親兄弟有難，卻要旁人相救。」

馬行空與徐錚出了鐵廳，立即找尋馬春花，但東張西望，不見她的影蹤。徐錚心下起疑：「她定是與姓商的小子到甚麼地方搗鬼去了。」他身出火域，心中妒火又旺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去找她。」拔步飛奔。

馬行空年紀一大，究已不如小夥子硬朗，給煙火炙得頭暈眼花，只想找個地方休息一會，突覺背後有掌風襲到。這一下突襲全然出他意料之外，那一掌來得又快又勁，馬行空不及招架，只得吸氣硬接，砰的一響，身子給打得搖搖幌幌，但覺眼前一黑，全身發軟，接著臀上又被人踢了一腿，身不由主的向鐵廳的火窟中跌去，迷糊中只聽得商老太縱聲大笑，叫道：「劍鳴，劍鳴，我終於給你報了一點兒仇……」一陣熱氣裹住全身，登時甚麼也不知道了。

趙半山剛將呂小妹救醒，忽見商老太突然從煙火裏鑽出來，將馬行空打入火窟，不禁一呆。只見商老太弓身走入廳門，對熊熊大火竟是視若無睹，他大叫：「快出來，你這不是送死麼？」

他一言方畢，又是一條極大火樑落了下來，騰的一聲巨響，火燄四下飛舞，已將廳門封住。商老太懷抱紫金八卦刀，臉露笑容，端坐在火燄之中，全身衣服頭髮均已著火，卻竟似不覺痛苦。她心中在想：「復仇的心願雖然難了，我卻不久就可與劍鳴相會了。」

趙半山長嘆一聲，心想此位老太太雖是女流，性子剛烈，勝於鬚眉，又想此番東來之事已了，無意中結識了一個少年英雄，也算此行不虛，見孫剛峰、王劍英等各自正在忙碌，於是轉頭向胡斐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走吧，一起走一程如何？」胡斐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

在他幼小的心靈之中，想到了世間許許多多變幻難測之事，想到呂小妹的報仇是如此，而商老太的報仇卻又如此。他與趙半山攜手同行，默默想著心事，走出里許，回頭一望，只見商家堡兀自燒得半天通紅。

趙半山道：「小兄弟，今天的事很慘，是不是？商老太的性子，唉！」說著搖了搖頭。胡斐道：「趙伯伯……」

趙半山轉過頭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我今日萍水相逢，意氣相投，雖然我年紀大了幾歲，但我見你俠義仁厚，實是相敬。他日你必名揚天下，我何敢以長輩自居？」此時東方初白，趙半山的臉色在朝曦照耀之下顯得又是莊嚴，又是誠懇。

胡斐一張小臉上滿是炭灰血漬，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不禁脹得通紅，又道：「趙伯伯……」趙半山搖了搖手，說道：「趙伯伯三字，今後休得再出你口。我與你結義為異姓兄弟，可好？」

想千手如來趙半山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威名，何等的身份，今日竟要與一個十餘歲的孩童義結金蘭，實是事非尋常。他倒不是瞧在胡斐武功的份上，而是敬重他捨身救人的仁俠心腸，覺得他年紀雖小，但所作所為，與紅花會眾兄弟已並無二致。

胡斐聽了此言，不由得感激不勝，兩道淚水從眼中流下，撲翻身軀，納頭便拜，叫道：「趙……趙……」趙半山跪下答禮，說道：「賢弟，從今後你叫我三哥便了。」

於是一老一少兩位英雄，在曠野中撮土為香，拜了八拜。

趙半山心中快慰，撮口長嘯，只聽得西面馬蹄聲急，那白馬奮鬣揚蹄而來，片刻間奔到了身前。胡斐讚道：「這馬真好。」趙半山心想：「可惜此馬乃四弟妹所有，她愛若性命，否則經你這麼一讚，我自然送你。」當下微微一笑，也不解釋，問道：「賢弟，你在此間可還有甚麼未了之事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去跟平四叔說一聲，當送三哥一程。」趙半山也不捨得立即與他分別，道：「那再好沒有。」牽了韁繩，和胡斐並肩而行。

※※※

轉過一個山坡，忽見一株大樹後面站著一人，探頭探腦的在不住窺探。胡斐認得他的背影，低聲道：「這是徐錚！」心想他師父慘遭焚死，他躲在此處不知鬼鬼祟祟的幹甚麼勾當，說道：「我過去瞧瞧。」悄悄走上前去，在他身後向前一張。徐錚正瞧得出神，不知身後來了旁人。

只見前面二十餘丈一株楊樹之下，一男一女，相互偎倚在一起，神情異常親密。胡斐凝神一看，原來男的是商家堡作客的福公子，女的竟是馬春花。但見福公子一手摟著她腰，不住親她面頰。馬春花軟洋洋的靠在他懷裏，低聲不知說些甚麼。胡斐年幼，還不大明白男女之事，只是瞧得有趣，心中暗暗好笑：「馬姑娘和這公子只相識一天，便這般要好。」卻聽得徐錚口中發出嘰嘰格格的怪聲，原來是在咬牙切齒，又舉起拳頭，不住捶打自己胸口，已是憤怒到了極點。

胡斐笑道：「徐大哥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徐錚全神貫注在馬春花身上，對胡斐的話竟是全沒聽見。突然之間，他大叫一聲：「我和你拚了！」拔出腰間單刀，向福公子衝去。

胡斐雖然聰明伶俐，對這種私情糾葛卻是全然不解，隱隱約約只知道馬春花生得美麗，所以前日晚間商寶震對她這樣，而今日福公子和徐錚又是為她打架。

福公子和馬春花在大廳上溜了出來，唯恐給人見到，遠遠躲到這株大楊樹下偎倚蜜語。男歡女愛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商家堡鬧得天翻地覆，他二人竟是半點也不知道，突見徐錚全身燒焦、披頭散髮的提刀殺來，同時大驚站起。

徐錚雙目如欲噴出火來，這一刀砍下去力道極猛。福公子武藝平庸，眼見鋼刀迎頭砍到，急忙後退。徐錚這一刀用力大了，登的一聲卻砍在大楊樹上，急切間拔不出來。馬春花急道：「你幹甚麼？你幹甚麼？」徐錚怒喝：「幹甚麼？我要殺了這小子！」用力一拔，那刀脫卻楊樹，反彈上來，砰的一下，刀背撞上他的額頭。

馬春花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小心！可撞痛了麼？」徐錚伸手使勁將她推開，道：「不用你假惺惺做好人。」跟著趕上前去，舉刀又向福公子砍下。馬春花見這個平日對自己從來不敢違拗半點的師哥，此時突然發瘋一般，知他妒火中燒，不可抑制，心中又是羞愧，又是焦急，搶過去攔在他面前，雙手叉腰，說道：「師哥，你要殺人，先殺了我吧。」

徐錚見她一意維護福公子，更是大怒若狂，厲聲道：「我先殺他，再來殺你。」左手在她肩頭一推。馬春花一個踉蹌，險險跌倒，隨手搶起地下一根枯枝，擋架他的單刀，一面轉頭向福公子叫道：「你快走，快走啊。」福公子不知她和徐錚乃是未婚夫婦，大聲道：「這人瘋了，你可要小心。」一面遠遠躲開。

徐錚舞動單刀，數招之間，已將馬春花手中枯枝砍斷，喝道：「你再不讓開，可莫怪我無情了。」馬春花將半截枯枝往地下一丟，轉過了頭，將脖子向著他刀口，說道：「師哥，這一生一世，我終究是不能做你妻子的了。你一刀將我殺了吧。」徐錚滿臉紫脹，怒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左手用力抓胸，說不出話來。

胡斐見他單刀上下揮盪，神色狂怒，只怕一個克制不住，順手便往馬春花身上砍了下去，當即搶上前去，隔在二人之間，左掌起處，已按在徐錚胸前，微一發勁，將他推得退後三步，笑道：「徐大哥，天下有誰想動馬姑娘一根毫毛，除非先將我胡斐殺了。」徐錚一愕，怒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連你這乳臭未乾的孩子，她也勾搭上了？」

只聽啪的一聲，馬春花縱上前來打了他一記耳光。徐錚一來是盛怒之下神智不清，二來胡斐夾在中間，擋住了他的眼光，這一巴掌竟是沒能避開，結結實實的，打得他半邊臉頰也腫了。

胡斐卻不懂徐錚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，也不明白馬春花何以大怒。在他心中，自己給商老太擒住拷打之時，馬春花曾向商寶震求情，後來又求他釋放自己，雖然自己已經先脫捆縛，但對她這番眷念之恩，卻是銘感於心。此時馬春花與師哥起了爭執，他自是全力維護。

徐錚見過胡斐與王氏兄弟動手，論到武功，自知與他可差得太遠，但心情激動之下，連性命也不理會了，還顧甚麼勝負？一柄單刀直上直下的往他頭上、頸中、肩頭連連砍去。胡斐既不邁步，亦不後退，衹是站在當地，在他刀縫間側身閃避，突然左手伸出，一拳向他鼻樑打去。徐錚舉刀橫削，斫他手臂。胡斐這一拳打到一半，手臂拐彎，翻掌抓住他手腕，順勢一扭，已將單刀奪在手中，跟著轉過身去，將刀交給馬春花。他將背脊向著徐錚，當真是藝高人膽大，對之絲毫不加提防。

徐錚知道再鬥也是無用，長嘆一聲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忽地大放悲聲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你老人家死得好慘。」回身掩面便走。

馬春花猛吃一驚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提刀趕去。徐錚不答，低首疾行。馬春花連問：「爹爹怎麼了？你說甚麼死得好慘？」一路在後面追趕。

福公子站得遠遠的，沒聽清楚他師兄妹的對答，只見馬春花追趕徐錚而去，心中急了，叫道：「春妹，春妹，回來，別理他。」馬春花掛念父親，不理會福公子的叫喊，只是追問徐錚。福公子見鋼刀已到了馬春花手中，不再懼怕徐錚，快步趕上。

追出十餘步，忽見一株大樹後轉出一人，五十餘歲年紀，身形微胖，唇留微髭，正是紅花會的三當家千手如來趙半山。

福公子和他一朝相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趙半山笑道：「福公子，你好啊！」福公子雙手一拱，勉強道：「趙三當家，你好。」再也顧不得馬春花如何，轉過身來，飛步便行，一直奔出十餘丈，回頭向趙半山一望，腳步更加快了。

霎時之間，福公子向北，徐錚與馬春花向南，俱已奔得影蹤不見，只有趙半山臉帶微笑，胡斐神色迷茫，相向站在高坡之上。

胡斐道：「三哥，這福公子認得你啊，他好像很怕你。」趙半山微笑道：「不錯，他曾落在我們手中，很吃了些苦頭。」

原來這福公子，正是當今乾隆皇帝駕前第一紅人福康安。他是乾隆的私生兒子，是以皇帝對他恩遇隆厚，群臣莫及。他曾被紅花會群雄擒住，逼得乾隆重修少林寺，不敢與紅花會為難。此時事隔數年，忽然又與趙半山相遇，他衹道紅花會群雄從回疆大舉東來，只嚇得魂飛魄散，那敢再追查馬春花到了何處？與王劍英等會合後，片刻不敢停留，急急回北京去了。

胡斐見福康安不會武藝，對他未加留意，沒再追問他的來歷。趙半山伸出右手，握住他手，二人攜手同行，走了里許，來到路旁一所茶鋪之前。趙半山道：「賢弟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你我就此別過。」胡斐雖是戀戀不捨，但他是豁達豪邁之人，說道：「好，三哥，過幾年等我長得幾歲，到回疆來尋你相會。」趙半山點頭道：「我在回疆等你便了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朵紅絨紮成的大紅花來，說道：「賢弟，天下江湖好漢，一見此花，便知是你三哥的信物。你若遇上急需，要人要錢，憑著此花，向各處朋友儘管要便是。」

胡斐接過了放在懷內，好生羨慕，心想日後學到三哥的本領未必為難，但要學到他朋友遍天下的交情，卻是大大的不易。趙半山到茶鋪倒了兩大碗茶，將一碗遞給胡斐，說道：「以茶代酒，你我喝了這碗別酒吧。」二人舉起碗來，仰頭飲乾。

趙半山擱下茶碗，一手牽住馬韁，說道：「賢弟，臨別之際，做哥哥的問你一句話。」胡斐道：「三哥請問便是。」趙半山道：「除了商家堡之外，賢弟是否還有甚麼厲害的仇人對頭？」胡斐一凜，心道：「我爹爹不知是誰害的，此人既殺得我爹爹，自然武功非同小可。若是三哥知我大仇未報，竟查到我仇人的姓名，他義氣為重，前去找他拚鬥，一來我殺父大仇不能叫人代報，二來焉能讓三哥冒此凶險？」他年紀雖小，卻是滿腹的傲氣，仰頭道：「不勞三哥掛懷，便是有甚麼仇敵對頭，小弟也料理得了。」趙半山哈哈大笑，翹起大拇指讚道：「好！」飛身上馬，向西疾馳而去，只聽他遠遠說道：「石上的小包，哥哥送了給你。」

胡斐回過頭來，只見大石上放著一個包裹，本來是趙半山掛在白馬背上的。他伸手一提，只覺沉甸甸的有些壓手，急忙解開，但見金光耀眼，卻是二十枚二十兩重的金錠，一共是黃金四百兩。胡斐哈哈一笑，心道：「我貧你富，若是贈我黃金，我也不能拒卻。三哥怕我推辭，贈金之後急急馳走，未免將我胡斐當作小孩子了。」

回頭望見馬蹄濺起一路塵土，數里不歇，想起今日竟交上了這樣一位肝膽相照的好友，不由得喜不自勝，提了黃金，高聲唱著山歌，大踏步而行。

胡斐找著平阿四後，分了二百兩黃金給他，要他回滄州居住，自己卻遨遊天下，每日裏習拳練刀，打熬氣力，參照趙半山所授的武學要訣，鑽研拳經刀譜上的家傳武功。

# 第五章 血印石

數年之間，他身材長高了，力氣長大了，見識武功，也是與日俱進。四海為家，倒也悠然自得，到處行俠仗義，扶危濟困，卻也說不盡這許多。只是他出手豪闊，趙半山所贈的二百兩黃金，卻已使得蕩然無存了。

一日想起，常聽人說，廣東富庶繁盛，頗有豪俠之士，左右無事，於是騎了一匹劣馬，逕往嶺南而來。

這一日到了廣東的大鎮佛山鎮。那佛山自來與朱仙、景德、漢口並稱天下四大鎮，端的是民豐物阜，市廛繁華。胡斐到得鎮上，已是巳末午初，腹中饑餓，見路南有座三開間門面的大酒樓，招牌上寫著「英雄樓」三個金漆大字，兩邊敞著窗戶，酒樓裏刀杓亂響，酒肉香氣陣陣噴出。胡斐心道：「這酒樓的招牌起得倒怪。」一摸身邊，只剩下百十來文錢，心想今日喝酒是不成的了，吃一大碗麵飽飽肚再說。當下將馬拴在酒樓前的木樁上，逕行上樓。

酒樓中伙計見他衣衫敝舊，滿臉的不喜，伸手攔住，說道：「客官，樓上是雅座，你不嫌價錢貴麼？」胡斐一聽，氣往上衝，心道：「你這招牌叫做英雄樓，對待窮朋友卻是這般狗熊氣概。我不吃你一個人仰馬翻，胡斐便枉稱英雄了。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只要酒菜精美，卻不怕價錢貴。」那伙計將信將疑，斜著眼由他上樓。

樓上桌椅潔淨。座中客人衣飾豪奢，十九是富商大賈。伙計瞧了他的模樣，料得沒甚油水生發，竟是半天不過來招呼。胡斐暗暗尋思，要生個甚麼念頭，白吃他一頓。忽聽得街心一陣大亂，一個女人聲音哈哈大笑，拍手而來。

胡斐正坐在窗邊，倚窗向街心望去，見一個婦人頭髮散亂，臉上、衣上、手上全是鮮血，手中抓著一柄菜刀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指手劃腳，原來是個瘋子。旁觀之人遠遠站著，臉上或現恐懼，或顯憐憫，無人敢走近她身旁。只見她指著「英雄樓」的招牌拍手大笑，說道：「鳳老爺，你長命百歲，富貴雙全啊，我老婆子給你磕頭，叫老天爺生眼睛保佑你啊。」說著跪倒在地，登登登的磕頭，撞得額頭全是鮮血，卻似絲毫不覺疼痛，一面磕頭，一面呼叫：「鳳老爺，你日進一斗金，夜進一斗銀，大富大貴，百子千孫啊。」

酒樓中閃出一人，手執長煙袋，似是掌櫃模樣，指著那婦人罵道：「鍾四嫂，你要賣瘋，回自己窩兒去，別在這兒擾了貴客們吃喝的興頭。」那鍾四嫂全沒理會，仍是又哭又笑，向著酒樓磕頭。掌櫃的一揮手，酒樓中走出兩名粗壯漢子，一個夾手搶過她手中菜刀，另一個用力一推。鍾四嫂登時摔了一個觔斗，滾過街心，掙扎著爬起後痴痴呆呆的站著，半晌不言不語，突然搥胸大哭，號叫連聲：「我那小三寶貝兒啊，你死得好苦啊。老天爺生眼睛，你可沒偷人家的鵝吃啊。」

搶了菜刀的那漢子舉起刀來，喝道：「你再在這裏胡說八道，我就給你一刀。」鍾四嫂毫不害怕，仍是哭叫。掌櫃的見街坊眾人臉上都有不以為然之色，呼嚕呼嚕的抽了幾口煙，噴出一股白煙，將手一揮，與兩名漢子回進了酒樓。

胡斐見兩個漢子欺侮一個婦道人家，本感氣惱，但想這婦人是個瘋子，原也不可理喻，忽聽得坐在身後桌邊兩名酒客悄聲議論。一個道：「鳳老爺這件事，做得也太急躁了些，活生生逼死一條人命，只怕將來要遭報應。」胡斐聽到「活生生逼死一條人命」這九個字，心中一凜。只聽另一人道：「那也不能說是鳳老爺的過錯，家裏不見了東西，問一聲也是十分平常。誰叫這女人失心瘋了，竟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剖開了肚子。」胡斐聽到最後這句話，那裏還忍耐得住，猛地轉過身來。只見說話的二人都是四十左右年紀，一個肥胖，一個瘦削，穿的都是綢緞長袍，瞧這打扮，均是店東富商。二人見他回頭，相視一眼，登時住口不說了。

胡斐知道這種人最是膽小怕事，若是善言相問，必定推說不知，決不肯坦直以告，當下站起身來，作了個揖，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兩位老闆，自在廣州一別，已有數年不見了，兩位好啊？」那二人和他素不相識，聽他口音又是外省人，心中均感奇怪，但生意人講究和氣生財，當即拱手還禮，說道：「你好，你好。」胡斐笑道：「小弟這次到佛山來，帶了一萬兩銀子，想辦一批貨，只是人地生疏，好生為難。今日與兩位巧遇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正好請兩位幫忙。」二人一聽到「一萬兩銀子」五個字，登時從心窩裏笑了出來，雖見他衣著不似有錢人，但「一萬兩銀子」非同小可，豈能交臂失之？齊道：「那是該當的，請過來共飲一杯，慢慢細談如何？」

胡斐正要他二人說這句話，那裏還有客氣，當即走將過去，打橫裏坐了，開門見山的問道：「適才聽兩位言道，甚麼活生生的逼死了一條人命，倒要請教。」那二人臉上微微變色，正欲推搪，胡斐伸出左手，在桌底自左至右的一移，已將每人一隻手腕抓住，握在手掌之中，略一用勁，二人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立時臉色慘白。樓頭的伙計與眾酒客聽到叫聲，一齊回頭過來。胡斐低聲道：「不許出聲！」二人不敢違拗，只得同時苦笑。旁人見無別事，就沒再看。

這二人手腕被胡斐抓在掌中，宛如給鐵箍牢牢箍住了一般，那裏還動彈得半分？胡斐低聲道：「我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，現下改邪歸正，學做生意，要一萬兩銀子辦貨，可是短了本錢，只得向二位各借五千兩。」二人大吃一驚，齊聲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啊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，你們把鳳老爺逼死人命的事，說給我聽。那一位說得明白仔細，我便不向他借錢。這一萬兩銀子，只好著落在另一位身上。」二人忙道：「我來說，我來說。」先前誰都不肯說，這時生怕獨力負擔，做了單頭債主，竟然爭先恐後起來。

胡斐見這個比賽的法兒收效，微微一笑，聽那胖子說北方話口音較正，便指著他道：「胖的先說，待會再叫瘦的說。那一位說得不清楚，那便是我的債主老爺了。」說著放脫了二人手腕，取下背上包裹，打了開來，露出一柄明晃晃的鋼刀，拿起桌上一雙象牙筷子，在刀口輕輕一掠，筷子登時斷為四截。這二人面面相覷，張大了口合不攏來，兩顆心卻是怦怦的跳個不住。胡斐伸出雙手，在二人後頸摸了摸，好似在尋找下刀的部位一般，將二人更是嚇得面如土色。胡斐點點頭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好，好！」又將包裹包上。

那胖商人忙道：「小爺，我說，保管比……比他說的明白……」那瘦商人搶著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，讓我先說吧。」胡斐臉一沉，道：「我說過要先聽他說，你忙甚麼？」那瘦商人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胡斐道：「你不遵我吩咐，要罰！」那瘦商人嚇得魂不附體，胖商人卻臉有得色。

胡斐道：「酒微菜寡，怎是敬客的道理？快叫一桌上等酒席來。」瘦商人一聽處罰甚輕，如逢大赦，忙叫伙計過來，吩咐他即刻做一席五兩銀子的最上等酒菜。那伙計見胡斐和他們坐在一起，甚是詫異，聽到有五兩銀子的買賣，當即眉開眼笑的連聲答應。

胡斐在窗口探頭一望，見那鍾四嫂披頭散髮的坐在對街地下，抬頭望天，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語，不知說些甚麼。

那胖商人道：「小爺，這件事我說便說了，可不能讓人知道是我說的。」胡斐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不說也罷，那就讓他說。」說著轉頭向瘦商人。胖商人忙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小爺，這位鳳老爺名字叫作鳳天南，乃是佛山鎮上的大財主，有一個綽號，叫作……」瘦商人接口道：「叫作南霸天。」胡斐喝道：「又不是說相聲，你插口幹麼？」瘦商人低下了頭。不敢再言語了。

那胖商人道：「鳳老爺在佛山鎮上開了一家大典當，叫作英雄當鋪；一家酒樓，便是這家英雄樓；又有一家大賭場，叫作英雄會館。他財雄勢大，交遊廣闊，武藝算得全廣東第一。鎮上的人私下裏還說，每個月有人從粵東、粵西、粵北三處送銀子來孝敬他，聽說他是甚麼五虎派的掌門人，凡是五虎派的弟兄們在各處發財，便得抽個份兒給他。這些江湖上的事，小的也弄不明白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他是大財主，又是坐地分贓的大強盜。」二人向他望了一眼，心想：「那你與他是同行哪。」胡斐早已明白他們的心意，笑道：「常言道同行是冤家。我跟這位鳳老爺不是朋友。你們有好說好，有歹說歹，不必隱瞞。」

那胖商人道：「這鳳老爺的宅子一連五進，本來已夠大啦，可是他新近娶了一房七姨太，又要在後進旁邊起一座甚麼七鳳樓，給這位新姨太太住。他看中的地皮，便是鍾四嫂家傳的菜園。這塊地只有兩畝幾分，但鍾阿四種菜為生，一家五口全靠著這菜園子吃飯。鳳老爺把鍾阿四叫去，說給五兩銀子買他的地。鍾阿四自然不肯。鳳老爺加到十兩。鍾阿四還是不肯，說道便是一百兩銀子，也吃得完，可是在這菜園子扒扒土、澆澆水，只要力氣花上去，一家幾口便餓不死了。鳳老爺惱了，將他趕了出來，昨天便起了這偷鵝的事兒。

「原來鳳老爺後院中養了十隻肥鵝，昨天忽然不見了一隻。家丁說是鍾家的小二子、小三子兄弟倆偷了，尋到他菜園子裏，果然見菜地裏有許多鵝毛。鍾四嫂叫起屈來，說她兩個兒子向來規矩，決不會偷人家的東西，這鵝毛準是旁人丟在菜園子裏的。家丁們找小二小三去問，兩個都說沒偷。鳳老爺問道：『今兒早晨你們吃了甚麼？』小三子道：『吃我，吃我。』鳳老爺拍桌大罵，說：『小三子自己都招了，還說沒偷？』於是叫人到巡檢衙門去告了一狀，差役便來將鍾阿四鎖了去。

「鍾四嫂知道自己家裏雖窮，兩個兒子卻乖，平時一家又很懼怕鳳家，決不會去偷他們的鵝吃，便到鳳家去理論，卻給鳳老爺的家丁踢了出來。她趕到巡檢衙門去叫冤，也給差役轟出。巡檢老爺受了鳳老爺的囑託，又是板子，又是夾棍，早已將鍾阿四整治得奄奄一息。鍾四嫂去探監，見丈夫滿身血肉模糊，話也說不出了，只是糊裏胡塗地叫道：『不賣地，不賣地！沒有偷，沒有偷。』鍾四嫂心裏一急，便橫了心。她趕回家裏，一手拖了小三子，一手拿了柄菜刀，叫了左右鄉鄰，一齊上祖廟去。鄉鄰們只道她要在神前發誓，便同去作個見證。小人和她住得近，也跟去瞧瞧熱鬧。

「鍾四嫂在北帝爺爺座前磕了幾個響頭，說道：『北帝爺爺，我孩子決不能偷人家的鵝。他今年還只四歲，刁嘴拗舌，說不清楚，在財主爺面前說甚麼吃我，吃我！小婦人一家橫遭不白，贓官受了賄，斷事不明，只有請北帝爺爺伸冤！』說著提起刀來，一刀便將小三子的肚子剖了。」

胡斐一路聽下來，早已目眥欲裂，聽到此處，不禁大叫一聲，霍地站起，砰的一掌，打得桌上碗盞躍起，湯汁飛濺，叫道：「竟有此事？」

胖瘦二商人見他神威凜凜，一齊顫聲道：「此事千真萬確！」胡斐右足踏在長凳之上，從包袱中抽出單刀，插在桌上，叫道：「快說下去！」胖商人道：「這……這不關我事。」

酒樓上的酒客伙計見胡斐兇神惡煞一般，個個膽戰心驚。膽小的酒客不等吃完，一個個便溜下樓去。眾伙計遠遠站著，誰都不敢過來。

胡斐叫道：「快說，小三子肚中可有鵝肉？」那胖商人道：「沒有鵝肉，沒有鵝肉。他肚腹之中，全是一顆顆螺肉。原來鍾家家中貧寒，沒甚麼東西裹腹，小二小三哥兒倆就到田裏摸田螺吃。螺肉很硬，小三子咬不爛，一顆顆都囫圇的吞了下去，因此隔了大半天還沒化。他說：『吃我，吃我！』卻是說的『吃螺！』唉，好好一個孩子，便這麼死在祖廟之中。鍾四嫂也就此瘋了。」（按：吃螺誤為吃鵝，祖廟破兒腹明冤，乃確有其事，佛山鎮老人無一不知。今日佛山祖廟之中，北帝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，尚有隱隱血跡，即為此千古奇冤之見證。作者曾親眼見到。讀者如赴佛山，可往參觀。唯此事之年代及人物姓名，年久失傳。作者當時向佛山鎮上文化界人士詳加打聽，無人知悉，因此文中人名及其他故事均屬虛構。）

胡斐拔起單刀，叫道：「這姓鳳的住在那裏？」那胖商人還未回答，忽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一陣犬吠之聲，瘦商人嘆道：「作孽，作孽！」胡斐道：「還有甚麼事？」瘦商人道：「那是鳳老爺的家丁帶了惡狗，正在追拿鍾家的小二子。」胡斐怒道：「冤枉已然辨明，還拿人幹甚麼？」瘦商人道：「鳳老爺言道：小三子既然沒吃，定是小二子吃了，因此要拿他去追問。鄰居知道鳳老爺惱羞成怒，非把這件冤枉套在小二子頭上不可，暗暗叫小二子逃走。今日鳳老爺的家丁已到處搜拿了半天呢。」

此時胡斐反而抑住怒氣，笑道：「好好，兩位說得明白，這一萬兩銀子我便向鳳老爺借去。」說著提起酒壺就口便喝，將三壺酒喝得涓滴不賸，一疊聲催伙計拿酒來。

※※※

但聽得狗吠聲吆喝聲越來越近，響到了街頭。胡斐靠到窗口，只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從轉角處沒命價奔來。他赤著雙足，衣褲已被惡狗的爪牙撕得稀爛，身後一路滴著鮮血，不知他與眾惡犬如何廝鬥，方能逃到這裏。他身後七八丈遠處，十餘條豺狼般的猛犬狂叫著追來，眼見再過須臾，便要撲到鍾小二身上。

鍾小二此時已是筋疲力盡，突然見到母親，叫一聲：「媽！」雙腿一軟，摔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來。鍾四嫂雖然神智胡塗，卻認得兒子，猛地站起，衝了過去，擋在眾惡犬之前，護住兒子。眾惡犬登時一齊站定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齒，嗚嗚發威。

這些惡犬隻隻兇猛異常，平時跟著鳳老爺打獵，連老虎大熊也敢與之搏鬥，但見了鍾四嫂這股拚死護子的神態，一時竟然不敢逼近。眾家丁大聲吆喝，催促惡犬。只聽得嗚嗚幾聲，兩頭兇狼般的大犬躍起身來，向臥在地上的鍾小二咬去。

鍾四嫂撲在兒子身上。第一頭大犬張開利口，咬住她的肩頭。第二頭惡犬卻咬中她的左腿。雙犬用力拉扯，就似打獵時擒著白兔花鹿一般。眾家丁呼喝助威。鍾四嫂不顧自身疼痛，仍是護住兒子，不讓他受惡犬的侵襲。鍾小二從母親身下爬了出來，一面哭喊，一面和眾惡犬廝打，救護母親。霎時之間，十餘條惡犬從四面八方圍攻了上去。

街頭看熱鬧的閒人雖眾，但迫於鳳老爺的威勢，個個敢怒而不敢言。要知當此情景之下，只要有誰稍稍惹惱了這些家丁，一個手勢之下，眾惡犬立時撲上身來。有的不忍卒睹這場慘劇，掩面避開。眾家丁卻是興高采烈，猶似捕獲到了大獵物一般。

胡斐在酒樓上瞧得清清楚楚，他遲遲不出手救人，是要親眼看明白那鳳天南是否真如這兩個商人所說的那麼歹毒，以免誤信人言，冤枉無辜。初時他聽胖商人述說這件慘事，心中極其惱怒，後來聽說那鳳天南既已平白無端地逼死了一條人命，還派惡犬追捕另一個孩子，覺得世上縱有狠惡之人，亦不該如此過份，倒有些將信將疑起來，直到親見惡犬撲咬鍾氏母子，那時更無懷疑，眼見街頭血肉橫飛，再遲得片刻，這一雙慈母孝子不免死於當場，當下抓起桌上三雙筷子，勁透右臂，一枚枚的擲了下去。

但聽得汪汪汪、嗚嗚嗚幾聲慘叫，六頭惡犬均被筷子打中腦門，伏地而死，其餘惡犬呆在當地，不知該當繼續撲咬，還是轉身逃去。胡斐又拿起桌上的酒杯，飛擲下街，當真是差不失寸，勁力透骨，每一隻酒杯的杯底都擊中在每一頭惡犬的鼻頭上。三頭大狗叫也沒叫一聲，登時翻身而死。餘下幾條惡犬將尾巴挾在後腿之間，轉眼逃得不知去向。

帶狗的家丁共有六人，仗著鳳天南的威勢，在佛山鎮上一向兇橫慣了的，眼見胡斐施展絕技殺狗，竟然不知死活，一齊怒喝：「甚麼人到佛山鎮來撒野？打死了鳳老爺的狗，要你這小子償命。」各人身上都帶著單刀鐵鍊，紛紛取出，蜂擁著搶上樓來。

眾酒客見到這副陣仗，登時一陣大亂。那「英雄樓」是鳳天南的產業，掌櫃的、站堂的、送菜的、大廚二廚，一見鳳府家丁上樓拿人，各自抄起火叉、菜刀、鐵棒，都要相幫動手。胡斐瞧在眼裏，只是微微冷笑。

但見六名家丁奔到身前，為首一人將鐵鍊嗆啷啷一抖，喝道：「臭小子，跟老爺走吧。」胡斐心想：「一個鄉紳的家丁，也敢拿鐵鍊鎖人，這姓鳳的府中，難道就是佛山鎮的衙門？」他也不站起，反手一掌，正中那家丁的左臉，手掌縮回時，順手在他前頸「紫宮」、後腦「風府」兩穴各點了一下。這是人身的兩處大穴，那家丁登時呆呆站著，動彈不得。

其時第二、第三個家丁尚未瞧得明白，各挺單刀從左右襲上。胡斐見二人雙刀砍來時頗有勁力，顯是練過幾年武功，倒非尋常狐假虎威的惡奴可比，正是如此，更可想見那鳳天南的兇橫，當下如法炮製，啪啪兩記巴掌，打得那兩名家丁愣愣的站著。餘下三名家丁瞧出勢頭不對，一個轉身欲走，另一個叫道：「鳳七爺，你來瞧瞧這是甚麼邪門。」

那鳳七是鳳天南的遠房族弟，就在這英雄酒樓當掌櫃，武功是沒有甚麼，為人卻極是機靈，這時已站在樓頭，瞧出胡斐武功甚是了得，當即搶上兩步，抱拳說道：「原來今日英雄駕到，恕鳳某有眼不識泰山……」

胡斐見三名家丁慢慢向樓頭移步，想乘機溜走，當即從身邊站著不動的家丁手中取過鐵鍊，著地捲去，回勁一扯，鐵鍊已捲住三名家丁六隻腳，但聽得「啊喲，啊喲」聲中，三個人橫倒在地，跌成一堆，一齊給他拖將過來。胡斐拿起鐵鍊兩端，打了一個死結，對鳳七毫不理睬，自斟自飲。

英雄樓眾伙計雖見胡斐出手厲害，但想好漢敵不過人多，各執傢伙，佈成陣勢，只待鳳七爺一聲令下，便即一擁而上。

胡斐喝了一杯酒，問道：「鳳天南是你甚麼人？」鳳七笑道：「鳳老爺是在下的族兄，尊駕可認得他麼？」胡斐道：「不認得，你去叫他來見我。」鳳七心中有氣，暗道：「憑你這小子也請得動鳳老爺？便是你登門磕頭，也不知他老人家見不見你呢？」但臉上仍是笑嘻嘻地道：「請教尊駕貴姓大名，好得通報。」

胡斐道：「我姓拔，殺雞拔毛的拔。」鳳七暗自嘀咕：「怎麼有這個怪姓兒？」陪笑道：「原來是拔爺，物以稀為貴，拔爺的姓數，南方倒是少有。」胡斐道：「是啊，俗語道物以稀為貴，掉句文便是『鳳毛麟角』，在下的名字便叫作『鳳毛』。」鳳七笑道：「高雅，高雅！」突然轉念：「不對，他這『拔鳳毛』三字，豈不是有意來尋晦氣，找岔子？」臉色一變，厲聲道：「尊駕到底是誰？到佛山鎮有何貴幹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早就聽說佛山鎮有幾隻惡鳳凰，我既然名叫拔鳳毛，便得來拔幾根毛兒耍耍。」

鳳七退後一步，嗆啷一響，從腰間取出一條軟鞭，左手一擺，叫手下眾人小心在意，右腕抖動，軟鞭挾著一股勁風，向胡斐頭上猛擊下來。

胡斐心中盤算已定：「單憑鳳天南一人，也不能如此作惡多端。他手下的幫兇之輩，個個死有餘辜。今日下手不必容情。」眼見軟鞭打到，反手一帶，已抓住鞭頭，輕輕向內一扯。鳳七立足不住，向前衝了過來。胡斐左手在他肩頭一拍，鳳七但覺一股極大力量往下擠迫，不由自主的雙膝一軟，跪倒在地。胡斐笑道：「不敢當！」順手將那十三節軟鞭往他身上一捲，已將他縛在一張八仙桌桌腳上。

酒樓眾伙計正要撲上動手，突見如此變故，嚇得一齊停步。

胡斐指著一個肥肥的廚子叫道：「喂，將菜刀拿來。」那肥廚子張大了嘴，不敢違拗，將手中握著的菜刀遞了過去。胡斐道：「炒裏脊用甚麼材料？」肥廚子道：「用豬背上脊骨兩旁的上好精肉。你是要吃糖醋、椒鹽、油炸，還是清炒？」胡斐伸手一扯，嗤的一響，將鳳七背上的衣服撕破，露出肥肥白白的背脊來，摸摸他的脊樑，道：「是不是這裏下刀？」那肥廚子的大口張得更大，那哪回答？鳳七連連磕頭，叫道：「英雄饒命！」胡斐心想：「饒你性命可以，但不給你吃些苦頭，豈不是作惡沒有報應？」菜刀一起，在他脊骨旁劃了一條長長的傷口，問道：「半斤夠了麼？」廚子獃頭獃腦的道：「一個人吃，已經夠啦！」

鳳七嚇得魂飛天外，但覺背上劇痛，只道真的已給他割了半斤裏脊肉去，只聽胡斐又問：「炒豬肝用甚麼作料？清蒸豬腦用甚麼作料？」鳳七心想：「炒裏脊那還罷了，這炒豬肝、蒸豬腦兩樣一作，我這條老命，還剩得下麼？」拚命的磕頭，只把樓板磕得鼕鼕直響，叫道：「英雄有事便請吩咐，只求饒了小人一命。」

胡斐見嚇得他也夠了，喝道：「你還敢幫那鳳天南作惡麼？」鳳七忙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，快趕走樓上與雅座的客人，大堂與樓下的客人一個也不許走。」鳳七叫道：「伙計，快遵照這位好漢爺的吩咐。快！快！」

樓上眾酒客不是財主，便是富商，個個怕事，一見打架，早想溜走，苦於梯口給手執兵刃的眾伙計守住，欲行不得，這時也不用人趕，早心急慌忙的走了。樓下大堂的客人都是窮漢，十個中倒有七八個吃過鳳七的虧，見今日有人上門尋事，實在說不出的痛快，都要留下來瞧瞧熱鬧。

胡斐叫道：「今日我請客，朋友們的酒飯錢，都算在我帳上，你不許收一文錢，快抬酒罈子出來，做最好的菜餚敬客，把街上九隻惡狗宰了，燒狗肉請大家吃。」他吩咐一句，鳳七答應一句。眾伙計行動稍遲，胡斐便揚起菜刀，問那肥廚子：「紅燒大腸用甚麼作料？炒腰花用甚麼作料？」那廚子據實回答，用的是大腸一副，腰子兩枚。只把鳳七驚得臉無人色，不住口的催促。

那六名家丁見胡斐如此兇狠，不知他要如何對付自己，心中都如十五隻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偷瞧胡斐的臉色一眼，又互相對望一眼，心中只是焦急：「鳳老爺怎地還不過來救人？再遲片刻，這兇神便要來對付我們了。」胡斐見眾伙計已照自己吩咐，一一辦理不誤，大步走到樓下，倒了一大碗酒，說道：「今日小弟請客，各位放量飲酒，想吃甚麼，便叫甚麼，酒樓上若有絲毫怠慢，回頭我一把火將它燒了。」眾酒客歡然吃喝，只是在鳳家積威之下，誰也不敢接口。

※※※

胡斐回到樓上，解開了三名家丁的穴道，將鐵鍊分別套在各人頸裏，連著另外三名家丁，將六個人一齊拉下樓來，問道：「鳳天南開的當鋪在那裏？我要當六隻惡狗。」便有酒客指點途徑，說道：「向東再過三條橫街，那一堵高牆便是。」胡斐說聲：「多謝！」牽了六人便走。一群瞧熱鬧的人遠遠跟著，要瞧活人如何當法。

胡斐一手拉住六根鐵鍊，來到「英雄典當」之前，大聲喝道：「英雄當狗來啦！」牽了六名家丁，走到高高的櫃台之前，說道：「朝奉，當六條惡狗，每條一千兩銀子。」

坐櫃的朝奉大吃一驚，佛山鎮上人人知道，這「英雄典當」是鳳老爺所開，十多年來誰也不敢前來胡混，怎麼今日竟有個失心瘋的漢子來當人？凝神一看，認出那六個被他牽著的竟是鳳府家丁，這一來更是驚訝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當甚麼？」胡斐喝道：「你生不生耳朵？我當六條惡狗，每條一千兩，共是六千兩銀子。這筆生意便宜你啦。」

那朝奉知他有意來混鬧，悄聲向旁邊的朝奉說了一聲，命他快去呼喚護院武師來打發這瘋子，一面向胡斐客客氣氣的道：「典當的行規，活東西是不能當的，請尊駕原諒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，活狗你們不收，那我便當死狗。」六名家丁大驚，一齊叫道：「俞師爺，你快收下來，救命要緊。」

但典當的朝奉做事何等精明把細，豈肯隨隨便便的送六千兩銀子出去，只是陪笑道：「你老請坐啊，用杯茶不用？」胡斐道：「先把活狗弄成死狗，再喝你的茶。」四下一瞧，心下已有了計較，兩步走到大門旁，抓住門緣向上一托，已將一扇黑漆大門抬了下來。那俞朝奉見事情越加不對，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你這位客人幹甚麼啊？」胡斐不去理他，左一腿，右一腿，將六名家丁踢倒在地，橫轉門板，壓在六人身上。俞朝奉叫道：「唉，不要胡鬧，你可知這是甚麼地方？這典當是誰的產業？」

胡斐心想：「瞧你這副尖酸刻薄的樣兒，佛山鎮上定有不少窮人吃過你的苦頭。」走到櫃台之前，夾手一把抓住他的辮子，從高高的櫃台後面揪將出來，也壓在門板之下，接著走到門口，抱起門邊那隻又高又大的石鼓，砰的一聲，摔上了門板。這石鼓何止五百斤重，這一摔上去，門板下七人齊聲慘呼，有的更是痛得屎尿齊流。門外閒人與櫃台內的眾朝奉也是同聲驚叫起來。

胡斐又抱起另一隻石鼓，叫道：「惡狗還沒死，得再加一個石鼓！」說著將那石鼓往空中一拋，眼看又要往門板上落去，但聽得眾人齊聲大叫，他雙手環抱，倏地將石鼓抱住，又壓在門板之上。這時門板上已壓了一千餘斤，雖由七人分擔，但人人已壓得筋骨欲斷。俞朝奉大叫道：「好漢爺饒命！快取銀子出來！」胡斐道：「甚麼？你還要我取銀子出來？」俞朝奉身子瘦弱，早已給壓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忙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我是叫當裏取銀子出來……」

典當裏眾朝奉見情勢險惡，只得將一封封銀子捧了出來，一百兩一封，共是六十封，胡斐將銀子都堆在門板之上，說道：「六條惡狗當六千兩，還有一個朝奉呢？難道堂堂英雄典當的一位大朝奉，還不及一條惡犬嗎？至少得當三千兩。」這六千兩銀子，足足有三百七十餘斤，又壓在門板上，下面七人更是抵受不住。

正亂間，忽然門外有人叫道：「那一個雜種吃了豹子膽，來鳳老爺的鋪子混鬧？」人群往兩旁一分，闖進來兩條漢子。兩人一般的高大魁偉，黑衣黑褲，密排白色扣子，武師打扮。胡斐身形一幌，竄到兩人背後，一手一個，已抓住了兩人後頸。那兩人正是英雄典當的護院，閒著無事，卻在賭場賭博，聽得當鋪中有人混鬧，這才匆匆趕回，那知還沒瞧清楚對手的身形面目，已被他抓住要害，提了起來。

胡斐雙手一抖，一個身上落下七八張天九牌，另一個手中卻掉下兩粒骰子。胡斐笑道：「好啊，原來是兩個賭鬼！」將兩人頭對頭一撞，騰騰兩聲，將兩人摔在門板之上。這兩個護院武師武功雖然平平，身子的重量卻是足斤加三。門板上又加了四百來斤，只壓得下面七人想呻吟一句也是有聲無氣。

典當的大掌櫃只怕鬧出人命，忙命伙計又捧出三千兩銀子來，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，陪笑說好話，心下納悶：「怎地鳳老爺不親來料理？」

胡斐在酒樓中命人烹狗，到典當中來當人，用意本是要激鳳天南出來。他自從少年時在商家堡鐵廳遇險之後，行事極為謹慎，心想這鳳天南既然號稱「南霸天」，家中的佈置只怕比商家堡更為厲害，常言道：「強龍不鬥地頭蛇。」若是上門去與他為難，只怕中了他的毒計，是以先鬧酒樓，再鬧當鋪，那知鳳天南始終不露面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他見又有三千兩銀子搬到，頭一擺，道：「一齊放在門板上。」眾伙計明知一放上去，又是加上一百八九十斤，但不敢違拗，只得一包包輕輕的放了上去。

胡斐叫道：「你們這典當是皇帝老子開的麼？怎樣做事這等橫法？」大掌櫃陪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好漢爺還有甚麼吩咐？」胡斐道：「當東西的沒當票麼？」那大掌櫃心想這六個家丁皮粗肉厚，壓一會兒還不怎樣，這俞朝奉只怕轉眼就要一命嗚呼，一疊連聲的叫道：「快寫當票。」

櫃面的朝奉不知如何落筆，見大掌櫃催得緊，只得提筆寫道：「今押到鳳府家丁六名，俞朝奉一名，皮破肉爛，手足殘缺，當足色紋銀九千兩整。年息二分，憑票取贖。蟲蟻鼠咬，兵火損失，各安天命，不得爭論。三年為期，不贖斷當。」原來天下當鋪的規矩，就算你當的是全新完整之物，他也要寫上「殘缺破爛」的字樣，以免贖當時有所爭執。當鋪當活人，那是從所未有之事，那朝奉寫得慣了，也給加上「皮破肉爛，手足殘缺」八字評語。

大掌櫃將當票恭恭敬敬遞了過去，胡斐一笑收下，提起兩名武師，喝道：「將石鼓取下來。」兩名武師兀自頭暈眼花，卻自知一人搬一個石鼓不夠力氣，只得二人合力，一個個的抬了下來。胡斐道：「好，咱們到賭場去逛逛。你兩條大漢，抬著本錢跟我來。」

兩名武師給他治得服服貼貼，一前一後抬著門板，端了九千兩紋銀，跟在胡斐後面。看熱鬧的閒人見他赤手空拳，鬥贏了佛山鎮上第一家大典當，無不興高采烈，但怕鳳老爺見怪，卻不敢走近和他說話，聽他說還要去大鬧賭場，更是人人精神百倍，跟在後面的人越來越多。

※※※

那賭場開設在佛山鎮頭一座破敗的廟宇裏，大門上寫著「英雄會館」四個大字。胡斐大踏步走進門去，只見大殿上圍著黑壓壓一堆人，正在擲骰子押大小。

開寶的寶官濃眉大眼，穿著佛山鎮的名產膠綢衫褲，敞開胸膛，露出黑毿毿的兩叢長毛，見到胡斐進來，後面跟著兩名武師，抬著一塊大門板，放著近百封銀子，心裏一怔，叫道：「蛇皮張，你做甚麼？」那姓張的武師努一努嘴，道：「這位好漢爺要來玩一手。」

那寶官聽蛇皮張說得恭敬，素知鳳老爺交遊廣闊，眼前這人年紀雖輕，多半是他老人家的朋友，心想：「好哇，你是抬了銀子給我們場裏送來啦。開飯店的不怕大肚漢，開賭場的豈怕財主爺？再抬了兩門板來也不嫌多。」咧嘴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位朋友貴姓？請坐請坐。」

胡斐大剌剌的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我姓拔，名字叫作鳳毛。」那寶官一楞，心道：「啊，你是存心來跟我們過不去了。」拿起骰盅一搖，放下來合在桌上，四周數十名賭客紛紛下注，有的押「大」，有的押「小」。

胡斐有意要延挨時刻，等那鳳天南親自出來，好與他相鬥，當下笑嘻嘻的坐著，並不下注。只見寶官揭開盅來，三枚骰子共是十一點，買「大」的賭客紛紛歡呼，買小的卻是垂頭喪氣。那寶官連開三次，都是「大」。

胡斐心想：「十賭九騙，這鳳天南既然如此橫法，所開的賭場鬼花樣必多，待我查出弊端，大鬧他一場。」當下注目看那骰盅，又傾聽骰子落下的聲音，要查究骰中是否灌鉛，聽了片刻，覺得骰子倒無花巧。他練過暗器聽風術，耳音極精，縱在黑暗之中，若有暗器來襲，一聽聲音，立知暗器來勢方位，是何種類，手勁如何。如趙半山這等大行家，當日在商家堡中一聽到身後暗器射到，即猜到對方是嵩山少林寺不疑大師的弟子，暗器聽風之術，一精至斯。胡斐的耳音較之趙半山雖然尚有不及，但聽了一陣，竟已聽出三枚骰子向天的是甚麼點數。要知骰子共有六面，每面點數不同，一點的一面與六點的一面落下之時，聲音略有差別，雖然所差微細之極，但在內力精深、暗器功夫極佳之人聽來，自能分辨。

胡斐又讓他開了幾盅，試得無誤，笑道：「寶官，限注麼？」那寶官大聲道：「廣東通省都知，南霸天的賭場決不限注，否則還能叫英雄會館麼？」胡斐微微一笑，伸出大拇指一翹，道：「是啊，若是限注，豈不成了狗熊會館？」聽他骰子落定，乃是十六點，回頭叫道：「蛇皮張，押一千兩『大』。」

那寶官雖在賭場中混了數十年，但骰子到底開大開小，也是要到揭盅才知，見他一押便是一千兩，不由得一怔，揭開盅來，只見三枚骰子兩枚六點，一枚四點，不由得臉都白了，當下由下手賠了一千兩。接下去搖骰時聲音錯落，胡斐聽不明白，袖手不下，開出來是個八點小。跟著他押了二千兩「小」，盅子揭起，果然是四點「小」。

如此只押得五六次，場中已賠了一萬一千兩。那寶官滿手是汗，舉起骰盅猛搖。胡斐聽得明白。盅中正是十四點，說道：「蛇皮張，把二萬兩都給押上『大』！」兩名武師將門板上的銀子一封封的盡往桌上送。寶官掀起骰盅一邊，眼角一張，已看到骰子共是十四點。他手腳也真利落，小指在盅邊輕輕一推，盅邊在骰子上一碰，一枚六點的骰子翻了一轉，十四點變成九點，那是「小」了。這一記手法，若不是數十年苦功，也真不能練成，比之於武功，可算得是厲害之極的絕招。

那寶官見他渾然不覺，心想這次勝定你了，得意洋洋的道：「大家下定注了？」胡斐左手將一大堆銀子往桌子中心一推，說道：「這裏是二萬兩銀子，是『小』你便盡數吃去。」寶官叫道：「好！好！吃了！」揭開寶盅，不禁張大了口合不攏來，只見三枚骰子共是十二點。

眾賭客早已罷手不賭，望著桌上這數十封銀兩，無不驚心動魄，突見開出來的是「大」，不約而同的齊聲驚呼：「啊！」這聲音中又是驚奇，又是艷羨。要知他們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如此的大賭。胡斐哈哈大笑，一隻腳提起來踏在凳上，叫道：「二萬兩銀子，快賠來！」

原來那寶官作弊之時，手腳雖快，卻那裏瞞得過胡斐的眼光？他雖瞧不出那寶官如何搗鬼，但料定三枚骰子定是給他從「大」換成了「小」，他左手推動銀兩之際，右手伸到桌底，隔著桌面在盅底輕輕一彈。三枚骰子本來一枚是三，一枚是一，一枚是五，合共九點。他這一彈力道用得恰到好處。三枚骰子一齊翻了個身，變成四點、六點、兩點，合成十二點「大」。

那寶官臉如土色，砰的一下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「蛇皮張，這人是甚麼路數？到鳳老爺的場子來攪局？」蛇皮張哭喪著臉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也不知道啊。」胡斐道：「快賠，快賠，二萬兩銀子，老爺贏得夠了，收手不賭啦！」那寶官在桌上又是砰的一擊，罵道：「契弟，你搞鬼出老千，當老子不知道麼？」胡斐雖不明白他罵人的言語，料想決非好話，笑道：「好，你愛拍桌子，咱們賭拍桌子也成！」右手在桌子角上一拍，桌子角兒應手而落，跟著左手一拍，另一隻角又掉在地上。

這一手驚人武功顯了出來，這寶官那裏還敢兇橫？突然飛起一腳，要想將桌子踢翻，乘亂溜走。幾個地痞賭客跟著起哄：「搶銀子啊！」胡斐右手一伸，已將寶官踢出的一腳抓住，倒提起來，將他頭頂往桌面一樁。這一下力道奇重，桌面登時給他腦門撞破一洞，腦袋插到了桌面之下，肩膀以上的身子卻倒栽在桌上，手腳亂舞，蔚為奇觀。

眾賭客齊聲驚叫，紛紛退開。突然大門中搶進一個青年，二十歲上下年紀，身穿藍綢長衫，右手搖著摺扇，叫道：「是那一個好朋友光降，小可未曾遠迎，要請恕罪啊！」胡斐見這人步履輕捷，臉上英氣勃勃，顯是武功不弱，不覺微微一怔。

※※※

那少年收攏摺扇，向胡斐一揖，說道：「尊兄貴姓大名？」胡斐見他彬彬有禮，便還了一揖，道：「沒請教閣下尊姓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小弟姓鳳。」胡斐雙眉一豎，哈哈笑道：「如此說道，在下的姓名未免失敬了。我姓拔，名叫鳳毛。老兄與鳳天南怎生稱呼？」那少年道：「那是家父。家父聽說尊駕光臨，本該親來迎接，不巧恰有要務纏身，特命小弟前來屈駕，請到舍下喝一杯水酒。」

他轉頭向英雄當鋪的兩名護院喝道：「定是你們對拔爺無禮，惹得他老人家生氣，還不賠罪？」那兩位護院喏喏連聲，一齊打躬請安，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。」胡斐微微冷笑，心想：「瞧你們鬧些甚麼玄虛。」

那寶官的腦袋插在賭桌上，兀自雙腳亂舞，啊啊大叫。那少年抓住他背心，輕輕向上一提，將他倒過身來，那桌子卻仍舊連在他項頸之中，只是四隻桌腳向天，猶似頸中戴了一個大枷。那寶官雙手托住桌子，這情狀當真是十分滑稽，十分狼狽，向那少年道：「大爺，你來得正好，他……他……」眼望胡斐，卻不敢再說下去了。

胡斐道：「你不賭了，是不是？那也成，我贏的錢呢？英雄會館想賴帳麼？」那少年罵寶官道：「拔爺贏了多少銀子，快取出來！慢吞吞的幹甚麼？」說著抓住桌子兩角，雙手向外一分，喀的一響，桌面竟被他撕成了兩邊。這一手功夫甚是乾淨利落，賭場中各人一齊喝采。

那寶官有小主撐腰，膽子又大了起來，向胡斐惡狠狠地望了一眼，道：「這人出老千。」那少年叱道：「胡說！人家是英雄好漢，怎會出老千？館裏銀子夠麼？若是不夠，快叫人往當鋪取去。」胡斐不懂「出老千」三字是何意思，但想來多半是「欺騙作弊」之意，心想：「這少年武功不弱，行事也有擔當，我可不能絲毫大意了。」只聽那少年道：「拔爺的銀子，決不敢短了半文。這些市井小人目光如豆，從來沒見過真好漢大英雄的氣概，拔爺不必理會。現下便請拔爺移玉舍下如何？」

他明知「拔鳳毛」三字決非真名，乃是存心來向鳳家尋事生非，但還是拔爺前，拔爺後，絲毫不以為意。胡斐道：「你們這裏鳳凰太多，不知大爺的尊號如何稱呼？」那少年似乎沒聽出他言語中意含譏諷，連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小弟名叫一鳴。」胡斐道：「在下賭得興起，還要在這裏玩幾個時辰，不如請你爸爸到這裏會面吧。」那寶官聽他說還要賭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「不，不……」

鳳一鳴臉一沉，叱道：「我們在說話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兒？」轉頭向胡斐陪笑道：「家父對朋友從來不敢失禮，得知拔爺光臨佛山，心中喜歡得了不得，恨不得立時過來相見，只是恰好今日京中來了兩位御前侍衛，家父須得陪伴，實是分身不開。請拔爺包涵原諒。」胡斐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御前侍衛，果然是好大的官兒。一鳴兄，小弟在江湖上有個外號，你想必知道。」鳳一鳴正自嘀咕：「不知此人真姓名究是甚麼，若能摸清他幾分底細，對付起來就容易得多了。」聽他提起外號，忙道：「小弟孤陋寡聞，請拔爺告知。」胡斐「哼」的一聲，道：「虧你也是武林中人，怎地連大名鼎鼎的『殺官毆吏拔鳳毛』也不知道？」鳳一鳴一怔，道：「取笑了。」

胡斐左手倏地伸出，抓住他的衣襟，喝道：「咦，好大的膽子！你怎敢將我的一塊鳳凰肉吃下了肚中。」鳳一鳴再也忍耐不住，右手虛出一掌，左手便來拿他手腕。胡斐手掌疾翻，當真快如電火，叫人猝不及防，啪的一聲，鳳一鳴左頰已吃了一記巴掌，順手將他右手拿住，喝道：「還我的鳳凰肉來。」

鳳一鳴家學淵源，武功竟自不弱，只覺自己右掌宛似落入了一雙鐵鉗之中，筋骨都欲碎裂，急忙飛起右足，向胡斐小腹上踢去。胡斐提起腳來，從空一足踏落，正好踏住他的足背。鳳一鳴腳上又如被鐵錘一擊，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胡斐左手反手一掌，鳳一鳴右頰早著，雙頰就如豬肝般又紅又腫。

胡斐大聲叫道：「各位好朋友聽著，我千里迢迢地從北方來到佛山，向這裏的鍾阿四鍾老兄買到一塊鳳凰肉，卻讓這廝一口偷吃了。你們說該打不該打？」賭場中眾人面面相覷，不敢說話，心中都知他是在為被逼死的鍾小三出氣伸冤。鳳一鳴給他踏住一足，握住一手，已是全身無法動彈。

只見人叢中轉出一個老者，手中拿著一根短煙袋，正是英雄當鋪的大掌櫃。他給胡斐逼去了九千兩銀子，那裏便肯罷休？一面命人急報鳳天南，一面悄悄跟到英雄會館來瞧他的動靜，這時見小主人被擒，忙上前陪笑道：「好漢爺，這是我們鳳老爺的獨生愛子，鳳老爺當他猶如性命一般。好漢爺要銀子使用，儘管吩咐，可請快放了我們少主人。」胡斐道：「誰叫他偷吃了我的鳳凰肉？是鳳老爺的獨生愛子，便能偷吃人家東西麼？」大掌櫃笑道：「好漢取笑了。天下那有甚麼鳳凰肉？便算有，我們小主人也決不會偷吃。」胡斐喝道：「這鳳凰肉乃大補之劑，真是無價之寶，一吃下肚，立時滿面通紅，肥胖起來。你們大家看，他的臉是否比平時紅了胖了？還說沒偷吃我的鳳凰肉麼？」大掌櫃陪笑道：「這是好漢爺下手打腫的，不與鳳凰肉相干。」胡斐道：「大家來評個理，這小子可偷吃了我的鳳凰肉麼？」

在賭場中胡混之人，一小半是鳳天南的手下，另一半不是地痞流氓，便是破落戶子弟，人人畏懼鳳天南的威勢，聽胡斐如此詢問，七嘴八舌的說道：「沒見到你有甚麼鳳凰肉。」「鳳大爺決不能偷你東西吃。」「鳳老爺府上的東西還怕少了麼？怎能偷人東西？」「笑話笑話！」「好漢快放了他，別鬧出大事來。」

胡斐道：「好，你們大家說他沒偷吃，我難道賴了他？咱們到北帝廟判個理去。」

眾人一怔，立時想起鍾四嫂在北帝廟中刀剖兒腹之事。那大掌櫃暗暗吃驚，心想：「一到北帝廟，那可要鬧得不可收拾。」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，道：「好漢爺說得對，我們都錯了。少主人吃了好漢的鳳凰肉，好漢要怎麼陪，便怎樣賠就是。」胡斐冷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容易。這裏人人不服，不到北帝廟評個明白，我今後還有臉見人麼？」說著將鳳一鳴挾在腋下，銀子也不要了，大踏步走出賭場，向途人問了路，逕向北帝廟而來。

※※※

那北帝廟建構宏偉，好大一座神祠，進門院子中一個大水塘，塘中石龜石蛇，昂然盤踞。

胡斐拉著鳳一鳴來到大殿，只見神像石板上血跡殷然，想起鍾四嫂被逼切剖兒腹的慘事，胸間熱血上衝，將鳳一鳴往地上一推，抬頭向著北帝神像，朗聲說道：「北帝爺，北帝爺，你威靈顯赫，替小民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。這賊廝鳥偷吃了我的鳳凰肉，但旁人都說他沒吃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猛覺背後風聲颯然，左右有人雙雙來襲。他頭一低，身子一縮，那二人已然撲空。他雙手分別在二人背上一推，砰的一聲，二人臉對臉猛地一撞，登時暈去。只聽得一人高聲怒吼，又撲了上來。

胡斐聽他腳步沉重，來勢威猛，心想：「這人功夫倒也不弱。」一側身間，乘勢一帶，只見刀光閃動，一條肥水牯似的粗壯大漢已在身旁掠過，一刀逕向鳳一鳴頭頂砍落。總算他武功不低，危急之際手臂一偏，一刀砍在地下青磚之上，磚屑紛飛。胡斐叫道：「妙極！」左足伸出，已踏住他的手肘。

那大漢狂吼一聲，放手撒刀。胡斐右足一挑，單刀飛將起來，順手接過，笑道：「我正愁沒刀剖他肚子，你巴巴的趕來送刀，當真有勞了。」

那大漢怒極，使力掙扎。胡斐左腿一鬆，竟被他翻身躍起，原來這大漢蠻力過人。他右足一撐，雙手十指如鉤，在空中逕向胡斐撲到。胡斐一轉身，已繞到他的身後，左手搭他肥臀之上，借力一送，喝道：「上天吧！」這一送有八成倒是借了那大漢本身縱躍之勢。那大漢身不由主，向上疾飛，旁觀眾人大叫聲中，眼見要穿破廟頂而出。他忙伸出雙手，抱住了大殿正中的橫樑，總算沒撞破腦門，但就這麼掛在半空，向下一望，離地數丈。他沒練過輕功，身子又重，外家硬功雖然不弱，卻不敢躍下。這大漢在五虎門中位居第三，乃是鳳天南的得力助手，佛山鎮上人人懼怕，這時掛在樑上，上不得，下不來，極是狼狽。

胡斐拉住鳳一鳴的衣襟，向上一扯，嗤的一響，露出肚腹肌膚，橫過刀鋒，向擠在殿上的眾人叫道：「他是否吃了鳳凰肉，大家睜大眼睛瞧個明白，別說我冤枉了好人。」

旁邊四五個鄉紳模樣的人一齊來勸，都道：「好漢爺高抬貴手，若是剖了肚子，人死不能復生，那可不得了。」胡斐心想：「這些人鬼鬼祟祟，定與鳳天南一鼻孔出氣。」回頭怒喝：「那鍾四嫂剖孩子肚子，你們何以便不勸了？有錢子弟的性命值錢，窮人的孩子便不是性命？你們快回家去，每人把自己的兒子送一個來，若不送到，我自己上門找尋。我的鳳凰肉若不是他吃的，便是你們兒子吃了，我一個個剖開肚子來，查個明白。」這幾句話直把那幾個鄉紳嚇得魂不附體，再也不敢開口。

※※※

正亂間，廟門外一陣喧嘩，搶進一群人來。當先一人身材高大，穿一件古銅色緞袍，雙手一分，大殿上已有七八人向兩旁跌出數尺。

胡斐見了他這等氣派威勢，又是如此橫法，心想：「啊哈，正點子終於到了。」眼光向他從頭上瞧到腳下，又從腳下看到頭上。只見他上唇留著兩撇花白小髭，約莫五十來歲年紀，右腕戴一隻漢玉鐲，左手拿著一個翡翠鼻煙壺，儼然是個養尊處優的大鄉紳模樣，實不似個坐地分贓的武林惡霸，只是腳步凝穩，雙目有威，多半武功高強。

這人正是五虎門掌門人南霸天鳳天南，他陪著京裏來的兩名侍衛在府內飲宴，聽得下人一連串的來報，有人混鬧酒樓、當鋪、賭場。他不願在御前侍衛跟前失了氣派，一直置之不理，心想這些小事，手下人定能打發，直聽到兒子遭擒，被拿到北帝廟中要開膛剖肚，這才匆匆趕來。他還道是極厲害的對頭來到尋仇，那知一看胡斐，竟是個素不相識的鄉下少年，當下更不打話，俯身便要扶起兒子。

胡斐心想：「這老傢伙好狂，竟將我視如無物。」待他彎腰俯身，一掌便往他腰間拍去。鳳天南竟不回身，左手回掌，想將他手掌格開。胡斐一催勁力，啪的一聲，雙掌相交，鳳天南身子一幌，險些跌在兒子身上，才知這鄉下少年原來是個勁敵。當下顧不得去扶兒子，右手橫拳，猛擊胡斐腰眼。

胡斐見他變招迅捷，拳來如風，果然是名家身手，揮刀往他拳頭上疾砍下去。這一刀雖然兇猛，鳳天南也只須一縮手便能避過，但鳳一鳴橫臥在地，他縮手不打緊，兒子卻要受了這一刀。當此危急之際，他應變倒也奇速，一扯神壇前的桌披，倒捲上來，格開了這一刀。胡斐叫道：「好！」左手伸出，已抓住桌披一端。兩人同時向外拉扯，啪啦的一響，桌披從中斷為兩截。

此時鳳天南那裏還有半點小覷之心？向後躍開半丈，早有弟子將他的兵刃黃金棍送在手中。這金棍長達七尺，徑一寸有半，通體黃金鑄成，可算得武林中第一豪闊富麗的沉重兵器。他將金棍一抖，指著胡斐說道：「閣下是那一位老師的門下？鳳某甚麼地方得罪了閣下，卻要請教。」胡斐道：「我一塊鳳凰肉給你兒子偷吃了，非剖開他肚子瞧個明白不可。」

鳳天南憑一條熟銅棍打遍嶺南無敵手，這才手創五虎門，在佛山鎮定居，家業大發之後，將熟銅棍改為黃金棍。武家所用之棍，以齊眉最為尋常，依身材伸縮，短者五尺不足，長者六尺有餘，鳳天南這條棍卻長達七尺，黃金又較鑌鐵重近兩倍，仗著他膂力過人，使開來兩丈之內一團黃光，端的是厲害之極。

他聽了胡斐之言，知道今日已不能善罷，金棍起處，手腕抖了兩抖，棍端將神壇上兩點燭火點熄了，叫道：「在下素來愛交朋友，與尊駕素不相識，何苦為一個窮家小子傷了江湖義氣？是友是敵，但憑尊駕一言而決。」

要知金棍乃極沉重的兵器，他一抖棍花而打滅燭火，妙在不碰損半點蠟燭，燭台毫不搖幌，手法之準，可說是極罕見的功夫。他言語中軟裏帶硬，要胡斐知難而退，不必多管閒事。胡斐笑道：「是啊，你的話再對也沒有，你只須割一塊鳳凰肉賠我，我立即拍拍灰塵走路，你看可好？」鳳天南臉一沉，喝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兵刃上分高下便了。」說著提棍躍向院子。

胡斐提起鳳一鳴往地下一摔，將單刀插在他的身旁，喝道：「你若是逃走，便要你老子抵命！」空手走出，大聲道：「老爺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大名鼎鼎『殺官毆吏拔鳳毛』便是。鳳毛拔不到，臭雞臭鴨的屁股毛拔幾根也是好的。大家瞧清楚了。」一言甫畢，突然左手探出，逕來抓對方棍頭。鳳天南知他武功厲害，心想你自己托大，不用兵刃，那可怪不得我，眼見他出手便奪兵刃，竟對自己藐視已極，當下棍尾抖起，一招「驅雲掃月」，向他頭頸橫掃過來。

這一招雖以橫掃為主，但後著中有點有打，有纏有挑，所謂「單頭雙頭纏頭，頭頭是道；正面側面背面，面面皆靈」，的是武學中的極上乘棍法。胡斐身隨棍轉，還了一掌。

眾人凝神屏息，注視二人激鬥。鳳天南手下人數雖眾，但不得他的示意，誰也不敢插手相助，何況二人縱躍如風，旁人武功遠遠不及，便要相助，也是無從著手。

二人惡鬥正酣，廟門中又闖進三個人來。當先一個婦人亂髮披身，滿身血污，正是鍾四嫂。她一路磕頭，一路爬著進來，身後跟著二人，一個是她丈夫鍾阿四，一個是她兒子鍾小二。

鍾四嫂跪在地下，不住向鳳天南磕頭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鳳老爺你大仁大義，北帝爺爺保佑你多福多壽，保佑你金玉滿堂，四季發財。我小三子在閻王爺面前告了你一狀，閻王爺說你大富大貴，後福無窮哪。」她瘋瘋癲癲地又跪又拜，又哭又笑。鍾阿四卻鐵青著臉，一聲不作。

鳳天南與胡斐拆了十餘招，早已全然落在下風。金棍揮成的圈子越來越小，見鍾四嫂似瘋非瘋地向著自己跪拜，更是心神不寧，知道再鬥下去定要一敗不可收拾，當下勁貫雙臂，使一招「揚眉吐氣」，往胡斐下顎挑去。

這一棍勢夾勁風，金光耀眼，胡斐卻不閃不縮，伸手竟然硬奪他的金棍。鳳天南又驚又喜，心想：「你這隻手爪子就算是鐵鑄的，也打折了你。」當下力透手腕，急挑之力更大。胡斐手掌與棍頭一搭著，輕輕向後一縮，已將他挑力卸去，手指彎過，抓住了棍頭。總算鳳天南在這條棍上已下了三十餘年苦功，忙使一招「上滑下劫」，跟著一招「翻天徹地」，以極剛猛的外勁硬奪回去。胡斐叫道：「拔臭雞毛了！」雙手自外向內圈轉，卻來捏他咽喉，也不知他如何移動身形，竟在這一抓一奪之際，順勢攻進了門戶。鳳天南的金棍反在外檔，已然打他不著。

鳳天南大駭之下，急忙低頭，同時伸出手護頸。胡斐左手在他天靈蓋上輕輕一拍，除下他的帽子，右手已抓住他的辮子尾端，叫道：「這一掌暫不殺你！」左手已然抓住辮根，雙手向外一分，蹦的一聲，一條辮子斷成了兩截。鳳天南嚇得面如土色，急忙躍開。胡斐右手一揚，鳳天南的帽子飛出，剛好套在石蛇頭上，跟著踏上兩步，一掌擊在石龜昂起的頭頂，砰的一響，水花四濺，石龜之頭齊頸而斷，落入水塘。胡斐哈哈一笑，將鳳天南那條長辮繞在石龜頸中，雙手彈一彈身上灰塵，笑道：「還打麼？」

旁觀眾人見他顯了這手功夫，人人臉上變色。鳳天南知他適才這一掌確是手下留情，否則以掌擊石龜之力擊在自己頭頂，那裏還有命在？但斷辮繞龜，飛帽戴蛇，如此的奇恥大辱如何忍耐得了？舞動金棍，一招「青龍捲尾」，猛掃而至。這時他已是性命相拚，再非以掌門人身份與人比武過招。

胡斐心想：「此人平素橫得可以，今日若不掃盡他的顏面，佛山一鎮之人冤氣難出。」見他金棍上威力雖增，棍法卻已不如適才靈動，空手拆了幾招，見他使一招「鐵牛耕地」，著地捲到，當下看準棍端，右足一腳踹了下去，棍頭著地，給他踏在腳下。鳳天南急忙運勁後奪，胡斐出腳奇快，剛覺右腳下有些鬆動，左足已踏在棍腰，猛力住下一蹬。鳳天南再也拿捏不住，雙手一鬆，棍尾正好打中他右足足背，兩根小骨登時斷折。

這一下痛得他臉如金紙，但他咬緊牙關，一聲不哼，雙手反在背後，朗聲說道：「我學藝不精，無話可說。你要殺要剮，悉聽尊便。」鍾四嫂卻還是不住向他磕頭，哭叫：「多謝鳳老爺成全了我家小三子，他真是偷吃了你的鵝麼？」

胡斐見鳳天南敗得如此狼狽，實不想再折辱於他。但見到鍾四嫂發瘋的慘狀，神壇前石板上的血跡，心想這南霸天除了此事之外，這許多年來定是更有不少惡行，既撞在我的手裏，豈能輕饒？當下大踏步過去，將鳳一鳴一把提起，拔起插在地下的單刀，轉頭向鳳天南道：「鳳老爺。我和你無冤無仇，可是令郎偷吃了我的鳳凰肉，實在太不講理。這裏佛山鎮的人都護著你，我冤屈難明，只好剖開令郎的肚子，讓列位瞧瞧。」說著刀鋒在鳳一鳴的肚子上輕輕一拖，雪白的肌膚上登時現出一條血痕。

鳳天南固然作惡多端，卻頗有江湖漢子的氣概，敗在胡斐手下之後，仍是十分剛硬，不失掌門人的身份，但一見獨生愛子要慘被他開膛剖腹，不由得威風盡失，傲氣全消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從身旁手下人手中，搶過一柄單刀。

胡斐笑道：「你還不服氣，要待再打一場？」鳳天南慘然道：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鳳某行事不當，惹得尊駕打這個抱不平，這與小兒可不相干。鳳某不敢再活，但求饒了小兒性命。」說著橫過單刀，便往頸中刎去。

忽聽得屋樑上一人大叫：「鳳大哥，使不得！」原來那個粗壯大漢兀自雙手抱住橫樑，懸身半空。

鳳天南臉露苦笑，揮刀急砍。眾人大吃一驚之下，誰也不敢阻攔，眼見他單刀橫頸，立時要血濺當場、屍橫祖廟，忽聽得嗤嗤聲響，一件暗器從殿門外自高而下的飛射過來，錚的一聲，在單刀上一碰。鳳天南手一蕩，單刀立時歪了，但還是在左肩上劃了一道口子，鮮血迸流。

胡斐定睛一看，只見射下的暗器卻是一枚女子手上所戴的指環。鳳天南膂力甚強，這小小一枚首飾，居然能將他手中單刀盪開，那投擲指環之人的武功，只怕不在自己之下。他心中驚詫，縱身搶到天井，躍上屋頂，但見西南角上人影一閃，倏忽間失了蹤跡。胡斐右足一點，撲了過去，暮色蒼茫之中，四顧悄然，竟無人影，他心中嘀咕：「這背影小巧苗條，似是女子模樣，難道世間女子之中，竟有這等高手？」

他生怕鳳天南父子逃走，不敢在屋頂久耽，隨即轉身回殿，只見鳳天南父子摟抱在一起。鳳天南臉上老淚縱橫，也不知是愛是憐，是痛是悔？

胡斐見了這副情景，倒起了饒恕他父子之意。鳳天南放脫兒子，走到胡斐跟前，撲地跪下，說道：「我這條老命交在你手裏，但望高抬貴手，饒了我兒子性命。」鳳一鳴搶上來說道：「不，不！你殺我好了。你要替姓鍾的報仇，剖我肚子便是。」

胡斐一時倒不知如何發落，若要殺了二人，有些不忍下手，倘是給他父子倆一哭一跪，便即饒恕，又未免太便宜了他們。正自躊躇，鍾阿四突然走上前來，向胡斐道：「好漢爺救了小人的妻兒，又替小人一家明冤雪恨，大恩大德，小人粉身難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撲翻在地，鼕鼕鼕鼕，磕了幾個響頭。胡斐連忙扶起。

鍾阿四轉過身來，臉色鐵青，望著鳳天南道：「鳳老爺，今日在北帝爺爺神前，你憑良心說一句，我家小三子有沒偷你的鵝吃？」鳳天南為胡斐的威勢所懾，低頭道：「沒有。是……是我弄錯了。」鍾阿四又道：「鳳老爺，你再憑良心說，你叫官府打我關我，逼死我的兒子，全是為了要佔我的菜園，是不是？」

鳳天南向他臉上望了一眼，只見這個平時忠厚老實的菜農，咬緊牙關，目噴怒火，神情極是可怕，不由得低下了頭，不敢回答。鍾阿四道：「你快說，是也不是？」鳳天南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不錯，殺人償命，你殺我便了。」

忽聽廟門外一人高聲叫道：「自稱拔鳳毛的小賊，你敢不敢出來鬥三百回合？你在北帝廟中縮頭縮頸，幹麼不敢出來啊？」這幾句話極是響亮，大殿上人人相顧愕然，聽那聲音粗魯重濁，滿是無賴地痞的口氣。

胡斐一怔之下，搶出廟門，只見前面三騎馬向西急馳，馬上一人回頭叫道：「縮頭烏龜，料你也不敢和老子動手。」胡斐大怒，見廟門旁一株大紅棉樹下繫著兩匹馬，縱身過去一躍上馬，拉斷韁繩，雙腿一夾，催動坐騎，向那三人急追下去。

遠遠望見三乘馬向西沿著河岸急奔，瞧那三人坐在馬背上的姿式，手腳笨拙，騎術更劣，不知是否有意做作，但胯下所乘卻是良馬，胡斐趕出里許，始終沒能追上。聽那三人不時高聲叫罵，肆無忌憚，對自己毫不畏懼，實似背後有極厲害之人撐腰，他焦躁起來，俯身在地下抓起幾塊石子，手腕抖處，五六塊石子飛了出去，只聽得「啊喲」「媽呀」之聲不絕，三個漢子同時打中，一齊摔下馬來。

兩個人一跌下來，趴在地上大叫，第三人卻左足套在馬鐙之中，被馬拖著直奔，霎時之間已轉入柳蔭深處。

胡斐跳下馬來，只見那二人按住腰臀，哼哼唧唧的叫痛。胡斐在一人身上踢了一腳，喝道：「你說要和我鬥三百回合，怎不起身來鬥？」那人爬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欠了賭債不還，還這麼橫！總有一日鳳老爺親自收拾你。」胡斐一怔，問道：「誰欠了賭債不還？」

另一人猛地裏跳將起來，迎面一拳往胡斐擊去。這一拳雖有幾斤蠻力，但出拳不成章法，顯是全無武功。胡斐微微一笑，揮手輕帶。那人一拳打偏，砰的一聲，正好打中同伴的鼻子，登時鼻血長流。出拳之人嚇了一跳，不明白怎地這一拳去勢全然不對，只撫著拳頭發呆。被擊之人大怒，喝道：「狗娘養的，打起老子來啦！」飛起一腿，踢在他的腰裏。那人回手相毆，砰砰蓬蓬，登時打得十分熱鬧，不再理會胡斐。

胡斐見這二人確實不會武功，居然敢向自己叫陣，其中大有蹊蹺，雙手分別抓住兩人頭頸，往後一扯，將兩人分了開來。但兩人打得眼紅了，不住口的污言穢語互相辱罵，一個罵對方專偷人家蘿蔔，另一個說對方是佛山的偷雞好手，看來兩人都是市井無賴，心中越加起疑，大聲喝道：「誰叫你們來罵我的？」說著雙手一擺，砰的一下，將兩人額角對額角的一撞，登時變了兩條怒目相向的獨角龍。

那偷雞賊膽子極小，一吃到苦頭，連聲：「爺爺，公公，我是你老人家的灰孫子。」胡斐喝道：「呸，我有你這等賤孫子？快說。」那偷雞賊道：「英雄會館開寶的鄺寶官說，你欠了會館裏的賭債不還，叫我們三個引你出來打一頓。他給了我們每人五錢銀子，這坐騎也是他借的。你賭債還不還，不關我事……」

胡斐聽到這處，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心道：「糟啦，糟啦！我恁地胡塗，竟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。」雙手往外一送，將兩名無賴雙雙跌了個狗吃屎，飛身上馬背，急往來路馳回，心想：「鳳天南父子定然躲了起來，偌大一座佛山鎮，我卻往那裏找去？好在他搜刮霸佔的產業甚多，我一處處的鬧將過去，攪他個天翻地覆，瞧他躲得到幾時？」

不多時已回到北帝廟前，廟外本有許多人圍著瞧熱鬧，這時已走得乾乾淨淨，連孩子也沒留下一個。胡斐心想：「那鳳天南果然走了。」翻身下馬，大踏步走向廟中，一步跨進大殿，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，胸口呼吸登時凝住，只嚇得身子搖搖擺擺，險些要坐倒在地。原來北帝廟大殿上滿地鮮血，血泊中三具屍身，正是鍾阿四、鍾四嫂、鍾小二三人，每人身上都是亂刀砍斬的傷口，血肉模糊，慘不忍睹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一股熱血從胸間直衝上來，禁不住伏在大殿地上，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鍾四哥四嫂，鍾家兄弟，是我胡斐無能，竟然害了你們性命。」只見三人雖死，眼睛不閉，臉上充滿憤怒之色。他站起身來，指著北帝神像說道：「北帝爺爺，今日要你作個見證，我胡斐若不殺鳳天南父子給鍾家滿門報仇，我回來在你座前自刎。」說著砰的一掌，將神案一角打得粉碎，案上供奉的香爐燭台都震在地下。

他定神一想，到廟門外牽進馬匹，將三具屍身都放上馬背，心中悔恨不已：「我年幼無知，不明江湖上的鬼蜮伎倆，卻來出頭打抱不平，枉自又害了三條人命。那姓鳳的家中便是佈滿了刀山油鍋，今日也要闖進去殺他個落花流水。」當下牽了馬匹，往大街而來。

但見家家店鋪都關上了大門，街上靜悄悄的竟無一個人影，只聽得馬蹄得得，在石板路上一路響將過去。

胡斐來到英雄當鋪和英雄酒樓，逐一踢開大門，均是寂然無人，似乎霎時之間，佛山鎮上數萬人忽地盡數消失，只是當鋪與酒樓各處堆滿柴草，不知是何用意。再去賭場，也是一個人也沒有，成萬兩銀子卻兀自放在門板之上，沒一人敢動。

胡斐隨手取了幾百兩放入包袱，心中暗暗驚訝：「這鳳天南定然擺下鬼計，對付於我，彼眾我寡，莫要再上他的當。」

他步步留神，沿街走去，轉了幾個彎，只見一座白牆黑瓦的大宅第，門上懸著一面大匾，寫著「南海鳳第」四個大字。那宅第一連五進，氣象宏偉。大門、中門一扇扇都大開著，宅中空空蕩蕩的似乎也無一人。胡斐心道：「就算你機關萬千，我一把火燒了你的龜洞，瞧你出不出來。」正要去覓柴草放火，忽見屋子後進和兩側都有煙火冒將上來，一怔之間，已明其理：「這鳳天南好厲害的手段，竟然捨卻家業不要，自己一把火燒個乾淨。如此看來，他定要高飛遠走。若不急速追趕，只怕給他躲得無影無蹤。」

於是將馬匹牽到鳳宅旁鍾家菜園，找了一柄鋤頭，將鍾阿四夫婦父子三人葬了。只見菜園中蘿蔔白菜長得甚為肥美，菜畦旁丟著一頂小孩帽子，一個粗陶娃娃。胡斐越看越是傷心惱怒，伏地拜了幾拜，暗暗祝禱：「鍾家兄嫂，你若在天有靈，務須助我，不能讓那兇手走脫了。」

忽聽得街上腳步聲響，數十人齊聲吶喊：「捉拿殺人放火的兇手！」「莫走了無法無天的江洋大盜！」「那小強盜便在這裏。」

胡斐繞到一株大樹之後，向外一張，只見二三十名衙役兵丁，手執弓箭刀槍、鐵尺鐵鍊，在鳳宅外虛張聲勢地叫喊。他凝神一看，人群中並無鳳家父子在內，心道：「這鳳天南驚動官府，明知拿我不住，卻是要擋我一陣。」當下縱身上馬，向荒僻處疾馳而去。

出得鎮來，回頭望時，只見鳳宅的火燄越竄越高，同時當鋪、酒樓、賭場各處也均冒上火頭。看來鳳天南決意將佛山鎮上的基業盡數毀卻，那是永遠不再回頭的了。胡斐心中惱恨，卻也不禁佩服這人陰鷙狠辣，勇斷明決，竟然不惜將十來年的經營付之一炬，心想：「此人這般工於心計，定有藏身避禍的妙策，該當到何處找他才是？」一時立馬佛山鎮外，徬徨不定。

遠遠聽得人聲嘈雜，救火水龍在石板路上隆隆奔馳。胡斐心想：「適才追那三個無賴，來去不到半個時辰。這鳳天南家大業大，豈能在片刻之間料理清楚？他今晚若不親自回來分斷，定有心腹親信去他藏身的所在請示。我只守住路口便了。」

料想白日定然無人露面，於是在僻靜處找了株大樹，爬上樹去閉目養神，想到鍾家四口被害的慘狀，悲憤難平，心中翻來覆去的起誓：「若不殺那鳳賊全家，我胡斐枉自生於天地之間。」

等到暮色蒼茫，他走到大路之旁，伏在長草中守候，睜大了眼四處觀望，幾個時辰過去，竟是沒點動靜，直到天色大明，除了賣菜挑糞的鄉農之外，無人進出佛山。

正感氣沮，忽聽馬蹄聲響，兩乘快馬從鎮上奔了出來，馬上乘客穿著武官服色，卻是京中侍衛的打扮。

胡斐心中一動，記起鳳一鳴曾道，他父親因要陪伴御前侍衛，不能分身來見，這兩名侍衛定與鳳天南有所干連。心念甫起，兩騎馬已掠過他伏身之所，當即撿起一塊小石，伸指彈出，波的一聲輕響，一匹馬的後腿早著。石子正好打中那馬後腿的關節，那馬奔跑正速，突然後腿一曲，向後坐倒，那腿登時斷折。

馬上乘客騎術甚精，這一下變故突起，他提身躍起，輕輕落在道旁，見馬匹斷了後腿，連聲哀鳴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，叫道：「糟糕，糟糕。」

胡斐離著他有七八丈遠，只見另一名侍衛勒馬回頭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那侍衛道：「這畜牲忽然失蹄，折斷了腿，只怕不中用啦。」胡斐聽了他說話的聲音，猛然想起這人姓何，數年前在商家堡中曾經見過。

另一名侍衛道：「咱們回佛山去，另要一頭牲口。」那姓何的侍衛正是當年和徐錚打過一架的何思豪，說道：「鳳天南走得不知去向，佛山鎮上亂成一團，沒人理事，還是去向南海縣要馬吧。」說著拔出匕首，在馬腦袋中一劍插進，免得那馬多受痛苦。

那侍衛道：「咱們合騎一匹馬吧，慢慢到南海縣去。何大哥，你說鳳天南當真不回佛山了？」何思豪道：「他毀家避禍，怎能回去？」那侍衛道：「這次南來，不但白辛苦一趟，還害死了你一匹好馬。」

何思豪跨上馬背，說道：「也不一定是白辛苦。福大帥府裏的天下掌門人大會，是何等盛事，鳳天南是五虎門掌門，未必不到。」說著伸手在馬臀上一拍。那馬背上乘了兩人，不能快跑，只有邁步緩行。

胡斐聽了「福大帥府裏的天下掌門人大會」這幾個字，心裏一喜，暗想：「天下掌門人聚會，那可熱鬧得緊哪。鳳天南便算不去，他落腳何方，多少也能在會中打聽到一些消息。但不知那福大帥邀會各派掌門人，卻是為了何事？」

# 第六章 紫衣女郎

胡斐回到大樹底下牽過馬匹，縱騎向北，一路上留心鳳天南和五虎門的蹤跡，卻是半點影子也無。這一日過了五嶺，已入湖南省境，只見沿路都是紅土，較之嶺南風物，大異其趣。

胡斐縱馬疾馳，過馬家鋪後，將至棲風渡口，猛聽得身後傳來一陣迅捷異常的馬蹄聲響，回頭一望，只見一匹白馬奮鬣揚蹄，風馳而來，當即勒馬讓在道旁。剛站定，耳畔呼的一響，那白馬已從身旁一竄而過，四蹄竟似不著地一般。馬背上乘著一個紫衣女子，只因那馬實在跑得太快，女子的面貌沒瞧清楚，但見她背影苗條，穩穩的端坐馬背。

胡斐吃了一驚：「這白馬似是趙三哥的坐騎，怎麼又來到中原？」他心中記掛趙半山，想要追上去問個明白，剛張口叫了聲：「喂！」那白馬已奔得遠了，垂柳影下，依稀見那紫衣女子回頭望了一眼，白馬腳步不停，片刻之間，已奔得無影無蹤。

胡斐好生奇怪，催馬趕路，但白馬腳程如此迅速，縱然自己的坐騎再快一倍，就算日夜不停奔馳，也決計趕她不上，催馬追趕，也只是聊盡人事而已。

第三日到了衡陽。那衡陽是湘南重鎮，離南嶽衡山已不在遠。一路上古松夾道，白雲繞山，令人胸襟為之一爽。

胡斐剛入衡陽南門，突見一家飯鋪廊下繫著一匹白馬，身長腿高，貌相神駿，正是途中所遇的那匹快馬。胡斐少年時與趙半山締交，對他的白馬瞧得極是仔細，此時一見，儼是故物，不禁大喜，忙走到飯鋪中，想找那紫衣女子，卻是不見人影。

胡斐要待向店夥詢問，轉念一想。公然打探一個不相識女子的行蹤，大是不便，於是坐在門口，要了酒飯。

少停酒菜送上，湖南人吃飯，筷極長，碗極大，無菜不辣，每味皆濃，頗有豪邁之風，很配胡斐的性子。他慢慢喝酒，尋思少待如何啟齒和那紫衣女子說話，猛地想起：「此人既乘趙三哥的白馬，必和他有極深的淵源，何不將趙三哥所贈的紅花放在桌上？她自會來尋我說話。」他右手拿著酒杯，反伸左手去取包袱，卻摸了個空，回過頭一看，包袱竟已不知去向。

包袱明明放在身後桌上，怎地一轉眼便不見了？向飯鋪中各人一望。並無異樣人物，心中暗暗稱奇：「若是尋常盜賊順手牽羊，我決不能不知。此人既能無聲無息地取去，倘在背後突施暗算，我也必遭毒手，瞧來今日是在湖南遇上高人了。」當下問店夥道：「我的包袱放在桌旁，怎地不見了？你見到有人取去沒有？」

那店夥聽說客人少了東西，登時大起忙頭，說道：「貴客錢物，概請自理，除非交在櫃上，否則小店恕不負責。」胡斐笑道：「誰要你賠了？我只問你瞧見有人拿了沒有。」那店夥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我們店裏怎會有賊？客官千萬不可亂說。」胡斐知道跟他纏不清楚，又想連自己也沒察覺，那店夥怎能瞧見？正自沉吟，那店夥道：「客官所用酒飯，共是一錢五分銀子，請會鈔吧。」

那包袱之中，尚有從鳳天南賭場中取來的數百兩銀子，他身邊可是不名一文，見店夥催帳，不由得一窘。那店夥冷笑道：「客官若是手頭不便，也不用賴說不見了包袱啊。」

胡斐懶得和他分辯，到廊下去牽過自己坐騎，卻見那匹白馬已不知去向，不由得一怔：「這白馬跟偷我包袱之人必有干連。」這麼一來，對那紫衣女子登時多了一層戒備之心，於是將坐騎交給店夥，說道：「這頭牲口少說也值得八九兩銀子，且押在櫃上，待我取得銀子，連牲口的草料錢一併來贖。」那店夥立時換了一副臉色，陪笑道：「不忙不忙，客官走好。」

胡斐正要去追尋白馬的蹤跡，那店夥趕了上來，笑道：「客官，今日你也無錢吃飯，我指點你一條路，包你有吃有住。」胡斐嫌他囉唆，正要斥退，轉念一想：「甚麼路子？是指點我去尋包袱麼？」於是點了點頭。

那店夥笑道：「這種事情一百年也未必遇得上，偏生客官交了運，楓葉莊萬老拳師不遲不早，剛好在七日前去世，今日正是頭七開喪。」胡斐道：「那跟我有甚相干？」那店夥笑道：「大大的相干。」轉身到櫃上取了一對素燭，一筒線香，交給胡斐，說道：「從此一直向北，不到三里地，幾百棵楓樹圍著一座大莊院，便是楓葉莊了。客官拿這副香燭去弔喪，在萬老拳師的靈前磕幾個響頭，莊上非管吃管住不可。明兒你說短了盤纏，莊上少說也得送你一兩銀子路費。」

胡斐聽說死者叫做「萬老拳師」，心想同是武林一脈，先有幾分願意，問道：「那楓葉莊怎地如此好客？」那店夥道：「湖南幾百里內，誰不知萬老拳師慷慨仗義？不過他生前專愛結交英雄好漢，像客官不會武藝，正好乘他死後去打打秋風了。」胡斐先怒後笑，抱拳笑道：「多承指點。」問道：「那麼萬老拳師生前的英雄朋友，今天都要趕來弔喪了？」那店夥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客官便去開開眼界也是好的。」胡斐一聽正中下懷，接過素燭線香，逕往北去。

※※※

不出三里，果如那店夥所言，數百株楓樹環抱著一座大莊院，莊外懸著白底藍字的燈籠，大門上釘了麻布。

胡斐一進門，鼓手吹起迎賓樂曲。但見好大一座靈堂，兩廂掛滿素幛輓聯。他走到靈前，跪下磕頭，心想：「不管你是誰，總是武林前輩，受我幾個頭想來也當得起。」

他跪拜之時，三個披麻穿白的孝子跪在地下磕頭還禮。胡斐站起身來，三個孝子向他作揖致謝。胡斐也是一揖，只見三人中兩個身材粗壯，另一人短小精悍，相貌各不相同，心道：「萬老拳師這三個兒子，定然不是一母所生，多半是三個妻妾各產一子了。」回身過來，但見大廳上擠滿了弔客，一小半似是當地的鄉鄰士紳，大半則是武林豪士。胡斐逐一看去，並無一個相識，鳳天南父子固不在內，那紫衣女子也無影蹤，尋思：「此間群豪聚會，我若留神，或能聽到一些五虎門鳳家父子的消息。」

少頃開出素席，大廳與東西廂廳上一共開了七十來桌。胡斐坐在偏席，留心眾弔客的動靜。但見年老的多帶戚容哀色，年輕的卻高談闊論，言笑自若，想是夠不上跟萬老拳師有甚麼交情，也不因他逝世而悲傷了。

正瞧間，只見三個孝子恭恭敬敬地陪著兩個武官，讓向首席，坐了向外的兩個首座。兩個武官穿的是御前侍衛服色。胡斐一怔，認得這二人正是何思豪和他同伴。首席上另外還坐了三個老年武師，想來均是武林中的前輩。三個孝子坐在下首作陪。

眾客坐定後，那身材矮小的孝子站起身來，舉杯謝客人弔喪。他謝過之後，第二個孝子也謝一遍，接著第三個又謝一遍，言辭舉動一模一樣，眾客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起立還禮，不由得頗感膩煩。

胡斐正覺古怪，聽得同桌一個後生低聲道：「三個孝子一齊謝一次也就夠了，倘若萬老拳師有十個兒子，這般幹法，不是要連謝十次麼？」一個中年武師冷笑道：「萬鶴聲有一個兒子也就好了，還說十個？」那後生奇道：「難道這三個孝子不是他兒子麼？」中年武師道：「原來小哥跟萬老拳師非親非故，居然前來弔喪，這份古道熱腸，可真是難得之極了。」那後生脹紅了臉，低下頭不再說話。胡斐暗暗好笑：「此君和我一般，也是打秋風吃白食來的。」

那中年武師道：「說給你聽也不妨，免得有人問起，你全然接不上榫頭，那可臉上下不來。萬老拳師名成業就，就可惜膝下無兒。他收了三個徒弟，那身材矮小的叫做孫伏虎，是老拳師的大弟子。這白臉膛的漢子名叫尉遲連，是二弟子。紅臉膛酒糟鼻的大漢，名叫楊賓，是他的第三弟子。這三人各得老拳師之一藝，武功是很不差的，只是粗人不明禮節，是以大師兄謝了，二師兄也謝，三師弟怕失禮，跟著也來謝一次。」那後生紅著臉，點頭領教。

其實三個師兄弟各謝一次，真正的原因卻不是粗人不明禮節。

胡斐跟首席坐得雖不甚近，但留神傾聽，盼望兩名侍衛在談話之中會提到五虎門，透露一些鳳天南父子行蹤的線索。只聽何思豪朗聲道：「兄弟奉福大帥之命，來請威震湘南的萬老拳師進京，參與天下掌門人大會，好讓少林韋陀門的武功在天下武師之前大大露臉。想不到萬老拳師一病不起，當真可惜之極了。」眾人附和嘆息。何思豪又道：「萬老拳師雖然過世，但少林韋陀門是武林中有名的宗派，掌門人不可不到。不知貴門的掌門人由那一位繼任？」

孫伏虎等師兄弟三人互視一眼，各不作聲。過了半晌，三師弟楊賓說道：「師父得的是中風之症，一發作便人事不知，是以沒留下遺言。」另一名侍衛道：「嗯，嗯。貴門的前輩尊長，定是有一番主意了。」二弟子尉遲連道：「我們幾位師伯叔散處各地，向來不通音問。」那侍衛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立掌門之事，倒還得費一番周折。福大帥主持的掌門人大會，定在八月中秋，距今還有兩個月，貴門須得及早為計才好。」師兄弟三人齊聲稱是。

一名老武師道：「自來不立賢便立長，萬老拳師既無遺言，那掌門一席，自非大弟子孫師兄莫屬。」孫伏虎笑了笑，神色之間甚是得意。另一名老武師道：「立長之言是不錯的。可是孫師兄雖然入門較早，論年歲卻是這位尉遲師兄大著一歲。尉遲師兄老成精幹，韋陀門若是由他接掌，定能發揚光大，萬老拳師在天之靈，也必極為欣慰了。」尉遲連伸袖擦了擦眼，顯得懷念師父，心中悲戚。第三名老武師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不然不然，若在平日，老朽原無話可說。但這番北京大會，各門各派齊顯神通。韋陀門掌門人如不能藝壓當場，豈不是壞了韋陀門數百年的英名？因此以老朽之見，這位掌門人須得是韋陀門中武功第一的好手，方能擔當。」這番話說得眾人連連點首，齊聲稱是。

那老武師又道：「三位師兄都是萬老拳師的得意門生，各擅絕藝，武林中人人都是十分欽佩的。不過說到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那還是後來居上，須推小師弟楊賓了。」第一名老武師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那也未必。武學之道，多練一年，功夫便深一年。楊師兄雖然天資聰穎，但就功力而言，那是遠遠不及孫師兄了。刀槍拳腳上見功夫，這是絲毫勉強不來的。」第二名老武師道：「說到臨陣取勝，鬥智為上，鬥力其次。兄弟雖是外人，但平心而論，足智多謀，還該推尉遲師兄。」

他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起初言語中都還客氣，到後來漸漸面紅耳赤，聲音也越說越大。幾十桌的客人停杯不飲，聽他三人爭論。胡斐心道：「原來三個老武師都是受人之託，來作說客的，說不定還分別受了三名弟子的好處。」

弔客之中，有百餘人是韋陀門的門人，大都是萬老拳師的再傳弟子，各人擁戴自己師父，先是低聲譏諷爭辯，到後來忍不住大聲吵嚷起來。各親朋賓客或分解勸阻，或各抒己見，或袒護交好，或指斥對方，大廳上登時亂成一片。有幾個脾氣暴躁、互有心病之人，竟拍桌相罵起來，眼見便要掄刀使拳。萬老拳師屍骨未寒，門下的徒弟便要為掌門一席而同室操戈了。

那坐在首席的侍衛聽著各人爭吵，並不說話，望著萬老拳師的靈位，只是微笑，眼見各人越鬧越是厲害，突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各位且莫爭吵，請聽兄弟一言。」眾人敬他是官，一齊住口。

那侍衛道：「適才這位老師說得不錯，韋陀門掌門人，須得是本門武功之首，這一節各位都是贊同的了？」大家齊聲稱是。那侍衛道：「武功誰高誰低，嘴巴裏是爭不出來的。刀槍拳腳一比，立時便判強弱。好在三位是同門師兄弟，不論勝負，都不會失了和氣，更不會折了韋陀門的威風。咱們便請萬老拳師的靈位主持這場比武，由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擇定掌門，倒是一段武林佳話呢。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喝采，紛紛道：「這個最公平不過。」「讓大家見識見識韋陀門的絕藝。」「憑武功分勝敗，事後再無爭論。」「究竟是北京來的侍衛老爺，見識高人一等。」

那侍衛見眾人一致附和其說，神情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同門師兄弟較藝比武，那是平常之極的事，兄弟卻要請三位當眾答允一件事。」尉遲連在師兄弟三人之中最是精明幹練，當即說道：「但憑大人吩咐，我們師兄弟自當遵從。」那侍衛道：「既是憑武功分上下，那麼武功最高的便為掌門，事後任誰不得再有異言，更起紛爭。」三人齊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他三人武功各有所長，常言道：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。」各人自忖雖然並無必勝把握，但奮力一戰，未始便不能壓服兩個同門。

那侍衛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大夥兒便挪地方出來，讓大家瞻仰韋陀門的精妙功夫。」眾人七手八腳搬開桌椅，在靈位前騰出老大一片空地。眼見好戲當前，各人均已無心飲食，只有少數饕餮之徒，兀自低頭大嚼。

那侍衛道：「那兩位先上？是孫師兄與尉遲師兄麼？」孫伏虎說道：「好，兄弟獻醜。」早有他弟子送上一柄單刀。孫伏虎接刀在手，走到師父靈前磕了三個頭，轉身說道：「尉遲師弟請上吧。」

尉遲連心想若是先與大師兄動手，勝了之後還得對付三師弟，不如讓他們二人先鬥個筋疲力盡，自己再來卞莊刺虎，撿個現成，於是拱手道：「兄弟武藝既不及師兄，也不及師弟，這個掌門原是不敢爭的。只是各位老師有命，不得不勉強陪師兄師弟餵招，還是楊師弟先上吧。」

楊賓脾氣暴躁，大聲道：「好，由我先上便了。」從弟子手中接過單刀，大踏步上前。他也不知該當先向師父靈位磕頭，當下立個門戶，右手持刀橫置左肩，左手成鉤，勁坐右腿，左腳虛出，乃是六合刀法的起手「護肩刀」。

少林韋陀門拳、刀、槍三絕，全守六合之法。所謂六合，「精氣神」為內三合，「手眼身」為外三合，其用為「眼與心合，心與氣合，氣與身合，身與手合，手與腳合，腳與胯合。」全身內外，渾然一體。賓客中有不少是武學行家，見楊賓橫刀一立，神定氣凝，均想：「此人武功不弱。」孫伏虎刀藏右側，左手成掌，自懷裏翻出，使一招「滾手刺扎」，說道：「師弟請！」

與胡斐同桌的那中年武師賣弄內行，向身旁後生道：「單刀看的是手，雙刀看的是走。使單刀的右手有刀，刀有刀法，左手無物，那便安頓為難。因此看一人的刀上功夫，只要瞧他左手出掌是否厲害，便知高低。你瞧孫師兄這一掌翻將出來，守中有攻，功力何等深厚？」胡斐聽他說得不錯，微微點頭。

說話之間，師兄弟倆已交上了手，雙刀相碰，不時發出叮噹之聲。那中年武師又道：「這二人刀法，用的都是『展、抹、鉤、剁、砍、劈』六字訣，法度是很不錯的。」那後生道：「甚麼叫做鑽母鉤肚？」中年武師冷笑一聲道：「刀法之中，還有鑽他媽媽、鉤你肚子麼？刃口向外叫做展，向內為抹，曲刃為鉤，過頂為砍，雙手舉刀下斬叫做劈，平手下斬稱為剁。」那後生脹紅了臉，再也不敢多問。

胡斐雖然刀法精奇，但他祖傳刀譜之中，全不提這些細緻分別，注重的只是護身傷敵諸般精妙變招，這時聽那中年武師說得頭頭是道，心想：「原來刀法之中還有這許多講究。但瞧這師兄弟倆的刀招，也無甚麼特異之處。」

眼見二人越鬥越緊，孫伏虎矯捷靈活，楊賓卻勝在腕力沉雄，一時倒也難分上下。正鬥之間，大門外突然走進一人，尖聲說道：「韋陀門的刀法，那有這等膿包的，快別現世了吧！」孫楊二人一驚，同時收刀躍開。

胡斐早已看清來人是個妙齡少女。但見她身穿紫衣，身材苗條，正是途中所遇那個騎白馬的女子。她背上負著一個包袱，卻不是自己在飯鋪中所失的是甚麼？只見她一張瓜子臉，雙眉修長，膚色雖然微黑，卻掩不了姿形秀麗，容光照人，不禁大是驚訝：「這女子年紀和我相若，難道便有一身極高武功，如此輕輕巧巧的取去包袱，竟使我絲毫不覺？」

孫楊二人聽來人口出狂言，本來均已大怒，但停刀一看，卻是個娉婷嬝娜的女郎，愕然之下，說不出話來。

那女郎道：「六合刀法，精要全在『虛、實、巧、打』四字。你們這般笨劈蠻砍，還提甚麼韋陀門？甚麼六合刀？想不到萬老拳師英名遠播，竟調教了這等弟子出來。」她聲音爽脆清亮，人人均覺動聽之至。

說這番話的如是一個漢子，孫楊二人早已發話動手，然而見這女郎纖腰削肩，宛似弱不禁風，那裏是個會武之人？但聽她說出六合刀法那「虛、實、巧、打」四字法，卻又一點不錯，一時不知如何對答。

尉遲連走上前去，抱拳說道：「請教姑娘尊姓大名。」那女郎哼了一聲，並不回答。尉遲連道：「敝門今日在先師靈前選立掌門。請姑娘上坐觀禮。」說著右手一伸，請她就坐。

那女郎秀眉微豎，說道：「少林韋陀門是武林中有名門派，卻從這些人中選立掌門，豈不墮了無相大師以下列祖的威名？」此言一出，廳上江湖前輩都是微微一驚。原來無相大師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，當年精研韋陀杵和六合拳法，乃是韋陀門的開山祖師，想不到這一個弱質少女，竟也知道這件武林掌故。

尉遲連抱拳道：「姑娘奉那一位前輩之命而來？對敝門有何指教？」他一直說話客氣，但孫伏虎與楊賓早已大不耐煩，只是聽那女郎出語驚人，這才暫不發作。

那女郎道：「我自己要來便來，何必奉人之命？我和韋陀門有點兒淵源，見這裏鬧得太不成話，不得不來說幾句話。」

這時楊賓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道：「你跟韋陀門有甚麼淵源？誰也不認得你是老幾。我們正有要事，快站開些，別在這兒礙手礙腳！」轉頭向孫伏虎道：「大師兄，咱哥兒倆勝敗未分，再來吧。」左步踏出，單刀平置腰際，便欲出招。

那女郎道：「這一招『橫身攔腰斬』，虛步踏得太實，凝步又站得不穩，目光不看對方，卻斜視瞧著我。錯了，錯了。」孫伏虎、尉遲連、楊賓三人均是一怔，心想：「這幾句話對門對路，正如當日師父教招的說話，莫非她真會六合刀法嗎？」

何思豪聽那女郎與尉遲連對答，一直默不作聲，這時插口說道：「姑娘來此有何貴幹？尊師是那一位？」那女郎並不回答他的問話，卻反問道：「今日少林韋陀門選立掌門，是也不是？」何思豪道：「是啊！」那女郎又道：「只要是本門中人，誰的武功最強，誰便執掌門派，旁人不得異言，是也不是？」何思豪道：「正是！」那女郎道：「很好！我今日是搶韋陀門的掌門人來啦。」

眾人見她臉色鄭重，說得一本正經，不禁愕然相顧。何思豪見這女郎生得美麗，倒起了一番惜玉憐香之意，笑道：「姑娘若是也練過武藝，待會請你演一路拳腳，好讓大家開開眼界。現下先讓他們三位師兄弟分個高低如何？」

那女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他們不必再比了，一個個跟我比便是。」她手指韋陀門的一名弟子，說道：「把刀借給我一用。」她雖年輕纖弱，但說話的神態之中自有一股威嚴，竟令人不易抗拒。那弟子稍一遲疑，將刀遞了過去，可是他並非倒轉刀柄，而是刀尖向著女郎。

那女郎伸出兩指，輕輕挾住刀背，輕輕提起，一根小指微微翹出，倒似是閨中刺繡時的蘭花手一般。

她兩指懸空提著單刀，冷然道：「是兩位一起上麼？」

楊賓雖然魯莽，但自來瞧不起女子，心想好男不與女鬥，我堂堂男子漢，豈能跟娘兒們動手？何況這女郎瘋瘋癲癲，倒有幾分邪門，還是別理她為妙，於是提刀退開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打發了她吧！」孫伏虎也自猶豫，道：「不，不……」

他一言未畢，那女郎叫道：「燕子掠水！」右手兩根手指一鬆，單刀下掉，手掌一沉，已抓住了刀柄，左手扶著右腕，刃口自下向上掠起，左手成鉤，身子微微向後一坐。這一刀正是韋陀門正宗的六合刀法。

孫伏虎料不到她出招如此迅捷，但這一路刀法他浸淫二十餘年，已練得熟到無可再熟，當下還了一招「金鎖墜地」。那女郎道：「關平獻印。」翻轉刀刃，向上挺舉。按理她既使了「燕子掠水」單刀自下向上，那麼接下去的第二招萬萬不該再使「關平獻印」，仍是自下向上。那知她這一招刀身微斜，舉刀過頂，突然生出奇招，刃口陡橫。孫伏虎嚇了一跳，急忙低頭。那女郎又叫道：「鳳凰旋窩！」左手倏出，在孫伏虎手腕上一擊，單刀自上向下急斬。

只聽噹的一聲，孫伏虎單刀落地，女郎的單刀卻已架在他的頸中。旁觀眾人「啊」的一下，齊聲驚呼，眼見她一刀急斬，孫伏虎便要人頭落地。那知這一刀疾揮而下，勢道極猛烈，卻忽地收住，刃口剛好與他頭頸相觸，連頸皮也不劃破半點。這手功夫真是匪夷所思。

胡斐只瞧得心中怦怦亂跳，自忖要三招之內打敗孫伏虎並不為難，但最後一刀勁力拿捏如此之準，自己只怕尚是有所不及。廳上眾人之中，本來只有他一人知道那女郎武功了得，但經此三招，人人撟舌不下。

孫伏虎頭一沉，想要避開刃鋒，豈知女郎的單刀順勢跟了下來。孫伏虎本已彎腰低頭，此時額角幾欲觸地，猶似向那女郎磕頭。他空有一身武功，利刃加頸，竟是半分動彈不得。

那女郎向眾人環視一眼，收起單刀，道：「你練過『鳳凰旋窩』這一招沒有？」孫伏虎站直身子，低頭道：「練過。」心想：「這一招我生平不知使過幾千幾萬遍，但從來沒這樣用法。」驚疑之下，心中亂成一片，提刀退開。

楊賓見那女郎三招便將大師兄制服，突然起了疑心：「莫非大師兄擺下詭計，要奪掌門，故意和這女子串通了來裝神裝鬼？」他越想越對，大聲質問道：「大師哥，你三招便讓了人家，那是甚麼意思？我韋陀門的威名也不顧了嗎？」孫伏虎驚魂未定，也不知怎地糊裏胡塗的便讓人家制在地下，一時無言可答，只是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楊賓怒道：「我甚麼？」提刀躍出，戟指喝道：「你這……」

只說了兩個字，眼前突見白光一閃，那女郎的單刀自下而上掠了過來，她刀法太快，竟是瞧不清楚，依稀似是一招「燕子掠水」。楊賓忙亂之中，順手還了一招「金鎖墜地」，這是他在師門中練熟了的套子。那女郎不等雙刃相交，單刀又是一舉，變為「關平獻印」，跟著斜刀橫出。楊賓嚇了一跳，大叫道：「鳳凰旋窩。」語聲未畢，只覺手腕一麻，手中單刀落地，對方的鋼刀已架在自己頸上。

那女郎這三招與適才對付孫伏虎的刀法一模一樣，只是出手更快，更是令人猝不及防，而這一刀斬下，離地不到三尺，楊賓的額頭幾欲觸及地上。

那女郎冷然道：「服不服了？」楊賓滿腔怒火，大聲道：「不服。」那女郎手上微微使勁，刀刃向下稍壓。豈知楊賓極是強項，心想：「你便是將我腦袋斬下，我額頭也不點地。」頭頸反而一挺。

那女郎無意傷他性命，將單刀稍稍提起，道：「你要怎地才肯服了？」楊賓心想她的刀法有些邪門，但真實武功決計不能勝我，於是大聲道：「你有膽子，就跟我比槍。」那女郎道：「好！」收起單刀，向借刀的弟子拋了過去，說道：「我瞧瞧你的六合槍法練得如何？」

楊賓跳起身來，他臉色本紅，這時盛怒之下，更是脹得紫醬一般，大叫道：「快取槍來，快取槍來！」一名弟子到練武廳去取了一柄槍來。楊賓大怒若狂，反手便是一個耳括子，罵道：「這女人要和我比槍法，你沒聽見麼？」這弟子給他一巴掌打得昏頭昏腦，一時會不過意來。另一名弟子怕他再伸手打人，忙道：「弟子去再拿一把。」奔入內堂，又取了一把槍來。

那女郎接過長槍，說道：「接招吧！」提槍向前一送，使的是一招「四夷賓服」。這一招是六合槍中最精妙的招數，稱為二十四式之首，其中妙變無窮，乃是中平槍法。

胡斐精研單刀拳腳，對其餘兵刃均不熟悉，向那中年武師望了一眼，目光中含有請教之意。這武師武功平平，但跟隨萬老拳師多年，對六合門的器械拳腳卻看得多、聽得多了，於是背誦歌訣道：「中平槍，槍中王，高低遠近都不妨；去如箭，來如線……」

他歌訣尚未背完，但見楊賓還了一招。那女郎槍尖向下一壓。那武師道：「這招『美人認針』，招數也還平平，她槍法只怕不及楊師兄……」突見那女郎雙手一捺，槍尖向下，已將楊賓的槍頭壓住，正是六合槍法中的「靈貓捕鼠」。這一招稱為「無中生有槍」，乃是從虛式之中，變出極厲害的家數。

只三招之間，楊賓又已被制。他力透雙臂，吼聲如雷，猛力舉槍上崩。那女郎提槍一抖，喀的一聲，楊賓槍頭已被震斷。那女郎槍尖翻起，指在他小腹之上，輕聲道：「怎麼？」

眾人的眼光一齊望著楊賓，但見他豬肝般的臉上倏地血色全無，慘白如紙，身子一顫，拍的一聲，將槍桿拋在地下，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轉身向外急奔。他一名弟子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追近身去。楊賓飛起一腿，將弟子踢了個觔斗，頭也不回地奔出大門去了。

大廳上眾人無不驚訝莫名。這女郎所使刀法槍法，確是韋陀門正宗武功。孫伏虎與楊賓都是韋陀門中著名好手，但不論刀槍，都是不過三招，便給她制得更無招架餘地。

尉遲連早收起了對那女郎的輕視之意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抱拳上前，說道：「姑娘武功精妙絕倫，在下自然不是對手，不過……」那女郎秀眉微蹙，道：「你話兒很多，我也不耐煩聽。你若是口服心服，便擁我為掌門，若是不服，爽爽快快的動手便是。」尉遲連臉上微微一紅，心道：「這女子手上辣，口上也辣得緊。」於是說道：「我師兄師弟都已服輸，在下不獻獻醜是不成的了……」

那女郎截住話頭，道：「好，你愛比甚麼？」尉遲連道：「韋陀門自來號稱拳刀槍三絕……」那女郎也真爽快，將大槍一拋，道：「唔，那你是要比拳腳了，來吧！」尉遲連道：「咱們正宗的六合拳是不用比了，我自然和姑娘差得遠，在下想請教一套赤尻……」那女郎臉色更是不豫，道：「哼，你精研赤尻連拳，那也成！」右掌一起，便向他肩頭琵琶骨上斬了下去。

原來這「赤尻連拳」也是韋陀門的拳法之一，以六合拳為根基，以猴拳為形，乃是一套近身纏鬥的小擒拿手法，每一招不是拿抓勾鎖，便是點穴打穴。尉遲連見她刀槍招數厲害，自恃這套赤尻連拳練得極是純熟，心想她武功再強，小姑娘膂力總不及我，何況貼身近戰，女孩兒家有許多顧忌之處，自己便可乘機取勝。

那女郎知道他的心意，一起手便出掌而斬。尉遲連左手揮出，想格開她右掌，順手回點肩井穴。那女郎手腕竟不與他相碰，手掌一偏，指頭已偏向左側，逕點他左胸穴道。尉遲連大喜，右掌回格，左手拿向她的腰間。那女郎右腿突然從後繞過自己左腿，砰的一腿，將他踢得直飛出去，摔在天井的石板之上，臉頰上鮮血直流，那女郎使的招式正是赤尻連拳，但竟是不容他近身。三個師兄弟之中，倒是這尉遲連受傷見血。

何思豪見那女郎武功如此高強，心中甚喜，滿滿斟了一杯酒，恭恭敬敬的送過去，說道：「姑娘藝壓當場，即令萬老拳師復生，也未必有此武功。姑娘今日出任掌門，眼見韋陀門大大興旺。實是可喜可賀。」

那女郎接過酒杯，正要放到口邊，廳角忽有一人怪聲怪氣的說道：「這位姑娘是韋陀門的麼？我看不見得吧。」那女郎轉頭往聲音來處看去，只見人人坐著，隔得遠了，不知說話的是誰，於是冷笑道：「那一位不服，請出來說話。」

隔了片刻，廳角中寂然無聲。何思豪道：「咱們話已說明在先，掌門人一席憑武功而定。這位姑娘使的是韋陀門正宗功夫，刀槍拳腳，大家都親眼見到了，可沒一點含糊。本門弟子之中，有誰自信勝得過這位姑娘的，盡可上來比試。兄弟奉福大帥之命，邀請天下英雄豪傑進京，邀到的人武藝越高，兄弟越有面子，這中間可決無偏袒啊。」說著乾笑了幾聲。

他見無人接口，向那女郎道：「眾人既無異言，這掌門一席，自是姑娘的了。武林之中，各門各派的掌門人兄弟也見過不少，可是從無一位如此年輕，如此美……咳咳，如此年輕之人，當真是英雄出在年少，有志不在年高。咱們說了半天話，還沒請教姑娘尊姓大名呢。」

那女郎微一遲疑，想要說話，卻又停口，何思豪道：「韋陀門的弟子，今天到了十之八九，待會便要拜見掌門，姑娘的大名，他們可不能不知啊。」那女郎點頭道：「說的是。我姓袁……名叫……名叫紫衣。」何思豪武功平平，卻是見多識廣，瞧她說話的神情，心想這未必是真名，她身穿紫衫，隨口便謅了「紫衣」兩字，但也不便說破，笑道：「袁姑娘便請上坐，我這首席要讓給你才是呢。」

按照禮數，何思豪既是京中職位不小的武官，又是韋陀門的客人，袁紫衣便算接任掌門，也得在末座主位相陪。但她毫不謙遜，見何思豪讓座，當即大模大樣的在首席位上坐下了。

忽聽廳角中那怪聲怪氣的聲音哭了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韋陀門昔年威震當世，今日怎地如此衰敗？竟讓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娃上門欺侮啊！哦哦，哇哇哇！」他哭得真情流露，倒並不是有意調侃。

袁紫衣大聲道：「你說我乳臭未乾，出來見過高低便了。」這一次她瞧清楚了發話之人，是個六十來歲的老者，身形枯瘦，留著一撇鼠尾鬚，頭戴瓜皮小帽，腦後拖著一根稀稀鬆鬆的小辮子，頭髮已白了九成。他伏在桌上，號啕大哭，叫道：「萬鶴聲啊萬鶴聲，人家說你便是死而復生，也敵不過這位如此年輕、如此貌美的姑娘，當真是佳人出在年少，貌美不可年高啊。」

他最後這幾句話，顯是譏刺何思豪的了。廳中幾個年輕人忍不住笑出聲來。只聽這老者又哭道：「武林之中，各門各派的英雄好漢兄弟也見過不少，可是從無一位如此不要臉的官老爺啊！」這兩句話一說，廳上群情聳動，人人知他是出言正面向何思豪挑戰了。

何思豪如何忍得，大聲喝道：「有種的便滾出來，鬼鬼祟祟地縮在屋角裏做烏龜麼？」那老者仍是放聲而哭，說道：「兄弟奉閻羅王之命，邀請官老爺們到陰世大會，邀到的人官兒做得越大，兄弟越有面子啊。」何思豪霍地站起，向廳角急奔過去，左掌虛幌，右手便往老者頭頸裏抓去。那老者哭聲不停，眾人站起來看時，突然一道黑影從廳角裏直飛出來，砰的一聲，摔在當地，正是何思豪。眾人都沒瞧明白他是如何摔的。另一名侍衛見同伴失利，拔出腰刀搶上前去，廳上登時一陣大亂，但見黑影一幌，風聲響處，這侍衛又是砰的一聲摔在席前。

胡斐一直在留神那老者，見他摔跌這兩名侍衛手法乾淨利落，使的便是尉遲連與袁紫衣適才過招的「赤尻連拳」，看來這老者也是韋陀門的，只是他武功高出尉遲連何止倍蓰，定是他們本門的名手。他對清廷侍衛素無好感，見這二人摔得狼狽，隔了好一陣方才爬起，心中暗自高興。

袁紫衣見到了勁敵，離席而起，說道：「你有何見教，爽爽快快的說吧，我可見不得人裝神弄鬼。」那老者從廳角裏緩緩出來，臉上仍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。袁紫衣見他面容枯黃，顴骨高起，雙頰深陷，倒似是個陳年的癆病鬼，但雙目炯炯有神，當下不敢怠慢，凝神以待。

那老者不再譏刺，正色說道：「姑娘，你不是我門中人。韋陀門跟你無冤無仇，你何苦來拆這個檔子？」袁紫衣道：「難道你便是韋陀門的？你姓甚麼？叫甚麼名字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姓劉，名叫劉鶴真。『韋陀雙鶴』的名頭你聽見過麼？我若不是韋陀門的弟子，怎能與萬鶴聲合稱『韋陀雙鶴』？」

「韋陀雙鶴」這四個字，廳上年歲較大之人倒都聽見過的，但大半只認得萬鶴聲，都知他為人任俠好義。江湖上聲名甚好，另一隻「鶴」是誰，就不大了然。這時聽這個糟老頭兒自稱是「雙鶴」之一，又親眼見他一舉手便將兩個侍衛打得動彈不得，一時群相注目，竊竊私議。只是誰都不知他的底細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袁紫衣搖頭道：「甚麼雙鶴雙鴨，沒聽見過。你要想做掌門，是不是？」劉鶴真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千萬不可冤枉。我是師兄，萬鶴聲是師弟。我要做掌門，當年便做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」袁紫衣小嘴一扁，道：「哼，胡說八道，誰信你的話？那你要幹甚麼？」劉鶴真道：「第一、韋陀門的掌門，該由本門真正的弟子來當。第二、不論誰當掌門，不許趨炎附勢，到京裏結交權貴。我們是學武的粗人，鄉巴佬兒，怎配跟官老爺們交朋友哪？」他一雙三角眼向眾人橫掃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第三、以武功定掌門，這話先就不通。不論學文學武，都是人品第一。若是一個卑鄙小人武功最強，大夥兒也推他做掌門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人群中便有許多人暗暗點頭，覺得他雖然行止古怪，形貌委瑣，說的話倒頗有道理。

袁紫衣冷笑道：「你這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我一件也不依，那便怎樣？」劉鶴真道：「那又能怎樣了？只好讓我幾根枯瘦精乾的老骨頭，來挨姑娘的粉拳罷啦！」

胡斐見二人說僵了便要動手，他自長成以來，遊俠江湖，數見清廷官吏欺壓百姓，橫暴貪虐，心中素來恨惡，這時見劉鶴真公然折辱清廷侍衛，言語之中頗有正氣，暗暗盼他得勝。只是那紫衣少女出手敏捷，實是個極厲害的好手，生怕劉鶴真未必敵得她過。

袁紫衣神色傲慢，竟是全不將劉鶴真放在眼內，冷然說道：「你要比拳腳呢，還是比刀槍？」劉鶴真道：「姑娘既然自稱是少林韋陀門的弟子，咱們就比韋陀門的鎮門之寶。」袁紫衣道：「甚麼鎮門之寶？說話爽爽快快，我最討厭是兜著圈子磨耗。」劉鶴真仰天打個哈哈，道：「連本門的鎮門之寶也不知道，怎能擔當掌門？」

袁紫衣臉上微露窘態，但這只是一瞬間之事，立即平靜如恆，道：「本門武功博大精深，練到最高境界，即令是最平常的一招一式，也能橫行天下，六合刀也好，六合槍也好，那一件不是本門之寶？」

劉鶴真不禁暗自佩服，她明明不知本門的鎮門之寶是甚麼武功，然而這番話冠冕堂皇，令人難以辯駁，想來本門弟子人人聽得心服，於是左手摸了摸上唇焦黃的鬍髭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我教你一個乖。本門的鎮門之寶，乃是天罡梅花樁。你總練過吧？」

袁紫衣冷笑道：「嘿嘿，這也算是甚麼寶貝了？我教你一個乖。武功之中，越是大路平實的，越是貴重有用。甚麼梅花樁，尖刀陣，這些花巧把式，都是嚇唬人，騙孩子的玩意兒。不過不跟你試試，諒你心中不服。你的梅花樁擺在那兒？」

劉鶴真拿起桌上一隻酒碗，伸脖子喝乾，隨手往地下一摔。眾人都是一怔，均想這一下定是嗆啷一響，打得粉碎，那知他這一摔，勁力用得恰到好處，酒碗在地下輕輕一滑，下掉的力道登時消了，平平穩穩的合在廳堂的方磚之上，竟是絲毫無損。他一摔之後，隨即又拿起第二隻酒碗往地下摔去，雙手接連不斷，倘是空碗，便順手拋出，碗中若是有酒，不論是滿碗還是半碗，都是一口喝乾。

片刻之間，地下已佈滿了酒碗，共是三十六隻碗散置覆合。眾人見他摔碗的手法固然巧勁驚人，而酒量也是大得異乎尋常，這一番連喝連擲，少說也喝了十二三碗烈酒。但見他酒越喝得多，臉色越黃，身子一幌，輕飄飄縱出，右足虛提，左足踏在一隻酒碗的碗底，雙手一拱，說道：「領教。」

袁紫衣實不知這天罡梅花樁是如何練法，但仗著輕功造詣甚高，心下並不畏懼，左足一點，也躍上了一隻酒碗的碗底。她逕自站在上首，雙手微抬，卻不發招，要瞧對方如何出手，這才隨機應變，只是見了他摔擲酒碗這番巧勁，知他與孫伏虎等不可同日而語，已無半分輕敵之意。

劉鶴真右足踏上一步，右拳劈面向袁紫衣打到，正是六合拳「三環套月」中的第一式。袁紫衣見對方拳到，自食指以至小指，四指握得參差不齊，生出三片稜角，知道這三角拳法用以擊打人身穴道，此人自是打穴好手，當下左足斜退一步，還了一招六合拳中的「栽錘」，右手握的也是三角拳。

劉鶴真見她身法、步法、拳法、外形，無一不是本門正宗功夫，但適才折服孫伏虎等三人，所使變化心法，絕非本門所傳，只不過其中差異，若非本門的一流高手卻也瞧不出來，心中又是驚異，又是惱怒，當下踏上左步，擊出一招「反躬自省」。這一拳以手背擊人，在六合拳中稱為「苦惱拳」，因拳法極難，練習之際苦惱異常，故有此名。

這苦惱拳練至具有極大威力，非十餘年以上功力不辦，袁紫衣無此修為，於是避難趨易，還了一招「摔手穿掌」，右手出的是摔碑手，左手出的是柳葉掌，那也是六合拳中的正宗功夫。

兩人在三十六隻酒碗碗底之上盤旋來去，使的都是六合拳法。在這天罡梅花樁上動手過招，要旨是搶得中樁，將敵手逼至外緣，如是則一有機會，出手稍重，敵手無路可退，只有跌落樁下。劉鶴真自幼便對這路武功深有心得，在這樁上已苦練數十年，左右進退，每一步踏下去實無分毫之差，數招之間，便已搶得中樁，於是拳力逐步加重。他知這少女年紀雖輕，武功實得高人傳授，卻也不敢貿然進犯，心想只要守住中樁，便已穩操勝算。

袁紫衣與孫伏虎、尉遲連等動手，雖說是三招取勝，其實在第一招中已是制敵機先，但此時在梅花樁上與劉鶴真比拳，每一掌每一拳擊將出去，均遇到極重極厚的力道反擊。她足底踏的是酒碗，只要著力稍重，酒碗立破，這場比武便算是輸了，因此上一沾即走，從無一招敢稍稍用老，眼見敵人守得極穩，難以撼動，只得以上乘輕功點踏酒碗，圍著對手身周遊動，只盼找到敵方破綻。兩人拆到三十餘招，一套六合拳法的招數均已使完，但見劉鶴真瘦瘦的身形屹立如山，拳風漸響，顯見勁力正自加強。

各門武功之中，均有樁上比武之法，只是樁子卻變異百端，或豎立木樁，或植以青竹，或疊積磚石，甚至是以利刃插地，但這般在地下覆碗以代梅花樁，廳上眾武師卻從未見過。劉鶴真這三十六隻酒碗似乎散放亂置，並非整整齊齊地列成梅花之形，但其中自有規範，他早已習練純熟，即使閉目而鬥，也是一步不會踏錯。袁紫衣卻是每一步都須先向地下一望，瞧定酒碗方位，這才出足。如此時候一長，拳腳上竟是漸落下風。

劉鶴真心中暗喜，拳法漸變，右手三角拳著著打向對方身上各處大穴，左手苦惱拳卻以厚重之力，攔封橫閂，使的全是截手法，袁紫衣眼見不敵，左手突然間自掌變指，倏地向前刺出，竟是六合槍法中的「四夷賓服」。劉鶴真吃了一驚，不及思索，急忙側身避過，豈知袁紫衣右手橫斬，出招是六合刀法中的一招「鉤掛進步連環刀」。劉鶴真想不到她拳法竟會一變而成刀法，微一慌亂，肩頭已被斬中。他肩頭急沉，於瞬息之間將斬力卸去了八成，跟著還擊一拳。袁紫衣左手「白猿獻挑」自下而上削出，那是雙手都使刀法，所用的不但是單刀，且是雙刀了。

這一下掌刀斬至，劉鶴真再難避過，砰的一響，脅下中掌，身子一幌，跌下碗來。

胡斐在旁瞧得明白，心想這位武學高手如此敗於對方怪招之下，大是可惜，隨手抓起席上兩隻空酒碗，學著劉鶴真的手法，向地下斜摔過去。兩隻酒碗輕輕一滑，正好停在劉鶴真的腳下。

劉鶴真這一跌下梅花樁來，只道已然敗定，猛覺得腳底多了兩隻酒碗，一怔之下，已知有高人自旁暗助。眾人目光都集於相鬥的兩人，胡斐輕擲酒碗，竟沒一人留意。

袁紫衣以指化槍，以手變刀，出的雖然仍是六合槍、六合刀的功夫，但是韋陀門之中，從無如此怪異的招數。劉鶴真驚疑不定，抱拳說道：「姑娘武功神妙，在下從所未見，敢問姑娘是那一門那一派高人所授？」袁紫衣道：「哼，你定然不認我是本門弟子。也罷，倘若我只用六合拳勝你，那便怎地？」

劉鶴真正要她說這句話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「姑娘如真用本門武功折服在下，那是光大本門的天大喜事。小老兒便是跟姑娘提馬鞭兒，也所甘願。」他適才領教了袁紫衣的武功，狂傲之氣登斂，跟著轉頭向胡斐那方位拱手說道：「小老兒獻醜。」這一拱手是相謝胡斐擲碗之德，他雖不知援手的是誰，但知這兩隻酒碗是從該處擲來。

袁紫衣當劉鶴真追問她門派之時，已想好了勝他之法，見劉鶴真抱拳歸一，踏步又搶中樁，當即出一招「滾手虎坐」，使的果然是六合拳正路武功。

數招一過，劉鶴真又漸搶上風。此時他出拳抬腿之際，比先前更加了一分小心謹慎，生怕她在拳招之中又起花樣，再拆數招，見對方拳法無變，心中略感寬慰，眼見她使的是一招「打虎式」，當即右足向前虛點，出一招「烏龍探海」，突覺右腳下有些異樣，眼光向下一瞥，不由得一驚。只見本來合覆著的酒碗，不知如何這時竟轉而仰天。幸好他右足只是虛點，這一步若是踏實了，勢必踏在碗心，酒碗固然非破不可，同時身子向前一衝，焉得不敗？

他一驚之下，急忙半空移步，另踏一碗，身子幌動，背上已出了一身冷汗。斜眼看時，只見袁紫衣左足提起時將酒碗輕輕帶起，也不知她足底如何使勁，放下時那酒碗已翻了過來，她左足順勢踏在碗口，右足提起，又將另一隻酒碗翻轉，這一手輕功自己如何能及？心想：「只有急使重手，乘著她未將酒碗盡數翻轉，先將她打下樁去。」當下催動掌力，加快進逼。那知袁紫衣不再與他正面對拳，只是來往遊走，身法快捷異常。在碗口上一著足立即換步，竟無霎時之間停留，片刻之間，已將三十八隻酒碗翻了三十六隻，只剩下劉鶴真雙腳所踏的兩隻尚未翻轉。若不是胡斐適才擲了兩隻碗過去，他是連立足之處也沒有了。

當此情勢，劉鶴真只要一出足立時踏破酒碗，只有站在兩隻酒碗之上，不能移動半步，呆立少時，臉色淒慘，說道：「是姑娘勝了。」舉步落地，臉上更是黃得宛如金紙一般。

袁紫衣大是得意，問道：「這掌門是我做了吧？」劉鶴真黯然道：「小老兒是服了你啦，但不知旁人有何話說？」袁紫衣正要發言詢問眾人，忽聽得門外馬蹄聲急促異常，向北疾馳。

※※※

聽這馬蹄落地之聲，世間除了自己的白馬之外，更無別駒。她臉色微變，搶步出門，只見白馬的背影剛在楓林邊轉過，馬背上騎著一個灰衣男子，正是自己偷了他包袱的胡斐。

她縱聲大叫：「偷馬賊，快停下！」胡斐回頭笑道：「偷包賊，咱們掉換了吧！」說著哈哈大笑，策馬急馳。

袁紫衣大怒，提氣狂奔，她輕功雖然了得，卻怎及得上這匹日行千里的快馬？奔了一陣，但見人馬的影子越來越小，終於再也瞧不見了。

這一個挫折，將她連勝韋陀門四名好手的得意之情登時消得乾乾淨淨。她心下氣惱，卻又奇怪：「這白馬大有靈性，怎能容這小賊偷了便跑，毫不反抗？」

她奔出數里，來到一個小鎮，知道再也趕不上白馬，要待找家茶鋪喝茶休息，忽聽得鎮頭一聲長嘶，聲音甚熟，正是白馬的叫聲。她急步趕去，轉了一個彎，但見胡斐騎著白馬，回頭向她微笑招手。

袁紫衣大怒，隨手拾起一塊石子，向他背心投擲過去。胡斐除下頭上帽子，反手一兜，將石子兜在帽中，笑道：「你還我包袱不還？」袁紫衣縱身向前，要去搶奪白馬，突聽呼的一響，一件暗器來勢勁急，迎面擲將過來。

她伸左手接住，正是自己投過去的那塊石子，就這麼緩得一緩，只見胡斐雙腿一夾，白馬奔騰而起，倏忽已在十數丈外。

袁紫衣怒極，心想：「這小子如此可惡。」她不怪自己先盜人家包袱，卻惱他兩次戲弄，只恨白馬腳程太快，否則追上了他，奪還白馬不算，不狠狠揍他一頓，也真難出心頭之氣。只見一座屋子簷下繫著一匹青馬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奔過去解開韁繩，飛身而上，向胡斐的去路疾追，待得馬主驚覺，大叫大罵地追出來時，她早已去得遠了。

袁紫衣雖有坐騎，但說要追上胡斐，卻是休想，一口氣全出在牲口身上，不住的亂鞭亂踢。那青馬其實已是竭盡全力，她仍嫌跑得太慢。馳出數里，青馬呼呼喘氣，漸感不支。將近一片樹林，只見一棵大松樹下有一件白色之物，待得馳近，卻不是那白馬是甚麼？

她心中大喜，但怕胡斐安排下詭計。引自己上當，四下裏一望。不見此人影蹤，這才縱馬往松樹下奔去。離那白馬約有數丈，突見松樹上一個人影落了下來，正好騎在白馬背上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袁姑娘，咱們再賽一程。」這時袁紫衣那再容他逃脫，雙足在馬鐙上一登，身子突地飛起，如一隻大鳥般向胡斐撲了過去。

胡斐料不到她竟敢如此行險，在空中飛撲而至，若是自己擊出一掌。她在半空中如何能避？當即一勒馬韁，要坐騎向旁避開。豈知白馬認主，口中低聲歡嘶，非但不避，反而向前迎上兩步。

袁紫衣在半空中右掌向胡斐頭頂擊落，左手往他肩頭抓去。胡斐一生之中，從未和年輕女子動過手，這次盜她白馬，一來認得這是趙半山的坐騎，要問她一個明白，二來怪她取去自己包袱，顯有輕侮之意，要小小報復一下，但突然見她當真動手，不禁臉上一紅，身子一偏，躍離馬背，從她身旁掠過，已騎上了青馬。

二人在空中交差而過。胡斐右手伸出，潛運指力，扯斷她背上包袱的繫繩，已將包袱取在手中。袁紫衣奪還白馬，餘怒未消，又見包袱給他取回，叫道：「小胡斐，你怎敢如此無禮？」胡斐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怎知我名字？」袁紫衣小嘴微扁，冷笑道：「趙三叔誇你英雄了得，我瞧也稀鬆平常。」

胡斐聽到「趙三叔」三字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「你識得趙半山趙三哥麼？他在那裏？」袁紫衣俏臉上更增了一層怒氣，喝道：「姓胡的小子，你敢討我便宜？」胡斐愕然道：「我討甚麼便宜了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怎麼我叫趙三叔，你便叫趙三哥，這不是想做我長輩麼？」

胡斐自小生性滑稽，伸了伸舌頭，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你當真叫他趙三叔？」袁紫衣道：「難道騙你了？」胡斐將臉一板，道：「好，那我便長你一輩，你叫我胡叔叔吧，喂，紫衣，趙三哥在那裏啊？」

袁紫衣卻從來不愛旁人開她玩笑。她雖知胡斐與趙半山義結兄弟，乃是千真萬確之事，只見他年紀與自己相若，卻厚起臉皮與趙半山稱兄道弟，強居長輩。更是有氣，刷的一聲，從腰間抽出一條軟鞭，喝道：「這小子胡說八道，我教訓教訓你。」

胡斐見她這條軟鞭乃銀絲纏就，鞭端有一枚小小金球，模樣甚是美觀。她將軟鞭在空中揮了個圈子，太陽照射之下，金銀閃燦，變幻奇麗。她本想下馬和胡斐動手，但一轉念間，怕胡斐詭計多端，又要奪馬，於是催馬上前，揮鞭往胡斐頭頂擊落。這軟鞭展開來有一丈一尺長，繞過胡斐身後，鞭頭彎轉，金球逕自擊向他背心上的「大椎穴」。

胡斐上身一彎，伏在馬背，只道依著軟鞭這一掠之勢，鞭子必在背脊上掠過。猛聽得風聲有異，知道不妙，左手抽出單刀，不及回頭瞧那軟鞭來勢，隨手一刀反揮，噹的一聲，單刀與金球相撞，已將袁紫衣的軟鞭反蕩了開去。

原來她軟鞭掠過胡斐背心，跟著手腕一沉，金球忽地轉向，打向他右肩的「巨骨穴」。她眼見胡斐伏在馬背，只道這一下定已打中他的穴道，要叫他立時半身麻軟。那知他聽風出招，竟似背後生了眼睛，刀鞭相交，只震得她手臂微微酸麻。

胡斐抬起頭來，嘻嘻一笑，心中卻驚異這女郎的武功好生了得，她以軟鞭鞭梢打穴，已是武學中十分難得的功夫，何況中途變招，將一條又長又軟的兵刃使得宛如手指一般，擊打穴道，竟無釐毫之差，同時不禁暗自慚愧，幸好她打穴功夫極其高強，自己才不受傷。

原來他雖見袁紫衣連敗韋陀門四好手，武功高強，但仍道她藝不如己，對招之際，不免存了三分輕視之心，豈知她軟鞭打穴，過背迴肩，著著大出於自己意料之外，適才反手這一刀，料定她是擊向自己巨骨穴，這才得以將她鞭梢盪開，若是她技藝略差，打穴稍有不準，這一刀自是砍不中她鞭梢，那麼自己背上便會重重吃了一下，雖然不中穴道，一下劇痛勢必難免。

袁紫衣但見他神色自若，實不知他心中已是大為吃驚，不由得微感氣餒。長鞭在半空中一抖，啪的一聲爆響，鞭梢又向他頭上擊去。

胡斐心念一動：「我要向她打聽趙三哥的消息，眼見這姑娘性兒高傲，若不佔些便宜，怎肯明白跟我說出？說不得，瞧在趙三哥面上，便讓她一招。」見鞭梢堪堪擊到頭頂，將頭向左一讓，這一讓方位是恰到好處，時刻卻略遲一霎之間，但聽得波的一聲，頭上帽子已被鞭梢捲下。胡斐雙腿一夾，縱馬竄開丈許，還刀入鞘，回頭笑道：「姑娘軟鞭神技，胡斐佩服得很。趙三哥他身子可好？他眼下是在回疆呢還是到了中原？」

他若是真心相讓，袁紫衣勝了這一招，心中一得意，說不定便將趙半山的訊息相告。偏生他年少氣盛，也是個極好勝之人，這一招讓是讓了，卻讓得太過明顯，待她鞭到臨頭，方才閃避，而帽子被捲，臉上不露絲毫羞愧之色，反而含笑相詢，簡直有點長輩戲耍小輩模樣。袁紫衣早已一眼看出，冷然道：「你故意相讓，當我不知道麼？帽子還你吧！」說著長鞭輕輕一抖，捲著帽子往他頭上戴去。

胡斐心想：「她若能用軟鞭又將帽子給我戴上，這分功夫也就奇妙得緊。我如伸手去接，反而阻了她的興頭。」於是含笑不動，瞧她是否真能將這丈餘長的銀絲軟鞭，運用得如臂使手。但見鞭梢捲著帽子，順著他胸口從下而上兜將上來，衹因上勢太慢，將與他臉平之時，鞭梢上兜的勁力已衰，鞭尾一軟，帽子下落。胡斐忙伸手去接，突見眼前白光一閃，心知不妙，只聽拍的一響，眼前金星亂冒，半邊臉頰奇痛透骨。他知已中了暗算，立即右足力撐，左足一鬆，人已從左方鑽到了馬腹之下，但聽得拍的一響，木屑紛飛，馬鞍已被軟鞭擊得粉碎，那馬吃痛哀嘶。

胡斐在馬腹底避過她這連環一擊，順勢抽出單刀，待得從馬右翻上馬背，單刀已從左手交向右手，右頰兀自劇痛，伸手一摸，只見滿手鮮血，這一鞭實是打得不輕。

袁紫衣冷笑道：「你還敢冒充長輩麼？姑娘這一鞭若不是手下留情，不打下你十七八顆牙齒才怪。」

這句話倒非虛語，她偷襲成功，這一鞭倘是使上全力，胡斐顴骨非碎不可，左邊牙齒也勢必盡數打落，但饒是如此，已是他藝成以來從所未有之大敗，不由得怒火直衝，圓睜雙目，舉刀往她肩頭直劈下去，袁紫衣心中微感害怕，知道對手實非易與，這一次他吃了大虧，動起手來定然全力施為，於是舞動長鞭，勁透鞭梢，將胡斐擋在兩丈之外，要叫他欺不近身來。

※※※

就在此時，只聽得大路上鸞鈴響動，三騎馬緩緩馳來，見到有人動手，一齊駐馬而觀。胡斐和袁紫衣同時向三人望了一眼，只見兩個穿的是清廷侍衛服色，中間一人穿的是常服，身材魁偉，約莫四十來歲年紀。

鞭長刀短，兵刃上胡斐先已吃虧，何況他騎的又是一匹受了傷的劣馬。袁紫衣的坐騎卻是神駿無倫，她騎術又精，竟似從小便在馬背上長大一般，因此拆到十招以外，胡斐仍是欺不近身去。

他刀法一變，正要全力搶攻，忽聽得一個侍衛說道：「這女娃子模樣兒既妙，手下也很來得啊。」另一個侍衛笑道：「曹大哥你若是瞧上了，不如就伸手，別讓這小子先得了甜頭。」那姓曹的侍衛仰天哈哈大笑。

胡斐惱這兩人出言輕薄，怒目橫了他們一眼。袁紫衣乘隙揮鞭擊到，胡斐頭一低，從軟鞭底下鑽進，搶前數尺。只見袁紫衣纖腰一扭，那白馬猛地向左疾衝。

這一下去勢極快，但見銀光閃爍，那姓曹的侍衛肩上已重重吃了一鞭。她迴鞭抽向胡斐頭頂，胡斐橫刀架開。那白馬已在另一名侍衛身旁掠過，只見她素手一伸，已抓住那侍衛後頸「天柱穴」。那白馬一衝之勢力道奇大，她並不使力，順手已將那侍衛拉下馬來，摔在地下。她也不回身，長鞭從肩頭甩過，向後抽擊第三個大漢。

這四下兔起鶻落，迅捷無倫，胡斐心中不禁暗暗喝了聲采，心想這大漢雖然未出一聲，但既與這兩名侍衛結伴同行，少不免也要受一鞭無妄之災。那知道這大漢只是一勒馬頭，空手竟來抓她銀鞭的鞭頭。

袁紫衣見他出手如鉤，竟是個勁敵，當即手腕一振，鞭梢甩起，冷笑道：「閣下可是去京師參與掌門人大會麼？」

那大漢一愕，道：「姑娘何以知道？」袁紫衣道：「瞧你模樣，稍稍有點掌門人的味兒。你叫甚麼名字，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掌門？」這兩句話問得無禮之極，那大漢哼了一聲，並不理會。那姓曹的侍衛狼狽爬起，大叫道：「藍師父，教訓教訓這臭女娃子！」

袁紫衣腿上微微使勁，白馬突地向那姓曹的侍衛衝去。白馬這一下突然發足，直是叫人出其不意。姓曹侍衛大駭，急忙向左避讓，袁紫衣的銀鞭卻已打到背心。那大漢見情勢急迫，抽出腰中短劍，一招「攔腰取水四門劍」，以斜推正，已將鞭梢撥開。

袁紫衣足尖點著踏鐙輕輕向後一推，白馬猛地後退數步。這馬疾趨疾退，竟是同樣的迅捷。那大漢高聲喝采：「好馬！」

袁紫衣冷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廣西梧州八仙劍的掌門人藍秦。」

這大漢正是藍秦，眼見這少女不過二十左右年紀，容色如花，雖然出手迅捷，但能有多大江湖閱歷，怎地只見一招，便道出自己的姓名身份？他心中驚詫，一面卻也不禁得意，暗道：「藍某雖然僻處南疆，居然連一個年輕少女也知我威名。」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「姑娘怎知在下姓名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我正要找你，在這裏撞見，那是再好也沒有。」藍秦更感奇怪，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識啊，問道：「姑娘高姓大名，找藍某有何指教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我叫你不用上京去啦，由我代你去便是。」藍秦更是摸不著頭腦，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袁紫衣道：「哼，這還不明白？我叫你把八仙劍的掌門之位讓了給我！」

藍秦聽她言語無禮，不由得大是惱怒，但適才見她連襲四人，手法巧妙之極，連自己也沒瞧清，否則便能護住身旁侍衛，不讓他如此狼狽的摔下馬來。他生性謹細，心想她口出大言，必有所恃，當下卻不發作，抱拳說道：「姑娘尊姓大名？令師是誰？」

袁紫衣道：「我又不跟你套交情，問我姓名幹麼？我師父的名頭更加不能說給你知。我師父曾跟你有一面之緣。若是提起往事，我倒不便硬要你讓這掌門之位了。」

藍秦眉頭緊蹙，想不起相識的武林名宿之中，有那一位是使軟鞭的能手。

兩名侍衛一個吃了一鞭，一個被扯下馬，自是均極惱怒。他們一向橫行慣了的，吃了這虧那肯就此罷休？兩人齊聲呼哨，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同時向袁紫衣撲去。兩人手中本來空著，當下一個拔刀，一個便伸手去抽腰中長劍。

袁紫衣軟鞭幌動，拍的一響，拔刀的侍衛右腕上已重重吃了一記。他手指抓住刀柄，但覺手腕劇痛入骨，再也無力拔出腰刀。袁紫衣這銀絲軟鞭又長又細，與一般軟鞭大不相同，一招打中那侍衛的手腕，鞭梢毫不停留，快如電光石火般一吐，又已捲住了那姓曹侍衛的劍柄，順勢上提。這一下真是快得出奇，比那侍衛伸手去握劍還要搶先一步。姓曹的但見銀光一閃，自己手指尚未碰到劍柄，劍已出鞘，大駭之下，急忙揮手外甩，饒是如此，劍鋒已在他手掌心劃過，登時鮮血淋漓。

袁紫衣軟鞭一振，長劍激飛上天，竟有數十丈高，她將軟鞭纏回腰間，便如紫衣外繫了一條銀色絲絛，旁人一瞥之下，那知這是一件厲害兵刃？她並不抬頭看劍，卻向藍秦問道：「你這掌門之位到底讓是不讓？」

藍秦正仰頭望著天空急落而下的長劍，聽她說話，隨口道：「甚麼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我要你讓這八仙劍掌門之位。」這時長劍已落到她跟前，袁紫衣一面說話，一面聽風辨器，一伸手便抓住了劍柄。長劍從數十丈高處落將下來，勢道何等凌厲，何況這劍除了劍柄之外，通身是鋒利的刃口，她竟眼角也沒斜一下，隨隨便便就拿住了劍柄。

這一手功夫不但藍秦大為震驚，連旁觀的胡斐也暗自佩服，心想：「她適才奪了少林韋陀門的掌門，何以又要奪八仙劍的掌門？」但見她正當妙齡，武功卻如此了得，生平除趙半山外，從未見過如此武學的高手，心中一起讚佩之意，臉上的鞭傷似乎也不怎麼疼痛了。

藍秦見她露了這手絕技，更不敢貿然從事，想用言語套問出她的底細，說道：「姑娘這手聽風辨器的功夫，似是山西佟家的絕藝啊。」袁紫衣一笑，道：「你眼光倒好。那麼我這手擲劍上天的功夫呢？」說著右手一揮，長劍又飛向天空。這一次卻不是劍尖向上的直升，而是一路翻著觔斗，舞成個銀色光圈，冉冉上升，雖然去勢不急，但形狀特異，蔚為奇觀。

藍秦抬頭觀劍，猛聽得風聲微動，身前有異，急忙一個倒縱步退開丈許，只見金光一閃，袁紫衣銀絲軟鞭上的小金球剛從自己腰間掠過，若不是見機得快，身上佩劍又已被她搶去。

原來袁紫衣知他武功高出兩個侍衛甚多，是以故意擲劍成圈，引開他的目光，再突然出手搶劍，那知還是給他驚覺避開。她心中連叫可惜，藍秦卻已暗呼慚愧。他雄霸西南，門徒遍及兩廣雲貴，二十年來從未遇到挫折，想不到這樣一個黃毛丫頭今日竟來如此輕侮於己，這時再也難以忍耐，刷的一聲，長劍出手，叫道：「好，我便領教姑娘的高招。」

這時空中長劍去勢已盡，筆直下墮。袁紫衣軟鞭甩上，鞭頭捲住劍柄，倏地向前一送，長劍疾向藍秦當胸刺來。兩人相隔幾及兩丈，但一霎之間，劍尖距他胸口已不及一尺，就如一條丈許長的長臂抓住劍柄，突然向他刺到一般。這一招藍秦又是出其不意，一驚之下，急忙橫劍封擋。

袁紫衣叫道：「湘子吹簫！」藍秦這一招正是八仙劍法中的「湘子吹簫」。八仙劍在西南各省甚為盛行，他想你識得我的招數有何希罕，要瞧你是否擋得住了，雙眉一揚，喝道：「是『湘子吹簫』便怎地？」袁紫衣道：「陰陽寶扇！」一語未畢，軟鞭捲著長劍，向他左胸右胸分刺一劍，正是八仙劍的正宗劍法「漢鍾離陰陽寶扇」。

藍秦又是一驚，心想她會使八仙劍法並不出奇，奇在以軟鞭送劍，居然力透劍尖，刃直如矢，當下踏上一步，要待搶攻，心想她以軟鞭使劍，劍上力道虛浮，只要雙劍一交，還不將她長劍擊下地來。那知他長劍一提，手勢剛起，還未出招，袁紫衣叫道：「采和獻花！」忽地收轉軟鞭。此時鞭上勢道已完，長劍下落，她左手接劍，右手持鞭，笑吟吟地望著對手。

藍秦又給她叫破一招，暗想鞭長劍短，馬高步低，自己雙重不利，何況她怪招百出，一味戲耍糾纏，自己只要稍有疏神，著了她的道兒，豈非一世威名付於流水？當下按劍橫胸，正色說道：「如此兒戲，那算甚麼？姑娘倘若真以八仙劍賜招，在下便奉陪走走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好，若不用正宗八仙劍法勝你，諒你也不甘讓那掌門之位。」說著一躍下馬，便在下馬之時，已將軟鞭纏回腰間。

藍秦劍尖微斜，左手捏個劍訣，使的是半招「鐵拐李葫蘆繫腰」，只待對手出劍，下半招立時發出。

袁紫衣長劍一抖，待要進招，回眸朝胡斐望了一眼，向藍秦道：「跟你比試一下不打緊，我這寶馬可別讓馬賊盜了去。」胡斐道：「當你跟人動手之時，我不打你這馬兒的主意便是。」袁紫衣道：「哼，小胡斐詭計多端，誰信了他誰便上當。」左手拉住馬韁，嗤的一劍，金刃帶風，一招「張果老倒騎驢」斜斜刺出。

藍秦見她左手牽馬，右手使劍，暗想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旁人，當即「撥雲見日」、「仙人指路」、「魁星點元」，拆了一招卻還了兩劍。

袁紫衣見他劍招凌厲，臉上雖是仍含微笑，心中卻登時收起輕視之意，暗想師父所言非虛，八仙劍法果是劍中一絕，此人使將出來，比我的功力可要深厚得多了，於是也以八仙劍法見招拆招。她左手拉著馬韁，既不能轉身搶攻，也難以大縱大躍，自是諸多受制。但她門戶守得甚是嚴密，藍秦卻也找不到破綻，只見她所使劍法果是本門嫡派，不由得暗暗稱異，心想本門之中，怎能出了如此人物？

鬥劍之處，正當衡陽南北來往的官道大路，兩人只拆得十餘招，北邊來了一隊推著小車的鹽販，跟著南邊大道上也來了幾輛騾車。眾商販眼見路上有人相鬥，一齊停下觀看。不多時南北兩端又到了些行旅客商。眾人一來見鬥得熱鬧，二來畏懼兩個朝廷武官，都候在路上靜靜旁觀。

又鬥一陣，藍秦已瞧出對方雖然學過八仙劍術，但劍法中許多精微奧妙之處，卻並未體會得到，只是她武功甚雜，每到危急之際，便突使一招似是而非的八仙劍法，將自己的殺著化解了開去，因此一時倒也不易取勝。他見旁觀者眾，對手非但是個少女，而且左手牽馬，顯是以半力與自己周旋，縱使和她打成平手，也已沒臉面上京參與掌門人之會了，當下催動劍力，將數十年來鑽研而得的心法一招招使將出來。旁觀眾人見他越鬥越勇，劍光霍霍，繞著袁紫衣身周急攻，不由得都為她擔心。只有那兩名侍衛卻盼藍秦得勝，好代他們一雪受辱之恥。

袁紫衣久戰不下，偶一轉身，見到胡斐臉上似笑非笑，似有譏嘲之意，心想：「好小子，你笑我來著，叫你瞧瞧姑娘手段！」但這番鬥劍限於只使八仙劍，其餘武功盡數使不出來，左手又牽著白馬，若是鬥了一會將馬韁放開，憑輕功取勝，那還是叫胡斐小看了。她好勝心切，眼見藍秦招招力爭上風，自己劍勢已被他長劍籠住，倏地左手輕輕向前一帶。那白馬極有靈性，受到主人指引，猛然一衝，直立起來，似要往藍秦的頭上踏落。

藍秦一驚，側身避讓，突覺手腕一麻，手中長劍已脫手飛上天空。他全神閃避馬蹄，竟沒防到手中兵刃遭了對方暗算。他在武林中雖不算得是一流高手，但數十年來事事小心，這才長保威名，想不到一生謹慎，到頭來還是百密一疏，敗在一個少女的手下。藍秦兵刃脫手，立時一個箭步，搶到自己坐騎之旁，又從鞍旁取出一柄長劍，原來此人做事精細之極，連長劍也多帶了一把。突見白光一閃，袁紫衣將手中長劍也擲上了天空，雙劍在空中相交，噹的一聲響，藍秦那柄劍竟在空中斷成兩截。

她這震劍斷刃的手法全是一股巧勁，否則雙劍在空中均無著力之處，如何能將純鋼長劍震斷？她使此手法，意在譁眾取寵，便如變戲法一般，料想旁人非喝采不可，這采聲一作，藍秦心中惱怒，再鬥便易勝過他了。

果然旁觀眾人齊聲喝采。藍秦一呆之下，臉色大變。袁紫衣接住空中落下的長劍，分心刺到，叫道：「曹國舅拍板！」藍秦提劍擋格，噹的一響，長劍又自斷為兩截。

這一下仍是袁紫衣取巧，她出招雖是八仙劍法，但雙劍相交之際，劍身微微一抖，已然變招。藍秦一劍落空，被她驀地裏凌空拍擊，殊無半點力道相抗，待得運勁，劍身早斷，拆穿了說，不過是他橫著劍身，任由對方斬斷而已。只是袁紫衣心念如閃電，出招似奔雷，一計甫過，二計又生，實是叫他防不勝防。

旁觀眾人見那美貌少女連斷兩劍，又是轟雷似的一聲大采。

藍秦心下琢磨：「這女子雖未能以八仙劍法勝我，但她武功甚博，詭異百端，我再跟她動手也是枉然。」眼見她洋洋自得，翻身上了馬背，便拱手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！」彎腰拾起三截斷劍，說道：「在下這便還鄉，終身不提劍字。只是旁人問起，在下輸在那一派那一位英雄豪傑劍底，卻叫在下如何回答？」

袁紫衣道：「我姓袁名紫衣，至於家師的名諱嗎？……」縱馬走到藍秦耳旁，湊近身去，在他耳邊輕說了幾個字。

藍秦一聽之下，臉色又變，臉上沮喪惱恨之色立消，變為惶恐恭順，說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小人如何敢與姑娘動手？姑娘見到尊師之時，便說梧州藍某向他老人家請安。」說著牽馬倒退三步，候在道旁。

袁紫衣在白馬鞍上輕輕一拍，笑道：「得罪了！」回頭向胡斐嫣然一笑，一提馬韁。那白馬並未起步，突然躍起，在空中越過了十餘輛鹽車，向北疾馳，片刻間已不見了影蹤。

大道上數十對眼睛一齊望著她的背影。一人一馬早已不見，眾人仍是呆呆地遙望。

※※※

袁紫衣一日之間連敗南方兩大武學宗派的高手，這份得意之情，實是難以言宣，但見道旁樹木不絕從身邊飛快倒退，情不自禁，縱聲唱起歌來。

只唱得兩句，突覺背上熱烘烘的有些異狀，忙伸手去摸，只聽轟的一聲，身上登時著火。這一來如何不驚？一招「乳燕投林」，從馬背飛身躍起，跳入了道旁的河中，背上火燄方始熄滅。她急從河中爬起，一摸背心，衣衫上已燒了一個大洞，雖未著肉，但裏衣也已燒焦。

她氣惱異常，低聲罵道：「小賊胡斐，定是你又使鬼計。」當下從衣囊中取出一件外衫，待要更換，一瞥間只見白馬左臀上又黑又腫，兩隻大蠍子爬著正自吮血。袁紫衣大吃一驚，用馬鞭將蠍子挑下，拾起一塊石頭砸得稀爛。這兩隻大蠍毒性厲害，馬臀上黑腫之處不住地慢慢擴展。白馬雖然神駿，這時也已抵受不住痛楚，縱聲哀鳴，前腿一跪，臥倒在地。

袁紫衣徬徨無計，口中只罵：「小賊胡斐，胡斐小賊！」顧不得更換身上濕衣，伸手想去替白馬擠出毒液。白馬怕痛，只是閃避。正狼狽間，忽聽南方馬蹄聲響，三乘馬快步奔來，當先一人正是胡斐。

銀光一閃，袁紫衣軟鞭在手，飛身迎上，揮鞭向胡斐夾頭夾腦劈去，罵道：「小賊，暗箭傷人，算甚麼好漢？」

胡斐舉起單刀，噹的一下將她軟鞭格開，笑道：「我怎地暗箭傷人了？」

袁紫衣只覺手臂微微酸麻，心想這個小賊武功果然不弱，倒也不可輕敵，罵道：「你用毒物傷我坐騎，這不是下三爛的卑鄙行徑嗎？」胡斐笑道：「姑娘罵得很是，可怎知是我胡斐下的手？」

袁紫衣一怔，只見他身後兩匹馬上，坐的是那兩個本來伴著藍秦的侍衛。兩人垂頭喪氣，雙手均被繩子縛著。胡斐手中牽著兩條長繩，繩子另一端分別繫住兩人的馬韁，原來兩名侍衛被他擒著而來。袁紫衣心念一動，已猜到了三分，便道：「難道是這兩個傢伙？」

胡斐笑道：「他二位的尊姓大名，江湖上的名號，姑娘不妨先勞神問問。」袁紫衣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既知道了，便說給我聽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，在下來給袁姑娘引見兩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。這位是小祝融曹猛，這位是鐵蠍子崔百勝。你們三位多親近親近。」

袁紫衣一聽兩人的渾號，立時恍然，「小祝融」自是擅使火器，鐵蠍子當然會放毒物，定是這二人受了折辱，心中不忿，乘著自己與藍秦激鬥之時，偷偷下手相害。當即拍拍拍、拍拍拍，連響六下，在每人頭上抽了三馬鞭，只打得兩人滿頭滿臉都是鮮血。她指著鐵蠍子喝道：「快取解藥治好我的馬兒。否則再吃我三鞭，這一次可是用這條鞭子了！」說著軟鞭一揚，喀喇一聲響，將道旁一株大柳樹的枝幹打下了一截。

鐵蠍子嚇了一跳，將綁縛著的雙手提了一提，道：「我怎能……」胡斐不等他說完，單刀一揮，擦的一聲，割斷了他手上繩索。這一刀疾劈而下，繩索應刃而斷，妙在出刀恰到好處，沒傷到他半分肌膚。

袁紫衣橫了他一眼，鼻中微微一哼，心道：「顯本事麼？那也沒甚麼了不起。」

鐵蠍子從懷中取出解藥，給白馬敷上，低聲道：「有我的獨門解藥，便不礙事。」稍稍一頓，又道：「只是這牲口三天中不能急跑，以免傷了筋骨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你去給小祝融解了綁縛。」鐵蠍子心中甚喜，暗想：「雖然吃了三馬鞭，幸喜除曹大哥外並無熟人瞧見。他自己也吃三鞭，自然不會將此事張揚出去。」要知他們這些做武官的，身上吃些苦頭倒沒甚麼，最怕是折了威風，給同伴們瞧低了。他走過去給曹猛解了綁縛，正待要走，袁紫衣道：「這便走了麼？世間上可有這等便宜事情？」

崔曹兩人向她望了一眼，又互瞧一眼。他二人給胡斐手到擒來，單是胡斐一人已非敵手，何況加上這個武藝高強的女子，只得勒馬不動，靜候發落。

袁紫衣道：「小祝融把身邊的火器都取出來，鐵蠍子把毒物取出來，只要留下了一件，小心姑娘的鞭子。」說著軟鞭揮出，一抖一捲，在空中拍的一聲大響。

兩人無奈，心想：「你要繳了我們的成名暗器，以解你心頭之恨，那也叫做無法可想。」只得將暗器取出。

小祝融的火器是一個裝有彈簧的鐵匣。鐵蠍子手裏卻拿著一個竹筒，筒中自然盛放著蠍子了，這竹筒精光滑溜，起了一層黃油，自己使用多年。袁紫衣一見，想起筒中毛茸茸的毒物，不禁心中發毛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人竟敢對姑娘暗下毒手，可算得大膽之極。今日原是非死不可，幸虧姑娘生平有個慣例，一天之中只殺一人，總算你們運氣……」崔曹二人相望一眼，均想：「不知你今天已殺過了人沒有。」卻聽袁紫衣接著道：「……二人之中只須死一個便夠。到底那一個死，那一個活，我也難以決定。這樣吧，你們互相發射暗器，誰身上先中了，那便該死；躲得過的，就饒了他性命。我素來說一不二，求也無用。一、二、三！動手吧！」

曹崔二人心中猶豫，不知她這番話是真是假，但隨即想起：「若是給他先動了手，我豈非枉送了性命？」二人均是心狠手辣之輩，心念甫動，立即出手，只見火光一閃，兩人齊聲慘呼。小祝融頸中被一隻大蠍咬住，鐵蠍子胸前火球亂舞，鬍子著火。

袁紫衣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好，不分勝敗！姑娘這口惡氣也出了，都給我滾吧！」曹崔二人身上雖然劇痛，這兩句話卻都聽得清清楚楚，當下顧不得毒蠍在頸，須上著火，一齊縱馬便奔，直到馳出老遠，這才互相救援，解毒滅火。

※※※

袁紫衣笑聲不絕，一陣風過來，猛覺背上涼颼颼的，登時想起衣衫已破，一轉眼，只見胡斐笑嘻嘻的望著自己，不由得大羞，紅暈雙頰，喝道：「你瞧甚麼？」胡斐將頭轉開，笑道：「我在想幸虧那蠍子沒咬到姑娘。」袁紫衣不由得打個寒噤，心想：「這話倒也不錯，給蠍子咬到了，那還了得？」說道：「我要換衣衫了，你走開些。」胡斐道：「你便在這大道之上換衣衫麼？」袁紫衣又生氣又好笑，心想自己一著急，出言不慎，於是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走到道旁樹叢之後，急忙除下外衣，換了件杏黃色的衫子，內衣仍濕，卻也顧不得了。燒破的衣衫也不要了，捲成一團，拋入河中。

胡斐眼望著紫衣隨波逐流而去，說道：「姑娘高姓大名，可叫做袁黃衫？」袁紫衣哼了一聲，知他料到「袁紫衣」三字並非自己真名，忽然尖叫一聲：「啊喲，有一隻蠍子咬我。」伸手按住了背心。

胡斐一驚，叫道：「當真？」縱身過去想幫她打下蠍子。那料到袁紫衣這一叫實是相欺，胡斐身在半空，袁紫衣忽地伸手用力一推。這一招來得無蹤無影，他又全沒提防，登時一個觔斗摔了出去，跌向河邊的一個臭泥塘中。他在半空時身子雖已轉直，但雙足一落，臭泥直沒至胸口。袁紫衣拍手嘻笑，叫道：「閣下高姓大名，可是叫作小泥鰍胡斐？」

胡斐這一下真是哭笑不得，自己一片好心，那料到她會突然出手，足底又是軟軟的全不受力，無法縱躍，只得一步一頓，拖泥帶水地走了上來。這時已不由得他不怒，但見袁紫衣笑靨如花盛放，心中又微微感到一些甜意，張開滿是臭泥的雙掌，撲了過去，喝道：「小丫頭，我叫你改名袁泥衫！」

袁紫衣嚇了一跳，拔腳想逃。那知胡斐的輕功甚是了得，她東竄西躍，卻始終給他張開雙臂攔住去路。但見他一縱一跳，不住的伸臂撲來，她又不敢和他動手拆招，只要一還手，身上非濺滿臭泥不可。這一來逃既不能，打又不得，眼見胡斐和身縱上，自己已無法閃避，一下便要給他抱住，索性站定身子，俏臉一板，道：「你敢碰我？」

胡斐張臂縱躍，本來只是嚇她，這時見她立定，也即停步，鼻中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忙退出數步，說道：「我好意相助，你怎地狗咬呂洞賓？」袁紫衣笑道：「這是八仙劍中的一招，叫作呂洞賓推狗。你若不信，可去問那個姓藍的。」胡斐道：「以怨報德，沒良心啊，沒良心！」袁紫衣道：「呸！還說於我有德呢，這叫做市恩，最壞的傢伙才是如此。我問你，你怎知這兩個傢伙放火下毒，擒來給我？」

這句話登時將胡斐問得語塞。原來兩名侍衛在她背上暗落火種，在她馬臀上偷放毒蠍，胡斐確是在旁瞧得清楚，當時並不叫破，待袁紫衣去後，這才擒了兩人隨後趕來。

袁紫衣道：「是麼？所以我才不領你這個情呢。」她取出一塊手帕，掩住鼻子，皺眉道：「你身上好臭，知不知道？」胡斐道：「這是拜呂洞賓之賜。」袁紫衣微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自己認是小狗啦。」她向四下一望，笑道：「快下河去洗個乾淨，我再跟你說趙三……趙半山那小子的事。」她本想說「趙三叔」，但怕胡斐又自居長輩，索性改口叫「趙半山那小子」。

胡斐大喜，道：「好好。你請到那邊歇一會兒，我洗得很快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洗得快了，臭氣不除。」胡斐一笑，一招「一鶴沖天」，拔起身子，向河中落下。

袁紫衣看看白馬的傷處，那鐵蠍子的解藥果然靈驗，這不多時之間，腫勢似已略退，白馬不再嘶叫，想來痛楚已減。她遙遙向胡斐望了一眼，只見他衣服鞋襪都堆在岸邊，卻游到遠遠十餘丈之外去洗身上泥污，想是赤身露體，生怕給自己看到。

袁紫衣心念一動，從包裹中取出一件舊衫，悄悄過去罩在胡斐的衣衫之上，將他沾滿了泥漿的衣服鞋襪一古腦兒包在舊衫之中，抱在手裏，過去騎上了青馬，牽了白馬，向北緩緩而行，大聲叫道：「你這樣慢！我身有要事，可等不及了！」說著策馬而行，生怕胡斐就此赤身爬起來追趕，始終不敢回頭。但聽得身後胡斐大叫：「喂，喂！袁姑娘！我認栽啦，你把我衣服留下。」叫聲越來越遠，顯是他不敢出河追趕。

袁紫衣一路上越想越是好笑，接連數次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，又想最後一次作弄胡斐不免行險，若他冒冒失失，不顧一切，就此搶上岸來追趕，反要使自己尷尬萬分。

這日只走了十餘里，就在道旁找個小客店歇了。她跟自己說：「白馬中了毒，鐵蠍子那混蛋說的，若是跑動，便要傷了筋骨。」但在內心深處，卻極盼胡斐趕來跟自己理論爭鬧。

一晚平安過去，胡斐竟沒蹤影。次晨緩緩而行，心中想像胡斐不知如何上岸，如何去弄衣衫穿，想了一會，忍不住又好笑起來。她每天只行五六十里路程，但胡斐始終沒追上來，芳心可可，竟是儘記著這個渾身臭泥的小泥鰍胡斐。

# 第七章 風雨深宵古廟

這一日到了湘潭以北的易家灣，離省城長沙已不在遠，袁紫衣正要找飯店打尖，只聽得碼頭旁人聲喧嘩。但見湘江中停泊著一艘大船，船頭站著一個老者，拱手與碼頭上送行的諸人為禮。她一瞥之下，見送行的大都是武林中人，個個腰挺背直，精神奕奕，老者身後站著兩名朝廷的武官。

她見了這一副勢派，心中一動：「莫非又是那一派的掌門人，到北京去參與福大帥的大會？」凝神瞧那老者時，見他兩鬢蒼蒼，頷下老大一部花白鬍子，但滿臉紅光，衣飾華貴，左手手指上戴著一隻碧玉班指，遠遠望去，在陽光下發出晶瑩之色，只聽他大聲說道：「各位賢弟請回吧！」抱拳一拱，身形端凝，當真是穩若泰山。

岸上諸人齊聲說道：「恭祝老師一路順風，為我九龍派揚威京師。」那老者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揚威京師是當不起的，只盼九龍派的名頭不在我手裏砸了，也就是啦。」袁紫衣聽他聲音洪亮，中氣充沛，這幾句話似是謙遜，但語氣間其實甚是自負。

只聽得劈拍聲響，震耳欲聾，湘江中紅色紙屑飛舞，原來岸上船中一齊放起鞭炮。

袁紫衣知道鞭炮一完，大船便要開行，於是輕輕躍下馬來，抬起兩片石子，往鞭炮上擲去。兩串鞭炮都是長逾兩丈，石片擲到，登時從中斷絕，嗤嗤聲響，燃著的鞭炮墮入湘江，立時熄滅了。

這一來，岸上船中，人人聳動。鞭炮斷滅，那是最大的不祥之兆。眾人瞧得清楚，鞭炮是這黃衫少女用石片打斷。六七名大漢立即奔近身去，將她團團圍住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「誰派你來搗亂混鬧？」「打斷鞭炮，是甚麼意思？」「當真是吃了豹子膽、老虎心，竟敢來惹九龍派的易老師。」若非見她只是孤身的美貌少女，早就老拳齊揮，一擁而上了。

袁紫衣深知韋陀門與八仙劍的武功底細，出手時成竹在胸，並不畏懼，這九龍派卻不知是甚麼來歷，眼見眾人聲勢洶洶，只得微笑道：「我用石子打水上的雀兒，不料失手打斷了炮仗，實在過意不去。」

眾人聽她語聲清脆，一口外路口音，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道：「失手打斷一串，也還罷了，豈有兩串一齊打斷之理？」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「到易家灣來幹麼？」「今日是黃道吉日，給你這麼一混鬧，唉，易老師可有多不痛快！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兩串炮仗有甚麼稀罕？再去買過兩串來放放也就是了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黃金，約莫有二兩來重，托在掌中，這錠金子便是買一千串鞭炮也已足夠。眾人面面相覷，均覺這少女十分古怪，無人伸手來接。

袁紫衣笑道：「各位都是九龍派的弟子嗎？這位易老師是貴派的掌門人，是不是？他要到北京去參與福大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，是不是？」她問一句，眾人便點一點頭。袁紫衣搖頭道：「炮仗熄滅，那是大大的不祥。易老師還是趁早別去，在家安居納福的好。」

人群中一個漢子忍不住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袁紫衣神色鄭重，說道：「我瞧易老師氣色不正，印堂上深透黑霧，殺紋直沖眉梢。若是到了京師，不但九龍派威名墮地，易老師還有殺身之禍。」眾人一聽，不由得相顧變色。有的在地上直吐口水，有的高聲怒罵，也有的竊竊私議，只怕這女子會看相，這話說不定還真有幾分道理。

眾人站立之處與大船船頭相去不遠，她又語音清亮，每一句話都傳入了那易老師耳中。他細細打量袁紫衣，見她身材苗條，體態婀娜，似乎並不會武，但適才用石片打斷鞭炮，出手巧妙，勁道不弱，又見她所乘白馬神駿英偉，實非常物，料想此人定是有所為而來，於是拱手說道：「姑娘貴姓，請借一步上船說話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我姓袁，還是易老師上岸來吧。」

當時湘人風俗，乘船遠行，登船之後，船未開行而再回頭上岸，於此行極為不利。那易老師眉頭微皺，沉吟不語。他雖武功深厚，做到一派掌門，但生平對星相卜占、風水堪輿等說極是崇信，眼見炮仗為這年輕女子打滅，又說甚麼殺身之禍等等不祥言語，心想她越說越是難聽，還不如置之不理，於是對船家說道：「開船吧！」喃喃自語：「陰人不祥，待到了省城，咱們再買福物，請神沖煞。」船家高聲答應，有的拉起鐵錨，有的便拔篙子。

袁紫衣見他不理自己，竟要開船，大聲叫道：「慢來慢來！你若不聽我勸告，不出百里便要桅斷舟覆，全船人等盡數死於非命。」易老師臉色更是陰沉，厲聲道：「我瞧你年紀輕輕，不來跟你一般見識。若再胡說八道，可莫怪我不再容情。」

袁紫衣一躍上船，微笑道：「我全是一片好意，易老師何必動怒？請問易老師大名如何稱呼，我再跟你拆一個字，對你大有好處。」易老師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不須了！」袁紫衣道：「好，易老師既不肯以尊號相示，我便拆一拆你這個姓。『易』字上面是個『日』字，下面是個『勿』字，『勿日』便是『不日』，意思是命不久矣。易老師此行乘船，走的是水路，『易』字加『一』加『水』，便成為『湯』，『赴湯』蹈火，此行大為凶險。舟為器皿之象，『湯』下加『皿』為『盪』，所謂『盪然無存』，全船人等，性命難保。『湯』字之上加『草』為『蕩』，古詩云：『蕩子行不歸』，易老師這一次只怕要死於異鄉客地了。」

易老師聽到此處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在桅桿上用力一拍，砰的一聲，一條粗大的桅桿不住搖幌，喝道：「你有完沒完？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易老師此行，百事需求吉利，那個『完』字，是萬萬說不得的。易老師，你到北京是去爭雄圖霸，不是動拳腳，便要動刀槍。『易』字加『足』為『踢』，加『刀』為『剔』，因此你不但自己給人踢死，九龍派還給人剔除。」

易老師越聽越怒，但聽她說得頭頭是道，也不由得暗自心驚，強言道：「我單名一個『吉』字，早便吉祥吉利了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袁紫衣搖頭道：「大兇大險。這個『吉』字本來甚好，但偏偏對易老師甚為不祥。『易』者，換也，將吉祥更換了去，那是甚麼？自然是不吉了。」易吉默然。

袁紫衣又道：「這『吉』字拆將開來，是『十一口』三字。易老師啊，凡人只有一口，你卻有十一口。多出來的十口是甚麼口？那自然是傷口，是刀口了。由此觀之，你此番上北京去，命中注定要身中十刀，屍骨不歸故鄉。」

越是迷信之人，越是聽不得不祥之言。易吉本來雍容寬宏，面團團的一副富家翁氣象，此時眉間突現煞氣，斜目橫睨袁紫衣，冷笑道：「好，袁姑娘，多謝金玉良言。你是那一位老師門下？令尊是誰？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你也要給我算命拆字麼？何必要查我的師承來歷？」易吉冷笑道：「瞧你年紀輕輕，咱們又素不相識，你定是受人指使，來踢易某的盤子來著。姓易的大不與小鬥，男不與女爭，你叫你背後那人出來，瞧瞧到底是誰身中十刀，屍骨不歸故鄉。」他伸手指著她臉，大聲道：「你背後那人是誰？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我背後的人麼？」假裝回頭一看，不由得一驚，只見岸邊站著一人，穿一身粗布青衣，打扮作鄉農模樣，正是胡斐，心想不知他何時到了此處，自己全神貫注的給易吉拆字，竟沒察覺。她不動聲色，回過頭來，笑道：「我背後這人麼？我瞧他是個看牛挑糞的鄉下小子。」

易吉怒道：「你莫裝胡羊。我說的是在背後給你撐腰、叫你來搗鬼的那人，是男子漢大丈夫，何必藏頭露尾，鬼鬼祟祟？」他料定是仇家暗中指使袁紫衣前來混鬧，好使自己出行不利，此人必然熟知自己的性情忌諱，否則她何以盡說不吉之言？

其實袁紫衣存心搗亂，見他越是怕聽不吉利的說話，便越是儘揀凶險災禍來說，當下正色道：「易老師，常言道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。我這番逆耳忠言，聽不聽也由得你。至於九龍派嘛，你若不去，由小女子代你去便了。」

當袁紫衣躍上船頭不久，胡斐即已跟蹤而至。那日他在河裏洗澡時衣服被奪，赤身露體的不便出來，好在為時已晚，不久天便黑了，這才到鄉農家去偷了一身衣服。他最關懷的是那本家傳拳經刀譜。這刀譜放在貼肉衣服袋中，竟給她連衣帶書，一起取了去，心想這女子先偷我包袱，又取我衣服，定是為了這本刀譜，心中十分憂急，一路疾趕。當日便追上了她，但見她勒馬緩緩而行，卻又不是偷了刀譜便即遠走高飛的模樣。他越想越疑，無法推測這女子真意何在，心想若是動手強搶，未必能夠得手，於是暗暗在後窺伺，要瞧她有何動靜，另有何人接應。但跟了數日，始終不見有何異狀。這日在易家灣湘江之畔，卻見她向易吉起釁，竟是又要搶奪掌門人的模樣。

胡斐暗暗稱奇：「這位姑娘竟是有一味掌門人癖。她遇到了掌門人便搶，為的是在江湖上樹信立威呢，還是另有深意？看來兩人說僵了便要動手，且讓他們鷸蚌相爭，我便來個漁翁得利，設法奪回刀譜。此時牽她白馬，易如反掌，但好曲子不唱第二遍，重施故技，未免顯得我小泥鰍胡斐太也笨蛋。」於是慢慢走近船頭，等候機會搶奪她背上包袱。

只見易吉一張紅堂堂的臉膛由紅轉紫，嘶啞著嗓子說道：「姑娘這麼說，那是罵易某無能，不配作九龍派的掌門人？」袁紫衣微笑道：「那也不是。易老師既然此行不利，性命可不是鬧著玩的，不如把九龍派的掌門人讓與我吧。小女子一片好心，純係為你著想……」

她話未說完，突見船艙中鑽出兩條漢子，手中各持一條九節軟鞭。一個中年大漢道：「這女子瘋瘋癲癲，師父不必理她。待弟子趕她上岸，莫誤了開船的吉時。」說著左手伸出，便去推袁紫衣的肩頭。袁紫衣伸指在他手臂上輕輕一彈，說道：「吉時早已誤了！」那漢子登覺臂彎中一麻，手掌沒碰到她肩頭，上臂便已軟軟的垂了下來。另一個漢子喝道：「大師哥，動傢伙吧！」

兩人齊聲呼哨，嗆啷啷一陣響亮，兩條九節軟鞭同時向袁紫衣膝頭打去。他們不想傷她性命，是以軟鞭所指之處並非要害。

袁紫衣見兩人都使九節鞭，心念一動：「是了，他們叫做九龍派，大概最擅長的便是九節鞭。」她與易吉東拉西扯，一來是要他心煩意亂，二來是想探聽他的武功家數，這時見雙鞭擊到，心中大喜：「好啊，你們遇上使軟鞭的老祖宗啦。」雙手伸出，快速無倫的抓住兩根軟鞭鞭頭，相互一纏，打成結形，身子毫不移動，微笑著站在當地。

兩名漢子尚未察覺，見鞭頭並未打到她身上，反而雙鞭互纏，各自用力一扯，這一來正中了袁紫衣之計，雙鞭鞭頭本來鬆鬆搭著，一扯之下，登成死結。兩人驚得呆了，又是用力一扯。師兄弟倆膂力相當，誰也扯不動誰，兩條軟鞭卻纏得更加緊了。

易吉喝道：「莽撞之徒，快退開了。」雙手抓住長袍衣襟，向外一抖，喀喇喇一陣響，袍子上七個軟扣一齊拉脫，左手反到身後一扯，長袍登時除了下來，露出袍內的勁裝結束。這一手乾淨利落，威風十足。岸上站著的大都是他的弟子親友，也有不少閒人，登時齊聲喝了個大采。

袁紫衣搖頭道：「口采不好。這一手『脫袍讓位』，脫袍不打緊，讓位嘛，卻是注定把掌門人之位讓給我啦。」易吉心中一凜，果覺這一手也是不祥之兆，右手伸到腰間，輕輕一抖，手中已多了一條晶光閃亮的九節鞭。

這一抖寂然無聲，鋼鞭的九節互相竟無半點碰撞。袁紫衣暗叫：「啊喲，不好！這手功夫我可不會，今日只怕要糟！」只見他這條鞭子每一節均有雞蛋粗細，他身材又極魁梧，便如船頭上立了一座鐵塔，拿著這條大鞭，當真是威風凜凜。

這時船家已收起了鐵錨，船身在江中搖幌不定。易吉手臂一抖，九節鞭飛出去捲住了船頭鐵錨，跟著一揮，撲通聲響，水花四濺，鐵錨又已落入江中，船身登時穩住。這一手若非臂上有六七百斤膂力，焉能如此揮灑自如？眼見他這條九節鞭並有軟鞭與鋼鞭之長，內外兼修，非同小可。

袁紫衣心想：「他膂力強大，揮鞭無聲。此人只可智取，不能力敵。」見他身材魁梧，年紀又大，想來功力雖深，手腳就未必靈便，於是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易老師，我是女子，如在船頭跟你相鬥，不論勝負，都於你此行不利。咱們總得另覓一個地方較量才是。」易吉心覺此言有理，可是又不願上岸。

袁紫衣又道：「易老師，咱們話得說在前頭，若是我勝了你，你這九龍派掌門人之位，自得拱手相讓，不知你門下的弟子們服是不服？」易吉氣得紫臉泛白，喝道：「不服也得服。但若你輸了呢？」袁紫衣嬌笑道：「我跟你磕頭，叫你作乾爹，請你多疼我這乾女兒啊。」說著倏地躍起，右足在桅索上一撐，左足已踏上了帆底的橫桿，腰中銀絲鞭揮出，向上一抖，捲住了桅桿，手上使勁，帶動身子向上躍高。

她左臂剛抱住桅桿，右手又揮出銀絲鞭再向上一捲，最後一招「一鶴沖天」，身子已高過桅桿，輕輕巧巧地落將下來，站在帆頂。這幾下輕靈之極，碼頭上旁觀的閒人無不喝采。九龍派的弟子中卻有人叫了起來：「喂，玩這手有甚麼意思？有種的便下來，領教領教易老師威震三湘的九龍鞭功夫。」袁紫衣大聲道：「在上邊比武，大夥兒都瞧得清楚些。」

易吉哼了一聲，將九龍鞭在腰間一盤，左手抓住桅桿，身子已離地二尺，跟著右手一搭，身子又上升二尺。那桅桿比大碗的碗口還粗，一手原是無法握住，但他手指勁力厲害，掌力又極沉雄，雙手交互握抓，身子竟平平穩穩的上升，雖無袁紫衣的快捷剽悍，但在行家看來，這手功夫既穩且狠，實是非同小可。

袁紫衣眼見他離桅頂尚有丈餘，心想一給他爬上，就不好鬥，只有居高臨下，先制止他上升，當下銀絲鞭一幌，喝道：「我這是十八龍鞭，多了你九龍。」鞭梢在空中抖動，摟頭蓋將下來。

易吉雙手不空，如何抵擋？若要閃避，只有溜下桅桿，如此一招不交，已然輸了，碼頭上的眾弟子又高聲叫罵起來：「不要臉！」「這哪是公平交手？」「兀那婆娘，你下來動手！」卻見易吉將頭一偏，左臂抱住桅桿，右手揮動九節鋼鞭，竟自下迎上，往銀絲鞭上砸去。

袁紫衣生怕雙鞭相交，若是給纏住了，拉扯起來，自己力小，必定吃虧，於是抖手揚鞭，避開他的兵刃，待要迴轉再擊，那知易吉使一招「插花蓋頂」，舞動鋼鞭護住頭臉，左臂一鬆一緊，身子一縱一提，四五個起落，已穩穩坐上桅桿之頂，但聽得碼頭上歡聲大起，鼓掌如雷。

他這一來佔得了有利地勢，袁紫衣心中卻反而放寬，見他適才出鞭，力道雖猛，招數中卻無特異變化，遠不及自己鞭法的精微巧妙，當下身子向左一探，刷的一聲，銀絲鞭自右環擊而至。易吉穩穩坐著，九節鞭回轉，將對方軟鞭擋開。

這時陽光照耀，湘江中泛出萬道金波，兩人在五六丈高處相鬥，兩條軟鞭猶似靈蛇盤旋，的是好看煞人。岸邊人眾越聚越多，湘江中上上下下的船舶也多收帆停舵，船中水手乘客，一齊仰首觀鬥。

易吉自知輕身功夫不如對方，只是穩坐帆頂，雙足挾住桅桿，先佔了個不敗之地。袁紫衣卻是東竄西躍，在帆頂的橫桁上忽進忽退。她銀絲鞭比對手的九龍鞭長了一倍有餘，只有她攻擊易吉的份兒，易吉卻無法反擊。拆到六十餘招後，她手中一條長鞭如銀蛇飛舞，招數愈出愈奇。易吉來來去去卻只是七八招，密密護住了全身，俟機去纏對方軟鞭。

一眼看來，袁紫衣似是佔盡了上風，但她如此打法極是吃力，只要久攻不下，鞭法中稍有破綻，或是足下一滑一絆，那便輸了。原來易吉的用心，正是孫子兵法中所謂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」。袁紫衣早知他的心意，但不論如何變招進攻，他這七八招守護全身，竟是嚴密異常，無隙可乘。如在平地，她自可凌空下擊，或是著地滾進，但自己引他高空相鬥，反給他佔了地利，卻非始料之所及了。

又鬥片刻，情勢仍無變化，袁紫衣微感氣息粗重，縱躍之際，已稍不及初時輕捷。易吉瞧出轉機已至，待她長鞭掠到面前，突出左手，逕去抓她鞭上金球。袁紫衣一驚，軟鞭下沉，那知易吉的九龍鞭反過來一壓一鉤，若非她銀絲鞭閃避得快，雙鞭已纏在一起。易吉得理不讓人，瞧準了她鞭頭回起之處，九龍鞭一招「青籐纏葫蘆」，大喝一聲，已將銀絲鞭纏住。

袁紫衣只覺手臂一酸，手中長鞭給一股強力往外急拉，知道若與對方蠻奪，自己必輸，她心思轉得好快，危急中倏出險招，右手猛地一甩，銀絲鞭的鞭柄脫手飛出，繞著桅桿急轉圈子，但見銀光閃動，刷喇喇一陣響，九節鋼鞭和銀絲軟鞭兩條軟鞭，竟將易吉雙腿連同右臂一齊繞在桅桿之上。

這一下變生不測，易吉怎料想得到？大驚之下，忙伸左手去解鞭，倏見袁紫衣撲到身前，左手探出，便來挖他眼珠。易吉左手急忙放脫軟鞭，舉手擋架。那知袁紫衣這一下乃是虛招，左掌在空中微一停頓，牽制他的左掌，右手疾出，早已點中了他左腋下的「淵腋穴」。這一招在旁人看來，簡直是易吉自舉手臂，露出腋底任由對方點穴一般。他穴道被點，左臂軟軟下垂，雙腿與右臂卻又給縛在桅上，可說是一敗塗地，再無回手之力。

胡斐在地下見她敗中取勝，這一手贏得巧妙無比，剛叫了聲好，忽見黃光閃動，九枚金錢鏢急向桅桿上飛去，射向袁紫衣後心。

袁紫衣將易吉打得如此狼狽，心中大是得意，正要在高處誇言幾句，逼他親口許諾讓了掌門，這才放他，沒料到下面竟然有人偷襲。這九枚金錢鏢來得既快，部位又四下分散，她身在橫桁之上，只要向左或是向右踏出半步，立時從五六丈高處摔將下來，卻又如何避得？情急智生，身子向後一仰，登時摔下，九枚錢鏢從帆頂掠過。船頭岸上眾人驚呼聲中，只見她雙足鉤住橫桁，身子掛在半空。

岸上偷發暗器之人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跟著又是三枚錢鏢射出，這一次卻是一枚襲她身子，兩枚射向橫桁，只要她身子向上翻起，剛好是自行湊向錢鏢。胡斐知道這一下袁紫衣再也無法避讓，立即也是三枚制錢射出。他出手雖後，但手勁凌厲，錢鏢去勢卻快，六枚銅錢在空中互撞，錚錚錚三聲，一齊斜飛，落入了江中。

袁紫衣背上驚出了一身冷汗，剛欲翻身而起，胡斐大叫一聲：「這算甚麼？」躍上了船頭，只聽喀喇、喀喇兩聲巨響，橫桁斷折。袁紫衣跟著橫桁向江中跌落，而易吉處身所在的桅桿，卻也從中斷絕。袁紫衣當時頭下腳上，親眼見到何人發射暗器偷襲，胡斐如何出手相救，但橫桁怎地斷折，卻未瞧見。

原來易吉左脅穴道被點，半身動彈不得，右手卻尚可用力，忙從雙鞭纏繞之中脫出手臂，眼見袁紫衣倒掛桁上，當即將全身勁力運於掌上，發掌擊向橫桁。他膂力好大，連擊三掌，桁斷人落。

就在此時，胡斐也已躍上了船頭，心想若是袁姑娘落水，這姓易的反而安坐桅頂，待他慢慢溜將下來，豈非是他勝了？當即背靠桅桿，運勁向後力撞，這桅桿又堅又粗，一撞之下只幌了幾下。胡斐心中急了，拔出單刀，刷的一刀，劈斷了桅桿。

眼見袁紫衣與易吉各自隨著一段巨木往江中跌落，只是袁紫衣的橫桁先斷，身在半截桅桿之下，若是給斷桅擊中，性命可憂，胡斐當即抓起船頭拉縴用的竹索，對準袁紫衣身前揮將過去，大喝道：「抓住了！」竹索飛出，有如一條極長的軟鞭。

袁紫衣身在半空，心中忙亂，她雖識得水性，但想在眾目睽睽之下落水，待會濕淋淋地爬起，豈非狼狽萬狀？突見竹索飛到，急忙伸手抓住。胡斐一揮一拉，袁紫衣借勢躍起，輕輕巧巧的落在船頭。

她雙足剛落上船板，只聽得撲通一聲巨響，水花四濺，無數水珠飛到了她頭上臉上，正是易吉與斷桅一齊落水。岸上人眾大聲呼叫，撲通撲通響聲不絕。原來易吉不會水性，九龍派的十七八名弟子紛紛躍入湘江，爭先恐後地去救師父。

袁紫衣向胡斐嫣然一笑，道：「胡大哥，謝謝你啦！」胡斐笑道：「我這『胡』字拆開來是『月十口」三字，看來我每月之中，要身中九刀。」

袁紫衣笑得更是歡暢，心想我適才給那易吉拆字，原來都叫他偷聽去啦，笑道：「幸好你名字中有個『非』字，這一『非也非也』，那九刀之厄就逢兇化吉了。」胡斐笑道：「多謝姑娘金口。」

袁紫衣與他重逢，心中極是高興，又承他出手相救，有意與他修好，又笑道：「你這『斐』字是文采斐然，那不必說了。『非』字下加『羽』字為『翡』，主得金玉翡翠；加『草』字頭為『菲』，主芬芳華美；加絞絲旁為『緋』，紅袍玉帶，主做大官。」胡斐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陞官發財，可了不起！」

兩人在船頭說笑，旁若無人。忽聽得碼頭上一陣大亂，九龍派眾門人將易吉連著斷桅，七手八腳地抬上岸來。他年老肥胖，又不通水性，吃了幾口水，一氣一怒，竟自暈了過去。

袁紫衣暗暗心驚：「莫要弄出人命，這事情可鬧大了。」低聲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快走吧！」說著一躍上岸，伸手去取那纏在斷桅上的銀絲軟鞭。

九龍派眾門人紛紛怒喝，六七條軟鞭齊往她身上擊了下來。只聽得嗆啷啷響成一片，六七條軟鞭互相撞擊，便似一道鐵網般當頭蓋到。她銀絲軟鞭在手，借力打力，一鞭從頭頂橫過，身子已斜竄出去。她偷眼再向易吉望了一眼，只見他一個胖胖的身軀橫臥地下，一動不動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胡斐翻身上馬，右手牽著白馬，叫道：「九龍派掌門人不大吉利，不當也罷。」袁紫衣笑道：「那就聽你吩咐啦！」躍起身來，上了馬背。

九龍派的眾弟子大聲叫嚷，紛紛趕來阻截。兩條軟鞭著地橫掃，往馬足上打去。袁紫衣回身一鞭，已將兩條軟鞭的鞭頭纏住，右手一提馬韁，白馬向前疾奔。這馬神駿非凡，腳步固然迅捷無比，力氣也是大得異常，發力衝刺，登時將那兩名手持軟鞭的漢子拖倒。

這一下變起不意，兩名漢子大驚之下，身子已被白馬在地下拖了六七丈遠。兩人急欲站起，但白馬去勢何等快速，兩人上身剛抬起，立時又被拖倒，驚惶之中竟自想不起拋掉兵刃，仍是死死的抓住鞭柄。

袁紫衣在馬上瞧得好笑，倏地勒馬停步，待那兩名漢子站起身來，只見兩人目青鼻腫，手足顏面全為地下沙礫擦傷，問道：「你們的軟鞭中有寶麼？怎地不捨得放手？」兩句話剛問完，不等他們回答，右足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點。白馬向前一衝，又將兩人拖倒。這時兩人方始省悟，撒手棄鞭，耳聽得袁紫衣格格嬌笑，與胡斐並肩馳去。

易家灣九龍派弟子眾多，聲勢甚大，此日為老師送行，均會聚在碼頭之上，眼見易吉受挫，原要一擁而上。袁紫衣與胡斐武功雖強，終究是好漢敵不過人多。幸好袁紫衣臨去施一手迴鞭拉人，事勢奇幻，眾弟子瞧得目瞪口呆，一時會不過意來，待要搶上圍攻，二人已馳馬遠去。這時易吉悠悠醒轉，眾弟子七嘴八舌地上前慰問，痛罵袁紫衣使奸行詐，紛紛議論，卻誰也不知她的來歷，於是九龍派所有的對頭，個個成了她背後指使之人。

袁紫衣馳出老遠，直至回頭望不見易家灣的房屋，才將奪來的兩根九節鋼鞭拋在地下。她轉眼瞧瞧胡斐，見他穿著一身鄉農的衣服，土頭土腦，憨裏憨氣，忍不住好笑，但想適才若不是他出手救援，多半自己已將一條小命送在易家灣，此刻回思，不禁暗自心驚。

兩人並騎走了一陣，胡斐道：「袁姑娘，天下武學，共有多少門派？」袁紫衣笑道：「不知道啊，你說有多少門派？」胡斐搖頭道：「我說不上，這才請教。你現下已當了韋陀門、八仙劍、九龍派三家的大掌門啦。還得再做幾派掌門，方才心滿意足？」袁紫衣笑道：「雖然勝了易吉，但他門下弟子不服，這九龍派的掌門人，實在是當得十分勉強的。至於少林、武當、太極這些大門派的掌門人，我是不敢去搶的。再收十家破銅爛鐵，也就夠啦。」胡斐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武林十三家總掌門，這名頭可夠威風啊。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胡大哥，你武藝這般強，何不也搶幾家掌門人做做？咱們一路收過去。你收一家，我收一家，輪流著張羅。到得北京，我是十三家總掌門，你也是十三家總掌門。咱哥兒倆一同去參與福大帥的甚麼天下掌門人大會，豈不有趣？」

胡斐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我可沒這個膽子，更沒姑娘的好武藝。多半掌門人半個也沒搶著，便給人家一招『呂洞賓推狗』，摔在河裏，變成了一條拖泥帶水的落水狗！若是單做泥鰍派掌門人呢，可又不大光彩。」袁紫衣笑彎了腰，抱拳道：「胡大哥，小妹這裏跟你陪不是啦。」胡斐抱拳還禮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三家大掌門老爺，小的可不敢當。」

袁紫衣見他模樣老實，說話卻甚是風趣，心中更增了幾分喜歡，笑道：「怪不得趙半山那老小子誇你不錯！」胡斐心中對趙半山一直念念不忘，忙問：「趙三哥怎麼啦？他跟你說甚麼來著？」袁紫衣笑道：「你追得上我，便跟你說。」伸足尖在馬腹上輕輕一碰。

胡斐心想你這白馬一跑，我那裏還追得上？眼見白馬後腿一撐，便要發力，急忙騰身躍起，左掌在白馬臀上一按，身子已落在白馬的馬背，正好坐在袁紫衣身後。那白馬背上多了一人，竟是毫不在意，仍是放開四蹄，追風逐電般向前飛奔。那匹青馬在後跟著，雖然空鞍，但片刻之間，已與白馬相距數十丈之遙。

袁紫衣微微聞到背後胡斐身上的男子氣息，臉上一熱，待要說話，卻又住口。奔馳了一陣，猛聽得半空中一個霹靂，抬頭一望，烏雲已將半邊天遮沒。此時正當盛暑，陣雨說來便來，她一提馬韁，白馬奔得更加快了。

不到一盞茶時分，西風轉勁，黃豆大的雨點已灑將下來。一眼望去，大路旁並無房屋，只左邊山坳中露出一角黃牆，袁紫衣縱馬馳近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破匾上寫著「湘妃神祠」四個大字，泥金剝落，顯已日久失修。

胡斐躍下馬來，推開廟門，顧不得細看，先將白馬拉了進去。這時空中焦雷一個接著一個，閃電連幌，袁紫衣雖然武藝高強，禁不住臉上露出畏懼之色。

胡斐到後殿去瞧了一下，廟中人影也無，回到前殿，說道：「還是後殿乾淨些。」找了些稻草，打掃出半邊地方，道：「這雨下不長，待會雨收了，今天準能趕到長沙。」

袁紫衣「嗯」了一聲，不再說話。兩人本來一直說說笑笑，但自同騎共馳一陣之後，袁紫衣心中微感異樣，瞧著胡斐，不自禁地有些靦腆，有些尷尬。

兩人並肩坐著，突然間同時轉過頭來，目光相觸，微微一笑，各自把頭轉了開去。

隔了一會，胡斐問道：「趙三哥身子安好吧？」袁紫衣道：「好啊！他會有甚麼不好？」胡斐道：「他在那裏？我想念他得緊，真想見見他。」袁紫衣道：「那你到回疆去啊。只要你不死，他不死，準能見著。」

胡斐一笑，道：「你是剛從回疆來吧？」袁紫衣回眸微笑，道：「是啊。你瞧我這副模樣像不像？」胡斐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我先前只道回疆是沙漠荒蕪之地，那知竟有姑娘這般美女。」袁紫衣臉上一紅，「呸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瞎說甚麼？」

胡斐一言既出，心中微覺後悔，暗想孤男寡女在這枯廟之中，說話可千萬輕浮不得，於是岔開話題，問道：「福大帥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，到底是為了甚麼，姑娘能見告麼？」袁紫衣聽他語氣突轉端莊，不禁向他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他王公貴人，吃飽了飯沒事幹，找些武林好手消遣消遣，還不跟鬥雞鬥蟋蟀一般。只可嘆天下無數武學高手，受了他的愚弄，竟不自知。」

胡斐一拍大腿，大聲道：「姑娘說的一點也不錯。如此高見，令我好生佩服。原來姑娘一路搶那掌門人之位，是給這個福大帥搗亂來著。」袁紫衣笑道：「不如咱二人齊心合力，把天下掌門人之位先搶他一半。這麼一來，福大帥那大會便七零八落，不成氣候。咱們再到會上給他一鬧，叫他從此不敢小覷天下武學之士。」胡斐連連鼓掌，說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姑娘領頭，我跟著你出點微力。」袁紫衣道：「你武功遠勝於我，何必客氣。」

兩人說得高興，卻見大雨始終不止，反而越下越大，廟後是一條山澗，山水沖將下來，轟轟隆隆，竟似潮水一般。那古廟年久破敗，到處漏水。胡斐與袁紫衣縮在屋角之中，眼見天色漸黑，烏雲竟要似壓到頭頂一般，看來已是無法上路。胡斐到灶間找了些柴枝，在地下點燃了作燈，笑道：「大雨不止，咱們只好挨一晚餓了。」

火光映在袁紫衣臉上，紅紅的愈增嬌艷。她自回疆萬里東來，在荒山野地歇宿視作尋常，但是孤身與一個青年男子共處古廟，卻是從所未有的經歷，心頭不禁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。

胡斐找些稻草，在神壇上鋪好，又在遠離神壇的地下堆了些稻草，笑道：「呂洞賓睡天上，落水狗睡地下。」說著在地下稻草堆裏一躺，翻身向壁，閉上了眼睛。袁紫衣暗暗點頭，心想他果然是個守禮君子，笑道：「落水狗，明天見。」躍上了神壇。

她睡下後心神不定，耳聽著急雨打在屋瓦之上，嘩啦啦的亂響，直過了半個多時辰，才朦朧睡去。

※※※

睡到半夜，隱隱聽得有馬蹄之聲，漸漸奔近，袁紫衣翻身坐起，胡斐也已聽到，低聲道：「呂洞賓，有人來啦。」

只聽馬蹄聲越奔越近，還夾雜著車輪之聲，胡斐心想：「這場大雨自下午落起，中間一直不停，怎地有人冒著大雨，連夜趕路？」只聽得車馬到了廟外，一齊停歇。袁紫衣道：「他們要進廟來！」從神壇躍下，坐在胡斐身邊。

果然廟門呀的一聲推開了，車馬都牽到了前殿廊下。跟著兩名車夫手持火把，走到後殿，見到胡袁二人，道：「這兒有人，我們在前殿歇。」當即回了出去。只聽得前殿人聲嘈雜，約有二十來人。有的劈柴生火，有的洗米煮飯，說的話大都是廣東口音。亂了一陣，漸漸安靜下來。

忽聽一人說道：「不用鋪床，吃過飯後，不管雨大雨小，還是乘黑趕路。」胡斐聽了這口音，心中一愣，這時後殿點的柴枝尚未熄滅，火光下只見袁紫衣也是微微變色。

又聽前殿另一人道：「老爺子也太把細啦，這麼大雨……」這時雨聲直響，把他下面的話聲淹沒了。先前說話的那人卻是中氣充沛，語音洪亮，聲音隔著院子，在大雨中仍是清清楚楚地傳來：「黑夜之中又有大雨，正好趕路。莫要貪得一時安逸，卻把全家性命送了，此處離大路不遠，別鬼使神差的撞在小賊手裏。」

聽到此處，胡斐再無懷疑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「當真是鬼使神差，撞在我手裏。」低聲道：「呂洞賓，外邊又是一位掌門人到了，這次就讓我來搶。」袁紫衣「嗯」了一聲，卻不說話。胡斐見她並無喜容，心中微感奇怪，於是緊了緊腰帶，將單刀插在腰帶裏，大踏步走向前殿。

只見東廂邊七八個人席地而坐，其中一人身材高大，坐在地下，比旁人高出了半個頭，身子向外。胡斐一見他的側影，認得他正是佛山鎮的大惡霸鳳天南。只見他將那條黃金棍倚在身上，抬眼望天，呆呆出神，不知是在懷念佛山鎮那一份偌大的家業，還是在籌劃對付敵人、重振雄風的方策？胡斐從神龕後的暗影中出來，前殿諸人全沒在意。

西邊殿上生著好大一堆柴火，火上吊著一口大鐵鍋，正在煮飯。胡斐走上前去，飛起一腿，嗆啷啷一聲響喨，將那口鐵鍋踢得飛入院中，白米撒了一地。

眾人一驚，一齊轉頭。鳳天南、鳳一鳴父子等認得他的，無不變色。空手的人忙搶著去抄兵刃。

胡斐見了鳳天南那張白白胖胖的臉膛，想起北帝廟中鍾阿四全家慘死的情狀，氣極反笑，說道：「鳳老爺，這裏是湘妃廟，風雅得行啊。」

鳳天南殺了鍾阿四一家三口，立即毀家出走，一路上晝宿夜行，盡揀偏僻小道行走。他做事也真乾淨利落，胡斐雖然機靈，畢竟江湖上閱歷甚淺，沒能查出絲毫痕跡。這日若非遭遇大雨，陰差陽錯，決不會在這古廟中相逢。

鳳天南眼見對頭突然出現，不由得心中一寒，暗道：「看來這湘妃廟是鳳某歸天之處了。」但臉上仍是十分鎮定，緩緩站起身來，向兒子招了招手，叫他走近身去，有話吩咐。

胡斐橫刀堵住廟門，笑道：「鳳老爺，也不用囑咐甚麼。你殺鍾阿四一家，我便殺你鳳老爺一家。咱們一刀一個，決不含糊。你鳳老爺與眾不同，留在最後，免得你放心不下，還怕世上有你家人賸著。」

鳳天南背脊上一涼，想不到此人小小年紀，做事也居然如此辣手，將黃金棍一擺，說道：「好漢一人做事一身當，多說廢話幹麼？你要鳳某的性命，拿去便是。」說著搶上一步，呼的一聲，一招「摟頭蓋頂」，便往胡斐腦門擊下，左手卻向後急揮，示意兒子快走。

鳳一鳴知道父親決不是敵人對手，危急之際那肯自己逃命？大聲叫道：「大夥兒齊上！」只盼倚多為勝，說著挺起單刀，縱到了胡斐左側。隨著鳳天南出亡的家人親信、弟子門人，一共有十六七人，其中大半均會武藝，聽得鳳一鳴呼叫，有八九人手執兵刃，圍將上來。

鳳天南眉頭一皺，心想：「咳！當真是不識好歹。若是人多便能打勝，我佛山鎮上人還不夠多？又何必千里迢迢的背井離鄉，逃亡在外？」但事到臨頭，也已別無他法，只有決一死戰。他心中存了拚個同歸於盡的念頭，出手反而冷靜，一棍擊出，不等招術用老，金棍斜掠，拉回橫掃。

胡斐心想此人罪大惡極，如果一刀送了他性命，刑罰遠不足以抵償過惡，眼見金棍掃到，單刀往上一拋，伸手便去硬抓棍尾，竟是一出手便是將敵人視若無物，鳳天南暗想我一生闖蕩江湖，還沒給人如此輕視過，不由得怒火直衝胸臆，但佛山鎮上一番交手，知對方武功實非己所能敵，手上絲毫不敢大意，急速收棍，退後一步。只聽得頭頂禿的一響，眾人雖然大敵當前，還是忍不住抬頭一看，原來胡斐那柄單刀拋擲上去，斬住了屋樑，留在樑上不再掉下。

胡斐縱聲長笑，斗然插入人群之中，雙手忽起忽落，將鳳天南八九名門人弟子盡數點中了穴道，或手臂斜振，或提足橫掃，一一甩在兩旁。霎時之間，大殿中心空空蕩蕩，只賸下鳳氏父子與胡斐三人。

鳳天南一咬牙，低聲喝道：「鳴兒你還不走，真要鳳家絕子絕孫麼？」鳳一鳴兀自遲疑，提著單刀，不知該當上前夾擊，還是奪路逃生？

胡斐身形一幌，已搶到了鳳一鳴背後，鳳天南一聲大喝，金棍揮出，上前截攔。胡斐頭一低，從鳳一鳴腋下鑽了過去，輕輕一掌，在他肩頭一推，鳳一鳴站立不穩，身子後仰，便向棍上撞去。鳳天南大驚，急收金棍，總算他在這棍上下了數十年苦功，在千鈞一髮之際硬生生收回，才沒將兒子打得腦漿迸裂。

胡斐一招得手，心想用這法子鬥他，倒也絕妙，不待鳳一鳴站穩，右手抓住了他後頸，提起左掌，便往他腦門拍落。鳳天南想起他在北帝廟中擊斷石龜頭頸的掌力，這一掌落在兒子腦門之上，怎能還有命在？急忙金棍遞出，猛點胡斐左腰，迫使他回掌自救。

胡斐左掌舉在半空，稍一停留，待金棍將到腰間，右手抓著鳳一鳴腦袋，猛地往棍頭急送。鳳天南立即變招，改為「挑袍撩衣」，自下向上抄起，攻敵下盤。胡斐叫道：「好！」左掌在鳳一鳴背上一推，用他身子去抵擋棍招。

如此數招一過，鳳一鳴變成了胡斐手中的一件兵器。胡斐不是拿他腦袋去和金棍碰撞，便是用他四肢來格架金棍。鳳天南出手稍慢，欲待罷鬥，胡斐便舉起手掌，作勢欲擊鳳一鳴要害，叫他不得不救，但一救之下，總是處處危機，沒一招不是令他險些親手擊斃了兒子。又鬥數招，鳳天南心力交瘁，突然向後退開三步，將金棍往地下一擲，噹的一聲巨響，地下青磚碎了數塊，慘然不語。

胡斐厲聲喝道：「鳳天南，你便有愛子之心，人家兒子卻又怎地？」

鳳天南微微一怔，隨即強悍之氣又盛，大聲說道：「鳳某橫行嶺南，做到五虎派掌門，生平殺人無算。我這兒子手下也殺過三四十條人命，今日死在你手裏，又算得了甚麼？你還不動手，囉裏囉唆的幹麼？」胡斐喝道：「那你自己了斷便是，不用小爺多費手腳。」鳳天南拾起金棍，哈哈一笑，迴轉棍端，便往自己頭頂砸去。

※※※

突然間銀光閃動，一條極長的軟鞭自胡斐背後飛出，捲住金棍，往外一奪。鳳天南膂力甚強，硬功了得，這一奪金棍竟沒脫手，但迴轉之勢，卻也止了。這揮鞭奪棍的正是袁紫衣，她手上用力，向裏一拉，鳳天南金棍仍是凝住不動，她卻已借勢躍了出來。

袁紫衣笑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只奪掌門之位，可不能殺傷人命。」胡斐咬牙切齒地道：「袁姑娘你不知道，這人罪惡滔天，非一般掌門人可比。」袁紫衣搖頭道：「我搶奪掌門，師父知道了不過一笑。若是傷了人命，他老人家可是要大大怪罪。」胡斐道：「這人是我殺的，跟姑娘毫無干係。」袁紫衣答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搶奪掌門之事，因我而起。這人是五虎派掌門，怎能說跟我沒有干係？」胡斐急道：「我從廣東直追到湖南，便是追趕這惡賊。他是掌門人也好，不是掌門人也好，今日非殺了他不可。」

袁紫衣正色道：「胡大哥，我跟你說正經話，你好好聽著了。」胡斐點了點頭。袁紫衣道：「你不知我師父是誰，是不是？」胡斐道：「我不知道。姑娘這般好身手，尊師定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俠，請問他老人家大名怎生稱呼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我師父的名字，日後你必知道。現下我只跟你說，我離回疆之時，我師父對我說道：『你去中原，不管怎麼胡鬧，我都不管，但只要殺了一個人，我立時取你的小命。』我師父向來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決沒半分含糊。」胡斐道：「難道十惡不赦的壞人，也不許殺麼？」袁紫衣說道：「是啊！那時我也這般問我師父。他老人家道：『壞人本來該殺。但世情變幻，一人到底是好是壞，你小小年紀怎能分辨清楚？世上有笑面老虎，也有虎面菩薩。人死不能復生，只要殺錯一個人，那便終身遺恨。』」胡斐點頭道：「話是不錯。但這人親口自認殺人無算，他在佛山鎮上殺害良善，又是我親眼見到，決計錯不了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我是迫於師命，事出無奈。胡大哥，你瞧在我份上，高抬貴手，就此算了吧！」

胡斐聽她言辭懇切，確是真心相求，自與她相識以來，從未聽過她以這般語氣說話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但隨即想起鍾阿四夫婦父子死亡枕藉的慘狀，想起北帝神像座前石上小兒剖腹的血跡，想起佛山街頭惡犬撲咬鍾小二的狠態，一股熱血湧上心頭，大聲道：「袁姑娘，這兒的事你只當沒碰上，請你先行一步，咱們到長沙再見。」

袁紫衣臉色一沉，慍道：「我生平從未如此低聲下氣地求過別人，你卻定是不依。這人與你又無深仇大怨，你也不過是為了旁人之事，路見不平而已。他毀家逃亡，晝宿夜行，也算是怕得你厲害了。胡大哥，為人不可趕盡殺絕，須留三分餘地。」胡斐朗聲說道：「袁姑娘，這人我是非殺不可。我先跟你賠個不是，日後尊師若是怪責，我甘願獨自領罪。」說著一揖到地。

只聽得刷的一響，袁紫衣銀鞭揮起，捲住了屋樑上胡斐那柄單刀，一扯落下，輕輕一送，捲到了他面前，說道：「接著！」胡斐伸手抓住刀柄，只聽她道：「胡大哥，你先打敗我，再殺他全家，那時師父便怪我不得。」胡斐怒道：「你一意從中阻攔，定有別情。尊師是堂堂大俠，前輩高人，難道就不講情理？」

袁紫衣輕嘆一聲，柔聲道：「胡大哥，你當真不給我一點兒面子麼？」火光映照之下，嬌臉如花，低語央求，胡斐不由得心腸一軟，但越是見她如此懇切相求，越是想到其中必有詐謀，心道：「胡斐啊胡斐，你若惑於美色，不顧大義，枉為英雄好漢。你爹爹胡一刀一世豪傑，豈能有你這等不肖子孫？」眼見若不動武，已難以誅姦殺惡，叫道：「如此便得罪了。」單刀一起，一招「大三拍」，刀光閃閃，已將袁紫衣上盤罩住，左手揚處，一錠紋銀往鳳天南心口打去。

袁紫衣見他痴痴望著自己，似乎已答應自己要求，心中正自喜歡，那知道他竟會突然出手，兩人相距不遠，這一招「大三拍」來得猛惡，銀絲鞭又長又軟，本已不易抵擋，而他左手又發暗器，但聽風聲勁急，顯是這暗器出手極是沉重，只怕鳳天南未必擋得住。袁紫衣心念一閃：「他不會傷我！」長鞭甩出，急追上去，噹的一聲，將那錠紋銀打落，對胡斐的刀招竟是不封不架。

原來胡斐知她武功決不在己之下，只要一動上手，便非片時可決，鳳天南父子不免逃走，是以突然發難，但身邊暗器只有錢鏢，便是打中也不能致命，於是將一錠五兩重的紋銀發了出去，這一下手勁既重，去勢又怪，眼見定可成功，豈料袁紫衣竟然冒險不護自身，反而去相救旁人，他刀鋒離她頭頂不及數寸，凝臂停住，喝道：「這為甚麼？」袁紫衣道：「迫不得已！」身形驀地向後縱開丈餘，銀鞭回甩，叫道：「看招罷！」

胡斐舉刀一擋，待要俟機再向鳳天南襲擊，但袁紫衣的銀絲軟鞭一展開，招招殺著，竟是不容他有絲毫緩手之機，只得全神貫注，見招拆招。大殿上只見軟鞭化成一個銀光大圈，單刀舞成一個銀光小圈，兩個銀圈盤旋衝擊，騰挪閃躍，偶然發出幾下刀鞭撞擊之聲。

鬥到分際，袁紫衣軟鞭橫甩，將神壇上點著的蠟燭擊落地下，胡斐心念一動：「她要打滅燭火，好讓那姓鳳的逃走。」可是雖知她的用意，一時卻無應付之策，只有展開祖傳胡家刀法中精妙之招，著著進攻。袁紫衣叫道：「好刀法！」鞭身橫過，架開了一刀，鞭頭已捲住了西殿地下點燃著的一根柴火，向他擲去。

煮飯的鐵鍋雖被胡斐踢翻，燒得正旺的二三十根柴火卻兀自未熄。胡斐見她長鞭捲起柴火擲來，不敢用力去砸，只怕火星濺開，傷了頭臉，於是躍開閃避，這一閃一避，便不能再向前進擊。袁紫衣緩出手來，將火堆中燃著的柴火隨捲隨擲，一根甫出，二根繼至，一時之間，黑暗中閃過一道道火光。

胡斐見柴火不斷擲來，又多又快，只得展開輕功，在殿中四下遊走。眼見鳳天南的家人、子弟、車夫僕從一個個溜向後殿，點中了穴道的也給人抱走，鳳天南父子卻目露兇光，站在一旁。他生怕鳳天南乘機奪路脫逃，刀光霍霍，身子竟是不離廟門。

鬥了一會，空中飛舞的柴火漸少，掉在地下的也漸次熄滅。

袁紫衣笑道：「胡大哥，今日難得有興，咱們便分個強弱如何？」說著軟鞭揮動，甫點胡斐前胸，隨即轉而打向右脅。胡斐舉刀架開了前一招，第二招來得怪異，急忙在地下一個打滾，這才避開。

袁紫衣笑道：「不用忙，我不會傷你。」這句話觸動了胡斐的傲氣，心想：「難道我便真的輸於你了？」催動刀法，步步進逼。此時大殿正中只餘一段柴火，兀自燃燒，只聽袁紫衣道：「我這路鞭法招數奇將，你可要小心了！」突然風雷之聲大作，轟轟隆隆，不知她軟鞭之中，如何竟能發出如此怪聲。胡斐叫了聲：「好！」先自守緊門戶，要瞧明白她鞭法的要旨，再謀進擊，忽聽得必卜一聲，殿中的一段柴火爆裂開來，火花四濺，霎時之間，火花隱滅，殿中黑漆一團。

這時雨下得更加大了，打在屋瓦之上，刷刷作聲，袁紫衣的鞭聲夾在其間，更是隆隆震耳。胡斐雖然大膽，當此情景，心中也不禁慄慄自危，猛地裏一個念頭如電光石火般在心中一轉：「那日在佛山北帝廟中，鳳天南要舉刀自殺，有一女子用指環打落他的單刀。瞧那女子的身形手法，定是這位袁姑娘了。」想到此處，胸口更是一涼：「她與我結伴同行，原來是意欲不利於我。」不知怎地，心中感到的不是驚懼，而是一陣失望和淒涼，意念稍分，手上竟也略懈，刀頭給軟鞭一捲，險些脫手，急忙運力往裏迴奪。

袁紫衣究是女子，招數雖精，膂力卻遠不及胡斐，給他一奪之下，手臂發麻，當即手腕外抖，軟鞭鬆開了刀頭，鞭梢兜轉，順勢便點他膝彎的「陰谷穴」。胡斐閃身避過，還了一刀。

這時古廟中黑漆一團，兩人只憑對方兵刃風聲招架。胡斐更是全神戒備，心想：「單是這位袁姑娘，我已難勝，何況還有鳳天南父子相助。」此時他料定袁紫衣與鳳天南乃是一黨。今日顯是落入了敵人的圈套之中。

兩人又拆數招，都是每一近身便遇凶險。胡斐刷的一刀，翻腕急砍，袁紫衣身子急仰，只覺冷森森的刀鋒掠面而過，相距不過數寸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察覺他下手已毫不容情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你真生氣了麼？」軟鞭輕抖，向後躍開。

胡斐不答，凝神傾聽鳳天南父子的所在，防他們暗中忽施襲擊。袁紫衣笑道：「你不睬我，好大的架子！」突然軟鞭甩出，勾他足踝。這一鞭來得無聲無息，胡斐猝不及防，躍起已自不及，忙伸刀在地下一拄，欲待擋開她的軟鞭，不料那軟鞭一捲之後隨即向旁急帶，卸開了胡斐手上的抓力，輕輕巧巧便將單刀奪了過去。

這一下奪刀，招數狡猾，勁力巧妙，胡斐暗叫不好，兵刃脫手，今日莫要喪生在這古廟之中，當下不守反攻，縱身前撲，直欺進身，伸掌抓她喉頭。這一招「鷹爪鉤手」招數極是狠辣，他雖依拳譜所示練熟，但生平從未用過。袁紫衣只覺得一股熱氣湊近，敵人手指竟已伸到了自己喉頭，此時軟鞭已在外緣，若要迴轉擋架，那裏還來得及？只得將手一鬆，身子後仰，嗆啷啷一響，刀鞭同時摔在地下。

胡斐一抓得手，第二招「進步連環」，跟著迫擊。袁紫衣反手一指，戳中在胡斐右臂外緣，黑暗之中瞧不清對方穴道，這一指戳在肌肉堅厚之處，手指一拗，「啊喲」一聲呼痛。胡斐暗叫：「慚愧！幸好她瞧不清我身形，否則這一指已被點中要穴。」

兩人在黑暗之中赤手搏擊，均是守禦多，進攻少，一面打，一面便俟機去搶地下兵刃。袁紫衣但覺對方越打越狠，全不是比武較量的模樣，心下也是越來越驚，暗想：「他怎地忽然如此兇狠？」她自出回疆以來，會過不少好手，卻以今晚這一役最稱惡鬥，突然間身法一變，四下遊走，再不讓胡斐近身。胡斐見對方既不緊逼，當下也不追擊，只守住了門戶，側耳靜聽，要查知鳳天南父子躲在何處，立即發掌先將兩人擊斃。但袁紫衣奔跑迅速，衣襟帶風，掌力發出來也是呼呼有聲，竟聽不出鳳天南父子的呼吸之聲。

胡斐心生一計：「她既四下遊走，我便來個依樣葫蘆。」當下從東至西，自南趨北，依著「大四象方位」，斜行直衝，隨手胡亂發掌，只要鳳天南父子撞上了，不死也得重傷，便算不撞上，只要一架一閃，立時便可發覺他父子藏身之所。

兩人本來近身互搏，此時突然各自盲打瞎撞，似乎互不相關，但只要有誰躍近兵刃跌落之處，另一人立即衝上阻擋，數招一過，又各避開。

胡斐在殿上轉了一圈，沒發覺鳳天南父子的蹤跡，心想：「莫非他已溜到了後殿？不對不對！眼下彼強我弱，以他眾人之力，一擁而上，足可制我死命。定是他正在暗中另布陷阱，誘我入彀。大丈夫見機而作，今日先行脫身，再圖後計。」於是慢慢走向殿門，要待躍出。忽聽得呼喇一響，一股極猛烈的勁風撲面而來，黑暗中隱約瞧來，正是一個魁梧的人形撲到。胡斐大喜，叫道：「來得好！」雙掌齊出，砰的一聲，正擊在那人胸前。這兩拳他用上了十成之力，鳳天南當場便得筋折骨斷，立時斃命。

但手掌甫與那人相觸，已知上當，只覺著手處又硬又冷，掌力既發，便收不回來，四下裏泥屑紛飛，瑟瑟亂響，原來撲過來的竟是廟中的神像。只聽得又是砰彭一聲巨響，那神像直跌出去，撞在牆上，登時碎成數截。袁紫衣笑道：「好重的掌力！」這聲音發自山門之外，跟著嗆啷啷一響，卻是軟鞭與單刀都已被她搶在手中。

胡斐尋思：「兵刃已被她奪去，該當上前續戰，還是先求脫身？」對方雖是個妙齡少女，但武功之強，實在絲毫輕忽不得，各持兵刃相鬥，一時難分上下，眼下她有軟鞭在手，自己只餘空手，那就非她之敵，何況她尚有幫手，這念頭甫在心中一轉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袁紫衣叫道：「喂，南霸天，你怎麼就走了？可太不夠朋友了！」雨聲中馬蹄聲又響，聽得她上馬追去。

※※※

胡斐暗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這一下可說是一敗塗地。雖想鳳天南的家人弟子尚在左近，若要出氣，定可追上殺死一批，但罪魁已去，卻去尋這些人的晦氣，不是英雄所為。

他從懷中取出火摺，點燃了適才熄滅的柴火，環顧殿中，只見那湘妃神像頭斷臂折，碎成數塊，四下裏白米柴草撒滿了一地。廟外大雨兀自未止。他瞧著這番惡鬥的遺跡，想起適才的凶險，不由得暗自心驚，看了一會，坐在神壇前的木拜墊上，望著一團火光，呆呆出神。

心想：「袁姑娘與鳳天南必有瓜葛，那是確定無疑的了。這南霸天既有如此強援，再加上佛山鎮上人多勢眾，制我足足有餘，卻何以要毀家出走？他們今日在這古廟中設伏，我已然中計，若是齊上圍攻，我大有性命之憂，何以既佔上風，反而退走？瞧那鳳天南的神情，兩次自戕，半點不假，那麼袁姑娘暗中相助，他事先是不知的了。」

再想起袁紫衣武功淵博，智計百出，每次與她較量，總是給她搶了先著。適才黑暗中激鬥，唯恐慘敗，將她視作大敵，此時回想，嘴角邊忽露微笑，胸中柔情暗生。

不自禁想到：「我跟她狠鬥之時，出手當真是毫不留情？」這一問連自己也難以回答，似乎確已出了全力，但似乎又未真下殺手。「當她撲近劈掌之時，我那『穿心錐』的厲害殺著為何不用？我一招『上馬刀』砍出，她低頭避過，我為甚麼不跟著使『霸王卸甲』？胡斐啊胡斐，你是怕傷著她啊。」突然間心中一動：「她那一鞭剛要打到我肩頭，忽地收了回去，那是有意相讓呢，還是不過湊巧？還有，那一腳踢中了我左腿，何以立時收力？」

回憶適才的招數，細細析解，心中登時感到一絲絲的甜意：「她決不想傷我性命！她決不想傷我性命。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想到這裏，不敢再往下想，只覺得腹中饑餓，提起適才踢翻了的鐵鍋，鍋中還剩著一些白米，於是將倒瀉在地的白米抓起幾把，在大雨中衝去泥污，放入鍋中，生火煮了起來。

過不多時，鍋中漸漸透出飯香，他嘆了一口長氣，心想：「若是此刻我和她並肩共炊，那是何等風光？偏生鳳天南這惡賊闖進廟來。」轉念一想：「與鳳天南狹路相逢，原是佳事。我胡思亂想，可莫誤入了歧途。」

心中暗自警惕，但袁紫衣巧笑嫣然的容貌，總是在腦海中盤旋來去，米飯漸焦，竟自不覺。

就在此時，廟門外腳步聲響，啊的一聲，廟門輕輕推開。胡斐又驚又喜，躍起身來，心道：「她回來了！」

火光下卻見進來兩人，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老者，臉色枯黃，形容瘦削，正是在衡陽楓葉莊見過的劉鶴真，另一人是個二十餘歲的少婦。

那劉鶴真一隻手用青布纏著，掛在頸中，顯是受了傷。那少婦走路一蹺一拐，腿上受傷也自不輕。兩人全身盡濕，模樣甚是狼狽。胡斐正待開口招呼，劉鶴真漠然向他望了一眼，向那少婦道：「你到裏邊瞧瞧！」那少婦道：「是！」從腰間拔出單刀，走向後殿。劉鶴真靠在神壇上喘息幾下，突然坐倒，臉上神色是在傾聽廟外聲息。

胡斐見他並未認出自己，心想：「那日楓葉莊比武，人人都認得他和袁姑娘。我雜在人群之中，這樣一個鄉下小子，他自是不會認得了。」揭開鍋蓋，焦氣撲鼻，卻有半鍋飯煮得焦了。胡斐微微一笑，伸手抓了個飯團，塞在口中大嚼，料想劉鶴真見了自己這副吃飯的粗魯模樣，更是不在意下。

過了片刻，那少婦從後殿出來，手中執著一根點燃的柴火，向劉鶴真道：「沒甚麼。」劉鶴真吁了口氣，顯是戒備之心稍懈，閉目倚著神壇養神，衣服上的雨水在地下流成了一條小溪流，水中混著鮮血。那少婦也是筋疲力盡，與他偎倚在一起，動也不動。瞧兩人神情，似是一對夫婦，只是老夫少妻，年紀不稱。

胡斐心想：「憑著劉鶴真的功夫，武林中該當已少敵手，怎會敗得如此狼狽？可見江湖間天上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實是大意不得。」便在此時，隱隱聽得遠處又有馬蹄聲傳來。

劉鶴真霍地站起，伸手到腰間一拉，取出一件兵刃，卻是一條鏈子短槍，說道：「仲萍，你快走！我留在這兒跟他們拚了。」又從懷裏取出一包尺來長之物，交在她的手裏，低聲道：「你送去給他。」

那少婦眼圈兒一紅，說道：「不，要死便大家死在一起。」劉鶴真怒道：「咱們千辛萬苦，負傷力戰，為的是何來？此事若不辦到，我死不瞑目，你快從後門逃走，我纏住敵人。」那少婦兀自戀戀不肯便行，哭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我夫妻一場，我沒好好服侍你，便這麼……這麼……」劉鶴真頓足道：「你給我辦妥這件大事，比甚麼服侍都強。」左手急揮，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

胡斐見他夫妻情重，難分難捨，心中不忍，暗想：「這劉鶴真為人正派，不知是甚麼人跟他為難，既叫我撞見了，可不能不理。」

便在此時，馬蹄聲已在廟門外停住，聽聲音共是三匹坐騎，兩匹停在門前，一匹卻繞到了廟後。

劉鶴真臉現怒色，道：「給人家堵住了後門，走不了啦。」那少婦四下一望，扶著丈夫手臂，爬上神壇，躲入了神龕之中，向胡斐做個手勢，滿臉求懇之色，叫他千萬不可洩漏。

神龕前的黃幔垂下了不久，廟門中便走進兩個人來。胡斐仍是坐在地下，抓著飯團慢慢咀嚼，斜目向那兩人瞧去，饒是江湖上的怪人見過不少，此刻也不禁一驚，但見這兩人雙目向下斜垂，眼成三角，一大一小，鼻子大而且扁，鼻孔朝天，相貌實是奇醜。

兩人向胡斐瞧了瞧，並不理會，一左一右，走到了後殿，過不多時重又出來，院子中輕輕一響，一人從屋頂躍下。原來當兩人前後搜查之際，堵住後門那人已躍到了屋頂監視。

胡斐心道：「這人的輕功好生了得！」但見人影一幌，那人也走進殿來。瞧他形貌，與先前兩人無大差別，一望而知三人是同胞兄弟。

三人除下身上披著的油布雨衣，胡斐又是一驚，原來三人披麻帶孝，穿的是毛邊粗布孝衣，草繩束腰，麻布圍頸，便似剛死了父母一般。大殿上全憑一根柴火照明，雨聲淅瀝，涼風颼颼，吹得火光忽明忽暗，將三個人影映照在牆壁之上，倏大倏小，宛似鬼魅。

只聽最後進來那人道：「大哥，男女兩個都受了傷，又沒坐騎，照理不會走遠，左近又無人家，卻躲去了那裏？」年紀最大的人道：「多半躲在甚麼山洞草叢之中。咱們休嫌煩勞，便到外面搜去。他們雖然傷了手足，但傷勢不重，那老頭手下著實厲害，大家須得小心。」另一人轉身正要走出，突然停步，問胡斐道：「喂，小子，你有沒見到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堂客？」胡斐口中嚼飯，惘然搖了搖頭。

那大哥四下瞧了瞧，見地下七零八落地散滿了箱籠衣物，一具神像又在牆腳下碎成數塊，心中起疑，仔細察看地下的帶水足印。

劉鶴真夫婦冒雨進廟，足底下自然拖泥帶水。胡斐眼光微斜，已見到神壇上的足跡，忙道：「剛才有好幾個人在這裏打架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把湘妃娘娘也打在地下。有的逃，有的追，都騎馬走了。」

那三弟走到廊下，果見有許多馬蹄和車輪的泥印，兀自未乾，相信胡斐之言不假，回進來問道：「他們朝那一邊去的？」胡斐道：「好像是往北去的。小的躲在桌子底下，也不敢多瞧……」那三弟點點頭，道：「是了！」取出一小錠銀子，約莫有四五錢重，拋在胡斐身前，道：「給你吧！」胡斐連稱：「多謝。」拾起銀子不住撫摸，臉上顯得喜不自勝，心中卻想：「這三人惡鬼一般，武功不弱，若是追上了鳳天南他們，亂打一氣，倒也是一場好戲。」

那二哥道：「老大，老三，走吧！」三人披上雨衣，走出廟門。胡斐依稀聽到一人說道：「這中間的詭計定然厲害，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搶在前頭……」又一人道：「若是截攔不住，不如趕去報信。」先前那人道：「唉，咱們的說話，他怎肯相信？何況……」這時三人走入大雨之中，以後的說話給雨聲掩沒，再也聽不見了。

胡斐心中奇怪：「不知是甚麼厲害的詭計？又要去給誰報信了？」聽得神龕中喀喇幾聲，那少婦扶著劉鶴真爬下神壇。日前見他在楓葉莊與袁紫衣比武，身手何等矯捷，此時便爬下一張矮矮的神壇，也是顫巍巍的唯恐摔跌，胡斐心想：「怪不得他受傷如此沉重。那三個惡鬼聯手進攻，原也難敵。」

劉鶴真下了神壇，向胡斐行下禮去，說道：「多謝小哥救命大恩。」胡斐連忙還禮，他不欲透露身份，仍是裝作鄉農模樣，笑道：「那三個傢伙強橫霸道，兇神惡煞一般，開口便是小子長、小子短的，我才不跟他們說真話呢。」劉鶴真道：「我姓劉，名叫鶴真，她是我老婆。小哥你貴姓啊？」

胡斐心想：「你既跟我說真姓名，我也不能瞞你。但我的名字不像鄉農，須得稍稍變上一變。」於是說道：「我姓胡，叫做胡阿大。」他想爹媽只生我一人，自稱阿大，也非說謊。

劉鶴真道：「小哥心地好，將來定是後福無窮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眉頭一皺，咬牙忍痛。那少婦急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怎麼啦？」劉鶴真搖了搖頭，倚在神壇上只是喘氣。胡斐心想他夫婦二人必有話說，自己在旁不便，於是道：「劉老爺子，我到後邊睡去。」說著點了一根柴火，便到後殿。

※※※

他望著鋪在神壇上的那堆稻草，不禁呆呆出神，沒多時之前，袁紫衣還睡在這稻草之上，想不到變故陡起，玉人遠去，只剩下荒山淒淒，古廟寂寂，不知日後是否尚能相見一面？

過了良久，手中柴火爆了個火花，才將思路打斷，猛然想起：「啊喲不好，我那本拳經刀譜已給她盜了去！此刻我尚能與她打成平手。等她瞧了我的拳經刀譜，那時我每一招每一式她均了然於胸，豈非一動手便能制我死命？」滿胸柔情，登時化為懼意，將柴火一拋，頹然倒在地下稻草之中。

一躺下去，剛好壓在自己的包袱之上，只覺包袱有異，似乎大了許多，他本來將包袱當作枕頭，後來聽到鳳天南說話之聲，出去尋仇，那包袱並未移動，現在卻移到了腰下。胡斐大是奇怪，心想：「劉鶴真夫婦與那三兄弟都到後殿來過，難道是他們動了我的包袱。」於是幌火摺再點燃柴火，打開包袱一看，不由得呆了。

只見除了原來的衣物之外，多了一套外衣，一套襯裏衣褲，一雙鞋子，一雙襪子。這些衣褲鞋襪本是他的，那日被袁紫衣推入泥塘，下河洗澡時除了下來，便都給她取了去。想不到此時衣褲鞋襪盡已洗得乾乾淨淨，衣襟上原有的兩個破孔也已縫補整齊。他翻開衣服，那本拳經刀譜正在其下，刀譜旁另有一隻三寸來長的碧玉鳳凰。

這玉鳳凰雕刻得極是精緻，紋路細密，通體晶瑩，觸手生溫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包上包袱，那隻玉鳳凰卻拿在手中，吹滅柴火，躺在稻草堆裏，思潮起伏：「若說她對我好，何以要救鳳天南，竭力和我作對？若道對我不好，這玉鳳凰，這洗乾淨、縫補好的衣服鞋襪又為了甚麼？」

在黑暗中睜大了雙眼，那裏還睡得著？

# 第八章 江湖風波惡

突然殿門口火光閃動，劉鶴真手執柴火，靠在妻子臂上，緩緩走進後殿，說道：「還是在這兒睡一會兒吧。」說著逕往神壇走去，瞧模樣便要睡在袁紫衣剛才睡過的稻草之中。

胡斐是少年人心性，一見大急，忙道：「劉老爺子，你爬上爬下不便，在地下睡方便得多，我的鋪位讓你。」說著提起包袱，奔到神壇旁邊，伸腳跨上，搶先在稻草堆中躺下了。劉鶴真謝道：「小哥真是心好。」

胡斐躺在稻草之中，隱約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也不知是出於自己想像，還是袁紫衣當真留下了香澤，心中又喜又愁，又伸手去摸懷中的那隻玉鳳凰。

睡了一會，忽聽得劉鶴真低聲道：「仲萍，這位小哥為人真好，咱夫婦倆須得好好報答他才是。」那名叫仲萍的少婦道：「是啊，若不是他一力遮掩，這廟中躺著的，那就是咱夫妻的兩具屍首啦。」劉鶴真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適才當真險到了極處，鍾氏三兄弟若要為難這位小哥，我便是拚了老命不要，也得救他。」仲萍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別人以俠義心腸相待，我們便得以俠義心腸報答。這位小哥雖是不會武藝，但為人卻勝過不少江湖豪傑呢。」劉鶴真道：「低聲！莫吵醒了他。」接著低低喚了幾聲：「小哥！小哥！」

胡斐並沒睡著，但聽他們極力誇讚自己，料知他又要開口稱謝，未免不好意思，於是假裝睡熟，並不答應。

仲萍低聲道：「他睡著了。」劉鶴真道：「嗯！」隔了一會，又低聲道：「仲萍，剛才我叫你獨自逃走，你怎麼不走？」語氣之中，大有責備之意。仲萍黯然道：「唉！你傷勢這麼重，我怎能棄你不顧？」劉鶴真道：「自從我那老伴死後，我只道從此是一世孤苦伶仃了。不料會有你跟著我，對我又是這般恩愛。我又怎捨得跟你分開？可是你知道這封書信干係何等重大，若不送到金面佛苗大俠手中，不知有多少仁人義士要死於非命……」

胡斐聽到「金面佛苗大俠」六字，心中一凜，險些兒「啊」的一聲，驚呼出來。他知苗人鳳與自己父親生前有莫大牽連，據江湖傳言，自己父親便死在他手中，但每次詢問撫養自己長大的平四叔，他總說此事截然不確，現下自己年紀尚小，將來定會原原本本的告知。胡斐當年在商家堡中，曾與苗人鳳有過一面之緣，但覺他神威凜凜，當時幼小的心靈之中，對他大為欽服。直到此時，生平遇到的人物之中，真正令他心折的，也只趙半山與苗人鳳兩人而已。趙半山和他拜了把子，苗人鳳卻是沒跟他說過一句話，甚至連眼角也沒瞥過他一下，然而每次想到此人，總覺為人該當如此，才算是英雄豪傑。

只聽仲萍低聲道：「禁聲！此事機密萬分，便在無人之處，也不可再說。」劉鶴真道：「是啦！咱們這番奔走，是為了無數仁人義士，實無半點私心在內。皇天有靈，定須保佑咱們成功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正氣凜然。胡斐暗暗佩服，心道：「這是俠義之事，不管苗人鳳於我有恩還是有仇，我定當相助劉鶴真將信送到。」

兩夫妻此後不再開口。過了良久，胡斐朦朦朧朧，微有睡意，合上眼正要入睡，忽聽北面又有馬蹄聲響，鍾氏兄弟三乘去而復回。胡斐微微一驚：「這三人再回廟來，此番劉鶴真定難躲過，不如我到廟外去打發了他們。便算不敵，也好讓劉氏夫婦乘機逃走，去送那封要函。」於是將包袱縛在背上，輕輕溜下神壇，走出廟門，向鍾氏三兄弟的坐騎迎去。

※※※

此時大雨已停，路面積水盈尺，胡斐踐水奔行，片刻之間，黑暗中見三騎馬頭尾相接的奔來。他在路中一站，雙手張開，大聲喝道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若要從此過，留下買路錢！」

當頭的鍾老三啞然失笑，喝道：「那裏鑽出來的小毛賊！」一提馬韁，便往胡斐身上衝來。胡斐左手倏地伸出，抓住馬韁一勒，那馬這一衝不下數百斤之力，但被他一勒，登時倒退了幾步。他跟著使出借力之技，順著那馬倒退之勢，一送一掀，一匹高頭大馬竟然站立不定，砰的一聲，翻倒在地。總算鍾老三見機得快，先自躍在路邊。

這一來，鍾氏三兄弟盡皆駭然，鍾老大與鍾老二同時下馬，三人手中已各持了一件奇形兵刃。這時即將黎明，但破曉之前，有一段短短時光天色更暗，兼之大雨雖停，滿天黑雲迄未消散，胡斐雖睜大了眼睛，仍瞧不清三人手中持的是甚麼兵刃。

只聽得一人粗聲粗氣的說道：「鄂北鍾氏兄弟行經貴地，未曾登門拜訪，極是失禮。請教閣下尊姓大名。」他三人聽胡斐口音稚嫩，知他年歲不大，本來絲毫沒放在心上，待見他一勒一推，竟將一匹健馬掀翻在地，這功夫實是非同小可，不由得聳然改容。老大鍾兆英出口叫字號，言語之中頗具禮敬。

胡斐雖然滑稽多智，生性卻非輕浮，聽得對方說話客氣，便道：「在下姓胡，沒請教三位大號。」

鍾兆英心想：「我鍾氏三雄名滿天下，武林中人誰不知聞？你聽了『鄂北鍾氏兄弟』六字，還要詢問名號，見識也忒淺了。」於是答道：「在下草字兆英，這是我二弟兆文，三弟兆能。我三兄弟有急事在身，請胡大哥讓道。胡大哥既在此處開山立櫃，我們兄弟回來，定當專誠道謝。」說著將手一拱。以他一個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對後輩說話如此謙恭，也算是難得之極，只因他見胡斐一出手便顯露了極強的武功，知道此人極是難鬥，又想他未必只是孤身一人，若是另有師友在側，那就更加棘手了。

胡斐抱拳還禮，說道：「鍾老師太過多禮。三位可是去找那劉鶴真夫婦麼？」

這時天色漸明，鍾氏三雄已認出這眼前之人，便是適才在湘妃廟所見的鄉下少年。三兄弟互瞧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次可走了眼啦，原來這小子跟劉鶴真夫婦是一路。」

晨光熹微之中，胡斐也已瞧明白鍾氏三兄弟手中的奇形兵刃，但見鍾兆英手執一塊尺許長的鐵牌，上面隱約刻得有字；鍾兆文拿的是一根哭喪棒；鍾兆能手持之物更是奇怪，竟是一桿插在死人靈座上的招魂幡，在晨風之中一飄一蕩，模樣詭奇無比。三人相貌醜陋，衣著怪異，再經這三件凶險的兵刃一襯，不用動手已令人氣為之奪。胡斐只怕他們突然發難，自己可不知這三件奇門兵刃的厲害之處，當下全神戒備，不敢稍有怠忽。

鍾兆英道：「閣下跟劉鶴真老師怎生稱呼？」胡斐道：「在下和劉老師今日是第二次見面，素無淵源。只是見三位相逼過甚，想代他說一個情。常言道得好：能罷手時便罷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劉老師夫婦既已受傷，三位便容讓幾分如何？」

鍾兆文心中急躁，暗想在此耗時已久，莫要給劉鶴真乘機走了，當下向大哥使個眼色，慢慢移步，便想從胡斐身旁繞過。

胡斐雙手一伸，說道：「三位跟劉老師有什過節，在下全不知情。但那劉老師有要事在身，且讓他辦完之後，三位再找他晦氣如何？那時在下事不干己，自然不敢冒昧打擾。」鍾兆文怒道：「我們就是不許他去辦這件事。你到底讓不讓道？」

胡斐想起劉鶴真夫婦對答之言，說那通書信干連著無數仁人義士的性命，眼見這鍾氏三兄弟形貌兇狠，顯然生平作惡多端，料想今日若不動手，此事難以善罷，於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要讓路那也不難，只須買路錢三百兩銀子。」

鍾兆文大怒，一擺哭喪棒，上前便要動手。鍾兆英左手一攔，說道：「二弟且慢！」探手入懷，取出四隻元寶，道：「這裏三百兩銀子足足有餘，便請取去。」鍾兆文叫道：「大哥，你幹甚麼？」他想鍾氏三雄縱橫荊楚，怎能對一個後輩如此示弱？但鍾兆英知道事機急迫，非盡快將劉鶴真截下不可，事有輕重緩急，胡斐這樣一個無名少年，合三兄弟之力勝之不武，但稍有耽擱，那便誤了大事，因此他說要買路錢，便取三百兩銀子給他。

這一著卻也大出胡斐的意料之外，他笑嘻嘻的搖了搖頭，並不伸手去接，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鍾老師說這四隻元寶不止三百兩，可是晚輩的定價只是一百兩銀子一位，三位共是三百兩，倘若多取，未免太不公道。這樣吧，咱們同到前面市鎮，找一家銀鋪，請掌櫃的仔細秤過，晚輩只要三百兩，不敢多取一分一毫……」

鍾氏三雄聽到此處，垂下的眉毛都豎了上來。鍾兆英將銀子往懷裏一放，說道：「二弟，三弟，你們先走。」向胡斐叫道：「亮兵刃吧。在下討教老弟的高招。」

胡斐見他神閒氣定，實是個勁敵，自己單刀已給袁紫衣搶走，此時赤手空拳鬥他三人，只怕難以取勝。他一想到袁紫衣，心中微微一甜，但隨即牙齒一咬，心思若非你取去我的兵刃，此時也不致處此險境，眼見鍾兆文、兆能兄弟要從自己身側繞過，卻如何阻擋？心念動處，倏地側身搶上兩步，右拳伸出，砰的一聲，擊在鍾兆英所乘的黃馬鼻上。這一拳他用了重手法，正是胡家拳譜中所傳極厲害的殺著。那黃馬立時腦骨碎裂，委頓在地，一動也不動的死了。

這一下先聲奪人，鍾氏三雄都是一呆。胡斐順手抓起黃馬的馬鞍，微一用力，馬肚帶已然迸斷，他將馬鞍擋在胸前，雙手各持一根鐙帶，說道：「得罪了！只因在下未攜兵刃，只好借這馬鞍一用。」說著左手的鐵鐙揮出，襲向鍾兆文的面門，右手鐵鐙橫擊鍾兆能右脅，雙鐙齊出，已攔住兩人去路。

鍾氏三雄又驚又怒。三兄弟本來都使判官筆，但八年前敗於苗人鳳手下，引為奇恥大辱，從此棄筆不用，三人各自練了一件奇形兵刃，八年苦功，武功大進，滿心要去和苗人鳳再決雌雄，豈知在這窮鄉僻壤之間，竟受這無名少年的折辱？鍾兆英一聲呼嘯，兆文、兆能齊嘯相應、嘯聲中陰風惻惻，寒氣森森，胡斐聽了，不由得心驚，只見三人舉起鐵靈牌、哭喪棒、招魂幡，分自三面攻上，當即將馬鞍護在胸前當作盾牌，雙手舞動鐵鐙，便似使著一對流星鎚，居然有攻有守。

他拳腳和刀法雖精，卻不似袁紫衣般精通多家門派武功，這流星鎚的功夫他從未練過，只是仗著心靈手快，武學根底高人一等，這才用以施展抵擋。雖說一法通，萬法通，武學高強之士即是一竹一木在手，亦能用以克敵護身，但鍾氏三雄究是一流好手，以本身功力而論，每人均較他深厚。幸好他全然不會流星鎚的招術，這才與三人拆了二三十招，尚未落敗。

原來鍾氏三雄見多識廣，見胡斐拿了兩隻馬鐙當作流星鎚使，即便著意辨認他的武功家數。只見他右手馬鐙橫擊而至，心想這是山東青州張家流星鎚法中的一招「白虹貫日」，左手馬鐙也必順勢橫擊。那知胡斐見鍾兆文的哭喪棒正自下向上挑起，頭頂露出空隙，當即抖動馬鐙，當頭壓落。鍾氏三雄心中奇怪：「這是甚麼家數？」

胡斐見鍾兆文舉棒封格，右手馬鐙逕向鍾兆能掃去。三兄弟暗暗點頭，心想：「是了，原來他是陝西延州褚十鎚的門下，這一下『揚眉吐氣』，下半招定是將雙鐙當胸直蕩過來了。」三人見過他推馬擊馬，膂力極其沉雄，若是雙鎚當胸直蕩，倒是大意不得，當下三人各舉兵刃挺在胸間，齊運真力，要硬接硬架他這一蕩。不料胡斐全不知「揚眉吐氣」是甚麼招數，眼見三人舉兵刃護胸，雙鐙驀地下掠，擊向三人下盤。三兄弟嚇了一跳：「怎麼用起『翻天覆地』的招數來？」

鍾兆能一面招架，一面叫道：「喂，太原府『流星趕月』童老師是你甚麼人？莫非大水沖倒龍王廟麼？」原來山西太原府童老師童懷道善使流星雙鎚，外號人稱「流星趕月」，和鍾氏三雄是莫逆之交，那「翻天覆地」的招數，正是他門中的單傳絕技，別家使流星鎚的決不會用。胡斐誤打誤撞，這一招使得依稀彷彿，他聽鍾兆能相詢，笑道：「童老師是我師弟。」跟著雙鐙直揮過去。鍾兆能「呸」的一聲，罵道：「混小子胡說八道！」

三人見他馬鐙的招數神出鬼沒，沒法摸準他武學師承，均自奇怪：「我們數十年來足跡遍天下，那一家那一派的流星鎚沒見過？這小子卻真是邪門。」

本來動手比武，若能識得對方的武功家數，自能佔敵機先，處處搶得上風，但鍾氏三雄連猜幾次全都猜錯，心神一亂，所使的招數竟然大不管用。這皆因胡斐神拳斃馬，使得三人心有所忌，否則也用不著辨認他家數門派，一上手便各展絕招，胡斐早已糟了。

二十餘招之後，鍾氏三雄見他雙鐙的招數雖然奇特，威力卻也不強，於是各展八年來苦練的絕技，牌、棒、幡三件奇形兵刃的怪招源源而至。鍾兆英的靈牌是鑌鐵鑄成，走的全是剛猛路子，硬打硬砸，胡斐此時看得清楚，牌上寫的是「一見生財」四字。鍾兆能的招魂幡卻全是柔功，那幡子布不像布，革不像革，馬鐙打上去全不受力，但若給幡子拂中身體，想來滋味定然極不好受。鍾兆文的哭喪棒卻是介乎剛柔之間，大致是桿棒的路子，卻又雜著鞭間的家數。三兄弟兵刃不同，但三件兵刃的木柄仍是當判官筆使，剛柔相濟，互輔互成。胡斐暗暗叫苦，知道再鬥片刻，非敗不可，突然雙掌回轉，托在馬鞍之後，向外急推。這一推之力勢道不小，呼的一聲響，馬鞍疾飛而前。

鍾氏三雄急躍閃開，不知他又要出甚麼怪招。

胡斐大聲說道：「在下本是好心勸架，並沒跟三位動手之意，因此赤手空拳，沒帶兵器，用這馬鞍子怎能夠鬥得過三位當世英雄？今日算我認輸便是。」說著閃身讓在道旁。

鍾氏三雄明知他出言相激，但因有要事在身，不願跟他糾纏。鍾兆能便道：「好吧，下次你取得趁手兵刃，我們再領教高招。」說著拔足便走。

胡斐笑道：「下次，下次，好一個下次！原來鍾氏三兄弟是如此這般的人物。」鍾兆文怒道：「甚麼如此這般？你自己沒兵刃，又怪得誰來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倒有個妙法，就只恐你們不敢跟我比試。」鍾氏三雄經他一激再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齊聲道：「你劃下道兒吧！」鍾兆英跟著說道：「我兩位兄弟在這裏領教，在下卻要少陪。」說著縱身躍起。

胡斐跟著躍起，雙手在空中一攔。鍾兆英沒想到他身法竟是如此迅捷，鐵牌一抖，迎面打去。胡斐拳腳功夫卻勝他甚多，當下不閃不避，身子尚未落地，右手已跟著迴轉，抓住了他右腕，一抖一扭，鍾兆英手中的鐵牌竟險些給他奪去。

兆文、兆能齊吃一驚，分自左右攻到，相助兄長。胡斐一聲長笑，向後躍開丈許，順勢在道旁一株松樹上折了根樹枝，說道：「三位敢不敢試試我的刀法？」

鍾兆英這一下雖沒給他奪去鐵牌，但手腕已給抓得隱隱生疼，心中更是加了三分疑懼，暗想：「這少年實非尋常之輩，我若孤身去追劉鶴真，留下二弟三弟在此，實是放心不下，須得合兄弟三人之力，先料理了他。縱有耽擱，也說不得了。」鍾兆文見胡斐手中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松技，不知搗甚麼鬼，眼望大哥，聽他的主意。

鍾兆英沉住了氣，說道：「閣下要比刀法，可惜我們也沒攜得單刀，否則倒也可奉借。」胡斐道：「咱們素不相識，自無深仇大怨，比武只求點到為止，是也不是？」鍾兆英道：「不錯！」胡斐用左手折去松枝上的椏叉細條，只賸下光禿禿的一根枝條，說道：「這松枝便算是一柄刀，三位請一齊上來。咱們話說在先頭，這松枝砍在何處，便算是鋼刀砍中。鍾氏三兄弟說話算不算數？」

鍾兆英見他如此托大，心中更是有氣，大聲道：「鍾氏三雄信義之名早遍江湖，那時你這位小兄弟可還沒出世呢。」

胡斐道：「如此最好，看刀吧！」舉起松枝，刷的一招橫砍。鍾兆文自後搶上，提棒便打。胡斐斜躍避開，松枝已斬向鍾兆能頸中。鍾兆能倒轉幡桿，往他松枝上砸去，同時鍾兆英的鐵牌也已打到。

那胡家刀法真有鬼神莫測之變，鍾氏三雄武功雖強，但胡斐一將那松枝當作刀使，立時著著搶攻，在三人之間穿插來去，砍削斬劈，一根小小的松枝，竟然顯出了無窮威力。鍾氏三雄越鬥越奇，只見他這松枝決不與三般兵刃碰撞，但乘暇抵隙，招招都殺向自己的要害。被松枝擊中雖然無礙，但有約在先，決不能讓它碰到身體。鍾兆文焦躁起來，揮棒橫掃，猛砸胡斐脛骨。他三兄弟每一招都是互有呼應，只待胡斐躍起相避，鍾兆能的招魂幡便從他頭頂蓋落，兆英的鐵牌卻猛擊他的右腰。那知胡斐並不躍起，反而搶前一步，直欺入懷，手起枝落，松枝已擊中鍾兆文的左肩。

這一招凌厲之極，那松枝如換成了鋼刀，鍾兆文的一條左臂已立時被卸了下來。這松枝的一擊自然傷他不著甚麼，但鍾兆文面色大變，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將哭喪棒往地下一拋，垂手退開。

鍾兆英、鍾兆能兄弟心中一寒，牌幡卻舞得更加緊了，各施殺著，只盼能將胡斐打中，扯個平手。但過不數招，鍾兆英頸中給松枝一拖而過，鍾兆能卻是右腿上被松枝劃了一下。兩人相顧慘然，一齊拋下兵刃。突然間鍾兆英「哇」的一聲，噴出一大口鮮血。

胡斐見他們信守約言，暗想這三兄弟雖然兇惡，說話倒是作得準，他自知並未下手打傷鍾兆英，他口吐鮮血，定是急怒攻心所致，心下頗感歉疚，雙手一拱，待要說幾句來交代。鍾兆能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閣下武技驚人，佩服佩服！只是年紀輕輕，不走正途。可惜了一副好身手。」胡斐愕然道：「我怎地不走正途了？」鍾兆文怒道：「三弟，還跟他說些甚麼？」扶起鍾兆英騎上馬背，牽著韁繩便走。

三件奇門兵刃拋在水坑之中，誰都沒再去拾。

※※※

胡斐眼見三人掉頭不顧而去，地下剩下一匹死馬，三件兵刃，心中頗有感觸，瞧了好一陣子，這才回向古廟。

走進廟中，前殿後殿都不見劉鶴真夫婦的人影，知他二人已乘機遠去，想起剛才做了一件好事，心中也不禁有得意之感，又想：「那苗人鳳不知住在何處？此人號稱『打遍天下無敵手』，武功不知如何了得？」這人與自己過世了的父親有莫大關連，當日商家堡一見，自己拳經刀譜的頭上兩頁，也是憑著他的威風才從閻基手中取回，此後時時念及，此刻很想跟著劉鶴真夫婦去瞧瞧，但那鳳天南雖然逃去，去必不遠，此仇不報，非丈夫也，到底是追蹤那一個好，一時竟自打不定主意。

他低頭尋思，又從故道而回，走到適才與鍾氏三雄動手之處，只見地下的三件奇門兵刃已然不見，那匹死馬卻兀自橫臥在地。他大是奇怪：「我這一來一去，只是片刻間的事，這時天色尚早，不會有過路之人順手撿了去，難道鍾氏兄弟去而復回麼？」

他在四處巡視，不見有異，一路察看，終於在離相鬥處十餘丈的一株大樹幹上，看到一個污泥的足印。這足印離地約莫一丈三尺高，印在樹幹不向道路的一面，若非細心檢視，決不會看到。足印的污泥甚濕，當是留下不久，而足印的鞋底纖小，又顯是女子的鞋印。

他心中一動：「難道是她？我和鍾氏三雄相鬥之時，她便躲在樹上旁觀？」想到這裏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立即縱身而起，攀住一根樹幹翻身上樹，果然在一根橫枝之上，又見到兩個並列的女子濕泥足印，在橫枝之旁，卻有一根粗大的樹枝被踏斷了，斷痕甚新。他反感疑惑：「倘若是袁姑娘，以她的輕身功夫，決不會踏斷這根樹枝。」再攀上一看，只見另一根橫枝上又有兩隻並列的男子腳印。他心中疑竇立時盡去，卻不由得感到一陣失望：「原來是劉鶴真夫婦在這裏偷看。」

然而心中剛明白了一個疑竇，第二個、第三個疑竇跟著而來：「他二人身負重傷，怎能竄高躲在此處，我竟絲毫沒有察覺？鍾氏三雄既去，他們怎又不出聲跟我招呼？」轉念一想：「啊，是了。他們本來只道我不會武藝，但突見我打敗鍾氏三雄，心中起疑，只怕我於他們有所不利，是以不敢露面。江湖間風波險惡，處處小心在意，原是前輩的風範。又何況他們有要事在身，怎能大意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即釋然，只見兩排帶泥足印在草叢間向東北而去，他起了好奇之心，便順著足印向前追蹤。

整夜大雨之後遍地泥濘，這一男一女的足印甚是清晰，跟隨時毫不費力，但見兩對足印始終避開道路，在草叢間曲曲折折的穿行。跟了一個多時辰，到了一個小市鎮，鎮外足跡雜沓，再也分不清楚了。

胡斐心想：「他二人餓了一晚，此時必要打尖，就只怕他們只買些饅頭點心，便穿鎮而去，那便不易追尋。」於是在鎮口的山貨店裏買了一件蓑衣一頂斗笠，穿戴起來，將大半個臉都遮住了，走到鎮上幾家飯店和騾馬行去探視。

瞧了幾家都不見影蹤，這市鎮不大，轉眼便到了鎮頭，正要回過身來，自行去買飯吃，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：「大嫂，有針線請相借一使。」正是劉鶴真之妻的聲音。

他低頭從斗笠下斜眼看去，見話聲是從一家民居中發出，心想：「他夫婦怕敵人跟蹤，是以不敢住店。」又想：「瞧他們這等嚴加防備的模樣，只怕除了鍾氏兄弟，尚有極厲害的對頭和他們為難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索性暗中保護，務必讓他們將書信送到苗大俠手中。」回頭不到七八家門面，便是一家小客店，於是找一個房住了，一直注視劉鶴真借住的那家人家。

直到傍晚，劉鶴真夫婦始終沒有露面。胡斐心想：「前輩做事真是仔細，他們定要待天黑透了方才啟程。」果然待到二更天時，望見劉鶴真夫婦從那民居中出來，疾奔出鎮，腳步迅捷，顯然身上並未受傷。

胡斐心想：「原來他們先前的受傷全是假裝，不但瞞過了鍾氏兄弟，連我也給瞞過了。」他不敢怠慢，躍出窗戶，跟隨在後。只見劉鶴真腋下挾著一個長長的包裹，不知包著甚麼東西。他的輕身功夫比劉鶴真高明得多，悄悄跟隨在後，料想劉氏夫婦定然毫不知覺。

跟著二人走了五六里路，來到孤零零的一所小屋之前，只見劉鶴真打個手勢，命妻子伏在草叢之中，走上幾步，朗聲道：「金面佛苗大俠在家麼？有朋友遠道來訪。」

只聽屋中一人說道：「是那一位朋友？恕苗人鳳眼生，素不相識。」這話聲並不十分響亮，胡斐聽在耳中只覺又是蒼涼，又是醇厚。

※※※

劉鶴真道：「小人姓鍾，奉鄂北鬼見愁鍾氏兄弟之命，有要函一通送交苗大俠。」胡斐大是驚奇：「怎麼那信是鍾氏兄弟的？他們卻何以又要攔阻？」只聽苗人鳳道：「請進吧！」屋中點起燈火，呀的一聲，木門打開。胡斐伏在一株栗樹之後，但見一個極高極瘦的人影站在門框之間，頭頂幾要碰到門框，右手執著一隻燭台。

劉鶴真拱手行禮，走進屋中。胡斐待兩人進屋，便悄悄繞到左邊窗戶下偷瞧。苗人鳳道：「另外兩位不進來麼？」劉鶴真心想：「那裏還有兩位？」口中含糊答應。

胡斐一聽苗人鳳說到「另外兩位」，心中一驚：「這苗人鳳果然厲害之極，我腳步聲雖輕，他卻早知共有三人同來。」心想在此偷看，他也必定知覺，正想退開，忽聽劉鶴真道：「鍾氏兄弟八年前領教了苗大俠的高招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現下另行練了三件兵刃，特命小人先送給苗大俠瞧瞧，以免動手之際，苗大俠說他們兵刃怪異，佔了便宜。」說著打開包裹，嗆啷啷幾聲響，將三件兵器抖在桌上。

胡斐覺得他的舉動越來越是不可思議，俯眼到窗縫上向內張望，但見桌上三件兵器正是那鐵靈牌、哭喪棒和招魂幡，兵刃上泥污斑斑，兀自未擦乾淨。

苗人鳳哼了一聲，向三件兵刃瞧了一眼，並不答話。劉鶴真從懷裏摸出一封書信，雙手遞了上去，說道：「請苗大俠拆看，小人信已送到，這便告辭。」說著雙手一拱，就要退出。苗人鳳接過信來，說道：「慢著。我瞧信之後，煩你帶一句回話。」他心知這封定是戰書，當下撕開封皮，取出信來。

胡斐乘苗人鳳看信，仔細打量他的形貌，但見他比之數年前在商家堡相見之時，似已老了許多，臉上神色也大是憔悴。苗人鳳看著書信，雙眉登豎，眼中發出憤怒之極的光芒。胡斐瞧得害怕，正想退開，突見他雙手抓住書信，嗤的一下，撕成兩半。

書信一破，忽然間他面前出現一團黃色濃煙，苗人鳳叫聲：「啊喲！」雙手揉眼，臉現痛苦之色。劉鶴真急縱向後，躍出丈餘。

這變故起於俄頃，但便在這一霎之間，胡斐心中已然雪亮：「原來這劉鶴真在信中暗藏毒藥，毒害苗大俠的雙目。」他大叫：「狗賊休走！」飛身向劉鶴真撲去。

劉鶴真挫膝沉肘，從腰間拔出鏈子槍，回手便戳。胡斐心中愧怒交攻，側身閃避，伸手去奪他鏈子槍，猛覺背後風聲勁急，一股剛猛無比的掌力直撲自己背心，只得雙掌反擊，運力相卸。

他知道苗人鳳急怒之下，這掌力定然非同小可，不敢硬接硬架，當下使出趙半山所授的太極拳妙術「陰陽訣」，想卸開對方掌力，豈知雙手與對方手掌甫接，登時眼前一黑，胸口氣塞，騰騰騰連退三步，苗人鳳的掌力只卸去了一半，餘一半還是硬接了過來。胡斐叫道：「苗大俠，我幫你拿賊……」

兩人這一交掌，劉鶴真已乘空溜走。

苗人鳳只覺雙目劇痛，宛似數十枚金針同時攢刺，他與胡斐交了一招，覺得此人武功甚強，實是個勁敵，不由得暗自心驚，胡斐那句「我幫你拿賊」的話竟沒聽見。

胡斐眼見劉鶴真夫婦往西逃去，正要拔步追趕，忽見大路上三人快步奔來。這三人披麻戴孝，不用瞧面目，便知是鍾氏三雄了。

※※※

胡斐回過頭來，見苗人鳳雙手按住眼睛，臉上神情痛楚，待要上前救助，又怕他突然發掌，於是朗聲說道：「苗大俠，我雖不是你朋友，可也決計不會加害，你信也不信？」

這幾句話說得極是誠懇。苗人鳳雖未見到他面目，自己又剛中了奸人暗算，雙目痛如刀剜，但一聽此言，自然而然覺得這少年絕非壞人，真所謂英雄識英雄，片言之間，已是意氣相投，於是說道：「你給我擋住門外的奸人。」他不答胡斐「信也不信？」的問話，但叫他擋住外敵，那便是當他至交好友一般。

胡斐胸口一熱，但覺這話豪氣干雲，若非胸襟寬博的大英雄大豪傑，決不能說得出口，當真是有白頭如新，有傾蓋如故，苗人鳳只一句話，胡斐立時甘願為他赴湯蹈火，眼見鍾氏三兄弟相距屋門尚有二十來丈，當即拿起燭台，奔至後進廚房中，拿水瓢在水缸中舀了一瓢水，遞給苗人鳳，道：「快洗洗眼睛。」

苗人鳳眼睛雖痛，心智仍極清明，聽得正面大路上有三人奔來，另有四個人從屋後竄上了屋頂。他接過水瓢，走進內房，先在床上抱起了小女兒，這才低頭到水瓢中洗眼。這毒藥實是猛惡之極，經水一洗，更是劇痛透骨鑽心。

那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你同蘭兒玩麼？」苗人鳳道：「嗯，乖蘭兒，爹抱著你，別睜開眼睛，好好的睡著。」那女孩道：「那老狼真的沒吃了小白羊嗎？」苗人鳳道：「自然沒有，獵人來了，老狼就逃走啦！」那女孩安心地嘆了口氣，將臉蛋兒靠在父親胸口，又睡著了。

胡斐聽他父女倆對答，微微一怔，隨即明白，女孩在睡覺之前，曾聽父親說過老狼想吃小白羊的故事，在睡夢之中兀自記著。

此時鍾氏兄弟距大門已不到十丈，只聽得噗噗兩聲，兩個人從屋頂躍入了院子。胡斐關上大門，拖過桌子頂住，叫鍾氏兄弟不能立即入屋，以免前後受攻，跟著左手一煽，燭火熄滅。躍入院子的兩人見屋中沒了火光，不敢立時闖進。

苗人鳳低聲道：「讓四個人都進來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！」取出火刀火石，又點燃了蠟燭，將燭台放在桌上。

只聽得大門外鍾兆英叫道：「鄂北鍾兆英、兆文、兆能三兄弟拜見苗大俠，有急事奉告。」苗人鳳「哼」了一聲，並不理睬。

院子中的兩人一人執刀，另一人拿著一條三節棍，眼見苗人鳳雙目緊閉，睜不開來，但震於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的威名，那敢貿然進屋？那持刀的人向屋上一招手，叫道：「他眼睛瞎了！」屋上兩人大喜，一齊躍下。

胡斐瞧這兩人身手矯捷，比先前兩人強得多，當下身形一閃，搶到了兩人背後，雙掌向前推出。喝道：「進去！」這一推力道剛猛，兩人不敢硬接，向前急衝了幾步，跨過門檻，進了客堂。

胡斐守在邊門之外，輕輕吸一口氣，猛力一吐，波的一聲，一丈多外的燭火登時又滅了。客堂中黑漆一團。

來襲的四人嚇了一跳，一怔之下，各挺兵刃向苗人鳳攻了上去。

那女孩睡在苗人鳳懷中，轉了過身，問道：「爹，甚麼聲音？是老狼來了麼？」苗人鳳道：「不是老狼，只是四隻小耗子。」聽到兵刃劈風之聲襲向頭頂，中間夾著鎖鍊扭動的聲音，知是三節棍、鏈子槍一類武器，右手倏地伸出，抓住三節棍的棍頭一抖，那人「啊」的一聲，手臂酸麻，三節棍已然脫手。苗人鳳順手揮出，拍的一響，擊在他腰眼之上。那人立時閉氣，暈了過去。其餘兩人使刀，一人使一條鐵鞭，默不作聲的分從三面攻上。三人知道苗人鳳視力已失，全憑聽覺辨敵，是以不敢稍有聲響。

那女孩道：「爹，耗子會咬人麼？」苗人鳳道：「耗子想偷偷摸摸的來咬人，不過見到老貓，耗子便只好逃走了。」那女孩道：「甚麼聲音響？是刮大風嗎？爹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？」苗人鳳道：「是啊！待會兒還要打雷呢！」那女孩道：「雷公菩薩只打惡人，不打好人。是不是？」苗人鳳道：「是啊！雷公菩薩喜歡乖女孩兒。」苗人鳳單手拆解三般兵刃，口中和女兒一問一答，竟沒將身旁三個敵人放在心上。

那三人連出狠招，都給苗人鳳伸右手搶攻化解。一個使刀的害怕起來，叫道：「風緊，扯呼！」轉身出外，衝到門邊時，胡斐左腿掃出，將他踢倒在地，順手將他的單刀奪了過來。

苗人鳳道：「乖寶貝，你聽。要打雷啦！」一拳擊出，正中那使鐵鞭的下顎，砰的一聲，這人飛了起來，越過胡斐頭頂，摔在院子之中。另一個使刀的武功最強，手腳滑溜。苗人鳳連發兩拳，竟都給他避開。苗人鳳生怕驚嚇了女兒，只是坐在上，並不起身追出。

那人這時已明白苗人鳳眼睛雖瞎，自己可奈何他不得，又知守在門口那人也是個極厲害的腳色，自己困在小屋之中，變成了甕中之鱉，難道束手待斃不成？突然向苗人鳳猛砍一刀，乘他側身避讓，一閃身進了臥室，他幌亮火摺，點燃了床上的紗帳，跟著從窗中竄出，上了屋頂。

紗帳著火極快，轉瞬之間，已是濃煙滿屋。

鍾兆英在門外叫道：「苗大俠，我三兄弟是來找你比武較量，但此時決不乘人之危，你放心便是。」鍾兆文見窗中透出火光，叫道：「起火，起火！」鍾兆能叫道：「賊子如此卑鄙。大哥，咱們先救火要緊。」三兄弟躍上屋頂。

胡斐知道鍾氏兄弟武功了得，非適才四人可比，苗人鳳本事再強，總是雙目不能見物，懷中又抱著女兒，定然難以抵敵，須得自己出手助他打發，於是大聲喝道：「無恥奸徒，不許進來！」

那女孩道：「爹，好熱！」苗人鳳推開桌子，一足踢出，門板向外飛出四五丈。他抱著女孩踏出大門，向屋頂上的鍾氏兄弟招招手，說道：「下來動手便是。」他怕驚嚇了女兒，雖對敵人說話，仍是低聲細氣。

心中不自禁想到：八年之前，也是與鍾氏三雄對敵，也是屋中起火，也是自己身上有傷，只是陪著自己的卻不是女兒，而是後來成為自己妻子的姑娘。不，她沒有陪，是在危急之際先逃出去了……

胡斐眼見火勢猛烈，轉眼便要成災，料想苗人鳳必可支持得一時，倒是先救火要緊，拋下單刀奔進廚房，見灶旁並列著三隻七石缸，缸中都貯著清水，於是伸臂抱住了一隻，喝一聲：「起！」一隻裝了五六百斤水的大缸竟給他抱了起來。饒是他此時功力已臻第一流好手之境，也不禁腳步蹣跚。他不敢透氣，奮力將水缸抱到臥室之外，連缸帶水，一併擲了進去。

火頭給這缸水一澆，登時小了，但兀自未熄。胡斐又去抱了一缸水，走到臥室門外，正要奮力擲出，忽聽背後呼的一響，有人偷襲。原來先前被他踢倒的那人拾起地下單刀，向他背心砍落。

胡斐雙手抱著水缸。無法擋格躲閃，急忙反腳向後勾踢。這一踢怪異之極，當年閻基學得這一招，連馬行空這等著名武師都難以拆解。這時胡斐反腳踢出，正中那人小腹。砰的一響，那人連刀帶人飛了起來，掠過胡斐頭頂，跌在他抱著的水缸之中。

他抱著那口七石缸本已十分吃力，手上突然又加了一百五六十斤重量，如何支持得住？順手一推，水缸與人一齊飛入火中。水缸破裂，只割得那人滿身是傷，好在火頭已熄，才不致葬身火窟。

胡斐將火救熄，正要出去相助苗人鳳，忽聽屋後傳來大聲喝罵，又有拳打足踢之聲，有兩人鬥得極是激烈。聽那喝罵的聲音，卻是劉鶴真所發，只聽他喝道：「好奸賊，給我上這個大當！」

胡斐心想：「他與誰動手？此人是罪魁禍首，說甚麼也得將他抓住。」從後門奔將出去，只見劉鶴真正和一人近身糾纏，赤手廝打。瞧這人身形，便是縱火的那人。胡斐大是奇怪，心想今日之事當真難以索解，這兩人明明是一路，怎麼自相火拚起來了？反正兩個都不是好人，當下縱身而前，施展大擒拿手，一抓下去便擒住了兩人後心要穴，兩人正自惡鬥，分不出手相抗，否則二人武功都頗不弱，也不能給他一拿便即得手。

胡斐側耳沒聽到大門外有相鬥的聲音，生怕苗人鳳目光不便，遭了鍾氏兄弟的毒手，眼見身頭有一口井，於是一手一個，將劉鶴真和那人都投入井中，又到廚房中抱出第三口大缸壓在井上，這才繞過屋子，奔到前門。

但見鍾氏兄弟已躍在地下，與苗人鳳相隔七八丈，手中各拿著一對判官筆，卻不欺近動手、胡斐道：「苗大俠，我給你抱孩子。」

苗人鳳正想自己雙目已瞎，縱然退得眼前的鍾氏三兄弟，但由於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這個外號太惡，生平結下仇家無數，只要江湖上一傳開自己眼睛瞎了，強仇紛至沓來，那時如何抵禦？看來性命難以保全，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這個女兒。他以耳代目，聽得胡斐卻敵救火，乾淨利落，智勇兼全，這人素不相識。居然如此義氣，女兒實可托託給他，於是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尊姓大名，與我可有淵源？」

胡斐心想我爹爹不知到底是不是死在他的手下，此刻不便提起，當下說道：「丈夫結交，何重義氣，只須肝膽相照，何必提名道姓？苗大俠若是信託得過，在下便是粉身碎骨，也要保護令愛周全。」

苗人鳳道：「好，苗人鳳獨來獨往，生平只有兩個知交，一個是遼東大俠胡一刀，另一個便是你這位不知姓名、沒見過面的小兄弟。」說著抱起女兒，遞了過去。

胡斐雖與他一見心折，但唯恐他是殺父仇人，恩仇之際，實所難處，待聽他說自己父親是他生平知交，心頭一喜，雙手接過女孩，只見她約莫六七歲年紀，但生得甚是嬌小，抱在手裏，又輕又軟，淡淡星光之下見她合眼睡著，呼吸低微，嘴角邊露著一絲微笑。

鍾氏三雄見胡斐也在此處，又與苗人鳳如此對答，心中都感奇怪。

苗人鳳撕下一塊衣襟，包在眼上，雙手負在背後，低沉著嗓子道：「無恥奸賊，一齊上吧。我女兒睡著了，可莫大聲吵醒了她。」

鍾兆英踏上一步，怒道：「苗大俠，當年我徒兒死在你手下，我兄弟來跟你算帳，後來得知我徒兒覬覦別人利器，行止不端，死有應得，這事還得多謝你助我清理門戶。」苗人鳳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說話小聲些，我聽得見。」

鍾兆英怒氣更增，大聲道：「只是那時你腿上受傷，我三兄弟仍非敵手，心中不服，苦練了八年武功之後，今日再要來討教。在途中得悉有奸人要對你暗算，我兄弟兼程趕來，要請你提防。眼下奸人已去，你肯不肯賜教，但憑於你，何以口出惡言？又何以自縛雙眼，難道我鍾氏三雄如此不肖，你連一眼都不屑看麼？還是你自以為武功精絕，閉著眼睛也能打敗我三兄弟？」

苗人鳳聽他語氣，似乎自己雙目中毒之事，他並不知情，沉著嗓子道：「我眼睛瞎了！」

鍾兆英大驚，顫聲道：「啊唷，這可錯怪了你苗大俠，我兄弟苦練八年，武功也沒甚麼長進，跟你討教之事，那不用提了。你可知韋陀門有個名叫劉鶴真之人嗎！適才你打走的人中，並沒他在內。此人一兩日內，定會來訪。苗大俠你眼睛不便，此人來時，務須小心在意。」

胡斐插口說道：「鍾大爺，那劉鶴真下毒之事，你當真不知情麼？」鍾兆英道：「你跟苗大俠到底是友是敵？咱們要阻截那劉鶴真，你何以反而極力助他？」胡斐道：「此事說來慚愧，其中原委曲折，小弟也弄不明白。好在那劉鶴真已給小弟擒住，壓在後面井中。咱們一問便知端的。」轉頭問苗人鳳道：「鍾氏三兄弟到底是好人，還是壞人？」

鍾兆文冷冷地道：「我們既不行俠仗義，又不濟貧助孤，算甚麼好人？」苗人鳳道：「鍾氏三雄並非卑鄙小人。」三兄弟聽了苗人鳳這句品評，心中大喜，當真是一言之褒，榮於華袞。三張醜臉都是顯得又喜歡又感激。

兆文、兆能兄弟倆繞到屋後，抬開井上的水缸，喝道：「跳上來吧！」只聽得井中哼哼唧唧，竟有兩個人的聲音，砰的一響，又是拍的一聲，還夾著稀裏嘩啦的水聲，那兩人似乎正在拚命相鬥。在這井中一個人轉折都是不便，兩人竟擠著互毆，狼狽之情，可想而知。鍾兆文將井邊的吊桶垂了下去，喝道：「抓住吊桶。我吊你們上來。」覺得繩上一緊，下面已經抓住，於是使勁收繩，果然濕淋淋的吊起兩人。

劉鶴真腳未著地，一掌便向另一人拍了過去。那人武功不及他，在井中已吃了不少苦頭，給他按著喝飽了水，已然昏昏沉沉。鍾兆文眼見這一掌能致他死命，忙伸手格開。鍾兆能一對判官筆分點兩人後心，喝道：「要命的便不許動。」兄弟倆將兩人抓到屋中。

這時胡斐已將那女孩交回給苗人鳳，點亮了燭台。臥室中燒得一塌胡塗，滿地是水，竟無立足之處。苗人鳳將女兒放在廂房中自己床上，回身出來時，鍾氏兄弟已將劉鶴真和另一人抓到。

苗人鳳輕輕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『韋陀雙鶴』的名頭，我二十多年前便已聽到過。劉師兄和萬師兄兩位，江湖上的聲名並不算壞啊。」劉鶴真道：「苗大俠，我上了奸人的當，追悔莫及。你眼睛的傷重麼？」鍾氏三兄弟一齊「啊」的一聲。他們不知苗人鳳眼睛受傷，原來還只適才之事。

苗人鳳不答，向那使刀之人說道：「你是田歸農的弟子吧？天龍門的武功也學到七成火候了。」那人嚇得魂不附體，突然雙膝跪倒，連連叩頭，說道：「苗大俠，小人是受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。」猛地裏「哇、哇」兩聲，吐出幾口水來。

劉鶴真罵道：「奸賊，你騙得我好苦！」撲上去又要動手。鍾兆英伸手一攔，道：「有話好好說，到底是怎地？」

劉鶴真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只因上了別人的大當，這才氣急敗壞，難以自制，給鍾兆英這麼一攔，想起自己既做了錯事，又給人拋在井裏，弄得如此狼狽，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，眼前一黑，頹然坐倒在地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苗大俠，真正對你不住。」

苗人鳳道：「一個人一生之中，不免要受小人的欺騙，那又算得了甚麼？定是這人騙你來送信給我了。」他雙目中毒，顯已瞎了，說話卻仍是如此輕描淡寫，胡斐和鍾氏兄弟等都好生佩服，均想如此定力，人所難及。

劉鶴真道：「這人我是在衡陽楓葉莊上識得的。他自稱名叫張飛雄，說以前受過萬師弟的恩惠，得知萬師弟的死訊後十分難過，趕來弔喪。」苗人鳳道：「萬鶴聲老師死了？」劉鶴真道：「是啊。我見這姓張的說話誠懇，他又著意和我結納，也就沒起疑心，兩人結伴北上。他在途中見到鍾氏三雄，顯得很是害怕，當晚在客店中我和他同室而睡，聽得他說起夢話來，說甚麼這封信若不送到，便害了無數仁人義士的性命。我想此事不能袖手旁觀，便用言語探問。他說：『劉老師，我見你跟朝廷的侍衛為難，大是英雄豪傑，這話也不用瞞你。』於是取出一封信來，說必須送到金面佛苗大俠手中，請他出手相救，否則有幾十位義士要給朝廷害死。」

苗人鳳不置一詞。劉鶴真續道：「這姓張的奸賊又說，鍾氏三雄與苗大俠有仇，定要設法截阻。他不是鍾氏三雄的敵手：請我相助一臂之力。我想這件事義不容辭，當下一力承當。但途中和鍾氏三雄一交手，我這老兒還是栽了觔斗。後來內人王氏趕到相助，仍是不敵。也是事當湊巧，在湘妃廟中遇上了這位小兄弟。我在楓葉莊上曾得他之助，後來又見他連顯身手，武功實在高強，於是我夫婦假裝受傷，安排機關，請他阻擋鍾氏三雄，這位小兄弟果然上了我的當，我卻又上了這奸賊的當。」說著圓睜雙目，髭鬚翹動，氣憤難平。

胡斐默想經過，心道：「這人的話倒似不假，原來我和袁姑娘一路上之事，有許多都給他瞧見了。」想到此處，臉上微微一熱，瞥眼見到桌上放著的三件兵刃，問道：「那你拿了鍾氏三雄的兵刃，又來幹麼？」

劉鶴真道：「鍾氏三雄前來尋仇，苗大俠未必知道。我先行給他報個訊息，教他好有所防備。送這兵刃前來，是取信的意思。至於我說這信是鍾氏兄弟送來，那是說給你小兄弟聽的。我知你緊緊跟隨在後，怕你不利於我，這麼一說，盼你心中疑惑難明，便不會貿然動手，反正苗大俠一看信便知端的，豈知，豈知……」胸口氣塞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鍾兆英道：「我兄弟無意之中，聽到了這姓張的奸謀，又見劉老師跟他鬼鬼祟祟，定是要來暗算苗大俠，是以全力阻截，想不到中間尚有這許多過節。苗人俠，你眼睛怎麼受的傷？」

苗人鳳不答，將蒲扇般的大手揮了揮，道：「過去之事，那也不用提了。」

胡斐眼光四下掃動，要找他撕破的信箋，果見兩片破紙尚在屋角落中，有一半已被浸濕。他怕紙上尚有劇毒，不敢走近，放眼望去，見紙上只有寥寥三行字，每個字都有核桃大小。他眼光在兩片破紙上掃來掃去，見那信寫道：

「人鳳我兄：令愛資質嬌貴。我兄一介武夫，相處甚不合宜，有誤令愛教養。茲命人相迎，由弟撫養可也。弟田歸農頓首。」

想苗人鳳對這女兒愛逾性命，田歸農拐誘了他妻子私奔，這時竟然連女兒也想要了去，叫他如何不怒？自然順手撕信，毒藥暗藏在信箋的夾層之中，信箋一破，立時飛揚，再快的身手也是躲閃不了。田歸農這一條計策，也可算得厲害之極了。胡斐回想昔年在商家堡中所見苗人鳳、苗夫人、苗家小女孩以及田歸農四人之間的情狀，恨不得立時去找到田歸農，將他一刀殺了。

劉鶴真越想越氣，喝道：「姓張的，你便是奉了師命，要暗算苗大俠，自己送信來便是了，何以偏偏瞧上了我姓劉的？」

張飛雄囁嚅道：「我怕……怕苗大俠瞧破我是天龍門弟子，有了提防……又害怕……害怕苗大俠的神威……」劉鶴真恨恨的道：「你怕萬一奸計敗露，逃走不及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！」他轉頭向苗人鳳道：「苗大俠，我向你討個情，這小子交給我！」

苗人鳳緩緩地道：「劉老師，這種小人，也犯不著跟他計較。張飛雄，這院子中還有你的兩個同伴，受傷都不算輕，你帶了他們走吧，你去跟你師父說……」他尋思要說甚麼話，沉吟半晌，揮手道：「沒甚麼可說的，你走吧！」

張飛雄只道這次弄瞎了苗人鳳雙眼，定是性命難保，豈知他寬宏大量，竟然並不追究，當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心中感激，當即跪倒，連連磕頭。

他同來一共四人，原想乘苗人鳳眼瞎後將他害死，再將他女兒劫走，那料到竟有胡斐這樣一個好手橫加干預，使他們的毒計只成功了第一步。給胡斐摔入臥室、遍身鱗傷那人已乘亂逃走，另外給苗人鳳用三節棍及拳力打傷的兩人卻傷勢極重，一個暈著兀自未醒，一個低聲呻吟，有氣無力。

劉鶴真尋思：「苗人鳳假意饒這三人，卻不知要用甚麼毒計來折磨他們？」他久歷江湖，曾見許多人擒住敵人後不即殺死，要作弄個夠，使敵人痛苦難當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這才慢慢處死。只見張飛雄扶起受傷的兩個師弟，一步步走出門外，逐漸遠去，苗人鳳始終沒有出手，眼見三人已隱沒在黑暗之中，忍不住說道：「苗大俠，可以捉回來啦，那姓張的小子手腳滑溜，再放得遠，只怕當真給他走了！」苗人鳳淡淡的道：「我饒他們去了，又捉回來作甚？」他微微一頓，說道：「他們和我素不相識，是別人差使來的。」

劉鶴真又驚又愧，霍地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苗大俠，我劉鶴真素不負人，今日沒生眼珠，累你不淺。」左手一抬，食指中指伸出，戳向自己的眼睛。

胡斐忙搶過去，伸手想格，終究遲了一步，只見他直挺挺地站著，臉上兩行鮮血流下，已然自毀雙目。鍾氏兄弟大驚，一齊站起身來。苗人鳳道：「劉老師何苦如此？在下毫沒見怪之意。」劉鶴真哈哈一笑，手臂一抖，大踏步走出屋門，順手在道旁折了一根樹枝，點著道路，逕自去了。過不多時，只聽一個女子聲音驚呼起來，卻是他的妻子王氏。

屋中五人均覺慘然，萬料不到此人竟然剛烈至此。

苗人鳳只怕胡斐也有自疚之意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答應照顧我的女兒，可別忘了。」胡斐知他心意，昂然道：「做錯了事，應當盡力設法補救。劉老師自毀肢體，心中雖安，卻不免無益於事。」鍾兆英嘆道：「不錯！但這位劉老師也算得是一位響噹噹的好漢子！」

五人相對而坐，良久不語。過了好一會，胡斐道：「苗大俠，你眼睛怎樣？再用水洗一洗吧！」苗人鳳道：「不用了，只是痛得厲害。」站起身來，向鍾氏三雄道：「三位遠來，無以待客，當真簡慢得緊。我要進去躺一躺，請勿見怪。」

鍾兆英道：「苗大俠請便，不用客氣。」三人打個手勢，分在前門後門守住，只怕田歸農不肯就此罷手，又再派人來襲。

胡斐手執燭台，跟著苗人鳳走進廂房，見他躺上了床，取被給他蓋上。那小女孩在裏床睡得甚沉，這一晚屋中吵得天翻地覆，她竟始終不知。

胡斐正要退出，忽聽腳步聲響，有人急奔而來。鍾兆能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又來啦！」接著噹的一聲，兵刃相交。張飛雄的聲音叫道：「我有句話跟苗大俠說，實無歹意。」鍾兆能低聲道：「苗大俠睡了，有話明天再說。」

張飛雄道：「好，那我跟你說。苗大俠大仁大義，饒我性命，這句話不能不說。苗大俠眼中所染的毒藥，乃是斷腸草的粉末，是我師父從毒手藥王那裏得來的。小人一路尋思，若是求毒手藥王救治，或能解得。我本該自己去求，只不過小人是無名之輩，這事決計無力辦到。」鍾兆能「哦」的一聲，接著腳步聲響，張飛雄又轉身去了。

胡斐一聽大喜，從廂房飛步奔出，高聲問道：「這位毒手藥王住在那裏？」鍾兆英道：「他在洞庭湖畔隱居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胡斐道：「怎麼？」鍾兆英低聲說道：「求這怪人救治，只怕不易。」胡斐道：「咱們好歹也得將他請到，他要甚麼便給他甚麼。」鍾兆英搖頭道：「便難在他甚麼也不要。」胡斐道：「軟求不成，那便蠻來。」鍾兆英沉吟不語。

胡斐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小弟這便動身。三位在這裏守護，以防再有敵人前來。」他奔回廂房，向苗人鳳道：「苗大俠，我給你請醫生去。」苗人鳳搖頭道：「請毒手藥王麼？那是徒勞往返，不用去了。」

胡斐道：「不，天下無難事！」說著轉身出房，道：「三位鍾爺，這位藥王叫甚麼名字？他住的地方怎麼去法？」

鍾兆文道：「好，我陪你走一遭！他的事咱們路上慢慢再說。」對兆英、兆能二人道：「大哥，三弟，你們在這裏瞧著。」

鍾兆英、兆能兩人臉上微微變色，均有恐懼之意，隨即同聲說道：「千萬小心。」

事在迫切，胡鍾兩人展開輕身功夫，向北疾奔。天明後在市集上各買了一匹馬，上馬急馳。

# 第九章 毒手藥王

兩人都知苗人鳳這次受毒不輕，單單聽了那「斷腸草」三字，便知是厲害之極的毒藥，眼睛又是人身最嬌嫩柔軟的器官，縱然請得名醫，時候一長，也必無救，因此早治得一刻便好一刻。兩人除了讓坐騎喝水吃草之外，不敢有片刻耽擱，沿途買些饅頭點心，便在馬背上胡亂吃了充饑。

如此不眠不休的趕路，鍾胡兩人武功精湛，雖然兩日兩晚沒睡，儘自支持得住，胯下的坐騎在途中已換過兩匹，但這一日趕下來，也已腳步踉蹌，眼見再跑下去，非在道上倒斃不可。鍾兆文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只好讓牲口歇一會兒。」胡斐應道：「是！」心道：「倘若我騎的是袁姑娘那匹白馬，此刻早已到了洞庭湖畔了。」一想到袁紫衣，不自禁探手入懷，撫摸她所留下的那隻玉鳳，觸手生溫，心中也是一陣溫暖。

兩人下馬，坐在道旁樹下，讓馬匹吃草休息。鍾兆文默不作聲，呆呆出神，皺起了眉頭。胡斐知道此行殊無把握，問道：「鍾二爺，那毒手藥王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？」鍾兆文不答，似乎沒聽見他的說話，過了半晌，突然驚覺，道：「你剛才說甚麼！」

胡斐見他心不在焉，知他是掛念苗人鳳的病況，暗想此人雖然奇形怪狀，難為他很夠義氣，本來與苗人鳳結下了樑子，這時竟不辭煩勞的為他奔波，想到此處，不禁脫口而出：「鍾二爺，昨天多有得罪，真是慚愧得緊。晚輩要是早知三位如此仗義，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冒犯。」

鍾兆文裂開闊嘴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那算得甚麼？苗大俠是響噹噹的好漢，我三兄弟倘若見危不救，那還是人麼？小兄弟你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？我兄弟和苗大俠雖沒交情，總還有過一面之緣，你可跟他見都沒見過呢。」

其實數年之前，胡斐在商家堡中曾見過苗人鳳一面，只不過胡斐知道這事，苗人鳳卻在當時就對那個黃黃瘦瘦的小廝視而不見。更早些時候，在十八年之前，胡斐生下還只一天，苗人鳳在河北滄州的小客店中也曾見過他，這件事苗人鳳知道，胡斐可不知道。

但苗人鳳那裏會知道：十八年前那個初生嬰兒，便是今日這個不識面的少年英雄？

鍾兆文又問：「你剛才問我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問那毒手藥王是怎麼樣的人物？」鍾兆文搖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胡斐奇道：「你不知道？」鍾兆文道：「我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了，可是誰也不知毒手藥王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物。」

胡斐好生納悶，心想：「我只道你必定知曉此人的底細，否則也可向那張飛雄打聽個明白。」鍾兆文猜到了他心意，說道：「便是那張飛雄，也未必便知。不，他一定不會知道的。」胡斐「啊」了一聲，不再接口。

鍾兆文道：「大家只知道，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馬寺。」胡斐道：「白馬寺？他住在廟裏麼？」鍾兆文道：「不，白馬寺是個市鎮。」胡斐道：「想是他隱居不見外人，所以誰都沒見過他。」鍾兆文又搖頭道：「不，有很多人見過他。正因為有人見過，所以誰也不知他是怎麼樣的人物，不知他是胖還是瘦，是俊是醜，是姓張還是姓李。」

胡斐越聽越是胡塗，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見過他，就算不知他姓名，怎會連胖瘦俊醜也不知道？

鍾兆文道：「有人說毒手藥王是個相貌清雅的書生，高高瘦瘦，像是個秀才相公。有人卻說毒手藥王是個滿臉橫肉的矮胖子，就像是個殺豬的屠夫。又有人說，這藥王是個老和尚，老得快一百歲了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還有人說，這藥王竟然是個女人，是個跛腳駝背的女人。」

胡斐滿臉迷惘，想笑，卻又笑不出來。

鍾兆文接著道：「這人既然號稱藥王，怎麼會是女人？但說這話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德高望重，素來不打謊語，不由得人不信，可是那些說他是書生、是屠夫、是和尚的，也都不是信口雌黃之輩，個個言之鑿鑿。你說奇不奇怪？」

胡斐當離開苗家之時，滿懷信心，料想只要找到那人，好歹也要請了他來治傷，至不濟也能討得解藥，此時聽鍾兆文這麼一說，一顆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，是怎麼樣一個人也無法知道，卻又找誰去？轉念一想，說道：「是了！這人一定擅於化裝易容之術，忽男忽女，忽俊忽醜，叫人認不出他的真面目來。」

鍾兆文道：「江湖上的朋友也都這麼說，想來他使毒天下無雙，害得人多，結仇太廣，因此躲躲閃閃，叫人沒法找他報仇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馬寺，卻又不是十分偏僻之處，要尋上門去，也算不得怎麼為難。」

胡斐道：「這人用毒藥害死過不少人麼？」鍾兆文悠然出神，道：「那是沒法計算的了。不過死在他手下的人，大都自有取死之道，不是作惡多端的飛賊大盜，便是仗勢橫行的土豪劣紳，倒沒聽說有那一個俠義的死在他的手下。但因他名聲太響，有人中毒而死，只要毒性猛烈，死得奇怪，這筆帳便都算在他頭上，其實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。有時候兩個人一南一北，相隔幾千里，同時中毒暴斃，於是雲南的人說毒手藥王到了雲南，遼東的人卻說藥王在遼東出沒。這麼一宣揚，這個人更是奇上加奇了。近來已好久沒聽人提到『毒手藥王』四字，想不到苗大俠的中毒竟會和他有關。唉，既是此人用的藥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住搖頭。

胡斐心想此事果然極難，不知如何著手是好。鍾兆文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咱們走吧！小兄弟，有一件事你千萬記住，一到了白馬寺，在離藥王莊三十里之內，可千萬不能喝一口水，不能吃一口東西，不管饑渴得怎麼厲害，總之不能讓一物進口。」

胡斐見他說得鄭重，當即答應，猛地想起，當他陪著自己離開苗家之時，鍾兆英和鍾兆能臉上都是不但擔憂，簡直還大有懼色，想來那藥王的「毒手」定是非同小可，以致像鍾氏三雄那樣的人物，膽敢向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苗人鳳挑戰，一聽到「毒手藥王」的名字卻是心驚膽戰。自己不知厲害，真把天下事瞧得太過輕易了。

他過去牽了馬匹，說道：「咱們不過是邀他治病，或是討一份解藥，對他並無惡意。他最多不肯，那也罷了，何必要害咱們性命？」鍾兆文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年紀還輕，不知江湖上人心險詐。你對他雖無惡意，但他跟你素不相識，怎信得你過？眼前便是一個例子，劉鶴真對苗大俠絕無歹意，卻何以弄瞎了他的眼睛？」胡斐默然。鍾兆文又道：「何況這毒手藥王仇家遍天下，許多跟他毫沒干係的毒殺也都算在他的帳上。焉知你不是他仇家的子弟？此人生性多疑，出手狠毒，否則『藥王』之上，何以又加上『毒手』兩字？這個驚心動魄的外號，難道是輕易得來的麼？」

胡斐點頭道：「鍾二爺說的是。」鍾兆文道：「你若看得起我，不嫌我本領低微，那便兄弟相稱，別爺不爺的，叫得這麼客氣。」胡斐道：「你是前輩英雄，晚輩……」鍾兆文攔著他的話頭，大聲道：「呸，呸！小兄弟，不瞞你說，我三兄弟跟你交手之後，佩服你得緊。若你不當我朋友，那便算了。」胡斐也是個性子直爽之人，於是笑著叫了聲：「鍾二哥。」鍾兆文很是高興，翻身上了馬背，道：「只要這兩頭牲口不出岔子，咱們不用天黑便能趕到白馬寺。你可得記著我話，別說不能吃喝，便是摸一摸筷子，也得提防筷子上下了劇毒，傳到你的手上。小兄弟，你這麼年紀輕輕，一身武功，若是全身發黑，成了一具僵屍，我瞧有點兒可惜呢！」

胡斐知他這話倒不是危言聳聽，瞧苗人鳳只撕破一封信，雙眼便瞎，現下走入毒手藥王的老巢，他那一處不能下毒？心想鍾兆文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決非膽怯之徒，他說得如此厲害，顯見此行萬分凶險，確是實情。他明知險惡，還是義不容辭的陪自己上白馬寺去，比之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亂闖，更是難得了。

※※※

兩匹馬休息多時，精力已復，申牌時分到了臨資口。兩人讓坐騎走一程，跑一程，不多時已到了白馬寺鎮上。鎮上街道狹窄，兩人深怕碰撞行人，多惹事端，於是牽了馬匹步行。

鍾兆文臉色鄭重，目不斜視，胡斐卻放眼瞧著兩旁的店鋪。將到市梢時，胡斐見拐彎角上挑出了藥材鋪的膏藥幌子，招牌寫著「濟世堂老店」，心念一動，解下腰間單刀，連著刀鞘捧在手中，說道：「鍾二……哥，你的判官筆也給我。」

鍾兆文一怔，心想到了白馬寺鎮，該當處處小心才是，怎地動起刀刃來啦？但想鎮上必有藥王的耳目，不便出口詢問，於是從腰間抽出判官筆，交了給他，低聲道：「小心了，別惹事！」

胡斐點了點頭，走到藥材鋪櫃台前，說道：「勞駕！我們二人到藥王莊去拜訪莊主，不便攜帶兵器，想在寶號寄放一下，回頭來取。」坐在櫃台後的一個老者聽了，臉露詫異之色，問道：「你們去藥王莊？」胡斐不等他再說甚麼，將兵器在櫃台上一放，雙手一拱，牽了馬匹便大踏步出鎮。

兩人到了鎮外無人之處，鍾兆文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這一手真成。鍾老二服了你啦，真虧你想得出。」胡斐笑道：「硬著頭皮充好漢，這叫做無可奈何。」原來他想這鎮上的藥材鋪跟藥王必有干連，將隨身兵器放在店鋪之中，店中定會有人趕去報訊，那便表明自己此來絕無敵意。雖然空手去見這麼一個厲害角色，那是凶險之上又加凶險，但權衡輕重，這個險還是大可一冒。

兩人順著大路向北走去，正想找人詢問去藥王莊的路徑，忽見西首一座小山之上，有個老者手持藥鋤，似在採藥。胡斐見這人形貌俊雅，高高瘦瘦，是個中年書生，心念一動：「難道他便是毒手藥王？」於是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，朗聲說道：「請問相公，上藥王莊怎生走法？晚輩二人要拜見莊主，有事相求。」

那人對胡鍾二人一眼也不瞧，自行聚精會神的鋤土掘草。胡斐連問幾聲，那人始終毫不理會，竟似聾了一般。

胡斐不敢再問，鍾兆文向他使個眼色，兩人又向北行。悶聲不響地走出一里有餘，胡斐悄聲道：「鍾二哥，只怕這人便是藥王，你瞧怎麼辦？」鍾兆文道：「我也有幾分疑心，可萬萬點破不得。他自己若不承認，而咱們認出他來，正是犯了他的大忌。眼前只有先找到藥王莊，咱們認地不認人，那便無礙。」

※※※

說話之時，曲曲折折又轉了幾個彎，只見離大路數十丈處有個大花圃，一個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彎著腰在整理花草。

胡斐見花圃之後有三間茅舍，放眼遠望，四下別無人煙，於是上前幾步，向那村女作了一揖，問道：「請問姑娘，上藥王莊走那一條路？」

那村女抬起頭來，向著胡斐一瞧，一雙眼睛明亮之極，眼珠黑得像漆，這麼一抬頭，登時精光四射。胡斐心中一怔：「這個鄉下姑娘的眼睛，怎麼亮得如此異乎尋常？」見她除了一雙眼睛外，容貌卻是平平，肌膚枯黃，臉有菜色，似乎終年吃不飽飯似的，頭髮也是又黃又稀，雙肩如削，身材瘦小，顯是窮村貧女，自幼便少了滋養。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歲，身形卻如是個十四五歲的幼女。

胡斐又問一句：「上藥王莊不知是向東北還是向西北？」那村女突然低下了頭，冷冷地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語音卻甚是清亮。

鍾兆文見她如此無禮，臉一沉，便要發作，但隨即想起此處距藥王莊不遠，甚麼人都得罪不得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兄弟，咱們去吧，那藥王莊是白馬寺大大有名之處，總不能找不到。」

胡斐心想天色已經不早，若是走錯了路，黑夜之中在這險地到處瞎闖，大是不妙，左近再無人家可以問路，於是又問那村女道：「姑娘，你父母在家麼？他們定會知道去藥王莊的路徑。」那村女不再理睬，自管自的拔草。

鍾兆文雙腿一夾，縱馬便向前奔，道路狹窄，那馬右邊前後雙蹄踏在路上，左側的兩蹄卻踏入了花圃。鍾兆文雖無歹意，但生性粗豪，又惱那村女無禮，急於趕路，也不理會。胡斐眼見近路邊的一排花草便要給馬踏壞，忙縱身上前，拉住韁繩往右一帶，說道：「小心踏壞了花草。」那馬給他這麼一引，右蹄踏到了道路右側，左蹄回上路面。鍾兆文道：「快走吧，在這兒別耽擱啦！」說著一提韁繩，向前馳去。

胡斐自幼孤苦，見那村女貧弱，心中並不氣她不肯指引，反生憐憫之意，心想她種這些花草，定是賣了賴以為活，生怕給自己坐騎踏壞了，於是牽著馬步行過了花地，這才上馬。

那村女瞧在眼裏，突然抬頭問道：「你到藥王莊去幹麼？」胡斐勒馬答道：「有一位朋友給毒藥傷了眼睛，我們特地來求藥王賜些解藥。」那村女道：「你認得藥王麼？」胡斐搖頭說道：「我們只聞其名，從來沒見過他老人家。」那村女慢慢站直了身子，向胡斐打量了幾眼，問道：「你怎知他肯給解藥？」

胡斐臉有為難之色，答道：「這事原本難說。」心中忽然一動：「這位姑娘住在此處，或者知道藥王的性情行事。」於是翻身下馬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便是要請姑娘指點途徑。」這「指點途徑」四字，卻是意帶雙關，可以說是請她指點去藥王莊的道路，也可說是請教求藥的方法。

那村女自頭至腳的向他打量一遍，並不答話，指著花圃中的一對糞桶，道：「你到那邊糞池去裝小半桶糞，到溪裏加滿清水，給我把這塊花澆一澆。」

這三句話大出胡斐意料之外，心想我只是向你問路，怎麼竟叫我澆起花來？而且出言頤指氣使，竟將我當作你家雇工一般？他雖幼時貧苦，卻也從未做過挑糞澆糞這種穢臭之事，只見那村女說了這幾句話後，又俯身拔草，一眼也不再瞧他。胡斐一怔之下，向茅舍裏一望，不見有人，心想：「這姑娘生得瘦弱，要挑這兩大桶糞當真不易。我是一身力氣的男子漢，便幫她挑一擔糞又有何妨？」於是將馬繫在一株柳樹上，挑起糞桶，便往糞池去擔糞。

鍾兆文行了一程，不見胡斐跟來，回頭一看，遠遠望見他肩上挑了一副糞桶，走向溪邊，不禁大奇，叫道：「喂，你幹甚麼？」胡斐叫道：「我幫這位姑娘做一點工夫。鍾二哥先走一步，我馬上就趕來。」鍾兆文搖了搖頭，心想年輕人當真是不分輕重，在這當口居然還這般多管閒事，於是縱馬緩緩而行。

胡斐挑了一擔糞水，回到花地之旁，用木瓢舀了，便要往花旁澆去。那村女忽道：「不成，糞水太濃，一澆下去花都枯死啦。」胡斐一呆，不知所措。那村女道：「你倒回糞池去，只留一半，再去加半桶水，那便成了。」胡斐微感不耐，但想好人做到底，於是依言倒糞加水，回來澆花。

那村女道：「小心些，糞水不可碰到花瓣葉子。」胡斐應道：「是！」見那些花朵色作深藍，形狀奇特，每朵花便像是一隻鞋子，幽香淡淡，不知其名，當下一瓢一瓢的小心澆了，直把兩桶糞水盡數澆完。

那村女道：「嗯，再去挑了澆一擔。」胡斐站直身子，溫言道：「我朋友等得心焦了，等我從藥王莊回來，再幫你澆花如何？」那村女道：「你還是在這兒澆花的好。我見你人不錯，才要你挑糞呢。」

胡斐聽她言語奇怪，心想反正已經耽擱了，也不爭在這一刻時光，於是加快手腳，急急忙忙的又去挑了一擔糞水，將地裏的藍花盡數澆了。這時夕陽已落到山坳，金光反照，射在一大片藍花之上，輝煌燦爛，甚是華美。胡斐忍不住讚道：「這些花真是好看！」他澆了兩擔糞，對這些花已略生感情，讚美的語氣頗為真誠。

那村女正待說話，只見鍾兆文騎了馬奔回，大聲叫道：「兄弟，這時候還不走嗎？」胡斐道：「是了，來啦，來啦！」轉眼望著村女，目光中含有祈求之意。

那村女臉一沉，說道：「你幫我澆花，原來是為了要我指點途徑，是不是？」胡斐心想：「我確是盼你指點道路，但幫你澆花，卻純是為了憐你瘦弱，這時再開口相求，反而變成有意的施恩市惠了。」忽然想起那日捉了鐵蠍子和小祝融二人去交給袁紫衣，她曾說：「這叫做市恩，最壞的傢伙才是如此。」心中禁不住微感甜意，當即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些花真好看！」走到柳樹旁解韁牽馬，上了馬背。

那村女道：「且慢。」胡斐回過頭來，只怕她還要囉唆甚麼，心中大是不耐。那村女拔起兩棵藍花，向他擲去，說道：「你說這花好看，就送你兩棵。」胡斐伸手接住，說道：「多謝！」順手放在懷內。那村女道：「他姓鍾，你姓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姓胡。」那村女點頭道：「你們要去藥王莊，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。」

鍾兆文本是向西北而行，久等胡斐不來，心中煩躁，這才回頭尋來，聽那村女如此說，不耐之心立時盡去，低聲笑道：「小兄弟，真有你的，又免得做哥哥的多走冤枉路。」胡斐卻頗為懷疑，暗想：「倘若藥王莊是在東北方，那麼直截了當的指點便是，為甚麼說『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』？」但不願再向村女詢問，於是引馬向東北而去。

兩人一陣急馳，奔出八九里，前面一片湖水，已無去路，只有一條小路通向西方。

鍾兆文罵道：「這丫頭當真可惡，不肯指路那也罷了，卻叫咱們大走錯路。回去時得好好教訓她一頓。」胡斐也是好生奇怪，自思並未得罪了她，何以要作弄自己，說道：「鍾二哥，這鄉下姑娘定和藥王莊有甚麼干連。」鍾兆文道：「嗯，你瞧出甚麼端倪沒有？」胡斐道：「她一雙眼珠子炯炯有神，說話的神態，也不像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女子。」鍾兆文一驚，道：「不錯！她給你的那兩棵花，還是快些拋了。」

胡斐從懷中取出藍花，只見花光嬌艷，倒是不忍便此丟棄，說道：「小小兩棵花兒，想來也無大礙！」於是仍舊放回懷中，縱馬向西馳去。鍾兆文在後叫道：「喂，還是小心些好。」胡斐含糊答應，一鞭向馬臀抽去，向西飛奔。暮靄蒼茫中，陣陣歸鴉從頭頂越過。

突然之間，只見右手側兩個人俯身湖邊，似在喝水。胡斐一勒馬，待要詢問，卻見兩人始終不動，心知有異，跳下馬去，叫道：「勞駕！」兩人仍是不動。鍾兆文伸手一扳一人肩頭，那人仰天翻倒，但見他雙眼翻白，早已死去多時，臉上滿是黑點，肌肉扭曲。甚是可怖，再瞧另一人時也是如此。鍾兆文道：「中毒死的。」胡斐點點頭，見兩名死者身上都帶著兵刃，說道：「毒手藥王的對頭？」鍾兆文也點了點頭。

※※※

兩人上馬又行，這時天色漸黑，更覺前途凶險重重。又行一程。只見路旁草木稀疏，越是前行，草木越少，到後來地下光溜溜的一片，竟是寸草不生，大樹小樹更沒一棵。胡斐心中起疑，勒馬說道：「鍾二哥，你瞧這裏大是古怪。」鍾兆文也已瞧出不對，道：「若是有人鏟淨刨絕，也必留下草根痕跡，我看……」他沉吟片刻，低聲道：「那藥王莊定在左近，想是他在土中下了劇毒，以致連草也沒一根。」

胡斐點了點頭，心中驚懼，從包袱上撕下幾根布條，將鍾兆文所乘坐騎的馬口縛住，然後縛上自己坐騎的馬口。鍾兆文知他生怕再向前行時遇到有毒草木，牲口嚼到便不免遇害，點了點頭，暗讚他心思細密。

行不多時，遠遠望見一座房屋。走到近處，只見屋子的模樣極是古怪，便似是一座大墳模樣，無門無窗，黑黝黝的甚是陰森可怖。兩人均想：「瞧這屋子的模樣，那自然是藥王莊了。」離屋數丈，有一排矮矮的小樹環屋而生，樹葉便似秋日楓葉一般，殷紅如血，在暮色之中，令人瞧著不寒而慄。

鍾兆文平生浪蕩江湖，甚麼凶險之事沒有見過？他自己三兄弟便打扮成兇門喪主一般，令人見之生畏，但這時看到這般情景，心中也不禁突突亂跳，低聲道：「怎麼辦？」胡斐道：「咱們以禮相求，隨機應變。」於是縱馬向前，行到離矮樹叢數丈之處，下馬牽了韁繩，朗聲道：「鄂北鍾兆文，晚輩遼東胡斐，特來向藥王前輩請安。」這三句話每一字都從丹田送出，雖然並不如何響亮，但聲聞里許，屋中人必自聽得清清楚楚。

過了半晌，屋中竟無半點動靜。胡斐又說了一遍，圓屋之中仍是毫無應聲，便似無人居住一般。胡斐又朗聲道：「金面佛苗大俠中毒受傷，所用毒藥，是奸人自前輩處盜來。敬請前輩慈悲，賜以解藥。」

但不論他說甚麼，圓屋之中始終寂無聲息。

過了良久，天色更加黑了。胡斐低聲道：「鍾二哥，怎麼辦？」鍾兆文道：「總不成眼看苗大俠瞎了雙目，咱們便此空手而返。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，便是龍潭虎穴，也得闖上一闖。」

兩人這時均已起了動武用強之意，心想那毒手藥王雖然擅於使毒，武功卻未必了得，軟硬兼施，非得將解藥取了到手不可。兩人放下馬匹，走向矮樹。只見那一叢樹生得枝葉緊密，不能穿過，鍾兆文縱身一躍，便從樹叢上飛越過去。

他身在半空，鼻中猛然聞到一陣濃香，眼前一黑，登時暈眩，摔跌在樹叢之內。胡斐一見大驚，跟著躍進，越過樹叢頂上時，但覺奇香刺鼻，中人欲嘔，胸口甚是煩惡。他一落地，忙伸手扶起鍾兆文，探他鼻間尚有呼吸，只是雙目緊閉，手指和顏面卻是冰冷。

胡斐暗暗叫苦：「苗大俠的解藥尚未求得，鍾二哥卻又中毒，瞧來我自己也已沾上毒氣，只是還沒發作而已。」當下身形一矮，直縱向圓屋之前，叫道：「藥王前輩，晚輩空手前來拜莊，實無歹意，再不賜見，晚輩迫得無禮了。」

他說了這話後，打量那圓屋的牆垣，只見自屋頂以至牆腳通體黑色，顯然並非上木所構。他不敢伸手去推，但四下地裏打掃得乾淨無比，連一塊極細小的磚石也無法找到，於是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兩，在牆上輕敲三下，果然錚錚錚的發出金屬之聲。

他將銀兩放回懷中，一低頭，鼻中忽然聞到一陣淡淡清香，精神為之一振，頭腦本來昏昏沉沉，一聞到這香氣，立時清明。他略略彎腰，香氣更濃，原來這香氣是從那村女所贈的藍花上發出。胡斐心中一動：「看來這香氣有解毒之功，她果然是一番好意。」

他加快腳步，環繞圓屋奔了一週，非但找不到門窗，連小孔和細縫也沒發見，心想難道屋中當真並無人居？否則毫無通風之處，怎能不給悶死？他手中沒有兵刃，對這通體鐵鑄的圓屋實在無法可施。凝思片刻，從懷中取出藍花，放在鍾兆文鼻下，過不多時，果然他打了個噴嚏，悠悠醒轉。

胡斐大喜，心道：「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，不如回去求她指點。」於是將一枝藍花插在鍾兆文襟上，自己手中拿了一枝，扶著鍾兆文躍過矮樹。他雙足落地，忽聽得圓屋中有人大聲「咦！」的一下驚呼。聲音隔著鐵壁傳來，頗為鬱悶，但仍可聽得出又是驚奇又是憤怒之意。

胡斐回頭叫道：「藥王前輩，可肯賜見一面麼？」圓屋中寂然無聲。他接連問了兩聲，對方再無聲息。

忽聽得砰砰兩響，重物倒地。胡斐回過頭來，只見兩匹坐騎同時摔倒，縱身過去一瞧，兩匹馬眼目緊閉，口吐黑沫，已然中毒斷氣，身上卻沒半點傷痕。

到此地步，兩人不敢再在這險地多逗留，低聲商量了幾句，決意回去向村女求教，於是從原路趕回。

鍾兆文中毒後腳力疲憊，行一程歇一程，直到二更時分，才回到那村女的茅屋之前。黑夜之中，花圃中的藍花香氣馥郁，鍾胡二人一聞之下，困累盡去，大感愉適。

※※※

只見茅舍的窗中突然透出燈光，呀的一聲，柴扉打開，那村女開門出來，說道：「請進來吧！只是鄉下沒甚麼款待，粗茶淡飯，怠慢了貴客。」胡斐聽她出言不俗，忙抱拳道：「深夜叨擾，很是過意不去。」那村女微微一笑，閃身門旁，讓兩人進屋。

胡斐踏進茅屋，見屋中木桌木凳，陳設也跟尋常農家無異，只是纖塵不染，乾淨得過了份，甚至連牆腳之下，板壁縫中，也沖洗得沒留下半點灰土。這般清潔的模樣，便似圓屋週遭一般，令人心中隱隱不安。

那村女道：「鍾爺、胡爺請坐。」說著到廚下拿出兩副碗筷，跟著托出三菜一湯，兩大碗熱氣騰騰的白米飯。三碗菜是煎豆腐、鮮筍炒豆芽、草菇煮白菜，那湯則是鹹菜豆瓣湯。雖是素菜，卻也香氣撲鼻。

兩人奔馳了大半日，早就餓了。胡斐笑道：「多謝！」端起飯碗，提筷便吃。鍾兆文心下大疑，尋思：「這飯菜她早就預備好了，顯是料到我們去後必回。寧可餓死了，這飯卻千萬吃不得。」見那村女轉身回入廚下，向胡斐使個眼色，低聲道：「兄弟，我跟你說過，在藥王莊三十里地之內，決不能飲食。你怎地忘了？」

胡斐卻想：「這位姑娘對我若有歹心，決不能送花給我。雖然防人之心不可無，但若是不吃此餐，那定是將她得罪了。」他正要回答，那村女又從廚下托出一隻木盤，盤中一隻小小木桶，裝滿了白飯。

胡斐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多謝姑娘厚待，我們要請拜見令尊令堂。」那村女道：「我爹媽都過世了，這裏便只我一人。」胡斐「啊」了一聲，坐下來舉筷便吃，三碗菜餚做得本自鮮美，胡斐為討她喜歡，更是讚不絕口。

鍾兆文心想：「你既不聽我勸，那也無法，總不成兩個一齊著了人家道兒。」向那村女道：「我適才暈去多時，肚子裏很不舒服，不想吃飯。」那村女斟了一杯茶來，道：「那麼請用一杯清茶。」鍾兆文見茶水碧綠，清澈可愛，雖然口中大感乾渴，仍然謝了一聲，接過茶杯放在桌上，卻不飲用。

村女也不為意，見胡斐狼吞虎嚥，吃了一碗又一碗，不由得眉梢眼角之間頗露喜色。胡斐瞧在眼裏，心想我反正吃了，少吃若是中毒，多吃也是中毒，索性放開肚子，吃了四大碗白米飯，將三菜一湯吃得盡是碗底朝天。村女過來收拾，胡斐搶著把碗筷放在盤中，托到廚下，隨手便在水缸中舀了水，將碗筷洗乾淨了，抹乾放入櫥中。

那村女洗鑊掃地，兩人一齊動手收拾。胡斐也不提起適才之事，見水缸中只剩下了小半缸水，拿了水桶，到門外小溪中挑了兩擔，將水缸裝得滿滿。

挑完了水回到堂上，見鍾兆文已伏在桌上睡了。那村女道：「鄉下人家，沒待客的地方，只好委屈胡爺，胡亂在長凳上睡一晚吧！」胡斐道：「姑娘不用客氣！」只見她走進內室，輕輕將房門關上，卻沒聽見落閂之聲，心想這個姑娘孤零零的獨居於此，竟敢讓兩個男子漢在屋中留宿，膽子卻是不小，伸手輕推鍾兆文的肩膀，低聲道：「鍾二哥，在長凳上睡得舒服些！」

那知這麼輕輕一推，鍾兆文竟應手而倒，砰的一聲，跌在地下。胡斐大吃一驚，急忙抱著他腰扶起，在他臉上一摸，著手火滾，竟是發著高燒。胡斐忙道：「鍾二哥，你怎麼啦？」舉油燈湊近瞧時，只見他滿臉通紅，宛似酒醉，口中鼻中更噴出陣陣極濃的酒氣。胡斐大奇：「他連茶也不敢喝一口，怎麼這一霎時之間，竟會醉倒？」又聽他迷迷糊糊道：「我沒醉，沒有醉！來來來，跟你再喝三大碗！」跟著「五經魁首！」「四季發財！」的豁起拳來。

胡斐一轉念，知他定是著了那村女的手腳，他不肯吃飯飲茶，那村女卻用甚麼奇妙法門，弄得他便似大醉一般，心中驚奇交集，不知是去求那村女救治呢，還是讓他順其自然，慢慢醒轉，轉念又想：「這是中毒，並非真的酒醉，未必便能自行清醒。」

正在此時，忽聽遠處傳來一陣陣慘厲的野獸嗥叫之聲，深夜聽來，不由得令人寒毛直豎，聽聲音似是狼嗥，但洞庭湖畔多是平原，縱有一二野狼，也不致如這般成群結隊。

那聲音漸叫漸近，胡斐站起身來，側耳凝聽，只聽得狼嗥之中，還夾著一二聲山羊的咩咩之聲，顯然是狼群追羊而噬。當下也不以為意，正想再去察看鍾兆文的情狀，呀的一聲，房門推開，那村女手持燭台，走了出來，臉上略現驚惶，說道：「這是狼叫啊。」胡斐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姑娘……」向鍾兆文一指。

只聽得馬蹄聲、羊咩聲、狼嗥聲吵成一片，竟是直奔這茅屋而來。胡斐臉上變色，心想若是敵人大舉來襲，這茅屋不經一衝，何況鍾二哥中毒後人事不知，這村女處在肘腋之旁，是敵是友，身份不明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轉念未畢，只聽得一騎快馬急馳而至。胡斐手無寸鐵，彎腰抱起鍾兆文，衝進廚房，想要找柄菜刀，黑暗中卻又摸索不到，只聽那村女大聲叫道：「是孟家的人麼？半夜三更到這裏幹甚麼？」

胡斐聽她口氣嚴厲，不似作偽，看來她與來襲之人並非一路，心中稍慰，當下搶出後院，在地上抓起一把磚石，縱身上了一株柳樹，將鍾兆文擱在兩個大椏枝之間，凝目望去。

星光下只見一個灰衣漢子騎在馬上，已衝到了茅屋之前，馬後塵土飛揚，叫聲大作，跟著十幾頭餓狼。瞧這情勢，似乎那人途中遇到餓狼襲擊，縱馬奔逃，但再一看，只見馬後拖著白白的一團東西，原來是隻活羊，胡斐心想，這多半是個獵人，以羊為餌，設計誘捕狼群。卻見那人縱馬馳入花圃，直奔到東首，圈轉馬頭，又向西馳來，一群餓狼在後追叫，這麼一來一去，登時將花圃踐踏得不成模樣。這漢子的坐騎甚是駿良，他騎術又精，來回衝了幾次，餓狼始終咬不到活羊。

胡斐一轉念間，已然省悟：「啊，這傢伙是來踩壞藍花！我如何能袖手不理？」當下雙足一點，躍到了茅屋頂上，忽聽那人「哎喲！」一聲叫，縱馬向北疾馳而去，那活羊卻留在花圃之中。群狼撲上去搶咬撕奪，更將花圃蹂躪得狼藉不堪。

胡斐心道：「那人用心好不歹毒！」兩塊石子飛出，噗噗兩聲，打在兩頭惡狼腦門正中，登時腦漿迸裂，屍橫就地。他跟著又打出兩塊石子，這一次石子較小，準頭也略偏了些，一中狼腹，一中狼肩，但儘管如此，兩頭惡狼也已痛得嗷嗷大叫。群狼連吃苦頭，知道屋頂有人，仰起了頭望著胡斐，張牙舞爪，聲勢洶洶。胡斐見了群狼這副兇惡神情，心中大是發毛，自己赤手空拳，實不易和這十幾頭惡狼的毒牙利爪相抗，當下瞧準了一頭最大的雄狼，一塊瓦片斜削而下，正中咽喉。那狼在地下一個打滾，吃痛不過，轉身便逃，另有一頭大狼咬了白羊，跟著逃走。片刻之間，叫聲越去越遠，花圃中的藍花卻已被踐踏得七零八落。

胡斐躍下屋來，連稱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心想那村女辛勤鋤花拔草，將這片藍花培植得大是可觀，現下頃刻之間盡歸毀敗，一定惱怒異常。那知村女對藍花被毀之事一句不提，只笑吟吟地道：「多謝胡爺援手了。」胡斐道：「說來慚愧！都怪我見機不早，出手太遲，倘若早將那惡漢在花圃外打下馬來，這片花卉還能保全。」

那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藍花就算不給惡狼踏壞，過幾天也會自行萎謝。只不過遲早之間，那也算不了甚麼。」胡斐一怔，心想：「這姑娘吐屬不凡，言語之間似含玄機。」說道：「在府上吵擾，卻還沒請教姑娘尊姓。」那村女微一沉吟，道：「我姓程，但在旁人跟前，你別提起我的姓氏。」這三句話說得甚是親切，似乎已將胡斐當作是自己人看待。胡斐很是高興，道：「那我叫你甚麼？」

那村女道：「你這人很好，我便索性連名字也都跟你說了。我叫程靈素，『靈樞』的『靈』，『素問』的『素』。」胡斐不知「靈樞」和「素問」乃是中國兩大醫經，只覺得這兩個字很是雅緻，不像農村女子的名字，這時已知她決不是尋常鄉下姑娘，也不以為異，笑道：「那我便叫你『靈姑娘』，別人聽來，只當我叫你『林姑娘』呢。」程靈素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總有法兒討我歡喜。」胡斐心中微微一動，覺得她相貌雖然並不甚美，但這麼一言一笑，卻自有一股嫵媚的風致。

※※※

他正想詢問鍾兆文酒醉之事，程靈素道：「你的鍾二哥喝醉了酒，不礙事，到天明便醒了。現下我要去瞧幾個人，你同不同我去？」

胡斐覺得這個小姑娘行事處處十分奇怪，這半夜三更去探訪別人，必有深意，便道：「我自然去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你陪我去，咱們可得約法三章。第一，你今晚不許跟人說話……」胡斐道：「好，我扮啞子便是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那倒不用，跟我說話當然可以。第二，不能跟人動武，放暗器點穴，一概禁止。第三，不能離開我三步之外。」

胡斐點頭答應，心想：「原來她帶我去見毒手藥王。她叫我不能離開她身邊三步，自是怕我中毒受害了。」當下甚是振奮，道：「咱們這便去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得帶些東西。」走進自己房內，約過了一盞茶時分，挑了兩隻竹籮出來，籮上用蓋蓋著，不知裏面放著些甚麼，看她的模樣，挑得頗為吃力。

胡斐道：「我來挑！」將扁擔接了過來，一放上肩頭，幾有一百二三十斤。兩隻竹籮輕重懸殊，一隻甚重，一隻卻是極輕，挑來頗不方便，只見鍾兆文兀自伏在桌上，呼呼大睡，經過他身旁便聞到一股濃烈的酒氣。

兩人出了茅舍，程靈素將門帶上，在前引路。胡斐道：「靈姑娘，我問你一件事，成不成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成啊，就怕我答不上。」胡斐道：「你若答不出，天下就沒第二個人答得出了。我那鍾二哥滴水沒有入口，怎地會醉成這個模樣？」程靈素輕輕一笑，道：「就因他滴水不肯入口，這才吃了虧。」胡斐道：「這個我就不懂了。鍾二哥是老江湖，鄂北鬼見愁鍾氏三雄，在武林中也算頗有名聲。我卻是個見識淺陋之人，那知道他處處小心，反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住口不說了。

程靈素道：「你說好了！他處處小心，反而著了我的道兒，是不是？處處小心提防便有用了嗎？只有像你這般，才會太平無事。」胡斐道：「我怎麼啊！」程靈素笑道：「叫你挑糞便挑糞，叫你吃飯便吃飯。這般聽話，人家怎能忍心害你？」胡斐笑道：「原來做人要聽話。可是你整人的法兒也太巧妙了些，我到現在還是摸不著頭腦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好，我教你一個乖。廳上有一盆小小的白花，你瞧見了麼？」胡斐當時沒留意，這時一加回想，果然記得窗口一張半桌上放著一盆小朵兒的白花。程靈素道：「這盆花叫做醍醐香，花香醉人，極是厲害，聞得稍久，便和飲了烈酒一般無異。我在湯裏、茶裏都放了解藥。誰教他不喝啊？」

胡斐恍然大悟，不禁對這位姑娘大起敬畏之心，暗道自來只聽說有人在飲食之中下毒，那知她下毒的方法卻高明得多，對方不吃不喝反而會中毒。程靈素道：「待會回去我便給他解藥，你不用擔心。」胡斐心中一動：「這位姑娘既然擅用藥物，說不定能治苗大俠的傷目，那便不須去求甚麼毒手藥王了。」於是問道：「靈姑娘，你知道解治斷腸草毒性的法子嗎？」程靈素道：「難說。」

胡斐聽她說了這兩個字，便沒下文，不便就提醫治之請，只見她腳步輕盈，在前不疾不徐地走著，雖不是施展輕功，但沒過多少時光已走了六七里路，瞧方向是走向正東，不是去藥王莊的道路，忽然又想到一事，說道：「我還想問你一件事，適才我和鍾二哥去藥王莊，你說還是向東北方去的好，故意叫我們繞道多走了二十幾里路。這其中的用意，我一直沒能明白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真正想問我的，還不是這件事。我猜你是想問：藥王莊明明是在西北，咱們怎麼向東走？」胡斐笑道：「你既猜到了，那我一併請問便是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咱們所以不朝藥王莊走，因為並不是去藥王莊。」這一下，胡斐又是出於意料之外，「啊」了一聲。

程靈素又道：「白天我要你澆花，一來是試試你，二來是要你耽擱些時光，後來再叫你繞道多走二十幾里，也是為了要你多耗時刻，這樣便能在天黑之後再到藥王莊外。只因藥王莊外所種的血矮栗，一到天黑，毒性便小，我給你的藍花才剋得它住。」

胡斐聽了，心中欽服無已，萬想不到用毒使藥，竟有這許多學問，這個貌不驚人的小姑娘用心深至，更非常人所及，當下說到在洞庭湖見到的兩名死者。程靈素聽說兩名死者臉上滿是黑點，肌肉扭曲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種鬼蝙蝠的毒無藥可治。他們甚麼也不顧了。」胡斐心道：「『鬼蝙蝠』是甚麼毒，她說了我也不懂。反正一意聽她吩咐行事便了，多說多問，徒然顯得自己一無是處。」於是不再詢問，跟在她身後一路向東。

※※※

又走了五六里路，進了一座黑黝黝的樹林。程靈素低聲道：「到了。他們還沒來，咱們在這樹林子中等候，你把這隻竹籮放在那株樹下。」說著向一株大樹一指。胡斐依言提了那隻份量甚重的竹籮過去放好。程靈素走到離大樹八九丈處的一叢長草之旁，道：「這一隻竹籮給我提過來。」隨即撥開長草，鑽進了草叢之中。

胡斐也不問誰還沒來，等候甚麼，記著不離開她三步的約言，便提了另一隻竹籮，也鑽進草叢，挨在她的身旁。仰頭向天，只見月輪西斜，已過夜半。樹林中蟲聲此起彼伏，偶然也聽到一二聲梟鳴。程靈素遞給他一粒藥丸，低聲道：「含在口裏，別吞下！」胡斐看也不看便放入嘴中，但覺味道極苦。

兩人靜靜的坐著，過了小半個時辰，胡斐東想西想，只覺這一日一晚的經歷，實在大是詭異，可說是生平從所未遇之奇。突然之間，想到了袁紫衣：「不知她這時身在何處？如果這時在我身畔的，不是這個瘦瘦小小的姑娘而是袁姑娘，不知她要跟我說甚麼？」一想到她，便伸手入懷，去摸玉鳳。

忽然程靈素伸手拉了他的衣角，向前一指。胡斐順著她手指瞧去，只見遠處一盞燈籠，正在漸漸移近。本來燈籠的火光必是暗紅之色，但這盞燈籠發出的卻是碧油油的綠光。

燈籠來得甚快，不多時已到身前十餘丈外，燈下瞧得明白，提燈的是個駝背女子，走起路來左高右低，看來右腳是跛的。她身後緊隨著一個漢子，身材魁梧，腰間插著明晃晃的一把尖刀。

胡斐想起鍾兆文的說話，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震：「鍾二哥說，有人說毒手藥王是個屠夫模樣的大漢，又有人說藥王是個又駝又跛的女子。那麼這兩人之中，必有一個是藥王。」斜眼向程靈素一看，黑暗之中，瞧不見她的臉色，但見她一對清澈晶瑩的大眼，目不轉睛地望著兩人，神情顯甚緊張。胡斐登時起了俠義之心：「這毒手藥王如要不利於她，我便是拚著性命，也要護她周全。」

那一男一女越走越近。只見那女子容貌甚是文秀，雖然身有殘疾，仍可說得上是個美女，那大漢卻是滿臉橫肉，形相兇狠。兩人都是四十來歲年紀。胡斐一身武功，便是遇到江湖上最厲害的巨寇大賊環攻，也是無所畏懼，但這時卻不由自主的心中怦怦亂跳，自覺武功有時而窮，對付這種人，武功未必便能管用。

那兩人走到胡斐身前七八丈處，忽然折而向左，又走了十餘丈，站定身子。那大漢朗聲叫道：「慕容師兄，我夫婦依約前來，便請露面相見吧！」

他站立之處距胡斐並不甚遠，突然開口說話，聲音又大，只把他嚇了一跳。那大漢說了兩遍，無人答話，胡斐心想：「這裏除了咱們四人，再沒旁人，那裏還有甚麼慕容師兄？這兩人原來是一對夫妻。」

那駝背女子細聲細氣地道：「慕容師兄既然不肯現身，我夫婦迫得無禮了。」

胡斐暗暗好笑：「這叫做一報還一報。適才我到藥王莊來拜訪，說甚麼你們也不理睬。這時候別人也給一個軟釘子你們碰碰。」只見那女子從懷中取出一束草來，伸到燈籠中去點燃了，立時發出一股濃煙。過不多時，林中便白霧瀰漫，煙霧之中微有檀香氣息，倒也並不難聞。

胡斐聽她說「迫得無禮」四字。知道這股煙霧定然厲害，但自己卻也不感到有何不適，想必是口中含了藥丸之功，轉頭向程靈素望了一眼。這時她也正回眸瞧他，目光中充滿了關注之色。胡斐心中感激，微微點了點頭。

那煙霧越來越濃，突然大樹下的竹籮中有人大聲打了個噴嚏。

胡斐大吃一驚：「怎麼竹籮中有人？我挑了半天一點也沒知情。那麼我跟程姑娘的說話，都讓他聽去了？」自忖對毒物醫藥之道雖然一竅不通，但練了這許多年武功，決不能挑著一個人走這許多路而茫然不覺，除非這是個死人，那又作別論。他心中大是驚奇，只聽竹籮中那人又連打幾個噴嚏，籮蓋掀開，躍了出來。但見他長袍儒巾，正是日間所見在小山上採藥的那個老者。

這時他衣衫凌亂，頭巾歪斜，神情甚是狼狽，已沒半點日間所見的儒雅神態，一見到那男女二人，怒聲喝道：「好啊，姜師弟、薛師妹。你們下手越來越陰毒了。」

那夫婦倆見他這般模樣，也似頗出意料之外。那大漢冷笑說道：「還說我們下了陰毒？你躲在竹籮之中，誰又料得到了？慕容師兄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那老者嗅了幾下，神色大變，急從懷中摸出一枚藥丸，放入口中。

那駝背女子將散發濃煙的草藥一足踏滅，放回懷中，說道：「大師兄，來不及啦，來不及啦！」

那老者臉如土色，頹然坐在地下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好，算我栽了。」

那大漢從懷中摸出一個青色瓷瓶，舉在手裏，道：「解藥便在這裏。你師姪中了你的毒手，得拿解藥來換啊。」那老者道：「胡說八道！你們說是小鐵哥麼？我幾年沒見他了，下甚麼毒手？」那駝背女子道：「你約我們到這裏，只是要說這句話麼？」轉頭向那大漢說道：「鐵山，咱們走吧。」說著掉頭便走。那大漢尚有猶豫，道：「小鐵……」那女子道：「他恨咱們入骨，寧可自己送了性命，也決不肯饒過小鐵。這些年來，難道你還想不通？」那大漢想走又不肯走，說道：「大師兄，咱們多年以前的怨恨，到這時何必再放在心上？小弟奉勸一句，還是交換解藥，把這個結子也同時解開了吧！」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。

那老者問道：「薛師妹，小鐵中了甚麼毒？」那女子冷笑一聲，並不回答。那大漢道：「大師兄，到這地步，也不用假惺惺了。小弟恭賀你種成了七心海棠……」那老者大聲道：「誰種成了七心海棠？難道小鐵中的是七心海棠之毒？我沒有啊，我沒有啊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神情惶急，恐懼之意見於顏色。

兩夫婦對望了一眼，心中均想：「難道他假裝得這般像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好，慕容師兄，廢話少說。你約我們到這裏來相會，有甚麼吩咐？」那老者搔頭道：「我沒有約啊。是你們把我搬到這裏來，怎麼反說是我相約？」說到這裏，又氣又愧，突然飛起一腿，將竹籮踢出了六七丈外。

那女子冷冷地道：「難道這封信也不是你寫的？師兄的字跡，我生平瞧得也不算少了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張紙箋，左手一揚，那紙箋便向老者飛了過去。那老者伸手欲接，突然縮手，跟著一掌發出。掌風將那紙箋在空中擋了一擋，左手中指一彈，發出了一枚暗器。這暗器是一枚長約三寸的透骨釘，射向紙箋，拍的一聲，將紙箋釘在樹上。

胡斐暗自寒心：「跟這些人打交道，對方說一句話，噴一口氣，都要提防他下毒。這老者不敢用手去接箋，自是怕箋上有毒了。」只見駝背女子提高燈籠。火光照耀紙箋，白紙上兩行大字，胡斐雖在遠處，也看得清楚，見紙上寫著道：

「姜薛兩位：三更後請赴黑虎林，有事相商，知名不具。」

那兩行字筆致枯瘦，卻頗挺拔，字如其人，和那老者的身形隱隱然有相類之處。

那老者「咦」的一聲，似乎甚是詫異。

那大漢問道：「大師兄，有甚麼不對了？」那老者冷冷地道：「這信不是我寫的。」此言一出，夫婦兩人對望了一眼。那駝背女子冷笑了一聲，顯是不相信他的說話。那老者道：「信上的筆跡，倒真和我的書法甚是相像，這可奇了。」他伸左手摸了摸頦下鬍鬚，勃然怒道：「你們把我裝在竹籮之中，抬到這裏，到底幹甚麼來啦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小鐵中了七心海棠之毒，你到底給治呢，還是不給治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你拿得穩麼？當真是七心……七心海棠麼？」說到「七心海棠」四字時聲音微顫，語音中流露了強烈的恐懼之意。

胡斐聽到這裏，心中漸漸明白，定是另外有一個高手從中撥弄，以致這三人說來說去，言語總是不能接榫。那麼這高手是誰呢？

他不自禁地轉頭向身旁程靈素望了一眼，但見她一雙朗若明星的大眼在黑暗中炯炯發光。難道這個面黃肌瘦的小姑娘竟有這般能耐？這可太也令人難以相信！

他正自凝思，猛聽得一聲大喝，聲音嗚嗚，極是怪異，忙回過頭來，只見那老者和那對夫婦已欺近在一起，各自蹲著身子，雙手向前平推，六掌相接，口中齊聲「嗚嗚」而呼。老者喝聲峻厲，大漢喝聲粗猛，那駝背女子的喝聲卻高而尖銳。三人的喝聲都是一般漫長，連續不斷。突然之間，喝聲齊止，只見那老者縱身後躍，寒光一閃，發出一枚透骨釘，將燈籠打滅，跟著那大漢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顯是中了老者的暗算，身上受傷。

這時林中黑漆一團，只覺四下裏處處都是危機，胡斐順手拉著程靈素的手向後一扯，自己已擋在她的身前。這一擋他實是未經思索，只覺凶險迫近，非盡力保護這個弱女子不可，至於憑他之力是否保護得了，卻絕未想到。

那大漢叫了這一下之後，立即寂然無聲，樹林中雖然共有五人，竟是沒半點聲息。

胡斐又聽到了草間的蟲聲，聽到遠處貓頭鷹的咕咕而鳴。忽然之間，一隻軟軟的小手伸了過來，握住了他粗大的手掌。胡斐身子一顫，隨即知道這是程靈素的手，只覺柔嫩纖細，倒像十一二歲女童的手掌一般。

在一片寂靜之中，眼前忽地升起兩股嬝嬝的煙霧，一白一灰，兩股煙像兩條活蛇一般，自兩旁向中央遊去，互相撞擊。同時嗤嗤的輕響不絕，胡斐在黑暗中睜大了眼睛觀看，隱約見到左右各有一點火星。一點火星之後是那個老者，另一點火星之後是那駝背女子。兩人各自蹲著身子，用力鼓氣將煙霧向對方吹去，自是點燃了草藥，發出毒煙，要令對方中毒。

兩人吹了好一會，林中煙霧瀰漫，越來越濃。突然之間，那老者「咦」的一聲，抬頭瞧著先前釘在大樹上的那張紙箋。胡斐見那紙箋微微搖幌，上面發出閃閃光芒，竟是寫著發光的幾行字。那夫婦二人也大是驚奇，轉頭瞧去，只見那幾行字寫道：

「字諭慕容景岳、姜鐵山、薛鵲三徒知悉：爾等互相殘害，不念師門之誼，余甚厭之，宜即盡釋前愆，繼余遺志，是所至囑。余臨終之情，素徒當為詳告也。僧無嗔絕筆。」

那老者和女子齊聲驚呼：「師父死了麼？程師妹，你在那裏？」

程靈素輕輕掙脫了胡斐的手，從懷裏取出一根蠟燭，幌火摺點燃了，緩步走出。

老者慕容景岳、駝背女子薛鵲都是臉色大變，厲聲道：「師父的『藥王神篇』呢？是你收著麼？」程靈素冷笑道：「慕容師兄，薛師姊，師父教養你們一生，恩德如山，你們不關懷他老人家生死，卻只問他的遺物，未免太過無情。姜師兄，你怎麼說？」

那大漢姜鐵山受傷後倒在地下，聽程靈素問及，抬起頭來，怒道：「小鐵之傷，定是你下的毒手，這裏一切，也必是你這丫頭從中搗鬼！快將『藥王神篇』交出來！」程靈素凝目不語。慕容景岳喝道：「師父偏心，定是交了給你！」薛鵲道：「小師妹，你將神篇取出來，大夥兒一同觀看吧。」口吻中誘騙之意再也明白不過。

程靈素說道：「不錯，師父的『藥王神篇』確是傳了給我。」她頓了一頓，從懷中又取出一張紙箋，說道：「這是師父寫給我的諭字，三位請看。」說著交給薛鵲。薛鵲伸手待接，姜鐵山喝道：「師妹，小心！」薛鵲猛地省悟，退後了一步，向身前的一棵大樹一指。

程靈素嘆了口氣，在頭髮上拔下一枚銀簪，插在箋上，手一揚，連簪帶箋飛射出去，釘在樹上。

胡斐見她這一下出手，功夫甚是不弱，心想：「真想不到這麼一個瘦弱幼女，竟會跟這三人是同門的師兄妹。」眼望紙箋，藉著她手中蠟燭的亮光，見箋上寫道：

「字諭靈素知悉：余死之後，爾即傳告師兄師姊。三人中若有念及老僧者，爾以藥王神篇示之。無悲慟思念之情者，恩義已絕，非我徒矣。切切此囑。僧無嗔絕筆。」

慕容景岳、姜鐵山、薛鵲三人看了這張諭字，面面相覷，均思自己只關念著師父的遺物，對師父因何去世固然不問一句，更無半分哀痛悲傷之意。三人只呆了一瞬之間，突然大叫一聲，同時發難，齊向程靈素撲來。

胡斐叫道：「靈姑娘小心！」飛縱而出，眼見薛鵲的雙掌已拍到程靈素面前，忙運掌力向前擊出，單掌對雙掌，騰的一聲，將薛鵲震出二丈以外，右掌隨即回轉，一勾一帶，刁住姜鐵山的手腕，運起太極拳的「亂環訣」，借勢一拋，姜鐵山一個肥大的身軀直飛了出去，擲得比薛鵲更遠，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下。

原來這兩人雖然擅於下毒，武功卻非一流高手！

他回過身來，待要對付慕容景岳，只見他幌了兩幌，忽地一交跌倒，俯在地下，再也站不起來。

薛鵲氣喘吁吁地道：「小師妹，你伏下好厲害的幫手啊，這小夥子是誰？」

胡斐接口道：「我姓胡名斐，賢夫婦有事儘管找我便是……」程靈素頓足道：「你還說些甚麼？」

胡斐一怔，只見姜鐵山慢慢站起身來，夫婦倆向胡斐狠狠望了一眼，相互持扶，跌跌撞撞地出了樹林。

# 第十章 七心海棠

程靈素吹滅了蠟燭，放入懷中，一聲不響。胡斐道：「靈姑娘，你這慕容師兄怎麼了？」程靈素「嘿」的一聲，並不回答。過了半晌，胡斐又問一句，程靈素又是「哼」的一下。胡斐低聲道：「怎麼？你心裏不痛快麼？」程靈素幽幽地道：「我說的話，你沒一句放在心上？」

胡斐一怔，這才想起，她和自己約法三章，自己可一條也沒遵守：「她要我不跟旁人說話，我不但說話，還自報姓名。她要我不許動武，我卻連打兩人。她叫我不得離開她身子三步，咳，我離開她十步也不止了……」越想越是歉然，道：「真對不起，只因為我見這三人很是兇狠，只怕傷到了你，心中著急，所以甚麼都忘了。」

程靈素「嗤」的一笑，語音突轉柔和，道：「那你全是為了我啦！自己忘得乾乾淨淨，卻把錯處都推在旁人身上，好不害臊！胡大哥，你為甚麼要自報姓名？這對夫妻最會記恨，一找上了你，陰魂不散，難纏得緊。他們明打不過你，暗中下起毒來，千方百計，神出鬼沒，你這可是防不勝防。」

胡斐只聽得心中發毛，心想她的話倒非張大其辭，但事已如此，怕也枉然。程靈素又問：「你幹麼把姓名說給他夫婦知道？」胡斐輕輕一笑，並不回答。程靈素道：「你打了他們二人，只怕他們找上我，是不是？你要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。胡大哥，你為甚麼一直待我這樣好？」最後這兩句話說得甚是溫柔，胡斐在黑暗中雖瞧不見她的面容，但想來也必是神色柔和，當下也很誠懇的道：「你一直照顧我，使我避卻危難。將心比心，我自然當你是好朋友啦。」

程靈素很是高興，笑道：「你真的把我當作好朋友麼？那麼我先救你一命再說。」胡斐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甚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得點個火，那燈籠呢？」俯身去摸薛鵲丟下的那隻燈籠，但在黑暗之中一時摸不到，不知她是丟在那一處草叢之中。胡斐道：「你懷裏不是還有半截蠟燭麼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你要小命兒不要？這是用七心海棠做的蠟燭啊……嗯，嗯，在這兒了。」她在草叢中摸到了燈籠，幌火摺點燃了，黑黝黝的森林之中，登時生起一團淡黃的光亮，將兩人罩在燈籠光下。

胡斐聽到姜鐵山夫婦和慕容景岳接連幾次說起「七心海棠」四字，似乎那是一件極厲害的毒物，燈籠光下見慕容景岳俯伏在地，一動也不動，似乎已然僵斃，心下登時省悟，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若非我魯莽出手，那姜鐵山夫婦也給你制服了。」程靈素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是為我的一份好心，胡大哥，我還是領你的情。」

胡斐望著她似乎弱不禁風的身子，心下好生慚愧：「她年紀還小我幾歲，但這般智計百出，我枉然自負聰明，那裏及得上她半分。」這時已明白其中道理，程靈素的蠟燭乃是用劇毒的藥物製成，點燃之後，發出的毒氣既無臭味，又無煙霧，因此連慕容景岳等三個使毒的大行家也墮其術中而不自覺。自己若不貿然出手，那麼姜鐵山夫婦多聞了一會蠟燭的毒氣，必定暈倒。但那時兩人正夾攻程靈素，出手凌厲，只怕尚未暈倒，她已先受其害。

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思，說道：「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頭的衣服。」胡斐不明她的用意，但依言伸出食指，輕輕在她肩上撫了一下，突然食指有如火炙，不禁全身都跳了起來。程靈素見他這一跳情形極是狼狽，格格一陣笑，說道：「他夫婦若是抓住我的衣服，那滋味便是這般了。」

胡斐將食指在空中搖了幾搖，只覺炙痛未已，說道：「好傢伙！你衣衫上放了甚麼毒藥？這麼厲害？」程靈素道：「這是赤蠍粉，也沒甚麼了不起。」胡斐伸食指在燈籠的火光下一看，只見手指上已起了一個個細泡，心想：「黑暗之中，幸虧我沒碰到她的衣衫，否則那還了得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胡大哥，你別怪我叫你上當。我是要你知道，下次碰到我這三個師兄師姊，當真要處處提防。你武功自然比他們高明得太多，但你瞧瞧你的手掌。」

胡斐伸掌一看，不見有何異狀。程靈素道：「你在燈籠前照照。」胡斐伸掌到燈籠之前，只見掌心隱隱似有一層黑氣，心中一驚，道：「他……他們兩人練過毒砂掌麼？」程靈素淡淡地道：「毒手藥王的弟子，豈有不練毒砂掌之理？」

胡斐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尊師無嗔大師，才是真正的毒手藥王。他老人家去世了麼？怎麼你這幾位師兄師姊如此無情無義？」

程靈素輕輕嘆了口氣，到大樹上拔下銀簪和透骨釘，將師父的兩張字諭折好，放回懷中。這時第一張字諭上發光的字跡已隱沒不見，只露出「知名不具」所寫的那兩行黑字。

胡斐道：「這字條是你寫的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是啊，師父那裏有我大師兄手抄的藥經。他的字我看得熟了。只是這幾行字學得不好，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。他的書法還要峻峭得多。」胡斐武功雖強，但自幼無人教他讀書，因此說到書法甚麼，那是一竅不通，聽她這麼說，一句話也接不上去。

程靈素道：「師父的手諭向來是用三煉礬水所寫，要在火上一烘，方始顯現，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，黑暗之中便發閃光了。你瞧！」說著熄了燈火，紙箋上果然現出她師父手諭閃光字跡，待得點亮燈籠，閃光之字隱沒，看到的只是程靈素所寫的短簡。這短簡自是寫在手諭的兩行之間。因此同是一張紙箋，光亮時現短簡，黑暗中見手諭，說穿了毫不希奇。但慕容景岳等正自全神貫注，互相激鬥，突見師父的手諭在樹上顯現，自不免要大吃一驚，而程靈素再手持蠟燭走出，一時之間，他們只想著師父所遺的那部「藥王神篇」，縱然細心，也不會再防到她手中蠟燭會散發毒氣了。

這些詭異之事一件件的揭開，胡斐恍然大悟，臉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色。

程靈素笑道：「你中了毒砂掌，怎麼反而高興了？」胡斐笑道：「你答允救我一命的，有藥王的高足在此，我還擔心些甚麼？」程靈素嫣然一笑，忽然鼓氣一吹，又將燈籠吹滅了，只聽她走到竹籮之旁，瑟瑟索索的發出一些輕微的響聲，不知她在竹籮中拿些甚麼，過了一會，回來點燃了燈籠。

胡斐眼前突然一亮，見她已換上了一套白衫藍褲。程靈素笑道：「這衣衫上沒有毒粉了，免得你提心吊膽，唯恐一個不小心，碰到了我的衣服。」胡斐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甚麼都想到了。我年紀是活在狗身上的，有你十成中一成聰明，那便好了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我學了使用毒藥，整日便在思量打算，要怎麼下毒，旁人才不知覺，又要防人反來下毒，挖空心思，便想這種事兒。咳，那及得上你心中海闊天空，自由自在？」說著輕輕嘆了口氣，拉過胡斐的右手，用銀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一個小孔，然後雙手兩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擠迫，小孔中流出的血液，帶有紫黑之色。她針刺的部位恰到好處，竟是不感痛楚，推擠黑血，手勢又極是靈巧，過不多時，出來的血液漸變鮮紅。

這時伏在地下的慕容景岳突然身子一動。胡斐道：「醒啦！」程靈素道：「不會醒的，至少還有三個時辰。」胡斐道：「剛才我把他挑了來，這人就像死了一般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他僵是僵得到了家，我的傻可也傻得到了家。」程靈素微笑道：「你口口聲聲說自己傻，那才叫不傻呢。」

隔了一會，胡斐道：「他們老是問甚麼『藥王神篇』，那是一部藥書，是不是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是啊，這是我師父花了畢生心血所著的一部書。給你瞧瞧吧！」伸手入懷，取出一個小小包袱，打開外面的布包，裏面是一層油紙，油紙之內，才是一部六寸長、四寸寬的黃紙書。程靈素用銀簪挑開書頁，只見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楷，不言可知，這書每一頁上都染滿劇毒，無知之人隨手一翻，非倒大霉不可。

胡斐見她對自己推心置腹，甚麼重大的秘密也不隱瞞，心中自是喜歡，只是見了這部毒經心中發毛，似覺多瞧得幾眼，連眼睛也會中毒，不自禁地露出畏縮之意。程靈素將藥書包好，放回懷中，然後取出一個黃色小瓶，倒出一些紫色粉末，敷在胡斐手指的針孔上，在他手臂關節上推拿幾下，那些粉末竟從針孔中吸了進去。

胡斐喜道：「大國手，這般的神乎其技，我從未見過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那算甚麼？你若見我師父給人開膛剖腹、接骨續肢的本事，那才叫神技呢。」胡斐悠然神往，道：「是啊，尊師雖然擅於使毒，但想來也必擅於治病救人，否則怎能稱得『藥王』二字？」

程靈素臉上現出喜容，道：「我師父若是聽到你這幾句話，他一定會喜歡你得緊，要說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呢。咳，只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。」說著眼眶不自禁的紅了。

胡斐道：「你那駝背師姊說你師父偏心，只管疼愛小徒弟，這話多半不假，我看也只你一人，才記著師父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師父生平收了四個徒兒，這四人給你一晚上都見到了。慕容景岳是我大師兄，姜鐵山是二師兄，薛鵲是三師姊。師父本來不想再收徒兒了，但見我三位師兄師姊鬧得太不像話，只怕他百年之後無人制得他們，三人為非作歹，更要肆無忌憚，害人不淺，因此到得晚年，又收了我這個幼徒。」她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我這三個師兄師姊本性原來也不壞，只為三師姊嫁了二師兄，大師兄和他倆結下深仇，三個人誰也不肯干休，弄到後來竟然難以收拾。」

胡斐點頭道：「你大師兄也想要娶你三師姊，是不是？」程靈素道：「這些事過去很久了，我也不大明白。只知道大師哥本來是有師嫂的，三師姊喜歡大師哥，便把師嫂毒死了。」胡斐「啊」的一聲，只覺學會了下毒的功夫，實是害多利少，自然而然的會殘忍起來。

程靈素又道：「大師哥一氣之下，給三師姊服了一種毒藥，害得她駝了背，跛了腳。二師哥暗中一直喜歡著三師姊，她雖然殘廢，卻並不嫌棄，便和她成了婚。也不知怎麼，他們成婚之後，大師哥卻又想念起三師姊的諸般好處來，竟然又去纏著她。我師父給他們三人弄得十分心煩，不管怎麼開導教訓，這三人反反覆覆，總是糾纏不清。倒是我二師哥為人比較正派，對妻子始終沒有二心。他們在這洞庭湖邊用生鐵鑄了這座藥王莊，莊外又種了血矮栗，原先本是為了防備大師哥糾纏，後來他夫婦倆在江湖上多結仇家，這藥王莊又成了他們避仇之處了。」

胡斐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怪不得江湖上說到毒手藥王時說法不同，有的說是個秀才相公，有的說是個粗豪大漢，有的說是個駝背女子，更有人說是個老和尚。」程靈素道：「真正的毒手藥王，其實也說不上是誰。我師父挺不喜歡這個名頭。他說：『我使用毒物，是為了治病救人，稱我「藥王」，那是愧不敢當，上面再加「毒手」二字，難道無嗔老和尚是隨便殺人的麼？』只因我師父使用毒物出了名，我三位師兄師姊又使得太濫，有時不免誤傷好人，因此『毒手藥王』這四個字，在江湖上名頭弄得十分響亮。師父不許師兄師姊洩露各人身份姓名，這麼一來，只要甚麼地方有了離奇的下毒案件，一切帳便都算在『毒手藥王』四字頭上，你瞧冤是不冤？」

胡斐道：「那你師父該當出頭辯個明白啊。」程靈素嘆道：「這種事也是辯不勝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已將胡斐的五隻手指推拿敷藥完畢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咱們今晚還有兩件事要辦，若不是……」說到這裏突然住口，微微一笑。

胡斐接口道：「若不是我不聽話，這兩件事就易辦得很，現下不免要大費手腳。」

程靈素笑道：「你知道就好啦，走吧！」胡斐指著躺在地下的慕容景岳道：「又要請君入籮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勞您的大駕。」胡斐抓起慕容景岳背上衣服，將他放入竹籮，放在肩上挑起。

※※※

程靈素在前領路，卻是向西南方而行，走了三里模樣，來到一座小屋之前，叫道：「王大叔，去吧！」屋門打開，出來一個漢子，全身黑漆漆的，挑著一副擔子。胡斐心想：「又有奇事出來啦！」有了前車之鑒，那裏還敢多問，當下緊緊跟在程靈素身後，當真不離開她身邊三步。程靈素回眸一笑，意示嘉許。

那漢子跟隨在二人之後，一言不發。程靈素折而向北，四更過後，到了藥王莊外。

她從竹籮中取出三大叢藍花，分給胡斐和那漢子每人一叢，於是逕越血矮栗而過，到了鐵鑄的圓屋外面，叫道：「二師哥，三師姊，開不開門？」連問三聲，圓屋中寂無聲息。

程靈素向那漢子點點頭。那漢子放下擔子，擔子的一端是個風箱。他拉動風箱，燒紅炭火，熔起鐵來，敢情是個鐵匠。胡斐看得大奇。又過片刻，只見那漢子將燒紅的鐵汁澆在圓屋之上，摸著屋上的縫隙，一條條的澆去，原來竟是將鐵屋上啟閉門窗的通路一一封住。姜鐵山和薛鵲雖在屋中，想是忌憚程靈素厲害，竟然不敢出來阻擋。

程靈素見鐵屋的縫隙已封了十之八九，這時屋中人已無法突圍而出，於是向胡斐招招手。兩人向東越過血矮栗，向西北走了數十丈，只見遍地都是大巖石。程靈素口中數著腳步，北行幾步，又向西幾步，輕聲道：「是了！」點了燈籠一照，只見兩塊大巖石之間有個碗口大小的洞穴，洞上又用一塊巖石凌空擱著。程靈素低聲道：「這是他們的通氣孔。」取出那半截蠟燭點燃了，放在洞口，與胡斐站得遠遠地瞧著。

蠟燭點著後，散出極淡的輕煙，隨著微風，嬝嬝從洞中鑽了進去。

瞧了這般情景，胡斐對程靈素的手段更是敬畏，但想到鐵屋中人給毒煙這麼一薰，那裏還有生路？不自禁地起了憐憫之念，心想：「這淡淡輕煙，本已極難知覺，便算及時發見，堵上氣孔，最後還是要窒息而死，只差在死得遲早而已。難道我眼看著她幹這種絕戶滅門的毒辣行逕，竟不加阻止麼？」

只見程靈素取出一把小小團扇，輕煽燭火，蠟燭上冒出的輕煙盡數從巖孔中鑽了進去，胡斐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起，說道：「靈姑娘，你那師兄師姊，與你當真有不可解的怨仇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沒有呀。」胡斐道：「你師父傳下遺命，要你清理門戶，是不是？」程靈素道：「眼下還沒到這個地步。」胡斐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」心中激動，不知如何措辭，一時說不下去了。

程靈素抬起頭來，淡淡地道：「甚麼啊？瞧你急成這副樣子！」胡斐定了定神道：「倘若你師哥師姊……並無非殺不可的過惡，還是給他們留一條改過自新的道路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是啊，我師父也這麼說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可惜你沒見到我師父，否則你們一老一少，一定挺說得來。」口中說話，手上團扇仍是不住撥動。

胡斐搔了搔頭，指著蠟燭道：「這毒煙……這毒煙不會致人死命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啊，原來咱們胡大哥在大發慈悲啦。我是要救人性命，不是在傷天害理。」說著轉過頭來，微微一笑，神色頗是嫵媚。胡斐滿臉通紅，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，雖不懂噴放毒煙為何反是救人，心中卻甚感舒暢。

程靈素伸出左手小指，用指甲在蠟燭上刻了一條淺印，道：「請你給我瞧著，別讓風吹熄了，點到這條線上就熄了蠟燭。」將團扇變給胡斐，站直身子，四下察看，傾聽聲息。胡斐學著她樣，將輕煙煽入巖孔。

程靈素在十餘丈外兜了個圈子，沒見甚麼異狀，坐在一塊圓巖之上，說道：「今晚引狼來踏我花圃的，是二師哥的兒子，叫做小鐵。」胡斐「啊」了一聲。道：「他也在這下面麼？」說著向巖孔中指了指。程靈素笑道：「是啊！咱們費這麼大勁，便是去救他。先薰暈了師哥師姊，做起事來不會礙手礙腳。」胡斐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二師哥和三師姊有一家姓孟的對頭，到了洞庭湖邊已有半年，使盡心機，總是解不了鐵屋外的血矮栗之毒，攻不進去。死在洞庭湖畔的那兩個人，十九便是孟家的。我種的藍花，卻是血矮栗的剋星，二師哥他們一直不知，直到你和鍾爺身上帶了藍花，不怕毒侵，他們這才驚覺。」胡斐道：「是了，我和鍾二哥來的時候，聽到鐵屋中有人驚叫，必是為此。」程靈素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這血矮栗的毒性，本是無藥可解，須得經常服食樹上所結的栗子，才不受那樹氣息的侵害。幸好血矮栗毒性雖然厲害，倒也不易為害人畜，因為只要有這麼一棵樹長著，周圍數十步內寸草不生，蟲蟻絕跡，一看便知。」胡斐道：「怪不得這鐵屋周圍連草根也沒半條。我把兩匹馬的口都紮住了，還是避不了毒質，若不是你相贈藍花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想起今晚的莽撞，不自禁暗暗驚心，心道：「無怪江湖上一提到『毒手藥王』便談虎色變，鍾二哥極力戒備，確非無因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我這藍花是新試出來的品種，總算承蒙不棄，沒在半路上丟掉。」胡斐微笑道：「這花顏色嬌艷，很是好看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幸虧這藍花好看，倘若不美，你便把它拋了，是不是？」胡斐一時不知所對，只說：「唔……唔……」心中在想：「倘若這藍花果真十分醜陋，我會不會仍然藏在身邊？是否幸虧花美，這才救了我和鍾二哥的性命？」

正在此時，一陣風吹了過來，胡斐正自尋思，沒舉扇擋住蠟燭，燭火一閃，登時熄了。胡斐輕輕叫聲：「啊喲！」忙取出火摺，待要再點蠟燭，只聽程靈素在黑暗中道：「算啦，也差不多夠了。」胡斐聽她語氣中頗有不悅之意，心想她叫我做甚麼事，我總是沒做得妥貼，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經心，歉然道：「真對不起，今晚不知怎的，我總是失魂落魄的。」程靈素默然不語。

胡斐道：「我正在想你這句話，沒料到剛好有一陣風來。靈姑娘，我想過了，你送我這藍花之時，我全沒知這是救命之物，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給的東西，我自會好好收著。」程靈素聽他這幾句話說得懇切，「嗯」了一聲。

在黑暗之中，兩人相對坐著，過了一會，胡斐道：「我從小沒爹沒娘，難得有誰給我甚麼東西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是啦，我也從小沒爹沒娘，還不是活得這麼大了？」說著點燃了燈籠，說道：「走吧！」

胡斐偷眼瞧她臉色，似乎並沒生氣，當下不敢多問，跟隨在後。

兩人回到鐵屋之前，見那鐵匠坐在地下吸煙。程靈素道：「王大叔，勞您駕鑿開這條縫！」所指之處，正是適才她要鐵匠焊上了的。那鐵匠也沒問甚麼原由，拿出鐵錘鐵鑿，叮叮噹噹地鑿了起來，不到一頓飯時分，已將焊上的縫鑿開。程靈素說道：「開門吧！」

那鐵匠用鐵錘東打打，西敲敲，倒轉鐵錘，用錘柄一撬，噹的一聲，一塊大鐵板落了下來，露出一個六尺高、三尺寬的門來。這鐵匠對鐵屋的構造似乎瞭如指掌，伸手在門邊一拉，便有一座小小的鐵梯伸出，從門上通向內進。

程靈素道：「咱們把藍花留在外面。」三人將身上插的一束藍花都拋在地下。程靈素正要跨步從小鐵梯走進屋去，輕輕嗅了一下，道：「胡大哥，怎麼你身上還有藍花？別帶進去。」胡斐應道：「噢！」從懷中摸出一個布包，打了開來，說道：「你鼻子真靈，我包在包裏你也知道。」

那布包中包著他的家傳拳經刀譜，還有一些雜物，日間程靈素給他的那棵藍花也在其內，只是包了大半日，早已枯了。胡斐撿了出來，放在鐵門板上。程靈素見他珍而重之的收藏著這棵藍花，知他剛才果然沒說假話，很是喜歡，向他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沒騙人！」胡斐一楞，心道：「我何必騙你？」程靈素指著鐵屋的門道：「裏面的人平時服食血栗慣了，這藍花正是剋星，他們抵受不住。」提起燈籠，踏步進內。胡斐和王鐵匠跟著進去。

走完鐵梯，是一條狹窄的甬道，轉了兩個彎，來到一個小小廳堂。只見牆上掛著書畫對聯，湘妃竹的桌，陳設甚是雅緻。胡斐暗暗納罕：「那姜鐵山形貌粗魯，居處卻是這等的所在，倒像是到了秀才書生的家裏。」程靈素毫不停留，一直走向後進。胡斐跟著她走進一間廚房模樣的屋子，眼前所見，不由得大吃一驚。

※※※

只見姜鐵山和薛鵲倒在地下，不知是死是活。當七心海棠所製蠟燭的輕煙從巖孔中透入之時，胡斐已料到定然有此情景，倒也不以為異，奇怪的是一隻大鐵鑊盛滿了熱水，鑊中竟坐著一個青年男子。這人赤裸著上身，鑊中水氣不斷噴冒，看來這水雖非沸騰，卻已甚熱，說不定這人已活活煮死。

胡斐一個箭步搶上前去，待要將那人從鑊中拉起，程靈素道：「別動！你瞧他……瞧他身上還有沒有衣服。」胡斐探首到鑊中一看，道：「他穿著褲子。」程靈素臉上微微一紅，點了點頭，走近鑊邊，探了探那人鼻息，道：「你到灶下加些柴火！」

胡斐嚇了一跳，向那人再望一眼，認出他便是引了狼群來踐踏花圃之人，只見他雙目緊閉，張大了口，壯健的胸脯微微起伏，果然未死，但顯已暈去，失了知覺，問道：「他是小鐵？他們的兒子？」程靈素道：「不錯，我師哥師姊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質，但沒有七心海棠的花粉，總是治不好。」胡斐這才放心，見灶中火勢微弱，於是加了一根硬柴，生怕水煮得太熱，小鐵抵受不住，不敢多加。程靈素笑道：「多加幾根，煮不熟，煨不爛的。」胡斐依言，又拿兩條硬柴塞入灶中。

程靈素伸手入鑊，探了探水的冷熱，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藥瓶，倒出些黃色粉末，塞在姜鐵山和薛鵲鼻中。

稍待片刻，兩人先後打了幾個噴嚏，睜眼醒轉，只見程靈素手中拿著一隻水瓢，從鑊中挹了一瓢熱水倒去，再從水缸中挹了一瓢冷水加在鑊中。夫婦倆對望了一眼，初醒時那又驚又怒的神色立時轉為喜色，知道她既肯出手相救，獨生愛子便是死裏逃生。兩人站起身來，默然不語，心中各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：愛子明明是中了她的毒手，此刻她卻又來相救，向她道謝是犯不著，但是她如不救，兒子又活不成；再說，她不過是小師妹，自己兒子的年紀還大過她，那知師父偏心，傳給她的本領遠勝過自己夫婦，接連受她克制，竟是縛手縛腳，沒半點還手的餘地。

程靈素一見水汽略盛，便挹去一瓢熱水，加添一瓢冷水，使姜小鐵身上的毒質逐步熬出。熬了一會，她忽向王鐵匠道：「再不動手，便報不了仇啦！」王鐵匠道：「是！」在灶邊拾起一段硬柴，夾頭夾腦便向姜鐵山打去。

姜鐵山大怒，喝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一把抓住硬柴，待要還手。薛鵲道：「鐵山，咱們今日有求於師妹，這幾下也挨不起麼？」姜鐵山一呆，怒道：「好！」鬆手放開了硬柴。王鐵匠一柴打了下去，姜鐵山既不閃避，也不招架，挺著頭讓他猛擊一記。王鐵匠罵道：「你搶老子田地，逼老子給你鑄造鐵屋，還打得老子斷了三根肋骨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狗娘養的，想不到也有今日。」罵一句，便用硬柴猛擊一下，他打了幾十年鐵，雖然不會武功，但右臂的打擊之力何等剛猛，打得幾下，硬柴便斷了。

姜鐵山始終不還手，咬著牙任他毆擊。

胡斐從那王鐵匠的罵聲聽來，知他曾受姜鐵山夫婦極大的欺壓，今日程靈素伸張公道，讓他出了這口惡氣，倒也是大快人心之舉。王鐵匠打斷了三根硬柴，見姜鐵山滿臉是血，卻咬著牙齒一聲不哼，他是個良善之人，覺得氣也出了，雖然當年自己受他父子毆打遠慘於此，但也不為已甚，將硬柴往地下一拋，向程靈素抱拳道：「程姑娘，今日你替我出了這口氣，小人難以報答。」程靈素道：「王大叔不必多禮。」轉頭向薛鵲道：「三師姊，你們把田地還了王大叔，衝著小妹的面子，以後也別找他報仇，好不好？」薛鵲低沉著嗓子道：「我們這輩子永不踏進湖南省境了。再說，這種人也不會叫我們念念不忘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好，就是這樣。王大叔，你先回去吧，這裏沒你的事了。」

王鐵匠滿臉喜色，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，心道：「你這惡霸當年打得老子多慘！這半截帶血硬柴，老子是要當寶貝一般的藏起來了。」又向程靈素和胡斐行了一禮，轉身出去。

胡斐見到這張樸實淳厚的臉上充滿著小孩子一般的喜色，心中一動，忽地記起佛山鎮北帝廟中的慘劇。那日惡霸鳳天南被自己制住，對鍾阿四的責罵無辭可對，但自己只離開片刻，鍾阿四全家登時屍橫殿堂。這姜鐵山夫婦的奸詐兇殘不在鳳天南之下，未必會信守諾言，只怕程靈素一去，立時會對王鐵匠痛下毒手。他想到此處，追到門口，叫道：「王大叔，我有句話跟你說。」王鐵匠站定腳步，回頭瞧著他。胡斐道：「王大叔，這姓姜的夫妻不是好人。你趕緊賣了田地，走得遠遠的，別在這裏多耽。他們的手段毒辣得緊。」

王鐵匠一怔，很捨不得這住了幾十年的家鄉，道：「他們答應了永不踏進湖南省境。」胡斐道：「這種人的說話，也信得過麼？」王鐵匠恍然大悟，連說：「對，對！我明兒便走！」他跨出鐵門，轉頭又問：「你貴姓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姓胡。」王鐵匠道：「好，胡爺，咱們再見了，你這一輩子可得好好待程姑娘啊。」

這次輪到胡斐一怔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王鐵匠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胡爺，王鐵匠又不是傻子，難道我還瞧不出麼？程姑娘人既聰明，心眼兒又好，這份本事更加不用提啦。人家對你一片真心，這一輩子你可得多聽她話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胡斐聽他話中有因，卻不便多說，只得含糊答應，說道：「再見啦。」王鐵匠道：「胡爺，再見，再見！」收拾了風箱家生，挑在肩頭便走。他走出幾步，突然放開嗓子，唱起洞庭湖邊的情歌來。

只聽他唱道：

「小妹子待情郎……恩情深，

你莫負了妹子……一段情，

你見了她面時……要待她好，

你不見她面時……天天要十七八遍掛在心！」

他的嗓子有些嘶啞，但靜夜中聽著這曲情歌，自有一股蕩人心魄的纏綿味道。胡斐站在門口，聽得歌聲漸漸遠去，隱沒不聞，這才回到廚房。

※※※

只見姜小鐵已然醒轉，站在地下，全身濕淋淋的，上身已披了衣衫，姜家三人對程靈素又是忌憚，又是懷恨，但對她用藥使藥的神技，不自禁的也有一股艷羨之意。三人冷冷的站著，並不道謝，卻也不示敵意。

程靈素從懷中取出三束白色的乾草藥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你們離開此間之時，那孟家一干人定會追蹤攔截。這三束醍醐香用七心海棠煉製過，足以退敵，但不致殺人再增新仇。」

姜鐵山聽到這裏，臉現喜色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多謝你幫我想得周到。」胡斐心想：「她救活你兒子性命，你不說一個謝字，直到助你退敵，這才稱謝，想來這敵人定然甚強。卻不知孟家的人是那一路英雄好漢，連這對用毒的高手也一籌莫展，只有困守在鐵屋之中。」

程靈素說道：「小鐵，中了鬼蝙蝠劇毒那兩人，都是孟家的吧？你下手好狠啊！」她說這話之時，向小鐵一眼也沒瞧。

姜小鐵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囁嚅著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姜鐵山道：「小師妹，小鐵此事大錯，愚兄已責打他過了。」說著走過去拉起小鐵的衣衫，推著他身子轉過背後來，露出滿背鞭痕，血色殷然，都是新結的疤。

程靈素給他療毒之時，早已瞧見，但想到使用無藥可解的劇毒，實是本門大忌，不得不再提及。她所以知道那兩人是小鐵所毒死，也是因見到他背上鞭痕，這才推想而知。她想起先師無嗔大師的諄諄告誡：「本門擅於使毒，旁人深惡痛絕，其實下毒傷人，比之兵刃拳腳卻多了一層慈悲心腸。下毒之後，如果對方悔悟求饒，立誓改過，又或是發覺傷錯了人，都可解救。但若一刀將人殺了，卻是人死不能復生。因此凡是無藥可解的劇毒，本門弟子決計不可用以傷人，對方就是大奸大惡，總也要給他留一條回頭自新之路。」心想這條本門的大戒，二師哥三師姊對小鐵也一定常自言及，不知他何以竟敢大膽犯規？見他背上鞭痕纍纍，縱橫交叉，想來父母責打不輕，這次又受沸水熬身之苦，也是一番重懲，於是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師哥師姊，小妹多有得罪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姜鐵山還了一揖，薛鵲只哼了一聲，卻不理會。程靈素也不以為意，向胡斐作個眼色，相偕出門。

兩人跨出大門，姜鐵山自後趕上，叫道：「小師妹！」程靈素回過頭來，見他臉上有為難之色，欲言又止，已知其意，問道：「二師哥有何吩咐？」姜鐵山道：「那三束醍醐香，須得有三個功力相若之人運氣施為，方能拒敵。小鐵功力尚淺，愚兄想請師妹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雖極盼她留下相助，總覺說不出口，「想請師妹……」幾個字連說了幾遍，接不下話。

程靈素指著門外的竹籮道：「大師哥便在這竹籮之中。小妹留下的海棠花粉，足夠替他解毒。二師哥何不乘機跟他修好言和，也可得一強助？」姜鐵山大喜，他一直為大師哥的糾纏不休而煩惱，想不到小師妹竟已安排了這個一舉兩得的妙計，既退強敵，又解了師兄弟間多年的嫌隙，忙連聲道謝，將竹籮提進門去。

胡斐從鐵門板上拾起那束枯了的藍花，放入懷中。程靈素幌了他一眼，向姜鐵山揮手道別，說道：「二師哥，你頭臉出血，身上毒氣已然散去，可別怪小妹無禮啊。」姜鐵山一楞，登時醒悟，心道：「她叫王鐵匠打我，固是懲我昔日的兇橫，但也未始不無善意。鵲妹毒氣未散，還得給她放血呢！」想起事事早在這個小師妹的算中，自己遠非其敵，終於死心塌地，息了搶奪師父遺著「藥王神篇」的念頭。

程靈素和胡斐回到茅舍，鍾兆文兀自沉醉未醒。這一晚整整忙了一夜，此時天已大明，程靈素取出解藥，要胡斐餵給鍾兆文服下，然後兩人各拿了一把鋤頭，將花圃中踐踏未盡的藍花細細連根鋤去，不留半棵，盡數深埋入土。

程靈素道：「我先見狼群來襲，還道是孟家的人來搶藍花，後來見小鐵項頸中掛了一大束藥草，才猜到他的用意。」胡斐道：「他怎麼中了你七心海棠之毒？黑暗中我沒瞧得清楚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用透骨釘打了他一釘，釘上有七心海棠的毒質，還帶著那封假冒大師哥的信，約他們在樹林中相會。那透骨釘是大師哥自鑄的獨門暗器，二師哥三師姊向來認得，自是沒有懷疑。」胡斐道：「你大師哥的暗器，你卻從何處得來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你倒猜猜。」胡斐微一沉吟，道：「啊！是了，那時你大師哥已給你擒住，昏暈在竹籮之中，暗器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不錯。大師哥見了我的藍花後早已起疑，你們向他問路，他便跟蹤而來，正好自投竹籮。」

兩人說得高興，一齊倚鋤大笑，忽聽得身後一個聲音說道：「甚麼好笑啊？」兩人回過頭來，只見鍾兆文迷迷糊糊地站在屋簷下，臉上紅紅的尚帶酒意。胡斐一愣，道：「靈姑娘，苗大俠傷勢不輕，我們須得便去。這解藥如何用法，請你指點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苗大俠傷在眼目，那是人身最柔嫩之處，用藥輕重，大有斟酌。不知他傷得怎樣？」這一句話可問倒了胡斐。他一意想請她去施救，只是素無淵源，人家又是個年輕女子，便像姜鐵山那樣，那一句相求的話竟然說不出口來。

程靈素微笑道：「你若求我，我便去。只是你也須答應我一件事。」胡斐大喜，忙道：「答應得，答應得，甚麼事啊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這時還不知道，將來我想到了便跟你說，就怕你日後要賴。」胡斐道：「我賴了便是個賊王八！」程靈素一笑，道：「我收拾些替換衣服，咱們便走。」胡斐見她身子瘦瘦怯怯，低聲道：「你一夜沒睡，只怕太累了。」程靈素輕輕搖頭，翩然進房。

鍾兆文那知自己沉睡半夜，已起了不少變故，一時之間胡斐也來不及向他細說，只說解藥已經求到，這位程姑娘是治傷療毒的好手，答應同去給苗人鳳醫眼。鍾兆文還待要問，程靈素已從房中出來，背上負了一個小包，手中捧著一小盆花。

這盆花的葉子也和尋常海棠無異，花瓣緊貼枝幹而生，花枝如鐵，花瓣上有七個小小的黃點。胡斐道：「這便是大名鼎鼎的七心海棠了？」程靈素捧著送到他面前，胡斐嚇了一跳，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。程靈素噗哧一笑，道：「這花的根莖花葉，均是奇毒無比，但不加製煉，不會傷人。你只要不去吃它，便死不了。」胡斐笑道：「你當我是牛羊麼，吃生草生花？」將那盆花接了過來。程靈素扣上板門。

三人來到白馬寺鎮上，向藥材鋪取回寄存的兵刃。鍾兆文取出銀兩，買了三匹坐騎，不敢耽擱，就原路趕回。

那白馬寺是個小鎮，買到三匹坐騎已經很不容易，自不是甚麼駿馬良駒，行到天黑也不過趕了兩百來里。三人貪趕路程，錯過了宿頭，眼見三匹馬困乏不堪，已經不能再走，只得在一座小樹林中就地野宿。

程靈素實在支持不住了，倒在胡斐找來的一堆枯草上，不久便即睡去。鍾兆文叫胡斐也睡，說自己昨晚已經睡過。今晚可以守夜。

胡斐睡到半夜，忽聽得東邊隱隱有虎嘯之聲，一驚而醒。那虎嘯聲不久便即遠去，胡斐卻再也難以入睡，說道：「鍾二哥你睡吧，反正我睡不著，後半夜我來守。」

他打坐片刻，聽程靈素和鍾兆文呼吸沉穩，睡得甚酣，心想：「這一次多管閒事，耽擱了好幾天，追尋鳳天南便更為不易了，卻不知他去不去北京參與掌門人大會？」東思西想，不能寧定，從懷中取出布包，打了開來，又將那束藍花包在包裏，忽然想起王鐵匠所唱的那首情歌，心中一動：「難道她當真對我很好，我卻沒瞧出來麼？」

正自出神，忽聽得程靈素笑道：「你這包兒中藏著些甚麼寶貝？給我瞧瞧成不成？」胡斐回過頭來，淡淡月光之下，只見她不知何時已然醒來，坐在枯草之上。

胡斐道：「我當是寶貝，你瞧來或許不值一笑。」將布包攤開了送到她面前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小時候平四叔給我削的一柄小竹刀，這是我結義兄長趙三哥給的一朵紅絨花；這是我祖傳的拳經刀譜……」指到袁紫衣所贈的那隻玉鳳，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這是朋友送的一件玩意兒。」

那玉鳳在月下發出柔和的瑩光，程靈素聽他語音有異，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是一個姑娘朋友吧？」胡斐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是！」程靈素笑道：「這還不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嗎？」說著微微一笑，將布包還給胡斐，逕自睡了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也不知是喜是愁，耳邊似乎隱隱響起了王鐵匠的歌聲：

你不見她面時……天天要十七八遍掛在心！

# 第十一章 恩仇之際

次日一早，三人上馬又行，來時兩人馬快，只奔馳了一日，回去時卻到次日天黑，方到苗人鳳所住的小屋之外。

鍾兆文見屋外的樹上繫著七匹高頭大馬，心中一動，低聲道：「你們在這裏稍等，我先去瞧瞧。」

繞到屋後，聽得屋中有好幾人在大聲說話，悄悄到窗下向內一張，只見苗人鳳用布幪住了眼，昂然而立，廳門口站著幾條漢子，手中各執兵刃，神色甚是兇猛。鍾兆文環顧室內，不見兄長兆英，兄弟兆能的影蹤，心想他二人責在保護苗大俠，卻不知何以竟會離去，心中不禁憂疑。

只聽得那五個漢子中一人說道：「苗人鳳，你眼睛也瞎了，活在世上只不過是多受些兒活罪。依我說啊，還不如早點自己尋個了斷，也免得大爺們多費手腳。」苗人鳳哼了一聲，並不說話。又有一名漢子說道：「你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在江湖上也狂了幾十年啦。今日乖乖兒爬在地下給大爺們磕幾個響頭，爺們一發善心，說不定還能讓你多吃幾年窩囊飯。」

苗人鳳低啞著嗓子道：「田歸農呢？他怎麼沒膽子親自來跟我說話？」首先說話的漢子笑道：「料理你這瞎子，還用得著田大爺自己出馬麼？」苗人鳳澀然說道：「田歸農沒來？他連殺我也沒膽麼？」

便在此時，鍾兆文忽覺得肩頭有人輕輕一拍，他吃了一驚，向前縱出半丈，回過頭來，見是胡斐和程靈素兩人，這才放心。胡斐走到他身前，向西首一指，低聲道：「鍾大哥和三哥在那邊給賊子圍上啦，你快去相幫。我在這兒照料苗大俠。」鍾兆文知他武功了得，又掛念著兄弟，當下從腰間抽出判官筆，向西疾馳而去。

他這麼一縱一奔，屋中已然知覺。一人喝道：「外邊是誰？」胡斐笑道：「一位是醫生，一個是屠夫。」那人怒喝：「甚麼醫生屠夫？」胡斐笑道：「醫生給苗大俠治眼，屠夫殺豬宰狗！」那人怒罵一聲，便要搶出。另一名漢子一把拉住他臂膀，低聲說道：「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。田大爺只叫咱們殺這姓苗的，旁的事不用多管。」那人喉頭咕嚕幾聲，站定腳不動了。胡斐原怕苗人鳳眼睛不便吃虧，要想誘敵出屋，逐一對付，那知他們卻不上這當。

苗人鳳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回來了？」胡斐朗聲道：「在下已請到了毒手藥王他老人家來，苗大俠的眼準能治好。」

他說「毒手藥王」，原是虛張聲勢，恫嚇敵人，果然屋中五人盡皆變色，一齊回頭，卻見門口站著一個粗壯少年，另有一個瘦怯怯的姑娘，那裏有甚麼「毒手藥王」？

苗人鳳道：「這裏五個狗崽子不用小兄弟操心，你快去相助鍾氏三雄。賊子來的人不少，他們要倚多為勝。」

胡斐還未回答，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，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：「苗兄料事如神，我們果然是倚多為勝啦！」

胡斐回頭一望，吃了一驚，只見高高矮矮十幾條漢子，手中各持兵刃，慢慢走近。此外尚有十餘名莊客僮僕，高舉火把。鍾氏三雄雙手反縛，已被擒住。一個中年相公腰懸長劍，走在各人前頭。胡斐見這人長眉俊目，氣宇軒昂，正是數年前在商家堡中見過的田歸農。當年胡斐只是個黃皮精瘦的童子，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變，田歸農自然不認得他。

苗人鳳仰頭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田歸農，你不殺了我，總是睡不安穩。今天帶來的人可不少啊！」田歸農道：「我們是安份守己的良民，怎敢說要人性命？只不過前來恭請苗大俠到舍下盤桓幾日。誰叫咱們有故人之情呢。」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，可是洋洋自得之情溢於言表，今日連威震湘鄂的鍾氏三雄都已被擒，苗人鳳雙目已瞎，此外更無強援，那裏更有逃生的機會？至於站在門口的胡斐和程靈素，他自然沒放在眼角之下，便似沒這兩個人一般。

胡斐見敵眾我寡，鍾氏三雄一齊失手，看來對方好手不少，如何退敵救人，實是不易。他游目察看敵情，田歸農身後站著兩個女子。此外有一個枯瘦老者手持點穴橛，另一個中年漢子拿著一對鐵牌，雙目精光四射，看來這兩人都是勁敵。此外有七八名漢子拉著兩條極長極細的鐵鍊，不知有甚麼用途。

胡斐微一沉吟，便即省悟：「是了！他們怕苗大俠眼瞎後仍是十分厲害，這兩條鐵鍊明明是絆腳之用，欺他眼睛不便，七八人拉著鐵鍊遠遠一絆一圍，他武功再強，也非摔倒不可。」他向田歸農望了一眼，胸口忍不住怒火上升，心想：「你誘拐人家妻子，苗大俠已饒了你，竟要一個毒計接著一個，非將人置之死地不可。如此兇狠，當真禽獸不如。」

其實田歸農固然陰毒，卻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自從與苗人鳳的妻子南蘭私奔之後，想起她是當世第一高手的妻子，每日裏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，一有甚麼風吹草動，便疑心是苗人鳳前來尋仇。

南蘭初時對他是死心塌地的熱情痴戀，但見他整日提心吊膽，日日夜夜害怕自己的丈夫，不免生了鄙薄之意。因為這個丈夫苗人鳳，她實在不覺得有甚麼可怕。在她心中，只要兩心真誠的相愛，便是給苗人鳳一劍殺了，那又有甚麼？她看到田歸農對他自己性命的顧念，遠勝於珍重她的情愛。她是拋棄了丈夫，拋棄了女兒，拋棄了名節來跟隨他的，而他卻並不以為這是世界上最寶貴的。

因為害怕，於是田歸農的風流瀟灑便減色了，於是對琴棋書畫便不大有興緻了，便很少有時候伴著她在妝台前調脂弄粉了。他大部份時候在練劍打坐。

這位官家小姐，卻一直是討厭人家打拳動刀的。就算武功練得跟苗人鳳一般高強，又值得甚麼？何況，她雖然不會武功，卻也知道田歸農永遠練不到苗人鳳的地步。

田歸農卻知道，只要苗人鳳不死，自己一切圖謀終歸是一場春夢，甚麼富可敵國的財寶，甚麼氣蓋江湖的權勢，終究不過是鏡中花，水中月罷了！

因此雖然是自己對不起苗人鳳，但他非殺了這人不可。現在，苗人鳳的眼睛已弄瞎了，他武功高強的三個助手都已擒住了，室內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號令，屋外有十多名好手預備截攔，此外，還有兩條苗人鳳看不見的長長的鐵鍊……

※※※

程靈素靠在胡斐的身邊，一直默不作聲，但一切情勢全瞧在眼裏。她緩緩伸手入懷，摸出了半截蠟燭，又取出火摺。只要蠟燭一點著，片刻之間，周圍的人全非中毒暈倒不可。她向身後眾人一眼也不望，幌亮了火摺，便往燭芯上湊去，在夜晚點一枝蠟燭，那是誰也不會在意的事。

那知背後突然颼的一聲，打來了一枚暗器。這暗器自近處發來，即快且準，程靈素猝不及防，蠟燭竟被暗器打成兩截，跌在地下。她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小姑娘厲聲道：「你給我規規矩矩的站著，別搗鬼！」

眾人目光一時都射到了程靈素身上，均有訝異之色。程靈素見那暗器是一枚鐵錐，淡淡的道：「搗甚麼鬼啊？」心中卻暗自著急：「怎麼這個小姑娘居然識破了我的機關？這可有點難辦了。」

田歸農只斜幌一眼，並不在意，說道：「苗兄，跟我們走吧！」

他手下一名漢子伸手在胡斐肩頭猛力一推，喝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站開些。這裏沒熱鬧瞧。」他見胡程二人貌不驚人，還道是苗人鳳的鄰居。胡斐也不還手，索性裝傻，便站開一步。

苗人鳳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快走，別再顧我！只要設法救出鍾氏三雄，苗某永感大德。」胡斐和鍾氏三雄均是大為感動：「苗大俠仁義過人，雖然身處絕境，仍是只顧旁人，不顧自己。」

田歸農心中一動，向胡斐橫了一眼，心想：「難道這小子還會有甚麼門道？」喝道：「請苗大俠上路。」

這六個字一出口，屋中五人刀槍並舉，同時向苗人鳳身上五處要害殺去。

小屋的廳堂本就不大，六個人擠在裏面，眼見苗人鳳無可閃避，豈知他雙掌一錯，竟是硬生生從兩人之間擠了過去。五人兵刃盡數落空，喀喇喇幾聲響，一張椅子被兩柄刀同時劈成數塊。

苗人鳳回轉身來，神威凜凜的站在門口，他赤手空拳，眼上包布，卻堵住門不讓五個敵人逃走。胡斐本待衝入相援，但見他回身這麼一站，已知他有恃無恐，縱無不勝，一時也不致落敗。

那五名漢子心中均道：「我們五個人聯手，今日若還對付不了一個瞎子，此後還有甚麼臉面再在江湖行走？」

苗人鳳叫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再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胡斐道：「苗大俠放心，憑這些狗崽子，還擋不了我的路！」苗人鳳說道：「好，英雄年少，後生可畏！」說了這幾個字，突然搶入人叢，鐵掌飛舞，肘撞足踢，威不可當。

室中這五人均非尋常之輩，一見苗人鳳掌力沉雄，便各退開，靠著牆壁，俟隙進擊。混亂中桌子傾倒，室中燈火熄滅。

屋外兩人高舉火把，走到門口，因苗人鳳雙目既瞎，有無火光全是一樣，那五人卻可大佔便宜。

突聽一人大吼一聲，挺槍向苗人鳳刺去，這一槍對準他的小腹，去勢極是狠辣。苗人鳳右腿橫跨，伸掌欲抓槍頭，那知西南角上一人悄沒聲的伏著，突地揮刀砍出，噗的一聲，正中他右腿。原來這人頗有智計，知道苗人鳳全仗耳朵聽敵，聞風辨器。他屏住呼吸，一動不動的蹲著，苗人鳳激鬥方酣，自不知他的所在，直候到苗人鳳的右腿伸到自己跟前，這才一刀砍落。

屋內屋外眾人見苗人鳳受傷，一齊歡呼。

鍾兆英喝道：「小兄弟，快去救苗大俠，再待一會可來不及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苗人鳳左肩又中了一鞭。他心中想：「今日之勢，若無兵刃，空手殺不出重圍。」

胡斐也早已看清楚局面，須得將手中單刀拋給苗人鳳，他方能制勝，但門外勁敵不少，自己沒了兵刃，卻也難以抵擋，如何兩全，一時彷徨無計，眼見情勢緊急，不暇細思，叫俠：「苗大俠接刀！」運起內力，呼的一聲，將單刀擲了進去。這一擲力道奇猛，室中五個敵人便要伸手來接，手腕非折斷不可，只有苗人鳳一人，才接得了這一擲。

那知此時苗人鳳的左膀正伸到西南角處誘敵，待那人又是一刀砍出，手腕一翻，夾手已將單刀搶過，聽著胡斐單刀擲來的風勢，刀背對刀背一碰，噹的一響，火花四濺，竟將擲進來的單刀砸出門去，叫道：「你自己留著，且瞧我瞎子殺賊。」

他身上雖受了兩處傷，但手中有了兵刃，情勢登時大不同，呼呼兩刀，將五名敵人逼得又貼住了牆壁。

屋中五人素知「苗家劍」的威名，但精於劍術之人極少會使單刀，均想你縱然奪得一把刀，未必比空手更強，各人吆喝一聲，挺著兵刃又上。只見門外亮光一閃，又擲進一把刀來，這一次卻是擲給那單刀被奪的漢子。那人伸手接住，他適才兵刃脫手，頗覺臉上無光，非立功難以挽回顏面，當下舞刀搶攻，向苗人鳳迎面砍去。

苗人鳳凝立不動，聽得正面刀來，左側鞭至，仍是不閃不架，待得刀鞭離身不過半尺，猛地轉身，刷的一刀，正中持鞭者右臂，手臂立斷，鋼鞭落地。那人長聲慘呼。持刀者嚇了一跳，伏身向旁滾開。

胡斐心中一動：「這一招『鷂子翻身刀』明明是我胡家刀法，苗大俠如何會使？而他使得居然比我更是精妙！」

屋中其餘四人一楞之下，有人開口叫了起來：「苗瞎子也會使刀！」

田歸農猛地記起：當年胡一刀和苗人鳳曾互傳刀法劍法，又曾交換刀劍比武，心中一凜，叫道：「他使的是胡家刀法，與苗家劍全然不同。大夥兒小心些！」

苗人鳳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今日叫鼠輩見識胡家刀法的厲害！」踏上兩步，一招「懷中抱月」，回刀一削，乃是虛招，跟著「閉門鐵扇」，單刀一推一橫，又有一人腰間中刀，倒在地下。

胡斐又驚又喜：「他使的果然是我胡家刀法！原來這兩招虛虛實實，竟可以如此變化！」要知苗人鳳得胡一刀親口指點刀法的妙詣要旨，他武功根底又好，比之胡斐單從刀譜上自行琢磨，所知自然更為精深。

但見苗人鳳單刀展開，寒光閃閃，如風似電，吆喝聲中，一招「沙僧拜佛」，一人花槍折斷，斜肩被劈，跟著「上步摘星刀」，又有一人斷腿跌倒。

田歸農叫道：「錢四弟，出來，出來！」他見苗人鳳大展神威，這時屋中只剩下了一個使單刀的「錢四弟」，即令有人衝入相援，也未必能操勝算，決意誘他出屋用鐵鍊擒拿。但苗人鳳攔住屋門，那姓錢的如何能夠出來？

苗人鳳知道此人便是陰毒手法砍傷自己右腿之人，決不容他如此輕易逃脫，鋼刀幌動，將他逼在屋角之中，猛的一刀「穿手藏刀」砍將出去，倉啷一響，那人單刀脫手。這人極是狡猾，乘勢在地下一滾，穿過桌底，想欺苗人鳳眼不見物，便此逃出屋去。苗人鳳順手抓起一張板凳，用力擲出。那人正好從桌底滾出，碰的一聲，板凳撞正他的胸口。這一擲力道何等剛猛，登時肋骨與登腳齊斷，那人立時昏死過去。

苗人鳳片刻間連傷五人，總算他知這些人全是受田歸農指使，與自己無冤無仇，因此未下殺手，每人均使其身受重傷而止。但霎時之間五名好手一齊倒地，屋外眾人無不駭然，均想：「這人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果然了得！若他眼睛不瞎，我輩今日都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

田歸農朗聲笑道：「苗兄，你武功越來越高，小弟佩服得緊。來來來，小弟用天龍劍領教領教你的胡家刀法！」接著使個眼色，那些手握鐵鍊的漢子上前幾步，餘人卻退了開去。

苗人鳳道：「好！」他也料到田歸農必有陰險的後著，但形格勢禁，非得出屋動手不可。

※※※

胡斐突然說道：「且慢！姓田的，你要領教胡家刀法，何必苗大俠親自動手，在下指點你幾路，也就是了！」

田歸農見他適才擲刀接刀的手法勁力，已知他不是平常少年，但究也沒怎麼放在心上，向他橫了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是何人？膽敢在田大爺面前口出狂言？」

胡斐道：「我是苗大俠的朋友，適才見苗大俠施展胡家刀法，心下好生欽佩，記住了他幾下招數，就想試演一番。閣下手中既然有劍，只好勞你大駕，給我餵餵招了！」

田歸農氣得臉皮焦黃，還沒開口，胡斐喝道：「看刀！」一招「穿手藏刀」，當胸猛劈過去，正是適才苗人鳳用以打落姓錢的手中兵刃這一招。田歸農舉劍封架，噹的一響，刀劍相交。田歸農身子一幌，胡斐卻退了一步。

要知田歸農是天龍門北宗的掌門人，一手天龍劍法自幼練起，已有四十年的造詣，功力自比胡斐深厚得多。兩人這一較內力，胡斐竟自輸了一籌。但田歸農見對方小小年紀，膂力竟如此沉雄，滿以為這一劍要將他單刀震飛，內傷嘔血，那知他只退了一步，臉上若無其事，倒也不禁暗自驚詫。

苗人鳳站在門口，聽得胡斐上前，聽得刀削的風勢，又聽得兩人刀劍相交，胡斐倒退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招『穿手藏刀』使得一點不錯。可是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數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。請你退開，讓我瞎子來收拾他！」

胡斐聽到「胡家刀法的要旨端在招數精奇，不在以力碰力」這兩句話，心念一動，暗道：「苗大俠這兩句話令我茅塞頓開，跟敵人硬拚，那是以己之短，攻敵之長。」又想起當年趙半山在商家堡講解武學精義，正與苗人鳳的說法不謀而合，心中一喜之下，大聲道：「且慢！苗大俠適才所使刀法我只試了一招，還有十幾招未試。」轉過頭來，向田歸農道：「這一招『穿手藏刀』，你知道厲害了麼？」

田歸農喝道：「渾小子，還不給我滾開！」

胡斐說道：「好，你不服氣，待我把胡家刀法一一施展，若是我使得不對，打你不過，我跟你磕頭。倘若你輸了呢？」田歸農滿肚子沒好氣，喝道：「我也跟你磕頭！」

胡斐笑道：「那倒不用！你若不敵胡家刀法，那就須立時將鍾氏三雄放了。這三位武功修為，可比你高明得太多。若說單打獨鬥，你決非三位鍾兄敵手。單憑人多，那算甚麼英雄？」他這番話一則激怒對方，二則也是替鍾氏三雄出氣。

三鍾雙手被縛，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甚是感激。

田歸農行事本來瀟灑，但給胡斐這麼一激，竟是大大的沉不住氣，心想：「你想輸了給我磕頭？有這麼便宜事！今日叫你的小命難逃我的劍底。」當下左袖一拂，左手捏個劍訣，斜走三步，他心中雖怒，卻不莽進，使的竟是正規的天龍門一字劍法。

眾人見首領出手，一齊退開，手執火把的高高舉起，圍成一個明晃晃的火圈。

胡斐叫道：「『懷中抱月』，本是虛招，下一招『閉門鐵扇』！」口中吆喝，單刀一推一橫，正與苗人鳳適才所使的一模一樣。田歸農身子一閃，橫劍急刺。胡斐叫道：「苗大俠，下一招怎麼？我對付不了啦！」

苗人鳳聽他叫出「懷中抱月」與「閉門鐵扇」兩招的名字，也不怎麼驚異，因胡家刀法的招數外表上看去，和武林中一般大路刀法並無多大不同，只是變化奇妙，攻則去勢凌厲，守則門戶嚴謹，攻中有守，守中有攻，令人莫測高深，這時聽胡斐急叫，眉頭一皺，叫道：「沙僧拜佛。」

胡斐依言一刀劈去。田歸農長劍斜刺，來點胡斐手腕。

苗人鳳叫道：「鷂子翻身！」他話未說完，胡斐已使「鷂子翻身」砍去。田歸農吃了一驚，急忙退開一步，嗤的一聲，長袍袍角已被刀鋒割去一塊。他臉上微微一紅，刷刷刷連刺三劍，迅捷無倫，心想：「難道你苗人鳳還來得及指點？」

苗人鳳一驚，暗叫要糟。卻聽胡斐笑道：「苗大俠我已避了他三劍，怎地反擊？」苗人鳳順口道：「關平獻印！」胡斐道：「好！」果然是一刀「關平獻印！」

這一刀劈去，勢挾勁風，威力不小，但苗人鳳先已叫出，田歸農是武林一大宗派的掌門，所學既精，人又機靈，早已搶先避開。胡斐跟著一刀削去，這一招是「夜叉探海」。他刀到中途，苗人鳳也已叫了出來：「夜叉探海！」

十餘招一過，田歸農竟被迫得手忙腳亂，全處下風，一瞥眼見旁觀眾人均有驚異之色，當下劍法一變，快擊快刺。胡斐展開生平所學，以快打快。苗人鳳口中還在呼喝：「上步搶刀，亮刀勢，觀音坐蓮，浪子回頭……」眾人只見胡斐刀鋒所向，竟與苗人鳳叫的若合符節，無不駭然。

其實這事也不希奇。明末清初之時，胡苗范田四家武功均有聲於世。苗人鳳為一代大俠，專精劍術，對天龍門劍術熟知於胸，這時田胡兩人相鬥，他眼睛雖然不見，一聽風聲即能辨知二人所使的大致是何招術。胡斐出招進刀，其實是依據自己生平所學全力施為，若是聽到苗人鳳指點再行出刀，在這生死繫於一發的拚鬥之際，那裏還來得及？只是他和苗人鳳所學的胡家刀法係出同源，全無二致。苗人鳳口中呼喝和他手上施為，剛好配得天衣無縫，倒似是預先排演純熟、在眾人之前試演一般。

田歸農暗想：「莫非這人是苗人鳳的弟子？要不然苗人鳳眼睛未瞎，裝模作樣的包上一塊白布，實則瞧得清清楚楚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生了怯意。胡斐的單刀卻越使越快。

這時苗人鳳再也無法聽出兩人的招數，已然住口不叫，心中卻在琢磨：「這少年刀法如此精奇，不知是那一位高手的門下？」

若是他雙目得見，看到胡斐的胡家刀法使得如此精純，自早料到他是胡一刀的傳人了！

眾人圍著的圈子越離越開，都怕被刀鋒劍刃碰及。

胡斐一個轉身，卻見程靈素站在圈子之內，滿臉都是關注之情，不知怎的，竟在這酣鬥之際，腦海中飄過了王鐵匠向他所唱的四句情歌，不禁向她微微一笑，突然轉頭喝道：「『懷中抱月』，本是虛招！」

話聲未畢，噹的一聲，田歸農長劍落地，手臂上滿是鮮血，踉蹌倒退，身子幌了兩幌，噴出一口血來。

原來「懷中抱月」，本是虛招，下一招是「閉門鐵扇」。這兩招一虛一實，當晚苗人鳳和胡斐各已使了一次，田歸農自是瞧得明白，激鬥中猛聽得「懷中抱月，本是虛招」這八字，自然而然的防他下一招「閉門鐵扇」。那知道胡家刀法妙在虛實互用，忽虛忽實，這一招「懷中抱月」卻突然變為實招，胡斐單刀回抱，一刀砍在他的腕上，跟著刀中夾掌，在他胸口結結實實的猛擊一掌。

胡斐笑道：「你怎地如此性急，不聽我說完？我說：『懷中抱月，本是虛招，變為實招，又有何妨？』你聽了上半截，沒聽下半截！」

田歸農胸口翻騰，似乎又要有大口鮮血噴出，知道今日已一敗塗地，又怕苗人鳳眼睛其實未瞎，強行運氣忍住，一指鍾氏三雄，命手下人解縛，隨即將手一揮，轉過身去，忍不住又是一口血吐出。

那放錐的小姑娘田青文是田歸農之女，是他前妻所生，她見父親身受重傷，急忙搶上扶住，低聲道：「爹，咱們走吧？」田歸農點點頭。

眾人群龍無首，人數雖眾，卻已全無鬥志。苗人鳳抓起屋中受傷五人，一一擲出。眾人伸手接住，轉身便走。

程靈素叫道：「小姑娘，暗器帶回家去！」右手一揚，鐵錐向田青文飛去。

田青文竟不回頭，左手向後一抄接住，手法極是伶俐。那知錐甫入手，她全身一跳，立即將鐵錐拋在地下，左手連連揮動，似乎那鐵錐極其燙手一般。

胡斐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赤蠍粉！」程靈素回以一笑，她果然是在鐵錐上放了赤蠍粉。

片刻之間，田歸農一行人去得乾乾淨淨，小屋之前又是漆黑一團。

鍾兆英朗聲道：「苗大俠，賊子今日敗去，不會再來。我三兄弟維護無力，大是慚愧，望你雙目早日痊可。」又向胡斐道：「小兄弟，我三鍾交了你這位朋友，他日若有差遣，願盡死力！」三人一抱拳，逕自快步去了。

胡斐知他三人失手被擒，臉上無光，當下不便再說甚麼。苗人鳳心中恩怨分明，口頭卻不喜多言，只是拱手還禮，耳聽得田歸農一行人北去，鍾氏三雄卻是南行。

※※※

程靈素道：「你兩位武功驚人，可讓我大開眼界了。苗大俠，請你回進屋去，我瞧瞧你的眼睛。」

當下三人回進屋中。胡斐搬起倒翻了的桌，點亮油燈。程靈素輕輕解開苗人鳳眼上的包布，手持燭台，細細察看。

胡斐不去看苗人鳳的傷目，只是望著程靈素的神色，要從她臉色之中，看出苗人鳳的傷目是否有救。但見程靈素的眼珠晶瑩清澈，猶似一泓清水，臉上只露出凝思之意，既無難色，亦無喜容，直是教人猜度不透。

苗人鳳和胡斐都是極有膽識之人，但在這一刻間，心中的惴惴不安，尤甚於身處強敵環伺之中。

過了半晌，程靈素仍是凝視不語。苗人鳳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毒藥藥性厲害，又隔了這許多時刻，若是難治，姑娘但說不妨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要治到與常人一般，並不為難，只是苗大俠並非常人。」胡斐奇道：「怎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苗大俠人稱『打遍天下無敵手』，武功如此精強，目力自亦異乎尋常，再者內力既深，雙目必當炯炯有神，凜然生威。倘若給我這庸醫治得失了神采，豈不可惜？」

苗人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位姑娘吐屬不凡，手段自是極高的了。但不知跟一嗔大師怎生稱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原來苗大俠還是先師的故人……」苗人鳳一怔，道：「一嗔大師亡故了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是。」

苗人鳳霍地站起，說道：「在下有言要跟姑娘說知。」

胡斐見他神色有異，心中奇怪，又想：「程姑娘的師父毒手藥王法名叫做『無嗔』，怎麼苗大俠稱他為『一嗔』？」

只聽苗人鳳道：「當年尊師與在下曾有小小過節，在下無禮，曾損傷過尊師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啊，先師左手少了兩根手指，那是給苗大俠用劍削去的？」苗人鳳道：「不錯。雖然這番過節尊師後來立即便報復了，算是扯了個直，兩不吃虧，但前晚這位兄弟要去向尊師求救之時，在下卻知是自討沒趣，枉費心機。今日姑娘來此，在下還道是奉了尊師之命，以德報怨，實所感激。可是尊師既已逝世，姑娘是不知這段舊事的了？」程靈素搖頭道：「不知。」

苗人鳳轉身走進內室，捧出一隻鐵盒，交給程靈素，道：「這是尊師遺物，姑娘一看便知。」

那鐵盒約莫八寸見方，生滿鐵銹，已是多年舊物。程靈素打開盒蓋，只見盒中有一條小蛇的骨骼，另有一個小小磁瓶，瓶上刻著「蛇藥」兩字，她認得這種藥瓶是師父常用之物，但不知那小蛇的骨骼是何用意。

苗人鳳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尊師和我言語失和，兩人動起手來。第二天尊師命人送了這隻鐵盒給我，傳言道：『若有膽子，便打開盒子瞧瞧，否則投入江河之中算了。』我自是不受他激，一開盒蓋，裏面躍出這條小蛇，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，這條小蛇劇毒無比，我半條手臂登時發黑。但尊師在鐵盒中附有蛇藥，我服用之後，性命是無礙的，這一番痛苦卻也難當之至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

胡斐和程靈素相對而嘻，均想這番舉動原是毒手藥王的拿手好戲。

苗人鳳道：「咱們話已說明，姓苗的不能暗中佔人便宜。姑娘好心醫我，料想起來決非一嗔大師本意，煩勞姑娘一番跋涉，在下就此謝過。」說著一揖，站起身來走到門邊，便是送客之意。

胡斐暗暗佩服，心想苗人鳳行事大有古人遺風，豪邁慷慨，不愧「大俠」兩字。

程靈素卻不站起，說道：「苗大俠，我師父早就不叫『一嗔』了啊。」苗人鳳道：「甚麼？」

程靈素道：「我師父出家之前，脾氣很是暴躁。他出家後法名『大嗔』，後來修性養心，頗有進益，於是更名『一嗔』。倘若苗大俠與先師動手之時，先師不叫一嗔，仍是叫作大嗔，這鐵盒中便只有毒蛇而無解藥了。」苗人鳳「啊」的一聲，點了點頭。

程靈素道：「他老人家收我做徒兒的時候，法名叫作『微嗔』。三年之前，他老人家改作了『無嗔』。苗大俠，你可把我師父太小看了。」苗人鳳又是「啊」的一聲。程靈素道：「他老人家撒手西歸之時，早已大徹大悟，無嗔無喜，那裏還會把你這番小小舊怨記在心上？」

苗人鳳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說道：「照啊！我確是把這位故人瞧得小了。一別十餘年，人家豈能如你苗人鳳一般絲毫沒有長進？姑娘你貴姓？」

程靈素抿嘴一笑，道：「我姓程。」從包袱中取出一隻木盒，打開盒蓋，拿出一柄小刀，一枚金針，說道：「苗大俠，請你放鬆全身穴道。」苗人鳳道：「是了！」

胡斐見程靈素拿了刀針走到苗人鳳身前，心中突起一念：「苗大俠和那毒手藥王有仇。江湖上人心難測，倘若他們正是安排惡計，由程姑娘借治傷為名，卻下毒手，豈不是我胡斐第二次又給人借作了殺人之刀？這時苗大俠全身穴道放鬆，只須在要穴中輕輕一針，即能制他死命。」正自躊躇，程靈素回過頭來，將小刀交了給他，道：「你給我拿著。」忽見他臉色有異，當即會意，笑道：「苗大俠放心，你卻不放心嗎？」胡斐道：「倘若是給我治傷，我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你說我是好人呢，還是壞人？」

這句話單刀直入的問了出來，胡斐絕無思索，隨口答道：「你自然是好人。」程靈素很是喜歡，向他一笑。她肌膚黃瘦，本來算不得美麗，但一笑之下，神采煥發，猶如春花初綻。胡斐心中更無半點疑慮，報以一笑。程靈素道：「你真的相信我了吧？」說著臉上微微一紅，轉過臉去，不敢再和他眼光相對。

胡斐曲起手指，在自己額角上輕輕打了個爆栗，笑道：「打你這胡塗小子！」心中忽然一動。「她問：『你真的相信我了吧？』為甚麼要臉紅？」王鐵匠所唱的那幾句情歌，陡然間在心底響起：「小妹子待情郎──恩情深，你莫負了小妹子──一段情……」

程靈素提起金針，在苗人鳳眼上「陽白穴」、眼旁「睛明穴」、眼下「承泣穴」三處穴道逐一刺過，用小刀在「承泣穴」下割開少些皮肉，又換過一枚金針，刺在破孔之中，她大拇指在針尾一控一放，針尾中便流出黑血來。原來這一枚金針中間是空的。眼見血流不止，黑血變紫，紫血變紅。胡斐雖是外行，也知毒液已然去盡，歡呼道：「好啦！」

程靈素在七心海棠上採下四片葉子，搗得爛了，敷在苗人鳳眼上。苗人鳳臉上肌肉微微一動，接著身下椅子格的一響。

程靈素道：「苗大俠，我聽胡大哥說，你有一位千金，長得挺是可愛，她在那裏啊？」苗人鳳道：「這裏不太平，送到鄰舍家去了。」程靈素用布條給他縛在眼上，說道：「好啦！三天之後，待得疼痛過去，麻養難當之時，揭開布帶，那便沒事了。現下請進去躺著歇歇。胡大哥，咱們做飯去。」

苗人鳳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問你一句話。遼東大俠胡一刀，是你的伯父呢還是叔父？」要知胡斐以胡家刀法擊敗田歸農，苗人鳳雖未親睹，但聽得出他刀法上的造詣大非尋常，若不是胡一刀的嫡傳，決不能有此功夫。他知胡一刀只生一子，而那兒子早已給人殺死，拋入河中，因此猜想胡斐必是胡一刀的侄子。

胡斐澀然一笑，道：「這位遼東大俠不是我的伯父，也不是我叔父。」苗人鳳甚是奇怪，心想胡家刀法素來不傳外人，何況這少年確又姓胡，又問道：「那位胡一刀胡大俠，你叫他作甚麼？」

胡斐心中難過，只因不知苗人鳳和自己父親究竟有甚關連，不願便此自承身份，道：「胡大俠？他早逝世多年了，我那有福份來叫他甚麼？」心中在想：「我這一生若有福份叫一聲爹爹媽媽，能得他們親口答應一聲，這世上我還希求些甚麼？」

苗人鳳心中納罕，呆立片刻，微微搖頭，回進臥室。

程靈素見胡斐臉有黯然之色，要逗他高興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你累了半天，坐一忽兒吧！」胡斐搖頭道：「我不累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你坐下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胡斐依言坐下，突覺臀下一虛，喀的一響，椅子碎得四分五裂。程靈素拍手笑道：「五百斤的大牯牛也沒你重。」

胡斐下盤功夫極穩，雖然坐了個空，但雙腿立時拿樁，並沒摔倒，心中覺得奇怪。程靈素笑道：「那七心海棠的葉子敷在肉上，痛於刀割十倍，若是你啊，只怕叫出我的媽來啦。」胡斐一笑，這才會意，原來適才苗人鳳忍痛，雖是不動聲色，但一股內勁，早把椅子坐得脆爛了。

※※※

兩人煮了一大鑊飯，炒了三盤菜，請苗人鳳出來同吃。苗人鳳道：「能喝酒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能喝，甚麼都不用忌。」苗人鳳拿出三瓶白乾來，每人面前放了一瓶，道：「大家自己倒酒喝，不用客氣。」說著在碗中倒了半碗，仰脖子一飲而盡。胡斐是個好酒之人，陪他喝了半碗。

程靈素不喝，卻把半瓶白乾倒在種七心海棠的陶盆中，說道：「這花得用酒澆，一澆水便死。我在種醍醐香時悟到了這個道理。師兄師姊他們不懂，一直忙了十多年，始終種不活。」剩下的半瓶分給苗胡二人倒在碗中，自己吃飯相陪。

苗人鳳又喝了半碗酒，意興甚豪，問道：「胡兄弟，你的刀法是誰教的？」胡斐答道：「沒人教，是照著一本刀譜上的圖樣和解說學的。」苗人鳳「嗯」了一聲。胡斐道：「後來遇到紅花會的趙三當家，傳了我幾條太極拳的要訣。」苗人鳳一拍大腿，叫道：「是千臂如來趙半山趙三當家了？」胡斐道：「正是。」苗人鳳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」胡斐道：「怎麼？」苗人鳳道：「久慕紅花會陳總舵主豪傑仗義，諸位當家英雄了得，只可惜豹隱回疆，苗某無緣得見，實是生平憾事。」胡斐聽他語意之中對趙半山極是推重，心下也感喜歡。

苗人鳳將一瓶酒倒乾，舉碗飲了，霍地站起，摸到放在茶几上的單刀，說道：「胡兄弟，昔年我遇到胡一刀大俠，他傳了我一手胡家刀法。今日我用以殺退強敵，你用以打敗田歸農，便是這路刀法了。嘿嘿，真是好刀法啊，好刀法！」驀地裏仰天長嘯，躍出戶外，提刀一立，將那一路胡家刀法施展開來。

只見他步法凝穩，刀鋒回舞，或閒雅舒徐，或剛猛迅捷，一招一式，俱是勢挾勁風。胡斐凝神觀看，見他所使招數，果與刀譜上所記一般無異，只是刀勢較為收斂，而比自己所使，也緩慢得多。胡斐只道他是為了讓自己看得清楚，故意放慢。

苗人鳳一路刀法使完，橫刀而立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以你刀法上的造詣，勝那田歸農是綽綽有餘，但等我眼睛好了，你要和我打成平手，卻尚有不及。」

胡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晚輩怎是苗大俠的敵手？」苗人鳳搖頭道：「這話錯了。當年胡大俠以這路刀法，和我整整鬥了五天，始終不分上下。他使刀之時，可比你緩慢得多，收斂得多。」胡斐一怔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？」苗人鳳道：「是啊，與其以主欺客，不如以客犯主。嫩勝於老，遲勝於急。纏、滑、絞、擦、抽、截，強於展、抹、鉤、剁、砍、劈。」

原來以主欺客，以客犯主，均是使刀之勢，以刀尖開砸敵器為「嫩」，以近柄處刀刃開砸敵器為「老」，磕托稍慢為「遲」，以刀先迎為「急」，至於纏、滑、絞、擦等等，也都是使刀的諸般法門。

苗人鳳收刀還入，拿起筷子，扒了兩口飯，說道：「你慢慢悟到此理，他日必可稱雄武林，縱橫江湖。」

胡斐「嗯」了一聲，舉著筷子欲挾不挾，心中思量著他那幾句話，筷子停在半空。程靈素用筷子在他筷子上輕輕一敲，笑道：「飯也不吃了嗎？」胡斐正自琢磨刀訣，全身的勁力不知不覺都貫注右臂之上。程靈素的筷子敲了過來，他筷子上自然而然的生出一股反震之力，嗒的一聲輕響，程靈素的一雙筷子竟爾震為四截。她「啊」的一聲輕呼，笑道：「顯本事麼？」

胡斐忙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想著苗大俠那番話，不禁出了神。」隨手將手中筷子遞了給她。程靈素接過來便吃，胡斐卻喃喃念著：「嫩勝於老，遲勝於急，與其以主欺客──」一抬頭，見她正用自己使過的筷子吃飯，竟是絲毫不以為忤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欲待拿來代她拭抹乾淨，為時已遲，要道歉幾句吧，卻又太著形跡，於是到廚房去另行取了一雙筷子。

他扒了幾口飯，伸筷到那盤炒白菜中去挾菜，苗人鳳的筷子也剛好伸出，輕輕一撥，將他的筷子擋了開去，說道：「這是『截』字訣。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！」舉筷又上，但苗人鳳的一雙筷子守得嚴密異常，不論他如何高搶低撥，始終伸不進盤子之中。

胡斐心想：「動刀子拚鬥之時，他眼睛雖然不能視物，但可聽風辨器，從兵刃劈風的聲音之中，辨明了敵招的來路。這時我一雙小小的筷子，伸出去又無風聲，他如何能夠察覺？」

兩人進退邀擊，又拆了數招，胡斐突然領悟，原來苗人鳳這時所使招數，全是用的「後發制人」之術，要待雙方筷子相交，他才隨機應變，這正是所謂「以客犯主」、「遲勝於急」等等的道理。

胡斐一明此理，不再伸筷搶菜，卻將筷子高舉半空，遲遲不落，雙眼凝視著苗人鳳的筷子，自己的筷子一寸一寸的慢慢移落，終於碰到了白菜。那時的手法可就快捷無倫，一挾縮回，送到了嘴裏。苗人鳳瞧不見他筷子的起落，自是不能攔截，將雙筷往桌上一擲，哈哈大笑。

胡斐自這口白菜一吃，才真正踏入了第一流高手的境界，回想適才花了這許多力氣才勝得田歸農，霎時之間又是喜歡，又是慚愧。

程靈素見他終於搶到白菜，笑吟吟的望著他，心下也十分代他高興。

※※※

苗人鳳道：「胡家刀法今日終於有了傳人，唉，胡大哥啊胡大哥！」說到這裏，語音甚是蒼涼。

程靈素瞧出他與胡斐之間，似有甚麼難解的糾葛，不願他多提此事，於是問道：「苗大俠，你和先師當年為了甚麼事情結仇，能說給我們聽聽嗎？」

苗人鳳嘆了口氣道：「這一件事我到今日還是不能明白。十八年前，我誤傷了一位好朋友，只因兵刃上餵有劇毒，見血封喉，竟爾無法挽救。我想這毒藥如此厲害，多半與尊師有關，因此去向尊師詢問。尊師一口否認，說道毫不知情，想是我一來不會說話，二來心情甚惡，不免得罪了尊師，兩人這才動手。」

胡斐一言不發，聽他說完，隔了半晌，才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位好朋友是你親手殺死的了？」苗人鳳道：「正是。」胡斐道：「那人的夫人呢？你斬草除根，一起殺了？」

程靈素見他手按刀柄，臉色鐵青，眼見一個杯酒言歡的局面，轉眼間便要轉為一場腥風血雨。她全不知誰是誰非，但心中絕無半點疑問：「如果他二人動手砍殺，我得立時助他。」這個「他」到底是誰，她心中自是清清楚楚的。

苗人鳳語音甚是苦澀，緩緩的道：「他夫人當場自刎殉夫。」胡斐道：「那條命也是你害的了？」苗人鳳淒然道：「正是！」

胡斐站起身來，森然道：「這位好朋友姓甚名誰？」苗人鳳道：「你真要知道？」胡斐道：「我要知道。」苗人鳳道：「好，你跟我來！」大踏步走進後堂。胡斐隨後跟去。程靈素緊跟在胡斐之後。

只見苗人鳳推開廂房房門，房內居中一張白木桌子，桌上放著兩塊靈牌，一塊寫著「義兄遼東大俠胡公一刀之靈位」，另一塊寫著「義嫂胡夫人之靈位」。

胡斐望著這兩位靈牌，手足冰冷，全身發顫。他早就疑心父母之喪，必與苗人鳳有重大關連，但見他為人慷慨豪俠，一直盼望自己是疑心錯了。但此刻他直認不諱，可是他既說「我誤傷了一位好朋友」，神色語氣之間，又是含著無限隱痛，一霎時間，不知該當如何才好。

苗人鳳轉過身來，雙手負在背後，說道：「你既不肯說和胡大俠有何干連，我也不必追問。小兄弟，你答應過照顧我女兒的，這話可要記得。好吧，你要替胡大俠報仇，便可動手！」

胡斐舉起單刀，停在半空，心想：「我只要用他適才教我『以客犯主』之訣，緩緩落刀，他決計躲閃不了，那便報了殺父殺母的大仇！」

然見他臉色平和，既無傷心之色，亦無懼怕之意，這一刀如何砍得下去？突然間大叫一聲，轉身便走。程靈素追了出來，捧起那盆七心海棠，取了隨身包袱，隨後趕去。

※※※

胡斐一口氣狂奔了十來里路，突然撲翻在地，痛哭起來。程靈素落後甚遠，隔了良久，這才奔到，見到他悲傷之情，知道此時無可勸慰，於是默默坐在他的身旁，且讓他縱聲一哭，發洩心頭的悲傷。

胡斐直哭到眼淚乾了，這才止聲，說道：「靈姑娘，他殺死的便是我的爹爹媽媽，此仇不共戴天。」

程靈素呆了半晌，道：「那咱們給他治眼，這事可錯了。」胡斐道：「治他眼睛，一點也不錯。待他雙眼好了，我再去找他報仇。」他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只是他武功遠勝於我，非得先把武藝練好了不可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他既用餵毒的兵刃傷你爹爹，咱們也可一報還一報。」

胡斐覺得她全心全意的護著自己，心中好生感激，但想到她要以厲害毒藥去對付苗人鳳，說也奇怪，反而不自禁的凜然感到懼意。

他心中又想：「這位靈姑娘聰明才智，勝我十倍，武功也自不弱，但整日和毒物為伍，總是……」他自己也不知「總是……」甚麼，心底只隱隱的覺得不妥。

#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盜黨

他大哭一場之後，胸間鬱悶發洩了不少，眼見天已黎明，正可趕路，剛要站起身來，突然叫了聲「啊喲！」

原來他心神激盪，從苗人鳳家中急衝而出，竟將隨身的包袱留下了，倘再回頭去取，此時實不願和苗人鳳會面。

程靈素幽幽的道：「別的都沒甚麼，就是那隻玉鳳凰丟不得。」胡斐給她說中心事，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你在這兒稍等，我趕回去拿包袱，否則連今晚吃飯住店的銀子也沒有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有銀子，連金子也有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兩小錠黃金來。胡斐道：「最要緊的是我家傳的拳經刀譜，決計丟不得。」程靈素伸手入懷，取出他那本拳經刀譜來，淡淡的道：「可是這本？」

胡斐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你真細心，甚麼都幫我照料著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就可惜那隻玉鳳給我在路上丟了，當真過意不去。」胡斐見她臉色鄭重，不像是說笑，心中一急，道：「我回頭找找去，說不定還能找到。」說著轉頭便走。程靈素忽道：「咦，這裏亮晃晃的是甚麼東西？」伸手到青草之中，拾起一件飾物，瑩然生光，正是那隻玉鳳。

胡斐大喜，笑道：「你是女諸葛，小張良，小可甘拜下風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見了這玉鳳，瞧你喜歡得甚麼似的。還給你吧！」於是將刀譜和玉鳳都還了給他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胡斐一怔，道：「你生氣了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我生甚麼氣？」但眼眶一紅，珠淚欲滴，轉過了頭去。胡斐道：「你……你要到那裏去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胡斐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我沒爹沒娘，師父又死了，又沒人送甚麼玉鳳凰、玉麒麟給我，我……我怎麼知道到那裏去。」說到這裏，淚水終於流了下來。

胡斐自和她相識以來，見她心思細密，處處佔人上風，任何難事到了手上，無不迎刃而解，但這時見她悄立曉風之中，殘月斜照，怯生生的背影微微聳動，心中不由得大生憐惜之心，說道：「靈姑娘，我送你一程。」

程靈素背著身子，拉衣角拭了拭眼淚，說道：「我又不到那裏去，你送我做甚麼？你要我醫治苗人鳳的眼睛，我已經給治好啦。」

胡斐要逗她高興，說道：「可是還有一件事沒做。」程靈素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求你醫治苗人鳳，你說也要求我一件事的。甚麼事啊，你還沒說呢。」

程靈素究是個年輕姑娘，突然破涕為笑，道：「你不提起，我倒忘了，這叫做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好，我要你幹甚麼，你都得答應，是不是？」胡斐確是心甘情願的為她無論做甚麼事，昂然道：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無不從命。」

程靈素伸出手來，道：「好，那隻玉鳳凰給了我。」胡斐一呆，心中大是為難，但他終究是個言出必踐之人，當即將玉鳳遞了過去。程靈素不接，道：「我要來幹甚麼？我要你把它砸得稀爛。」

這一件事胡斐可萬萬下不了手，呆呆的怔在當地，瞧瞧程靈素，又瞧瞧手中玉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袁紫衣那俏麗嬌美的身形面龐，剎那間在心頭連轉了幾轉。

程靈素緩步走近，從他手裏接過玉鳳，給他放入懷中，微笑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可別太輕易答應人家。世上有許多事情，口中雖然答應了，卻是無法辦到的呢。好吧，咱們可以走啦！」胡斐心頭悵惘，感到一股說不出的滋味，給她捧著那盆七心海棠，跟在後面。

※※※

行到午間，來到一座大鎮。胡斐道：「咱們找家飯店吃飯，然後去買兩頭牲口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一個身穿緞子長袍、商人模樣的中年漢子走上前來，抱拳說道：「這位是胡爺麼？」胡斐從未見過此人，還禮道：「不敢，正是小可。請問貴姓，不知如何識得小可？」那人微笑道：「小人奉主人之命，在此恭候多時，請往這邊用些粗點。」說著恭恭敬敬的引著二人到了一座酒樓之中。

酒樓中店伴也不待那人吩咐，立即擺上酒饌。說是粗點，卻是十分豐盛精緻的酒席。胡斐和程靈素都感奇怪。但見那商人坐在下首相陪，一句不提何人相請，二人也就不問，隨意吃了些。

酒飯已罷，那商人道：「請兩位到這邊休息。」下了酒樓，早有從人牽了三匹大馬過來。三人上了馬，那商人在前引路，馳出市鎮，行了五六里，到了一座大莊院前。但見垂楊繞宅，白牆烏門，氣派甚是不小。

莊院門前站著六七名家丁，見那商人到來，一齊垂手肅立。那商人請胡斐和程靈素到大廳用茶，桌上擺滿了果品細點。胡斐心想：「我若問他何以如此接待，他不到時候，定不肯說，且讓他弄足玄虛，我只隨機應變便了。」當下和程靈素隨意談論沿途風物景色，沒去理睬那人。那商人只是恭敬相陪，對兩人的談論竟不插口半句。

用罷點心，那商人說道：「胡爺和這位姑娘旅途勞頓，請內室洗澡更衣。」胡斐心想：「聽他口氣，似不知程姑娘的來歷，如此更妙。他如果敢向毒手藥王的弟子下毒，正好自討苦吃。」當下隨著家丁走進內堂。另有僕婦前來侍候程靈素往後樓洗沐。

兩人稍加休息，又到大廳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見對方身上衣履都是煥然一新。程靈素低聲笑道：「胡大哥，過新年嗎？打扮得這麼齊整。」胡斐見她臉上薄施脂粉，清秀之中微增嬌艷之色，笑道：「你卻像新娘子一般呢。」程靈素臉上一紅，轉過了頭不理。胡斐暗悔失言，但偷眼相瞧，她臉上卻不見有何怒色，目光中只是露出又頑皮又羞怯的光芒。

這時廳上又已豐陳酒饌，那商人向胡斐敬了三杯酒，轉身入內，回出時手捧托盤，盤中放著一個紅布包袱，打開包袱，裏面是一本泥金箋訂成的簿子，封皮上寫著「恭呈胡大爺印斐哂納」九個字。他雙手捧著簿子，呈到胡斐面前，說道：「小人奉主人之命，將這份薄禮呈交胡大爺。」

胡斐並不接簿，問道：「貴主人是誰？何以贈禮小可？」那商人道：「敝上吩咐，不得提他名字，將來胡大爺自然知曉。」胡斐好生奇怪，接過錦簿，翻開一看，只見第一頁寫道：「上等水田四百一十五畝七分」，下面詳細註明田畝的四至和座落，又註明佃戶為誰，每年繳租穀若干等等。

胡斐大奇，心想：「我要這四百多畝水田幹甚麼？」再翻過第二頁，見寫道：「莊子一座，五進，計樓房十二間，平房七十三間。」下面也以小字詳註莊子東南西北的四至，以及每間房子的名稱，花園、廳堂、廂房，以至灶披、柴房、馬廄等等，無不書寫明白。再翻下去，則是莊子中婢僕的名字，日用金銀、糧食、牲口、車轎、傢俱、衣著等等，無不具備。

胡斐翻閱一過，大是迷惘，將簿子交給程靈素，道：「你看。」程靈素看了一遍，也猜不透是甚麼用意，笑道：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」

那商人道：「敝上說倉卒之間，措備不周，實是不成敬意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待會小人陪胡大爺，到房舍各處去瞧瞧。」胡斐問道：「你貴姓？」那商人道：「小人姓張。這裏的田地房產，暫時由小人替胡大爺經管。胡大爺瞧著有甚麼不妥，只須吩咐便是。田地房屋的契據，都在這裏，請胡大爺收管。」說著又呈上許多文據。胡斐道：「你且收著。常言道：無功不受祿。如此厚禮，我未必能受呢。」那商人道：「胡大爺太謙了。敝上只說禮數太薄，心中著實過意不去。」

胡斐自幼闖蕩江湖，奇詭怪異之事，見聞頗不在少，但突然收到這樣一份厚禮，而送禮之人又避不見面，這種事卻從沒聽見過。看這姓張的步履舉止，決計不會武功，談吐中也毫無武林人物的氣息，瞧來他只是奉人之囑，不見得便知內情。

酒飯已罷，胡斐和程靈素到書房休息。但見書房中四壁圖書，幾列楸枰，架陳瑤琴，甚是雅緻。一名書僮送上清茶後退了出去，房中只留下胡程二人。

程靈素笑道：「胡員外，想不到你在這兒做起老爺來啦。」胡斐想想，也是不禁失笑，但隨即皺眉說道：「我瞧送禮之人定有歹意，只是實在猜不出這人是誰？如此作法有甚麼用意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會不會是苗人鳳？」胡斐搖頭道：「這人雖和我有不共戴天的深仇，但我瞧他光明磊落，實是一條好漢，不致幹這等鬼鬼祟祟的勾當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你助他退敵，他便送你一份厚禮，一來道謝，二來盼望化解怨仇，恐怕倒是一番美意。」胡斐道：「姓胡的豈能瞧在這金銀田產份上，忘了父母大仇？不，不！苗人鳳不會如此小覷了我。」程靈素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那倒是我小覷了你啦。」

兩人商量了半日，瞧不出端倪，決意便在此住宿一宵，好歹也要探尋出一點線索。到了晚間，胡斐在後堂大房中安睡，程靈素的閨房卻設在花園旁的樓上。胡斐一生之中從未住過如此富麗堂皇的屋宇，而這屋宇居然屬於自己，更是匪夷所思。

他睡到二更時分，輕輕推窗躍出，竄到屋面，伏低身子一望，見西面後院中燈火未熄，於是展開輕身功夫，奔了過去。鉤屋簷，一個「倒捲珠簾」，從窗縫中向內張望，只見那姓張的滴滴篤篤的打著算盤，正自算帳，另一個老家人在旁相陪。那姓張的寫幾筆帳，便跟那家人說幾句話，說的都是工薪柴米等等瑣事。

胡斐聽了半天，全無頭緒，正要回身，忽聽得東邊屋面上一聲輕響。他翻身站直，手握刀柄，只見來的卻是程靈素。她做個手勢，胡斐縱身過去。程靈素悄聲道：「我前前後後都瞧過了，沒半點蹊蹺。你看到甚麼沒有？」胡斐搖了搖頭。兩人分別回房，這一晚各自提防，反覆思量，都沒睡得安穩。

次晨起身，早有僮僕送上參湯燕窩，跟著便是面餃點心，胡斐卻另有一壺狀元紅美酒。胡斐心想：「有靈姑娘為伴，談談講講，倒也頗不寂寞。在這裏住著，說得上無憂無慮，快樂逍遙。」

驀地轉念：「那姓鳳的惡霸殺了鍾阿四全家，我不伸此冤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？」想到此處，胸間熱血沸騰，便向程靈素說道：「咱們這就動身了吧？」程靈素也不問他要到何處，答道：「好，是該動身了。」

兩人回進臥室，換了舊時衣服。胡斐對那姓張的商人道：「我們走了！」說了這一句，拔步便走。那姓張的大是錯愕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怎麼走得這般快？胡大……胡大爺，小人去備路上使費，您請等一會。」待他進去端了一大盤金錠銀錠出來，胡程二人早已遠去。

※※※

二人跨開大步，向北而行，中午時分到了一處市集，一打聽，才知昨晚住宿之處叫作義堂鎮。胡斐取出銀子買了兩匹馬，兩人並騎，談論昨日的奇事。

程靈素道：「咱們白吃白喝，白住白宿，半點也沒有損到甚麼。這樣說來，那主人似乎並沒安著歹心。」胡斐道：「我總覺這件事陰陽怪氣，很有點兒邪門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我倒盼這種邪門的事兒多遇上些，一路上陰陽怪氣個不停。喂，胡大爺，你到底是去那裏啊？」胡斐道：「我要上北京。你也同去玩玩，好不好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好是沒甚麼不好，就只怕有些兒不便。」胡斐奇道：「甚麼不便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胡大爺去探訪那位贈玉鳳的姑娘，還得隨身帶個使喚的丫環麼？」

胡斐正色說道：「不，我是去追殺一個仇人。此人武功雖不甚高，可是耳目眾多，狡獪多智，盼望靈姑娘助我一臂之力。」於是將佛出鎮上鳳天南如何殺害鍾阿四全家，如何廟中避雨相遇，如何給他再度逃走等情一一說了。

程靈素聽他說到古廟邂逅、鳳天南黑夜兔脫的經過時，言語中有些不盡不實，說道：「那位贈玉鳳的姑娘也在古廟之中，是不是啊？」胡斐一怔，心想她聰明之極，反正我也沒做虧心之事，不用瞞她，於是索性連如何識得袁紫衣、她如何連奪三派掌門人之位、她如何救助鳳天南等情，也從頭至尾說了。

程靈素問道：「這位袁姑娘是個美人兒，是不是？」胡斐微微一怔，臉都紅了，說道：「算是很美吧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比我這醜丫頭好看得多，是不是？」

胡斐沒防到她竟會如此單刀直入的詢問，不由得頗是尷尬，道：「誰說你是醜丫頭了？袁姑娘比你大了幾歲，自然生得高大些。」程靈素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八歲的時候，拿媽媽的鏡子來玩。我姊姊說：『醜八怪，不用照啦！照來照去還是個醜八怪。』哼！我也不理她，你猜後來怎樣？」

胡斐心中一寒，暗想：「你別把姊姊毒死了才好。」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程靈素聽他語音微顫，臉有異色，猜中了他的心思，道：「你怕我毒死姊姊嗎？那時我還只八歲呢。嗯，第二天，家中的鏡子通統不見啦。」胡斐道：「這倒奇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一點也不奇，都給我丟到了井裏。」她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但我丟完了鏡子，隨即就懂了。生來是個醜丫頭，就算沒了鏡子，還是醜的。那井裏的水面，便是一面圓圓的鏡子，把我的模樣給照得清清楚楚。那時候啊，我真想跳到井裏去死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突然舉起鞭子狂抽馬臀，向前急奔。

胡斐縱馬跟隨，兩人一口氣馳出十餘里路，程靈素才勒住馬頭。胡斐見她眼圈紅紅的，顯是適才哭過來著，不敢朝她多看，心想：「你雖沒袁姑娘美貌，但決不是醜丫頭。何況一個人品德第一，才智方是第二，相貌好不好乃是天生，何必因而傷心？你事事聰明，怎麼對此便這地看不開？」瞧著她瘦削的側影，心中大起憐意，說道：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允，不知我是否高攀得上？」

程靈素身子一震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胡斐從她側後望去，見她耳根子和半邊臉頰全都紅了，說道：「你我都無父母親人，我想和你結拜為兄妹，你說好麼？」

程靈素的臉頰剎時間變為蒼白，大聲笑道：「好啊，那有甚麼不好？我有這麼一位兄長，當真是求之不得呢？」

胡斐聽她語氣中含有譏諷之意，不禁頗為狼狽，道：「我是一片真心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難道是假意？」說著跳下馬來，在路旁撮土為香，雙膝一屈，便跪在地上。胡斐見她如此爽快，也跪在地上，向天拜了幾拜，相對磕頭行禮。

程靈素道：「人人都說八拜之交，咱們得磕足八個頭……一、二、三、四、……七、八……嗯，我做妹妹，多磕兩個。」果然多磕了兩個頭，這才站起。

胡斐見她言語行動之中，突然間微帶狂態，自己也有些不自然起來，說道：「從今而後，我叫你二妹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對，你是大哥。咱們怎麼不立下盟誓，說甚麼有福共享、有難同當？」胡斐道：「結義貴在心盟，說不說都是一樣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。」說著躍上了馬背，這日直到黃昏，始終沒再跟胡斐說話。

※※※

傍晚二人到了安陸，剛馳馬進入市口，便有一名店小二走上來牽住馬頭，說道：「這位是胡大爺吧？請來小店歇馬。」胡斐奇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小人在這兒等了半天啦。」於是在前引路，讓著二人進了一家房舍高敞的客店。上房卻只留了一間，於是又開了一間，茶水酒飯也不用吩咐，便流水價送將上來。胡斐問那店小二，是誰叫他這般侍候。那店小二笑道：「義堂鎮的胡大爺，誰還能不知道麼？」次晨結帳，掌櫃的連連打躬，說道早已付過了，只肯收胡斐給店伴的幾錢銀子賞錢。

一連幾日，都是如此。胡斐和程靈素雖都是極有智計之人，但限於年紀閱歷，竟是瞧不透這一門江湖伎倆。

到第四日動身後，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我連日留心，咱們前後無人跟隨，那必是有人在前途說了你的容貌服色，命人守候。咱們來個喬裝改扮，然後從旁察看，說不定便能得悉真相。」胡斐喜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

兩人在市上買了兩套衣衫鞋帽，行到郊外，在一處無人荒林之中改扮。程靈素用頭髮剪成假鬚，黏在胡斐唇上，將他扮成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，自己卻穿上長衫，頭戴小帽，變成個瘦瘦小小的少年男子。兩人一看，相對大笑。到了前面市集，兩人更將坐騎換了驢子。胡斐將單刀包入包袱，再買了一根旱煙管，吸了幾口，吞煙吐霧，這一副神色，旁人便眼力再好，也決計認他不出。

這日傍晚到了廣水，只見大道旁站著兩名店伴，伸長了脖子東張西望，胡斐知他們正在等候自己，不禁暗笑，逕去投店，掌櫃的見這二人模樣寒酸，招呼便懶洋洋地，給了他們兩間偏院。那兩名店伴直等到天黑，這才沒精打采的回店。胡斐叫了一人進來，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瞎扯，想從他口中探聽些消息。剛說得幾句閒話，忽然大道上馬蹄聲響，聽聲音不止一乘。那店伴喜道：「胡大爺來啦。」飛奔出店。

胡斐心道：「胡大爺早到啦，跟你說了這會子話，你還不知道。」當下走到大堂上去瞧熱鬧。只聽得人聲諠譁，那店伴大聲道：「不是胡大爺，是鏢局子的達官爺。」跟著走進一個趟子手來，手捧鏢旗，在客店外的竹筒中一插。

※※※

胡斐看那鏢旗時，心中一愕，只見那鏢旗黃底黑線，繡著一匹背生雙翼的駿馬，當年在商家堡中，曾見過這鏢旗一面，認得是飛馬鏢局的旗號，心想這鏢局主人百勝神拳馬行空已在商家堡燒死，不知眼下何人充任鏢頭。 看那鏢旗殘破褪色，已是多年未換，那趟子手也是年老衰邁，沒甚麼精神，似乎飛馬鏢局的近況未見得怎生興旺。

跟著鏢頭進來，卻是雄赳赳氣昂昂的一條漢子，但見他臉上無數小疤，胡斐認得他是馬行空的弟子徐錚。在他之後是一個穿著勁裝的少婦，雙手各攜一個男孩，正是馬行空的女兒馬春花。

胡斐和她相別數年，這時見她雖然仍是容色秀麗，但已掩不住臉上的風霜憔悴。兩個男孩不過四歲左右，卻是雪白可愛，尤其兩人相貌一模一樣，顯是一對孿生兄弟。只聽一個男孩子道：「媽，我餓啦，要吃麵麵。」馬春花低頭道：「好，等爹洗了臉，大夥兒一起吃。」

胡斐心道：「原來他師兄妹已成了親，還生下兩個孩子。」那年他在商家堡為商老太所擒，被商寶震用鞭子抽打，馬春花曾出力求情，此事常在心頭。今日他鄉邂逅，若不是他不願給人認出真面目，早已上去相認道故了。

開客店的對於鏢局子向來不敢得罪，雖見飛馬鏢局這單鏢只是一輛鏢車，各人衣飾敝舊，料想沒多大油水，但掌櫃的還是上前殷勤接待。

徐錚聽說沒了上房，眉頭一皺，正要發話，趟子手已從裏面打了個轉出來，說道：「朝南那兩間上房不明明空著嗎？怎地沒了？」

掌櫃的賠笑說道：「達官爺見諒。這兩間房前天就有人定下了，已付了銀子，說好今晚要用。」

徐錚近年來時運不濟，走鏢常有失閃，因此一肚皮的委屈，聽了此言，伸手在帳台上用力一拍，便要發作。馬春花忙拉拉他衣袖，說道：「算啦，胡亂住這麼一宵，也就是了。」

徐錚還真聽妻子的話，向掌櫃的狠狠瞪了一眼，走進了朝西的小房。馬春花拉著兩個孩子，低聲道：「這單鏢酬金這麼微薄，若不對付著使，還得虧本。不住上房，省幾錢銀子也是好的。」徐錚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我就瞧著這些狗眼看人低的傢伙生氣。」

原來馬行空死後，徐錚和與春花不久成婚，兩人接掌了飛馬鏢局。徐錚的武功威名固然不及師父，而他生就一副直肚直腸，江湖上的場面結交更是施展不開，三四年中連碰了幾次釘子，每次均虧馬春花多方設法，才賠補彌縫了過去。但這麼一來，飛馬鏢局的生意便一落千丈，大買賣是永不上門的了。這一次有個鹽商要送一筆銀子上北直隸保定府去，為數只有九千兩，託大鏢局帶嫌酬金貴，這才交了給飛馬鏢局。徐錚夫婦向來一同走鏢，馬春花以家中沒可靠的親人，放心不下孩子，便帶同了出門，諒來這區區九千兩銀子，在路上也不會有甚麼風險。

※※※

胡斐向鏢車望了一眼，走到程靈素房中，說道：「二妹，這對鏢頭夫婦是我的老相識。」於是將商家堡中如何跟他們相遇的事簡略說了。

程靈素道：「你認不認他們？」胡斐道：「待明兒上了道，到荒僻無人之處，這才上前相認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荒僻無人之處？啊，那可了不得！他們不當你這小鬍子是劫鏢的強人才怪。」胡斐一笑，道：「這枝鏢不值得胡大寨主動手。程二寨主，你瞧如何？」程靈素笑道：「瞧那鏢客身上無錢，甚是寒傖。你我兄弟盜亦有道，不免拍馬上前，送他幾錠金子便了。」胡斐哈哈一笑。他確是有贈金之心，只是要盤算個妥善法兒，贈金之時須得不失了敬意。

兩人用過晚膳，胡斐回房就寢，睡到中夜，忽聽得屋面上喀的一聲輕響。他雖在睡夢之中，仍是立即驚覺，翻身坐起，跨步下炕，聽得屋上共有二人。那二人輕輕一擊掌，逕從屋面躍落。胡斐站到窗口，心想：「這兩個人是甚麼來頭，竟是如此大膽，旁若無人？」伸手指戳破窗紙，往外張望，見兩人都是身穿長衫，手中不執兵刃，推開朝南一間上房的門，便走了進去，跟著火光一閃，點起燈來。

胡斐心想：「原來這兩人識得店主東，不是歹人。」回到炕上，忽聽得踢躂踢躂拖鞋皮響，店小二走到上房門口，大聲喝道：「是誰啊？怎地三更半夜的，也不走大門，就這麼竄了下來？」他口中呼喝，走進上房，一腳剛踏進，便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跟著砰的一響，又是「我的媽啊，打死人啦」叫了起來，原來給人摔了出來，結結實實的跌在院子之中。

這麼一吵鬧，滿店的人全醒了。兩個長衫客中一人站在上房門口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們奉雞公山王大寨主之命，今晚踩盤子、劫鏢銀來著，找的是飛馬鏢局徐鏢頭。閒雜人等，事不干己，快快回房安睡，免得誤傷人命。」

徐錚和馬春花早就醒了，聽他如此叫陣，不由得又驚又怒，心想恁他多厲害的大盜，也決不能欺到客店中來，這廣水又不是小地方，這等無法無天，可就從未見過。徐錚接口大聲道：「姓徐的便在這裏，兩位相好的留下萬兒。」那人大笑道：「你把九千兩紋銀，一桿鏢旗，雙手奉送給大爺，也就是了，問大爺甚麼萬兒？咱們前頭見。」說著拍拍兩聲擊掌，兩人飛身上屋。

徐錚右手一揚，兩枝鋼鏢激射而上。後面那人回手一抄，一手接住，跟著向下擲出，噹的一聲響，火星四濺，一齊落在徐錚身前一尺之處，兩枝鏢都釘入了院子中的青石板裏，這一手勁辦，徐錚就萬萬不能。只聽兩人在屋上哈哈大笑，跟著馬蹄聲響，向北而去。

店中店夥和住客待那兩個暴客遠去，這才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，有的說快些報官，有的勸徐錚不如繞道而行。

徐錚默不作聲，拔起兩枚鋼鏢，回到房中。夫妻倆低聲商量，瞧這兩人武功頗為不凡，該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怎會瞧中這一枝小鏢？雖然明知前途不吉，但一枝鏢出了門，規矩是有進無退，決不能打回頭，否則鏢局子就算是自己砸了招牌。徐錚氣憤憤的道：「黑道上朋友越來越是欺人啦，往後去咱們這口飯還能吃麼？我拚著性命不要，也得給他們幹上了。這兩個孩子──」馬春花道：「咱們跟黑道上的無冤無仇，最多不過是銀子的事，還不致有人命干係，帶著孩子也不妨。」但在她心底，早已在深深後悔，實不該讓這兩個幼兒陪著父母干冒江湖上的風險。

胡斐和程靈素隔著窗子，一切瞧得清清楚楚，心下也是暗暗奇怪，覺得這一路而來，不可解之事甚多，滿以為喬裝改扮之後，便可避過追蹤，豈知第一天便遇到飛馬鏢局這件奇事。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，飛馬鏢局的鏢車一起行，胡斐和程靈素便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。徐錚見他二人跟蹤不捨，越看路道越是不對，料他二人定是賊黨，不時回頭怒目而視。胡程二人卻裝作不見。

中午打尖，胡程二人也和飛馬鏢局一處吃牛肉麵餅。行到傍晚，離武勝關約有四十來里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兩騎馬迎面飛馳而來。馬上乘客身穿灰布長袍，從鏢車旁一掠而過，直奔過胡程二人身旁，這才靠攏並馳，縱聲長笑，聽聲音正是昨晚的兩個暴客。

胡斐道：「待得他們再從後面追上，不出幾里路，便要動手了。」話猶未畢，忽聽前面馬蹄聲響，又有兩乘馬從身旁掠過，馬上乘客身手矯健，顯是江湖人物。胡斐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行不到一里路，又有兩乘馬迎面奔來，跟著又有兩乘馬。

徐錚見了這等大勢派，早已把心橫了，不怒反笑，說道：「師妹，師父曾說，綠林中一等一的大寨，興師動眾劫那一等一的大鏢，那才派到六個好手探盤子，今日居然連派到八位高人，後面又有兩位陰魂不散的跟著，只怕咱們這路鏢保的不是紋銀九千兩，而是九百萬、九千萬兩！」

馬春花猜不透敵人何以如此大張旗鼓，來對付這枝微不足道的小鏢，但越是不懂，越是戚然有憂，對徐錚和趟子手道：「待會情勢不對，咱們帶了孩子逃命要緊。這九千兩銀子嘛，數目不大，總還能張羅著賠得起。」徐錚昂然道：「師父一世英名，便這麼送在咱這個不成材的弟子手中嗎？」馬春花淒然道：「總得瞧孩子份上。今後我兩口子耕田務農，吃一口苦飯，也不做這動刀子拚命的勾當啦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聽得身後蹄聲奔騰，回頭一望，塵土飛揚，那八乘馬一齊自後趕了上來。嗚的一聲長鳴，一枝響箭從頭頂飛過，跟著迎面也有八乘馬奔來。

胡斐道：「瞧這聲勢，這幫子人只怕是衝著咱們而來。」程靈素點頭道：「田歸農！」胡斐道：「咱們的改扮終究不成，還是給認出了。」

這時前面八乘馬，後面八乘馬一齊勒韁不動，已將鏢局子一行人和胡程二人夾住在中間。

徐錚翻身下馬，亮出單刀，抱拳道：「在下徐……」只說了三字，前面八乘馬中一個老者突然飛躍下馬，縱身而前，手中持著一件奇形兵刃，一語不發，便向徐錚臉上砸去。

胡斐和程靈素勒馬在旁，見那老者手中兵刃甚是奇怪，前面一個橫條，彎曲如蛇，橫條後生著丁字形的握手，那橫條兩端尖利，便似一柄變形的鶴嘴鋤模樣。胡斐不識此物，問程靈素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程靈素還未回答，身後一名大盜笑道：「老小子，教你一個乖，這叫做雷震擋。」程靈素接口道：「雷震擋不和閃電錐同使，武功也是平常。」

那大盜一呆，不再作聲，斜眼打量程靈素，心想這瘦小子居然也知道閃電錐。原來老者是他師兄，這大盜自己所使的便是閃電錐。他二人的師父右手使閃電錐，左手使雷震擋，一攻一守，變化極盡奇妙。但這兩件兵刃一長一短，雙手共使時相輔相成，威力固然甚大，但也十分艱難，他師兄弟二人各得師父一隻手的技藝，始終學不會兩件兵刃同使。他二人自幼便在塞外，初來中原未久，而他的閃電錐又是藏在袖中，並未取出，不意給程靈素一語道破來歷，不禁驚詫無已。他那知程靈素的師父毒手藥王無嗔大師見聞廣博，平時常和這個最鍾愛的小弟子講述各家各派武功，因此她雖然從未見過雷震擋，但一聽其名，便知尚有一把閃電錐。

但見那老者將兵刃使得轟轟發發，果然有雷震之威。徐錚單刀上的功夫雖也不弱，但被那雷震擋裹住了，漸漸施展不開。

只聽得前後十五名大盜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出言譏嘲：「甚麼飛馬鏢局？當年馬老鏢頭走鏢，才稱得上『飛馬』二字，到了姓徐的手裏，早該改稱狗爬鏢局啦！」「這小子學了兩手三腳毛，不在家裏抱娃娃，卻到外面來丟人現世。」「喂，姓徐的，快跪下來磕三個響頭，我們大哥便饒了你的狗命。」「走鏢走得這麼寒蠢，連九千兩銀子也保，不如買塊豆腐來自己撞死了罷！」「神拳無敵馬老鏢頭當年赫赫威名，武林中無人不服，這膿包小子真是對不住師父。」「我瞧他夫人比他強上十倍，當真是一枝鮮花插在牛糞裏！好教人瞧著生氣。」

胡斐聽了各人言語，心想這群大盜對徐錚的底細摸得甚是清楚，不但知道他的師承來歷，還知他一共保了多少鏢銀，說話之中對他固是極盡尖酸刻薄，但對馬春花和她過世的父親卻毫無得罪之處，甚至還顯得頗為尊敬。胡斐雖然不識雷震擋，但那老者功力不弱，出手既狠且準，卻是一眼便知，不由得暗自奇怪：「這老頭兒雖不能說是江湖上的第一流好手，但如此武功，必是個頗有身份的成名人物。瞧各人的作為，決非衝著這區區九千兩銀子而來。但若是田歸農派來跟我為難，卻又何必費這麼大的勁兒去對付徐錚？」

馬春花在旁瞧得焦急萬分，她早知丈夫不是人家對手，然而自己上前相助，只不過多引一個敵人下場，於事絲毫無補，兩個兒子無人照料，卻勢必落入盜眾手中。眼睜睜的瞧著丈夫越來越是不濟，突見那老者將蛇形兵器往前疾送，圈轉回拉，徐錚單刀脫手，飛上半天，她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那老者左足橫掃，徐錚急躍避過。那單刀從半空落將下來，盜眾中一人舉起長劍，往上一撩，一柄鋼刀登時斷為兩截。那盜伙身手好快，長劍跟著一劈一削，又將尚未落地的兩截斷刀斬成四截。他手中所持的固是極鋒利的寶劍，而出手之迅捷，更是使人目為之眩。群盜齊聲喝采。

瞧這情勢，那裏是攔路劫鏢，實是對徐錚存心戲弄！單是這手持長劍的大盜一人，打敗徐錚夫婦便已綽綽有餘，何況同夥共有一十六人，看來個個都是好手，個個笑傲自若，便如十六頭靈貓圍住了一隻小鼠，要戲耍個夠，才分而吞噬。

徐錚紅了雙眼，雙臂揮舞，招招都是拚命的拳式，但那老者雷震擋的鐵柄長逾四尺，徐錚如何欺得近身去？數招之間，只聽得嗤的一聲響，雷震擋的尖端劃破了徐錚褲腳，大腿上鮮血長流，接著又是一響，徐錚左臀中擋。那老者抬起一腿，將他踢翻在地，一腳踏住，冷笑道：「我也不要你性命，只要廢了你的一對招子，罰你不生眼睛，太也胡塗。」徐錚又是害怕，又是憤怒，胸口氣為之塞，說不出話來。

馬春花叫道：「眾位朋友，你們要鏢銀，拿去便是。我們跟各位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何必趕盡殺絕？」那使劍的大盜笑道：「馬姑娘，你是好人，不用多管閒事。」

馬春花道：「甚麼多管閒事？他是我丈夫啊。」使雷震擋的老者道：「我們就是瞧著他太也不配，委曲了才貌雙全的馬姑娘，這才千里迢迢的趕來。這個抱不平非打不可！」

胡斐和程靈素越聽越是奇怪，均想：「這批大盜居然來管人家夫妻的家務事，還說甚麼打抱不平，當真好笑。」兩人對望一眼，目光中均含笑意。

便在此時，那老者舉起雷震擋，擋尖對準徐錚右眼，戳了下去。馬春花大叫一聲，搶上相救，呼的一響，馬上一個盜伙手中花槍從空刺下，將她攔住。兩個小孩齊叫：「爸爸！」向徐錚身邊奔去。

※※※

突然間一個灰影一幌，那老者手腕上一麻，急忙翻擋迎敵，手裏驀然間輕了，原來手中兵刃竟已不知去向，驚怒中抬起頭來，只見那灰影躍上馬背，自己的獨門兵刃雷震擋卻已給他拿在手中舞弄，白光閃閃，轉成一個圓圈。

如此倏來倏去，一瞬之間下馬上馬，空手奪了他雷震擋的，正是胡斐！

眾盜相顧駭然，頃刻間寂靜無聲，竟無一人說話，人人均為眼前之事驚得呆了。過了半晌，各人才紛紛呼喝，舉刀挺杖，奔向胡斐。

胡斐大叫道：「是線上的合字兒嗎？風緊，扯呼，老窯裏來了花門的，三刀兔兒爺換著走，咱們鬍子上開洞，財神菩薩上山！」群盜又是一怔，聽他說的黑話不像黑話，不知瞎扯些甚麼。

那雷震擋被奪的老者怒道：「朋友，你是那一路的，來攪這淌渾水幹麼？」

胡斐道：「兄弟專做沒本錢買賣，好容易跟上了飛馬鏢局的九千兩銀子，沒想到半路裏殺出來十六個程咬金。各位要分一份，這不叫人心疼麼？」那老者冷笑道：「哼，朋友別裝蒜啦，趁早留下個萬兒來是正經。」

徐錚於千鈞一髮之際逃得了性命，摟住了兩個兒子。馬春花站在他的身旁，睜著一雙大眼望住胡斐，一時之間還不明白眼前到底發生了何事。她只道胡斐和程靈素也必都是盜伙一路，那知他卻和那老者爭了起來。

只見胡斐伸手一抹上唇的小鬍子，咬著煙袋，說道：「好，我跟你實說了罷。神拳無敵馬行空是我師弟，師侄的事兒，老人家不能不管。」

胡斐此語一出，馬春花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那裏出來了這樣一個師伯？我從沒聽爹爹說過，而且這人年紀比爹爹輕得多，哪能是師伯？」

程靈素在一旁見他裝腔作勢，忍不住要笑出聲來，但見他大敵當前，身在重圍，仍能漫不在意的言笑自若，卻也不禁佩服他的膽色。

那老者將信將疑，哼的一聲，說道：「尊駕是馬老鏢頭的師兄？年歲不像啊，我們也沒聽說馬老鏢頭有甚麼師兄。」胡斐道：「我門中只管入門先後，不管年紀大小。馬行空是甚麼大人物了，還用得著冒充他師兄麼？」

先入師門為尊的規矩，武林中許多門派原都是有的。那老者向馬春花望了一眼，察看她的臉色，轉頭又問胡斐道：「沒請教尊駕的萬兒。」胡斐抬頭向天，說道：「我師弟叫神拳無敵馬行空，區區在下便叫歪拳有敵牛耕田。」群盜一聽，盡皆大笑。

這一句話明顯是欺人的假話，那老者只因他空手奪了自己的兵刃，才跟他對答了這一陣子話，否則早就出手了。他性子本便躁急，聽到「牛耕田」這三字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虎吼一聲，便向胡斐撲來。

胡斐勒馬一閃，雷震擋一幌，那老者手中倏地多了一物，舉手一看，卻不是雷震擋是甚麼？物歸原主，他本該喜歡，然而這兵刃並非自己奪回，卻是對方塞入自己手中，瞧也沒瞧清，莫名其妙的便得回了兵刃。

眾盜齊聲喝采，叫道：「褚大哥好本事！」都道是他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搶回。這姓褚的老者卻自知滿不是那回事，當真是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他微微一怔，說道：「尊駕插手管這檔子事，到底為了甚麼？」

胡斐道：「老兄倒請先說說，我這兩個師侄好好一對夫妻，何以要各位來打抱不平？」那老者說道：「多管閒事，於尊駕無益。我好言相勸，還是各行各路罷！」眾盜均感詫異：「褚大哥平日多麼霹靂火爆的性兒，今日居然這般沉得住氣。」

胡斐笑道：「你這話再對也沒有了，多管閒事無益。咱們大夥兒各行各路。請啊，請啊！」那老者退後三步，喝道：「你既不聽良言，在下迫得要領教高招。」說著雷震擋一舉，護住了胸口。

胡斐道：「單打獨鬥，有甚麼味道？可是人太多了，亂糟糟的也不大方便。這樣吧，我牛耕田一人，鬥鬥你們三位。」說著提旱煙管向那使長劍的一指，又向那老者的師弟一指。

那使劍的相貌英挺，神情傲慢，仰天笑道：「好狂妄的老小子！」那姓褚的老者卻早知胡斐決非易與之輩，一對一的跟他動手，也真沒把握，他既自願向三人挑戰，正是求之不得，說道：「聶賢弟，上官師弟，他是自取其死，怨不得旁人，咱三個便一齊陪他玩玩。」

那姓聶的兀自不願，說道：「諒這老小子怎是褚大哥的對手？要不，你師兄弟一齊出馬，讓大夥兒瞻仰瞻仰塞外『雷電交作』的絕技！」群盜轟然叫好。

胡斐搖頭道：「年紀輕輕，便這般膽小，見不得大陣仗，可惜啊可惜。」

那姓聶的長眉一挑，躍下馬來，低聲道：「褚大哥請讓一步，小弟獨自來教訓教訓這狂徒。」胡斐道：「你要教訓我歪拳有敵牛耕田，那也成。可是咱哥兒兩話說在先，倘若我牛耕田輸了，你要宰要殺，任憑處置。不過要是小兄弟你有一個失閃，那便如何？」那姓聶的冷笑道：「那是你痴心妄想。」胡斐笑道：「說不定老天爺保佑，小兄弟你竟有個三長兩短，七葷八素，那便如何？」那姓聶的喝道：「誰跟你胡說八道？若我輸了，也任憑你老小子處置便是。」

胡斐道：「任憑我老小子處置，那可不敢當，只是請各位寬宏大量，別再來管我師侄小夫妻倆的家務，這個抱不平，咱們就別打了吧！」那姓聶的好不耐煩，長劍一擺，閃起一道寒光，喝道：「便是這樣！」

胡斐目光橫掃眾盜，說道：「這位聶家小兄弟的話，作不作準？倘若他輸了，你們各位大爺還打不打抱不平？」

程靈素聽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終於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，心想他自己小小年紀，居然口口聲聲叫人家「小兄弟」，別人為了「鮮花插在牛糞上」，因而興師動眾的來打抱不平，此事已十分好笑，而他橫加插手，又不許人家打抱不平，更是匪夷所思。

盜眾素知那姓聶的劍術精奇，手中那口寶劍更是削鐵如泥的利刃，出手鬥這鄉下土老兒小鬍子，定是有勝無敗。眾人此行原本嘻嘻哈哈，當作一件極有趣的玩鬧，途中多生事端，正是求之不得，於是紛紛說道：「你小鬍子若是贏了一招半式，咱們大夥兒拍屁股便走，這個抱不平是準定不打的了！」胡斐道：「諸位說的是人話，就是這麼辦，這抱不平打不打得成，得瞧我小鬍子的玩藝兒行不行。看招！」猛地舉起旱煙管，往自己衣領中一插，躍下馬來，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。

眾人聽他一聲喝：「看招！」又見他舉起煙管，都道他要以煙管當作兵器，那知他竟將煙管插在衣領之中，又見他下馬的身法如此笨拙狼狽，旁觀的十五個大盜之中，倒有十二三人笑了出來。

那姓聶的喝道：「你用甚麼兵刃，亮出來吧！」胡斐道：「黃牛耕田，得用犁耙！褚大寨主，你手裏這件傢伙倒像個犁耙，借來使使！」說著伸手出去，向那姓褚的老者借那雷震擋。

那老者見了他也真有些忌憚，倒退兩步，怒道：「不借！諒你也不會使！」胡斐右手手掌朝天，始終擺著個乞討的姿勢，又道：「借一借何妨？」突然手臂一長一搭，那老者舉擋欲架，不知怎的，手中忽空，那雷震擋竟又已到了胡斐手中。

那老者一驚非小，倒竄出一丈開外，臉上肌肉抽搐，如見鬼魅。

要知胡斐這路空手奪人兵刃的功夫，乃是他遠祖飛天狐狸潛心鑽研出來的絕技。當年飛天狐狸輔佐闖王李自成起兵打天下，憑著這手本領，不知奪過多少英雄好漢手中的兵器，當真是來無影，去無蹤，神出鬼沒，詭秘無比，「飛天狐狸」那四字外號，一半也是由此而來。

那姓聶壯漢見胡斐手中有了兵器，提劍便往他後心刺來。胡斐斜身閃開，回了一擋，跟著自左側搶上，雷震擋回掠橫刺。

姓褚的老者只瞧得張大了口，合不攏來，原來胡斐所使的招數，竟是他師父親授的「六十四路轟天雷震擋法」，一模一樣，全無二致。他那姓上官的師弟更是詫異，明明聽得胡斐連雷震擋的名字也不識，使出來的擋法，卻和師哥全然相同。他二人那想得到胡斐武功根底既好，人又聰明無比，瞧了那姓褚老者與徐錚打鬥，早將招數記在心中。何況他所使招數雖然形似，其中用勁和變化的諸般法門，卻絕不相干。

那姓聶的這時再也不敢輕慢，劍走輕靈，身手甚是便捷。胡斐所用兵刃全不順手，兼之有意眩人耳目，招招依著那姓褚老者的武功法門而使，更加多了一層拘束，但見敵人長劍施展開來，寒光閃閃，劍法實非凡俗。他一面招架，心下尋思：「這十六人看來都是硬手，倘若一擁而上，我和二妹縱能脫身，徐錚一家四口一定糟糕，只有打敗了這人，擠兌得他們不能動手，方是上策。」突見對手長劍一沉，知道不妙，待想如何變招，噹的一聲，雷震擋的一端已被利劍削去。

盜眾眼見胡斐舉止邪門，本來心中均自嘀咕，忽見那姓聶的得利，齊聲歡呼。姓聶的精神一振，步步進逼。胡斐從褚姓老者那裏學得的幾招擋法，堪堪已經用完，心想再打下去馬腳便露，眼見雷震擋被削去一端，心念一動，回擋斜砸，敵人長劍圈轉，噹的一聲響，另一端也削去了。

胡斐叫道：「好，你這般不給褚大爺面子，毀了他成名的兵刃，未免太也不夠朋友！」

姓聶的一怔，心想這話倒也有理。突然噹的又是一響，胡斐竟將半截擋柄砸到他劍鋒上去，手中只餘下尺來長的一小截，又聽他叫道：「會使雷震擋，不使閃電錐，武功也是稀鬆平常。」說著將一小截擋柄遞出，便如破甲錐般使了出來。

姓上官的大盜先聽他說閃電錐，不由得一驚，但瞧了他幾路錐法，橫戳直刺，全不是那一會事，這才放心，大聲笑道：「這算那一門子的閃電錐？」胡斐道：「你學的不對，我的才對。」說著連刺急戳。其實他除單刀之外，甚麼兵器都不會使，這閃電錐只是裝模作樣，所厲害者全在一隻左手，近身而搏，左手勾打鎖拿，當真是「一寸短，一寸險」。

那姓聶的手中雖有利劍，竟是阻擋不住，被他攻得連連倒退，猛地裏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兩人同時向後躍開。只見胡斐身前晶光閃耀，那口寶劍已到了他的手裏。

胡斐左膝一跪，從大道旁抓起一塊二十來斤的大石，右手持劍，劍尖抵地，劍身橫斜，左手高舉大石，笑道：「這口寶劍鋒利得緊，我來砸它幾下，瞧是砸得斷，砸不斷？」說著作勢便要將大石往劍身上砸去。

縱是天下最鋒利的利劍，用大石砸在它平板的劍身上，也非一砸即斷不可。那姓聶的對這口寶劍愛如性命，見了這般慘狀，登時嚇得臉色蒼白，叫道：「在下認輸便是。」

胡斐道：「我瞧這口好劍，未必一砸便斷。」說著又將大石一舉。

那姓聶的叫道：「尊駕若是喜歡，拿去便是，別損傷了寶物。」

胡斐心想此人倒是個情種，寧可劍入敵手也不願劍毀，於是不再嬉笑，雙手橫捧寶劍，送到他身前，說道：「小弟無禮，多有得罪。」

那人大出意外，只道胡斐縱不毀劍，也必取去，要知如此利刃，當世罕見，有此一劍，平添了一倍功夫，武林中人有誰不愛？當下也伸雙手接過，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惶恐之中，掩不住滿臉的喜出望外之情。

胡斐知道夜長夢多，不能再耽，翻身上馬，向群盜拱手道：「承蒙高抬貴手，兄弟這裏謝過。」這句話卻說得甚是誠懇。向徐錚和馬春花叫道：「走吧！」徐錚夫婦驚魂未定，趕著鏢車，縱馬便走。胡斐和程靈素在後押隊，沒再向後多望一眼，以免又生事端，耳聽得群盜低聲議論，卻不縱馬來追。

※※※

四人一口氣馳出十餘里，始終不見有盜伙追來。

徐錚勒住馬頭，說道：「尊駕出手相救，在下甚是感激，卻何以要冒充在下的師伯？」胡斐聽他語氣中甚有怪責之意，微笑道：「順口說說而已，兄弟不要見怪。」徐錚道：「尊駕貼上這兩撇鬍子，逢人便叫兄弟，也未免把天下人都瞧小了。」胡斐一愕，沒想到這個莽撞之人，竟會瞧得出來。程靈素低聲道：「定是他妻子瞧出了破綻。」

胡斐略一點頭，凝視馬春花，心想她瞧出我鬍子是假裝，卻不知是否認出了我是誰。

徐錚見了他這副神情，只道自己妻子生得美麗，胡斐途中緊緊跟隨，早便不懷好意。他被盜黨戲弄侮辱了個夠，已存必死之意，心神失常，放眼但覺人人是敵，大聲喝道：「閣下武藝高強，你要殺我，這便上吧！」說著一彎腰，就從趟子手的腰間拔出單刀，立馬橫刀，向著胡斐凜然傲視。

胡斐不明他的心意，欲待解釋，忽覺背後馬蹄聲急，一騎快馬狂奔而至。這匹馬雖無袁紫衣那白馬的神駿，卻也是少有的名駒，片刻間便從鏢隊旁掠過。胡斐一瞥之下，認得馬上乘客便是十六盜伙之一。

程靈素道：「咱們走吧，犯不著多管閒事，打抱不平。」豈知「多管閒事，打抱不平」這八個字，正觸動徐錚的忌諱，他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便要縱馬上前相拚。馬春花急叫：「師哥，你又犯胡塗啦！」徐錚一呆。

程靈素一提馬韁，跟著伸馬鞭在胡斐的坐騎臀上抽了一鞭，兩匹馬向北急馳而去。胡斐回頭叫道：「馬姑娘，可記得商家堡麼？」

馬春花斗然間滿臉通紅，喃喃道：「商家堡，商家堡！我怎能不記得？」她心搖神馳，思念往事，但腦海中半分也沒出現胡斐的影子。她是在想著另外一個人，那個華貴溫雅的公子爺……

胡程二人縱馬奔出三四里，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打抱不平的又追上來啦。」胡斐也早已聽到來路上馬蹄雜沓，共有十餘騎之多，說道：「當真動手，咱們寡不敵眾，又不知這批人是甚麼來頭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瞧這些人未必便真是強盜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這中間古怪很多，一時可想不明白。」

這時一陣西風吹來，來路上傳來一陣金刃相交之聲。胡斐驚道：「給追上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瞧那些人的心意，那位馬姑娘決計無礙，他們也不會傷那徐爺的性命，不過苦頭是免不了要吃的了。」胡斐竭力思索，皺眉道：「我可真是不明白。」

忽聽得馬蹄聲響，斜刺往西北角馳去，走的卻不是大道，同時隱隱又傳來一個女子的呼喝之聲。

胡斐馳馬上了道旁一座小丘，縱目遙望，只見兩名盜伙各乘快馬，手臂中都抱著一個孩子。馬春花徒步追趕，頭髮散亂，似乎在喊：「還我孩子，還我孩子！」隔得遠了，聽不清楚。那兩個盜黨兵刃一舉，忽地分向左右馳開。馬春花一呆，兩個孩子都是一般的心頭之肉，不知該向那一個追趕才是。

胡斐瞧得大怒，心想：「這些盜賊真是無惡不作。」叫道：「二妹，快來！」明知寡不敵眾，若是插手，此事實極凶險，但眼見這種不平之事，總不能置之不理，於是縱馬追了上去。但相隔既遠，坐騎又沒盜伙的馬快，待追到馬春花身邊，兩個大盜早已抱著孩子不知去向。只見馬春花呆呆站著，卻不哭泣。

胡斐叫道：「馬姑娘別著急，我定當助你奪回孩子。」其實這時「馬姑娘」早已成了「徐夫人」，但在胡斐心中，一直便是「馬姑娘」，脫口而出，全沒想到改口。

馬春花聽了此言，精神一振，便要跪將下去。胡斐忙道：「請勿多禮，徐兄呢？」馬春花道：「我追趕孩子，他卻給人纏住了。」

程靈素馳馬奔到胡斐身邊，說道：「北面又有敵人。」胡斐向北望去，果見塵土飛揚，又有八九騎奔來。胡斐道：「敵人騎的都是好馬，咱們逃不遠，得找個地方躲一躲。」游目四顧，一片空曠，並無藏身之處，只西北角上有一叢小樹林。

程靈素馬鞭一指，道：「去那邊。」向馬春花道：「上馬呀！」馬春花道：「多謝姑娘！」躍上馬背，坐在她的身後。程靈素笑道：「你眼光真好，危急中還能瞧出我是女扮男裝。」三人兩騎，向樹林奔去。

只奔出里許，盜黨便已發覺，只聽得聲聲唿哨，南邊十餘騎，北邊八九騎，兩頭圍了上來。

胡斐一馬當先，搶入樹林，見林後共有六七間小屋，心想再向前逃，非給追上不可，只有在屋中暫避。奔到屋前，見中間是座較大的石屋，兩側的都是茅舍。他伸手推開石屋的板門，裏面一個老婦人臥病在床，見到胡斐時驚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「啊，啊」的低叫。

程靈素見那些茅舍一間間都是柴扉緊閉，四壁又無窗孔，看來不是人居之所，踢開板門一望，見屋中堆滿了柴草，另一間卻堆了許多石頭。原來這些屋子是石灰窯貯積石灰石和柴草之處。

程靈素取出火摺，打著了火，往兩側茅舍上一點，拉著馬春花進了石屋，關上了門，又上了門閂。

這幾間茅舍離石屋約有三四丈遠，柴草著火之後，人在石屋中雖然熾熱，但可將敵人擋得一時，同時石屋旁的茅舍盡數燒光，敵人無藏身之處，要進攻便較不易。

馬春花見她小小年紀，卻是當機立斷，一見茅舍，毫不思索的便放上了火，自己卻要待進了石屋之後，想了一會，方始明白她的用意，讚道：「姑娘！你好聰明！」

茅舍火頭方起，盜眾已紛紛馳入樹林，馬匹見了火光，不敢奔近，四周團團站定。

☆☆☆☆☆☆

馬春花進了石屋，驚魂略定，卻懸念兒子落入盜手，不知此刻是死是活。她雖是著名拳師之女，自幼便隨父闖蕩江湖，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，但愛兒遭擄，不由得珠淚盈眶。她伸袖拭了拭眼淚，向程靈素道：「妹子，你和我素不相識，何以犯險相救？」

這一句也真該問，要知這批大盜個個武藝高強，人數又眾，便是她父親神拳無敵馬行空親自遇上了，也決計抵敵不住。這兩人無親無故，竟然將這樁事拉在自己身上，豈不是白白賠了性命？至於胡斐自稱「歪拳有敵牛耕田」，她自然知道是戲弄群盜之言。她父親的武功是祖父所傳，並無同門兄弟。

程靈素微微一笑，指著胡斐的背，說道：「你不認得他麼？他卻認得你呢。」

胡斐正從石屋窗孔中向外張望，聽得程靈素的話，回頭一笑，隨即轉身伸手，從窗孔中接了一枝鋼鏢、一枝甩手箭進來，拋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咱們沒帶暗器，只好借用人家的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五、六……這裏南邊共是六人。」轉到另一邊窗孔中張望，說道：「一、二、三……北邊七人，可惜東西兩面瞧不見。」

回頭向屋中一望，見屋角砌著一隻石灶，心念一動，拿起灶上鐵鍋，右手握住鍋耳，左手拿了鍋蓋，突然從窗孔中探身出去，向東瞧了一會，又向西瞧了一會。這麼一來，他上半身盡已露在敵人暗器的襲擊之下，但那鐵鍋和鍋蓋便似兩面盾牌，護住了左右。只聽得叮叮噹噹、的的篤篤一陣響亮，他縮身進窗，哈哈大笑。只見鍋蓋上釘著四五件暗器，鐵鍋中卻又抄著五六件，甚麼鐵蓮子、袖箭、飛錐、喪門釘等都有。那鍋口已缺了一大塊，卻是給一塊飛蝗石打缺了的。

胡斐說道：「前後左右，一共是二十一人。我沒瞧見徐兄和兩個孩子，推想起來，尚有二人分身對付徐兄，有兩人抱著孩子，對方共是二十五人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二十五人若是平庸之輩，自然不足為患，可是這一批……」胡斐道：「二妹，你可知那使雷震擋的是甚麼來頭？」

程靈素道：「我聽師父說起過有這麼一路外門兵器，說道擅使雷震擋、閃電錐的，都是塞北白家堡一派。可是那使寶劍的這人，劍術明明是浙東的祁家劍。一個是塞北，一個是浙東，嗯，大哥，你聽出了他們的口音麼？」

馬春花接口道：「是啊，有的是廣東口音，還有湖南湖北的，也有山東山西的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天下決沒這麼一群盜伙，會合了四面八方的這許多好手，卻來搶劫區區九千兩銀子。」

馬春花聽到「區區九千兩銀子」一句話，臉上微微一紅。飛馬鏢局開設以來，的確從沒承保過這樣一枝小鏢。

胡斐道：「為今之計，須得先查明敵人的來意，到底是衝著咱兄妹而來呢，還是衝著馬姑娘而來。」他初時見了敵人這般聲勢，只道定是田歸農一路，但盜伙的所作所為，卻處處針對著徐錚、馬春花夫婦，顯然又與苗人鳳、田歸農一事無關。

馬春花道：「那自然是衝著飛馬鏢局。這位大哥貴姓？請恕小妹眼拙。」胡斐伸手撕下唇上黏著的鬍子，笑道：「馬姑娘，你不認得我了麼？」

馬春花望著他那張壯健之中微帶稚氣的臉，看來年紀甚輕，卻想不起曾在那裏見過。

胡斐笑道：「商少爺，請你去放了阿斐，別再難為他了。」馬春花一怔，櫻口微張，卻無話說。胡斐又道：「阿斐給你吊著，多可憐的，你先去放了他，我再給你握一回，好不好？」

當年胡斐在商家堡給商寶震吊打，極是慘酷，馬春花瞧得不忍，懇求釋放。商寶震對她鍾情，雖然惱恨胡斐，卻也允其所請，但要握一握她的手為酬，馬春花也就答應。雖然其時胡斐已經自脫捆縛，但馬春花為他求情之言卻句句聽得明白，當時小小的心靈之中，便存著一份深深的感激，直到此刻，這份感激仍是沒消減半分。

為了報答當年那兩句求情之言，他便是要送了自己性命，也所甘願。今日身處險地，心中反而高興，因為當年受苦最深之時，曾有一位姑娘出言為他求情，到這時候，自己竟能在這位姑娘危難之際來盡心報答。

馬春花聽了那兩句話，飛霞撲面，叫道：「啊，你是阿斐，商家堡中的阿斐！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是胡大俠胡一刀之子，胡斐胡兄弟。」

胡斐微笑著點了點頭，但聽她提到自己父親的名字，又想起了幼年之事，心中不禁一酸。

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你……你……須得救我那兩個孩子。」胡斐道：「小弟自當竭力。」略一側身，道：「這是小弟的結義妹子，程靈素姑娘。」

馬春花剛叫了一聲「程姑娘」，突然砰的一聲大響，石屋的板門被甚麼巨物一撞，屋頂泥灰撲簌簌直落。好在板門堅厚，門閂粗大，沒給撞開。

胡斐在窗孔中向外張去，見四個大盜騎在馬上，用繩索拖了一段樹幹，遠遠馳來，奔到離門丈許之處，四人同時放手一送，樹幹便砰的一聲，又撞在門上。

胡斐心想：「大門若是給撞開了，盜眾一擁而入，那可抵擋不住。」當下手中暗扣一枚喪門釘，一枝甩手箭，待那四名大盜縱馬遠去後回頭又來，大聲喝道：「老小子手下留情，射馬不射人。」

眼看四騎馬奔到三四丈開外，他右手連揚，兩枚暗器電射而出，呼呼兩響，分別釘入當先兩匹馬的頂門正中。兩匹馬叫也沒叫一聲，立時倒斃。馬背上的兩名大盜翻滾下鞍。後面兩乘馬給樹幹一絆，跟著摔倒。馬上乘客縱身躍起，沒給壓著。

旁觀的盜眾齊聲驚呼，奔上察看，只見兩枚暗器深入馬腦，射入處只餘一孔，連箭尾也沒留在外面，這一下手勁，當真是罕見罕聞。群盜個個都是好手，如何不知那小鬍子確是手下留情，這兩件暗器只要打中頭胸腹任何一處，那裏還有命在？群盜一愕之下，唿哨連連，退到了十餘丈外，直至對方暗器決計打不到的處所，這才聚在一起，低聲商議。

胡斐適才出其不意的忽發暗器，如果對準了人身，群盜中至少也得死傷三四人，局勢自可和緩，但胡斐不明對方來歷，不願貿然殺傷人命，以至結下了不可解的深仇，何況馬春花二子落入敵手，徐錚下落不明，雙方若能善罷，自是上策。

群盜一退，胡斐回過身來，見板門已給撞出了一條大裂縫，心想再撞得兩下，便無法阻敵攻入了。

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，程家妹子，你們說怎麼辦？」胡斐皺眉道：「這些盜伙你一個也不認識麼？」馬春花搖頭道：「不識。」胡斐道：「若說是令尊當年結下的仇家，他們言語之中，對令尊卻甚是敬重。如果有意和你為難，因而擄去兩個孩子，一來你一個人也不識，二來他們對你並無半句不敬的言語。對徐大哥嘛，他們確是十分無禮，但要和徐大哥過不去，可不用這般興師動眾啊。」

馬春花道：「不錯。盜眾之中，不論那一個，武功都勝過我師哥。只要有一兩人出馬，便已足夠了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事情的確古怪，但馬姑娘也不用太過擔心，瞧他們的作為，並無傷人之意，倒似在跟徐大哥開玩笑似的。」馬春花想到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」這些話，臉上又是一紅。

兩人在這邊商議，程靈素已慰撫了石屋中的老婦，在鐵鍋中煮起飯來。

三人飽餐了一頓，從窗孔中望將出去，但見群盜來去忙碌，不知在幹些甚麼，因被樹木擋住了，瞧不清行動。

胡斐和程靈素低聲談論了一陣，都覺難以索解。程靈素道：「這事跟義堂鎮上的胡大財主可有干連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是一點也不知道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與其老是悶在葫蘆裏，我們還不如現出真面目來，倘若兩事有甚干連，我們也好打定主意應付，免得馬姑娘的丈夫兒子受這無妄之災。」程靈素點了點頭。胡斐黏上了小鬍子，與程靈素兩人走到門邊，打開了大門。

群盜見有人出來，怕他們突圍，十餘乘馬四下散開，逼近屋前。

胡斐叫道：「各位倘是衝著我姓胡的而來，我胡斐和義妹程靈素便在此處，不須牽連旁人！」說著拍的一聲，把煙管一折兩段，扯下唇上的小鬍子，將臉上化裝盡數抹去。程靈素也摘下了小帽，散開青絲，露出女孩兒家的面目。

群盜臉上均現驚異之色，萬沒想到此人武功如此了得，竟是個二十歲未滿的少年。群盜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時打不定主意。

突有一人越眾而出，面白身高，正是那使劍的姓聶大盜。他向胡斐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尊駕還劍之德，在下沒齒不忘。我們的事跟兩位絕無關聯，兩位儘管請便，在下在這兒恭送。」說著翻身下馬，在馬臀上輕輕一拍，那馬走到胡斐跟前停住，看來這大盜是連坐騎也奉送了。

胡斐抱拳還禮，說道：「馬姑娘呢？你們答應了不打這抱不平的。」那姓聶的答道：「抱不平是不敢打了。我兄弟們只邀請馬姑娘北上一行，決不敢損傷馬姑娘分毫。」

胡斐笑道：「若是好意邀客，何必如此大驚小怪。」轉頭叫道：「馬姑娘，人家邀你去作客，你去是不去？」馬春花走出門來，說道：「我和各位素不相識，邀我作甚？」

盜眾中有人笑道：「我兄弟們自然不識馬姑娘，可是有人識得你啊。」馬春花大聲道：「我的孩子呢？快還我孩子來。」那姓聶的道：「兩位令郎安好無恙，馬姑娘盡可放心。我們出全力保護，尚恐有甚失閃，怎敢驚嚇了兩位萬金之體的小公子？」

程靈素向胡斐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這強盜說話越來越客氣了。這徐錚左右不過是個鏢頭，他生的兒子是甚麼萬金之體了？」只見馬春花突然紅暈滿臉，說道：「我不去！快還我孩子來！」也不等群盜回答，逕自回進了石屋。

胡斐見馬春花行動奇特，疑竇更增，說道：「馬姑娘和在下交情非淺，不論為了何事，在下決不能袖手旁觀。」

那姓聶的道：「尊駕武功雖強，但雙拳難敵四手。我們弟兄一共有二十五人，待到晚間，另有強援到來。」

胡斐心想：「這人所說的人數，和我所猜的一點不錯，總算沒有騙我。管他強援是誰，我豈能捨馬姑娘而去？但二妹卻不能平白無端的讓她在此送了命。」於是低聲道：「二妹，你先騎這馬，突圍出去，我一人照料馬姑娘，那便容易得多。」

程靈素知他顧念自己，說道：「咱們結拜之時，說的是『有難共當』呢，還是『有難先逃』？」胡斐道：「你和馬姑娘從不相識，何必為她犯險？至於我，那可不同。」程靈素的眼光始終沒望他一眼，道：「不錯，我何必為她犯險？可是我和你難道也是從不相識麼？」

胡斐心中大是感激，自忖一生之中，甘願和自己同死的，平四叔是會的，趙半山也會的，（奇怪得很，一瞬之間，心中忽地掠過一個古怪的念頭：苗人鳳也會的），今日又有一位年輕姑娘安安靜靜地站在自己身旁，一點也不躊躇，只是這麼說：「活著，咱們一起活，要死，便一起死！」

那姓聶的大盜等了片刻，又說道：「弟兄們決不敢有傷馬姑娘半分，對兩位卻不存顧忌。兩位又何必沒來由的自處險地？尊駕行事光明磊落，在下佩服得緊。咱們後會有期，今日便此別過如何？」胡斐道：「你們放不放馬姑娘走？」

那姓聶的搖了搖頭，還待相勸，群盜中已有許多人呼喝起來：「這小子不識好歹，聶大哥不必再跟他多費唇舌！」「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進來。」「傻小子，憑你一人，當真有天大的本事麼？」

突見白光一閃，一件暗器向胡斐疾射過來。那姓聶的大盜躍起身來一把抓住，卻是一柄飛刀。胡斐道：「尊駕好意，兄弟心領，從此刻起，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情。」說著拉著程靈素的手，翻身進了石屋。

但聽得背後風聲呼呼，好幾件暗器射來，他用力一推大門，托托托幾聲，幾件暗器都釘上了門板。群盜大聲唿哨，衝近門前。

胡斐搶到窗孔，拾起桌上的鋼鏢，對準攻得最近的大盜擲了出去。他仍不願就此而下殺手，這一鏢對準了那大盜肩頭。

那大盜「啊」的一聲，肩頭中鏢，這人極是兇悍，竟自不退，叫道：「眾兄弟，今日連這一個小子也收拾不下，咱們還有臉回去嗎？」群盜連聲吆喝，四面衝上。只聽得東邊和西邊的石牆上同時發出撞擊之聲，顯然這兩面因無窗孔，盜眾不怕胡斐發射暗器，正用重物撞擊，要破壁而入。

胡斐連發暗器，南北兩面的盜伙向後退卻，東西面的撞擊聲卻絲毫不停。

程靈素取出七心海棠所製蠟燭，又將解藥分給胡斐、馬春花和病倒在床的婦人，叫他們含在嘴裏，一待敵人攻入，便點起蠟燭，薰倒敵人。

但程靈素的毒藥對付少數敵人固然應驗如神，敵人大舉來攻，對之不免無濟於事。預備這枝蠟燭，也只是盡力而為，能多傷得一人便減弱一分敵勢，至於是否能衝出重圍，實在毫無把握。

便在此時，禿的一響，西首的石壁已被攻破一洞，只見群盜害怕胡斐厲害，卻無人膽敢孤身鑽進，但破洞勢將越鑿越大，總能一擁而入。胡斐見情勢緊迫，暗器又已使完，在石屋中四下打量，要找些甚麼重物來投擲傷敵。

程靈素叫道：「大哥，這東西再妙不過。」說著俯身到那病婦的床邊，伸手在地下一按，雙手舉起，兩手掌上白白的都是石灰。原來鄉人在此燒石灰，石屋中積有不少。

胡斐叫道：「妙極！」嗤的一聲，扯下長袍的一塊衣襟，包了一大包石灰，猛地縮身一衝，竟從破孔中鑽了出去，閉住眼睛，右手一揚，一包石灰撒出，立即鑽回石屋。

群盜正自計議如何攻入石屋，如何從破孔中衝進而不致為胡斐所傷，那料得到他反客為主，竟從破洞中攻將出來？這一大包石灰四散飛揚，白霧茫茫，站得最近的三名大盜眼中登時沾上，劇痛難當，一齊失聲大叫。

胡斐突擊成功，一轉身，程靈素又遞了兩個石灰包給他。胡斐道：「好！」從石灶上扳下一塊大石，伸左手高高舉起，飛身一躍，忽喇喇一聲響，屋頂撞破了一個大洞。

他二次躍起時從屋頂中鑽出，兩個石灰包揚處，群盜中又有人失聲驚呼。程靈素連包幾個石灰包，放在鐵鍋中遞上屋頂，胡斐東南西北一陣拋打，群盜又叫又罵，退入了林中。

這一股群盜七八人眼目受傷，一時不敢再逼近石屋。

※※※

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時辰，群盜不敢過來，胡斐等卻也不敢衝殺出去，一失石屋的憑藉，那便無法以少抗眾。

胡斐和程靈素有說有笑，兩人同處患難，比往日更增親密。馬春花卻有點兒神不守舍，只是低頭默默沉思，既不外望敵人，對胡程兩人的說話也似聽而不聞。

胡斐道：「咱們守到晚間，或能乘黑逃走。今夜倘若走不脫，二妹，那要累得你送一條小命了，至於我歪拳有敵牛耕田這老小子的老命，嘿，嘿！」說著伸手指在上唇一摸，笑道：「早知跟姓牛的無關，這撇鬍子倒有點捨不得了。」

程靈素微微一笑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待會如果走不脫，你救我呢，還是救馬姑娘？」

胡斐道：「兩個都救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是問你，倘若只能救出一個，另一個非死不可，你便救誰？」

胡斐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我救馬姑娘！我跟你同死。」

程靈素轉過頭來，低低叫了聲：「大哥！」伸手握住了他手。

胡斐心中一震，忽聽得屋外腳步聲響，往窗孔中一望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

只見群盜紛紛從林中躍出，手上都拖著樹枝柴草，不住往石屋周圍擲來，瞧這情勢，顯是要行火攻。胡斐和程靈素手握著手，相互看了一眼，從對方的眼色之中，兩人都瞧出處境已是無望。

馬春花忽然站到窗口，叫道：「喂，你們領頭的人是誰？我有話跟他說。」

群盜中站出一個瘦瘦小小的老者，說道：「馬姑娘有話，請吩咐小人吧！」馬春花道：「我過來跟你說，你可不得攔著我不放。」那老者道：「誰有這麼大膽，敢攔住馬姑娘了？」

馬春花臉上一紅，低聲道：「胡兄弟，程家妹子，我出去跟他們說幾句話再回來。」胡斐忙道：「啊，使不得，強盜賊骨頭，怎講信義？馬姑娘你這可不是自投虎口？」

馬春花道：「困在此處，事情總是不了。兩位高義，我終生不忘。」

胡斐心想：「她是要將事情一個兒承當，好讓我兩人不受牽累。她孤身前往，自是凶多吉少，救人不救徹，豈是大丈夫所為？」眼看馬春花甚是堅決，已伸手去拔門閂，說道：「那麼我陪你去。」馬春花臉上又是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程靈素實在猜測不透，馬春花何以會幾次三番的臉紅？難道她對胡大哥竟也有情？想到此處，不由得自己也臉紅了。

胡斐道：「好，既是如此，我去擒一個人來，作為人質。」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，不必──」話未說完，胡斐已右手提起單刀，左手一推大門，猛地衝了出去。群盜齊聲大呼。

胡斐展開輕功，往斜刺裏疾奔。群盜齊聲呼叫：「小子要逃命啦！」「石屋裏還有人，四下裏兜住。」「小心，提防那小子使詭。」呼喝聲中，胡斐的人影便如一溜灰煙般撲到了群盜之中。

兩名盜伙握刀來攔，胡斐頭一低，從兩柄大刀下鑽了過去，左手一勾，想拿左首那人手腕。豈知那人手腳甚是滑溜，單刀橫掃，胡斐迫得舉刀一封，竟沒拿到。這麼稍一耽擱，又有三名大盜撲了上來，兩條鋼鞭，一條鏈子槍，登時將胡斐圍在垓心。

胡斐大聲一喝，提刀猛劈，噹噹噹三響過去，兩條鋼鞭落地，鏈子槍斷為兩截，這三刀使的是極剛極猛之力，雖打落了敵人三般兵刃，但他的單刀也是刃口捲邊，難以再用。

盜眾見他如此神勇，不自禁的向兩旁讓開。

那老者喝道：「讓我來會會英雄好漢！」赤手空拳，猱身便上。胡斐一驚：「此人身手沉穩，大是勁敵。」左手一揚，叫道：「照鏢！」

那老者住足凝神，待他鋼鏢擲來。那知胡斐這一下卻是虛招，左足一點，身子忽地飛起，越過兩名大盜的頭頂，右臂一長，已將一名大盜揪下馬來。他抓住了這大盜的脈門，跟著翻身上馬，從人叢中硬闖出來。

那馬被胡斐一腳踢在肚腹，吃痛不過，向前急竄。盜眾呼喝叫罵，有的乘馬，有的步行，隨後追趕。那馬奔出數丈，胡斐只聽得腦後風生，一低頭，兩枚鐵錐從頭頂飛過，去勢奇勁，發錐的實是高手。

胡斐在馬上轉過身來，倒騎鞍上，將那大盜舉在胸前，叫道：「發暗器啊，越多越好！」那大盜給扣住脈門，全身酸軟，動彈不得。胡斐哈哈大笑，伸腳反踢馬腹，只踢了一腳，那馬撲地倒了，原來當他轉身之前，馬臀上先已中了一枚鐵錐，穿腹而入。胡斐一縱落地，橫持大盜，一步步的退入石屋。

群盜怕他加害同伴，竟是不敢一擁而上。群盜枉自有二十餘名好手，卻給他一人倏來倏去，橫衝直撞，不但沒傷到他絲毫，反給他擒去一人。群盜相顧氣沮，心下固自惱怒，卻也不禁暗暗佩服。

馬春花喝采道：「好身手，好本事！」緩步出屋，向群盜中走去，竟是空手不持兵刃。

群盜見她走近，紛紛下馬，讓出一條路來。馬春花不停步的向前，直到離石屋二十餘丈之處的樹林邊，這才立定。

胡斐和程靈素在窗中遙遙相望，見馬春花背向石屋，那老者站在她面前說話。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你說她為甚麼走得這麼遠？若有不測，豈不是相救不及？」胡斐「嗯」了一聲，他知程靈素如此相問，其實心中早已有了答案。

果然，程靈素接著就把答案說了出來：「因為她和群盜說話，不願給咱兩個聽見！」胡斐又是「嗯」的一聲。他知道程靈素的猜測不錯，可是，那又為甚麼？

胡斐和程靈素聽不到馬春花和群盜的說話，但自窗遙望，各人的神情隱約可見。

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這盜魁對馬姑娘說話的模樣，可恭敬得很哪，竟沒半點飛揚囂張。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，這盜魁很有涵養，確是個勁敵。」程靈素說道：「我瞧不是有涵養，倒像是僕人跟主婦稟報甚麼似的。」胡斐也已看出了這一節，心中隱隱覺得不對，但想這事甚為尷尬，不願親口說出。

程靈素瞧了一會，又道：「馬姑娘在搖頭，她定是不肯跟那盜魁去。可是她為甚麼……」突然側過頭來，瞧著胡斐的臉，心中若有所感，又回頭望向窗外。

胡斐道：「你要說甚麼？你說她為甚麼……怎地不說了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我不知道該不該問你。問了出來，怕你生氣。」胡斐道：「二妹，你跟我在這兒同生共死，咱們之間還有甚麼不能說的？我甚麼都不會瞞你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好！馬姑娘跟那盜魁說話，為甚麼不是發惱，卻要臉紅？這還不奇，為甚麼連你也要臉紅？」

胡斐道：「我在疑心一件事，只是尚無佐證，現下還不便明言。二妹，你大哥光明磊落，決無不可對人言之事。你信得過我麼？」程靈素見他神色懇切，心中很是高興，微笑道：「那你是在代她臉紅了。旁人的事，我管不著。只要你很好，那就好了。」胡斐道：「我初識馬姑娘之時，是個十三四歲的拖鼻涕小廝。她見我可憐，這才給我求情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抬頭出了會神，只見天邊晚霞如火燒般紅，輕輕說道：「該不該這樣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相信她是好人……她良心是挺好的。」

※※※

這時他身後那大盜突然一聲低哼，顯是穴道被點後酸痛難當。胡斐轉身在他「章門穴」上一拍，又在他「天池穴」上推拿了幾下，解開了他的穴道，說道：「事出無奈，多有得罪，請勿見怪。尊駕高姓大名。」

那大盜濃眉巨眼，身材魁梧，對胡斐怒目而視，大聲道：「我學藝不精，給你擒來，要殺要剮，便可動手，多說些甚麼？」

胡斐見他硬氣，倒欽服他是條漢子，笑道：「我跟尊駕從沒會過，無冤無仇，豈有相害之意？只是今日之事處處透著奇怪，在下心中不明，老兄能不能略加點明？」 那大盜厲聲道：「你當我汪鐵鶚是卑鄙小人麼？憑你花言巧語，休想套問得出我半句口供。」

程靈素伸了伸舌頭，笑道：「你不肯說姓名，這不是說了麼？原來是汪鐵鶚汪爺，久仰久仰。」汪鐵鶚呸的一聲，罵道：「黃毛小丫頭，你懂得甚麼？」

程靈素不去理他，向胡斐道：「大哥，這是個渾人。不過他鷹爪雁行門的前輩武師，跟小妹頗有點交情。周鐵鷦、曾鐵鷗他們見了我都很恭敬。你就不用難為他。」說著向胡斐眨了眨眼睛。

汪鐵鶚大是奇怪，道：「你識得我大師兄、二師兄麼？」語氣登時變了。程靈素道：「怎麼不識？我瞧你的鷹爪功和雁行刀都沒學得到家。」汪鐵鶚道：「是！」低了頭頗為慚愧。

原來鷹爪雁行門是北方武學中的一個大門派。門中大弟子周鐵鷦、二弟子曾鐵鷗在江湖上成名已久。程靈素曾聽師父說起過，知道他門中這一代的弟子，取名第三字多用「鳥」旁，這時聽汪鐵鶚一報名，又見他使的是雁翎刀，自然一猜便中。至於汪鐵鶚的武功沒學到家，更是不用多說，他武功倘若學得好了，又怎會給胡斐擒來？但汪鐵鶚腦筋不怎麼靈，聽程靈素說得頭頭是道，居然便深信不疑。

程靈素道：「你兩位師哥怎麼沒跟你一起來？我沒見他們啊。」其實她並不識得周鐵鷦、曾鐵鷗，但想這兩人威名不小，若在盜群之中，必是領頭居首的人物，但那瘦老人和其餘幾個盜首都不使刀，想來周曾二人必不在內。這一下果然又猜中了。汪鐵鶚道：「周師哥和曾師哥都留在北京。幹這些小事，怎能勞動他兩位的大駕？」言下甚有得意之色。

程靈素心道：「他二人留在北京，難道這伙盜黨竟是從北京來的？我再誆他一誆。」於是輕描淡寫的道：「天下掌門人大會不久便要開啦。你們鷹爪雁行門定要在會裏大大露一露臉。你總要回北京趕這個熱鬧吧？」江鐵鶚道：「那還用說？差使一辦妥，大伙全得回去。」

胡斐和程靈素心中都是一怔：「甚麼差使？」程靈素道：「貴寨眾位當家的受了招安，給皇上出力，那是光祖耀宗的事哪。」不料這一猜測可出了岔兒，程靈素只道他們都是盜伙，卻在辦差，那不是受了招安是甚麼？那知汪鐵鶚一對細細的眼睛一翻，說道：「甚麼招安？你當我們真是盜賊麼？」程靈素暗叫：「不好！」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裝作是黑道上的朋友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又何必點穿？」

她雖然掩飾得似乎絲毫沒露痕跡，但汪鐵鶚終於起了疑心，程靈素再用言語相逗，他只是瞪著眼睛，一言不發。

胡斐忽道：「二妹，你既識得這位汪兄的師哥，咱們不便再行留難。汪兄，你請回吧！」汪鐵鶚愕然站起。

胡斐打開石室的木門，說道：「得罪莫怪，後會有期。」汪鐵鶚不知他要使甚麼詭計，不敢跨步。程靈素拉拉胡斐的衣角，連使眼色。胡斐一笑道：「小弟胡斐，我義妹程靈素，多多拜上周曾兩位武師。」說著輕輕往汪鐵鶚身後一推，將他推出門外。汪鐵鶚大惑不解，仍是遲疑著並不舉步，回頭一望，卻見木門已然關上，這才向前走了幾步，跟著又倒退幾步，生怕胡斐在自己背後發射暗器，待退到五六丈外，見石室中始終沒有動靜，這才轉身，飛也似的奔入樹林。

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我是信口開河啊，誰識得他的周鐵雞、曾鐵鴨了，你怎地信以為真，放了他去？」胡斐道：「我瞧這些人決不敢傷害馬姑娘。再說，汪鐵鶚是個渾人，這些盜伙未必看重他。他們真要對馬姑娘有甚麼留難，也不會顧惜這個渾人。」程靈素讚道：「你想得極是──」話猶未了，窗孔中望見馬春花緩步而回，群盜恭恭敬敬的送到林邊，不再前行，任她獨自回進石屋。

※※※

胡程二人眼中露出詢問之色，但均不開口。馬春花道：「他們都稱讚胡兄弟武功既高，人又仁義，實是位少年英雄。」胡斐謙遜了幾句，見她呆呆出神，沒再接說下文，也不便再問。

隔了半晌，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，程家妹子，你們走吧。我的事……你們兩位幫不了忙。」胡斐道：「你未脫險境，我怎能捨你而去？」馬春花道：「我在這裏沒有危險，他們不敢對我怎樣。」胡斐心想：「這兩句話多怕確是實情，但讓她孤身留在這裏，怎能安心？」

但見她臉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忽然泫然欲泣，忽而嘴角邊露出微笑，胡斐和程靈素相顧發怔。石室內外，一片寂靜。

胡斐拉拉程靈素的衣角，兩人走到窗邊，向外觀望。胡斐低聲道：「二妹，你說怎麼辦？」程靈素低聲道：「大仁大義的少年英雄說怎麼辦，黃毛丫頭便也怎麼辦。」胡斐悄聲道：「我疑心著一件事，可是無論如何不便親口問她，這般僵持下去，終也不是了局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猜上一猜。你說有個姓商的，當年對她頗有情意，是不是？」胡斐道：「是啊，你真聰明。我疑心這夥人都是受商寶震之託而來，因此對馬姑娘甚是客氣，對她丈夫卻不斷的訕笑羞辱。」程靈素道：「看來馬姑娘對那姓商的還是未免有情。」胡斐道：「因此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。」

兩人說話之時，沒瞧著對方，只是口唇輕輕而動，馬春花坐在屋角，不會聽到。

※※※

眼見得晚霞漸淡，天色慢慢黑了下來，突然間西首連聲唿哨，有幾乘馬奔來。程靈素道：「又來了幫手。」胡斐側耳一聽，道：「怎地有一人步行？」果然過不多時，一個人飛步奔近，後面四騎馬成扇形散開著追趕。但馬上四人似乎存心戲弄，並沒催馬，口中吆喝唿哨，始終離前面奔逃之人兩三丈遠。那人頭髮散亂，腳步踉蹌，顯已筋疲力盡。

胡斐看清了那人面目，叫道：「徐大哥，到這裏來！」說著打開木門，待要趕出去接應，但為時已然不及，四騎馬從旁繞了上來，攔住徐錚的去路。林中盜眾也一擁而出。

胡斐若是衝出，只怕群盜乘機搶入屋來，程靈素和馬春花便要吃虧，只好眼睜睜瞧著徐錚給群盜圍住。胡斐縱聲叫道：「倚多為勝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？」縱馬追來的四個漢子中一人叫道：「不錯，我正要單打獨鬥，會一會神拳無故的高徒，鬥一鬥飛馬鏢局的徐大鏢頭。」胡斐聽這聲音好熟，凝目一望，失聲叫道：「是商寶震！」

程靈素道：「這姓商的果真來了！」但見他身形挺拔，白淨面皮，確是比滿臉疤痕的徐錚俊雅十倍，又見他從馬背上翻鞍而下，身法瀟灑利落，心想：「他和馬姑娘才算是一對兒，無怪那些人要打甚麼抱不平，說甚麼鮮花插在牛糞上。」她究竟是年輕姑娘，忍不住叫道：「馬家姊姊，那姓商的來啦！」馬春花「嗯」的一聲，似乎沒懂得程靈素在說些甚麼。

這時群盜已圍成了老大一個圈子，遮住了從石室窗中望出去的目光。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這裏瞧不見，咱們上屋頂去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！」

兩人躍上屋頂，望見徐錚和商寶震怒目相向。商寶震手提一柄厚背薄刃的單刀，徐錚卻是空手。程靈素道：「這可不公平。」胡斐尚未答話，只聽得商寶震大聲道：「徐爺，商某跟你動手，用不著倚多為勝，也不能欺你空手。你用刀，我空手，這麼著你總不吃虧了吧？」說著提刀一擲，竟把手中單刀柄前刃後的向徐錚擲去。

徐錚伸手接住，呼呼喘氣，說道：「在商家堡中，你對我師妹這般模樣，你當我沒生眼睛麼？你今日空群而來，為的是甚麼，姓徐的不必多說。商寶震，你拿刀子吧！」商寶震高聲說道：「我便憑一雙肉掌，鬥你的單刀。眾位大哥，如我傷在他的刀下，只怨我狂妄自大，任誰不得相助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他為甚麼這般大聲？顯是要說給馬姑娘聽了。他空手鬥人家單刀，不但是在心上人面前逞能，還要打動她的心。」胡斐嘆了一口氣。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你說馬姑娘盼望誰勝？」胡斐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一個是丈夫，一個是外人，眼下正在為了她拚命，她卻躲在屋裏理也不理。我說馬姑娘私心之中，只怕還在盼望這位商少爺得勝呢。」胡斐心中的想法也是如此，但仍是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徐錚見商寶震定然不肯用兵刃，單刀一橫，說道：「反正姓徐的陷入重圍，今日也不想活著回去了。」刷的一刀，往商寶震頭頂砍落。商寶震武功本就高出他甚多，當年在商家堡向他討教拳腳，只是裝腔作勢，這數年中跟著八卦門中的師伯師叔王氏兄弟痛下苦功，八卦刀和八卦掌的功夫更是精進。徐錚奔逃了半日，氣力衰竭，手中雖然多了一口刀，但在商寶震八卦掌擊、打、劈、拿之下，不數招便落下風。

胡斐皺眉道：「這姓商的甚是狡猾……」程靈素道：「你要不要出手？」胡斐道：「我是為助馬姑娘而來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，我可真不知她心意如何？」程靈素對馬春花甚是不滿，說道：「馬姑娘決無危險，你好心相助，她可未必領你這個情。咱們不如走吧！」胡斐見徐錚的單刀給商寶震掌力逼住了，砍出去時東倒西歪，已是全然不成章法，瞧著甚是淒慘，說道：「二妹，你說的是，這件事咱們管不了。」

他躍下屋頂，回入石室，說道：「馬姑娘，徐大哥快支持不住了，那姓商的只怕要下毒手。」馬春花呆呆出神，「嗯」了一聲。胡斐怒火上衝，便不再說，向程靈素道：「二妹，咱們走吧！」馬春花似乎突然從夢中醒覺，問道：「你們要走？上那裏去？」胡斐昂然道：「馬姑娘，你從前為我求情，我一直感激，但你對徐大哥這般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猛聽得遠處一聲慘叫，正是徐錚的聲音，跟著商寶震縱聲長笑，笑聲中充滿了得意之情。群盜轟然喝采：「好八卦掌！」

馬春花一驚，叫道：「師哥！」向外衝出。胡斐恨恨的道：「情人打死了丈夫，正合心意！」程靈素見他憤恨難當，柔聲安慰道：「這種事你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沒法子管。」胡斐道：「她若是不愛她師哥，又何必和他成親？」程靈素道：「那定是迫於父親之命了。」胡斐搖頭道：「不，她父親早燒死在商家堡中了。便算曾有婚約，也可毀了，總勝過落得這般下場。」

忽聽得人叢中又傳出徐錚的一聲呻吟，胡斐喜道：「徐大哥沒死，瞧瞧去。」說著拉著程靈素的手走出石屋，急步擠入盜群之中。

說也奇怪，沒多久之前，群盜和胡斐一攻一守，列陣對壘，但這時群盜只注視馬春花、商寶震、徐錚三人，對胡程二人奔近竟都不以為意。

胡斐低頭看徐錚時，只見他胸口一大灘鮮血，氣息微弱，顯是給商寶震掌力震傷了內臟，轉眼便要斷氣。馬春花呆呆站在他的身前，默不作聲。

胡斐彎下腰去，俯身在徐錚耳邊，低聲道：「徐大哥，你有甚麼未了之事，兄弟給你辦去。」徐錚望望妻子，望望商寶震，苦笑了一下，低聲道：「沒有。」胡斐道：「我去找到你的兩個孩子，撫養他們成人。」他和徐錚全無交情，只是眼見他落得這般下場，激於義憤，忍不住要挺身而出。

徐錚又苦笑了一下，低聲說了一句話，只因氣息太微，胡斐聽不明白，於是把右耳湊到他的口邊，只聽他低聲道：「孩子……孩子……嫁過來之前……早就有了……不是我的……」一口氣呼出，不再吸進，便此氣絕。

胡斐恍然大悟：「怪不得馬姑娘要和他成親，原來火燒商家堡後，這姓商的不知去向，而她有了身孕，卻不能不嫁。怪不得兩個孩子玉雪可愛，與徐大哥的相貌半分也不像。」他伸腰站起，無話可說，耳聽得馬蹄聲響，又有兩乘馬馳近。每匹馬上坐著一個漢子，每人懷裏安安穩穩的各抱一個馬春花的孩子。

馬春花瞧瞧徐錚，又瞧瞧商寶震，說道：「商少爺，我當家的是你打死的？」商寶震道：「刀子還在他手裏，我可沒佔他的便宜。」馬春花點點頭，從徐錚右手中取下單刀，說道：「這是你家傳的八卦刀，我在商家堡中見過的。」商寶震微微笑道：「你好記性，多虧你還記得。」馬春花道：「我怎麼不記得？商家堡的事，好像便都在眼前一般。」

程靈素側目瞧著胡斐，只見他滿臉通紅，胸口不住起伏，強忍怒氣，卻不發作。

馬春花提著八卦刀，讚道：「好刀！」慢慢走到商寶震身前。商寶震嘴邊含笑，目光中蘊著情意，伸手來接。馬春花倒過刀鋒，便似要將刀柄遞給他，突然間白光一閃，刀頭猛地轉過，波的一聲輕響，刺入了商寶震腰間。

商寶震一聲大叫，一掌拍出，將馬春花擊得倒退數步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為甚麼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向前一撲，便已斃命。

這一下人人出其不意，本來商寶震擊死徐錚，馬春花為夫報仇，誰都應該料想得到，但馬春花對徐錚之死沒顯示半分傷心，和商寶震一問一答，又似是歡然敘舊，突然間刀光一閃，已是白刃刺敵。

群盜一愕之間，尚未叫出聲來，胡斐在程靈素背後輕輕一推，拉著馬春花的手臂，急速退入了石屋。群盜一陣諠譁，待欲攔阻，已然慢了一步。適才之事實在太過突兀，群盜顯然要計議一番，並不立時便向石屋進攻，反而退了開去。

胡斐向馬春花嘆道：「先前我錯怪你了，你原不是這樣的人。」馬春花不答，獨自呆坐在屋角之中。程靈素對她自也全然改觀，柔聲安慰她幾句。馬春花雙目向前直視，嗯也不嗯一聲。

胡斐向程靈素使個眼色，兩人又並肩站在窗前。胡斐道：「馬姑娘為夫報仇，殺了敵人個措手不及，可是這麼一來，我更加不懂了。」程靈素也是大惑不解，本來商寶震一到，一切都已真相大白，但現下許多事情立時又變得十分古怪。馬春花竟會親手將商寶震殺死，是不是她眼見丈夫慘死，突然天良發現？如果群盜確是商寶震邀來，那麼他一死之後，盜眾定要群相憤激，叫囂攻來，但群盜除了驚奇之外，何以並無異舉？

胡斐凝神思索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二妹，這中間有很多難解之處，咱兩人貿然插手，說不定反而害了好人。馬姑娘是一定不肯說的了，我去問那盜魁去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他怎肯說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去試試！」程靈素道：「千萬得小心了！」胡斐道：「理會得。」開了屋門，緩步而出，向盜眾走去。

群盜見他孤身出來，手中不攜兵刃，臉上均有驚異之色。

※※※

胡斐走到離群盜六七丈遠處，站定說道：「在下有一句機密之言，要和貴首領說。」說著在身上拍了拍，示意不帶利器。

群盜中一條粗壯漢子喝道：「大夥兒都是好兄弟，有話盡說不妨，何必鬼鬼祟祟？」胡斐笑道：「各位都是英雄好漢，領頭的自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難道跟我說句話都不敢麼？」

那瘦削老人右手擺了擺，說道：「『了不起的人物』這六個字，那可不敢當。我瞧你小兄弟倒是位少年英雄，後生可畏，後生可畏！」他話中稱讚胡斐，但滿臉是老氣橫秋之色。胡斐拱手道：「老爺子，請借一步說話。」說著向林中空曠之處走去。

那瘦老人斜眼微睨，適才馬春花手刃商寶震之事，也太令人震驚，他心神兀自未寧，生怕胡斐也暗藏毒計，不敢便此跟隨過去，但若不去，又未免過於示弱，當下全神戒備，一步步的走近。

胡斐抱拳道：「晚輩姓胡名斐，老爺子你尊姓大名。」那老者不答，道：「尊駕有何說話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沒甚麼。我要跟老爺子討教幾路拳腳。」

那老者沒想到他竟會說出這句話來，勃然變色，道：「好小子，你騙我過來，便要說這一句話嗎？」胡斐笑道：「老爺子且勿動怒，我是想跟你賭一個玩意兒。」

那老者哼的一聲，轉身便走。胡斐道：「我早料你不敢！我便是站在原地不動，你也打我不過。」那老者怒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雙腳釘在地下，半寸不得移動，你卻可任意走動，咱們這般比比拳腳，你說誰贏誰輸？」

那老者見他迭獻身手，奪雷震擋，擒汪鐵鶚，搶劍還劍，接發暗器，事事眩人耳目，若說單打獨鬥，還當真有點膽怯，但聽他竟敢大言不慚，說雙足不動而和自己相鬥，這樣的事江湖上可從未聽見過。

他是河南開封府八極拳的掌門人，人既穩練，武功又高，因此這次同來的三十餘人之中以他為首，心想對方答允雙足不動，自己已立於不敗之地，這份便宜是穩穩佔了，當下並不惱怒，反而高興，笑道：「小兄弟出了這個新花樣來考較老頭子，好，這幾根老骨頭便跟著你熬熬。咱們許不許用暗器哪？」胡斐微笑道：「以武會友，用甚麼暗器？」那老者心想：「我便打他不過，只須退開三步，他腳步不能移動，諒他手臂能有多長？最不濟也是個平手。」說了聲：「好！」

胡斐道：「晚輩與老爺子素不相識，這次多管閒事，實是胡鬧。晚輩只要輸了一招半式，我和義妹兩人立刻便走。」那老者心想：「他若一味護著馬姑娘，此事終是不了。我們倘若恃眾強攻，勢必多傷人命，如傷著馬姑娘，更是大大不妥，還是善罷為妙。」於是說道：「是啊！這事原本跟旁人絕不相干。馬姑娘此後富貴榮華，直上青雲，你既跟她有交情，只有代她喜歡。」

胡斐搔了搔後腦，道：「我便是不明白。老爺子倘若任讓一招，晚輩要請老爺子說明其中的原委。」

那老者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好，便是這樣。」見胡斐雙足一站，相距一尺八寸，沉穩無比，不禁心中一動：「說不定還真輸與他了。」說道：「咱們話說明在先，我若輸了，只好對你說，但你決不能跟第二人說起。」胡斐道：「我義妹可須跟她明言。」那老者心想：「乾柴烈火好煮飯，乾兄乾妹好做親。你們乾兄乾妹，何等親密？就算口中答應了不說，也豈有不說之理？」便道：「第三人可決計不能說了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！便是這樣。我又怎知準能贏得你老人家？」

那老者身形一起，微笑道：「有僭了！」左手揮掌劈出，右拳成鉤，正是八極拳中的「推山式」。胡斐順手一帶，覺他這一掌力道甚厚，說道：「老爺子好掌力！」

群盜見兩人拉開架子動手，紛紛趕了過來，但見兩人臉上各帶微笑，當下站定了觀鬥。那八極拳的八極乃是「翻手、揲腕、寸懇、抖展」，共分「摟、打、騰、封、踢、蹬、掃、掛」八式，講究的是狠捷敏活。那老者施展開來，但見他翻手之靈、揲腕之巧、寸懇之精、抖展之速，的是名家高手的風範。群盜看得暗暗佩服，心想他以八極拳揚威大河南北，成名三十餘載，果有真才實學，絕非浪得虛聲。

只見那老者一步三環、三步九轉、十二連環、大式變小式，小式變中盤，「騎馬式」、「魚鱗式」、「弓步式」、「磨膝式」，在胡斐身旁騰挪跳躍，拳腳越來越快。胡斐卻只是一味穩守，見式化式，果然雙足沒移動分毫。鬥到分際，那老者只感拳掌出去之時漸趨滯澀，似有一股黏力阻在他拳掌之間，心中暗叫：「不好！」待要後躍退開，對方不能追擊，便算是沒有輸贏，那知他左掌回抽，胡斐右手已抓住他的右掌，同時左手成拳，在他右肘底一下輕揉。

那老者大驚，運勁一掙沒能掙脫，便知自己右臂非斷不可，心中正自冰涼，胡斐突然鬆手躍開，腳步一個踉蹌，說道：「老爺子掌力沉雄，佩服，佩服。」

那老者心中雪亮，好生感激，對方非但饒他一臂不斷，還故意腳步踉蹌，裝得打成平手，使自己不致在眾兄弟前失了面子，保全自己一生令名，實是恩德非淺，於是過去攜了胡斐之手，笑道：「小兄弟英雄了得，咱們到這邊說話。」

# 第十三章 北京眾武官

兩人走到樹林深處，胡斐眼見四下無人，只道他要說了，那知那老者一躍上樹，向他招手。胡斐跟著上去，坐在枝幹之上。那老者道：「在這裏說清靜些。」胡斐應道：「是。」

那老者臉露微笑，說道：「先前聽得閣下自報尊姓大名，姓胡名斐。不知這個斐字，是斐然成章之『斐』呢，是一飛沖天之『飛』呢，還是是非分明之『非』？」胡斐聽他吐屬斯文，道：「草字之斐，是一個『文』字上面加一個『非』字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在下姓秦，草字耐之，一生寄跡江湖，大英雄大豪傑會過不少，但如閣下這般年紀，武功造詣竟已到了這等地步，實是生平未見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閣下宅心忠厚，識見不凡，更是武林中極為希有。小兄弟，老漢算是服了你啦！」

胡斐道：「秦爺，晚輩有一事請教。」秦耐之道：「你不用太謙啦，這麼著，我叨長你幾歲，稱你一聲兄弟，你便叫我一聲秦大哥。你既手下容情，顧全了我這老面子，那你問甚麼，我答甚麼便是。」

胡斐忙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兄弟見秦大哥有一招是身子向後微仰，上盤故示不穩，左臂置於右臂上交叉輪打，翻成陽掌，然後兩手成陰拳打出。這一招變化極是精妙，做兄弟的險些便招架不住，心中甚是仰慕。」

秦耐之心中一喜，他拳腳上輸了，依約便得將此行真情和盤托出，只道胡斐便要詰問此事，那知他竟是請教自己的得意武功，對方所問，正是他賴以成名的八極拳中八大絕招之一，於是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那是敝派武功中比較有用的一招，叫作『雙打奇門』。」於是跟著解釋這一招中的精微奧妙。胡斐本性好武，聽得津津有味，接著又請教了幾個不明的疑點。

武林中不論那一門那一派，既能授徒傳技，卓然成家，總有其獨到成就，那八極拳當有清雍乾年間，武林中名頭甚響，聲勢也只稍遜於太極、八卦諸門。胡斐和秦耐之過招之時，留心他的拳招掌法，這時所問的全是八極拳中的高妙之作。秦耐之起初還恐本門秘奧洩露於人，解釋時十分中只說七分，然聽對方所問，每一句都搔著癢處，神態又極恭謹，教他忍不住要傾囊吐露，又想，反正他武功強勝於我，學了我的拳法，也仍不過是強勝於我，又有甚麼大不了？而胡斐有時稍抒己見，又對八極拳的長處更有錦上添花之妙。

兩人這麼一談論，竟說了足足半個時辰，群盜遠遠望著，但見秦耐之雙手比劃，使著他得意的拳招，胡斐有時也出手進招，兩人有說有笑，甚是親熱，顯是在鑽研拳術武功。眾人瞧了半天，聽不見兩人的說話，雖覺詫異，卻也就不再瞧了。

又說了一陣，秦耐之道：「胡兄弟，八極拳的拳招是很了不起的，只可惜我沒學得到家，折在你的手下。」胡斐道：「秦大哥說那裏話來？咱們當真再鬥下去，也不知誰勝誰敗。兄弟對貴派武功佩服得緊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一時之間也請教不了許多，日後兄弟到北京來，定當專誠拜訪，長談幾日。此刻暫且別過。」說著雙手一拱，便要下樹。

秦耐之一怔，心道：「咱們有約在先，我須得說明此行的原委，但他只和我講論一番武功，即便告辭，天下寧有是理？是了，這少年是給我面子，他既講交情，我豈可說過的話不算？」當即說道：「兄弟且慢。咱哥兒倆不打不成相識，這會子的事，乘這時說個明白，也好有個了斷啊。」

胡斐道：「不錯，兄弟和那商寶震商大哥原也相識的，想不到馬姑娘竟會突然出手，給丈夫報仇。」於是把在商家堡中如何結識馬春花和商寶震之事，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。

秦耐之心道：「好啊，我還沒說，你倒先說了。這少年行事，處處教人心服。」說道：「古人一飯之恩，千金以報。馬姑娘於胡兄弟有代為求情之德，你不忘舊恩，正是大丈夫本色。你不明馬姑娘何以毫不留情的殺了商寶震，難道那兩個孩子，是商寶震生的麼？」胡斐搔頭道：「我聽徐錚臨死之時，說這兩個孩兒不是他的親生兒子。」秦耐之一拍膝頭，道：「原來他倒也不是傻子。」

胡斐一時便如墮入五里霧中。秦耐之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在商家堡之時，可曾見到有一位貴公子麼？」

胡斐一聽，登時如夢初醒。只因那日晚間，他親眼見到商寶震和馬春花在樹下手拉手的說話，一心以為兩人互有情意，而馬春花和那貴公子一見鍾情、互纏痴戀這一場孽緣，他卻全然不知。那日火燒商家堡後，他見到馬春花和那貴公子在郊外偎倚說話，眉梢眼角之間互蘊深情，他雖瞧在眼裏，卻是絲毫不明其中含義，因此始終沒想到那貴公子身上，這時經秦耐之一點明，才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那八卦門的王氏兄弟……」秦耐之道：「不錯，那次是八卦門王氏兄弟跟隨福公子去商家堡的。」

在胡斐心坎兒中，福公子是何等樣人，早已甚為淡漠，但王氏兄弟的八卦刀和八卦掌，一招一式，卻記得清清楚楚，說道：「福公子，福公子──嗯，這位福公子相貌清雅，倒和那兩個小孩兒有點相像。」

秦耐之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福公子榮華富貴，說權勢，除了皇上便是他；說豪富，他要多少皇上便給多少。可是他人到中年，卻有一件事大大不足，那便是膝下無兒。」

胡斐聽他說得那福公子如此威勢，心中一震，道：「那福公子，便是福康安麼？」秦耐之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那正是平金川大帥，做過正白旗滿洲都統，盛京將軍，雲貴總督，四川總督，現任太子太保，兵部尚書，總管內務府大臣的福公子，福大帥！」

胡斐道：「嗯，那兩個小孩兒，便是這位福公子的親生骨肉。他是差你們來接回去的了？」秦耐之道：「福大帥此時還不知他有了這兩個孩子。便是我們，也是適才聽馬姑娘說了才知。」

胡斐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原來馬姑娘跟他說話之時臉紅，便是為此，她所以吐露真情，是要他們不得傷了孩子。她為了愛惜兒子，這件事雖不光采，卻也不得不說。」只聽秦耐之又道：「福大帥只是差我們來瞧瞧馬姑娘的情形，但我們揣摩大帥之意，最好是迎接馬姑娘赴京。馬姑娘這時丈夫已經故世，無依無靠，何不就赴京去和福大帥相聚？她兩個兒子父子相逢，從此青雲直上，大富大貴，豈不強於在鏢局子中低三下四的廝混？胡兄弟，你便勸勸馬姑娘？」

胡斐心中混亂，聽他之言，倒也有理，只是其中總覺有甚不妥，至於甚麼不妥，一時卻又說不上來。

他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那商寶震呢？怎麼跟你們在一起了？」秦耐之道：「商寶震得王氏兄弟的舉薦，也在福大帥府中當差。因他識得馬姑娘，是以一同南下。」胡斐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他打死徐錚徐大哥，是出於福大帥的授意？」秦耐之忙道：「那倒不是，福大帥貴人事忙，怎知馬姑娘已和那姓徐的成婚？他只是心血來潮，想起了舊情，派幾個當差的南來打探一下消息。此刻已有兩個兄弟飛馬赴京趕報喜訊，福大帥一知他竟有兩位公子，這番高興自是不用說的了。」

這麼一說，胡斐心頭許多疑團，一時盡解。只覺此事怨不得馬春花，也怨不得福康安，商寶震殺徐錚固然不該，可是他已一命相償，自也已無話可說，只是想到徐錚一生忠厚老實，明知二子非己親生，始終隱忍不言，到最後卻又落得如此下場，深為惻然，長長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秦大哥，此事已分剖明白，算是小弟多管閒事。」輕輕一縱，落在地下。

秦耐之見他落樹之時，自己絲毫不覺樹幹搖動，竟是全沒在樹上借力，若不細想，那也罷了，略一尋思，只覺得這門輕功實是深邃難測，自己再練十年，也是決計不能達此境界，不知他小小年紀，何以竟能到此地步？他又是驚異，又感沮喪，待得躍落地下，見胡斐早已回進石屋去了。

※※※

程靈素在窗前久待胡斐不歸，早已心焦萬分，好容易盼得他歸來，見他神色黯然，似乎十分難過，當下也不相詢，只是和他說些閒話。

過不多時，汪鐵鶚提了一大鍋飯、一大鍋紅燒肉送來石屋，還有三瓶燒酒。胡斐將酒倒在碗裏便喝。程靈素取出銀針，要試酒菜中是否有毒。胡斐道：「有馬姑娘在此，他們怎敢下毒？」馬春花臉上一紅，竟不過來吃飯。胡斐也不相勸，悶聲不響的將三瓶燒酒喝了個點滴不剩，吃了一大碗肉，卻不吃飯，醉醺醺靠在桌上，納頭便睡。

胡斐次晨轉醒，見自己背上披了一件長袍，想是程靈素在晚間所蓋。她站在窗口，秀髮被晨風一吹，微微飛揚。

胡斐望著她苗條背影，心中混和著感激和憐惜之意，叫了聲：「二妹！」程靈素「嗯」的一聲，轉過身來。胡斐見她睡眼惺忪，大有倦色，道：「你一晚沒睡嗎？啊，我忘了跟你說，有馬姑娘在此，他們不敢對咱們怎樣。」程靈素道：「馬姑娘半夜裏悄悄出屋，至今未回。她出去時輕手輕腳，怕驚醒了你，我也便假裝睡著。」胡斐微微一驚，轉過身來，果見馬春花所坐之處只剩下一張空凳。

兩人打開屋門，走了出去，樹林中竟是寂然無人，數十乘人馬，在黑夜中退得乾乾淨淨。樹上縛著兩匹坐騎，自是留給胡程二人的。

再走出數丈，只見林中堆著兩個新墳，墳前並無標誌，也不知那一個是徐錚的，那一個是商寶震的。胡斐心想：「雖然一個是丈夫，一個是殺丈夫的仇人，但在馬姑娘心中，恐怕兩人也無多大差別，都是愛著她而她並不愛的人，都是為了她而送命的不幸之人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喟然長嘆，於是將秦耐之的說話都轉述給程靈素聽。

程靈素聽了，也是黯然嘆息，說道：「原來那瘦老頭兒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。他有個外號，叫作八臂哪吒。這種人在權貴門下作走狗，品格兒很低，咱們今後不用理他。」胡斐道：「是啊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馬姑娘心中喜歡福公子，徐錚便是活著，也只有徒增苦惱。他小小一個倒霉的鏢師，怎能跟人家兵部尚書、統兵大元帥相爭？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，倒還是死了乾淨。」於是在兩座墳前拜了幾拜，說道：「徐大哥、商公子，你們生前不論和我有恩有怨，死後一筆勾銷。馬姑娘從此富貴不盡，你們兩位死而有知，也不用再記著她了。」

※※※

二人牽了馬匹，緩步出林。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到那兒去？」胡斐道：「先找到客店，讓你安睡半日，再說別的，可別累壞了我的妹子！」程靈素聽他說「我的妹子」，心中說不出的喜歡，轉頭向他甜甜一笑。

在前途鎮上客店之中，程靈素大睡半日，醒轉時已是午後未刻。她獨自出店，說要去買些物事，回來時手上捧了兩個大紙包，笑道：「大哥，你猜我買了些甚麼？」胡斐見紙上印著「老九福衣莊」的店號，道：「咱們又來黏鬍子喬裝改扮麼？」

程靈素打開紙包，每一包中都是一件嶄新的衣衫，一男一女，男裝淡青，女裝嫩黃，均甚雅緻。

晚飯後程靈素叫胡斐試穿，衣袖長了兩寸，腋底也顯得太肥，於是取出剪刀針線，便在燈下給他修剪。

胡斐道：「二妹，我說咱們得上北京瞧瞧。」程靈素抿嘴一笑，道：「我早知道你要上北京啊，所以買兩件好一點兒的衣衫，否則鄉下大姑娘進京，不給人笑話麼？」胡斐笑道：「你真想得周到。咱兩個鄉下人便要進京去會會天子腳底下的人物，瞧瞧福大帥的掌門人大會之中，到底有些甚麼英雄豪傑。」這兩句話說得輕描淡寫，語意之中，卻自有一股豪氣。

程靈素手中做著針線，說道：「你想福大帥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，安著甚麼心眼兒？」胡斐道：「那自是網羅人才之意了，他要天下英雄，都投到他的麾下。可是真正的大英雄大豪傑，卻未必會去。」程靈素微笑道：「像你這等少年英雄，便不會去了。」胡斐道：「我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？我說的是苗人鳳這一流的成名人物。」他忽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倘若我爹爹在世，到這掌門人大會中去攪他個天翻地覆，那才叫人痛快呢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去跟這福大帥搗搗蛋，不也好嗎？我瞧還有一個人是必定要去的。」胡斐道：「誰啊？」程靈素微笑道：「這叫作明知故問了。你還是給我爽爽快快地說出來的好。」

胡斐早已明白她的心意，也不再假裝，說道：「她也未必一定去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這位袁姑娘是友是敵，我還弄不明白呢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如果每個敵人都送我一隻玉鳳兒，我倒盼望遍天下都是敵人才好……」

忽聽得窗外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好，我也送你一隻！」聲音甫畢，嗤的一響，一物射穿窗紙，向程靈素飛來。

胡斐拿起桌上程靈素裁衣的竹尺，向那物一敲，擊落在桌，隨手一掌撥去，燭光應風而滅。接著聽得窗外那人說道：「挑燈夜談，美得緊哪！」

胡斐聽話聲依稀便是袁紫衣的口音，胸口一熱，衝口而出：「是袁姑娘麼？」卻聽步聲細碎，頃刻間已然遠去。

胡斐打火重點蠟燭，只見程靈素臉色蒼白，默不作聲。胡斐道：「咱們出去瞧瞧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去瞧吧！」胡斐「嗯」了一聲，卻不出去，拿起桌上那物看時，卻是一粒小小石子，心想：「此人行事神出鬼沒，不知何時躡上了我們，我竟是毫不知覺。」明知程靈素要心中不快，但忍不住推開窗子，躍出窗外一看，四下裏自是早無人影。

他回進房來，搭訕著想說甚麼話。程靈素道：「天色不早，大哥你回房安睡去吧！」胡斐道：「我倒還不倦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卻倦了，明日一早便得趕路呢。」胡斐道：「是。」自行回房。

這一晚他翻來覆去，總是睡不安枕，一時想到袁紫衣，一時想到程靈素，一時卻又想到馬春花、徐錚和商寶震。直到四更時分，這才朦朦朧朧的睡去。

第二天還未起床，程靈素敲門進來，手中拿著那件新袍子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快起來，外面有好東西等著你。」將袍子放在桌上，翩然出房。

胡斐翻身坐起，披上身子一試，大小長短，無不合式，心想昨晚我回房安睡之時，她一隻袖子也沒縫好，看來等我走後，她又縫了多時，於是穿了新衫，走出房來，向程靈素一揖，說道：「多謝二妹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多謝甚麼？人家還給你送了駿馬來呢。」

胡斐一驚，道：「甚麼駿馬？」走到院子中一看，只見一匹遍身光潔如雪的白馬繫在馬樁之上，正是昔年在商家堡見到趙半山所騎、後來袁紫衣乘坐的那匹白馬。

程靈素道：「今兒一早我剛起身，店小二便大呼小叫，說大門給小偷兒半夜裏打開了，不知給偷了甚麼東西。但前後一查，非但一物不少，院子裏反而多了一匹馬。這是縛在馬鞍子上的。」說著遞過一個小小絹包，上面寫著：「胡相公程姑娘同拆。」字跡甚是娟秀。

胡斐打開絹包，不由得呆了，原來包裏又是一隻玉鳳，竟和先前留贈自己的一模一樣，心中立想：「難道我那隻竟是失落了，還是給她盜了去？」伸手到懷中一摸，觸手生溫，那玉鳳好端端的便在懷中，取出來一看，兩隻玉鳳果然雕琢得全然相同，只是一隻鳳頭向左，一隻向右。

絹包中另有一張小小白紙，紙上寫道：「馬歸原主，鳳贈俠女。」胡斐又是一呆：「這馬又不是我的，怎說得上『馬歸原主』？難道要我轉還給趙三哥麼？」於是將簡帖和玉鳳遞給程靈素道：「袁姑娘也送了一隻玉鳳給你。」

程靈素一看簡帖上的八字，說道：「我又是甚麼俠女了？不是給我的。」胡斐道：「包上不是明明寫著『程姑娘』？她昨晚又說：『好，我也送你一隻！』」程靈素淡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便收下。這位袁姑娘如此厚愛，我可無以為報了。」

兩人一路北行，途中再沒遇上何等異事，袁紫衣也沒再現身，但在胡斐和程靈素心中，何時何刻均有個袁紫衣在。窗下閒談，窗外便似有袁紫衣在竊聽；山道馳騎，山背後便似有袁紫衣躲著。兩人都絕口不提她的名字，但口裏越是迴避，心中越是不自禁的要想到她。

兩人均想：「到了北京，總要遇見她了。」有時，盼望快些和她相見；有時，卻又盼望跟她越遲相見越好。

到北京的路程本來很遠，兩人又是遲遲而行，長途跋涉，風霜交侵，程靈素顯得更加憔悴了。

但是，北京終於到了，胡斐和程靈素並騎進了都門。

進城門時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，隱隱約約間似乎看到一滴淚珠落在地上的塵土之中，只是她將頭偏著，沒能見到她的容色。

胡斐心頭一震：「這次到北京來，可來對了嗎？」

※※※

其時正當乾隆中葉，四海升平。京都積儲殷富，天下精華，盡匯於斯。

胡斐和程靈素自正陽門入城，在南城一家客店之中要了兩間客房，午間用過麵點，相偕到街道各處閒逛，但見熙熙攘攘，瞧不盡的滿眼繁華。兩人不認得道路，只在街上隨意亂走。

逛了個把時辰，胡斐買了幾串冰糖葫蘆，與程靈素各自拿在手中，邊走邊吃。忽聽得路邊小鑼噹噹聲響，有人大聲吆喝，卻是空地上有一夥人在演武賣藝。胡斐喜道：「二妹，瞧瞧去。」

兩人擠入人叢，只見一名粗壯漢子手持一柄單刀，抱拳說道：「兄弟使一路四門刀法，要請各位大爺指教。有一首『刀訣』言道：『禦侮摧鋒決勝強，淺開深入敵人傷。膽欲大兮心欲細，筋須舒兮臂須長。彼高我矮堪常用，敵偶低時我即揚。敵鋒未見休先進，虛刺偽扎引誘誆。引彼不來須賣破，眼明手快始為良。淺深老嫩皆磕打，進退飛騰即躲藏。功夫久練方云熟，熟能生巧大名揚。』」

胡斐聽了，心想：「這幾句刀訣倒是不錯，想來功夫也必是強的。」只見那個漢子擺個門戶，單刀一起，展抹鉤剁，劈打磕扎，使了起來，自「大鵬展翅」、「金雞獨立」，以至「獨劈華山」、「分花拂柳」，一招一式，使得倒是有條不紊，但腳步虛浮，刀勢斜幌，功夫實是不足一哂。

胡斐暗暗好笑，心道：「早便聽人說，京師之人大言浮誇的居多，這漢子吹得嘴響，使出來可全不是那會子事。」正要和程靈素離去。人群中突然一人哈哈大笑，喝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使的是甚麼狗屁刀法？」

使刀的漢子大怒，收刀回視，說道：「我這路是正宗四門刀，難道不對了麼？倒要請教。」

人群中走出一條大漢，笑道：「好，我來教你。」這人身穿武官服色，軀高聲雄，甚是威武。他走上前去，接過那賣武漢子手中單刀，一瞥眼突然見到胡斐，呆了一呆，喜道：「胡大哥，你也到了北京？哈哈，你是當今使刀的好手，就請你來露一露，讓這小子開開眼界，教他知道甚麼才是刀法。」當他從人圈中出來之時，胡斐和程靈素早已認出，此人正是鷹爪雁行門的汪鐵鶚。他在圍困馬春花時假扮盜伙，原來卻是現任有功名的武官。

胡斐知他心直口快，倒非奸滑之輩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小弟的玩意兒算得甚麼？汪大哥，還是你顯一手。」

汪鐵鶚知道自己的武功和胡斐可差得太遠，有他在這裏，那裏還有自己賣弄的份兒？將單刀往地下一擲，笑道：「來來來，胡大哥，這位姑娘是姓──姓──姓程，對了，程姑娘，咱們同去痛飲三杯。兩位到京師來，在下這個東道是非做不可的了。」說著拉了胡斐的手，便闖出人叢。

那賣武的漢子怎敢和做官的頂撞？訕訕的拾起單刀，待三人走遠，又吹了起來。

汪鐵鶚一面走，一面大聲說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這叫做不打不成相識，你老哥的武藝，在下實在是佩服得緊。趕明兒我給你去跟福大帥說說，他老人家一見了你這等人才，必定歡喜重用，那時候啊，兄弟還得仰仗你照顧呢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放低聲音，道：「那位馬姑娘啊，我們接了她母子三人進京之後，現下住在福大帥府中，當真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福大帥甚麼都有了，就是沒有兒子，這一下，那馬姑娘說不定便扶正做了大帥夫人，哈哈，哈哈！你老哥早知今日，跟我們那一場架也不會打的了吧？」他越說越響，在大街上旁若無人的哈哈大笑。

胡斐聽著心中卻滿不是味兒，暗想馬春花在婚前和福康安早有私情，那兩個孩子也確是福康安的親骨肉，眼下她丈夫已故，再去和福康安相聚，也沒甚麼不對，但一想到徐錚在樹林中慘死的情狀，總是不免黯然。

說話之間，三人來到一座大酒樓前。酒樓上懸著一塊金字招牌，寫著「聚英樓」三個大字。

酒保一見汪鐵鶚，忙含笑上來招呼，說道：「汪大人，今兒來得早，先在雅座喝幾杯吧？」汪鐵鶚道：「好！今兒我請兩位體面朋友，酒菜可得特別豐盛。」酒保笑道：「那還用吩咐？」引著三人在雅座中安了個座兒，斟酒送菜，十分殷勤，顯然汪鐵鶚是這裏常客。

胡斐瞧酒樓中的客人，十之六七都是穿武官服色，便不是軍官打扮，也大都是雄赳赳的武林豪客模樣，看來這酒樓是以做武人生意為大宗的了。

京師烹調，果然大勝別處，此時正當炎暑，酒保送上來的酒菜精美可口，卻不肥膩。胡斐連聲稱好。江鐵鶚要掙面子，竟是叫了滿桌的菜餚。

兩人對飲了十幾杯，忽聽得隔房擁進一批人來，過不多時，便呼盧喝雉，大賭起來。一人大聲喝道：「九點天槓！通吃！」胡斐聽那口音甚熟，微微一怔，汪鐵鶚笑道：「是熟朋友！」大聲道：「秦大哥，你猜是誰來了？」胡斐立時想起，那人正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，只聽他隔著板壁叫道：「誰知你帶的是甚麼豬朋狗友？一塊兒滾過來賭幾手吧？」汪鐵鶚笑道：「你罵我不打緊，得罪了好朋友，可叫你吃不住兜著走呢！」站起身來，拉著胡斐的手說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過去瞧瞧。」

兩人走到隔房，一掀門簾，只聽秦耐之吆喝道：「三點，梅花一對，吃天，賠上門！」他一抬頭，猛然見到胡斐，呆了一呆，喜道：「啊，是你，想不到，想不到！」將牌一推，站起身來，伸手在自己額角上打了幾個爆栗，笑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我胡說八道，怎知是胡大哥駕到，來來來，你來推莊。」

胡斐眼光一掃，只見房中聚著十來個武官，圍了一桌在賭牌九，秦耐之正在做莊。這十來個人，倒有一大半是扮過攔劫飛馬鏢局的大盜而和自己交過手的，使雷震擋姓褚的，使閃電錐姓上官的，使劍姓聶的，都在其內。

眾人見他突然到來，嘈成一片的房中剎時間寂靜無聲。

胡斐抱拳作個四方揖，笑道：「多謝各位相贈坐騎。」眾人謙遜幾句。那姓聶的便道：「胡大哥，你來推莊，你有沒帶銀子來？小弟今兒手氣好，你先使著。」說著將三封銀子推到他面前。

胡斐生性極愛結交朋友，對做官的雖無好感，但見這一干人對自己極是尊重，而他本來又喜歡賭錢，笑道：「還是秦大哥推莊，小弟來下注碰碰運氣。聶大哥，你先收著，待會輸乾了再問你借。」轉頭問程靈素道：「二妹，你賭不賭？」程靈素抿嘴笑道：「我不賭，我幫你捧銀子回家。」

秦耐之坐回莊家，洗牌擲骰。胡斐和汪鐵鶚便跟著下注。眾武官初時見到胡斐，均不免頗為尷尬，但幾副牌九一推，見他談笑風生，絕口不提舊事，大伙也便各自凝神賭博，不再介意。

胡斐有輸有贏，進出不大，心下盤算：「今日是八月初九，再過六天就是中秋，那天下掌門人大會是福大帥所召，定於中秋節大宴。鳳天南這奸賊身為五虎門掌門人，他便是不來，在會中總也可探聽到些這奸賊的訊息端倪。眼前這班人都是福大帥的得力下屬，不妨跟他們結納結納。我不是甚麼掌門人，但只要他們帶攜，在會上陪那些掌門人喝一杯總是行的。」當下不計輸贏，隨意下注，牌風竟是甚順，沒多久已贏了三四百兩銀子。

賭了一個多時辰，天色已晚，各人下注也漸漸大了起來。忽聽得靴聲橐橐，門簾掀開，走進三個人來。汪鐵鶚一見，立時站直身子，恭恭敬敬的叫道：「大師哥，二師哥，你兩位都來啦。」圍在桌前賭博的人也都紛紛招呼，有的叫「周大爺，曾二爺」，有的叫「周大人，曾大人」，神色之間都頗為恭謹。

胡斐和程靈素一聽，心道：「原來是鷹爪雁行門的周鐵鷦、曾鐵鷗到了，這兩人威風不小啊。」打量二人時，見那周鐵鷦短小精悍，身長不過五尺，五十來歲年紀，卻已滿頭白髮。曾鐵鷗年近五十，身子高瘦，手中拿著一個鼻煙壺，馬褂上懸著一條金鏈，頗有些旗人貴族的氣派。胡斐一看那第三個人，心中微微一怔，原來是當年在商家堡中會過面的天龍門殷仲翔，只見他兩鬢斑白，已老了不少。殷仲翔的眼光在胡斐臉上掠過，見他只是個鄉下人，毫沒在意。要知當年兩人相見之時，胡斐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這時身量一高，臉容也變了，那裏還認得出來？

秦耐之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周大哥，曾二哥，我給你引見一位朋友，這位是胡大哥，挺俊的身手。為人又極夠朋友，今兒剛上北京來。你們三位多親近親近。」周鐵鷦向胡斐點了點頭，曾鐵鷗笑了笑，說聲：「久仰！」兩人武功卓絕，在京師享盛名已久，自不將這樣一個鄉下少年瞧在眼裏。

汪鐵鶚瞧著程靈素，心中大是奇怪：「你說跟我大師哥、二師哥相識，怎地不招呼啊？」他那想到程靈素當日乃是信口胡吹。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，眨眨眼睛。汪鐵鶚只道其中必有緣故，當下也不敢多問。

秦耐之又推了兩副莊，便將莊讓給了周鐵鷦。這時曾鐵鷗、殷仲翔等一下場，落注更加大了。胡斐手氣極旺，連落連中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已贏了近千兩銀子。周鐵鷦這個莊卻是極霉，將帶來的銀子和莊票輸了十之七八，這時一把骰子擲下來，拿到四張牌竟是二三關，賠了一副通莊，將牌一推，說道：「我不成，二弟，你來推。」

曾鐵鷗的莊輸輸贏贏，不旺也不霉，胡斐卻又多贏了七八百兩，只見他面前堆了好大一堆銀子。曾鐵鷗笑道：「鄉下老弟，賭神菩薩跟你接風，你來做莊。」

胡斐道：「好！」洗了洗牌，擲過骰子，拿起牌來一配，頭道八點，二道一對板凳，竟吃了兩家。

周鐵鷦輸得不動聲色，曾鐵鷗更是瀟灑自若，抽空便說幾句俏皮話。殷仲翔發起毛來，不住的喃喃咒罵，後來輸得急了，將剩下的二百來兩銀子孤注一擲，押在下門，一開牌出來，三點吃三點，九點吃九點，竟又輸了。殷仲翔臉色鐵青，伸掌在桌上一拍，砰的一聲，滿桌的骨牌、銀兩、骰子都跳了起來，破口罵道：「這鄉下小子骰子裏有鬼，那裏便有這等巧法，三點吃三點，九點吃九點？便是牌旺，也不能旺得這樣！」

秦耐之忙道：「殷大哥，你可別胡言亂語，這位胡大哥是好朋友！」

眾人望望殷仲翔，望望胡斐，見過胡斐身手之人心中都想：殷仲翔說他賭牌欺詐，他決計不肯干休，這場架一打，殷仲翔準要倒大霉。

不料胡斐只笑了笑，道：「賭錢總有輸贏，殷大哥推莊罷。」殷仲翔霍地站起，從腰間解下佩劍，眾人只道他要動手，卻不勸阻。

要知武官們賭錢打架，實是稀鬆平常。那知殷仲翔將佩劍往桌上一放，說道：「我這口劍少說也值七八百兩銀子，便跟你賭五百兩！」那佩劍的劍鞘金鑲玉嵌，甚是華麗，單是瞧這劍鞘，便已價值不菲。

胡斐笑道：「好！該賭八百兩才公平。」殷仲翔拿過骨牌骰子，道：「我只跟你這鄉下小子賭，不受旁人落注，咱們一副牌決輸贏！」胡斐從身前的銀子堆中取過八百兩，推了出去，道：「你擲骰吧！」

殷仲翔雙掌合住兩粒骰子，搖了幾搖，吹一口氣，擲了出來，一粒五，一粒四，共是九點。他拿起第一手的四張牌，一看之下，臉有喜色，喝道：「鄉下小子，這一次你弄不了鬼吧！」左手一翻，是副九點，右手砰的一翻，竟是一對天牌。

胡斐卻不翻牌，用手指摸了摸牌底，配好了前後道，合撲著排在桌上。殷仲翔喝道：「鄉下小子，翻牌！」他只道已經贏定，一伸臂便將八百銀子擄到了身前。汪鐵鶚叫道：「別性急，瞧過牌再說。」胡斐伸出三根手指，在自己前兩張牌上輕輕一拍，又在後兩張牌上一拍，手掌一掃，便將四張合著的牌推入了亂牌之中，笑道：「你贏啦！」殷仲翔大是得意，正要誇口，突然「咦」的一聲驚叫，望著桌子，登時呆住了。

眾人順著他目光瞧去，只見朱紅漆的桌面之上，清清楚楚的印著四張牌的陽紋，前兩張是一對長三，後兩張一張三點，一張六點，合起來竟是一對「至尊寶」，四張牌紋路分明，雕在桌上點子一粒粒的凸起，顯是胡斐三根指頭這麼一拍，便以內力在紅木桌上印了下來。聚賭之人個個都是會家，一見如此內力，不約而同的齊聲喝采。

殷仲翔滿臉通紅，連銀子帶劍，一齊推到胡斐身前，站起身來，轉頭便走。胡斐拿起佩劍，說道：「殷大哥，我又不會使劍，要你的劍何用？」雙手遞了過去。

殷仲翔卻不接劍，說道：「請教尊駕的萬兒。」胡斐還未回答，汪鐵鶚搶著道：「這位朋友姓胡名斐。」殷仲翔喃喃的道：「胡斐，胡斐？」突然一驚，說道：「啊，在山東商家堡中──」胡斐笑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曾和殷爺有過一面之緣，殷爺卻不記得了。」殷仲翔臉如死灰，接過佩劍往桌上一擲，說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」掀開門簾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
一時房中眾武官紛紛議論，稱讚胡斐的內力了得，又說殷仲翔輸錢輸得寒蠢，太沒風度。

周鐵鷦緩緩站起身來，指著胡斐身前那一大堆銀子道：「胡兄弟，你這裏一共有多少銀子？」胡斐道：「四五千兩吧！」周鐵鷦搓著骨牌，在桌上慢慢推動，慢慢砌成四條，然後從懷中摸出一個大封袋來，放在身前，道：「來，我跟你賭一副牌。若是我贏，贏了你這四五千兩銀子和佩劍。若是你牌好，把這個拿去。」

眾人見那封袋上甚麼字也沒寫，不知裏面放著些甚麼，都想，他好容易贏了這許多銀子，怎肯一副牌便輸給你？又不知你這封袋裏是甚麼東西，要是只有一張白紙，豈不是做了冤大頭？那知胡斐想也不想，將面前大堆銀子盡數推了出去，也不問他封袋中放著甚麼，說道：「賭了！」

周鐵鷦和曾鐵鷗對望一眼，各有嘉許之色，似乎說這少年瀟灑豪爽，氣派不凡。

周鐵鷦拿起骰子，隨手一擲，擲了個七點，讓胡斐拿第一手牌，自己拿了第三手，輕描淡寫的一看，翻過骨牌，拍拍兩聲，在桌上連擊兩下。眾人呆了一呆，跟著歡呼叫好，原來四張牌分成一前一後的兩道，平平整整的嵌在桌中，牌面與桌面相齊，便是請木匠來在桌面上挖了洞，將骨牌鑲嵌進去，也未必有這般平滑。但這一手牌點子卻是平平，前五後六。

胡斐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周大爺，對不起，我可贏了你啦！」右手一揮，拍的一聲響，四張牌同時從空中擲了下來，這四張牌竟然也是分成前後兩道，平平整整的嵌入桌中，牌面與桌面相齊。周鐵鷦以手勁直擊，使的是他本門絕技鷹爪力，那是他數十年苦練的外門硬功，原已非同小可，豈知胡斐舉牌凌空一擲，也能嵌牌入桌，這一手功夫更是遠勝了，何況周鐵鷦連擊兩下，胡斐卻只憑一擲。

眾人驚得呆了，連喝采也都忘記。周鐵鷦神色自若，將封袋推到胡斐面前，說道：「你今兒牌風真旺。」眾人這時才瞧清楚了胡斐這一手牌，原來是八八關，前一道八點，後一道也是八點。

胡斐笑道：「一時鬧玩，豈能作真！」隨手將封袋推了回去。周鐵鷦皺眉道：「胡兄弟，你倘若不收，那是損我姓周的賭錢沒品啦！這一手牌如是我贏，我豈能跟你客氣？這是我今兒在宣武門內買的一所宅子，也不算大，不過四畝來地。」說著從封袋中抽出一張黃澄澄的紙來，原來是一張屋契。旁觀眾人都吃了一驚，心想這一場賭博當真豪闊得可以，宣武門內一所大宅子，少說也值得六七千兩銀子。

周鐵鷦將屋契推到胡斐身前，說道：「今兒賭神菩薩跟定了你，沒得說的。牌局不如散了吧。這座宅子你要推辭，便是瞧我姓周的不起！」胡斐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做兄弟的卻之不恭。待收拾好了，請各位大哥過去大賭一場。」眾人轟然答應。周鐵鷦拱了拱手，逕自與曾鐵鷗走了。汪鐵鶚見大師哥片刻之間將一座大宅輸去，竟是面不改色，他一顆心反而撲通撲通的跳個不定。

※※※

當下胡斐向秦耐之、汪鐵鶚等人作別，和程靈素回到客店。程靈素笑道：「你命中注定要作大財主，便推也推不掉，在義堂鎮置下了良田美地，那知道第一天到北京，又贏了一所大宅子。」胡斐道：「這姓周的倒也豪氣，瞧他瘦瘦小小，貌不驚人，那一手鷹爪力可著實不含糊，想不到官場之中還有這等人物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你贏的這所宅子拿來幹麼呀？自己住呢，還是賣了它？」胡斐道：「說不定明天一場大賭，又輸了出去，難道賭神菩薩當真是隨身帶嗎？」

次晨兩人起身，剛用完早點，店夥帶了一個中年漢子過來，道：「胡大爺，這位大爺有事找你。」胡斐見這人戴了一副墨鏡，長袍馬褂，衣服光鮮，指甲留得長長的，卻不相識。

這人右腿半曲，請了個安，道：「胡大爺，周大人吩咐，問胡大爺甚麼時候有空，請過宣武門內瞧瞧那座宅子。小人姓全，是那宅子的管家。」胡斐好奇心起，向程靈素道：「二妹，咱們這便瞧瞧去。」

那姓全的恭恭敬敬引著二人來到宣武門內。胡斐和程靈素見那宅子朱漆大門，黃銅大門釘，石庫門牆，青石踏階，著實齊整。一進大門，自前廳、後廳、偏廳，以至廂房、花園，無不陳設考究，用具畢備。那姓全的道：「胡大爺倘若合意，便請搬過來。曾大人叫了一桌筵席，說今晚來向胡大爺恭賀喬遷。周大人、汪大人他們都要來討一杯酒喝。」

胡斐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他們倒想得周到，那便一齊請吧！」全管家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躬身退了出去。

程靈素待他走遠，道：「大哥，這座宅子只怕二萬兩銀子也不止。這件事大不尋常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瞧這中間有甚麼蹊蹺？」程靈素微笑道：「我想總是有個人在暗暗喜歡你，所以故意接二連三，一份一份的送你大禮。」

胡斐知她在說袁紫衣，臉上一紅，搖了搖頭。程靈素笑道：「我是跟你說笑呢。我大哥慷慨豪俠，也不會把這些田地房產放在心上。這送禮之人，決不是你的知己，否則的話，還不如送一隻玉鳳凰。這送禮的若不是怕你，便在想籠絡你。嗯，誰能有這麼大手筆啊？」胡斐凜然道：「是福大帥？」

程靈素道：「我瞧是有點兒像。他手下用了這許多人物，有那一個及得上你？再說，馬姑娘既然得他寵幸，也總得送你一份厚禮。他們知你性情耿直，不能輕易收受豪門的財物，於是派人在賭台上送給你。」

胡斐道：「嗯。他們消息也真靈。我們第一天到北京，就立刻讓我大贏一場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們又沒喬裝改扮，多半一切早就安排好了，只等我們到來。跟汪鐵鶚相遇是碰巧，在聚英樓中一賭，訊息報了出去，周鐵鷦拿了屋契就來了。」胡斐點頭道：「你猜得有理。昨晚周鐵鷦只要有意輸給我，那一注便算是我輸了，他再賭下去，總有法子教我贏了這座宅子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那你怎生處置？」胡斐道：「今晚我再跟他們賭一場，想法子把宅子輸出去，瞧我有沒有這個手段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兩家都要故意賭輸，這一場交手，卻也熱鬧得緊呢。」

※※※

當日午後申牌時分，曾鐵鷗著人送了一席極豐盛的魚翅燕窩席來。那姓全的管家率領僕役，在大廳上佈置得燈燭輝煌，喜氣洋洋。

汪鐵鶚第一個到來。他在宅子前後左右走了一遭，不住口的稱讚這宅子堂皇華美，又大讚胡斐昨晚賭運亨通，手氣奇佳。胡斐心道：「這汪鐵鶚性直，瞧來不明其中的過節，待會我將這宅子輸了給他，瞧他的兩個師兄如何處置，那倒有一場好戲瞧呢。」

不久周鐵鷦、曾鐵鷗師兄弟倆到了，姓褚、姓上官、姓聶的三人到了。過不多時，秦耐之哈哈大笑的進來，說道：「胡兄弟，我給你帶了兩位老朋友來，你猜猜是誰？」

只見他身後走進三個人來。最後一人是昨天見過的殷仲翔，經了昨晚之事，他居然仍來，倒是頗出胡斐意料之外。其餘兩人容貌相似，都是精神矍鑠的老者，看來甚是面善，胡斐微微一怔，待看到兩人腳步落地時腳尖稍斜向裏，正是八卦門功夫極其深厚之象，當即省悟，搶上行禮，說道：「王大爺、王二爺兩位前輩駕到，真是想不到。商家堡一別，兩位精神更加健旺了。」原來這兩人正是八卦門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。

十二人歡呼暢飲，席上說的都是江湖上英雄豪傑之事。殷仲翔提到當年在商家堡中，眾人如何被困鐵廳，身遭火灼之危，如何虧得胡斐智勇雙全，奮身解圍。秦耐之、周鐵鷦等聽了，更是大讚不已。程靈素目澄如水，脈脈的望著胡斐，心想這些英雄事跡，你自己從來不說。

筵席散後，眼見一輪明月湧將上來，這天是八月初十，雖已立秋，仍頗炎熱，那是叫作「桂花蒸」。全管家在花園亭中擺設了瓜果，請眾人乘涼消暑。胡斐道：「各位先喝杯清茶，咱們再來大賭一場。」眾人轟然叫好，來到花園的涼亭中坐下。

沒講論得幾句，忽聽得廊上傳來一陣諠譁，卻是有人在與全管家大聲吵嚷，接著全管家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砰的一響，似乎被人踢了個觔斗。

只見一條鐵塔似的大漢飛步闖進亭來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嗆啷啷一陣響亮，茶杯果盤等物，摔得一地。那大漢指著周鐵鷦，粗聲道：「周大哥，這卻是你的不是了。這座宅子我賣給你一萬二千兩銀子，那可是半賣半送，衝著你周大哥的面子，做兄弟的還能計較麼？不料一轉眼間，你卻拿去轉送了別人，我這個虧可吃不起！大家來評評這個理，我姓德的能做這冤大頭麼？」

周鐵鷦冷冷地道：「你錢不夠使，好好的說便了。這裏是好朋友家裏，你來胡鬧甚麼？」那黑大漢一張臉脹得黑中泛紅，伸手又往桌上拍去。周鐵鷦左手一勾一帶，將他兩隻手腕都牢牢抓住了，別瞧周鐵鷦身材矮小，站起來不過剛及那大漢的肩膀，但那大漢雙手被他一抓，猶似給一個鐵箍箍住了，竟是掙扎不脫。

周鐵鷦拉著他走到亭外，低聲跟他說了幾句話。那大漢兀自不肯依從，呶呶不休。周鐵鷦惱了起來，雙臂運力往前一推。那大漢站立不定，向後跌出幾步，撞在一株梅樹之上，喀喇一聲，撞斷了老大兩根椏枝。周鐵鷦喝道：「姓德的莽夫，給我在外邊侍候著，不怕死的便來囉囌！」那大漢撫著背上的痛處，低頭趨出。

曾鐵鷗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莽夫慣常掃人清興，大師哥早就該好好揍他一頓。」周鐵鷦微笑道：「我就瞧著他心眼兒還好，也不跟他一般見識。胡大哥，倒教你見笑了。」胡斐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既是這宅子他賣便宜了，兄弟再補他些銀子便是。」周鐵鷦忙道：「胡大哥說那裏話來？這件事兄弟自會料理，不用你操心。倒是那個莽撞之徒，無意中得罪了胡大哥，他原不知胡大哥如此英雄了得，既做下了事來，此刻實是後悔莫及。兄弟便叫他來向胡大哥敬酒賠禮，衝著兄弟和這裏各位的面子，胡大哥便不計較這一遭如何？」

胡斐笑道：「賠禮兩字，休要提起。既是周大哥的朋友，請他一同來喝一杯吧！」周鐵鷦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胡大哥是少年英雄，我們全都誠心結交你這位朋友。那莽夫做錯了事，我們大夥兒全派他的不是。胡大哥大人大量，務請不要介懷。」胡斐道：「些些小事何必掛齒？周大哥說得太客氣了。」周鐵鷦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兄弟先行謝過。」曾鐵鷗和秦耐之也同時起身作揖，說道：「我們一齊多謝了。」胡斐忙站起還禮。周鐵鷦道：「我去叫那莽夫來，跟胡大哥賠罪。」說著轉身出外。

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莽夫雖然行為粗魯了些，但周鐵鷦這番賠禮的言語，卻未免過於鄭重。不知這黑大漢是何門道？」

過了片刻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園中走進兩個人來。周鐵鷦攜著一人之手，哈哈笑道：「莽夫啊莽夫，快敬胡大哥三杯酒！你們這叫不打不成相識，胡大哥答應原諒你啦。他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今日便宜了你這莽夫！」

胡斐霍地站起，飄身出亭，左足一點，先搶過去擋住了那人的退路，鐵青著臉，厲聲說道：「姓周的，你鬧甚麼玄虛？我若不手刃此人，我胡斐枉稱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！」

進園來這人，正是廣東佛山鎮上殺害鍾阿四全家的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！

※※※

胡斐此時已然心中雪亮，原來周鐵鷦安排下圈套，命一個莽夫來胡鬧一番，然後套得他的言語，要自己答應原諒一個莽夫。他想起鍾阿四全家慘死的情狀，熱血上湧，目光中似要迸出火來。

周鐵鷦道：「胡大哥，我跟你直說了罷。義堂鎮上的田地房產，全是這莽夫送的。這一座宅子和傢俱，也全是這莽夫買的。他跟你賠不是之心，說得上是誠懇之極了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過去的小小怨仇，何必放在心上？鳳老大，快給胡大哥賠禮吧！」

胡斐見鳳天南雙手抱拳，意欲行禮，雙臂一張，說道：「且慢！」向程靈素道：「二妹，你過來！」程靈素快步走到他的身邊，並肩站著。胡斐朗聲說道：「各位請了！姓胡的結交朋友，憑的是意氣相投，是非分明。咱們吃喝賭博，那算不了甚麼，便是市井小人，也豈不相聚喝酒賭錢？大丈夫義氣為先，以金銀來討好胡某，可把胡某人的人品瞧得一錢不值了！」

曾鐵鷗笑道：「胡大哥可誤會了。鳳老大贈送一點薄禮，也只是略表敬意，那裏敢看輕老兄了？」

胡斐右手一擺，說道：「這姓鳳的在廣東作威作福，為了謀取鄰舍一塊地皮，將人家一家老小害得個個死於非命。我胡斐和鍾家非親非故，但既伸手管上了這件事，便跟這姓鳳的惡棍誓不並存於天地之間。倘若要得罪朋友，那也是勢非得已，要請各位見諒。周大哥，這張屋契請收下了。」從懷中摸出套著屋契的信封，輕輕一揮，那信封直飄到周鐵鷦面前。

周鐵鷦只得接住，待要交還給他，卻想憑著自己手指上的功夫，難以這般平平穩穩的將信封送到他面前。

只聽胡斐朗聲道：「這裏是京師重地，天子腳底下的地方，這姓鳳的又不知有多少好朋好友，但我胡斐今晚豁出了性命，定要動一動他。是姓胡的好朋友便不要攔阻，是姓鳳的好朋友，大夥兒一齊上吧！」說罷雙手叉腰一站。他明知北京城中高手如雲，這鳳天南既敢露面，自然是有備而來，別說另有幫手，單是王氏兄弟、周曾二人，那便極不好鬥，但他心中憤慨已極，早將生死置之度外。

周鐵鷦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胡大哥既然不給面子，我們這和事佬是做不成啦。鳳老大你這便請罷，咱們還要喝酒賭錢呢。」

胡斐好容易見到鳳天南，那裏還容他脫身？雙掌一錯，便向鳳天南撲去。

周鐵鷦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這也未免太過份了吧！」左臂橫伸攔阻，右手卻翻成陰掌，暗伏了一招「倒曳九牛尾」的擒拿手，意欲抓住胡斐手腕，就勢回拖。

胡斐既然出手，早把旁人的助拳打算在內，但心想：「你們面子上對我禮貌周到，我對你們也就決不先行出手。」眼見周鐵鷦伸手抓來，更不還手，讓他一把抓住腕骨，扣住了自己的脈門。

周鐵鷦大喜，暗想：「秦耐之、鳳老大他們把這小子的本事誇上了天去，早知不過如此，何必跟他這般低聲下氣？」口中仍是說道：「不要動手！」運勁急突，突然間只覺胡斐的腕骨堅硬如鐵，猛地裏湧到一股反拖之力，以硬對硬，周鐵鷦立足不定，立即鬆手，一個踉蹌，向前跌出三步。

這擒拿手拖打，是鷹爪雁行門中最拿手得意的功夫，胡斐偏偏就在這功夫上，挫敗了這一門的掌門大師兄。

兩人交換這一招，只是瞬息間的事。鳳天南已扭過身軀，向外便奔。胡斐撲過去疾劈一掌，鳳天南回手抵住。

曾鐵鷗道：「好好兒的喝酒賭錢，何必傷了和氣？」右手五根手指成鷹爪之勢，抓向胡斐背心。他似乎是好意勸架，其實卻是施了殺手。但見胡斐一意向鳳天南進攻，對身後的襲擊竟似不知，那姓聶的忍不住叫道：「胡大哥，小心！」嚓的一響，曾鐵鷗五指已落在胡斐背上，但著指之處，似是抓到了一塊又韌又厚的牛筋。胡斐背上肌肉一彈，便將他五根手指彈開。

眼見周曾兩人攔阻不住，殷仲翔從斜刺裏竄到，更不假作勸架，揮拳向胡斐面門打去。胡斐頭一低，左掌搭上了他的背心，吐氣揚聲，「嘿」的一聲，殷仲翔的身子直飛出去，撞向鳳天南背心。這一下胡斐原沒想能撞到鳳天南，但他只要閃身避開，殷仲翔的腦袋便撞上一座假山，勢在非伸手相救不可，這麼緩得一緩，便逃不脫了。豈知這鳳天南實在老奸巨猾，眼見殷仲翔出力救援自己，卻不顧他的死活，反而左足在他肩頭一借力，躍向圍牆。只聽得砰的一響，殷仲翔撞上假山，滿頭鮮血，立時暈死過去。

旁觀眾人個個都是好手，鳳天南這一下太過卑鄙，如何瞧不出來？王氏兄弟本欲出手，只是忌憚胡斐了得，未必討得了好，正自遲疑，眼見鳳天南只顧逃命，反害朋友，兄弟倆對望一眼，臉上各現鄙夷之色，便不肯再出手了。

胡斐心想：「讓這奸賊逃出了圍牆之外，那便多了一番手腳。何況圍牆外他定有援兵。」見他雙足剛要站上牆頭，立即縱身躍起，搶上攔截。

鳳天南剛在牆頭立定，突見身前多了一人，月光下看得明白，正是死對頭胡斐，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，右腕翻處，一柄明晃晃的匕首自下撩上，向他小腹疾刺過去。

胡斐急起左腿，足尖踢中他的手腕，那匕首直飛起來，落到了牆外。鳳天南出手也是狠辣異常，在這圍牆頂上尺許之地近身肉搏，招數更是凌厲，一匕首沒刺中，左拳跟著擊出。胡斐更不回手，前胸一挺，運起內勁，硬擋了他這一拳，砰的一聲，鳳天南被自己的拳力震了回來，立足不定，摔下圍牆。

胡斐跟著躍下，舉足踏落。鳳天南一個打滾避過，雙足使勁，再度躍向牆頭。胡斐這一次不容他再在牆頭立足，雙手一揮，「一鶴沖天」，跟著竄高，卻比鳳天南高了數尺，落下時正好騎在他的肩頭，雙腿挾住了他的頭頸。鳳天南呼吸閉塞，自知無幸，閉目待死。

胡斐叫道：「奸賊！今日教你惡貫滿盈！」提起手掌，便往他天靈蓋拍落。

# 第十四章 紫羅衫動紅燭移

突覺背後金刃掠風，一人嬌聲喝道：「手下留人！」喝聲未歇，刀鋒已及後頸。這一下來得好快，胡斐手掌不及拍下，急忙側頭，避開了背後刺來的一刀，回臂反手，去勾背後敵人的手腕。那人身手矯捷，一刺不中，立時變招，刷刷兩匕首，分刺胡斐雙脅。胡斐轉不過身來，只得縱身離了鳳天南肩頭，向前一撲。那人如影隨形，著著進逼。

胡斐怒道：「袁姑娘，幹嗎總是跟我為難？」回過頭來，只見手持匕首那人紫衫雪膚，頭包青巾，正是袁紫衣。

月光下但見她似嗔似笑，說道：「我要領教胡大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！」胡斐道：「來日方長，不忙在此刻。」縱身撲向鳳天南時，袁紫衣猱身而上，匕首直指他咽喉。

這一招攻其不得不救，胡斐只得沉肘反打，斜掌劈她肩頭。霎時之間，兩人以快打快，交換了十來招，但見刀光閃動，掌影飛舞，招招都瞧得人驚心動魄。

周鐵鷦、曾鐵鷗、王氏兄弟等都不識得袁紫衣，突然見她在鳳天南命在頃刻之際現身相救，武功又如此高強，無不驚詫。

但見這兩人出手奇快，眾人瞧得眼都花了，猛聽得胡斐一聲呼叱，兩人同時翻上圍牆，跟著又同時躍到了牆外。

袁紫衣的匕首翻飛擊刺，招招不離胡斐的要害，出手之狠辣凌厲，直如性命相搏一般。胡斐那敢怠慢，凝神接戰，耳聽得鳳天南縱聲長笑，叫道：「胡家小兄弟，老哥哥失陪了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笑聲愈去愈遠，黑夜中遙遙聽來，便似梟鳴。

胡斐大怒，急欲搶步去追，卻給袁紫衣纏住了，脫身不得。他心中越發恚怒，喝道：「袁姑娘，在下跟你無怨無仇……」一言未畢，白光閃動，匕首已然及身。

高手過招，生死決於俄頃，萬萬急躁不得，胡斐的武功只比袁紫衣稍勝半籌，但一個空手，一個有刀，形勢已然扯平，他眼睜睜的見仇人再次逃走，一分心，竟給刺中了左肩。

嗤的一聲，匕首劃破肩衣，這時袁紫衣右手只須乘勢一沉，胡斐肩頭勢須重傷筋骨，那知她手腕斜翻，反向上挑。胡斐肩上只感微微一涼，絲毫未損，心中一怔：「你又何必手下容情？」

袁紫衣格格嬌笑，倒轉匕首，向他擲了過去，跟著自腰間撤出軟鞭，笑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真刀真槍的較量一場。」

胡斐正要伸手去接匕首，忽聽牆頭程靈素叫道：「用單刀吧！」將他單刀擲下。原來程靈素見他赤手空拳，生怕失利，已奔進房去將他的兵刃拿了出來。

袁紫衣叫道：「好體貼的妹子！」突然軟鞭揮起，掠向高牆。程靈素縱身躍入，袁紫衣的軟鞭在牆頭搭住，一借力，便如一隻大鳥般飛了進去，月光下衣袂飄飄。宛若仙子凌空。她身子尚未落地，呼的一鞭，向程靈素背心擊了過去，叫道：「程家妹子，接我三招。」

程靈素側身低頭，讓過了一鞭。但袁紫衣變招奇快，左回右旋，登時將她裹在鞭影之中。

胡斐知道程靈素決不是她敵手，此刻若去追殺鳳天南，生怕袁紫衣竟下殺手，縱然失去機緣，也只得罷了，當下躍進園中，挺刀叫道：「你要較量，便較量！」袁紫衣道：「好體貼的大哥！」回過軟鞭，來捲胡斐的刀頭。

兩人各使稱手的兵刃，這一搭上手，情勢與適才又自不同。胡斐使的是家傳胡家刀法，剛中有柔，柔中有剛，迅捷時似閃電奔雷，沉穩處如淵渟嶽峙。袁紫衣的鞭法也是縱橫靈動，大是名手風範。頃刻之間，兩人已拆了三十餘招，當真是鞭揮去如靈蛇矯夭，刀砍來若猛虎翻撲。

秦耐之、周鐵鷦、王氏兄弟等瞧著無不駭然：「這兩人小小年紀，武功上竟有這等造詣！」其實兩人這時比拚兵刃，都還只使出六七成功夫，胡斐見袁紫衣每每在要緊關頭故意不下殺著，自己刀下也就容讓幾分，一面打，一面思量：「她如此對我，到底是何用意？」

適才周鐵鷦、曾鐵鷗、殷仲翔三人出手對付胡斐，均沒討得了好去，眾武官心知單打獨鬥，不是他對手，眼見袁紫衣纏住了他，正是下手的良機，各人使個眼色，裝作凝目觀戰，卻散在兩人身周，慢慢逼近，便要合擊胡斐。

凡是武學高手，出手時無不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周鐵鷦等這般神態，胡斐自都瞧在眼裏，不禁暗暗焦急：「這批人便要一擁而上，我脫身雖然不難，卻分不出手來照顧二妹了。」一瞥之間，見程靈素站在一旁，倒是神色自若，心想：「只有先將袁姑娘打退，再來對付旁人。」言念及此，刷刷連砍三刀，均是胡家刀法中的厲害家數。

袁紫衣一避二擋，喝采道：「好刀法！」突然回過長鞭，竟不抵擋胡斐刺向自己腰間的刀尖，一招「鳳凰三點頭」，向曾鐵鷗、周鐵鷦、秦耐之三人的面門各點一點。

這一招來得好不突兀，三人急忙後躍，曾鐵鷗終於慢了一步，鞭端在額頭擦過，帶出了一條血痕。

便在此時，胡斐的刀尖距她腰間也已不過尺許，眼見她忽然出鞭為自己退敵，當即右臂一穩，單刀不進不退，停住不動。在如此急遽之間，將兵刃穩得猶似在半空中釘住了一般，可比逕刺敵人難上十倍。

袁紫衣一雙妙目望定胡斐，說道：「你怎麼不刺？」忽聽得曾鐵鷗叫道：「好體貼的哥哥妹妹啊！」學的是旗人惡少的貧嘴聲調。

※※※

袁紫衣俏臉一沉，收鞭圍腰，向胡斐道：「胡大哥，這幾位英雄好漢，你給我引見引見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！這位是八極拳的掌門人秦耐之秦大爺，這位是鷹爪雁行門的掌門人周鐵鷦周大爺……」跟著將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、曾鐵鷗、汪鐵鶚等一一引見了。這時王劍傑已將殷仲翔救醒，只聽他不住口的咒罵鳳天南，說甚麼「如此無恥卑鄙之徒，咱哥兒倆不能算完。」胡斐最後道：「這位是袁姑娘。」心念一動，又道：「袁姑娘是少林韋陀門、廣西八仙劍、湖南易家灣九龍鞭三派的總掌門。」

眾人一聽，都是聳然動容，雖想胡斐不會打誑，但臉上均有不信之色。

袁紫衣微笑道：「你沒說得明白。邯鄲府崑崙刀、彰德府天罡劍、保定府哪吒拳這三門，也請區區做了掌門人。」胡斐道：「哦，原來姑娘又榮任了三家掌門，恭喜恭喜。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多謝！這一次我上北京來，原是想做十家總掌門，但湖北武當山的無青子道長我打他不過，河南少林寺的大智禪師我不敢去招惹。剛好這裏有三位掌門人在此。喂，褚老師，你塞北雷電門的掌門老師麻老夫子到了北京麼？」

那使雷震擋的姓褚武師單名一個轟字，聽她問到師父，說道：「家師向來不來內地走動，有甚麼事，都交給弟子們辦。」袁紫衣道：「好，你是大師兄，可算得上是半個掌門人。這麼著，今晚我就奪三個半掌門人。十家總掌門做不成，九家半也將就著對付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周鐵鷦等無不變色。秦耐之抱拳一拱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少林韋陀門的掌門萬鶴聲萬大哥，跟在下有數十年的交情，卻不知如何將掌門之位傳給姑娘了？」袁紫衣道：「萬大爺死啦，他師弟劉鶴真打不過我，三個徒弟更是膿包。咱們拳腳刀槍上分高下，這掌門之位不讓也得讓。秦老師，我先領教你的八極拳功夫，再跟周老師、王老師、褚老師他們三位過過招。我當上了九家半總掌門，也好到那天下掌門人大會中去風光風光。」

這幾句話，竟是毫沒將周、秦、王、褚眾高手瞧在眼裏。她這麼一叫陣，周鐵鷦、王劍英等都是天下聞名的武學好手，縱然命喪當場，也決不能退縮。

周鐵鷦道：「我們魔爪雁行門自先師謝世，徒弟們個個不成器，先師的功夫十成中學不到一成。姑娘肯賜教誨，敝派上下那一個不感光寵？只是師兄弟們都是蠢材，只練了些先師傳下的功夫，別派的功夫卻不會練。」袁紫衣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若不會鷹爪雁行門的功夫，怎能當得鷹爪雁行門的掌門？周老師大可放心。」

周鐵鷦和曾鐵鷗都是氣黃了臉，師兄弟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便是再強的高手，也從沒敢輕視鷹爪雁行門了。你仗著誰的勢頭，到北京城來撒野？」

他們收了鳳天南的重禮，為他出頭排解，沒能辦成，也不過掃興而已，畢竟事不干己，並不怎麼放在心上。可是這姑娘竟敢來硬搶掌門之位，如此欺上頭來，豈可不認真對付？

秦耐之知道今晚已非動手不可，適才見袁紫衣的功夫和胡斐是在伯仲之間，自己卻曾敗在胡斐手下，要想討一個巧，讓她先鬥周王諸人，耗盡了力氣，自己再來撿便宜，當下說道：「周老師、王老師的功夫比兄弟深得多，兄弟躲在後面吧！」

袁紫衣笑道：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你的功夫不如他們，我要挑弱的先打，好留下力氣，對付強的。外邊草地上滑腳，咱們到亭中過招。上來吧！」身形一幌，進了亭子，雙足並立，沉肩塌胯，五指併攏，手心向上，在小腹前虛虛托住，正是「八極拳」的起手式「懷中抱月」。

秦耐之吃了一驚：「本派武功向來流傳不廣，但這一招『懷中抱月』，左肩低，右肩高，左手斜，右手正，顯是已得本派的心傳，她卻從何學來？」向胡斐斜睨一眼，又想：「那日我跟他動手，當然不使起手式，後來和他講論本門拳法，這一招也未提到。自不是他傳給這女子了。」心中驚疑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待小老兒搬開桌子凳子，免得礙手礙腳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秦老師這話差了。本門拳法『翻手、揉腕、寸懇、抖展』八極，『摟、打、騰、封、踢、蹬、掃、卦』八式，變化為『閃、長、躍、躲、拗、切、閉、撥』八法，四十九路八極拳，講究的是小巧騰挪，若是嫌這桌子凳子礙事，當真與敵人性命相搏之時，難道也叫敵人先搬開桌嗎？」她這番話宛然是掌門人教訓本門小輩的口吻，而八極拳的諸種法訣，卻又說得一字不錯。

秦耐之臉上一紅，更不答話，彎腰躍進亭中，一招「推山式」，左掌推了出去。

袁紫衣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招不好！」更不招架，只是向左踏了一步，秦耐之身前便是桌子擋住，這一掌推不到她身上。他變招卻也迅速，「抽步翻面錘」、「鷂子翻身」、「劈卦掌」，連使三記絕招。袁紫衣右足微提，左臂置於右臂上交叉輪打，翻成陽拳，跟著便快如電閃般以陰拳打出，正是八極拳中的第四十四式「雙打奇門」，這原是秦耐之的得意招數，可是袁紫衣這一招出得快極，秦耐之猝不及防，急忙斜身閃避，砰的一下，撞到了桌上，桌上茶碗登時打翻了三隻。袁紫衣笑道：「小心！」左纏身、右纏身、左雙撞、右雙撞、一步三環、三步九轉，那八極拳的招數便如雨點般打了過去。

秦耐之奮力招架，眼看她使的招數固是本門拳法，但忽快忽慢、偏左偏右，卻又與本門功夫大不相同。袁紫衣道：「你怎地只招架，不還手？你使的是八極拳，可不是挨揍拳！」秦耐之罵道：「小賤人！」一招「青龍出水」，左拳成鉤，右拳呼的一聲打了出去。袁紫衣應以一招「鎖手攢拳」，突然右肘一擺，翻手抓住了他的右腕，向他背上扭轉，左手同時上前，四指前、拇指後，已拿住了他的「肩貞穴」，順勢向前一送，將他按到了桌上，正好將他嘴巴按到了茶碗上，喝道：「喫茶！」

她使這一手「分筋錯骨手」本來平平無奇，幾乎不論那一門那一派都會練到，只是出手奇速，秦耐之手腕剛一碰到她的手指，全身已被制住，不禁又驚又怒，又罵道：「小賤人！」

袁紫衣雙手使個冷勁，喀喇一聲，秦耐之右肩關節立時脫臼。袁紫衣放開他手腕，坐在圓凳上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這掌門人之位你讓是不讓？」秦耐之只疼得滿額都是冷汗，一言不發，快步出亭。

王劍英上前左手托住他右臂，右手抓住他頭頸，一推一送，將他肩頭關節還入臼窩，轉頭說道：「袁姑娘的八極拳功夫果然神妙，我領教領教你的八封掌。」說著踏步進亭。

※※※

袁紫衣見他步履凝穩，心知是個勁敵。本來凡是練「遊身八卦掌」之人，必定步法飄逸，行路猶如足不點地一般，但他腳步落地極重，塵土飛揚，那是「自重至輕、至輕返重」，根基堅實無比，他數十年的功力，決非自己所能望其項背。

胡斐快步走到亭中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低聲道：「此人厲害，不可輕敵。」袁紫衣眼皮低垂，細聲道：「我多次壞你大事，你不怪我嗎？」這一句話胡斐卻答不上來，說是不怪，是她接連三次將鳳天南從自己手底下救出；說是怪她罷，瞧著她若有情、若無情的眼波，卻又怎能怪得？

袁紫衣見胡斐走入亭來教自己提防，早是芳心大慰，她本心存驚疑，生怕鬥不過這位八卦門的高手，這時精神一振，勇氣倍增，低聲道：「你放心！」足尖一登，躍上一張圓凳，說道：「王老師，八卦門的功夫，講究足踏八卦方位，乾、坤、巽、坎、震、兌、離、艮，咱們便在這些凳上過過招。」王劍英道：「好！」慢慢踏上圓凳，雙手互圈，一掌領前，一掌居後。胡斐又向袁紫衣瞧了一眼，退出亭子。

袁紫衣道：「素聞八卦門中王氏兄弟英傑齊名，待會王老師敗了之後，令弟還打不打呢？」

王劍英生性凝重，聽了這話卻也忍不住氣往上衝，依她說來，似乎還沒動手，自己已然敗定。他本就不善言辭，盛怒之下，更是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。王劍傑怒道：「小丫頭胡說八道，你只須在我大哥手下接得一百招，咱兄弟倆從此不使八卦掌。」須知王氏兄弟望重武林，尋常武師連他們的十招八招也接不住。王劍傑一出口竟說到一百招，卻也是絲毫沒小覷了她。

袁紫衣斜眼相睨，冷冷地道：「我擊敗令兄之後，算不算八卦門的掌門？你還打不打？」王劍傑道：「你先吹甚麼？打得贏我哥哥再說不遲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我便是要問一個明白。」

王劍傑尚未答話，王劍英問道：「尊師是誰？」袁紫衣道：「你問我師承幹嗎？」她烏溜溜的眼珠骨碌一轉，已明其意，說道：「嗯，王老師是動了真怒，要下殺手，所以先問一問我師父。我師父名頭太響，說出來嚇壞了你。我不抬師父出來。你儘管使你八卦門的絕招。常言道不知者不罪，你便打死了我，我師父也不怪你。」

這幾句話正說中了王劍英的心事，他見袁紫衣先和胡斐相鬥，跟著制住秦耐之，出手著實不俗，定是大有來頭，若是下重手傷了她，她師父日後找場，多半極難應付，聽她這般說，便道：「這裏各位都是見證。」呼的一掌，迎面擊出，掌力未施，身隨掌起，踏坤奔離，足下已移動了方位。別瞧他身軀肥大，八卦門輕功一使出，竟如飛燕掠波一般。

袁紫衣斜掌卸力，自艮追震，手上使的固是八卦掌，腳下踏的也是八卦方位。王劍英連劈數掌，都給她一一卸開。兩人繞著圓桌，在十二隻石凳上奔馳旋轉，倒似小兒捉迷藏一般，但越轉越快，衣襟生風。

王劍英心想：「這丫頭心思靈巧，誘得我在石凳上跟她隔桌換掌。她掌力原本不能跟我相比，但中間擋著一張圓桌，便不怕我沉猛的掌力。」又想：「這丫頭武功甚雜，居然將我門中的八卦掌使得頭頭是道，我何必用尋常掌法跟她糾纏？」猛地裏一聲長嘯，腳步錯亂，手掌歪斜，竟使出了他父親威震河朔王維揚的家傳絕技「八陣八卦掌」來。

這一路掌法王維揚只傳兩個兒子，連外姓的弟子如商劍鳴等也均不傳，那是在八卦掌中夾了八陣圖之法：天陣居乾為天門，地陣居坤為地門，風陣居巽為風門，雲陣居震為雲門，飛龍居坎為飛龍門，武翼居兌為武翼門，鳥翔居離為鳥翔門，蜿盤居艮為蜿盤門；天地風雲為四正門，龍虎鳥蜿為四奇門；乾坤艮巽為闔門，坎離震兌為開門。這四正四奇，四開四闔，用到武學之上，霎時之間變化奇幻，雖是在小小一個涼亭之中，隱隱有佈陣而戰之意。

這八陣八卦掌袁紫衣別說沒有學過，連聽也沒有聽過，只因這是王維揚的不傳之秘，以她師父武學之淵博當世無雙，卻也是有所未知。袁紫衣只接得數掌，登時眼花繚亂，暗暗叫苦。胡斐站在亭外掠陣，也知情勢不妙，只是袁紫衣大言在先，說要奪八卦門掌門，自己決不能插手相助，眼見王劍英越打越佔上風，正沒做理會處，忽見袁紫衣左足一登，躍上桌面，說道：「凳子上施展不開，咱們在桌上鬥鬥。王老師，可不許踏碎了茶碗果碟。」

王劍英一言不發，跟著上了桌面，這時兩人相距近了，袁紫衣無可取巧，對方拍擊過來的掌拳，勢須硬接硬架，但腳下卻佔了便宜。原來桌上放著十二隻茶碗，四盤果子，全是散落亂置，這可不同梅花樁、青竹陣每一處落足點均有規律，王劍英的八陣八卦掌在平地上施展威力最強，一上梅花樁，變化既受限制，威力便已相應減弱。這時在這桌面之上，更生怕不小心踏碎了茶碗果盤，為這刁鑽的丫頭所笑，當下盡量不移腳步，一味催動掌力，自忖不憑腳步掌法之妙，單靠深厚的內功，就能將她毀在一雙肉掌之下。

但聽得掌風呼呼，亭畔的花朵為他掌力所激，片片落英，飛舞而下。

當袁紫衣躍上桌面之時，早已計及利害，眼見對方一掌掌如疾風驟雨般擊到，她只是足不停步的前竄後躍，並不和他對掌拆解，知道只要和對方雄渾的掌力一黏住，那便脫不了身，只見王劍英右掌虛幌，左掌斜引，右掌正要劈出，她左足尖輕輕一挑，一隻茶碗向他撲面飛去。王劍英吃了一驚，閃身避開，袁紫衣料到他趨避的方位，雙足連挑，七八隻茶碗接二連三的飛將過去。王劍英避開了三隻，終於避不開第四、五隻，啪啪兩聲，打中了他肩頭。他出掌劈開第七、八隻，碗中的茶水茶葉卻淋了他滿頭滿臉，跟著第九、十隻茶碗又擊中胸口。

王劍英、王劍傑齊聲怒吼，旁觀的汪鐵鶚、褚轟、殷仲翔等也忍不住驚呼，只見最後兩隻茶碗直奔王劍英雙眼。他憤怒已極，猛力一掌擊出。袁紫衣踢茶碗擾敵，原本是等他這一掌，這良機如何肯予錯過？當下身軀一閃，已伸手抓住他的右腕，左手在他的臂彎裏「曲池穴」一拿，一扭一推，喀的一響，王劍傑大叫「啊喲」聲中，王劍英臂骱已脫。

這一手仍只是尋常「分筋錯骨手」，說不上甚麼奇妙的家數，只是她出手如電，王劍英竟是閃避不了，致貽終身之羞。

王劍傑雙手一拍，和身向袁紫衣背後撲去。胡斐推出一掌，將他震退三步，說道：「王兄且慢！說好是一個鬥一個。」

王劍英面色慘白，僵在桌上。袁紫衣心想：「若是輕易放了他，他兄弟回頭找場，我可鬥他們不過！」竟是下手不容情，乘著他無力抗禦之時，喀喇一聲，將他左臂的關節也卸脫了，一指點在他太陽穴上，喝道：「你這八卦門的掌門讓是不讓？」

王劍英閉目待死，更不說話。王劍傑喝道：「快放我兄長，你要做掌門，做你的便是。」袁紫衣道：「說話可要算數？」王劍傑道：「算數，算數。」袁紫衣這才微微一笑，躍下桌子。王劍傑負起兄長，頭也不回地快步走出。

※※※

周鐵鷦道：「姑娘連奪兩家掌門，果然是聰明伶俐，卻不知留下甚麼妙計，要施在我姓周的身上？」這話明明說她不過是使詭計取勝，說不上是真實本領。袁紫衣道：「對付你魔爪雁行門，還用得著智計？你師兄弟三個人是一齊上呢，還是周老師一個人跟我過招？」周鐵鷦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袁姑娘此言，真是門縫裏看人，把北京城裏的武師們全都瞧得扁了。周某打從十三歲上起，從來便是單打獨鬥。」袁紫衣道：「嗯，那你十三歲前，便不是英雄好漢，專愛兩個打一個。」周鐵鷦道：「嘿，我自十三歲起始學藝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是英雄好漢，生來便是英雄好漢，有的人武藝再高，始終不過是窩囊廢。周老師，我可不是說你。」不知怎的，她對於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，心中還存著三分佩服，見了周鐵鷦大剌剌地自視極高的神氣，卻是說不出的討厭。

周鐵鷦幾時受過旁人這等羞辱？心中狂怒，嘴裏卻只哼了一聲。汪鐵鶚叫了起來：「小丫頭，跟我大師哥說話，可得客氣些。」

袁紫衣知他是個渾人，也不理睬，對周鐵鷦道：「拿出來，放在桌上。」周鐵鷦愕然道：「甚麼？」袁紫衣道：「銅鷹鐵雁牌。」

一聽到「銅鷹鐵雁牌」五字，周鐵鷦涵養功夫再高，也已不能裝作神色自若，大聲道：「啊哈！我門中的事，你倒真知道得不少。」伸手從腰帶上解下一個錦囊，放在桌上，喝道：「銅鷹鐵雁牌便在這裏，你今日先取我姓周的性命，再取此牌。」袁紫衣道：「拿出來瞧瞧，誰知道是真是假。」

周鐵鷦雙手微微發顫，解開錦囊，取出一塊四寸長、兩寸寬的金牌來，牌上鑲著一隻探爪銅鷹，一隻斜飛鐵雁，正是魔爪雁行門中世代相傳的掌門信牌，凡是本門弟子，見此牌如見掌門人。

原來鷹爪雁行門在明末天啟，崇禎年間，原是武林中一大門派，幾代掌門人都是武功卓絕，門規也極嚴謹。但傳到周鐵鷦、曾鐵鷗等人手裏時，諸弟子為滿清權貴所用，染上了京中豪奢的習氣，武功已遠不如前人。後來直到嘉慶年間，鷹爪雁行門中出了幾個了不起的人物，該門方始中興。

袁紫衣道：「看來像是真的，不過也說不定。」原來她適才和王劍英一番劇鬥，雖然僥倖反敗為勝，內力卻已大耗，這時故意扯淡，一來要激怒對手，二來也是歇力養氣。

周鐵鷦見多識廣，如何不知她的心意？當下更不多言，雙手一振一壓，突然躍上涼亭之頂，說道：「咱們越打越高，我便在這亭子頂上領教高招。」須知他的門派以魔爪雁行為名，自是一擅鷹爪擒拿，二擅雁行輕功。他躍上亭頂，存心故居險地，便於施展輕功，與對手作一番生死搏擊，同時令她無法取巧行詭，更有一著是要胡斐不能在危急中出手相助。在周鐵鷦心中，袁紫衣武功雖高，終不過是女流之輩，真正的勁敵卻是胡斐。

他那知擒拿和輕功這兩門，也正是袁紫衣的專長絕技，他若是見過她和易吉在高桅頂上鬥鞭時那一路驚世駭俗的輕功，也不會躍上這涼亭之頂了。

胡斐見了他這一縱一躍，雖然輕捷，卻決不能和袁紫衣的身手相比，登時便寬了心，轉過頭來，兩人相視一笑。

袁紫衣故意並不炫示，老老實實的躍上亭頂，說道：「看招！」雙手十指拿成鷹爪之式，斜身撲擊。

拳術的爪法，大路分為龍爪、虎爪、鷹爪三種。龍爪是四指併攏，拇指伸展，腕節屈向手心；虎爪是五指各自分開，第二、第三指骨向手心彎曲；鷹爪是四指併攏，拇指張開，五指的第二、第三指骨向手心彎曲。三種爪法各有所長，以龍爪功最為深奧難練。

周鐵鷦見她所使果然是本門家數，心想：「你若用古怪武功，我尚有所忌，你真的使鷹爪雁行功，那可是自尋死路了。」當下雙手也成鷹爪，反手鉤打。

眾人仰首而觀，只見兩人輕身縱躍，接近時擒拿拆打數招，立即退開。這一晚四場激鬥，以這一場最為好看，但也以這一場最為凶險。月光之下，亭簷亭角，兩人真如一雙大鳥一般，翻飛搏擊。

驀地裏兩人欺近身處，喀喀數響，袁紫衣一聲呼叱，周鐵鷦長聲大叫，跌下亭來。

周鐵鷦如何跌下，只因兩人手腳太快，旁觀眾人之中，只有胡斐和曾鐵鷗看清楚了。周鐵鷦激鬥中使出絕招「四雁南飛」，以連環腿連踢對手四腳，踢到第二腿時被袁紫衣以「分筋錯骨手」搶過去卸脫了左腿關節。他這一招雙腿此起彼落，中途無法收勢，左腿雖已受傷，右腿仍然踢出，袁紫衣對準他膝蓋踹了一腳，右腿受傷更重。旁人卻只見他摔下時肩背著地，落下後竟不再站起。這涼亭並不甚高，以周鐵鷦的輕身功夫，縱然失手，躍下後決不致便不能起身，難道竟是已受致命重傷？

汪鐵鶚素來敬愛大師兄，大叫：「師哥！」奔近前去，語聲中已帶著哭音。他俯身扶起周鐵鷦，讓他站穩。但周鐵鷦兩腿脫臼，那裏還能站立？

汪鐵鶚扶起他後雙手放開。周鐵鷦呻吟一聲，又要摔倒。曾鐵鷗低聲罵道：「蠢材！」搶前扶起。他武功在鷹爪雁行門中也算是頂尖兒的好手，只是不會推拿接骨之術，抱起周鐵鷦，便要奔出。

周鐵鷦喝道：「取了鷹雁牌。」曾鐵鷗登時省悟，搶進涼亭，伸手往圓桌上去取金牌，突然頭頂風聲颯然，掌力已然及首。曾鐵鷗右手抱著師兄，左手不及取牌，只得反掌上迎，那知這一架卻架了個空。眼前黑影一幌，一人從涼亭頂上翻身而下，已將桌上金牌抓在手中，喝道：「打輸了想賴麼？」正是袁紫衣。

曾鐵鷗又驚又怒，抱著周鐵鷦，僵在亭中，不知該當和袁紫衣拚命，還是先請人去治大師兄再說？

胡斐上前一步，說道：「周兄雙腿脫了臼，若不立刻推上，只怕傷了筋骨。」也不等周曾兩人答話，伸手拉住周鐵鷦的左腿，一推一送，喀的一聲，接上了臼，跟著又接上了右腿關節，再在他腰側穴道中推拿數下。周鐵鷦登時疼痛大減。

胡斐向袁紫衣伸出手掌，笑道：「這銅鷹鐵雁牌也沒甚麼好玩，你還了周大哥吧！」袁紫衣聽他說到「也沒甚麼好玩」六字，嫣然一笑，將金牌放在他掌心。

胡斐雙手捧牌，恭恭敬敬的遞到周鐵鷦面前。周鐵鷦伸手抓起，說道：「兩位的好處，姓周的但教有一口氣在，終有報答之時。」說著向袁紫衣和胡斐各望一眼，扶著曾鐵鷗轉身便走。向袁紫衣所望的那一眼，目光中充滿了怨毒，瞧向胡斐的那一眼，卻顯示了感激之情。

袁紫衣毫沒在意，小嘴一扁，秀眉微揚，向著使雷震擋的褚轟說道：「褚大爺，你這半個掌門人，咱們還比不比劃？」

到了此時，褚轟再笨也該有三分自知之明，領會得憑著自己這幾手功夫，決不能是她敵手，抱拳說道：「敝派雷電門由家師執掌，區區何敢自居掌門？姑娘但肯賜教，便請駕臨塞北，家師定是歡迎得緊。」他這幾句話不亢不卑，卻把擔子都推到了師父肩上。

袁紫衣「嘿嘿」一笑，左手擺了幾擺，道：「還有那一位要賜教？」

殷仲翔等一齊抱拳，說道：「胡大爺，再見了。」轉身出外，各存滿腹疑團，不知這武功如此高強的少女到底是甚麼路道。

※※※

胡斐親自送到大門口，回到花園來時，忽聽得半空中打了個霹靂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烏雲滿天，早將明月掩沒。

袁紫衣道：「當真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想不到胡大哥遊俠風塵，一到京師，卻面團團做起富家翁來。」

聽她一提起此事，不由得胡斐氣往上衝，說道：「袁姑娘，這宅第是那姓鳳奸人的產業，我便是在這屋中多待一刻，也是玷辱了，告辭！」回頭向程靈素道：「二妹，咱們走！」

袁紫衣道：「這三更半夜，你們卻到那裏去？你不見變了天，轉眼便是一場大雨麼？」她剛說了這句話，黃豆般的雨點便已灑將下來。

胡斐怒道：「便是露宿街頭，也勝於在奸賊的屋簷下躲雨。」說著頭也不回的往外便走。程靈素跟著走了出去。

忽聽袁紫衣在背後恨恨的道：「鳳天南這奸人，原本是死有餘辜。我恨不得親手割他幾刀！」

胡斐站定身子，回頭怒道：「你這時卻又來說風涼話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我心中對這鳳天南的怨毒，勝你百倍！」頓了一頓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你只不過恨了他幾個月，我卻已恨了他一輩子！」說到最後這幾個字時，語音竟是有些哽咽。

胡斐聽她說得悲切，絲毫不似作偽，不禁大奇，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幾回要殺他，何以你又三番四次的相救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是三次！決不能有第四次。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，是三次，那又怎地？」

兩人說話之際，大雨已是傾盆而下，將三人身上衣服都淋得濕了。

袁紫衣道：「你難道要我在大雨中細細解釋？你便是不怕雨，你妹子嬌怯怯的身子，難道也不怕麼？」胡斐道：「好，二妹，咱們進去說話。」

當下三人走到書房之中，書僮點了蠟燭，送上香茗細點，退了出去。這書房陳設甚是精雅。東壁兩列書架，放滿了圖書。西邊一排長窗，茜紗窗間綠竹掩映，隱隱送來桂花香氣。南邊牆上掛著一幅董其昌的仕女圖；一幅對聯，是祝枝山的行書，寫著白樂天的兩句詩：「紅蠟燭移桃葉起，紫羅衫動柘枝來。」

胡斐心中琢磨著袁紫衣那幾句奇怪的言語，那裏去留心甚麼書畫？何況他讀書甚少，就算看了也是不懂。程靈素卻在心中默默念了兩遍，瞧了一眼桌上的紅燭，又望了一眼袁紫衣身上的紫羅衫，暗想：「對聯上這兩句話，倒似為此情此景而設。可是我混在這中間，卻又算甚麼？」

三人默默無言，各懷心事，但聽得窗外雨點打在殘荷竹葉之上，淅瀝有聲，燭淚緩緩垂下。程靈素拿起燭台旁的小銀筷，挾下燭心，室中一片寂靜。

胡斐自幼飄泊江湖，如此伴著兩個紅妝嬌女，靜坐書齋，卻是生平第一次。

※※※

過了良久，袁紫衣望著窗外雨點，緩緩說道：

「十九年前，也是這麼一個下雨天的晚上，在廣東省佛山鎮，一個少婦抱著一個女娃娃，冒雨在路上奔跑。她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好，因為她已給人逼得走投無路。她的親人，都給人害死了，她自己又受了難當的羞辱。如果不是為了懷中這個小女兒，她早就跳在河裏自盡了。

「這少婦姓袁，名叫銀姑。這名字很鄉下氣，因為她本來是個鄉下姑娘。她長得很美，雖然有點黑，然而眉清目秀，又俏又麗，佛山鎮上的青年子弟給她取了個外號，叫作『黑牡丹』。她家裏是打漁人家，每天清早，她便挑了魚從鄉下送到佛山的魚行裏來。有一天，佛山鎮的鳳大財主鳳天南擺酒請客，銀姑挑了一擔魚送到鳳府裏去。這真叫作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個鮮花一般的大姑娘偏生給鳳天南瞧見了。

「姓鳳的妻妾滿堂，但心猶未足，強逼著玷污了她。銀姑心慌意亂，魚錢也沒收，便逃回了家裏。誰知便是這麼一回孽緣，她就此懷了孕，她父親問明情由，趕到鳳府去理論。鳳老爺反而大發脾氣，叫人打了他一頓，說他胡言亂語，撒賴訛詐。銀姑的爹憋了一肚氣回得家來，就此一病不起，拖了幾個月，終於死了。銀姑的伯伯叔叔說她害死了親生父親，不許她戴孝，不許她向棺材磕頭，還說要將她裝在豬籠裏，浸在河裏淹死。

「銀姑連夜逃到了佛山鎮上，挨了幾個月，生下了一個小女孩。母女倆過不了日子，只好在鎮上乞討。鎮上的人可憐她，有的就施捨些銀米周濟，背後自不免說鳳老爺的閒話，說他作孽害人。只是他勢力大，誰也不敢當著他面提起此事。

「鎮上魚行中有一個伙計向來和銀姑很說得來，心中一直在偷偷的喜歡她，於是他託人去跟銀姑說要娶她為妻，還願意認她女兒當作自己女兒。銀姑自然很高興，兩人便拜堂成親。那知有人討好鳳老爺，去稟告了他。

「鳳老爺大怒，說道：『甚麼魚行的伙計那麼大膽，連我要過的女人他也敢要？』當下派了十多個徒弟到那魚行伙計家裏，將正在喝喜酒的客人趕個精光，把台床灶搗得稀爛，還把那魚行伙計趕出佛山鎮，說從此不許他回來。」

砰的一響，胡斐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，只震得燭火亂幌，喝道：「這奸賊恁地作惡多端！」

袁紫衣一眼也沒望他，淚光瑩瑩，向著窗外，沉浸在自己所說的故事之中，輕輕嘆了口氣，說道：

「銀姑換下了新娘衣服，抱了女兒，當即追出佛山鎮去。那晚天下大雨，把母女倆全身都打濕了。她在雨中又跌又奔的走出十來里地，忽見大路上有一個人俯伏在地。她只道是個醉漢，好心要扶他起來，那知低頭一看，這人滿臉血污，早已死了，竟便是那個跟她拜了堂的魚行伙計。原來鳳老爺命人候在鎮外，下手害死了他。

「銀姑傷心苦楚，真的不想再活了。她用手挖了個坑，埋了丈夫，當時便想往河裏跳去，但懷中的女娃子卻一聲聲哭得可憐。帶著她一起跳吧，怎忍心害死親生女兒？撇下她吧，這樣一個嬰兒留在大雨之中，也是死路一條。她思前想後，咬了咬牙，終於抱了女兒向前走去，說甚麼也得把女兒養大。」

※※※

程靈素聽到這裏，淚水一滴滴的流了下來，聽袁紫衣住口不說了，問道：「袁姊姊，後來怎樣了？」

袁紫衣取手帕抹了抹眼角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叫我姊姊，該當把解藥給我服了吧？」程靈素蒼白的臉一紅，低聲道：「原來你早知道了。」斟過一杯清茶，隨手從指甲中彈了一些淡黃色的粉末在茶裏。

袁紫衣道：「妹子的心地倒好，早便在指甲中預備了解藥，想神不知鬼不覺的便給我服下。」說著端過茶來，一飲而盡。程靈素道：「你中的也不是甚麼致命的毒藥，只是要大病一場，委頓幾個月，使得胡大哥去殺那鳳天南時，你不能再出手相救。」袁紫衣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早知中了你的毒手，只是你如何下的毒，我始終想不起來。進這屋子之後，我可沒喝過一口茶，吃過半片點心。」

胡斐心頭暗驚：「原來袁姑娘雖然極意提防，終究還是著了二妹的道兒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和胡大哥在牆外相鬥，我擲刀給大哥。那口刀的刀刃上有一層薄薄毒粉，你的軟鞭上便沾著了，你手上也沾著了。待會得把單刀軟鞭都在清水中沖洗乾淨。」袁紫衣和胡斐對望一眼，均想：「如此下毒，真是教人防不勝防。」

程靈素站起身來，斂衽行禮，說道：「袁姊姊，妹子跟你賠不是啦。我實不知中間有這許多原委曲折。」袁紫衣起身還禮，道：「不用客氣，多蒙你手下留情，下的不是致命毒藥。」兩人相對一笑，各自就坐。

※※※

胡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鳳天南便是你……你的……」

袁紫衣道：「不錯，那銀姑是我媽媽，鳳天南便是我的親生之父。他雖害得我娘兒倆如此慘法，但我師父言道：『人無父母，何有此身？』我拜別師父、東來中原之時，師父吩咐我說：『你父親作惡多端，此生必遭橫禍。你可救他三次性命，以了父女之情。自此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不再相干。』胡大哥，在佛山鎮北帝廟中我救了他一次，那晚湘妃廟中救了他一次，今晚又救了他一次。下回若再撞在我手裏，我先要殺了他，給我死了的苦命媽媽報仇雪恨。」說著神色凜然，眼光中滿是恨意。

程靈素道：「令堂過世了麼？」袁紫衣道：「我媽媽逃出佛山鎮後，一路乞食向北。她只想離開佛山越遠越好，永不要再見鳳老爺的面，永不再聽到他的名字。在道上流落了幾個月，後來到了江西省南昌府，投入了一家姓湯的府中去做女傭……」胡斐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江西南昌府湯家，不知和那甘霖惠七省湯大俠有干係沒有？」

袁紫衣聽到「甘霖惠七省湯大俠」八字，嘴邊肌肉微微一動，道：「我媽便是死在湯……湯大俠府上的。我媽死後第三天，我師父便接了我去，帶我到回疆，隔了一十八年，這才回來中原。」

胡斐道：「不知尊師的上下怎生稱呼？袁姑娘各家各派的武功無所不會，無所不精，尊師必是一位曠世難逢的奇人。那苗大俠號稱『打遍天下無敵手』，也不見得有這等本事！」

袁紫衣道：「家師的名諱因未得她老人家允可，暫且不能告知，還請原諒。再說，我自己的名字也不是真的，不久胡大哥和程家妹子自會知道。至於那位苗大俠，我們在回疆也曾聽到過他的名頭。當時紅花會的無塵道長很不服氣，定要到中原來跟他較量較量，但趙半山趙三叔……」她說到「趙三叔」三字時，向胡斐抿嘴一笑，意思說：「又給你討了便宜去啦！」續道：「趙半山知道其中原委，說苗大俠所以用這外號，並非狂妄自大，卻是另有苦衷，聽說他是為報父仇，故意激使遼東的一位高手前來找他。後來江湖上紛紛傳言，他父仇已報，曾數次當眾宣稱，決不敢用這個名號，說道：『甚麼打遍天下無敵手，這外號兒狗屁不通。大俠胡一刀的武功，就比我高強得多了！』」

胡斐心頭一凜，問道：「苗人鳳當真說過這句話？」

袁紫衣道：「我自然沒親耳聽到，那是趙……趙半山說的。無塵道長聽了這話，雄心大起，卻又要來跟那位胡一刀比劃比劃。後來打聽不到這位胡大俠身在何方，也只得罷了。那一年趙半山來到中原，遇見了你，回去回疆後，好生稱讚你英雄了得。只是那時我年紀還小，他們說甚麼我也不懂。這次小妹東來，文四嬸便要我騎了她的白馬來，她說倘若遇到『那位姓胡的少年豪傑，便把我這匹坐騎贈了與他。』」

胡斐奇道：「這位文四嬸是誰？她跟我素不相識，何以贈我這等重禮？」

袁紫衣道：「說起文四嬸來，當年江湖上大大有名。她便是奔雷手文泰來文四叔的娘子，姓駱名冰，人稱『鴛鴦刀』的便是。她聽趙半山說及你在商家堡大破鐵廳之事，又聽說你很喜歡這匹白馬，當時便埋怨他道：『三哥，既有這等人物，你何不便將這匹馬贈了與他？難道你趙三爺結交得少年英雄，我文四娘子結交不得？』」

胡斐聽了，這才明白袁紫衣那日在客店中留下柬帖，說甚麼「馬歸原主」，原來乃是為此，心中對駱冰好生感激，暗想：「如此寶馬，萬金難求。這位文四娘子和我相隔萬里，只憑他人片言稱許，便即割愛相贈，這番隆情高義，我胡斐當真是難以為報了。」又問：「趙三哥想必安好。此間事了之後，我便想赴回疆一行，一來探訪趙三哥，二來前去拜見眾位前輩英雄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那倒不用。他們都要來啦。」

胡斐一聽大喜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站起身來，說不出的心癢難搔。程靈素知他心意，道：「我給你取酒去。」出房吩咐書僮，送了七八瓶酒來。胡斐連盡兩瓶，想到不久便可和眾位英雄相見，豪氣橫生，連問：「趙三哥他們何時到來？」

袁紫衣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再隔四天，便是中秋，那是天下掌門人大會的正日。這個大會是福康安召集的。他官居兵部尚書、總管內務府大臣，執掌天下兵馬大權，皇親國戚個個該屬他管，卻何以要來和江湖上的豪客打交道？」

胡斐道：「我也一直在琢磨此事，想來他是要網羅普天下英雄好漢，供朝廷驅使，便像是皇帝用考狀元、考進士的法子來籠絡讀書人一般。」袁紫衣道：「不錯，當年唐太宗見應試舉子從考場中魚貫而出，喜道：『天下英雄，入我彀中矣。』福康安開這個大會，自也想以功名利祿來引誘天下英雄。可是他另有一件切膚之痛，卻是外人所不知的。福康安曾經給趙半山、文四叔、無塵道長他們逮去過，這件事你可知道麼？」

胡斐又驚又喜，仰脖子喝了一大碗酒，說道：「痛快，痛快！我卻沒聽說過，無塵道長、文四爺他們如此英雄了得，當真令人傾倒。」

袁紫衣抿嘴笑道：「古人以漢書下酒，你卻以英雄豪傑大快人心之事下酒。若是說起文四叔他們的作為，你便是千杯不醉，也要叫你醉臥三日。」胡斐倒了一碗酒，說道：「那便請說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這些事兒說來話長，一時之間也說不了。大略而言，文四叔他們知道福康安很得當今皇帝乾隆的寵愛，因此上將他捉了去，脅迫皇帝重建福建少林寺，又答應不害紅花會散在各省的好漢朋友，這才放了他出來。」

胡斐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福康安自然以為是奇恥大辱。他招集天下武林各家各派的掌門人，想是要和文四爺他們再決雌雄了？」袁紫衣道：「對了！此事你猜中了一大半。今年秋冬之交，福康安料得文四叔他們要上北京來，是以先行招集各省武林好手。他自在十年前吃了那個大苦頭之後，才知他手下兵馬雖多，卻不足以與武林豪傑為敵。」胡斐鼓掌笑道：「你奪了這九家半掌門，原來是要先殺他一個下馬威。」

袁紫衣道：「我師父和文四叔他們交情很深。但小妹這次回到中原，卻是為了自己的私事。我先到廣東佛山，要瞧瞧鳳老爺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，也是機緣巧合，不但救了他的性命，還探聽到了天下掌門人大會的訊息。我有事未了，不能趕去回疆報訊，於是也不怕胡大哥見笑，一路從南到北，胡鬧到了北京，也好讓福康安知曉，他的甚麼勞什子掌門人大會，未必能管甚麼事。」

胡斐心念一動：「想是趙三哥在人前把我誇得太過了，這位姑娘不服氣，以致一路上盡是跟我較量。」向袁紫衣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還有，也好讓趙半山他們知道，那個姓胡的少年，未必真有甚麼本事。」

袁紫衣格格而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從廣東較量到北京，我也沒能佔了你的上風。胡大哥，日後我見到趙半山時，你猜我要跟他說甚麼話？」胡斐搖頭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袁紫衣正色道：「我說：『趙三叔，你的小義弟名不虛傳，果然是一位英雄好漢！』」

胡斐萬萬料想不到，這個一直跟自己作對為難的姑娘，竟會當面稱讚起自己來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大是發窘，心中卻甚感甜美舒暢。

從廣東直到北京，風塵行旅，間關千里，他腦海之中無日不有袁紫衣的影子在，只是每想到這位又美麗動人又刁鑽古怪的姑娘，七分歡喜之中，不免帶著兩分困惑，一分著惱。今夜一夕長談，嫌隙盡去，原來中間竟有這許多原委，怎不令他在三分酒醉之中，再加上了三分心醉？

這時窗外雨聲已細，一枝蠟燭也漸漸點到了盡頭。胡斐又喝了一大碗酒，說道：「袁姑娘，你說有事未了，不知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嗎？」袁紫衣搖頭道：「多謝了，我想不用請你幫忙。」她見胡斐臉上微有失望之色，又道：「若是我料理不了，自當再向你和程家妹子求救。胡大哥，再過四天，便是掌門人大會之期，咱三個到會中去擾他一個落花流水，演一齣『三英大鬧北京城』，你說好是不好？」

胡斐豪氣勃發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若不挑了這掌門人大會，趙三哥、文四爺、文四奶奶他們結交我這小子又有甚麼用？」

程靈素一直在旁聽著，默不作聲，這時終於插口道：「『雙英鬧北京』，也已夠了，怎地拉扯上我這個不中用的傢伙？」

袁紫衣摟著她嬌怯怯的肩頭，說道：「程家妹子，快別這麼說。你的本事勝我十倍。我只敢討好你，不敢得罪你。」

程靈素從懷中取出那隻玉鳳，說道：「袁姊姊，你和我大哥之間的誤會也說明白啦，這隻玉鳳還是你拿著。要不然，兩隻鳳凰都給了我大哥。」

袁紫衣一怔，低聲道：「要不然，兩隻鳳凰都給了我大哥！」

程靈素說這兩句話時原無別意，但覺袁紫衣品貌武功，都是頭挑人才，一路上聽胡斐言下之意，早已情不自禁地對她十分傾心，只是為了她數度相救鳳天南，這才心存芥蒂，今日不但前嫌盡釋，而且雙方說來更是大有淵源，那還有甚麼阻礙？但聽袁紫衣將自己這句話重說了一遍，倒似是自己語帶雙關，有「二女共事一夫」之意，不由得紅暈雙頰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袁紫衣道：「不是甚麼意思？」程靈素如何能夠解釋，窘得幾乎要掉下淚來。

袁紫衣道：「程家妹子，你在那單刀之上，為何不下致命的毒藥？」程靈素目中含淚，憤然道：「我雖是毒手藥王的弟子，但生平從未殺過一個人。難道我就能隨隨便便的害你麼？何況──何況你是他的心上人，他整天除了吃飯睡覺，念念不忘，便是在想著你。我怎會當真害你？」說到這裏，淚珠兒終於奪眶而出。

袁紫衣一愕，站起身來，飛快的向胡斐掠了一眼，只見他臉上顯得甚是忸怩尷尬。程靈素這一番話，突然吐露了他的心事，實是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不免甚是狼狽，但目光之中，卻是滿含款款柔情。

袁紫衣上排牙齒一咬下唇，向程靈素柔聲道：「你放心！終不能兩隻鳳凰都給了他！」驀地裏纖手一揚，噗的一聲，搧滅了燭火，穿窗而出，登高越房而去。

胡斐和程靈素都是一驚，奔到窗邊去看時，但見宿雨初晴，銀光瀉地，早已不見袁紫衣的人影。

兩人心頭，都在咀嚼她臨去時那一句話：「你放心，終不能兩隻鳳凰都給了他！」

# 第十五章 華拳四十八

兩人並肩站在黑暗之中，默然良久，忽聽得屋瓦上喀的一聲響。胡斐大喜，只道袁紫衣去而復回，情不自禁的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回來了！」忽聽得屋上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：「胡大爺，請你借一步說話。」聽聲音卻是那個愛劍如命的聶姓武官。

胡斐道：「此間除我義妹外並無旁人，聶兄請進來喝一杯酒。」

這姓聶的武官單名一個鉞字，那日胡斐不毀他的寶劍，一直心中好生感激，當袁紫衣和秦耐之、王劍英、周鐵鷦三人相鬥之時，他見胡斐暗中頗有偏袒袁紫衣之意，是以始終默不作聲，這時聽胡斐這般說，便從屋頂躍下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你的一位舊友命小弟前來，請胡大哥大駕過去一談。」

胡斐奇道：「我的舊友？那是誰啊？」聶鉞道：「小弟奉命不得洩露，還請原諒。胡大哥見面自知。」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，道：「二妹，你在此稍待，我天明之前必回。」程靈素轉身取過他的單刀，道：「帶兵刃麼？」胡斐見聶鉞腰間未繫寶劍，道：「既是舊友見招，不用帶了。」

當下兩人從大門出去，門外停著一輛兩匹馬拉的馬車，車身金漆紗圍，甚是華貴。胡斐尋思：「難道又是鳳天南這廝施甚麼鬼計？這次再教我撞上，縱是空手，也一掌將他斃了。」

兩人進車坐好，車夫鞭子一揚，兩匹駿馬發足便行。馬蹄擊在北京城大街的青石板上，響聲得得，靜夜聽來，分外清晰。京城之中，宵間本來不許行車馳馬，但巡夜兵丁見到馬車前的紅色無字燈籠，側身讓在街邊，便讓車子過去了。

約莫行了半個時辰，馬車在一堵大白粉牆前停住。聶鉞先跳下車，引著胡斐走進一道小門，沿著一排鵝卵石鋪的花徑，走進一座花園。這園子規模好大，花木繁茂，亭閣、迴廊、假山、池沼，一處處觀之不盡，亭閣之間往往點著紗燈。

胡斐暗暗稱奇：「鳳天南這廝也真神通廣大，這園子不是一二百萬兩銀子，休想買得到手。他在佛山積聚的造孽錢，當真不少。」但轉念又想：「只怕未必便是姓鳳的奸賊。他再強也不過是廣東一個土豪惡霸，怎能差遣得動聶鉞這般有功名的武官？」

尋思之際，聶鉞引著他轉過一座假山堆成的石障，過了一道木橋，走進一座水閣，閣中點著兩枝紅燭，桌上擺列著茶碗細點。聶鉞道：「貴友這便就來，小弟在門外相候。」說時轉身出門。

胡斐看這閣中陳設時，但見精緻雅潔，滿眼富貴之氣，宣武門外的那所宅第本也算得上華麗，但積這小閣相比，卻又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。西首牆上懸了一個條幅，正楷書著一篇莊子的《說劍》，下面署名的竟是當今乾隆皇帝之子成親王。這篇文字是後人偽作，並非莊子所撰，胡斐自也不知，坐了一會覺得無聊，便從頭默默誦讀，好在文句淺顯，倒能明白：「昔趙文王喜劍，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，日夜相擊於前，死傷者歲百餘人，好之不厭……」心想：「福大帥召集天下掌門人大會，不知是否在學這趙文王的榜樣？」待讀到：「……臣之劍，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王大說之曰：天下無敵矣。莊子曰：夫為劍者示之以虛，開之以利，後之以發，先之以至……」他心道：「莊子自稱能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那自是天下無敵了，看來這莊子是在吹牛。至於『示虛開利，後發先至』那幾句話，確是武學中的精義，不但劍術是這樣，刀法拳法又何嘗不是？」

忽聽得背後腳步之聲細碎，隱隱香風撲鼻，他回過身來，見是一個美貌少婦，身穿淡綠紗衫，含笑而立，正是馬春花。

胡斐恍然大悟：「原來這裏是福康安的府第，我怎會想不到？」只見馬春花上前道個萬福，笑道：「胡兄弟，想不到咱們又在京中相見，請坐請坐。」說著親手捧茶，從果盒中拿了幾件細點，放在他的身前，又道：「我聽說胡兄弟到了北京，好生想念，急著要見見你，要多謝你那一番相護的恩德。」

胡斐見她髮邊插著一朵小小白絨花，算是給徐錚戴孝，但衣飾華貴，神色間喜溢眉梢，那裏是新喪丈夫的寡婦模樣？於是淡淡地道：「其實都是小弟多事，早知是福大帥派人來相迎徐大嫂，也用不著在石屋中這麼一番擔驚了。」

馬春花聽他口稱「徐大嫂」，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不管怎麼，胡兄弟義氣深重，我總是十分感激的。奶媽，奶媽，帶公子爺出來。」

東首門中應聲進來兩個僕婦，攜著兩個孩兒。兩孩向馬春花叫了聲「媽！」靠在她的身旁。兩個孩兒面貌一模一樣，本就玉雪可愛，這一衣錦著緞，掛珠戴玉，更加顯得嬌貴了。馬春花笑道：「你們還認得胡叔叔麼？胡叔叔在道上一直幫著咱們，快向胡叔叔磕頭啊。」二孩上前拜倒，叫了聲：「胡叔叔！」

胡斐伸手扶起，心想：「今日你們還叫我一聲叔叔，過不多時，你們便是威風赫赫的皇親國戚，那裏還認得我這草莽之士？」

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能答允麼？」胡斐道：「大嫂，當日在商家堡中，小弟被商寶震吊打，蒙你出力相救，此恩小弟深記心中，終不敢忘。日前在石屋中小弟替你抗拒群盜，雖則是多管閒事，瞎起忙頭，不免教人好笑，但在小弟心中，總算是報答了你昔日的一番恩德。今日若知是你見招，小弟原也不會到來。從今而後，咱們貴賤有別，再也沒甚麼相干了。」這一番話侃侃而言，顯是對她頗為不滿。

馬春花嘆道：「胡兄弟，我雖然不好，卻也不是趨炎附勢之人。所謂『一見鍾情』，總是前生的孽緣……」她越說聲音越低，慢慢低下了頭去。

胡斐聽她說到「一見鍾情」四字，觸動了自己的心事，登時對她不滿之情大減，說道：「你要我做甚麼事？其實，福大帥還有甚麼事不能辦到，你卻來求我？」馬春花道：「我是為這兩個孩兒求你，請你收了他們為徒，傳他們一點武藝。」胡斐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兩位公子爺尊榮富貴，又何必學甚麼武藝？」馬春花道：「強身健體，那也是好的。」

正說到此處，忽聽得閣外一個男人聲音說道：「春妹，這當兒還沒睡麼？」馬春花臉色微變，向門邊的一座屏風指了指，胡斐當即隱身在屏風之後。只聽得靴聲橐橐，一人走了進來。

馬春花道：「怎麼你自己還不睡？不去陪伴夫人，卻到這裏作甚麼？」那人伸手握住了她手，笑道：「皇上召見商議軍務，到這時方退。你怪我今晚來得太遲了麼？」

胡斐一聽，便知這是福康安了，心想自己躲在這裏，好不尷尬，他二人的情話勢必傳進耳中，欲不聽而不可得，何況眼前情勢似是來和馬春花私相幽會，若是給他發覺，於馬春花和自己都大大不妥，察看周圍情勢，欲謀脫身之計。

忽聽得馬春花道：「康哥，我給你引見一個人。這人你也曾見過，只是想必早已忘了。」跟著提高聲音叫道：「胡兄弟，你來見過福大帥。」

胡斐只得轉了出來，向福康安一揖。福康安萬料不到屏風之後竟藏得有個男人，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馬春花笑道：「這位兄弟姓胡，單名一個斐字，他年紀雖輕，卻是武功卓絕，你手下那些武士，沒一個及得上他。這次你派人接我來京時，這位胡兄弟幫了我不少忙，因此我請了他來。你怎生重重酬謝他啊？」

福康安臉上變色，聽她說完，這才寧定，道：「嗯，那是該謝的，那是該謝的。」左手向胡斐一揮道：「你先出去吧，過幾日我自會傳見。」語氣之間，微現不悅，若不是礙著馬春花的面子，早已直斥他擅闖府第、見面不跪的無禮了。馬春花道：「胡兄弟……」

胡斐彆了一肚子氣，轉身便出，心想：「好沒來由，半夜三更的來受這番羞辱。」

聶鉞在閣門外相候，伸了伸舌頭，低聲道：「福大帥剛才進去，見著了麼？」胡斐道：「馬姑娘給我引見了，說要福大帥酬謝我甚麼。」聶鉞喜道：「只須得馬姑娘一言，福大帥豈有不另眼相看的？日後小弟追隨胡大哥之後，那真是再好不過。」他佩服胡斐武功和為人，這幾句話倒是衷心之言。

當下兩人從原路出去，來到一座荷花池之旁，離大門已近，忽聽得腳步聲響，有幾人快步追了上來，叫道：「胡大爺請留步。」

胡斐愕然停步，見是四名武官，當先一人手中捧著一隻錦盒。那人道：「馬姑娘有幾件禮物贈給胡大爺，請你賜收。」胡斐正沒好氣，說道：「小人無功不受祿，不敢拜領。」那人道：「馬姑娘一番盛意，胡大爺不必客氣。」胡斐道：「請你轉告馬姑娘，便說她的隆情厚意，姓胡的心領了。」說著轉身便走。

那武官趕上前來，神色甚是焦急，道：「胡大爺，你若必不肯受，馬姑娘定要怪罪小人。聶大哥，你……你便勸勸胡大爺。我實在是奉命差遣……」胡斐心道：「瞧你步履矯捷，身法穩凝，也是一把好手，何苦為了功名利祿，卻去做人家低三下四的奴才。」

聶鉞接過錦盒，只覺盒子甚是沉重，想來所盛禮品必是貴重之物。那武官陪笑道：「請胡大爺打開瞧瞧，就是只收一件，小人也感恩不淺。」聶鉞道：「胡大哥，這位兄弟所言也是實情，倘若馬姑娘因此怪責，這位兄弟的前程就此毀了。你就胡亂收受一件，也好讓他有個交代。」

胡斐心道：「衝著你的面子，我便收一件拿去周濟窮人也是好的。」於是伸手揭開錦盒之蓋，只見盒裏一張紅緞包著四四方方的一塊東西，緞子的四角折攏來打了兩個結。胡斐皺著眉頭，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那武官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胡斐心想：「這禮物不知是否整塊的？」伸手便去解那緞子的結。

剛解開了一個結，突然間盒蓋一彈，拍的一響，盒蓋猛地合攏，將他雙手牢牢挾住，霎時間但覺劇痛徹骨，腕骨幾乎折斷，原來這盒子竟是精鋼所鑄，中間藏著極精巧極強力的機括，盒外包以錦緞，是以瞧不出來。

盒蓋一合上，登時越收越緊，胡斐急忙氣運雙腕與抗，若是他內力稍差，只怕雙腕已斷，饒是如此，一口氣也是絲毫鬆懈不得。四個武官見他中計，立時拔出匕首，二前二後，抵在他的前胸後背。

聶鉞驚得呆了，忙道：「幹……幹甚麼？」那領頭的武官道：「福大帥有令，捕拿刁徒胡斐。」聶鉞道：「胡大爺是馬姑娘請來的客人，怎能如此相待？」那武官冷笑道：「聶大哥，你便問福大帥去。咱們當差的怎知道這許多？」

聶鉞一怔，道：「胡大哥你放心，其中必有誤會。我便去報知馬姑娘，她定能設法救你。」那武官喝道：「站住！福大帥密令，決不能洩漏風聲，讓馬姑娘知道。你有幾顆腦袋？」聶鉞滿頭都是黃豆大的汗珠，心想：「這盒子是我親手遞給胡大哥的，我豈不是成了奸詐小人？但福大帥既有密令，又怎能抗命？」

那武官將匕首輕輕往前一送，刀尖割破胡斐衣服，刺到肌膚，喝道：「快走吧！」

那鋼盒是西洋巧手匠人所製，彈簧機括極是霸道，上下盒邊的錦緞一破，便露出鋒利的刃口，原來盒蓋的兩邊，竟是兩把利刃。

聶鉞見胡斐手腕上鮮血迸流，即將傷到筋骨，心想：「胡大哥便是犯了彌天大罪，也不能以此卑鄙手段對付。」他對胡斐一直敬仰，這時見此慘狀，又自愧禍出於己，突然伸手抓住鋼盒，手指插入盒縫，用力一扳，盒蓋張開，胡斐雙手登得自由。

便在此時，那為首武官一匕首刺了過去。聶鉞的武功本在此人之上，只是雙手尚在鋼盒之中，竟然無法閃避，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匕首入胸，立時斃命。

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，胡斐吐一口氣，胸背間登時縮入數寸，立即縱身而起，三柄匕首直劃下來，兩柄落空，另一柄卻在他右腿上劃了一道血痕。胡斐雙足齊飛，此時性命在呼吸之間，那裏還能容情？右足足尖前踢，左足足跟後撞，人在半空之中，已將兩名武官踢斃。

刺死聶鉞的那武官不等胡斐落地，一招「荊軻獻圖」，逕向胡斐小腹上刺來，這一下勢挾勁風，甚是凌厲。胡斐左足自後翻上，騰的一下，踹在他的胸口。那武官撲通一聲，跌入了荷池，十餘根肋骨齊斷，眼見是不活的了。

另一名武官見勢頭不好，「啊喲」一聲，轉頭便走。胡斐縱身過去，夾頸提將起來，一掌便要往他天靈蓋擊落，月光下只見他眼中滿是哀求之色，心腸一軟：「他和我無冤無仇，不過是受福康安的差遣，何必傷他性命。」

當下提著他走到假山之後，低聲喝問：「福康安何以要拿我？」那武官道：「實……實在不知道。」胡斐道：「這時他在那裏？」那武官道：「福大帥……福大帥從馬姑娘的閣子中出來，囑咐了我們，又……又回進去了。」胡斐伸手點了他的啞穴，說道：「命便饒你，明日有人問起，你便說這姓聶的也是我殺的。倘若你走漏消息，他家小有甚風吹草動，我將你全家殺得乾乾淨淨。」那武官說不出話，只是點頭。

胡斐抱過聶鉞的屍身，藏在假山窟裏，跪下拜了四拜，再將其餘兩具屍身踢在草叢之中，然後撕下衣襟，裹了兩腕的傷口，腿上的刀傷雖不厲害，口子卻長，這時忍不住怒火填膺，拾起一把匕首，便往水閣而來。

胡斐知道福康安府中衛士必眾，不敢稍有輕忽，在大樹、假山、花叢之後瞧清楚前面無人，這才閃身而前。將近水閣的橋邊，只見兩籠燈籠前導，八名衛士引著福康安過來。幸好花園中極富丘壑之勝，到處都可藏身，胡斐身子一縮，隱在一株石筍之後，只聽福康安道：「你去審問那姓胡的刁徒，細細問他跟馬姑娘怎生相識，是甚麼交情，半夜裏到我府中，是為了甚麼。這件事不許洩漏半點風聲。審問明白之後，速來回報。至於那刁徒呢，嗯，乘著今晚便斃了他，此事以後不可再提。」

他身後一人連聲答應，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福康安又道：「若是馬姑娘問起，便說我送了他三千兩銀子，遣他回家裏去了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胡斐越聽越怒，心想原來福康安只不過疑心我和馬姑娘有甚私情，竟然便下毒手，終於害了聶鉞的性命。

這時候胡斐若是縱將出去，立時便可將福康安斃於匕首之下，但他心中雖怒，行事卻不莽撞，自忖初到京師，諸事未明，而福康安手掌天下兵馬大權，聲威赫赫，究是不敢貿然便出手行刺，於是伏在石筍之後，待福康安一行去遠。

那受命去拷問胡斐之人口中輕輕哼著小曲，施施然的過來。胡斐探身長臂，陡地在他脅下一點。那人也沒瞧清敵人是誰，身子一軟，撲地倒了。胡斐再在他兩處膝彎裏點了穴道，然後快步向福康安跟去，遠遠聽得他說道：「這深更半夜的，老太太叫我有甚麼事？是誰跟她老人家在一起？」一名侍從道：「公主今日進宮，回府後一直和老太太在一起。」福康安「嗯」了一聲，不再言語。

胡斐跟著他穿庭繞廊，見他進了一間青松環繞的屋子。眾侍從遠遠的守在屋外。胡斐繞到屋後，鑽過樹叢，只見北邊窗中透出燈光。他悄悄走到窗下，見窗子是綠色細紗所糊，心念一動，悄沒聲的折了一條松枝，擋在面前，然後隔著松針從窗紗中向屋內望去。

只見屋內居中坐著兩個三十來歲的貴婦，下首坐著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婦，那老婦的左側，又坐著兩個婦人。五個女子都是滿身紗羅綢緞，珠光寶氣。福康安先屈膝向中間兩個貴婦請安，再向老婦請安，叫了聲：「娘！」另外兩個婦人見他進來，早便站起。

※※※

原來福康安的父親傅恆，是當今乾隆之后孝賢皇后的親弟。傅恆的妻子是滿洲出名的美人，入宮朝見之時給乾隆看中了，兩人有了私情，生下的孩子便是福康安。傅恆由於姊姊、妻子、兒子三重關係，深得乾隆的寵幸，出將入相，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宰相，此時已經逝世。

傅恆共有四子。長子福靈安，封多羅額駙，曾隨兆惠出征回疆有功，升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，已死。次子福隆安，封和碩額駙，做過兵部尚書和工部尚書，封公爵。第三子便是福康安。他兩個哥哥都做駙馬，他最得乾隆恩遇，反而不尚公主，不知內情的人便引以為奇，其實他是乾隆的親生骨肉，怎能再做皇帝的女婿？這時他身任兵部尚書，總管內務府大臣，加太子太保銜。傅恆第四子福長安任戶部尚書，後來封到侯爵。當時滿門富貴極品，舉朝莫及。

屋內居中而坐的貴婦便是福康安的兩個公主嫂嫂。二嫂和嘉公主能說會道，善伺人意，是乾隆的第四女，自幼便極得乾隆的寵愛，沒隔數日，乾隆便要招她進宮，說話解悶。她和福康安實雖兄妹，名屬君臣，因此福康安見了她也須請安行禮。其餘兩個婦人一個是福康安的妻子海蘭氏，一個是福長安的妻子。

福康安在西首的上坐下，說道：「兩位公主和娘這麼夜深了，怎地還不安息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兩位公主聽說你有了孩兒，喜歡得了不得，急著要見見。」福康安向海蘭氏望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那女子是漢人，還沒學會禮儀，因此沒敢讓她來叩見公主和娘。」

和嘉公主笑道：「康老三看中的，那還差得了麼？我們也不要見那女子，你快叫人領那兩個孩兒來瞧瞧。父皇說，過幾日叫嫂子帶了進宮朝見呢。」

福康安暗自得意，心想這兩個粉妝玉琢的孩兒，皇上見了定然喜愛，於是命丫鬟出去吩咐侍從，立即抱兩位小公子來見。

和嘉公主又道：「今兒我進宮去，母后說康老三做事鬼鬼祟祟，在外邊生下了孩兒，幾年也不去找回來，把大家瞞得好緊，小心父皇剝你的皮。」福康安笑道：「這兩個孩兒的事，也是直到上個月才知道的。」

說了一會子話，兩名奶媽抱了那對雙生孩兒進來。福康安命兄弟倆向公主、老太太、太太、嬸嬸磕頭。兩個孩兒很是聽話，雖然睡眼惺忪，還是依言行禮。

眾人見這對孩子的模樣兒長得竟無半點分別，一般的圓圓臉蛋，眉目清秀，和嘉公主拍手笑道：「康老三，這對孩兒跟你是一個印模子裏出來的。你便是想賴了不認帳，可也賴不掉。」海蘭氏對這件事本來心中不悅，但見這對雙生孩兒實在可愛，忍不住摟在懷裏，著實親熱。老夫人和公主們各有見面禮品。兩個奶媽扶著孩兒，不住的磕頭謝賞。

兩位公主和海蘭氏等說了一會子話，一齊退出。老夫人和福康安帶領雙生孩兒送公主出門，回來又自坐下。

老夫人叫過身後的丫鬟，說道：「你去跟那馬姑娘說，老太太很喜歡這對孩兒，今晚便留他們伴老太太睡，叫馬姑娘不用等他兩兄弟啦。」那丫鬟答應了。老夫人拉開桌邊的抽屜，取出一把鑲滿了寶石的金壺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拿這壺參湯去賞給馬姑娘，說老太太一定好好照看她的孩子，叫她放心！」福康安手中正捧了一碗茶，一聽此言，臉色大變，雙手一顫，一大片茶水潑了出來，濺在袍上，怔怔的拿著茶碗良久不語。只見那丫鬟捧了金壺，放在一隻金漆提盒之中，提著去了。

這時兩個孩兒倦得要睡，不住口的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要媽媽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好孩子別吵，乖乖的跟著奶奶。奶奶給糖糖糕糕吃。」兩個孩兒哭叫：「不要糖糖糕糕！不要奶奶！要媽媽！」老夫人臉一沉，揮手命奶媽將孩子帶了下去，又使個眼色，眾丫鬟也都退出，屋內只剩下福康安母子二人。

隔了好一會，母子倆始終沒交談半句，老夫人凝望兒子。福康安卻望著別處，不敢和母親的目光相接。

過了良久，福康安嘆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娘，你為甚麼容不得她？」老夫人道：「那還用問麼，這女子是漢人，居心便就叵測。何況又是鏢局子出身，使刀掄槍，一身的武功。咱們府中有兩位公主，怎能和這樣的人共居？十年前皇上身歷大險，也便是為了一個異族的美女，難道你便忘了？讓這種毒蛇一般的女子處在肘腋之間，咱們都要寢食不安。」

福康安道：「娘的話自然不錯，孩兒初時也沒想要接她進府，只是派人去瞧瞧，送她些銀兩。那知她竟生下了兩個兒子，這是孩兒的親骨血，那便又不同了。」

老夫人點頭道：「你年近四旬，尚無所出，有這兩個孩子自然很好。咱們好好撫養兩個孩兒長大，日後他們封侯襲爵，一生榮華富貴，他們的母親也可安心了。」

福康安沉吟半晌，低聲道：「孩兒之意，將那女子送往邊郡遠地，從此不再見面，那也是了，想不到母親……」老夫人臉色一沉，說道：「枉為你身居高官，連這中間的利害也沒想到？她的親生孩兒在咱們府中，她豈有不生事端的？這種江湖女子把心一橫，甚麼事也做得出來。」福康安點了點頭。老夫人道：「你命人將她厚於葬殮，也算是盡了一番心意……」福康安又點了點頭，應道：「是！」

※※※

胡斐在窗外越聽越是心驚，初時尚不明他母子二人話中之意，待聽到「厚於葬殮」四字，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，心道：「原來他二人恁地歹毒，定下陰謀毒計，奪了孩子，竟然還要謀死馬姑娘。此事十分緊急，片刻延挨不得，乘著他二人毒計尚未發動，須得立即去告知馬姑娘，連夜救她出府。」當下悄悄走出，循原路回向水閣，幸喜夜靜人定，園中無人行走，殺死點倒的衛士也尚未給人發覺。胡斐心中焦急，走得極快，心中卻自躊躇：「馬姑娘對這福康安一見鍾情，他二人久別重逢，正自情熱，怎肯聽了我這一番話，便此逃出府去？要怎生說得她相信才好？」

心中計較未定，已到水閣之前，但見門外已多了四名衛士，心想：「哼，他們已先伏下了人，怕她逃走！」當下不敢驚動，繞到閣後，輕身一縱，躍過水閣外的一片池水，只見閣中燈火兀自未熄，湊眼過去往縫中一望，不由得呆了。

只見馬春花倒在地下，抱著肚子不住呻吟，頭髮散亂，臉上已全無血色，服侍她的丫鬟僕婦卻一個也不在身邊。

胡斐見了這情景，登時醒悟：「啊喲，不好！終究還是來遲了一步。」急忙推窗而入，俯身看時，只見她氣喘甚急，臉色鐵青，眼睛通紅，如要滴出血來。

馬春花見胡斐過來，斷斷續續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肚子痛……胡兄弟……你……」說到一個「你」字，再也無力說下去。胡斐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剛才你吃了甚麼東西？」馬春花眼望茶几上的一把鑲滿了紅藍寶石的金壺，卻說不出話。

胡斐認得這把金壺，正是福康安的母親裝了參湯，命丫鬟送給她喝的，心道：「這老婦人心計好毒，她要害死馬姑娘，卻要留下那兩個孩子，是以先將孩子叫去，這才送參湯來。否則馬姑娘拿到參湯，知是極滋補的物品，定會給兒子喝上幾口。」又想：「嗯，福康安一見送出參湯，臉色立變，茶水潑在衣襟之上，他當時顯然已知參湯之中下了毒，居然並不設法阻止，事後又不來救。他雖非親手下毒，卻也和親手下毒一般無異。」不禁喃喃的道：「好毒辣的心腸！」

馬春花掙扎著道：「你你……快去報知……福大帥，請大夫，請大夫瞧瞧……」胡斐心道：「要福大帥請大夫，只有再請你多吃些毒藥。眼下只有要二妹設法解救。」於是揭起一塊披，將那盛過參湯的金壺包了，揣在懷中，聽水閣外並無動靜，抱起馬春花，輕輕從窗中跳了出去。

馬春花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胡……」胡斐忙伸手按住她嘴，低聲道：「別作聲，我帶你去看醫生。」馬春花道：「我的孩子……」

胡斐不及細說，抱著她躍過池塘，正要覓路奔出，忽聽得身後衣襟帶風，兩個人奔了過來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胡斐向前疾奔，那兩人也提氣急追。

胡斐跑得甚快，斗然間收住腳步。那兩人沒料到他會忽地停步，一衝便過了他的身前。胡斐竄起半空，雙腿齊飛，兩隻腳足尖同時分別踢中兩人背心「神堂穴」。兩人哼都沒哼一聲，撲地便倒。看這兩人身上的服色，正是守在水閣外的府中衛士。

胡斐心想這麼一來，形跡已露，顧不到再行掩飾行藏，向府門外直衝出去。但聽得府中傳呼之聲此伏彼起，眾衛士大叫：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」

他進來之時沿路留心，認明途徑，當下仍從鵝卵石的花徑奔向小門，翻過粉牆，那輛馬車倒仍是候在門外。他將馬春花放入車中，喝道：「回去。」那車夫已聽到府中吵嚷，見胡斐神色有異，待要問個明白，胡斐砰的一掌，將他從座位上擊了下來。

便在此時，府中已有四五名衛士追到，胡斐提起韁繩，得兒一聲，趕車便跑，幾名衛士追了十餘丈沒追上，紛紛叫道：「帶馬，帶馬。」

胡斐催馬疾馳，奔出里許，但聽得蹄聲急促，二十餘騎馬先後追來。追兵騎的都是好馬，越追越近。胡斐暗暗焦急：「這是天子腳底下的京城，可不比尋常，再一鬧便有巡城兵馬出動圍捕，就算我能脫身，馬姑娘卻又如何能救？」

黑暗之中，見追來的人手中都拿著火把，車中馬春花初時尚有呻吟之聲，這時卻已沒了聲息，胡斐好生記掛，問道：「馬姑娘，肚痛好些了麼？」連問數聲，馬春花都沒回答。一回頭，只見火炬照耀，追兵又近了些。忽聽得嗖的一聲響，有人擲了一枚飛蝗石過來，要打他後心。胡斐左手一抄接住，回手擲去，但聽得一人「啊喲」一聲呼叫，摔下馬來。

這一下倒將胡斐提醒了，最好是發暗器以退追兵，可是身邊沒攜帶暗器，追來的福府衛士又學了乖，不再發射暗器。他好生焦急：「回到宣武門外路程尚遠，半夜裏一干人如此大呼小叫，如何不驚動官兵？」情急智生，忽然想起懷中的金壺，伸手隔著披使勁連捏數下，金壺上鑲嵌的寶石登時跌落了八九塊，他將寶石取在手中，火把照耀下瞧得分明，右手連揚，寶石一顆顆飛出，八顆寶石打中了五名衛士，寶石雖小，胡斐的手勁卻大，打中頭臉眼目，疼痛非常。這麼一來，眾衛士便不敢太過逼近。

胡斐透了一口長氣，伸手到車中一探馬春花的鼻息，幸喜尚有呼吸，只聽得她低聲呻吟一聲，臉頰上卻是甚為冰冷，眼見離住所已不在遠，當下揮鞭連催，馳到一條岔路之上。住所在東，他卻將馬車趕著向西，轉過一個彎，立時回身抱起馬春花，揮馬鞭連抽數鞭，身子離車縱起，伏在一間屋子頂上。只見馬車向西直馳，眾衛士追了下去。

※※※

胡斐待眾人走遠，這才從屋頂回入宅中，剛越過圍牆，只聽程靈素道：「大哥，你回來了！有人追你麼？」胡斐道：「馬姑娘中了劇毒，快給瞧瞧。」他抱著馬春花，搶先進了廳中。

程靈素點起蠟燭，見馬春花臉上灰撲撲的全無血色，再捏了捏她的手指，見陷下之後不再彈起，輕輕搖了搖頭，問道：「中的甚麼毒？」胡斐從懷中取出金壺，道：「在參湯裏下的毒。這是盛參湯的壺。」程靈素揭開壺蓋，嗅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好厲害，是鶴頂紅。」

胡斐道：「能救不能？」程靈素不答，探了探馬春花的心跳，說道：「若不是大富大貴之家，也不能有這般珍貴的金壺。」胡斐恨恨的道：「不錯，下毒的是宰相夫人，兵部尚書的母親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啊，我們這一行人中，竟出了如此富貴的人物。」

胡斐見她不動聲色，似乎馬春花中毒雖深，尚有可救，心下稍寬。程靈素翻開馬春花的眼皮瞧了瞧，突然低聲「啊」的一聲。胡斐忙問：「怎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參湯中除了鶴頂紅，還有番木鱉。」胡斐不敢問「還有救沒有？」卻問：「怎生救法？」

程靈素皺眉道：「兩樣毒藥夾攻，這一來便大費手腳。」返身入室，從藥箱中取出兩顆白色藥丸，給馬春花服下，說道：「須得找個清靜的密室，用金針刺她十三處穴道，解藥從穴道中送入體內，若能馬上施針，定可解救。只是十二個時辰之內，不得移動她身子。」

胡斐道：「福康安的衛士轉眼便會尋來，不能在這裏用針。咱們得去鄉下找個荒僻所在。」程靈素道：「那便得趕快動身，那兩粒藥丸只能延得她一個時辰的性命。」說著嘆了口氣，又道：「我這位同行宰相夫人的心腸雖毒，下毒的手段卻低。這兩樣毒藥混用，又和在參湯之中，毒性發作便慢了，若是單用一樣，馬姑娘這時那裏還有命在？」胡斐匆匆忙忙的收拾物件，說道：「當今之世，還有誰能勝得過咱們藥王姑娘的神技？」

程靈素微微一笑，正要回答，忽聽得馬蹄聲自遠而近，奔到了宅外。胡斐抽出單刀，說道：「說不得，只好廝殺一場。」心中暗自焦急：「敵人定然愈殺愈多，危急中我只能顧了二妹，可救不得馬姑娘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京師之中，只怕動不得蠻。大哥，你把桌子子堆得高高的搭一個高台。」胡斐不明其意，但想她智計多端，這時情勢急迫，不及細問，於是依言將桌子子都疊了起來。

程靈素指著窗外那株大樹道：「你帶馬姑娘上樹去。」胡斐還刀入鞘，抱著馬春花，走到窗樹下，縱身躍上樹幹，將馬春花藏在枝葉掩映的暗處。

但聽得腳步聲響，數名衛士越牆而入，漸漸走近，又聽得那姓全的管家出去查問，眾衛士厲聲呼叱。

程靈素吹熄燭火，另行取出一枚蠟燭，點燃了插在燭台之上，關上了窗子，這才帶上門走出，在地下拾了一塊石塊，躍上樹幹，坐在胡斐身旁。胡斐低聲道：「共有十七個！」程靈素道：「藥力夠用！」

只聽得眾衛士四下搜查，其中有一人的口音正是殷仲翔。眾衛士忌憚胡斐了得，又道袁紫衣仍在宅中，不敢到處亂闖，也不敢落單，三個一群、四個一隊的搜來。

程靈素將石塊遞給胡斐，低聲道：「將桌打下來！」胡斐笑道：「妙計！」石塊飛入，擊在中間的一張桌子上。那桌堆成的高台登時倒塌，砰彭之聲，響成一片。

眾衛士叫道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！」大伙倚仗人多，爭先恐後的一擁入廳，只見廳上桌亂成一團，便似有人曾經在此激烈鬥毆，但不見半個人影。眾人正錯愕間，突然頭腦暈眩，立足不定，一齊摔倒。胡斐道：「七心海棠，又奏奇功！」

程靈素悄步入廳，吹滅燭火，將蠟燭收入懷中，向胡斐招手道：「快走吧！」胡斐負起馬春花，越牆而出，只轉出一個胡同，不由得叫一聲苦，但見前面街頭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，一隊官兵正在巡查。

胡斐忙折向南行，走不到半里，又見一隊官兵迎面巡來。他心想：「福大帥府有刺客之事，想已傳遍九城，這時到處巡查嚴密，要混到郊外荒僻的處所，倒是著實不易。」但聽得背後人聲諠譁，又是一隊官兵巡來。

胡斐見前後有敵，無地可退，向程靈素打個手勢，縱身越牆，翻進身旁的一所大宅子。程靈素跟著跳了進去。

落腳處甚是柔軟，卻是一片草地，眼前燈火明亮，人頭洶湧。兩人都吃了一驚：「料不到這裏也有官兵。」聽得牆外腳步聲響，兩隊官兵聚在一起，在勢已不能再躍出牆去，只見左首有座假山，假山前花叢遮掩，胡斐負著馬春花搶了過去，往假山後一躲。

突然間假山後一人長身站起，白光閃動，一柄匕首當胸扎到。

胡斐萬料不到這假山後面竟有敵人埋伏，如此悄沒聲的猛施襲擊，倉卒之間只得摔下背上的馬春花，伸左手往敵人肘底一托，右手便即遞拳。這人手腳竟是十分了得，回肘斜避，匕首橫扎，左手施出擒拿手法，反勾胡斐的手腕，化解了他這一拳。最奇的是他臉上幪了一塊黃巾，始終一言不發。

胡斐心想：「你不出聲，那是最妙不過。」耳聽得官兵便在牆外，他只須張口一呼，那便大事不妙。

兩個人近身肉搏，各施殺手。胡斐瞧出他的武功是長拳一路，出招既狠且猛，武功造詣竟不在秦耐之、周鐵鷦一流之下，何況手中多了兵刃，更佔便宜。直拆到第九招上，胡斐才欺進他懷中，伸指點了他胸口的「鳩尾穴」。那人極是悍勇，雖然穴道被點，仍飛右足來踢，胡斐又伸指點了他足脛的「中都穴」，這才摔倒在地，動彈不得。

程靈素碰了碰胡斐的肩頭，向燈光處一指，低聲道：「像是在做戲。」胡斐抬頭看去，但見空曠處搭了老大一個戲台，台下一排排的坐滿了人，燈光輝煌，台上的戲子卻尚未出場。其時正當乾隆鼎盛之世，北京城中官宦人家有甚麼喜慶宴會，往往接連唱戲數日，通宵達旦，亦非異事。

胡斐吁了口氣，拉下那漢子臉上蒙著的黃巾，隱約可見他面目粗豪，四十來歲年紀，低聲道：「這漢子想是乘著人家有喜事，抽空子偷雞摸狗來著，所以一聲也不敢出。」程靈素點了點頭，悄聲道：「只怕不是小賊。」胡斐微笑道：「京師之中，連小賊也這般了得。」心中暗自嘀咕：「瞧這人身手，決非尋常的鼠竊狗盜，若不是存心做一件大案，便是來尋仇殺人，也是他合該倒霉，卻給我無意之間擒住了。」程靈素低聲道：「咱們不如便在這大戶人家尋一處空僻柴房或是閣樓，躲他十二個時辰。」胡斐道：「我看也只有如此。外邊查得這般緊，如何能夠出去？」

※※※

便在此時，戲台上門簾一掀，走出一個人來。那人穿著尋常的葛紗大褂，也沒勾臉，走到台口一站，抱拳施禮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師伯師叔、師兄弟姊妹請了！」胡斐聽他說話聲音洪亮，瞧這神情，似乎不是唱戲。又聽他道：「此刻天將黎明，轉眼又是一日，再過三天，便是天下掌門人大會的會期。可是咱們西嶽華拳門，直到此刻，還是沒推出掌門人來。這一件事可實在不能再拖。如何辦理，請各支派的前輩們示下。」

台下人叢中站起一個身穿黑色馬褂的老者，咳嗽了幾聲，說道：「華拳四十八，藝成行天涯。咱們西嶽華拳門三百年來，一直分為藝字、成字、行字、天字、涯字五個支派，已有三百年沒總掌門了。雖說五派都是好生興旺，但師兄弟們總是各存門戶之見，人人都說：『我是藝字派的，我是成字派的。』從不說我是西嶽華拳門的。沒想到別派的武師們，卻從不理會你是藝字派還是成字派，總當咱們是西嶽華拳門的門下。咱們這一門人數眾多，打從老祖宗手上傳下來的玩藝兒也真不含糊，可是幹麼遠遠不及少林、武當、太極、八卦這些門派名聲響亮呢？還不是因為咱們分成了五個支派，力分則弱，那有甚麼說的。」

那老者滿口都是陝北的土腔，說到這裏，咳嗽幾聲，嘆了一口長氣，又道：「若不是福大帥召開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，咱們西嶽華拳門不知要到那一年那一月，才有掌門人出來呢。幸好有這件盛舉，總算把這位掌門人給逼出來了。我老朽今日要說一句話：咱們推舉這位掌門人，不單是要他到大會之中給西嶽華拳門爭光，還要他將本門好好整頓一番。從此五支歸宗，大夥兒齊心合力，使得華拳門在武林中抖一抖威風，吐一吐豪氣。」台下眾人齊聲喝采，更有許多人劈劈拍拍的鼓起掌來。

胡斐心想：「原來是西嶽華拳門在這裏聚會。」他張目四望，想要找個隱僻的所在，但各處通道均在燈火照耀之下，園中聚著的總有二百來人，只要一出去，定會給人發見，低聲道：「只盼他們快些舉了掌門人出來，西嶽華拳也好，東嶽泰拳也好，越早散場越好。」

只聽得台上那人說道：「蔡師伯的話，句句是金石良言。晚輩忝為藝字派之長，膽敢代本派的全體師兄弟們說一句，待會推舉了掌門人出來，我們藝字派全心全意聽從掌門人的言語。他老人家說甚麼便是甚麼，藝字派決無一句異言。」台下一人高聲叫道：「好！」聲音拖得長長的，便如台上的人唱了一句好戲，台下看客叫好一般，其中譏嘲之意，卻也甚是明顯。

台上那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其餘各派怎麼說？」只見台下一個個人站起，說道：「咱們成字派決不敢違背掌門人的話。」「他老人家吩咐甚麼，咱們行字派一定照辦。」「天字派遵從號令，不敢有違。」「涯字派是小弟弟，大哥哥們帶頭幹，小弟弟決不能有第二句話。」

台上那人道：「好！各支派齊心一致，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眼下各支派的支長，各位前輩師伯師叔，都已到齊，只有天字派姬師伯沒來。他老人家捎了信來，說派他令郎姬師兄赴會。但等到此刻，姬師兄還是沒到。這位師兄行事素來神出鬼沒，說不定這當兒早已到了，也不知躲在甚麼地方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台上台下一齊笑了起來。

胡斐俯到那漢子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你姓姬，是不是？」那漢子點了點頭，眼中充滿了迷惘之色，實不知這一男二女是甚麼路道。

台上那人說道：「姬師兄一人沒到，咱們足足等了他一天半夜，總也對得住了，日後姬師伯也不能怪責咱們。現下要請各位前輩師伯師叔們指點，本門這位掌門人是如何推法。」

眾人等了一晚，為的便是要瞧這一出推舉掌門人的好戲，聽到這裏，都是興高采烈，台下各人也不依次序，紛紛叫嚷：「憑功夫比試啊！」「誰也不服誰，不憑拳腳器械，那憑甚麼？」「真刀真腳，打得人人心服，自然是掌門人了。」

那姓蔡的老者站起身來，咳嗽一聲，朗聲道：「本來嘛，掌門人憑德不憑力，後生小子玩藝兒再高明，也不能越過德高望重的前輩去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眼光向眾人一掃，又道：「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啦。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，既是英雄聚會，自然要各顯神通。咱們西嶽華拳門倘是舉了個糟老頭兒出去，人家能不能喝一句采，讚一句：『好，華拳門的糟老頭兒德高望重，老而不死』？」眾人聽得哈哈大笑。程靈素也禁不住抿住了嘴，心道：「這糟老頭兒倒會說笑話。」

那姓蔡的老者大聲道：「華拳四十八，藝成行天涯。可是幾百年來，華拳門這四十八路拳腳器械，沒一個人能說得上路路精通。今日之事，那一位玩藝兒最高，那一位便執掌本門。」眾人剛喝得一聲采，忽然後門上擂鼓般的敲起門來。

眾人一愕，有人說道：「是姬師兄到了！」有人便去開門。燈籠火把照耀，擁進來一隊官兵。

胡斐右手按定刀柄，左手握住了程靈素的手，兩人相視一笑，雖是危機當前，兩人反而更加心意相通。

但當相互再望一眼時，程靈素卻黯然低下了頭去，原來她這時忽然想到了袁紫衣：「我和大哥一同死在這裏，不知袁姑娘便會怎樣？」她心知胡斐這時也一定想到了袁紫衣：「我和二妹一同死在這裏，不知袁姑娘便會怎樣？」

領隊的武官走到人叢之中，查問了幾句，聽說是西嶽華拳門在此推舉掌門人，那武官的神態登時變得十分客氣，但還是提著燈籠，到各人臉上照看一遍，又在園子前後左右巡查。

胡斐和程靈素縮在假山之中，眼見那燈籠漸漸照近，心想：「不知這武官的運氣如何？若是他將燈籠到假山中來一照，說不得，只好請他當頭吃上一刀。」

忽聽得台上那人說道：「那一位武功最高，那一位便執掌本門。這句話誰都聽見了。眾位師伯師叔、師兄姊妹，便請一一上台來顯顯絕藝。」他這句話剛說完，眾人眼前一亮，便有一個身穿淡紅衫子的少婦跳到台上，說道：「行字派弟子高雲，向各位前輩師伯師兄們討教。」眾人見她露的這一手輕功姿式美妙，兼之衣衫翩翩，相貌又好，不禁都喝了一聲采。那武官瞧得呆了，那裏還想到去搜查刺客？

台下跟著便有一個少年跳上，說道：「藝字派弟子張復龍，請高師姊指教。」高雲道：「張師兄不必客氣。」右腿半蹲，左腿前伸，右手橫掌，左手反鉤，正是華拳中出手第一招「出勢跨虎西嶽傳」。張復龍提膝迴環亮掌，應以一招「商羊登枝腳獨懸」。兩人各出本門拳招，鬥了起來。二十餘合後，高雲使招「回頭望月鳳展翅」，撲步亮掌，一掌將張復龍擊下台去。

那武官大聲叫好，連說：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只見台下又有一名壯漢躍上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便和高雲動手。這一次卻是高雲一個失足，給那壯漢推得摔個觔斗。那武官說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沒興緻再瞧，率領眾官兵出門又搜查去了。

程靈素見官兵出門，鬆了口氣，但見戲台上一個上，一個下，鬥之不已，不知鬧到甚麼時候，才選得掌門人出來。看胡斐時，卻見他全神貫注的凝望台上兩人相鬥，程靈素心想：「這兩人的拳腳打得雖狠，也不見得有多高明，大哥為甚麼瞧得這麼出神？」低聲道：「大哥，過了大半個時辰啦，得趕快想個法兒才好。再不施針用藥，便要耽誤了。」胡斐「嗯」了一聲，仍是目不轉瞬的望著台上。

不久一人敗退下台，另一人上去和勝者比試。說是同門較藝，然而相鬥的兩人定是不同支派的門徒，雖非性命相搏，但勝負關係支派的榮辱，各人都是全力以赴。這時門中高手尚未上場，眼前這些人也不是真的想能當上掌門人，只是華拳門五個支派向來明爭暗鬥，乘此機會，以往相互有過節的便在台上好好打上一架，因此拳來腳去，倒是著實熱鬧。

程靈素見胡斐似乎看得呆了，心想：「大哥天性愛武，一見別人比試便甚麼都忘了。」伸手在他背上輕輕一推，低聲道：「眼下情勢緊迫，咱們闖出去再說。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好漢，動以江湖義氣，他們未必便會去稟報官府。」胡斐搖了搖頭，低聲道：「別的事也還罷了，福大帥的事，他們怎能不說？那正是立功的良機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要不，咱們冒上一個險，便在這兒給馬姑娘用藥，只是天光白日的耽在這兒，非給人瞧見不可。」說到後來，語音中已是十分焦急。她平素甚是安詳，這時若非當真緊迫，決不致這般不住口的催促。

胡斐「嗯」了一聲，仍是目不轉睛的瞧著台上兩人比武。程靈素輕輕嘆了口氣，低聲道：「待會救不了馬姑娘，可別怪我。」胡斐忽道：「好，雖然瞧不全，也只得冒險試上一試。」程靈素一怔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去奪那西嶽華拳的掌門人。老天爺保佑，若能成功，他們便會聽我號令。」

程靈素大喜，連連搖幌他的手臂，說道：「大哥，這些人如何能是你對手？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！」胡斐道：「只是苦在我須得使他們的拳法，一時三刻之間，那裏記得了這許多？對付庸手也還罷了，少時高手上台，這幾下拳法定不管使，非露出馬腳不可。他們若知我不是本門弟子，縱然得勝，也不肯推我做掌門人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禁又想起了袁紫衣。她各家各派的武功似乎無一不精，倘若她在此處，由她出馬，定比自己有把握得多。其實，他心中若不是念茲在茲的有個袁紫衣，又怎想得到要去奪華拳門的掌門？

但聽得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一人摔下台來。台下有人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下手這麼重！」另一人反唇相譏：「動上了手，還管甚麼輕重？你有本事，上去找場子啊。」那人粗聲道：「好，咱哥兒倆便比劃比劃。」另一人卻只管出言陰損：「我不是你十八代候補掌門人的對手，不敢跟您老人家過招。」

胡斐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倘若到了時辰，我還沒能奪得掌門人，你便在這兒給馬姑娘施針用藥，咱們走一步瞧一步。」拿起那姓姬漢子幪臉的黃巾，蒙在自己臉上。

程靈素「嗯」了一聲，微笑道：「人家是九家半總掌門，難道你便連一家也當不上？」她這句話一出口，立即好生後悔：「為甚麼總是念念不忘地想著袁姑娘，又不斷提醒大哥，叫他也是念念不忘？」只見胡斐昂然走出假山，瞧著他的背影，又想：「我便是不提醒，他難道便有一刻忘了？」但見他大踏步走向戲台，不禁又是甜蜜，又是心酸。

※※※

胡斐剛走到台邊，卻見一人搶先跳了上去，正是剛才跟人吵嘴的那個大漢。胡斐心想：「待這兩人分出勝敗，又得耗上許多功夫，多耽擱一刻，馬姑娘便多一刻危險。」當下跟著縱起，半空中抓住那漢子的背心，說道：「師兄且慢，讓我先來。」

胡斐這一抓施展了家傳大擒拿手，大拇指扣住那大漢背心第九椎節下的「筋縮穴」，小指扣住了他第五椎節下的「神道穴」。這大漢雖然身軀粗壯，卻那裏還能動彈？胡斐乘著那一縱之勢，站到了台口，順手一揮，將那大漢擲了下去，剛好令他安安穩穩的坐入一張空之中。

他這一下突如其來的顯示了一手上乘武功，台下眾人無不驚奇，倒有一半人站起身來。但見他臉上幪了一塊黃巾，面目看不清楚，也不知是老是少，只是背後拖著一條油光烏亮的大辮，顯是年紀不大。這般年紀而有如此功力，台下愈是見多識廣的高手，愈是詫異。

胡斐向台上那人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天字派弟子程靈胡，請師兄指教。」

程靈素在假山背後聽得清楚，聽他自稱「程靈胡」，不禁微笑，但心中隨即一酸：「倘若他真當是我的親兄長，倒是免卻了不少煩惱。」

台上那人見胡斐這等聲勢，心下先自怯了，恭恭敬敬的還禮道：「小弟學藝不精，還請程師兄手下留情。」胡斐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」當下更不客套，右腿半蹲，左腿前伸，右手橫掌，左手反鉤，正是華拳中出手第一招「出勢跨虎西嶽傳」。那人轉身提膝伸掌，應以一招「白猿偷桃拜天庭」，這一招守多於攻，全是自保之意。胡斐撲步劈掌，出一招「吳王試劍劈玉磚」。那人仍是不敢硬接，使一招「撤身倒步一溜煙」。胡斐不願跟他多耗，便使「斜身攔門插鐵閂」，這是一招拗勢弓步沖拳，左掌變拳，伸直了猛擊下去，右拳跟著衝擊而出。那人見他拳勢沉猛，隨手一架。胡斐手臂上內力一收一放，將他輕輕推下台去。

只聽得台下一聲大吼，先前被胡斐擲下的那名大漢又跳了上來，喝道：「奶奶的，你算是甚麼東西……」胡斐搶上一步，使招「金鵬展翅庭中站」雙臂橫開伸展。那大漢竟是無法在台口站立，被胡斐的臂力一逼，又摔了下去。這一次胡斐惱他出言無禮，使了三分勁力，但聽得喀喇一響，那大漢壓爛了台前的兩張椅子。

他連敗二人之後，台下眾人紛紛交頭接耳，都向天字派的弟子探詢這人是誰的門下，但天字派的眾弟子卻無一人得知。藝字派的一個前輩道：「這人本門的武功不純，顯是帶藝投師的，十之八九，是姬老三新收的門徒。」成字派的一個老者道：「那便是姬老三的不是了，他派帶藝投師的門徒來爭奪掌門人之位，豈不是反把本門武功比了下去？」

原來所謂「姬老三」，便是天字派的支長。他武功在西嶽華拳門中算得第一，只是十年前兩腿癱了，現下雖然不良於行，但威名仍是極大，同門師兄弟對他都是忌憚三分。眾人見這個「天字派的程靈胡」武功了得，而姬老三派來的兒子姬曉峰始終未露面，都道他便是姬老三的門徒，卻那知姬曉峰早給胡斐點中了穴道，躺在假山後面動彈不得。那姬老三武功一強，為人不免驕傲，對同門誰也沒瞧在眼中，雙腿癱瘓後閉門謝客，將一身武功都傳給了兒子。這一次華拳門五個支派的好手群聚北京，憑武功以定掌門，姬曉峰對這掌門之位志在必得。他武功已趕得上父親的九成，但性格卻遠不及父親的光明磊落。他悄悄地躲在假山之後，要瞧明白了對手各人的虛實，然後出來一擊而中，不料陰錯陽差，卻給胡斐制住，他只道是別個支派的陰謀，暗中伏下高手來對付自己。適才他和對手只拆得數招，即被點中穴道，一身武功全沒機會施展，父親和自己的全盤計較，霎時間付於流水，心下恚怒之極，只盼能上台去再和胡斐拚個你死我活。但聽得胡斐在台上將各支派好手一個個打了下來，看來再也無人能將他制服，於是加緊運氣急衝穴道，要手足速得自由。

但胡斐的點穴功夫是祖傳絕技，姬曉峰所學與之截然不同。他平心靜氣的潛運內力，也決不能自解被閉住的穴道，何況這般狂怒憂急，蠻沖急攻？一輪強運內力之後，突然間氣入岔道，登時暈了過去。要知姬老三所練的功夫過於剛狠，兼之躐等求進，終於在坐功時走火入魔，以致雙足癱瘓。姬曉峰這時重蹈乃父覆轍，凶險猶有過之。

程靈素全神貫注的瞧著胡斐在戲台上與人比拳，但見他一招一式，果然全是新學來的「西嶽華拳」，心道：「大哥於武學一門，似乎天生便會的。這西嶽華拳招式繁複，他只在片刻之間瞧人拆解過招，便都學會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身旁那大漢低哼一聲，聲音甚是異樣。程靈素轉頭看時，只見他雙目緊閉，舌頭伸在嘴外，已被牙齒咬得鮮血直流，全身不住顫抖，猶似發瘧一般。程靈素知他是急引內力強衝穴道，以致走火岔氣，此時若不救治，重則心神錯亂，瘋癲發狂，輕則肢體殘廢，武功全失。她心想：「我們和他無冤無仇，何必為了救一人而反害一人？」於是取出金針，在他陰維脈的廉泉、天突、期門、大橫四處穴道中各施針刺。

過了一會，姬曉峰悠悠醒轉，見程靈素正在替自己施針，低聲道：「多謝姑娘。」程靈素做個手勢，叫他不可作聲。

※※※

只聽得胡斐在台上朗聲說道：「掌門之位，務須早定，這般鬥將下去，何時方是了局？各位師伯師叔、師兄師弟，願意指教的可請三四位同時上台。弟子若是輸了，決無怨言。」眾人一聽，都想這小子好狂，本來一個人不敢上台的，這時紛紛連手上台邀鬥。其實胡斐新學的招數究屬有限，再鬥下去勢必露出破綻，群毆合鬥卻可取巧，混亂中旁人不易看出，再則如此車輪戰的鬥將下去，自己縱然內力充沛，終須力盡，而施救馬春花卻是刻不容緩，是以非速戰速決不可。

他催動掌力，轉眼又擊了幾人下台。西嶽華拳門的五派弟子之中，天字派弟子都道他是奉了姬支長之命而來，因此無人上台與他交手，其餘四個支派中的少壯強手，盡已敗在他的拳腳之下。至於一般名宿高手，自忖實無取勝把握，為了顧全數十年的令名，誰也不肯上去挑戰。後來藝字派、成字派、行字派三派中各出一名拳術最精的壯年好手，聯手上台，但十餘合後還是盡數敗了下來。這一來，四派前輩名宿，青年弟子，盡皆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挺身上台。

卻見那身穿黑馬褂的姓蔡老者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程師兄，你武功高強，果然令人佩服。但老朽瞧你的拳招，與本門所傳卻有點兒似是而非，嗯嗯，可說是形似而神非，這個……這個味道大大不同。」

胡斐心中一凜，暗想：「這老兒的眼光果然厲害，我所用拳招雖是西嶽華拳，但震人下台、摔人倒地的內勁，自然跟他們華拳全不相干。」要知西嶽華拳是天下著名的外門武功，其中精微奧妙之處，豈是胡斐瞧幾個人對拆過招便能領會？何況他所見到的又不是該門高手，自不免學得形似而神非。這時實逼處此，只得硬了頭皮說道：「華拳四十八，藝行成天涯。若不是各人所悟不同，本門何以會分成五個支派？武學之道，原無定法。我天字派悟到的拳理略略與眾不同，也是有的。」他想倘能將天字派拉得來支持自己，便不至孤立無援。果然天字派的眾弟子聽他言語中抬高本派，心中都很舒服，便有人在台下大聲附和。

那姓蔡老者搖頭道：「程師兄，你是姬老三門下不是？是帶藝投師的不是？老朽眼睛沒有花，瞧你的功夫，十成之中倒有九成不是本門的。」胡斐道：「蔡師伯，你這話弟子可不敢苟同。本門若要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，與少林、武當、太極、八卦那些大派爭雄，一顯西嶽華拳門的威風，便須融會貫通，推陳出新，弟子所學的內勁，一大半是我師父這十幾年來閉門苦思、別出心裁所創，的確頗有獨到之處。蔡師伯若是認為弟子不成，便請上台來指點一招。」

那姓蔡的老者有些猶豫，說道：「本門有你老弟這般傑出的人材，原是大伙的光彩，老朽歡喜也還來不及，還能有甚麼話說？只是老朽心中存著一個疑團，不能不說。這樣罷，請程老弟在台上練一套一路華拳，這是本門的基本功夫，這裏十幾位老兄弟個個目光如炬，是便是，不是便不是，誰也不能胡說。你老弟只要真的精熟本門武功，老朽第一個便歡天喜地的擁你為掌門。」

果然薑是老的辣，胡斐和人動手過招，尚能藉著似是而非的華拳施展本身武功，但要他空手練一路拳法，抬手踢腿之際，真偽立判，再也無所假借。何況他偷學來的拳招只是一鱗半爪，並非成套，如何能從頭至尾的使一路拳法？

胡斐雖是饒有智計，聽了他這番話竟是做聲不得，正想出言推辭，忽聽假山後一人叫道：「蔡師伯，你何以總是跟我們天字派為難？這位程師兄是我爹爹的得意弟子，他進我門已有一十二年，難道連這套一路華拳也不會練？」只見一人邁步走到台前，正是天字派中的頭挑腳色姬曉峰。凡是天字派有事，他總代父親出面處理接頭，隱然已是該派的支長，因此沒一個不認得。

姬曉峰躍上台去，抱拳說道：「家父閉門隱居，將一身本事都傳給了這位程師兄，一十二年來為的便是今日。這位程師哥武功勝我十倍，各位有目共睹，還有甚麼話說？」眾人一聽，再無懷疑，人人均知姬老三怪僻好勝，悄悄調教了一個好徒弟，待得藝成之後，突然顯示於眾人之前，原和他的脾氣相合。再說姬曉峰素來剽悍雄強，連他也對胡斐心服，那裏還有甚麼假的？

那姓蔡的老者還待再問，姬曉峰朗聲道：「蔡師伯既要考較我天字派的功夫，弟子便代程師哥練一套，請蔡師伯指點。」也不待蔡老者回答，雙腿一併，使出「曉星當頭即走拳」，跟著「出勢跨虎西嶽傳」、「金鵬展翅庭中站」、「韋陀獻抱在胸前」、「把臂攔門橫鐵閂」、「魁鬼仰斗撩綠欄」，一招招的練了起來。但見他上肢是拳、掌、鉤、爪迴旋變化，沖、推、栽、切、劈、挑、頂、架、撐、撩、穿、搖十二般手法伸屈迴環，下肢自弓箭步、馬步、僕步、虛步、丁步五項步根變出行步、倒步、邁步、偷步、踏步、擊步、躍步七般步法，沉穩處似象止虎踞，迅捷時如鷹搏兔脫。台下人人是本門弟子，無不熟習這路拳法，但見他造詣如此深厚，盡皆嘆服。連各支派的名宿前輩，也是不住價的點頭。只見他一直練到「鳳凰旋窩回身轉」、「腿登九天沖鐵拳」、「英雄打虎收招勢」，最後是「拳罷庭前五更天」，招招法度嚴密，的是好拳！

他雙手一收，台下震天價喝起一聲采來。自姬曉峰一上台，胡斐心中便自奇怪，不知程靈素用甚麼法子，逼得他來跟自己解圍，待見他練了這路拳法，心中也讚：「西嶽華拳非同小可，此人只要能輔以內勁，便成名家。」可是見他拳法一練完，登時氣息粗重，全身微微發顫，竟似大病未癒，或是身受重傷一般。台下眾人未曾發覺，胡斐便站在他的身後，卻看得清清楚楚，又見他背上汗透衣衫，實非武功高強之人所應為，心中更增了一層奇怪。

姬曉峰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還有那一位師伯師叔、師兄師弟，願和程師哥比試的，便請上台。」他連問三聲，無人應聲。天字派的一群弟子都大聲叫了起來：「恭喜程師哥榮任西嶽華拳門的掌門人！」眾人跟著歡呼。胡斐執掌華拳門一事便成定局。

姬曉峰向胡斐一抱拳，說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胡斐抱拳還禮，只見他眼中充滿了怨毒之情，但記掛著馬春花的病情，也沒心緒去理會，說道：「姬師弟，你快找間靜室，領咱們兩位師妹去休息。」姬曉峰點點頭，躍下台來，但雙足著地時，一個踉蹌，險險摔倒。

胡斐走到台口，說道：「各位辛苦了一晚，請各自回去休息。明日晚間，咱們再商大計，總須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之中，讓華拳門揚眉吐氣。」他這句話倒非虛言，心中對華拳門實是存了幾分感激。在眾官兵圍捕之下，若不是機緣湊巧，越牆而入時他們正在推舉掌門，多半馬春花便免不了毒發身死，倒斃長街之上。如有機緣能替華拳門爭些光彩，他也真願意出力。

眾人聞言，紛紛站起身來，口中都在議論胡斐的功夫。有的更說姬老三深謀遠慮，一鳴驚人；有的讚揚姬曉峰這一路拳使得實是高明。天字派的眾弟子更是興高采烈，得意非凡。有幾個前輩名宿想過來跟胡斐攀談，胡斐卻雙手一拱，跟著姬曉峰直入內堂。程靈素扶了馬春花混在人叢之中，跟了進去。

※※※

這座大宅子是華拳門中一位居官的旗人所有。胡斐既為掌門，本宅主人自是對他招待得十分殷勤。胡斐始終不揭開蒙在臉上的黃巾，直到與程靈素、馬春花、姬曉峰三人進了內室，才除下黃巾，說道：「姬大哥，多謝你啦！這掌門人之位，我定會讓給你。」姬曉峰哼了一聲，卻不答話。胡斐去看馬春花時，只見她黑氣滿臉，早已人事不知，鼻孔中出氣多進氣少，當真是命若遊絲。

程靈素抱著馬春花平臥床上，取出金針，隔著衣服替她在十三處穴道中都打上了，每枝金針尾上都圍上了一團棉花。她手腳極快，卻毫不忙亂。胡斐見她神色沉靜平和，這才放了一半心。

過了一盞茶功夫，金針尾上緩緩流出黑血，沾在棉花之上，原來金針中空，以此拔出毒質。程靈素舒了一口氣，微微一笑，從藥瓶中取出一粒碧綠的丸藥遞給姬曉峰，說道：「姬大哥，你到自己房裏休息吧。這藥丸連服十粒，你身體內的毒質便會去盡。」姬曉峰接過了藥丸，一聲不響的出房而去。

胡斐這才明白，原來程靈素是以她看家本領，逼得姬曉峰不得不聽號令，笑道：「藥王姑娘無往而不利。你用毒藥做好事，尊師當年只怕也有所不及。」

程靈素微笑不答，其實這一次她倒不是用藥硬逼，那是先助姬曉峰通解穴道，去了走火入魔的危難，再在他身上施一點藥物。這藥物一上身後麻癢難當，於身子卻無多大損害，所謂連服十粒的解藥，也只是治金創外傷的止血生肌丸，姬曉峰並無外傷，服了等如不服。但姬曉峰那裏知道？聽她說得毒性厲害無比，自不敢不俯首聽令，即令有所疑心，也不能以自己的性命來試一試真假。程靈素心中在說：「我向師父發過誓，這一生之中，決不用毒藥害一個無辜之人，好教人知道毒手藥王手段雖辣，卻不做半件壞事。」

她拿了一柄鑷子，換過沾了毒血的棉花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你累了一夜，便在這榻上歇歇，養一會兒神。有我照料著馬姑娘，你放心便是。」胡斐也真倦了，斜身倚在榻上。程靈素道：「你這位掌門老師傅有件事可得小心在意。這十二個時辰之中，不能有人進來滋擾馬姑娘，也不許她開口說話，否則她內氣一岔，毒質不能拔淨，只要留下少許，那便是前功盡棄。」

胡斐笑道：「西嶽華拳掌門人程靈胡，謹奉太上掌門人程靈素號令，一切凜遵，不敢有違。」程靈素笑道：「我能是你的太上掌門人嗎？那位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住口，俯身去看馬春花的傷勢。

過了半晌，她回過頭來，見胡斐並未閉目入睡，呆呆的望著窗外出神，問道：「你在想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想他們明日見了我的真面目，一看年紀不對，不知有甚麼話說？好在只須挨過十二個時辰，咱們拍手便去，雖然對不起他們，心中不安，但事出無奈，那也只好……只好……」程靈素笑道：「也只好狗急跳牆了。」胡斐笑道：「是啊！跳牆而入，想不到竟碰上了這麼一回奇事。」

程靈素凝目向胡斐望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好！便是這樣。」胡斐奇道：「甚麼便是這樣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咱們在路上扮過小鬍子，這一次你便扮個大鬍子。再給你鬍子上染上一點顏色，包管你大上二十歲年紀。你要當姬曉峰的師兄，總得年近四十才行啊。」

胡斐拍掌大喜，說道：「我正發愁，和福康安這麼正面一鬧，再也不能去瞧瞧那個天下掌門人大會。你若能給我裝上一部天衣無縫的大鬍子，我程靈胡便堂堂正正，以西嶽華拳拳門人的身份，到會中去見識見識。」程靈素嘆道：「掌門人大會是不用去了，混得過明天，讓馬姑娘太平無事，也就是啦。到會中涉險，那可犯不著。」

胡斐豪氣勃發，說道：「二妹，我只問你：這部鬍子能不能裝得像？」

程靈素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要扮年老之人，裝部鬍子有何難處？難是難在舉手投足，說話神情，無一不是老年而非少年。縱是精神矍鑠、身負武功的老英雄，卻也和年輕力壯之人不同。」胡斐道：「你大哥盡力而為。只須瞞得過一時，也就是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好，咱們便試一試。這一次我卻扮個老婆婆，跟著你到掌門人大會之中瞧瞧熱鬧。」

胡斐哈哈大笑，逸興橫飛，說道：「二妹，咱老兄妹倆活了這一大把年紀，行將就木，這場熱鬧可不能不趕。」程靈素低聲喝道：「聲音輕些！」但見馬春花在床上動了一下，幸好沒有驚醒。胡斐伸了伸舌頭，彎起食指，在自己額上輕擊一下，說道：「該死！」

程靈素取出針線包來，拿出一把小剪刀，剪下自己鬢邊幾縷秀髮，再從藥箱中取出些藥料，在茶碗中用清水調勻，將頭髮浸在藥裏，說道：「你歇一會兒，待軟頭髮變成硬鬍子，我便叫你。」

胡斐便在榻上合眼，心中對這位義妹的聰明機智，說不出的歡喜讚嘆。睡夢之中，一會兒見馬春花毒發身死，形狀可怖；一會兒自己抓住福康安，狠狠的責備他心腸毒辣；又一會兒自己給眾衛士擒住了，拚命掙扎，卻不能脫身。

忽聽得一個聲音在耳邊柔聲道：「大哥，你在作甚麼夢？」胡斐一躍而起，揉了揉眼睛，微一凝神，說道：「我來照料馬姑娘，該當由你睡一忽兒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先給你裝上鬍子，這才放心。」拿起漿硬了的一條條頭髮，用膠水給他黏在頦下和腮邊。這一番功夫好不費時，直黏了將近一個時辰，眼見紅日當窗，方才黏完。

胡斐攬鏡一照，不由得啞然失笑，只見自己臉上一部絡腮鬍子，虯髯戟張，不但面目全非，而且大增威武，心中很是高興，笑道：「二妹，我這模樣兒挺美啊，日後我真的便留上這麼一部大鬍子。」

程靈素想說：「只怕你心上人未必答應。」但話到口邊，終於忍住了。她忙了一晚，到這時心力交困，眼見馬春花睡得安穩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伏在桌上便睡著了。

十年之後，胡斐念著此日之情，果真留了一部絡腮大鬍子，那自不是程靈素這時所能料到了。

※※※

胡斐從榻上取過一張薄被，裹住了她身子，輕輕抱著她橫臥榻上，拉薄被替她蓋好，再將黃巾幪住了臉，走到姬曉峰房外，叫道：「姬兄，在屋裏麼？」

姬曉峰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是那一位？有甚麼事？」胡斐推門進去。姬曉峰一見是他，「啊」的一聲低呼，從椅中躍起身來。

胡斐道：「姬兄，我這是跟你賠不是來啦。」姬曉峰木然不答，眼光中顯是敵意極深。胡斐道：「有一件事我得跟姬兄說個明白，小弟決計無意做貴派的掌門人，只是機緣湊合，小弟又迫於無奈，這才壞了姬兄的大事。」於是將馬春花如何中毒、如何受官兵圍捕、如何越牆入來躲避、如何為了救治人命這才上台出手等情一一說了，只是馬春花為何人所害、追捕他的乃是福康安一節，卻略過了不說。姬曉峰靜靜聽著，臉色稍見和緩，等胡斐說完，仍只「嗯」的一聲，並不接口說話。

胡斐又道：「大丈夫言出如山，若是十天之內，我不將掌門人之位讓你，教我喪生刀劍之下，千載之後仍受江湖好漢唾罵。」武林中人死於刀劍之下，原屬尋常，但若為天下英雄所不齒，卻是最感羞恥之事。

姬曉峰聽他發下這個重誓，說道：「這掌門人之位，我也不用你讓。你武功勝我十倍，這是我知道的。但你實非本門中人，卻來執掌門戶，自是令人心中不服。」胡斐道：「是了。待這次掌門人大會一過，我將前後真相鄭重宣佈，在貴門各位前輩面前謝罪。然後讓貴門各位弟子再憑武功以定掌門，這麼辦好不好？」姬曉峰心想：「本門之中，無人能勝得了我。這般自行爭來，自比他拱手相讓光彩得多。」於是點頭道：「這倒是可行。可是程大哥……」

胡斐笑道：「我姓胡，我義妹才姓程。」說著揭去蒙在臉上的黃巾。姬曉峰見他滿頰虯髯，根根見肉，貌相甚是威武，不禁暗自讚嘆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本門的幾位前輩很難說話，日後你揭示真相，只怕定有一場風波。雖然你武功高強，原也不怕，但好漢敵不過人多。咱們西嶽華拳門遇上了門戶大事，那是有名的陰魂不散，死纏爛打。」胡斐笑道：「這事我也想到了。後日掌門人大會之中，我當盡力為西嶽華拳門掙一個大大的彩頭，將功贖罪，想來各位前輩也可見諒了。」

姬曉峰點點頭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可惜我身中劇毒，不敢多耗力氣，否則倒可把本門拳法，演幾套給胡兄瞧瞧。胡兄記在心裏，事到臨頭，便不易露出馬腳。」

胡斐呵呵而笑，站起來向姬曉峰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姬兄，我代義妹向你賠罪了。」姬曉峰還了一禮，心中卻大為不懌：「我被她下了毒，卻有甚麼可笑的？」心下這般想，臉上便頗有悻悻之色。胡斐道：「姬兄，我義妹在你身上下毒，傷口在那裏？」姬曉峰捲起左手袖子，只見他上臂腫起了雞蛋大的一塊，肌肉發黑，傷口有小指頭大小，隱隱滲出黑血，果如是中了劇毒一般。

胡斐心想：「二妹用藥，當真是神乎其技。不知用了甚麼藥物，弄得他手臂變成這般模樣。倘若我身上有了這樣一個傷口，自也會寢食不安。」問道：「姬兄覺得怎樣？」姬曉峰道：「這一塊肉麻木不仁，全無知覺。」胡斐心道：「原來是下了極重的麻藥。」一伸手抓住他手臂，俯口便往他創口上吮吸。姬曉峰大驚，叫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不要命了嗎？」只是給他雙手抓住了，竟自動彈不得，心中驚疑不定：「如此劇毒，中在手臂已是這樣厲害，他一吮入口，豈不立斃？我和他無親無故，他何必捨命相救？」

胡斐吮了幾口，將黑血吐在地下，哈哈笑道：「姬兄不必驚疑，這毒藥是假的。」姬曉峰不明其意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我義妹和你素不相識，豈能隨便下毒手害你？她只是跟你開個玩笑，給你放上些無害的麻藥而已。你瞧我吮在口中，總可放心了吧。」

姬曉峰雖然服了程靈素所給的解藥，心下一直惴惴，不知這解藥是否當真有效，毒性即使能解，是否會留下後患，傷及筋骨，這時聽胡斐一說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道：「胡兄，你……你對我明言，難道便不怕我不聽指使麼？」胡斐道：「丈夫相交，貴在誠信。我見姬兄大有義氣，何必令你多耽幾日心事？」姬曉峰大喜，拍案說道：「好，我交了你這位朋友。胡兄便是得罪了當今天子，犯下彌天大罪，小弟也要跟你出力，決不敢皺一皺眉頭。」

胡斐道：「多謝姬兄厚意，我所得罪的那人，雖然不是當今天子，但和天子的權勢也差不了多少。姬兄，昨晚我見你所練的一路華拳，其中一招返身提膝穿掌，趕步、擊步之後，那一下躍步，何以在半空中方向略變？」胡斐所說的那一招，名叫「野馬回鄉攢蹄行」，一招之中動作甚是繁複。

姬曉峰聽他一說，暗道：「好厲害的眼光！昨晚我練這一路華拳，從頭至尾精神貫注，只有在這一招『野馬回鄉攢蹄行』上，躍起時忽然想到臂上所中劇毒，不免心神渙散。若是和他對敵動手，這破綻立時便給他抓住了。」說道：「胡兄眼光當真高明，小弟佩服得緊，那一招確是練得不大妥當。」於是重行使了一遍。胡斐點頭道：「這才對了。否則照昨晚姬兄所使，只怕敵人可以乘虛而入。」

姬曉峰既知並未中毒，精神一振，於是將一十二路西嶽華拳，從頭至尾的演了出來。胡斐依招學式，雖不能在一時之間盡數記全，但也即領會到了每一路拳法的精義所在，說道：「貴派的拳法博大精深，好好鑽研下去，確是威力無窮。我瞧這一十二路華拳，只須精通一路，便足以揚名立萬。」

姬曉峰聽他稱讚本派武功，很是高興，說道：「是啊。本門中相傳有兩句話，說道：『華拳四十八，藝成行天涯』。四十八路功夫，分為一十八路登堂拳，一十二路入室拳，還有一十八路刀槍劍棍的器械功夫。本門弟子別說『藝成』兩字，便是能將四十八路功夫盡數學全了的，也是寥寥無幾。」

兩人說到武藝，談論極是投契，演招試式，不知不覺間已到午後。主人派來服侍胡斐的侍僕數次要請他吃飯，但見二人練得起勁，站在一旁，不敢開口。待得姬曉峰使一招旋風腳，躍起半空橫踢而出，門外突然有人喝采道：「好一招『風捲霹靂上九天』！」胡斐一看，卻是那姓蔡的老者，當下含笑抱拳，上前招呼。

註：一、清朝相國夫人下毒，確有其事。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一有記：「余長姑嫁慈溪姚氏。姚母能詩，出外為女傅。康熙間，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。到府住花園中，極珠簾玉屏之麗。出拜兩姝容態絕世，與之語，皆吳音，年十六七，學琴學詩頗聰穎。夜伴女傅眠，方知待年之女，尚未侍寢於相公也。忽一夕二女從內出，面微紅。問之，曰：堂上夫人賜飲。隨解衣寢。未二鼓，從帳內躍出，搶地呼天，語呶呶不可辨。顛仆片時，七竅流血而死。蓋夫人喝酒時，業已鴆之矣。姚母踉蹌棄資裝即夜逃歸。常告人云，二女年長者尤可惜，有自嘲一聯云：「量淺酒痕先上面，興高琴曲不和弦。」批本云：「某相國者，明珠也。」

二、福康安為人淫惡。伍拉納（乾隆時任閩浙總督）之子批註《隨園詩話》，有云：「福康安至淫極惡，作孽太重，流毒子孫，可以戒矣。」按該批註當作於嘉慶年間。

# 第十六章 龍潭虎穴

這姓蔡的老者單名一個威字，在華拳門中輩份甚高。他見胡斐去了臉上所蒙黃布後，原來是這等模樣的一個大鬍子，細細向他打量了幾眼，抱拳道：「啟稟掌門，福大帥有文書到來。」

胡斐心中一凜：「這件事終於瞞不過了，且瞧他怎麼說？」臉上不動聲色，只「嗯」了一聲。卻聽蔡威道：「這文書是給小老兒的，查問本門的掌門人推舉出了沒有？其中附了四份請帖，請掌門人於中秋正日，帶同本門三名弟子，前赴天下掌門人大會……」

胡斐聽到這裏，鬆了一口氣，心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嚇了我一跳。別的也沒甚麼，只是這一日一晚之中，馬姑娘不能移動，福康安這文書若是下令抓人來著，馬姑娘的性命終於還是送在他手上了。」

他生怕福康安玩甚花樣，還是將那文書接了過來，細細瞧了一遍，說道：「蔡師伯，姬師弟，便請你們兩位相陪，再加上我師妹，咱們四個赴掌門人大會去。」蔡威和姬曉峰大喜，連連稱謝。侍僕上前稟道：「請程爺、蔡爺、姬爺三位出去用飯。」

胡斐點點頭，正要去叫醒程靈素，忽聽得她在房中叫道：「大哥，請過來。」胡斐道：「兩位先請，我隨後便來。」聽她叫聲頗為焦急，當下快步走到房中，一掀門簾，便聽得馬春花低聲叫喚：「我孩子呢？叫他哥兒倆過來啊……我要瞧瞧孩子……他哥兒倆呢？」

程靈素秀眉緊蹙，低聲道：「她一定要瞧孩子，這件事不妙。」胡斐道：「那兩個孩子落在那心腸如此狠毒的老婦手中，咱們終須設法救了出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馬姑娘很是焦躁，立時要見，見不著孩子，便哭喊叫喚。這於她病勢大大不妥。」胡斐沉吟道：「待我去勸勸。」程靈素搖頭道：「她神智不清，勸不了的。除非馬上將孩子抱來，否則她心頭鬱積，毒血固然不能盡除，藥力也無法達於臟腑。」

胡斐繞室彷徨，一時苦無妙策，說道：「便是冒險再入福大帥府去搶孩子，最快也得等到今晚。」程靈素嚇了一跳，道：「再進福府去，那不是送死麼？」胡斐苦笑了一下，他何嘗不知昨晚鬧出了這麼驚天動地的一件事，今日福康安府中自是戒備森嚴，便要踏進一步也是千難萬難，如何能再搶得這兩個孩子出來？若有數十個武藝高強之人同時下手，或者尚能成事，只憑他單槍匹馬，再加上程靈素，最多加上姬曉峰，三個人難道真有通天的本事？

過了良久，只聽得馬春花不住叫喚：「孩子，快過來，媽心裏不舒服。你們到那兒去了？到那兒去了？」胡斐皺眉道：「二妹，你說怎麼辦？」程靈素搖頭道：「她這般牽肚掛腸，不住口的叫喚，不到三日，不免毒氣攻心。咱們只有盡力而為，當真救不了，那也是天數使然。」胡斐道：「先吃飯去，一會再來商量。」

飯後程靈素又替馬春花用了一次藥，只聽她卻叫起福康安來：「康哥，康哥，怎地你不睬我啊？你把咱們的兩個乖兒子抱過來，我要親親他哥兒倆。」只把胡斐聽得又是憤怒，又是焦急。

程靈素拉了拉他衣袖，走到房外的小室之中，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我跟你說過的話，有不算的沒有？」胡斐好生奇怪：「幹麼問起這句話來？」搖頭道：「沒有啊。」程靈素道：「好。我有一句話，你好好聽著。倘若你再進福康安府中去搶馬姑娘的兒子，你另請名醫來治她的毒罷。我馬上便回南方去。」

胡斐一愕，尚未答話，程靈素已翩然進房。胡斐知她這番話全是為了顧念著他，料他眼看如此情勢，定會冒險再入福府，此舉除了賠上一條性命之外，決無好處。他自己原也想到，可是此事觸動了他的俠義心腸，憶起昔年在商家堡被擒吊打，馬春花不住出言求情。有恩不報，非丈夫也，他已然決意一試，但程靈素忽出此言，倘若自己拚死救了兩個孩子出來，程靈素卻一怒而去，那可又糟了。

※※※

一時之間躊躇無計，信步走上大街，不知不覺間便來到福康安府附近，但見每隔五步十步，便是兩個衛士，人人提著兵刃，守衛嚴密之極，別說闖進府去，只要再走近幾步，衛士便要過來盤查。

胡斐不敢多耽，心中悶悶不樂，轉過兩條橫街，見有一座酒樓，便上樓去獨自小酌。剛喝得兩杯，忽聽隔房中一人道：「汪大哥，今兒咱們喝到這兒為止，待會就要當值，喝得臉上酒糟一般的，可不大美。」另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，咱們再乾三杯便吃飯。」

胡斐一聽此人聲音，正是汪鐵鶚，心想：「天下事真有這般巧，居然又在這裏撞上他。」轉念一想，卻也不足為奇，他們說待會便要當值，自是去福康安府輪班守衛。這是福府附近最考究的一家酒樓，他們在守衛之前，先來喝上三杯，那也平常得緊。倘若汪鐵鶚這種人當值之前不先舒舒服服的喝上一場，那才叫奇呢。

只聽另一人道：「汪大哥，你說你識得胡斐。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？」胡斐聽他提到自己名字，不禁一凜，更是凝神靜聽。

只聽汪鐵鶚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說到胡斐此人，小小年紀，不但武藝高強，而且愛交朋友，真是一條好漢子。可借他總是要和大帥作對，昨晚更闖到府裏去行刺大帥，真不知從何說起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汪大哥，你雖識得胡斐，可是偏沒生就一個陞官發財的命兒，否則的話，咱們喝完了酒，出得街去，偏巧撞見了他，咱哥兒倆將他手到擒來，豈不是大大的一件功勞？」汪鐵鶚笑道：「哈哈，你倒說得輕鬆愜意！憑你張九的本領哪，便是有二十個，也未必能拿得住他。」那張九一聽此言，心中惱了，說道：「那你呢，要幾個汪鐵鶚才拿得住他？」汪鐵鶚道：「我是更加不成啦，便有四十個我這種膿包，也不管用。」張九冷笑道：「他當真便有三頭六臂，說得這般厲害。」

胡斐聽他二人話不投機，心念一動，眼見時機稍縱即逝，當下更不再思，揭過門簾，踏步走進鄰房，說道：「汪大哥，你在這兒喝酒啊！喂，這位是張大哥。小二，小二，把我的座兒搬到這裏來。」

汪鐵鶚和張九一見胡斐，都是一怔，心想：「你是誰？咱們可不相識啊？」汪鐵鶚雖聽著他話聲有些熟稔，但見他虯髯滿臉，那想得到是他？胡斐又道：「剛才我遇見周鐵鷦周大哥，曾鐵鷗曾二哥，在聚英樓喝了幾杯，還說起你汪大哥呢。」汪鐵鶚含糊答應，竭力思索此人是誰，聽他說來，和周師哥、曾師哥他們都是熟識，應該不是外人，怎地一時竟想不起來？不住在心中暗罵自己胡塗。

店伴擺好座頭。胡斐道：「今兒小弟作東，很久沒跟汪大哥、張大哥喝一杯了。」掏出十兩銀子向店伴一拋，道：「給存在櫃上，有拿手精緻的酒菜，只管作來。」那店伴見他手面豪闊，登時十分恭謹，一迭連聲的吩咐了下去。

不久酒菜陸續送上，胡斐談笑風生，說起來秦耐之、殷仲翔、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這干人都很熟絡，一會兒說武藝，一會兒說賭博，似乎個個都是他的知交朋友。汪鐵鶚老大納悶，人家這般親熱，倘若開口問他姓名，那可是大大失禮，但此人到底是誰，便是想破了腦袋，也想不到半點因頭。張九只道胡斐是汪鐵鶚的老友，見他出手爽快，來頭顯又不小，自也樂得叨擾他一頓。

喝了一會酒，菜餚都已上齊，汪鐵鶚實在忍耐不住了，說道：「你這位大哥怨我無禮，我越活越是胡塗啦。」說著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重重一擊，又道：「一時之間我竟想不起你老哥的名字，真是該死之極了。」

胡斐笑道：「汪大哥真是貴人多忘事。昨兒晚上，你不是還在舍下吃飯嗎？只可惜一場牌九沒推成，倒弄得周大哥跟人家動手過招，傷了和氣。」汪鐵鶚一怔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胡斐笑道：「小弟便是胡斐！」

此言一出，汪鐵鶚和張九猛地一齊站起，驚得話也說不出來。

胡斐笑道：「怎麼？小弟裝了一部鬍子，汪大哥便不認得了麼？」汪鐵鶚低聲道：「悄聲！胡大哥，城中到處都在找你，你敢如此大膽，居然還到這裏來喝酒？」胡斐笑道：「怕甚麼？連你汪大哥也不認得我，旁人怎認得出來？」汪鐵鶚道：「北京城裏是不能再耽了，你快快出城去吧？盤纏夠不夠？」

胡斐道：「多謝汪大哥古道熱腸，小弟銀子足用了。」心想：「此人性子粗魯，倒是個厚道之人。」那張九卻臉上變色，低下了頭一言不發。

汪鐵鶚又道：「今日城門口盤查得緊，你出城時別要露出破綻，還是我和張大哥送你出城為妙。那位程姑娘呢？」胡斐搖頭道：「我暫且不出城。我還有一筆帳要跟福大帥算一算。」張九聽到這裏，臉上神色更是顯得異樣。

汪鐵鶚道：「胡大哥，我本領是遠遠的不及你，可是有一句良言相勸。福大帥權勢熏天，你便當真跟他有仇，又怎鬥他得過？我吃他的飯，在他門下辦事，也不能一味護著你。今日冒個險送你出城。你快快走吧。」胡斐道：「不成，汪大哥，你可知我為甚麼得罪了福大帥？」汪鐵鶚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正想問你。」

胡斐當下將福康安如何在商家堡結識馬春花，如何和她生下兩個孩子，昨晚馬春花如何中毒等情一一低聲說了，又說到自己如何相救，馬春花如何思念兒子，命在垂危，自己雖然干冒萬險，也要將那兩個孩子救了出來去交給她。

汪鐵鶚越聽越怒，拍桌說道：「原來這人心腸如此狠毒！胡大哥，你英雄俠義，當真令人好生欽佩。可是福大帥府中戒備嚴密，不知有多少高手四下守衛，要救那兩孩子，這會兒是想也休想。只好待這件事鬆了下來，慢慢再想法子。」胡斐道：「我卻有個計較在此，咱們借用了張大哥的服色，讓我扮成衛士，黑夜之中，由你領著到府裏去動手。」

張九臉色大變，霍地站起，手按刀柄。胡斐左手持著酒杯喝了口酒，右手正伸出筷子去挾菜，突然間左手一揚，半杯酒潑向張九眼中。張九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伸手去揉。胡斐筷子探出，在他胸口「神藏」和「中庭」兩穴上各戳了一下。張九身子一軟，登時倒在椅上。

店小二聽得聲音，過來察看。胡斐道：「這位總爺喝醉了，得找個店房歇歇。」店小二道：「過去五家門面，便是安遠老店。小人扶這位總爺過去吧！」胡斐道：「好！」又賞了他五錢銀子。那店小二歡天喜地，扶著張九到那客店之中。胡斐要了一間上房，閂上了門，伸指又點了張九身上三處穴道，令他十二個時辰之中，動彈不得。

汪鐵鶚心中猶似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眼見胡斐行俠仗義，做事爽快明決，不禁甚是佩服，但想到幹的是如此一樁奇險之事，心中又是惴惴不安。胡斐除下身上衣服，給張九換上，自己卻穿上了他的一身武官服色，好在兩人都是中等身材，穿著倒也合身。

汪鐵鶚道：「我是申正當值，過一會兒時候便到了。」胡斐道：「你給張九告個假，說他生了病，不能當差。我在這兒等你，到晚間二更天時，你來接我。」汪鐵鶚呆了半晌，心想只要這一句話兒答應下來，一生便變了模樣，要做個鐵錚錚的漢子，甚麼榮華富貴，就是一筆勾銷；但若一心一意為福大帥出力，不免是非不分，於心不安。

胡斐見他遲疑，說道：「汪大哥，這件事不是一時可決，你也不用此刻便回我話。」汪鐵鶚點了點頭，逕自出店去了。胡斐躺在炕上，放頭便睡，他知道眼前實是一場豪賭，不過下的賭注卻是自己的性命。

到二更天時，汪鐵鶚或者果真獨個兒悄悄來領了自己，混進福康安府中。但這麼一來，汪鐵鶚的性命便是十成中去了九成。他跟自己說不上有甚麼交情，跟馬春花更是全無淵源，為了兩個不相干之人而甘冒生死大險，依著汪鐵鶚的性兒，他肯幹？他自幼便聽從周鐵鷦的吩咐，對這位大師兄奉若神明，何況又在福康安手下居官多年，這「功名利祿」四字，於他可不是小事。

若是一位意氣相投的江湖好漢，胡斐決無懷疑。但汪鐵鶚卻是個本事平庸、渾渾噩噩的武官。

如果他決定升官發財，那麼二更不到，這客店前後左右，便會有上百名好手包圍上來，自己縱然奮力死戰，也定然不免。

這其間沒有折衷的路可走。汪鐵鶚不能兩不相幫，此事他若不告發，張九日後怎會不去告他？

胡斐手中已拿了一副牌九，這時候還沒翻出來。要是輸了，那便輸了自己的性命。這副牌是好是壞，全憑汪鐵鶚一念之差。他知道汪鐵鶚不是壞人，但要他冒險實在太大，求他的實在太多，而自己可沒半點好處能報答於他……

汪鐵鶚這樣的人可善可惡，誰也不能逆料。將性命押在他的身上，原是險著，但除此之外，實無別法。福康安府中如此戒備，若是無人指引相助，決計混不進去。

他一著枕便呼呼大睡，這一次竟連夢也沒有做。他根本不去猜測這場豪賭結果會如何。

牌還沒翻，誰也不知道是甚麼牌。瞎猜有甚麼用？

※※※

他睡了一個多時辰，朦朧中聽得店堂有人大聲說話，立時醒覺，坐了起來。只聽那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正要見『玄』字號的那位總爺。喝醉了麼？有公事找他。你去給我瞧瞧。」胡斐一聽不是汪鐵鶚的聲音，心下涼了半截，暗道：「嘿嘿，這一場大賭終究是輸了。」提起單刀，輕輕推窗向外一望，只見四下裏黑沉沉的並無動靜，當下翻身上屋，伏在瓦面，凝神傾聽。

汪鐵鶚一去，胡斐知他只有兩條路可走；若以俠義為重，這時便會單身來引自己偷入福府；倘若惜身求祿，必定是引了福府的武士前來圍捕。他既然不來，此事自是糟了。但客店四周，竟然無人埋伏，倒也頗出胡斐意料之外。要知前來圍捕的武士不來則已，來則必定人數眾多，一二個高手尚可隱身潛伏，不令自己發現蹤跡，人數一多，便是透氣之聲也能聽見了。

他見敵人非眾，稍覺寬心。但見窗外燭光幌動，店小二手裏拿著一隻燭台，在門外說道：「總爺，這裏有一位總爺要見您老人家。」胡斐翻身從窗中進房，落地無聲，說道：「請進來吧！」店小二推開房門，將燭台放在桌上，陪笑道：「那一位總爺酒醒了吧？若是還沒妥貼，要不給做一碗醒酒湯喝？」胡斐隨口道：「不用！」眼光盯在店小二身後那名衛士臉上。

只見他約莫四十來歲年紀，灰撲撲一張臉蛋，絲毫不動聲色，胡斐心道：「好厲害的腳色！孤身進我房來，居然不露半點戒懼之意。難道你當真有過人的本領，絕沒將我胡斐放在心上嗎？」只聽那衛士道：「這位是張大哥嗎？咱們沒見過面，小弟姓任，任通武，在左營當差。」胡斐道：「原來是任大哥，幸會幸會。大夥兒人多，平日少跟任大哥親近。」任通武道：「是啊。上頭轉下來一件公事，叫小弟送給張大哥。」說著從身邊抽出一件公文來。

胡斐接過一看，見公文左角上赫然印著「兵部正堂」四個紅字，封皮上寫道：「即交安遠客店，巡捕右營張九收拆，速速不誤。」胡斐上次在福府中上了個大當，雙手為鋼盒所傷，這一回學了乖，不即開拆公文，先小心捏了捏封套，見其中並無古怪，又想到苗人鳳為拆信而毒藥傷目，當下將公文垂到小腹之前，這才拆開封套，抽出一張白紙，就燭光一看，不由得驚疑交集。

原來紙上並無一字，卻畫了一幅筆致粗陋的圖畫。圖中一個吊死鬼打著手勢，正在竭力勸一人懸樑上吊。當時迷信，有人懸樑自盡，死後變鬼，必須千方百計引誘另一人變鬼，他自己方得轉世投胎，後來的死者便是所謂替死鬼了。這說法雖然荒誕不經，但當時卻是人人皆知。

胡斐凝神一想，心念一動，問道：「任大哥今晚在大帥府中輪值？」任通武道：「正是！小弟這便要去。」說著轉身欲行。胡斐道：「且慢！請問這公事是誰差任大哥送來？」任通武道：「是我們林參將差小弟送來。」

胡斐到這時已是心中雪亮：原來汪鐵鶚自己拿不定主意，終究還是去和大師哥周鐵鷦商量。周鐵鷦念著胡斐昨晚續腿還牌之德，想出了這個計較，他不讓汪鐵鶚犯險，卻輾轉的差了個替死鬼來。由這人領胡斐進福府，不論成敗，均與他師兄弟無涉，因此信上非但不署姓名，連字跡也不留一個，以防萬一事機不密，牽連於他。這一件公文他夾在交給左營林參將的一疊文件之中，轉了幾個手，誰也不知這公文自何而來。林參將一見是「兵部正堂」的公事，不敢延擱，立即差人送來。周鐵鷦早知左營的衛士今晚全體在福府中當值守衛，那林參將不管派誰送信，胡斐均可隨他進府。

這中間的原委曲折胡斐雖然不能盡知，卻也猜了個八不離九，心下暗笑周鐵鷦老奸巨猾，在京師混了數十年的人，行事果然與眾不同，但對他相助的一番好意，卻也暗暗感激，當下說道：「上頭有令，命兄弟隨任大哥進府守衛。」跟著又道：「他媽的，今兒本是輪到我休假，半夜三更的，又把人叫了去。」

任通武笑道：「大帥府中鬧刺客，大夥兒誰都得辛苦些。好在那一份優賞總是短不了。」胡斐笑道：「回頭領到了錢，小弟作東，咱哥兒倆到聚英樓去好好樂他一場。任大哥，你是好酒好賭、還是好色？」任通武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酒色財氣四門，做兄弟的全都打從心眼兒裏歡喜出來。」胡斐在他肩上一拍，顯得極是親熱，笑道：「咱倆意氣相投，當真是相見恨晚了。小二，小二，快取酒來！」

任通武躊躇道：「今晚要當差，若是參將知道咱們喝酒，只怕不便。」胡斐低聲道：「喝三杯，參將知道個屁！」說話間，店小二已取過酒來，夜裏沒甚麼下酒之物，只切了一盆滷牛肉。

胡斐和任通武連乾三杯，擲了一兩銀子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餘下的是賞錢！」店小二大喜，正要道謝。任通武一把將銀子搶過，笑道：「張大哥這手面也未免闊得過份，咱們在福大帥府中當差的，喝幾杯酒還用給錢？走吧！時候差不多啦。」左手拉著胡斐，向外搶出，右手將銀子塞入懷裏。店小二瞧在眼裏，卻是敢怒而不敢言。要知福康安府裏的衛士在北京城裏橫行慣了，看白戲、吃白食，渾是閒事，便是順手牽羊拿些店鋪裏的物事，小百姓又怎敢作聲？

胡斐一笑，心想此人貪財好酒，倒是容易對付，當下與他攜手出店。將出店門時，忽聽得屋頂上喀的一聲輕響，聲音雖極細微，但胡斐聽在耳裏，便知有異，低聲道：「任大哥，我忘了一件物事，請你稍待。」一轉身，便回進自己房中，黑暗中只見一個瘦削的身形越窗而出，身法甚是快捷，依稀便是周鐵鷦。

胡斐大奇：「他又到我房中來幹麼？」微一沉吟，揭開床帳，探手到張九鼻孔邊一試，果然呼吸已止，竟是被周鐵鷦使重手點死了。胡斐心中一寒：「此人當真是心思周密，下手毒辣。本來若不除去張九，定會洩漏他師兄弟倆的機關，只是沒料到我前腳才出門，他後腳便進來下手，連片刻喘息的餘裕也沒有。」既是如此，他反而放心，知道周鐵鷦對己確是一片真心，不致於誘引自己進了福府，再令人圍上動手。

於是將張九身子一翻，讓他臉孔朝裏，拉過被子窩好了，轉身出房，說道：「任大哥，勞你等候，咱們走吧。」任通武道：「自己弟兄，客氣甚麼？」兩人並肩而行，大搖大擺的走向福康安府。

※※※

只見福府門前站著二十來名衛士，果是戒備不同往日。胡斐跟著任通武走到門口，一名千總低聲喝道：「威震──」任通武接口道：「──四海！」那千總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今兒大伙得多加點勁。」任通武道：「那還會錯麼？」胡斐道：「老總，你說今晚會不會有刺客再進府來？」那千總笑道：「除非他吃了豹子膽，老虎心。」胡斐哈哈一笑，進了大門。

到達中門時，又是一小隊衛士守著。一名千總低喝口令：「威震──」任通武答道：「──絕域！」那千總道：「任通武，這人面生得很，是誰啊？」任通武道：「是右營的張大哥，你沒見過麼？」那千總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部鬍子長得倒是挺威風的。」

兩人折而向左，穿過兩道邊門，到了花園之中。園門口又是一小隊衛士，那口令卻變成了「威震──千秋」。胡斐心想：「倘若我不隨任通武進來，便算過了大門，也不能過二門。即使我探聽到了『威震四海』的口令，也想不到每一道門的口令各有變化。」

進了花園，胡斐已識得路徑，心想夜長夢多，早些下手，也好讓馬春花早一刻安心，又想：「二妹見我這麼久不回去，必已料到我進了福府，定也憂心。」當下加快腳步，向福康安之母的住所走去。任通武很是詫異，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到那裏去？」胡斐道：「上頭派我保護太夫人，說道決計不可令太夫人受到驚嚇。你不知道麼？」任通武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便在此時，前面兩名衛士悄沒聲的巡了過來。左首一人低喝道：「報名！」任通武道：「左營任通武！」胡斐道：「右營張九！」那人「啊」的一聲，手按刀柄，喝道：「甚麼？你是誰？」

胡斐心中一凜，知道此人和張九熟識，事已敗露，湊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我是胡斐！」那人驚得呆了，一時手足無措。胡斐伸指一戳，點中了他的穴道，左手手肘順勢一撞，又打中了另一名衛士的穴道。任通武驚惶失措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幹甚麼？」胡斐冷冷的道：「大丈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我姓胡名斐的便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兩名穴道被點的衛士擲入了花叢。

任通武吸一口氣，刷的一聲，拔出了腰刀。胡斐笑道：「人人都已瞧見，是你引我進府來的。你叫嚷起來，有何好處？還不如乖乖的別作聲。」任通武又驚又怕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。

胡斐道：「你要命的，便跟著我來。」任通武這時六神無主，只得跟在他身後，眼見他一伸手一回肘，便打倒了兩名武功比自己高得多的衛士，若是與他動手，徒然送了性命，只盼他別鬧出甚麼事來，連累了自己。但胡斐既然進得府來，豈有不鬧事之理？任通武這般痴想，也不過在無法之中自行寬慰而已。

胡斐快步到相國夫人的屋外，只見七八名衛士站在門口，若是向前硬闖，未必能迅速過得這一關，心念一動，繞著走到屋側，提聲喝道：「任通武，你幹甚麼？闖到太夫人屋裏來，想造反麼？」這一喝更令任通武摸不著半點頭腦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胡斐喝道：「快停步，你圖謀不軌麼？」眾衛士聽他吆喝，吃了一驚，一齊奔了過來。胡斐伸掌托在任通武的背上，掌力一送，他那龐大的身軀飛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撞在窗格之上，登時木屑紛飛。胡斐叫道：「拿住他，拿住他！快快！」

眾衛士一擁而上，都去捉拿任通武。胡斐大叫：「莫驚嚇了太夫人！這反賊膽子倒是不小。」一面叫嚷，一面衝進房去。只見太夫人雙手各拉著一個孩子，驚問：「甚麼事？」那兩孩子兀在啼哭，叫著：「我要媽媽，我要媽媽。」胡斐道：「有刺客！小人保護太夫人和兩位公子爺出去。」太夫人多見事故，一凜之下，心中起疑，喝道：「你是誰？刺客在那裏？」胡斐不敢多耽，又惱恨她心腸毒辣，下手毒害馬春花，當即搶上一步，反手便是一掌。

這太夫人貴為相國夫人，當今皇帝是她情郎，三個兒子都做尚書，兩個媳婦是金枝玉葉的公主，出世以來，那裏受過這般毆辱？胡斐雖知她心腸之毒，不下於大奸巨惡，但終究念她是個年老婦人，不欲便此傷她性命，這一掌只使了一分力氣。饒是如此，她右頰已高高腫起，滿口鮮血，跌落了兩枚牙齒，驚怒之下，幾乎暈了過去。

胡斐俯身對兩個孩子道：「我帶你們去見媽媽。媽媽想念你們得緊。」兩個孩兒登時笑逐顏開，伸出四條小手臂，要胡斐抱了去見母親。胡斐左臂一長，一臂抱起兩個孩子，便在此時，已有兩名衛士奔進屋來。

胡斐心想，若不借重太夫人，實難脫身，伸右手抓住太夫人衣領，喝道：「太夫人在我掌握之中，你們上來，大家一齊都死！」說著搶步便往外闖。

這時幾名衛士已將任通武擒住，眼睜睜的見胡斐一手抱了兩個孩子，一手拉著太夫人直往外奔。眾衛士投鼠忌器，那敢上前動手？只是連聲唿哨，緊跟在他身後四五步之處，手中刀劍距他背心不過數尺，雖見他無法分手抵禦，但終究不敢遞上前去。胡斐心中也是暗暗叫苦，眼見園中眾衛士四面八方的聚集，自己帶著一老二少，拖拖拉拉，那裏能出府門？敵人縱然心存顧忌，但只要有人大膽上前，自己總不能當真便將太夫人打死。

無法可施之下，只有急步向前。這一來雙方成了僵持之局，眾衛士固然不敢上前動手，胡斐卻也不能脫出險地，時候一長，衛士越集越多，處境便越是危險。一時苦無善策，只有豁出了性命不要，走一步便算一步，但聽得叫嚷傳令之聲，四下呼應。他一手抱著孩子，一手拖著太夫人，行走不快，只是往黑暗處闖去。

便在此時，忽見左首火光一閃，有人大聲叫道：「刺客行刺公主！要燒死公主啦，要燒死公主啦！」胡斐一怔，聽叫嚷之聲正是周鐵鷦。但見濃煙火燄，從左邊的一排屋中沖天而起。那和嘉公主是當今皇帝的親生愛女。若有失閃，福康安府中合府衛士都有重罪。只聽周鐵鷦又叫道：「大家快去救火，莫傷了公主，我來救太夫人。」周鐵鷦在福康安手下素有威信，眾衛士又在驚惶失措之下，聽他叫聲威嚴，自有一股懾人之勢，於是一窩蜂的向公主的住所奔去。

胡斐已知這是他調虎離山之計，好替自己脫困，心下好生感激。只見周鐵鷦疾奔而至，一刀摟頭砍到。胡斐向旁一閃，喝道：「好厲害！」將太夫人向他一推。周鐵鷦扶住太夫人，負在背上。胡斐一手抱了一個孩子。腳下登時快了，只聽周鐵鷦又提氣叫道：「刺客來得不少，各人緊守原地，保護大帥和兩位公主，千萬不可中了刺客的調虎離山之計。」眾衛士一聽「調虎離山」四字，心下均各凜然，不敢再追。

※※※

胡斐疾趨花園後門，翻牆而出，卻只叫得一聲苦，但見東面西面，都是黑壓壓的一片，站滿了衛士。他抱了兩個孩子，越過一大片空地，搶進了一條胡同。眾衛士大呼：「拿刺客，拿刺客！」自後追來。

胡斐奔完胡同，轉到一條橫街，只見前面一輛騾車停在街心。胡斐一躍上車，叫道：「快趕，快趕！重重賞你銀子！」車夫位上並肩坐著兩人。右邊一個身材瘦削的漢子一提韁繩，鞭子拍的一響，騾子拉著車子便跑。

胡斐喘息稍定，只覺奇臭沖鼻，定睛一看，見車上裝滿了糞桶，原來那是挨門沿戶替人倒糞桶的一輛糞車，心想：「怪不得半夜三更的，竟有一輛騾車在這兒？」回頭望時，見眾衛士大聲吶喊，隨後趕來。

他心念一動，提起一隻糞桶，向後擲了過去。這一擲力道極猛，兩名奔在最先的衛士登時給糞桶撞倒，淋漓滿身，一時竟然爬不起來。其餘眾衛士見狀，一齊駐足。這些人都是精選的悍勇武士，刀山槍林嚇他們不倒，但大糞桶當頭擲來，卻是誰也不敢嘗一嘗這般滋味。

那騾子足不停步的向前直跑，但過不多時，後面人聲隱隱，眾衛士又趕了上來。須知福康安是當朝兵部尚書，執掌天下兵馬大權，府中衛士個個均非庸手，給胡斐接連兩晚鬧了個天翻地覆，眾衛士的臉皮往那裏擱去？因此一見糞車跑遠，糞桶已擲投不到，各人踏過滿地糞水，鍥而不捨的繼續追趕。

胡斐心下煩惱：「倘若我便這麼回去，豈不是自行洩露了住處？馬姑娘未脫險境，怎能引鬼上門？但若不回住處，卻又躲到那裏去？」便這麼尋思之際，眾衛士又迫得近了些，只是害怕糞桶，不敢十分逼近，各人均想：「咱們便是這麼遠遠跟著，難道在這北京城中，你還能插翅飛去？」

轉眼之間，騾車馳到一個十字路口，只見街心又停著一輛糞車。胡斐所乘的車子馳著靠近，趕騾子的車夫伸臂向胡斐一招，喝道：「過去！」縱身一躍，坐上了另一輛糞車。胡斐抱著兩個孩子跟著躍過。先前車上的另一個漢子接過韁繩，竟是毫不停留，向西邊岔道上奔了下去。胡斐所乘的騾車卻向東行。

待得眾衛士追到，只見兩輛一模一樣的糞車，一輛向東，一輛向西，卻不知刺客是在那一輛車中。眾人略一商議，當下兵分兩路，分頭追趕。

胡斐聽了那身材瘦削的漢子那一聲呼喝，又見了這一躍的身法，已知是程靈素前來接應，喜道：「二妹，原來是你！」程靈素「哼」的一聲，並不答話。胡斐又問：「馬姑娘怎樣？病勢沒轉吧？」程靈素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胡斐知她生氣了，柔聲道：「二妹，我沒聽你話，原是我的不是，請你原諒這一次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我說過不給她治病，便不治病。難道我說的不是人話麼？」

說話之間，又到了一處岔道，但見街中心仍是停著一輛糞車。這一次程靈素卻不換車，只是唿哨一聲，做個手勢，兩輛糞車分向南北，同時奔行。眾衛士追到時面面相覷，大呼：「邪門！邪門！」只得又分一半人北趕，一半人南追。

北京城中街道有如棋盤，一道道縱通南北，橫貫東西，因此行不到數箭之地，便出現一條岔道，每處十字路口，必有一輛糞車停著。程靈素見眾衛士追得近了，便不換車，以免縱起躍落時給他們發覺，若是相距甚遠，便和胡斐攜同兩孩換一輛車，使騾子力新，奔馳更快。這樣每到一處岔道，眾衛士的人數便減少了一半，到得後來，稀稀落落的只有五六人追在後面。這五六人也已奔得氣喘吁吁，腳步慢了很多。

胡斐又道：「二妹，你這條計策真是再妙不過，倘若不是僱用深夜倒糞的糞車，尋常的大車一輛輛停在街心，給巡夜官兵瞧見了，定會起疑。」程靈素冷笑道：「起疑又怎麼樣？反正你不愛惜自己，便是死在官兵手中，也是活該。」胡斐笑道：「我死是活該，只是累得姑娘傷心，那便過意不去。」程靈素冷笑道：「你不聽我話，自己愛送命，才沒人為你傷心呢。除非是你那個多情多義的袁姑娘……她又怎麼不來助你一臂之力？」胡斐道：「她沒知道我會這樣傻，竟會闖進福大帥府中去。天下只有一位姑娘，才知道我會這般蠻幹胡來，也只有她，才能在緊急關頭救我性命。」

這幾句話說得程靈素心中舒服慰貼無比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當年救你性命的是馬姑娘，所以你這般念念不忘，要報她大恩。」胡斐道：「在我心中，馬姑娘怎能跟我的二妹相比？」

程靈素在黑暗中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求我救治馬姑娘，甚麼好聽的話都會說。待得不求人家了，便又把我的說話當作耳邊風。」胡斐道：「倘若我說的是假話，教我不得好死。」程靈素道：「真便真，假便假，誰要你賭咒發誓了？」她這句話口氣鬆動不少，顯是胸中的氣惱已消了大半。

再過一個十字路口，只見跟在車後的衛士只剩下兩人。胡斐笑道：「二妹，你拉一拉韁，我變個戲法你瞧。」程靈素左手一勒，那騾子倏地停步。在後追趕的兩名衛士奔得幾步，與騾車已相距不遠。胡斐提起一隻空糞桶，猛地擲出，噗的一響，正好套在一名衛士的頭上。另一名衛士吃了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轉身便逃。

程靈素見了這滑稽情狀，忍不住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。便在這一笑之中，滿腔怒火終於化為烏有。

胡斐和她並肩坐在車上，接過韁繩，這時距昨晚居住之處已經不遠，後面也再無衛士追來。兩人再馳一程，便即下車，將車子交給原來的車夫，又加賞了他一兩銀子，命他回去。各人抱了一個小孩，步行而歸，越牆回進居處，當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卻有誰知道這兩人適才正是從福大帥府中大鬧而回？

※※※

馬春花見到兩個孩子，精神大振，緊緊摟住了，眼淚便如珍珠斷線般流下。兩個孩子也是大為高興，直叫「媽媽！」

程靈素瞧著這般情景，眼眶微濕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我不怪你啦。咱們原該把孩子奪來，讓他們母子團聚。」胡斐歉然道：「我沒聽你的吩咐，心中總是抱憾。」程靈素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咱們第一天見面，你便沒聽我吩咐。我叫你不可離我身邊，叫你不可出手，你聽話了麼？」

馬春花見到孩子後，心下一寬，痊可得便快了，再加程靈素細心施針下藥，體內毒氣漸除。只是她問起如何到了這裏，福康安何以不見？胡斐和程靈素卻不明言。兩個孩子年紀尚小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# 第十七章 天下掌門人大會

轉眼過了數日，已是中秋。這日午後，胡斐帶同程靈素、蔡威、姬曉峰三人，逕去福康安府中，赴那天下武林掌門人大會。

胡斐這一次的化裝，與日前虯髯滿腮，又自不同。他剪短了鬍子，又用藥染成黃色，臉皮也塗成了淡黃，倒似生了黃疸病一般，滿身錦衣燦爛，翡翠鼻煙壺、碧玉搬指、泥金大花摺扇，打扮得又豪闊又俗氣，程靈素卻扮成個中年婦人，弓背彎腰，滿臉皺紋，誰又瞧得出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？胡斐對蔡威說是奉了師父之命，不得在掌門人大會中露了真面目。蔡威唯唯而應，也不多問。

到得福康安府大門口，只見衛士盡撤，只有八名知客站在門邊迎賓。胡斐遞上文書。那知客恭而敬之的迎了進去，請他四人在東首一席上坐下。

同席的尚有四人，互相一請問，卻原來是猴拳大聖門的。程靈素見那掌門老者高頂尖嘴，紅腮長臂，確是帶著三分猴兒相，不由得暗暗好笑。

這時廳中賓客已到了一大半，門外尚陸續進來。廳中迎賓的知客都是福康安手下武官，有的竟是三四品的大員，若是出了福府，那一個不是聲威渲赫的高官大將，但在大帥府中，卻不過是請客隨員一般，比之童僕廝養也高不了多少。

※※※

胡斐一瞥之間，只見周鐵鷦和汪鐵鶚並肩走來。兩人喜氣洋洋，服色頂戴都已換過，顯已升了官。周汪二人走過胡斐和程靈素身前，自沒認出他們。

只聽另外兩個武官向周汪二人笑嘻嘻的道：「恭喜周大哥、汪大哥，那晚這場功勞實在不小。」汪鐵鶚高興得咧開了大嘴，笑道：「那也只是碰巧罷啦，算得甚麼本領？」又有一個武官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一位是記名總兵，一位是實授副將，嘿嘿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福大帥手下的紅人，要算你兩位陞官最快了。」周鐵鷦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平大哥取笑了。咱兄弟倆無功受祿，怎比得上平大哥在戰場上掙來的功名？」那武官正色道：「周大哥勇救相國夫人，汪大哥力護公主。萬歲爺親口御封，小弟如何比得？」

但見周汪二人所到之處，眾武官都要恭賀奉承幾句。各家掌門人聽到了，有的好奇心起，問起二人如何立功護主。眾武官便加油添醬、有聲有色的說了起來。胡斐隔得遠了，只隱約聽到個大概：原來那一晚胡斐夜闖福府，勇劫雙童。周鐵鷦老謀深算，不但將一場禍事消弭於無形，反而因為先得訊息，裝腔作勢，從胡斐手中奪回相國夫人，又叫汪鐵鶚搶先去保護公主。那相國夫人是乾隆皇帝的情人，公主是皇帝的愛女，這一場功勞立得輕易之極。

但在皇帝眼中，卻比戰陣中的衝鋒陷陣勝過百倍，因此金殿召見，溫勉有加，將他二人連升數級。相國夫人、和嘉公主、福康安又賞了不少珠寶金銀。一晚之間，周汪二人大紅而特紅。人人都說數百名刺客夜襲福大帥府，若不是周汪二人力戰，相國夫人和公主性命不保。眾衛士為了掩飾自己無能，將刺客的人數越說越多，到似是眾衛士以寡敵眾，捨命抵擋，才保得福康安無恙。結果人人無過有功。福康安雖然失了兩個兒子，大為煩惱，但想起十年前自己落入紅花會手中的危難，這一晚有驚無險，刺客全數殺退，反而大賞衛士。官場慣例原是如此，瞞上不瞞下，皆大歡喜。

胡斐和程靈素對望幾眼，都不禁暗暗好笑。他二人都算饒有智計，但決計想不到周鐵鷦竟會出此一著，平白無端得了一場富貴。胡斐心想：「此人計謀深遠，手段毒辣，將來飛黃騰達，在官場中前程無限。」

※※※

紛擾間，數十席已漸漸坐滿。胡斐暗中一點數，一共是六十二桌，每桌八人，分為兩派，則來與會的共是一百二十四家掌門人，尋思：「天下武功門派，竟是如此繁多，而拒邀不來與會的，恐怕也是不少。」又見有數席只坐著四人，又有數席一人也無，不自禁的想到了袁紫衣：「不知她今日來是不來？」

程靈素見他若有所思，目光中露出溫柔的神色，早猜到他是在想起了袁紫衣，心中微微一酸，忽見他頰邊肌肉一動，臉色大變，雙眼中充滿了怒火，順著他目光瞧去時，只見西首第四席上坐著一個身材魁梧的老者，手中握著兩枚鐵膽，晶光閃亮，滴溜溜地轉動，正是五虎門的掌門人鳳天南。

程靈素忙伸手拉了拉他衣袖。胡斐登時省悟，回過頭來，心道：「你既來此處，終須逃不出我手心。嘿，鳳天南你這惡賊，你道我大鬧大帥府後，決計不敢到這掌門人大會中來，豈知我偏偏來了。」

午時已屆，各席上均已坐齊。胡斐游目四顧，但見大廳正中懸著一個錦幛，釘著八個大金字：「以武會友，群英畢至。」錦幛下並列四席，每席都是只設一張桌，上鋪虎皮，卻尚無人入座，想來是為王公貴人所設。

程靈素道：「她還沒來。」胡斐明知她說的是袁紫衣，卻順口道：「誰沒來？」程靈素不答，只是自言自語：「她既當了九家半總掌門，總不能不來。」

又過片時，只見一位二品頂戴的將軍站起身來，聲若洪鐘的說道：「請四大掌門人入席。」眾衛士一路傳呼出去：「請四大掌門人入席！」「請四大掌門人入席！」「請四大掌門人入席！」

廳中群豪心中均各不解：「這裏與會的，除了隨伴弟子，主方迎賓知客的人員之外，個個都是掌門人，怎地還分甚麼四大四小？」

這時大廳中一片肅靜，只見兩名三品武官引著四個人走進廳來，一直走到錦幛下的虎皮旁，分請四人入座。

※※※

看這四人時，見當先一人是個白眉老僧，手中撐著一根黃楊木的禪杖，面目慈祥，看來沒一百歲，也有九十歲。第二人是個七十來歲的道人，臉上黑黝黝地，雙目似開似閉，形容頗為委瑣。這一僧一道，貌相判若雲泥，老和尚高大威嚴，一望而知是個有道高僧。那道人卻似個尋常施法化緣、畫符騙人的茅山道士，不知何以竟也算是「四大掌門人」之一？

第三人是個精神矍鑠的老者，六十餘歲年紀，雙目炯炯閃光，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，顯是內功深厚。他一進廳來，便含笑抱拳，和這一個那一個點頭招呼，一百多個掌門人中，看來倒有八九十人跟他相識，當真是交遊遍天下。各人不是叫「湯大爺」，便是稱「湯大俠」，只有幾位年歲甚高的武林名宿，才叫他一聲「甘霖兄！」

胡斐心想：「這一位便是號稱『甘霖惠七省』的湯沛湯大俠了。袁姑娘的媽媽便曾蒙他收容過。此人俠名四播，武林中都說他仁義過人，想不到今日也受了福康安的籠絡。」

但見他不即就坐，走到每一席上，與相識之人寒暄幾句，拉手拍肩，透著極是親熱。待走到胡斐這一桌時，一把拉住猴拳大聖門的掌門人，笑道：「老猴兒，你也來啦？嘿嘿，怎麼席上不給預備一盆蟠桃兒？」

那掌門人卻對他甚是恭敬，笑道：「湯大俠，有七八年沒見您老人家啦。一直沒來跟您老人家請安問好，實在該打。您越老越健旺，真是難得。」湯沛伸手在他肩頭一拍，笑道：「你花果山水簾洞的猴子猴孫、猴婆猴女，大小都平安吧？」那掌門人道：「托湯大俠的福，大夥兒都安健。」

湯沛哈哈一笑，向姬曉峰道：「姬老三沒來嗎？」姬曉峰俯身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家嚴沒來。家嚴每日裏記掛湯大俠，常說服了湯大俠賞賜的人參養榮丸後，精神好得多了。」湯沛道：「你是住在雲侍郎府上嗎？明兒我再給你送些來。」姬曉峰哈腰相謝。湯沛向胡斐、程靈素、蔡威三人點點頭，走到別桌去了。

那猴拳大聖門的掌門人道：「湯大俠的外號叫做『甘霖惠七省』，其實呢，豈止是七省而已？那一年俺保的一枝十八萬兩銀子的絲綢鏢在甘涼道上失落了，一家子急得全要跳井，若不是湯大俠挺身而出，又軟又硬，既挨面子，又動刀子，『酒泉三虎』怎肯交還這一枝鏢呢？」跟著便口沫橫飛，說起了當年之事。原來他受了湯沛的大恩，沒齒不忘，一有機會，便要宣揚他的好處。

這湯沛一走進大廳，真便似「大將軍八面威風」，人人的眼光都望著他。那「四大掌門人」的其餘三人登時黯然無光。

第四人作武官打扮，穿著四品頂戴，在這大廳之中，官爵高於他的武官有的是，但他步履沉穩，氣度威嚴，隱然是一派大宗師的身份。只見他約莫五十歲年紀，方面大耳，雙眉飛揚有稜，不聲不響的走到第四席上一坐，如淵之臨，如嶽之峙，凝神守中，對身周的擾攘宛似不聞不見。胡斐心道：「這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。」

他初來掌門人大會之時，滿腔雄心，沒將誰放在眼中，待得一見這四大掌門人，登時大增戒懼，尋思：「湯大俠和那武官任誰一人，我都未必抵敵得過。那和尚和道人排名尚在他二人之上，自然也非庸手。今日我的身份萬萬洩漏不得，別說一百多個掌門人個個都是頂兒尖兒的高手，只消這『僧、道、俠、官』四人齊上，制服我便綽綽有餘。」他懼意一生，當下只是抓著瓜子慢慢嗑著，不敢再東張西望，生怕給福康安手下的衛士們察覺了。

過了好一會，湯沛才和眾人招呼完畢，回到自己座上。卻又有許多後生晚輩，一個個趕著過去跟他磕頭請安。湯沛家資豪富，仗義疏財，隨在他身後的門人弟子帶著大批紅封包，凡是從未見過面的晚輩向他磕一個頭，便給四兩銀子作見面禮。又亂了一陣，方才見禮已罷。

只聽得一位二品武官喝道：「斟酒！」在各席伺候的僕役提壺給各人斟滿了酒。那武官舉起杯來，朗聲說道：「各派掌門的前輩武師，遠道來到京城，福大帥極是歡迎。現下兄弟先敬各位一杯，待會福大帥親自來向各位敬酒。」說著舉杯一飲而盡。眾人也均乾杯。

那武官又道：「今日到來的，全是武林中的英雄豪傑。自古以來，從未有過如此盛事。福大帥最高興的，是居然請到了四大掌門人一齊光臨，現下給各位引見。」

他指著第一席的白眉老僧道：「這位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大智禪師。千餘年來，少林派一直是天下武學之源。今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，自當推大智禪師坐個首席。」群豪一齊鼓掌。少林派分支龐大，此日與會的各門派中，幾有三分之一是源出少林，眾人見那武官尊崇少林寺的高僧，盡皆喜歡。

那武官指著第二席的道人說道：「除了少林派，自該推武當為尊了。這一位是武當山太和宮觀主無青子道長。」武當派威名甚盛，為內家拳劍之祖。群豪見這道人委靡不振，形貌庸俗，都是暗暗奇怪。有些見聞廣博的名宿更想：「自從十年前武當派掌門人馬鈺逝世，武當高手火手判官張召重又死在回疆，沒聽說武當派立了誰做掌門人啊。這太和宮觀主無青子的名頭，可沒聽見過。」

第三位湯沛湯大俠的名頭人人皆知，用不著他來介紹，但那武官還是說道：「這位甘霖惠七省湯大俠，是『三才劍』的掌門人。湯大俠俠名震動天下，仁義蓋世，無人不知，不用小弟多饒舌了。」他說了這幾句話，眾人齊聲起哄，都給湯沛捧場。這情景比之引見無青子時固是大大不同，便是少林寺方丈大智禪師，也是有所不及。

胡斐聽得鄰桌上的一個老者說道：「武林之中，有的是門派抬高了人，有的是人抬高了門派。那位青甚麼道長，只因是武當山太和宮的觀主，便算是天下四大掌門人之一，我看未必便有甚麼真才實學吧？至於『三才劍』一門呢，若不是出了湯大俠這樣一位百世難逢的人物，在武林中又能佔到甚麼席位呢？」一個壯漢接口道：「師叔說得是。」胡斐聽了也暗暗點頭。

眾人亂了一陣，目光都移到了那端坐第四席的武官身上。唱名引見的那武官說道：「這一位是我們滿洲的英雄。這位海蘭弼海大人，是鑲黃旗驍騎營的佐領，遼東黑龍門的掌門人。」海蘭弼的官職比他低，當那二品武官說這番話時，他避席肅立，狀甚恭謹。

胡斐鄰桌那老者又和同桌的人竊竊私議起來：「這一位哪，卻是官職抬高門派了。遼東黑龍門，嘿嘿，在武林中名不見經傳，算那一會子的四大掌門？只不過四大掌門人倘若個個都是漢人，沒安插一個滿洲人，福大帥的臉上須不好看。這一位海大人最多只是有幾百斤蠻力，怎能和中原各大門派的名家高手較量？」那壯漢又道：「師叔說得是。」這一次胡斐心中卻頗不以為然，暗想：「你莫小覷了這一位滿洲好漢，此人英華內斂，穩凝端重，比你這糟老頭兒只怕強得多呢。」

那四大掌門人逐一站起來向群豪敬酒，各自說了幾句謙遜的話。大智禪師氣度雍然，確有領袖群倫之風。湯沛妙語如珠，只說了七八句話，卻引起三次哄堂大笑。無青子和海蘭弼都不善辭令。無青子一口湖北鄉下土話，尖聲尖氣，倒有一大半人不懂他說些甚麼。胡斐暗自奇怪：「這位道長說話中氣不足，怎能為武當派這等大派的掌門，多半他武藝雖低，輩份卻高，又有人望，為門下眾弟子所推重。」

※※※

當下廚役送菜上來，福大帥府宴客，端的是非比尋常，單是那一罈罈二十年的狀元紅陳紹，便是極難嘗到的美酒。胡斐酒到杯乾，一口氣喝了二十餘杯。程靈素見他酒興甚豪，只是抿嘴微笑，偶爾回頭，便望鳳天南一眼，生怕他走得沒了影蹤。

吃了七八道菜，忽聽得眾侍衛高聲傳呼：「福大帥到！」猛聽得呼呼數聲，大廳上眾武官一齊離席肅立，霎時之間，人人都似變成了一尊尊石像，一動也不動了。各門派的掌門人都是武林豪客，沒見過這等軍紀肅穆的神態，都不由得吃了一驚，三三兩兩的站起身來。

只聽得靴聲橐橐，幾個人走進廳來。眾武官齊聲喝道：「參見大帥！」一齊俯身，半膝跪了下去。福康安將手一擺，說道：「罷了！請起！」眾武官道：「謝大帥！」啪啪數聲，各自站起。

胡斐心道：「福康安治軍嚴整，大非平庸之輩。無怪他數次出征，每一次都打勝仗。」只見他滿臉春風，神色甚喜，又想：「這人全無心肝，兩個兒子給人搶了去，竟是漫不在乎。」

福康安命人斟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各位武師來京，本部給各位接風，乾杯！」說著舉杯而盡。群豪一齊乾杯。

這一次胡斐只將酒杯在唇邊碰了一碰，並不飲酒。他心中惱恨福康安心腸毒辣，明知母親對馬春花下毒，卻不相救，因此不願跟他乾杯。

福康安說道：「咱們這個天下掌門人大會，萬歲爺也知道了。剛才皇上召見，賜了二十四隻杯子，命本部轉賜給二十四位掌門人。」他手一揮，眾人捧上三隻錦盒，在桌上鋪了錦緞，從盒中取出杯來。

只見第一隻盒中盛的是八隻玉杯，第二隻盒中是八隻金盃，第三隻盒中取出的是八隻銀杯，分成三列放在桌上。玉氣晶瑩，金色燦爛，銀光輝煌。杯上凹凹凸凸的刻滿了花紋，遠遠瞧去，只覺甚是考究精細，大內高手匠人的手藝，果是不同。

福康安道：「這玉杯上刻的是蟠龍之形，叫做玉龍杯，最是珍貴。金盃上刻的是飛鳳之形，叫作金鳳杯。銀杯上刻的是躍鯉之形，叫作銀鯉杯。」

眾人望著二十四隻御杯，均想：「這裏與會的掌門人共有一百餘人，御杯卻只有二十四隻，卻賜給誰好？難道是拈鬮抽籤不成？再說，那玉龍杯自比銀鯉貴重得多，卻又是誰得玉的，誰得銀的？」

只見福康安取過四隻玉杯，親手送到四大掌門人的席上，每人一隻，說道：「四位掌門是武林首領，每人領玉龍杯一隻。」大智禪師等一齊躬身道謝。

福康安又道：「這裏尚餘下二十隻御杯，本部想請諸位各獻絕藝，武功最強的四位分得四隻玉杯，可與少林、武當、三才劍、黑龍門四門合稱『玉龍八門』，是天下第一等的大門派。其次八位掌門人分得八隻金盃，那是『金鳳八門』。再其次八位分得八隻銀杯，那是『銀鯉八門』。從此各門各派分了等級次第，武林中便可少了許多紛爭。至於大智禪師、無青子道長、湯大俠、海佐領四位，則是品定武功高下的公證，各位可有異議沒有？」

許多有見識的掌門人均想：「這那裏是少了許多紛爭？各門各派一分等級次第，武林中立時便惹出無窮的禍患。這二十四隻御杯勢必你爭我奪。天下武人從此爭名以鬥，自相殘殺，刀光血影，再也沒有寧日了。」

可是福大帥既如此說，又有誰敢異議？早有人隨聲附和，紛紛喝采。

福康安又道：「得了這二十四隻御杯的，自然要好好的看管著。若是給別門別派搶了去、偷了去，那玉龍八門、金鳳八門、銀鯉八門，跟今日會中所定，卻又不同了哇！」這番話說得又明白了一層，卻仍有不少武人附和鬨笑。

胡斐聽了福康安的一番說話，又想起袁紫衣日前所述他召開這天下掌門人大會的用意，心道：「初時我還道他只是延攬天下英雄豪傑，收為己用，那知他的用意更要毒辣得多。他是存心挑起武林中各門派的紛爭，要天下武學之士，只為了一點兒虛名，便自相殘殺，再也沒餘力來反抗滿清。」正想到這裏，只見程靈素伸出食指，沾了一點茶水，在桌上寫了個「二」，又寫了個「桃」字，寫後隨即用手指抹去。

胡斐點了點頭，這「二桃殺三士」的故事，他是曾聽人說過的，心道：「古時晏嬰使『二桃殺三士』的奇計，只用兩枚桃子，便使三個桀驁不馴的勇士自殺而死。今日福康安要學矮子晏嬰。只不過他氣魄大得多，要以二十四隻杯子，害盡了天下武人。」他環顧四周，只見少壯的武人大都興高采烈，急欲一顯身手，但也有少數中年和老年的掌門人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，顯是也想到了爭杯之事，後患大是不小。

但見大廳上各人紛紛議論，一時聲音極是嘈雜，只聽鄰桌有人說道：「王老爺子，你神拳門的武功出類拔萃，天下少有人敵，定可奪得一隻玉龍杯了。」那人謙道：「玉龍杯是不敢想的，倘若能捧得一隻金鳳杯回家，也可以向孩子們交差啦！」又有人低聲冷笑說道：「就怕連銀鯉杯也沾不到一點邊兒，那可就丟人啦。」那姓王的老者怒目而視，說風涼話的人卻泰然自若，不予理會。一時之間，數百人交頭接耳，談的都是那二十四隻御杯。

忽聽得福康安身旁隨從擊了三下掌，說道：「各位請靜一靜，福大帥尚有話說。」大廳上嘈雜之聲，漸漸止歇，只因群豪素來不受約束，不似軍伍之中令出即從，隔了好一陣，方才寂靜無聲。

福康安道：「各位再喝幾杯，待會酒醉飯飽，各獻絕藝。至於比試武藝的方法，大家聽安提督說一說。」

站在他身旁的安提督腰粗膀寬，貌相威武，說道：「請各位寬量多用酒飯，筵席過後，兄弟再向各位解說。請，請，兄弟敬各位一杯。」說著在大杯中斟了一滿杯，一飲而盡。

與會的群雄本來大都豪於酒量，但這時想到飯後便有一場劇鬥，人人都不敢多喝，除了一些決意不出手奪盃的高手耆宿之外，都是舉杯沾唇，作個意思，便放下了酒杯。

酒筵豐盛無比，可是人人心有掛懷，誰也沒心緒來細嘗滿桌山珍海味，只是想到待會便要動手，飯卻非吃飽不可，因此一干武師，十之八九都是酒不醉而飯飽。

待得筵席撤去，安提督擊掌三下。府中僕役在大廳正中並排放了八張太師椅，東廳和西廳也各擺八張。大廳的八張太師椅上鋪了金絲繡的紅色緞墊，東廳上鋪了綠色緞墊，西廳上鋪了白色緞墊。三名衛士捧了玉龍杯、金鳳杯、銀鯉杯，分別放在大廳、東廳和西廳的三張茶几上。

安提督見安排已畢，朗聲說道：「咱們今日以武會友，講究點到為止，誰跟誰都沒冤仇，最好是別傷人流血。不過動手過招的當中，刀槍沒眼，也保不定有甚麼失手。福大帥吩咐了，那一位受輕傷的，送五十兩湯藥費，重傷的送三百兩，不幸喪命的，福大帥恩典，撫恤家屬紋銀一千兩。在會上失手傷人的，不負罪責。」眾人一聽，心下都是一涼：「這不是明著讓咱們拚命麼？」

安提督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現下比武開始，請四大掌門人入座。」

四名衛士走到大智禪師、無青子、湯沛、海蘭弼跟前，引著四人在大廳的太師椅上居中坐下。八張椅上坐了四人，每一邊都還空出兩個座位。

安提督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現下請天下各家各派的掌門高手，在福大帥面前各顯絕藝。那一位自忖有能耐領得銀鯉杯的，請到西廳就坐；能領得金鳳杯的，請到東廳就坐。若是自信確能藝壓當場，可和四大掌門人並列的，請到大廳正中就坐。二十位掌門人入坐之後，餘下的掌門人那一位不服，可向就座的挑戰，敗者告退，勝者就位，直到無人出來挑戰為止。各位看這法兒合適麼？」

眾人心想：「這不是擺下了二十座擂台嗎？」雖覺大混戰之下死傷必多，但力強者勝，倒也公平合理。許多武師便大聲說好，無人異議。

這時福康安坐在左上首一張大中。兩邊分站著十六名高手衛士，周鐵鷦和王劍英都在其內，嚴密衛護，生怕眾武師龍蛇混雜，其中隱藏了刺客。

程靈素伸手肘在胡斐臂上輕輕一敲，嘴角向上一努，胡斐順著她眼光向上看去，只見屋角一排排的站滿了衛士，都是手握兵刃。看來今日福康安府中戒備之嚴，只怕還勝過了皇宮內院，府第周圍，自也是佈滿了精兵銳士。胡斐心想：「今日能找到鳳天南那惡賊的蹤跡，心願已了，無論如何不可洩漏了形跡，否則只怕性命難保。待會若能替華拳門奪到一隻銀鯉杯，也算是對得起這位姬兄了。只是我越遲出手越好，免得多引人注目。」

那知他心中這麼打算，旁人竟也都是這個主意。只不過胡斐怕的是被人識破喬裝，其餘武師卻均盼旁人鬥了個筋疲力盡，自己最後出手，坐收漁人之利，是以安提督連說幾遍：「請各位就座！」那二十張空椅始終空蕩蕩地，竟無一個武師出來坐入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」。凡是文人，從無一個自以為文章學問天下第一，但學武之士，除了修養特深的高手之外，決計不肯甘居人後。何況此日與會之人都是一派之長，平素均是自尊自大慣了的，就說自己名心淡泊，不喜和人爭競，但所執掌的這門派的威望卻決不能墮了。只要這晚在會中失手，本門中成千成百的弟子今後在江湖上都要抬不起頭來，自己回到本門之中，又怎有面目見人？只怕這掌門人也當不下去了。當真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意：「我若不出手，將來尚可推托交代。若是出手，非奪得玉龍杯不可。要一隻金鳳杯、銀鯉杯，又有何用？」因此眾武師的眼光，個個都注視著大廳上那四張空著的太師椅，至於東廳和西廳的金鳳杯和銀鯉杯，竟是誰都不在意下。

僵持了片刻，安提督乾笑道：「各位竟都這麼謙虛？還是想讓別個兒累垮了，再來撿個現成便宜？那可不合武學大師的身份啊。」這幾句話似是說笑，其實卻是道破了各人心事，以言相激。

※※※

果然他這句話剛說完，人叢中同時走出兩個人來，在兩張椅中一坐。一個大漢身如鐵塔，一言不發，卻把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坐得格格直響。另一個中等身材，頦下長著一部黃鬍子，笑道：「老兄，咱哥兒倆都是拋磚引玉。衝著眼前這許多老師父、大高手，咱哥兒難道還能把兩隻玉龍杯捧回家去嗎？你可別把椅子坐爛了，須得留給旁人來坐呢。」那黑大漢「嘿」的一聲，臉色難看，顯然對他的玩笑頗不以為然。

一個穿著四品頂戴的武官走上前來，指著那大漢朗聲道：「這位是『二郎拳』的掌門人黃希節黃老師。」指著黃鬍子道：「這位是『燕青拳』的掌門人歐陽公政歐陽老師。」

胡斐聽得鄰桌那老者低聲道：「好哇，連『千里獨行俠』歐陽公政，居然也想取玉龍杯。」胡斐心中微微一震，原來那歐陽公政自己安上個外號叫作「千里獨行俠」，其實是個獨腳大盜，空有俠盜之名，並無其實，在武林中名頭雖響，聲譽卻是極為不佳，胡斐也曾聽到過他的名字。

這兩人一坐上，跟著一個道人上去，那是「崑崙刀」的掌門人西靈道人。只見他臉含微笑，身上不帶兵刃，似乎成竹在胸，極有把握，眾人都有些奇怪：「這道士是『崑崙刀』的掌門人，怎地不帶單刀？」

廳上各人正眼睜睜的望著那餘下的一張空椅，不知還有誰挺身而出。安提督說道：「還有一隻玉杯，沒誰要了麼？」

只聽得人叢中一人叫道：「好吧！留下給我酒鬼裝酒喝！」一個身材高瘦的漢子踉踉蹌蹌而出，一手拿酒壺，一手拿酒杯，走到廳心，暈頭轉向的繞了兩個圈子，突然倒轉身子，向後一跌，摔入了那只空椅之中。這一下身法輕靈，顯是很高明的武功。大廳中不乏識貨之人，早有人叫了起來：「好一招『張果老倒騎驢，摔在高橋上』！」原來這人是「醉八仙」的掌門人千杯居士文醉翁，但見他衣衫襤褸，滿臉酒氣，一副令人莫測高深的模樣。

安提督道：「四位老師膽識過人，可敬可佩。還有那一位老師，自信武功勝得過這四位中任何一位的，便請出來挑戰。若是無人挑戰，那麼二郎拳、燕青拳、崑崙刀、醉八仙四門，便得歸於『玉龍八門』之列了。」

只見東首一人搶步而上，說道：「小人周隆，願意會一會『千里獨行俠』歐陽老師。」這人滿臉肌肉虯起，身材矮壯，便如一隻牯牛相似。

胡斐對一干武林人物都不相識，全仗旁聽鄰座的老者對人解說。好在那老者頗以見多識廣自喜，凡是知道的，無不搶先而說。只聽他道：「這位周老師是『金剛拳』的掌門人，又是山西大同府興隆鏢局的總鏢頭。聽說歐陽公政劫過他的鏢，他二人很有過節。我看這位周老師下場子，其意倒不一定是在玉龍杯。」

胡斐心想：「武林中恩恩怨怨，牽纏糾葛，就像我自己，這一趟全是為鳳天南那惡賊而來。各門各派之間，只怕累世成仇已達數百年的也有不少。難道都想在今日會中了斷麼？」想到這裏，情不自禁的望了鳳天南一眼，只見他不住手的轉動兩枚鐵膽，卻不發出半點聲息，神色甚是寧定。胡斐在福康安府中鬧了兩晚，九城大索，鳳天南料想他早已逃出北京，高飛遠走，那想得到他英雄俠膽，竟又會混進這龍潭虎穴的掌門人大會中來？

周隆這麼一挑戰，歐陽公政笑嘻嘻的走下座位，笑道：「周總鏢頭，近來發財？生意興隆？」

周隆年前所保的八萬兩銀子一枝鏢給他劫了，始終追不回來，賠得傾家蕩產，數十年的積蓄一旦而盡，如何不恨得牙癢癢的？當下更不打話，一招「雙劈雙撞」直擊出去。歐陽公政還了一招燕青拳中的「脫靴轉身」，兩人登時激鬥起來。周隆勝在力大招沉，下盤穩固，歐陽公政卻以拳招靈動、身法輕捷見長。周隆一身橫練功夫，對敵人來招竟不大閃避，肩頭胸口接連中了三拳，竟是哼也沒哼一聲，突然間呼的一拳打出，卻是「金剛拳」中的「迎風打」。歐陽公政一笑閃開，飛腳踹出，踢在他的腿上。周隆「搶背大三拍」就地翻滾，摔了一交，卻又站起。

兩人拆到四五十招，周隆身上已中了十餘下拳腳，冷不防鼻上又中了一拳，登時鼻血長流，衣襟上全是鮮血。歐陽公政笑道：「周老師，我只不過搶了你鏢銀，又沒搶你老婆，說不上殺父之仇、奪妻之恨。這就算了吧！」周隆一言不發，撲上發招。歐陽公政仗著輕功了得，側身避開，口中不斷說輕薄言語，意圖激怒對方。

酣戰中周隆小腹上又被賜中了一腳，他左手按腹，滿臉痛苦之色，突然之間，右手「金鉤掛玉」，搶進一步，一招「沒遮攔」，結結實實的捶中在敵人胸口。但聽得喀喇一響，歐陽公政斷了幾根肋骨，搖搖幌幌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。

他知周隆恨己入骨，一招得勝，跟著便再下毒手，這時自己已無力抵禦，當下強忍疼痛，閃身退下，苦笑道：「是你勝了……」周隆待要追擊，湯沛說道：「周老師，勝負已分，不能再動手了。你請坐吧。」周隆聽得是湯沛出言，不敢違逆，抱拳道：「小人不敢爭這玉龍杯！」抽身歸座。

眾武師大都瞧不起歐陽公政的為人，見周隆苦戰獲勝，紛紛過來慰問。歐陽公政滿臉慚色，卻不敢離座出府，他自知冤家太多，這時身受重傷，只要一出福大帥府，立時便有人跟出來下手，周隆第一個便要出來，只得取出傷藥和酒吞服，強忍疼痛，坐著不動，對旁人的冷嘲熱諷，只作不聞。

胡斐心道：「這周隆看似戇直，其實甚是聰明，憑他的功夫，那玉龍杯是決計奪不到的，一戰得勝，全名而退。『金剛拳』雖不能列名為『玉龍八門』，但在江湖上卻誰也不能小看了。」

只聽湯沛說道：「周老師既然志不在杯，有那一位老師上來坐這椅子？」

※※※

這一隻空椅是不戰而得，倒是省了一番力氣，早有人瞧出便宜，兩條漢子分從左右搶了過去。眼看兩人和太師椅相距的遠近都是一般，誰的腳下快一步，誰便可以搶到。那知兩人來勢都急，奔到前，雙肩一撞，各自退了兩步。便在此時，呼的一聲，一人從人叢中竄了出來，雙臂一振，如大鳥般飛起，輕輕巧巧的落在椅中。他後發而先至，竟搶在那兩條漢子的前面，這一份輕功可實在耍得漂亮。人叢中轟雷價喝了聲采。

那互相碰撞的兩個漢子見有人搶先坐入椅中，向他一看，齊聲叫道：「啊，是你！」不約而同地向他攻了過去。那人坐在椅中，卻不起身，左足砰的一下踢出，將左邊那漢子踢了個觔斗，右手一長，扭住右邊漢子的後領，一轉一甩，將他摔了一交。他身不離，隨手打倒兩人。眾人都是一驚：「這人武功恁地了得！」

安提督不識此人，走上兩步，問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是何門何派的掌門人？」

那人尚未回答，地下摔倒的兩個漢子已爬起身來，一個哇哇大叫，一個破口亂罵，掄拳又向他打去。從二人大叫大嚷的言語中聽來，似乎這人一路上侮弄戲耍，二人早已很吃了他的苦頭。那人借力引力，左掌在左邊漢子的背心上一推，右足彎轉，啪的一聲，在右邊漢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腳。兩人身不由主的向前一衝。幸好兩人變勢也快，不等相互撞頭，四隻手已伸手扭住，只是去勢急了，終於站不住腳，一齊摔倒。

左邊那漢子叫道：「齊老二，咱們自己的帳日後再算，今日並肩子上，先料理了這廝再說。」右邊的漢子道：「不錯！」一躍而起，便從腰間抽出了一柄匕首。

胡斐聽得鄰座那老者自言自語：「『鴨形門』的翻江鳧一死，傳下的兩個弟子實在太不成器。」嘆息了一聲，不再往下解釋。

胡斐見兩個漢子身法甚是古怪，好奇心起，走過去拱一拱手，說道：「請問前輩，這兩位是『鴨形門』的麼？」那老者笑了笑，道：「閣下面生得緊啊。請教尊姓大名？」胡斐還未回答，蔡威已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給兩位引見。這是敝門新任掌門人程靈胡程老師，這位是『先天拳』掌門人郭玉堂郭老師。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。」

郭玉堂識得蔡威，知道華拳門人才輩出，是北方拳家的一大門派，不由得對胡斐肅然起敬，忙起立讓座，說道：「程老師，我這席上只有四人，要不要到這邊坐？」胡斐道：「甚好！」向大聖門的猴形老兒告了罪，和程靈素、姬曉峰、蔡威三人將杯筷挪到郭玉堂席上，坐了下來。「先天拳」一派來歷甚古，創於唐代，但歷代拳師傳技時各自留招，千餘年來又沒出甚麼出類拔萃的英傑，因之到得清代，已趨式微。郭玉堂自知武功不足以與別派的名家高手爭勝，也沒起爭奪御杯之意，心安理得的坐在一旁，飲酒觀鬥，這時聽胡斐問起，說道：「『鴨形拳』的模樣很不中瞧，但馬步低，下盤穩，水面上的功夫尤其了得。當年翻江鳧在世之日，河套一帶是由他稱霸了。翻江鳧一死，傳下了兩個弟子，這拿匕首的叫做齊伯濤，那拿破甲錐的叫做陳高波。兩人爭做掌門人已爭了十年，誰也不服誰。這次福大帥請各家各派的掌門人赴會，嘿，好傢伙，師兄弟倆老了臉皮，可一起來啦！」

只見齊伯濤和陳高波各持一柄短兵刃，左右分進，坐在椅中那人卻仍不站起，罵道：「沒出息的東西，我在蘭州跟你們怎麼說了？叫你們別上北京，卻偏偏要來。」這人頭尖臉小，拿著一根小小旱煙管，呼嚕呼嚕的吸著，留著兩撇黃黃的鼠鬚，約莫五十來歲年紀。

安提督連問他姓名門派，他卻始終不理。胡斐見他手腳甚長，隨隨便便的東劈一掌，西踢一腿，便將齊陳二人的招數化解了去，武功似乎並不甚高，但招數卻極怪異，問郭玉堂道：「郭老師，這位前輩是誰啊？」郭玉堂皺眉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他可也不認識，不由得臉上有些訕訕的，旁人以武功見負自慚，他卻以識不出旁人的來歷為羞。

只聽那吸旱煙的老者罵道：「下流胚子，若不是瞧在我那過世的兄弟翻江鳧臉上，我才不理你們的事呢。翻江鳧一世英雄，收的徒弟卻貪圖功名利祿，來趕這趟混水。你們到底回不回去？」陳高波挺錐直戳，喝道：「我師父幾時有你這個臭朋友了？我在師父門下七八年，從來沒見過你這糟老頭子！」那老者罵道：「翻江鳧是我小時玩泥沙、捉蟲蟻的朋友，你這娃娃知道甚麼？」突然左手一伸，啪的一下，打了他一個耳括子。這時齊伯濤已攻到他的右側，那老者抬腿一踹，正好踹中他的面門，喝道：「你師父死了，我來代他教訓。」

大廳上群雄見三人鬥得滑稽，無不失笑。但齊伯濤和陳高波當真是大渾人兩個，誰都早瞧出來他們決不是老者的對手，二人卻還是苦苦糾纏。那老者說道：「福大帥叫你們來，難道當真是安著好心麼？他是要挑得你們自相殘殺，為了幾隻喝酒嫌小、裝尿不夠的杯子，大家拚個你死我活！」這句話明著是教訓齊陳二人，但聲音響朗，大廳上人人都聽見了。

胡斐暗暗點頭，心想：「這位前輩倒是頗有見識，也虧得他有這副膽子，說出這幾句話來。」

果然安提督聽了他這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在這裏胡說八道的搗亂？」總算他還礙著群雄的面子，當他是邀來的賓客，否則早就一巴掌打過去了。

那老者咧嘴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自管教我的兩個後輩，又礙著你甚麼了？」旱煙管伸出，叮叮兩響，將齊陳手中的匕首和破甲錐打落，將旱煙管往腰帶中一插，右手扭住齊伯濤的左耳，左手扭住陳高波的右耳，揚長而出。說也奇怪，兩人竟是服服貼貼的一聲不作，只是歪嘴閉眼，忍著疼痛，神情極是可笑。原來那老者兩隻手大拇指和食指扭住耳朵，另外三指卻分扣兩人腦後的「強間」「風府」兩穴，令他們手足俱軟，反抗不得。

胡斐心道：「這位前輩見事明白，武功高強，他日江湖上相逢，倒可和他相交。齊陳二人若能得他調教，將來也不會如此沒出息了。」

安提督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，到大帥府來胡鬧，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……」忽然波的一聲，人叢中飛出一個肉丸，正好送在他的嘴裏。安提督一驚之下，骨碌一下，吞入了肚中，登時目瞪口呆，說不出話來，雖然牙齒間沾到一些肉味，卻不清楚到底吞了甚麼怪東西下肚，又不知這物事之中是否有毒，自是更不知這肉丸是何人所擲了。這一下誰也沒瞧明白，只見他張大了口，滿臉驚惶之色，一句話沒罵完，卻沒再罵下去。

湯沛向著安提督的背心，沒見到他口吞肉丸，說道：「江湖上山林隱逸之士，所在多有，原也不足為奇。這位前輩很清高，不願跟咱們俗人為伍，那也罷了。這裏有一張椅子空著，卻有那一位老師上來坐一坐？」

※※※

人叢中一人叫道：「我來！」眾人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，過了好一會，才見人叢中擠出一個矮子來。只見這人不過三尺六七寸高，滿臉虯髯，模樣甚是兇橫。有些年輕武師見他矮得古怪，不禁笑出聲來。那矮子回過頭來，怒目而視，眼光炯炯，自有一股威嚴，眾人竟自不敢笑了。

那矮子走到二郎拳掌門人黃希節身前，向著他從頭至腳的打量。黃希節坐在椅上，猶似一座鐵塔，比那矮子站著還高出半個頭。那矮子對他自上看到下，又自下看到上，卻不說話。黃希節道：「看甚麼？要跟我較量一下麼！」那矮子哼了一聲，繞到椅子背後，又去打量他的後腦。黃希節恐他在身後突施暗算，跟著轉過頭去，那矮子卻又繞到他正面，仍是側了頭，瞪眼而視。那四品武官說道：「這位老師是陝西地堂拳掌門人，宗雄宗老師！」

黃希節給他瞧得發毛，霍地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宗老師，在下領教領教你的地堂拳絕招。」那知宗雄雙足一登，坐進了他身旁空著的椅中。黃希節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不願跟我過招，那也好！」坐回原座。宗雄卻又縱身離座，走到他跟前，將一顆冬瓜般的腦袋，轉到左邊，又轉到右邊，只是瞧他。

黃希節怒喝道：「你瞧甚麼？」宗雄道：「適才飲酒之時，你幹麼瞧了我一眼，又笑了起來？你笑我身材矮小，是不是？」黃希節笑道：「你身材矮小，跟我有甚麼相干？」宗雄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還討我便宜！」黃希節奇道：「咦，我怎地討你便宜了？」宗雄道：「你說我身材矮小，跟你有甚麼相干？嘿嘿，我生得矮，那只跟我老子相干，你不是來混充我老子嗎？」此言一出，大廳中登時哄堂大笑。

福康安正喝了一口茶，忍不住噴了出來。程靈素伏在桌上，笑得揉著肚子。胡斐卻怕大笑之下，黏著的鬍子落了下來，只得強自忍住。

黃希節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我兒子比宗老師的模樣兒俊得多了。」宗雄一言不發，呼的一拳便往他小肚上擊去。黃希節早有提防，他身材雖大，行動卻甚是敏捷，一躍而起，跳在一旁。只聽喀喇一響，宗雄一拳已將一張紫檀木的椅子打得碎裂。這一拳打出，大廳上笑聲立止，眾人見他雖然模樣醜陋，言語可笑，但神力驚人，倒是不可小覷了。

宗雄一拳不中，身子後仰，反腳便向黃希節踢去。黃希節左腳縮起，「英雄獨立」，跟著還了一招「打八式跺子腳」。宗雄就地滾倒，使了地堂拳出來，手足齊施，專攻對方的下三路。黃希節連使「掃堂腿」、「退步跨虎勢」、「跳箭步」數招，攻守兼備。但他的「二郎拳」的長處是在拳掌而非腿法，若與常人搏擊，給他使出「二郎擔山掌」、「蓋馬三拳」等絕招來，憑著他拳快力沉，原是不易抵擋，而他所練腿法，也是窩心腿，撩陰腿等用以踢人上盤中盤，這時遇到宗雄在地下滾來滾去，生平所練的功夫盡數變了無用武之地，不但拳頭打人不著，踢腿也無用武處，只是跳躍而避。過不多時，膝彎裏已被宗雄接連踢中數腿，又痛又酸之際，宗雄雙腿一絞，黃希節站立不住，摔倒在地。

宗雄縱身撲上，那知黃希節身子跌倒，反而有施展餘地，一拳擊出，正中對方肩頭，將宗雄擊出丈餘。宗雄一個打滾，又攻了回來。黃希節跪在地下，瞧準來勢，左掌右拳，同時擊出，宗雄斜身滾開。兩人著地而鬥，只聽得砰砰之聲不絕，身上各自不斷中招。但兩人都是皮粗肉厚之輩，很挨得起打擊，你打我一拳，我還你一腳，一時竟分不出勝負，這般搏擊，宗雄已佔不到便宜，驀地裏黃希節賣個破綻，讓宗雄滾過身來，拚著胸口重重挨上一拳，雙手齊出，抓住他的脖子，一翻身，將他壓在身下，雙手使力收緊。宗雄伸拳猛擊黃希節脅下，但黃希節好容易抓住敵人要害，如何肯放？宗雄透不過氣來，滿臉脹成紫醬，擊出去的拳頭也漸漸無力了。

群雄見二人蠻打爛拚，宛如市井之徒打架一般，那還有絲毫掌門人的身份，都是搖頭竊笑。

眼見宗雄漸漸不支，人叢中忽然跳出一個漢子，擂拳往黃希節背上擊去。安提督喝道：「退下，不得兩個打一個。」但那人拳頭已打到了黃希節背心。黃希節吃痛，手一鬆，宗雄翻身跳起，人叢中又有一人跳出，長臂掄拳，沒頭沒腦的向那漢子打去。原來這兩人一個是宗雄的大弟子，一個是黃希節的兒子，各自出來助拳，大廳上登時變成兩對兒相毆。

旁觀眾人吶喊助威，拍手叫好。一場武林中掌門人的比武較藝，竟變成了耍把戲一般，莊嚴之意，蕩然無存。

宗雄吃了一次虧，不敢再僥倖求勝，當下嚴守門戶，和黃希節鬥了個旗鼓相當。黃希節的兒子臨敵經驗不足，接連給對方踢了幾個觔斗。他一怒之下，從靴筒中拔出一柄短刀，便向敵人剁去。宗雄的弟子吃了一驚，他身上沒攜兵刃，搶過湯沛身旁那張空著的太師椅，舞動招架。

這場比武越來越不成模樣。安提督喝道：「這成甚麼樣子？四個人通統給我退下。」但宗雄等四人打得興起，全沒聽見他的說話。

海蘭弼站起身來，道：「提督大人的話，你們沒聽見麼？」黃希節的兒子一刀向對手剁去，卻剁了個空。海蘭弼一伸手，抓住他的胸口，順手向外擲出，跟著回手抓住宗雄的弟子，也擲到了天井之中。眾人一呆之下，但見海蘭弼一手一個，又已抓住宗雄和黃希節，同時擲了出去。四人跌成一團，頭暈腦脹之下，亂扭亂打，直到幾名衛士奔過去拆開，方才罷手，但人人均已目腫鼻青，兀自互相叫罵不休。

海蘭弼這一顯身手，旁觀群雄無不惕然心驚，均想：「這人身列四大掌門，果然有極高的武功，這麼隨手一抓一擲，就將宗黃二人如稻草般拋了出去。」要知宗雄和黃希節雖然鬥得狼狽，但兩人確有真實本領，在江湖上也都頗有聲望，實非等閒之輩。

海蘭弼擲出四人後，回歸座位。湯沛讚道：「海大人好身手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海蘭弼笑道：「可叫湯大俠見笑了，這幾個傢伙可實在鬧得太不成話。」

這時侍僕搬開破椅，換了一張太師椅上來。「崑崙刀」掌門人西靈道人本來一直臉含微笑，待見海蘭弼露了這手功夫，自覺難以和他並列，忝居「玉龍八門」的掌門人之一，不由得有些侷促不安起來。那一旁「醉八仙」掌門人千杯居士文醉翁，卻仍是自斟自飲，醉眼模糊，對眼前之事恍若不聞不見。

安提督說道：「福大帥請各位來此，乃是較量武功，以定技藝高下，可千萬別像適才這幾位這般亂打一氣，不免貽笑大方。」只聽宗雄在廊下喝道：「甚麼貽笑大方？貽哭小方？你懂武功不懂？咱們來較量較量。」安提督只作沒聽見，不去睬他，說道：「這裏還有兩個座位，那一位真英雄、真好漢上來乘坐？」

宗雄大怒，叫道：「你這麼說，是罵我不是真英雄了？難道我是狗熊？」他不理會適才曾被海蘭弼擲跌，當即從廊下縱了出來，向安提督奔去，突然間腳步踉蹌，跌了個觔斗。原來一名衛士伸足一絆，摔了他一交。宗雄大怒，轉過身來找尋暗算之人時，那衛士早已躲開。宗雄喃喃咒罵，不知是誰暗中絆他。

這時眾人都望著中間的兩張太師椅，沒誰再去理會宗雄。原來一張空椅上坐著一個穿月白僧袍的和尚，唱名武官報稱是蒙古哈赤大師，另一張空椅上卻擠著坐了兩人。

這兩人相貌一模一樣，倒掛眉，鬥雞眼，一對眼珠緊靠在鼻梁之旁，約莫四十來歲年紀，服飾打扮沒半絲分別，顯然是一對孿生兄弟。這兩人容貌也沒甚麼特異，但這雙鬥雞眼卻襯得形相甚是詭奇。唱名武官說道：「這兩位是貴州『雙子門』的掌門人倪不大、倪不小倪氏雙雄。」

眾人一聽他倆的名字，登時都樂了，再瞧二人的容貌身形，真的再也沒半分差異，也不知倪不大是哥哥呢，還是倪不小是哥哥。如果一個叫倪大，一個倪小，那自是分了長幼，但「不大」似乎是小，「不小」似乎是大，卻又未必盡然。只見兩人雙手都攏在衣袖之中，好像天氣極冷一般。眾人指指點點的議論，有的更打起賭來，有的說倪不大居長，有的說倪不小為大，但到底那一個是倪不大，那一個是倪不小，卻又是誰也弄不清楚。兩兄弟神色木然，四目向前直視，二人都非瘦削，但並排坐在一張中，絲毫不見擠迫，想來自幼便這麼坐慣了的。福康安凝目瞧著二人，臉含微笑，也是大感興味。

眾人正議論間，忽地眼前一亮，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女子來。這女子身穿淡黃羅衫，下身繫著蔥綠裙子，二十一二歲年紀，膚色白嫩，頗有風韻。唱名武官報道：「鳳陽府『五湖門』的掌門人桑飛虹姑娘。」眾武師突然見到一個美貌姑娘出場，都是精神一振。

郭玉堂對胡斐道：「五湖門的弟子都是做江湖賣解的營生，世代相傳，掌門人一定是女子。便是有武藝極高、本領極大的男弟子，也不能當掌門人。只是這位桑姑娘年紀這樣輕，恐怕不見得有甚麼真實功夫吧？」

只見桑飛虹走到倪氏昆仲面前，雙手叉腰，笑道：「請問兩位倪爺，那一位是老大？」兩人搖了搖頭，並不回答，桑飛虹笑道：「便是雙生兄弟，也有個早生遲生，老大老二。」倪氏昆仲仍舊搖了搖頭。桑飛虹道：「咦，這可奇啦！」指著左首那人道：「你是老大？」那人搖了搖頭。她又指著右首那人道：「那麼你是老大了？」那人又搖了搖頭。桑飛虹皺眉道：「咱們武林中人，講究說話不打誑語。」右首那人道：「誰打誑了？我不是他哥哥，他也不是我哥哥。」桑飛虹道：「你二位可總是雙生兄弟吧？」兩人同時搖了搖頭。

這幾下搖頭，大廳上登時群情聳動，他二人相貌如此似法，決不能不是雙生兄弟。

桑飛虹哼了一聲道：「這還不是打誑？你們若不是雙生兄弟，殺了我頭也不信。那麼誰是倪不大？」左首那人道：「我是倪不大。」桑飛虹道：「好，是你先出世呢還是他先出世？」倪不大皺眉道：「你這位姑娘纏夾不清，你又不是跟咱兄弟攀親，問這個幹麼！」桑飛虹走慣江湖，對他這句意含輕薄之言也不在意，拍手笑道：「好啦，你自己招認是兄弟啦！」倪不大道：「咱們是兄弟，可不是雙生兄弟。」桑飛虹伸食指點住腮邊，搖頭：「我不信。」倪不大道：「你不信就算了。誰要你相信？」

桑飛虹甚是固執，說道：「你們是雙生兄弟，有甚麼不好？為甚麼不肯相認？」倪不小道：「你一定要知道其中緣由，跟你說了，那也不妨。但咱兄弟有個規矩，知道了我們出身的秘密之後，須得挨咱兄弟三掌，倘若自知挨不起的，便得向咱兄弟磕三個響頭。」

桑飛虹實在好奇心起，暗想：「他們要打我三掌，未必便打得到了，我先聽聽這秘密再說。」於是點頭道：「好，你們說罷！」

倪氏兄弟忽地站起，兩人這一站，竟無分毫先後遲速之差，真如是一個人一般。桑飛虹得意洋洋的道：「這還不是雙生兄弟？當真騙鬼也不相信！」只見他二人雙手伸出袖筒，眼前金光閃了幾閃，原來二人十根手指上都套著又尖又長的金套，若是向人抓來，倒是不易抵擋的利器。倪氏兄弟身形幌動，伸出手指，便向桑飛虹抓到。

桑飛虹吃了一驚，急忙縱身躍開，喝道：「幹甚麼？」

倪不大站在東南角，倪不小站西北角上，兩個人手臂伸開，每根手指上加了尖利的金套，都有七八寸長，登時將桑飛虹圍在中間。

安提督忙道：「今日會中規矩，只能單打獨鬥，不許倚多為勝。」

倪不小那雙鬥雞眼的兩顆眼珠本來聚在鼻梁之旁，忽然橫向左右一分，朝安提督白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「安大人，你可知咱哥兒倆是那一門那一派啊？」安提督道：「你兩位是貴州『雙子門』吧？」倪不大的眼珠也倏地分開，說道：「咱『雙子門』自來相傳，所收的弟子不是雙生兄弟，便是雙生姊妹，和人動手，從來就沒單打獨鬥的。」

安提督尚未答話，桑飛虹搶著道：「照啊，你們剛才說不是雙生兄弟，這會兒自己又承認了。」倪不小道：「我們不是雙生兄弟！」

眾人聽了他二人反反覆覆的說話，都覺得這對寶貝兒兄弟有些兒痴呆。桑飛虹格格一笑，道：「不和你們歪纏啦，反正我又不想要這玉龍杯！」說著便要退開。倪不小雙手一攔，說道：「你已問過我們的身世，是受我們三掌呢，還是向咱兄弟磕三個頭？」桑飛虹秀眉微蹙，說道：「你們始終說不明白，又說是兄弟，又說不是雙生兄弟。天下英雄都在此，倒請大家評評這個理看。」

倪不大道：「好，你一定要聽，便跟你說了。」倪不小道：「我們兩個一母同胞。」倪不大道：「一母同胞共有三人。」倪不小道：「我兩人是三胞胎中的兩個。」倪不大道：「所以說雖是兄弟，卻不是雙生兄弟。」倪不小道：「大哥哥生下娘胎就一命嗚呼。」倪不大道：「我們二人同時生下，不分先後。」倪不小道：「雙頭並肩，身子相連。」倪不大道：「一位名醫巧施神術，將我兄弟二人用刀剖開。」倪不小道：「因此上我二人分不出誰是哥哥，誰是弟弟。」倪不大道：「我既不大，他也不小。」

他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一口氣的說將下來，中間沒分毫停頓，語氣連貫，音調相同，若有人在隔壁聽來，決計不信這是出於二人之口。大廳上眾人只聽得又是詫異，又是好笑，人人均想這事雖然奇妙，卻也並非事理所無，不由得盡皆驚歎。

桑飛虹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種天下奇聞，我今日還是第一次聽到。」倪不小道：「你磕不磕頭？」桑飛虹道：「頭是不磕的。你要打，便動手吧，我可沒答應你不還手。」

倪不大、倪不小兩兄弟互相並不招呼，突然間金光晃動，二十根套著尖利金套的手指疾抓而至。桑飛虹身法靈便，竟從二十根長長的手爪之間閃避了開去。倪氏兄弟自出娘胎以來，從未分開過一個時辰，所學武功也純是分進合擊之術，兩個人和一個人絕無分別，便如是一個四手四足二十根手指的單人一般，兩人出手配合得絲絲入扣，倪不大左手甫伸，倪不小的右手已自側方包抄了過來。桑飛虹身法雖是滑溜之極，但十餘招內，竟是還不得一招，眼見情勢甚是危急，這局面無法長久撐持，只要稍有疏神，終須傷在他兩兄弟的爪下。

廳上旁觀的群雄之中，許多人忍不住呼喝起來：「兩個打一個，算是英雄呢還是狗熊？」「兩個大男人合鬥一個年輕姑娘，可真是要臉得緊！」「人家姑娘是空手，這兩位爺們手指上可帶著兵刃呀！」「小兄弟，你上去相助一臂之力，說不定人家大姑娘對你由感生情呢，哈哈！」

☆☆☆☆☆☆

正嘈鬧間，倪不大和倪不小突然同時「咦」的一聲呼叫，並肩躍在左首，凝目望向福康安，臉上充滿驚喜的神色。眾人一齊順著他二人目光瞧去，但見福康安笑吟吟的坐在椅中，一手拉著一個孩兒，低聲跟兩人說話。這兩個孩兒生得玉雪可愛，相貌全然相同，顯然也是一對雙生兄弟，但與倪不大、倪不小兄弟相比，二俊二醜，襯托得加倍分明。眾人看了，又均是一樂。

胡斐和程靈素卻同時心頭大震，原來這兩個孩兒正是馬春花的兒子，不知又如何給福康安奪了回來？胡程二人跟著便想：「孩兒既給他奪回，那麼我們的行藏也早便給他識破了。」程靈素向胡斐使個眼色，示意須當及早溜走。胡斐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對方若已識破，自然暗中早有佈置，此時已走不脫了。只能隨機應變，再作道理。」

倪不大、倪不小兄弟仔細打量那兩個孩兒，如痴如狂，直是神不守舍的模樣。桑飛虹笑道：「這兩個孩兒很好，你們可要收他們做弟子麼？」這兩句話，恰正說中了倪氏兄弟的心事。要知武林之中，徒固擇師，師亦擇徒。要遇上一位武學深湛的明師固是不易，但要收一個聰明穎悟、勤勉好學的徒弟，也非有極好的機緣不可。「雙子門」的技藝武功必須兩人同練同使，雖然可收兩個年齡身材、性情資質都差不多的徒兒共學，但總是以雙生兄弟最為佳妙。因雙生兄弟人不但神智身體都一模一樣，同時往往心意隱隱相通，臨敵之時，自然而然能發出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威力。因此「雙子門」的武師要收一對得意弟子，可比常人要難上百倍。這時倪氏兄弟見到福康安這對雙生兒子，看來資質根骨，無一不是上上之選，當真是心癢難搔，說不出的又是歡喜，又是難過。

福康安笑嘻嘻的低聲道：「看這兩位師父，他們也是雙生的同胞兄弟。他兩位的相貌，不是完全相同麼？你們猜，這二人之中，那一位是哥哥？」原來福康安奪回這對孩子後，心下甚喜，忽然見到倪氏兄弟的模樣，於是叫了孩子倆出來瞧瞧。

兩個孩兒凝視著倪氏兄弟，他二人本身是雙生兄弟，另具一種旁人所無的特異感覺，本來極易分辨倪氏兄弟誰大誰小，但這二人同時出世，連體而分，兩個孩兒卻也無法辨別。群雄瞧瞧大的一對，又瞧瞧小的一對，都是笑嘻嘻的低聲談論。

突然之間，倪氏兄弟大喝一聲，猛地裏分從左右向福康安迎面抓來。福康安大吃一驚，尚未想到閃避，站在身旁的兩名衛士早撲了上去迎敵。那知倪氏兄弟的身法極為怪異，奔到中途，原來站在左首的倪不大轉而向右，右首的倪不小轉而向左，交叉易位，霎眼間便將兩名衛士拋在身後。他二人襲擊福康安只是虛招，一人伸出左腳，一人伸出右腳，雙足齊飛，砰的一響，踢在福康安座的椅腳上，座椅向後仰跌，福康安的身子便摔了出去。眾衛士驚叱之下，有的搶上攔截，有的奔過來擋在福康安身前，更有的伸手過去相扶。倪氏兄弟卻一手一個，已將兩個孩子挾在脅下，返身躍出。

大廳上登時大亂，只聽得砰砰砰砰，啊喲啊喲的數聲，四名搶過來攔截的衛士已被倪氏兄弟踢翻。眼見他二人挾著一對孩兒正要奔到廳口，忽然間人影一幌，兩個人快步搶到，伸手襲向二人的後心。

這二人所出招數迥不相同。海蘭弼一手抓向倪不小的後頸，又快又準，湯沛卻是向倪不大的後腰拍出一掌綿掌。這兩招剛柔有別，卻均是十分厲害的招數，正是攻敵之不得不救。倪氏兄弟聽得背後風聲勁急，急忙回掌招架，啪啪兩聲，倪不小身子一幌，倪不大腳下一個踉蹌，嘴裏噴出一口鮮血，兩人同時放下了手中孩兒。

便這麼緩得一緩，王劍英和周鐵鷦雙雙搶到，抱起了孩兒。王周二人的武功遠在倪氏兄弟之上，這對孩兒一入二人之手，倪氏兄弟再也無法搶到了。

福康安驚魂略定，怒喝：「大膽狂徒，抓下了。」海蘭弼和湯沛搶上兩步，一出擒拿手，一使鎖骨法，分別將倪氏兄弟扣住。倪氏兄弟適才跟他們一交拳掌，均已受了內傷，此時竟是無法抗拒。

海湯二人拿住倪氏兄弟，正要轉身，忽見簷頭人影一幌，飄下兩個人來。大廳中蠟燭點得明晃晃地，無異白晝，但眾人一見這兩人，無不背上感到一陣寒意，宛似黑夜獨行，在深山夜墓之中撞到了活鬼一般。

這二人身材極瘦極高，雙眉斜斜垂下，臉頰又瘦又長，正似傳說中勾魂拘魄的無常鬼一般，說也奇怪，二人相貌也是一模一樣，竟然又出現了一對雙生兄弟。

他二人身法如電，一個出掌擊向海蘭弼，另一個擊向湯沛。海湯二人各自出掌相迎。但聽得波波兩聲輕響過去，海蘭弼全身骨節格格亂響，湯沛卻幌了幾幌。

群雄正自萬分錯愕，一直穩坐太師椅中的「醉八仙」掌門人文醉翁猛地一躍而起，尖聲驚叫：「黑無常，白無常！」

那雙瘦子手掌和海湯二人相接，目光如電，射到文醉翁臉上，左首一人冷冷地道：「你作惡多端，今日還想逃命麼？」猛地裏兩人掌力向外一吐，海湯二人各退一步，這對瘦子已搶起倪氏兄弟。右首那人說道：「這二人跟咱兄弟無親無故，瞧在大家都是雙生兄弟份上，救了他們性命。」左首那人抱拳團團一拱手，朗聲道：「紅花會常赫志、常伯志兄弟，向天下英雄問好！」

海蘭弼和湯沛跟二人對了一掌，均感胸口氣血翻湧，心下暗暗駭異，微一調息，正欲上前再戰，忽聽到「常赫志、常伯志」兩人的姓名，都不禁「咦」的一聲，停了腳步。

常氏兄弟頭一點，抓起倪氏兄弟，上了屋簷，但聽得「啊喲！」「哼！」「哎！」之聲，一路響將過去，終於漸去漸遠，隱沒無聲，那自是守在屋頂的眾衛士一路上給他兄弟驅退，或是摔下屋來。

海蘭弼和湯沛都覺手掌上有麻辣辣之感，提起一看，忍不住又都「啊」的一聲，低低驚呼。原來兩人手掌均已紫黑，這才想起西川雙俠「黑無常、白無常」常氏兄弟的黑沙掌天下馳名，聞名已久，今日一會，果然是非同小可。

福康安召開這次天下掌門人大會，用意之一，本是在對付紅花會群雄，豈知眾目睽睽之下，常氏兄弟倏來倏去，竟是如入無人之境。他心下極是惱怒，沉著臉一言不發，目光向居中的幾隻太師椅一瞥，只見少林寺的大智禪師垂眉低目，不改平時神態；武當派的無青子臉帶惶惑，似有懼色。那文醉翁直挺挺的站著，一動也不動，雙目向前瞪視，常氏兄弟早已去遠，他兀自嚇得魂不附體。

這一幕胡斐瞧得清清楚楚，他聽到「紅花會」三字，已是心中怦怦而跳，待見常氏兄弟說來便來，說去便去，將滿廳武師視如無物，更是心神俱醉，心中只是想著一個念頭：「這才是英雄豪傑！」

桑飛虹一直在旁瞧著熱鬧，見了這當日文醉翁還是嚇成這個模樣，她少年好事，伸手在他臂上輕輕一推，笑道：「坐下吧，一對無常鬼早去啦！」那知她這麼一推，文醉翁應手而倒，再不起來。桑飛虹大吃一驚，俯身一看，但見他滿臉青紫之色，早已膽裂而死，忙叫道：「死啦，死啦，這人嚇死啦！」

大廳上群雄一陣騷動，這文醉翁先前坐在太師椅中自斟自飲，將誰都不瞧在眼裏，大有「老子天下第一」之概，想不到常氏兄弟一到，只一句話，竟爾活生生的將他嚇死。

郭玉堂嘆道：「死有餘辜，死有餘辜！」胡斐道：「郭前輩，這姓文的生平品行不佳麼？」郭玉堂搖頭道：「豈單是品行不佳而已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。我本不該說死人的壞話，但事實俱在，也不必諱言。我早料到他決計不得善終，只是竟會給黑白無常一下子嚇死，可誰也意想不到。」另一人插口道：「想是常氏兄弟曾尋他多時，今日冤家狹路，重又撞見。」郭玉堂道：「以前這姓文的一定曾給常氏兄弟逮住過，說不定還發下過甚麼重誓。」那人搖頭道：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郭玉堂道：「這叫作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他若是稍有自知之明，不去想得甚麼玉龍御杯，躲在人群之中，西川雙俠也不會見到他啊。」

※※※

說話之際，人叢中走出一個老者來，腰間插著一根黑黝黝的大煙袋，走到文醉翁屍身之旁，哭道：「文二弟，想不到你今日命喪鼠輩之手。」

胡斐聽得他罵「西川雙俠」為鼠輩，心下大怒，低聲道：「郭前輩，這老兒是誰？」郭玉堂道：「這是開封府『玄指門』的掌門人，複姓上官，叫作上官鐵生，自己封了個外號，叫甚麼『煙霞散人』。他和文醉翁一鼻孔出氣，自稱『煙酒二仙』！」胡斐見他一件大褂上光滑晶亮，滿是煙油，腰間的煙筒甚是奇特，裝煙的窩兒幾乎有拳頭大小，想是他煙癮奇重，哼了一聲道：「這種煙鬼，還稱得上是個『仙』字？」

上官鐵生抱著文醉翁的屍身乾號了幾聲，站起身來，瞪著桑飛虹怒道：「你幹麼毛手毛腳，將我文二弟推死了？」桑飛虹大出意外，道：「他明明是嚇死的，怎地是我推死的？」上官鐵生道：「嘿嘿，好端端一個人，怎麼會嚇死？定是你暗下陰毒手段，害了我文二弟性命。」

原來他見文醉翁一嚇而死，江湖上傳揚開來，聲名大是不好，「醉八仙」這一門，只怕從此再無抬頭之日，因此硬派是桑飛虹暗下毒手。須知武林人物被人害死，那是尋常之事，不致於聲名有累。桑飛虹年歲尚輕，不懂對方嫁禍於己的用意，驚怒之下，辯道：「我跟他素不相識，何必害他？這裏千百對眼睛都瞧見了，他明明是嚇死的。」

坐在太師椅中的蒙古哈赤大師一直楞頭楞腦的默不作聲，這時突然插口道：「這位姑娘沒下毒手，我是瞧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兩個惡鬼一來，這位文爺便嚇死了。我聽得他叫道：『黑無常、白無常！』」他聲音宏大，說到「黑無常、白無常」這六個字時，學著文醉翁的語調，更是十分古怪。眾人一愣之下，哄堂大笑起來。

哈赤卻不知眾人因何而笑，大聲道：「難道我說錯了麼？這兩個無常鬼生得這般醜惡，怪模怪樣的，嚇死人也不稀奇。你可別錯怪了這位姑娘。」

桑飛虹道：「是麼？這位大師也這麼說。他自是嚇死的，關我甚麼事了？」

上官鐵生從腰間拔出旱煙筒，裝上一大袋煙絲，打火點著了，吸了兩口，斗然間一股白煙迎面向她噴去，喝道：「賤婢，你明明是殺人兇手，卻還要賴？」

桑飛虹見白煙噴到，急忙閃避，但為時不及，鼻中已吸了一些白煙進去，頭腦中微微發暈，聽他出口傷人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回罵道：「纏夾不清的老鬼，難道我怕了你嗎？你說是我殺的，連你一起殺了，便又怎麼樣？」左掌虛拍，右足便往他腰間裏踢去。

那哈赤和尚大聲道：「老頭兒，你別冤枉好人，我親眼目睹，這文爺明明是給那兩個惡鬼嚇死的……」

胡斐見這和尚傻里傻氣，性子倒是正直，只是他開口「惡鬼」，閉口「惡鬼」，聽來極不順耳，不由得心中有氣，要待想個法兒，給他一點小小苦頭吃吃，忽見西首廳中走出一個青年書生來，筆直向哈赤和尚走去。這人約莫二十五六歲年紀，身材瘦小，打扮得頗為俊雅，右手搖著一柄摺扇，走到哈赤跟前，說道：「大和尚，你有一句話說錯了，得改一改口。」哈赤瞪目道：「甚麼話說錯了？」

那書生道：「那兩位不是『惡鬼』，乃是赫赫有名的『西川雙俠』常氏昆仲，相貌雖生得特異，但武功高強，行俠仗義，江湖之上，人人欽仰。」這幾句話只把胡斐聽得心中大悅，心道：「這位書生相公能說得出這樣幾句來，人品大是不凡，倒要跟他結交結交。」

哈赤道：「那文爺不是叫他們『黑無常、白無常』嗎？黑無常、白無常怎麼不是惡鬼？」那書生道：「他二位姓常，名字之中，又是一位有個『赫』字，一位有個『伯』字，因此前輩的朋友們，開玩笑叫他二位為黑無常、白無常。這外號兒若非有身份的前輩名宿，卻也不是隨便稱呼得的。」

他二人一個瞪著眼睛大呼小叫，一個斯斯文文的給他解說，那一邊上官鐵生和桑飛虹卻已動上了手。莫看桑飛虹適才給倪氏兄弟逼得只有招架閃避，全無還手之力，實在「雙子門」的武功兩人合使，太過怪異，這時她一對一的和上官鐵生過招，竟是絲毫不落下風。那上官鐵生看似空手，其實手中那支旱煙管乃鑌鐵打就，竟當作了點穴橛使。他「玄指門」原擅打人身三十六大穴，只是桑飛虹身法過於滑溜，始終打不到她的穴道，有幾次過於托大，險些還被她飛足踢中。

但聽得他嗤溜溜的不停吸煙，吞煙吐霧，那根煙管竟被他吸得漸漸的由黑轉紅，原來那大煙斗之中藏著許多精炭，他一吸一吹，將鑌鐵煙斗漸漸燒紅。這麼一來，一根尋常煙管變成了一件極厲害的利器，打得稍近，桑飛虹便感手燙面熱，衣帶裙角更給煙斗炙焦了。她心中一慌，手腳稍慢，驀地裏上官鐵生一口白煙直噴到她臉上，桑飛虹只感頭腦一陣暈眩，登時天旋地轉，站立不定，身子一幌，摔倒在地。原來上官鐵生所吸的煙草之中，混有極猛烈的迷藥，他一來平時吸慣，二來口鼻之中另有解藥。

那書生站在一旁跟哈赤和尚說話，沒理會身旁的打鬥，忽然間鼻中聞到一股異香，其中竟混有黑道中所使的迷香在內，不由得大怒。一瞥眼間，只見上官鐵生的煙管已點向桑飛虹膝彎穴道，嗤的一聲響，煙焰飛揚，焦氣觸鼻，她裙子已燒穿了一個洞，桑飛虹受傷，大叫一聲，上官鐵生第二下又打向她的腰間。

那書生怒喝：「住手！」上官鐵生一怔之間，那書生一彎腰，已除下哈赤和尚的一對鞋子，返身向上官鐵生燒紅了的煙斗上挾去。

那書生這幾下手腳當真是如風似電，哈赤和尚一怔之下，大叫：「你……你脫了我鞋子幹麼？」他喊叫聲中，那書生已用兩隻鞋子的鞋底挾住了那燒得通紅的鑌鐵煙斗，一掙一扭，繞到上官鐵生身後。嗤嗤幾聲響，上官鐵生衣袖燒焦，他右臂吃痛，只得撒手。那書生連鞋帶煙管往外一抖，摔了出去，搶步去看桑飛虹，只見她雙目緊閉，昏迷不醒。

啪啪兩響，哈赤的一對鞋子跌在酒席之上，湯水四濺，那煙管卻對準了郭玉堂飛去，力勁勢急。郭玉堂叫聲：「啊喲！」急欲閃避，只是那煙管來得太快，又是出其不意，一時不及躲讓，眼見那通紅炙熱的鐵煙斗便要撞到他的面門。胡斐伸手抓起一雙筷子，力透筷端，半空中將煙管挾住了。

這幾下兔起鶻落，變化莫測，大廳上群豪呆了一呆，這才齊聲喝采。那書生向胡斐點頭一笑，謝他相助，免致無意傷人，轉過頭來，皺了眉望著桑飛虹，不知如何解救，一頓之下，向上官鐵生喝道：「這裏大夥兒比武較藝，你怎地用起迷藥來啦？快取解藥出來！」

上官鐵生被他奪去煙管，知道這書生出手敏捷，自己又沒了兵刃，不敢再硬，只陰陰地道：「誰用迷藥啦？這丫頭定力太差，轉了幾個圈子便暈倒了，又怪得誰來？」旁觀眾人不明真相，倒也不便編派誰的不是。

卻見西廳席上走出一個腰彎弓背的中年婦人，手中拿著一隻酒杯，含了一口酒，便往桑飛虹臉上噴去。那書生道：「啊，這……這是解藥麼？」那婦人不答，又噴了一口酒，噴到第三口時，桑飛虹睜開眼來，一時不明所以。

上官鐵生道：「哈，這丫頭可不是自己醒了？怎地胡說八道，說我使迷藥？堂堂福大帥府中，說話可得檢點些。」那書生反手一記耳光，喝道：「先打你這下三爛的奸徒。」上官鐵生一低頭，這一掌居然並沒打中。那書生打得巧妙，這「煙霞散人」卻也躲得靈動。

桑飛虹伸手揉了揉眼睛，已然醒悟，一躍而起，左掌探出，拍向上官鐵生胸口，罵道：「你用毒煙噴人！」

上官鐵生斜身閃開，向那中年婦人瞪了一眼，心中又驚又怒：「此人怎能解我的獨門迷藥？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何以來多管閒事？」

桑飛虹向那書生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多謝相公援手。」那書生指著那婦人道：「是這位女俠救醒你的。」

那婦人冷冷的道：「我不會救人。」轉身接過胡斐手中的筷子，挾著那根鐵煙管，交在上官鐵生手裏，仍是嘶啞著嗓子道：「這次可得拿穩了。」

這一來，那書生、桑飛虹、上官鐵生全都胡塗了，不知這婦人是何路道，她救醒了桑飛虹，卻又將煙管還給上官鐵生，難道她是個濫好人，不分是非的專做好事麼？只見她頭髮花白，臉色蠟黃，體質極是衰弱，不似身有武功，待要仔細打量時，那婦人已轉過身子，回歸席上。這婦人正是程靈素所喬裝改扮。要知若不是毒手藥王的高徒，也決不能在頃刻之間，便解了上官鐵生所使的獨門迷藥。

哈赤一直不停口的大叫：「還我鞋子來，還我鞋子來！」但各人心有旁騖，誰也沒有理他。哈赤大惱，伸手往那書生背心扭去，喝道：「還我鞋子不還？」那書生身子一側，讓了開去，笑道：「大和尚，鞋子燒焦啦？」哈赤足下無鞋，甚是狼狽，奔到酒席上去撿起，只是一對鞋子酒水淋漓，裏裏外外都是油膩，怎能再穿？可是不穿又不成，只得勉強套在腳上，轉頭去找那書生的晦氣時，卻已尋不到他的蹤影。

但見上官鐵生和桑飛虹又已鬥在一起。哈赤轉了幾個圈子，不見書生，只得回去坐在太師椅中，喃喃道：「直娘賊，今日也真晦氣，撞見了一對無常鬼，又遇上了一個秀才鬼。」口中千賊萬賊地罵個不停。

他罵了一陣，見上官鐵生和桑飛虹越鬥越快，一時也分不出高下，無聊起來，更住口不罵了，卻覺腳上油膩膩的十分難受，忍不住又破口罵了出來。

突然間只聽得眾人哈哈大笑，哈赤瞪目而視，不見有何可笑之處，卻見眾人的目光一齊望著自己，哈赤摸了摸臉，低頭瞧瞧身上衣服，除了一雙鞋子之外，並無甚麼特異，怒道：「笑甚麼？有甚麼好笑？」眾人卻笑得更加厲害了。哈赤心道：「好吧，龜兒子，你們笑你們的，老子可不來理會。」一本正經的坐在椅中，只道自己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眾人瞎笑一陣，自會止歇，豈知大廳中笑聲越來越響。桑飛虹雖在惡鬥，但偶一回頭之際，卻也忍不住抿嘴嫣然。

哈赤目瞪口呆，心慌意亂，實不知眾人笑些甚麼，東張西望，情狀更是滑稽。桑飛虹終於耐不得了，笑道：「大和尚，你背後是甚麼啊？」哈赤一躍離，回過頭來，只見那書生穩穩的坐在他背之上，指手劃腳，做著啞劇，逗引眾人發笑。原來他在背上已坐了甚久，默不作聲的做出各種怪模怪樣。

哈赤大怒，喝道：「秀才鬼，你幹麼作弄我？」那書生聳聳肩頭，做個手勢，意謂：「我沒作弄你啊。」哈赤喝道：「那你幹麼坐在這裏？」那書生指指茶几上的八隻玉龍杯，做個取而藏之懷內的手勢，意思說：「我想取這玉龍杯。」哈赤又道：「你要爭奪御杯？」那書生點了點頭。哈赤道：「這裏還有空著的座位，幹麼不坐？」那書生指指廳上的群豪，左手連揚，右手握拳虛擊己頭，跟著縮肩抱頭，作極度害怕狀。眾人轟笑聲中，哈赤道：「你怕人打，不敢坐，又為甚麼坐在我的背上？」那書生虛踢一腳，雙手虛擊拍掌，身子滑下，坐在椅中，這意思十分明顯：「我將你一腳踢開，佔了你的子。」他身子一滑下，登時笑聲哄堂。

福康安、安提督等見這場比武鬧得怪態百出，與原意大相逕庭，心中都感不快，但見這書生刁鑽古怪，哈赤和尚偏又忠厚老實，兩人竟似事先串通了來演一齣雙簧戲一般，也禁不住微笑。這時那對雙生孩兒已由王劍英、王劍傑兄弟護送到了後院，若是尚在大廳，孩子們喜歡熱鬧，更要哈哈大笑了。

程靈素低聲對胡斐道：「這人的輕功巧妙之極。」胡斐道：「是啊，他身法奇靈，另成一派，我生平還沒見過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似乎存心搗蛋來著。」胡斐緩緩點頭，不再說話。

這時會中有識之士也都已看出，這書生明著是跟哈赤玩鬧，實則是在攪擾福康安這天下掌門人大會，要令他一個莊嚴肅穆的英豪聚會，變成百戲雜陳的胡鬧之場。

只見那書生從懷中取出一柄摺扇指著哈赤，說道：「哈赤和尚，你不可對我無禮。此扇之中，藏著你的老祖宗。」哈赤側過了頭，瞧瞧摺扇，不見其中有何異狀，搖頭道：「不信你的瞎說！」那書生突然打開摺扇，向著他一揚，一本正經的道：「你不信？那就清清楚楚的瞧一瞧。」

眾人一看他的摺扇，無不笑得打跌，原來白紙扇面上畫著一隻極大的烏龜。這隻烏龜肚皮朝天，伸出長長的頭頸，努力要翻轉身來，但看樣子偏又翻不轉，神情極是滑稽。

胡斐忍住笑望程靈素一眼，兩人更加確定無疑，這書生乃是有備而來，存心搗亂。不由得對他都暗自佩服，須知在這龍潭虎穴之中，天下英豪之前，這般攪局，實具過人膽識。

哈赤大怒，吼聲如雷，喝道：「你罵我是烏龜？臭秀才當真活得不耐煩了！」那書生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做烏龜有甚麼不好？龜鶴延齡，我說你長命百歲啊。」哈赤道：「呸，烏龜是罵人的話。老婆偷漢子，那便是做烏龜了。」那書生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原來大和尚還娶得有老婆！不知娶了幾個？」

湯沛見福康安的臉色越來越是不善，正要出來干預，突見哈赤怒吼一聲，伸手便往那書生背心抓去。這一次那書生竟是沒能避開，被他提起身子，重重的往地下一摔。原來哈赤是蒙古的摔交高手，蒙古摔交之技，共分大抓、中抓、小抓三門，各有厲害絕技。哈赤是中抓門的掌門人，最擅長腰腿之勁，抓人胸背，百發百中。

那書生被他一抓一摔，眼看要吃個小虧，那知明明見到他是背脊向下，落地時卻是雙腳先著。他腿上如同裝上機括，一著地立刻彈起，笑嘻嘻的站著，說道：「你摔我不倒。」哈赤道：「再來！」那書生道：「好，再來！」走近身去，突然伸出雙手，扭住他的胸口。眾人都是大為奇怪，哈赤魁梧奇偉，那書生卻瘦瘦小小，何況哈赤擅於摔交，人人親見，那書生和他相鬥，若不施展輕功，便當以巧妙拳招取勝，怎地竟是以己之短，攻敵之長？

哈赤當即伸手抓書生肩頭，出腳橫掃。那書生向前一跌，摟住了哈赤粗大的脖子，雙足足尖同時往哈赤膝蓋裏踢去。哈赤雙腿一軟，向前跪倒。但他雖敗不亂，反手抓住那書生的背心，將他扭過來壓在身下。那書生大叫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」從他腋窩底下探頭出來，伸伸舌頭，裝個鬼臉。

此時胡斐、湯沛、海蘭弼等高手心下都已雪亮，這書生精於點穴打穴，哈赤絕不是他的對手，而且這書生於摔交相撲之術也甚嫻熟，雖然膂力不及哈赤，可是手腳滑溜，扭鬥時每每從絕境中脫困而出。他所以不將哈赤打倒，顯是對他不存敵意，只是藉著他玩鬧笑樂，要令福康安和四大掌門人臉上無光。

另一邊桑飛虹展開小巧功夫，和上官鐵生遊鬥不休。她鳳陽府五湖門最擅長的武功乃是「鐵蓮功」，鞋尖上包以尖鐵，若是踢中要害，立可取人性命。上官鐵生浪蕩江湖數十年，如何不省得她的厲害？每見她鞋尖踢來，急忙引身閃避。他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和這年輕姑娘鬥了近百招，竟然絲毫不佔上風，眼見她鴛鴦腿、拐子腿、圈彈腿、鉤掃腿、穿心腿、撞心腿、單飛腿、雙飛腿，層出不窮，越來越快，心下焦躁起來，看來若要取勝，須得重施故技，於是老氣橫秋地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橫踢豎踢，有甚麼用？」裝作漫不在乎，湊口到煙管上去深深吸了一下。

桑飛虹見他吸煙，已自提防，急忙搶到上風，防他噴煙。

上官鐵生吸了這口煙後，又拆得數招，漸漸雙目圓瞪，向前直視，眼中露出瘋狗般的兇光，突然「胡胡」大叫，向桑飛虹撲了過去。桑飛虹見了這神情，心中害怕，不敢正面與鬥，閃身避在一旁。上官鐵生足不停步的向前直衝，「胡」的一聲大叫，卻向福康安撲了過去。

站在福康安身邊最近的衛士是魔爪雁行門的曾鐵鷗，忽見上官鐵生犯上作亂，急忙搶上勾住他手腕，向外一甩。上官鐵生一個踉蹌，跌了出去，眼睛發直，向東首席上衝了過去，亂抓亂打，竟是瘋了。

胡斐斜眼瞧著程靈素，見她似笑非笑，方始明白她適才將煙管還給上官鐵生的用意，原來她於頃刻之間，在煙斗之中裝上了另一種厲害迷藥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令這一生以迷藥害人的上官鐵生，在自己的煙管中吸進迷藥。這迷藥入腦，登時神智迷亂，如癲如狂，他原來口中所含的解藥全不管用。

東首席上的好手見他衝到，自即出手將他趕開。上官鐵生在地下打了個滾，忽然抱住一張桌子的桌腿，張口亂啃亂咬。眾人見了這等情景，都是暗暗驚怖，誰也笑不出來，不知他何以會突然如此。

眾人一時默不作聲，大廳之上，只聽得哈赤在「小畜生、賊秀才」的罵不絕口。那書生道：「我勸你別罵了吧。」哈赤怒道：「我罵你便怎樣？賊秀才！」那書生道：「諒你也不敢罵福大帥，你有種的，便罵一聲賊大帥。」

哈赤氣惱頭上，不加考慮，隨口便大聲罵道：「賊大帥！」話一出口，才知不妙，但已經收不回轉，急得只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是罵他，是……是……罵你！」那書生笑道：「我又不做大帥，你罵我賊大帥幹麼？」

哈赤上了這個當，生怕福康安見責，只急得額頭青筋暴現，滿臉通紅，和身撲了下來，那書生乘他心神恍惚，側身一讓，揪著他右臂借力一送，哈赤一個肥大的身軀飛了出去。

上官鐵生正抱住桌腿狂咬，哈赤摔將下來，騰的一響，恰好壓在他背上。

上官鐵生「胡胡」大叫，抱牢他雙臂，一口往他的光頭大腦袋上咬落。哈赤吃痛，振臂欲將他摔開。那知一個人神智胡塗之後，竟會生出平素所無的巨力出來，哈赤的膂力本來比他強得多，這時卻脫不出他的摟抱，只給他咬得滿頭鮮血淋漓，直痛得哇哇急叫。

※※※

那書生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他一面鼓掌，一面慢慢退向放著八隻玉龍杯的茶几，突然間衣袖一拂，抓起兩隻玉龍杯，對桑飛虹道：「御杯已得，咱們走吧！」

桑飛虹一怔，她和這書生素不相識，但見他對自己一直甚是親切，不自禁的點了點頭，隨著他飛奔出外。

福康安身旁的六七名衛士大呼：「捉奸細！捉奸細！」「拿住了！」「拿住偷御杯的賊！」一齊蜂擁著追了出來。

群豪見這少年書生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竟爾大膽取杯欲行，無不驚駭，早有人跟著眾衛士喝了起來：「放下玉杯！」「甚麼人，這般胡鬧？」「是那一家那一派的混帳東西？」

適才常赫志、常伯志兄弟從屋頂上衝入，救去了貴州雙子門倪氏兄弟，福康安府中衛士在大門外又增添人員，這時聽見大廳中一片吆喝之聲，門外的衛士立時將門堵住。安提督一聲令下，數十名衛士將那少年書生和桑飛虹前後圍住。

那書生笑道：「誰敢上來，我就將玉杯一摔，瞧它碎是不碎。」眾衛士倒也不敢貿然上前，生怕他當真豁出了性命胡來，將御賜的玉杯摔破了。各人手執兵刃，將二人包圍了個密不通風。

桑飛虹受邀來參與這掌門人大會，只是來趕一個熱鬧，並無別意，突然間闖出這個大禍來，只嚇得臉色慘白，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腔子。

胡斐對程靈素對望一眼，程靈素緩緩的搖了搖頭。兩人雖對那少年書生甚有好感，但這時身陷重圍之中，如果出手相救，只不過白饒上兩條性命，於事無補。眼看這局勢無法長久僵持，海蘭弼正大踏步走將過去，他一出手，那書生和桑飛虹定然抵擋不住。

那書生高舉玉杯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桑姑娘，這一次咱們可得改個主意啦，你若是將玉杯往地下摔去，說不定還沒碰到地上，已有快手快腳的傢伙搶著接了去。咱們不如這樣吧，你聽我叫一二三，叫到『三』字，喀喇一響，就在手中捏碎了。」桑飛虹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，心中卻在暗罵自己，為甚麼跟他素不相識，卻事事聽他指使。

海蘭弼走上前去，原是打算在他摔出玉杯時快手接過，聽他這幾句話一說，登時停住了腳步。

湯沛哈哈一笑，走到書生跟前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貴姓大名啊？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的露了一下臉，當真是聳動武林。你不留下個名兒，那怎麼成？」那書生笑道：「在下一不為名，二不為利，只覺這玉杯兒好玩，想拿回家去玩玩，玩得厭了，便即奉還。」

湯沛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的武功很特異，老哥哥用心瞧了半天，也瞧不出一個門道來。尊師是那一位啊？說起來或許大家都有交情。年輕人開個小玩笑，也沒甚麼大不了，衝著老哥哥這點小面子，福大帥也不能怪罪，還是入席再喝酒吧。」說著側頭向眾衛士道：「大夥兒退開些！這位兄弟是好朋友，他開個玩笑，卻來這麼興師動眾的，不讓人家笑話咱們太過小氣麼？」眾衛士聽他這麼說，都退開了兩步。

那書生笑道：「姓湯的，我可不入你這笑面老虎的圈套。你再走近一步，我便把玉杯捏碎了。你若是真有擔當，便讓我把玉杯借回家去，把玩三天。三日之後，一準奉還。」

眾人心想：「你拿了玉杯一出大門，卻到那裏再去找你？甚麼三日之後一定奉還，誰來信你？」各人的目光一齊望著湯沛，瞧他如何回答。

只見他又是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那又有甚麼打緊？小兄弟，你手裏這隻玉杯嘛，主兒的名份還沒定。老哥哥卻蒙福大帥的恩典先賞了一隻。這樣吧，我自己的那隻借給你，你愛玩到幾時便幾時，甚麼時候玩得厭了，帶個信來，我再來取回就是了。」說著走到放玉杯的幾前，先取過一塊鋪在桌上的大錦緞，兜在左手之上，然後取過一隻玉龍杯，放在錦緞上，鄭而重之的走到那書生跟前，說道：「你拿去吧！」

這一著大出人人的意料之外。眾人只道他嘴裏說得漂亮，實則是在想乘機奪回書生手中的玉杯，那知他借杯之言並非虛話，反而又送一隻玉杯過去。

那書生也是頗為詫異，笑道：「你外號兒叫做『甘霖惠七省』，果然是慷慨得緊。兩隻玉杯一模一樣，也不用掉了。桑姑娘的玉杯，就算是向這位海大人借的。湯大俠，煩你作個中保。海大人，請你放心，三日之後桑姑娘若是不交還玉杯，你唯湯大俠是問。」湯沛笑道：「好吧！把事兒都攬在我身上，姓湯的一力承當。桑姑娘，你總不該叫我為難罷？」說著向桑飛虹走近了一步。

桑飛虹囁嚅著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眼望那少年書生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

湯沛左肘突然一抖，一個肘錐，撞在她右腕腕底。桑飛虹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玉杯脫手向上飛出，便在此時，湯沛右手抓起錦緞上玉杯，左手錦緞揮出，已將那少年上身裹住。右手食指連動，隔著錦緞點中了他「雲門」、「曲池」、「合谷」三處穴道，跟著伸手接住空中落下的玉杯，左足飛出，踢倒了桑飛虹，足尖順勢在她膝彎裏一點。那「雲門穴」是在肩頭，「曲池穴」在肘彎，「合谷穴」在大拇指與食指之間，三穴被點，那書生自肩至指，一條肩膀軟癱無力，再也不能捏碎玉杯了。

這幾下兔起鶻落，直如變戲法一般，眾人還沒有看清楚怎地，湯沛已打倒二人，手捧三隻玉龍杯，放回几上。待他笑吟吟的，坐回太師椅中，大廳上這才采聲雷動。

郭玉堂摸著鬍鬚，不住價連聲讚嘆：「這一瞬之間打倒兩人，已是極為不易，更難的是三個人手裏都有一隻玉杯，只要分寸拿捏差了釐毫，任誰一隻玉杯都會損傷，那麼這一次大會便不免美中不足，更難得的是這一副膽識。程老弟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胡斐點頭道：「難得，難得。」他見了適才猶如雷轟電閃般的一幕，不由得雄心頓起，暗想：「這姓湯的果是藝業不凡，若有機緣，倒要跟他較量較量。」又想：「那少年書生和桑姑娘失手被擒，就算保得性命，也要受盡折磨，怎生想個法兒相救才好。」

這時眾衛士已取過繩索，將那書生和桑飛虹綁了，推到福康安跟前，聽由發落。福康安將手一揮，說道：「押在一旁，慢慢再問，休得阻了各位英雄的興頭。安提督，你讓大家比下去吧！」安提督道：「是！」當即傳下號令，命群豪繼續比試。

胡斐見這些人鬥來鬥去，並無傑出的本領，念著馬春花的兩個兒子不知如何重被奪回，馬春花不知是否又遭危難，也無心緒去看各人爭鬥。

來來去去比試了十多人，忽聽得門外衛士大聲叫道：「聖旨到！」

# 第十八章 寶刀銀針

群豪聽了，均是一愕。福康安府中上下人等卻都是司空見慣，知道皇上心血來潮，便是半夜三更也有聖旨，因此不以為奇，當即擺下香案。福康安站起身來，跪在滴水簷前接旨。自安提督以下，人人一齊跪倒。胡斐當此情景，只得跟著跪下，心中暗暗咒罵。

只聽得靴聲橐橐，院子中走進五個人來，當先一人是個老太監。福康安識得他是乾清宮的太監劉之餘，身後跟著四名內班宿衛。那劉之餘走到廳門口，卻不進廳，便在門前站定，展開聖旨，宣讀道：「兵部尚書福康安聽旨：適才擒到男女賊人各一，著即帶來宮中，欽此！」

福康安登時呆了，心想：「皇上的信息竟如此之快。他要帶兩名賊人去幹甚麼？」一抬頭，只見劉之餘擠眉弄眼，神氣很是古怪，又想平素太監傳旨，定是往大廳正中向外一站，朝南宣讀，這一次卻是朝裏宣旨。這劉之餘是宮中老年太監，決不能錯了規矩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於是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劉公公，請坐下喝茶，瞧一瞧這裏英雄好漢們獻演身手。」劉之餘欣然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突然間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多謝福大帥啦，茶是不喝了，皇上等著回覆。」

福康安一瞧這情景，恍然而悟，知他受了身後那幾名衛士的挾制，假傳聖旨，這四名衛士不是反叛，便是旁人假扮的，當下不動聲色，笑道：「陪著你的幾位大哥是誰啊？怎地面生得緊。」劉之餘苦笑道：「這個……那個……嘿嘿，他們是外省新來的。」

福康安更是心中雪亮，須知內班宿衛日夜在皇帝之側，若非親貴，便是有功勳的世臣子弟，外省來的武人那裏能當？心想：「只有調開這四人，劉太監方不受他們挾持。」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四位侍衛大哥便把賊人帶走吧！」說著向綁在一旁的少年書生和桑飛虹一指。

四名侍衛中便有一人走上前來，去牽那書生。福康安道：「且慢！這位侍衛大哥貴姓？」按照常情，福康安對宮中侍衛客氣，稱一聲「侍衛大哥」，但當侍衛的官階比他低得多，必定上前請安。這侍衛卻大剌剌的不理，只說：「俺姓張！」福康安道：「張大哥到宮中幾時了？怎地沒會過？」

那侍衛尚未回答，劉之餘身後一個身材肥胖的侍衛突然右手一揚，銀光閃閃，一件梭子般的暗器射了出來，飛向放置玉龍杯的茶几。這暗器去勢峻急，眼見八隻玉杯要一齊打碎。眾衛士紛紛呼喝，善於發射暗器的便各自出手，只見袖箭、飛鏢、鐵蓮子、鐵蒺藜，七八件暗器齊向銀梭射去。那肥胖的侍衛雙手連揚，也是七八件暗器一齊射出。

只聽得叮叮之聲不絕，眾衛士的暗器一齊碰落。那銀梭飛到茶几，鉤住了一隻玉龍杯。說也奇怪，這梭子在半空中竟會自行轉彎，鉤住玉龍杯後斜斜飛回，又回到那侍衛手中。

眾人眼見這般怪異情景，無不愕然。胡斐見了那胖侍衛這等發射暗器的神技，忍不住叫道：「趙三哥！」

原來那胖侍衛正是千臂如來趙半山所喬裝改扮。那個去救書生的侍衛，卻是紅花會中的鬼見愁石雙英。這一干人早便在福康安府外接應，見那少年書生失手被擒，正好太監劉之餘在府門外經過，便擒了來假傳聖旨。但這些江湖上的豪傑之士終究不懂宮廷和官場規矩，一進福康安府便露出馬腳。趙半山見福康安神色和言語間已然起疑，不待他下令拿人，先下手為強，當即發出一枚飛燕銀梭，搶了一隻玉杯。這飛燕銀梭是他別出心裁的一種暗器，梭作弧形，擲出後能飛回手來。

他一搶到玉杯，猛聽得有人叫了聲：「趙三哥！」這叫聲中真情流露，似乎乍逢親人一般，舉目向叫聲來處瞧去，卻不見有熟識之人。要知胡斐和他暌別多年，身形容貌均已大變，別說他已喬裝改扮，就是沒有改裝，乍然相逢，也未必認得出來。

處身在這龍潭虎穴之中，一瞥間沒瞧見熟人，決無餘裕再瞧第二眼，他雙臂連揚，但聽得嗤嗤之聲不絕，每響一下，便有一枝紅燭被暗器打熄，頃刻間大廳中黑漆一團。只聽得他大聲叫道：「福康安看鏢！」跟著有兩人大聲慘叫，顯已中了他的暗器。但聽得乒乒乓乓，響起一片兵刃之聲，原來已有兩名衛士搶上將石雙英截住。

趙半山叫道：「走吧，不可戀戰！」他知身處險地，大廳之上高手如雲，一擊不中便當飄然遠引，救人之事，只得徐圖後計，眼下藉著黑暗中一片混亂，尚可脫身，若是時機一過，連自己也會陷身其中。但這時石雙英已被絆住，跟著又有兩人攻到，別說救人，連他自己也走不脫了。

胡斐當那少年書生為湯沛擒獲之時，即擬出手相救，只是廳上強敵環伺，單是正中太師椅上所坐的那四大掌門，自己對每一個都無制勝把握，突見趙半山打滅滿廳燈火，當下更不猶豫，立即縱身搶到那少年書生身旁。湯沛出手點穴，胡斐看得分明，所點的是「雲門」、「曲池」、「合谷」三穴，這時一俯身間，便往那書生肩後「天宗穴」上一拍，登時解了他的「雲門穴」，待要再去推拿他「天池穴」時，頭頂突然襲來一陣輕微掌風。

胡斐左手一翻，迎著掌風來處還了一掌，只覺敵人掌勢來得快極，拍的一聲輕響，雙掌相交。胡斐身子一震，不由自主的倒退半步，心中大吃一驚：「此人掌力恁地渾厚！」只得拚全力相抗，但覺對方內力無窮無盡的源源而來。胡斐暗暗叫苦，心想：「比拚掌力，非片刻間可決勝敗，燈燭少時便會點起，看來我脫身不易了。」對掌比拚，心中動念，都只是電光火石般的一霎間之事，忽聽得那少年書生低聲道：「多謝援手！」竟已躍起身來。

他這一躍起，胡斐立時醒悟：「我只解了他的雲門穴，他的曲池、合谷兩穴，原來是跟我對掌之人解了。那麼此人是友非敵。」他一想到此節，對方也同時想到：「我只解了他曲池、合谷兩穴，尚有雲門穴未解，原來是跟我對掌之人解了。那麼此人是友非敵。」兩人心念相同，當即各撤掌力。

那少年書生抓起躺在身旁的桑飛虹，急步奔出，叫道：「福康安已被我宰了！少林派眾位好漢攻東邊，武當派眾位好漢攻西邊！大夥兒殺啊！殺啊！」黑暗中但聽得兵刃亂響，廳上固是亂成一團，人人心中也是亂成一團。

眾衛士聽到福大帥被害，無不嚇出一身冷汗，又聽得「少林派眾位好漢攻東邊，武當派眾位好漢攻西邊」的喊聲，這兩大門派門人眾多，難道當真反叛了？

忽聽得周鐵鷦的聲音叫道：「福大帥平安無恙，別上了賊子的當。」待得眾衛士點亮燈燭，趙半山、石雙英，以及少年書生和桑飛虹都已不知去向。

只見福康安端坐椅中，湯沛和海蘭弼擋在身前，前後左右，六十多名衛士如肉屏風般團團保護。在這等嚴密防守之下，便是有千百名高手同時攻到，一時三刻之間也傷他不到半根毫毛，何況只是三數個刺客？但也因他手下衛士人人只想到保護大帥，趙半山和那少年書生等才得乘黑逃走。否則他數人武功再強，也決不能這般輕易的全身而退。

眾人見福康安臉帶微笑，神色鎮定，大廳上登時靜了下來；又見少林派掌門人大智禪師和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安坐中，都知那書生這一番喊叫，只不過是擾亂人心。

福康安笑道：「賊子胡言亂語，禪師和道長不必介意。」安提督走到福康安面前請安，說道：「卑職無能，竟讓賊子逃走，請大帥降罪。」福康安將手一擺，笑道：「這都是我累事，算不得是你們沒本事。大家顧著保護我，也不去理會毛賊了。」他心中甚是滿意，覺得眾衛士人人盡責，以他為重，竭力保護，又道：「幾個小毛賊來搗亂一番，算得甚麼大事？丟了一隻玉龍杯，嗯，那也好，瞧是那一派的掌門人日後去奪將來，再擒獲了這劫杯毛賊，這隻玉龍杯便歸他所有。這一件事又鬥智又鬥力，比之在這裏單是較量武功，不是更有意思麼？」

群豪大聲歡呼，都讚福大帥安排巧妙。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一眼，心下也不禁佩服福康安大有應變之才，失杯的醜事輕輕掩過，而且一翻手間，給紅花會伏下了一個心腹大患。武林中自有不少人貪圖出名，會千方百計地去設法奪回玉龍杯，不論成功與否，都是使紅花會樹下不少強敵。

※※※

福康安向安提督道：「讓他們接下去比試吧！」安提督躬身道：「是！」轉過身來，朗聲說道：「福大帥有令，請天下英雄繼續比試武藝，且瞧餘下的三隻御賜玉杯，歸屬誰手。」他雖是說「福大帥有令」，但還是用了一個「請」字，那是對群豪甚表尊重，以客禮相待之意。

福康安吩咐道：「搬開一張椅子！」便有一名衛士上前，將空著的太師椅搬開了一張，廳心留下三張空椅。眾人這時方始發覺，「崑崙刀」掌門人西靈道人已不知何時離座，想是他眼見各家各派武功高出自己之人甚多，與其被人趕下座位，還不如自行退位，免得出醜露乖。

這時胡斐思潮起伏，心中存著許多疑團：「福康安的一對雙生兒子如何又被他奪回？我冒充華拳門掌門人，是不是已被發覺？對方遲遲不予揭破，是不是暗中已佈置下極厲害的陷阱？我適才替那少年書生解穴，黑暗中與人對掌，此人內力渾厚，非同小可，他也出手助那書生，自是大廳上群豪之一，卻不知是誰？」

他明知在此處多耽得一刻，便多增一分凶險，但一來心中存著這許多疑團未解；二來眼見鳳天南便在身旁，好容易知道了他的下落，豈肯又讓他走了？三來也要瞧一瞧餘下的三隻玉龍杯由那派的掌門人所得。

其實，這些都只是他腦子裏所想到的原因，真正的原因，卻是在心中隱隱約約覺得的：袁紫衣一定會來。既知她要來，他就決計不走。便有天大的危險，也嚇他不走。

※※※

這時廳上又有兩對人在比拚武功。四個人都使兵刃。胡斐一看，見四人的武功比之以前出手的都高。不久一個使三節棍的敗了下去，另一個使流星鎚的上來。聽那唱名武官報名，是太原府的「流星趕月」童懷道。胡斐想起數月前與鍾氏三雄交手，曾聽他們提過「流星趕月童老師」的名頭。這童懷道在雙錘上的造詣果然甚是深厚，只十餘合便將對手打敗了，接著上來的兩人也都不是他敵手。

高手比武，若非比拚內力，往往幾個照面便分勝敗，而動到兵刃，生死決於俄頃，比之較量拳腳更是凶險得多。雙方比試者並無深仇大怨，大都是聞名不相識，功夫上一分高低，稍遜一籌者便即知難而退，誰都不願幹冒性命之險而死拚到底。因之在福康安這些只識武學皮毛的人眼中，比試的雙方都是自惜羽毛，數合間便有人退下，反不及黃希節、桑飛虹、歐陽公政、哈赤和尚等一干人猛打狠毆的好看。但武功高明之人卻看得明白，出賽者的武功越來越高，要取勝是越來越不容易，許多掌門人原本躍躍欲試的，這時都改變了主意，決定袖手旁觀。有時兩個人鬥得似乎沒精打采、平淡無奇，而湯沛、海蘭弼這些高手卻喝起采來。一般不明其理的後輩，不是瞠目結舌，呆若木雞，便是隨聲附和，假充內行。

饒是出賽者個個小心翼翼，但一入場子，總是力求取勝，兵刃無眼，還是有三個掌門人斃於當場，七個人身受重傷。總算福康安威勢懾人，死傷者門下的弟子即時不敢發作，但武林中冤冤相報的無數腥風血雨，都已在這一日中伏下了因子。

清朝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，武林中反清義舉此起彼伏，百餘年來始終不能平服，但自乾隆中葉以後，武林人士自相殘殺之風大盛，顧不到再來反清，使清廷去了一大隱憂。雖然原因多般，但這次天下掌門人大會實是一大主因。後來武林中有識之士出力調解彌縫，仍是難使各家各派泯卻仇怨。不明白福康安這個大陰謀之人，還道滿清氣運方盛，草莽英雄自相攻殺，乃天數使然。

※※※

流星趕月童懷道以一對流星雙錘，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連敗五派掌門高手，其餘的掌門人憚於他雙錘此來彼往、迅捷循環的攻勢，一時無人再上前挑戰。

便在此時，廳外匆匆走進一名武官，到福康安面前低聲稟告了幾句。福康安點了點頭，那武官走到廳口，大聲道：「福大帥有請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老師進見。」廳外又有武官傳呼出去：「福大帥有請天龍門北宗掌門人田老師進見。」

胡斐和程靈素對望一眼，心頭都是微微一震：「他也來了！」

過不多時，只見田歸農身穿長袍馬褂，微笑著緩步進來，身後跟隨著高高矮矮的八人。他走到福康安身前，躬身請安。福康安欠了欠身，拱手還禮，微笑著道：「田老師好，請坐吧！」

群豪一見，都想：「天龍門武功名震天下，已歷百年，自明末以來，胡苗范田四家齊名，代代均有好手。這姓田的氣派不凡，福大帥對他也是優禮有加，與對別派的掌門人不同。卻不知他是否真有驚人藝業？」每一派與會的均限四人，他卻帶了八名隨從，何況這般大模大樣的遲遲而至，群豪雖然震於他的威名，心中卻均有不平之意。

田歸農和少林、武當兩派掌門人點頭為禮，看來相互間均不熟識，但他和甘霖惠七省湯沛卻極是熟絡。湯沛拍著他肩膀笑道：「賢弟，做哥哥的一直牽記著你，心想怎麼到這當兒還不到來？倘若你竟是到得遲了，拿不到一隻玉龍杯，做哥哥的這一隻如何好意思捧回家去？你天龍門若是不得玉杯，那一天你高興起來，找老哥哥來比劃比劃，我除了雙手奉上玉杯，再沒第二句話好說，豈不糟糕？」跟著將福大帥囑令各派比試武功以取御杯的事，向他說了一遍。

田歸農笑道：「兄弟如何敢和大哥相比？我天龍門倘得福大帥恩典，蒙大哥照拂，能在天下英雄之前不太出醜丟臉，也已喜出望外了。」說著兩人一齊大笑。他話是說得謙虛，但神色之間，顯是將玉龍杯看作了囊中之物。湯沛和人人都很親熱，但對待田歸農的神情卻又與眾不同。聽他二人稱呼語氣，似乎還是拜把子的兄弟。

胡斐心想：「這姓田的和我交過手，武功雖比這些人都高，卻未必能及得上湯沛和海蘭弼，要說一定奪到玉龍杯，未免是將天下英雄都瞧得小了。」想起他暗算苗人鳳的無恥卑鄙行逕，已自打定了主意：「他不得玉龍杯便罷，若是僥倖奪得，好歹要他在天下群雄之前，大大的出一個醜。」他和田歸農在苗人鳳家中交過手，以祖傳刀法，打得他口吐鮮血，大敗而走，何況其時胡斐未得苗人鳳的指點，未悟胡家刀法中的精義要訣。此刻他單以刀法而論，天下幾乎無人勝得過他，即是與苗人鳳、趙半山這等第一流的高手相比，也已不遑多讓，田歸農自然遠非其敵。

當田歸農進來之時，大廳的比試稍停片刻，這時兵刃相擊之聲又作。田歸農坐在椅中，手持酒杯觀鬥。神色極是閒雅，眼看有人勝，有人敗，他只是臉帶微笑，無動於衷，有時便跟湯沛說幾句閒話。眾人都已看出，他面子上似是裝作高人一等，不屑和人爭勝，實則是以逸待勞，要到最後的當口方才出手，在旁人精疲力竭之餘，再行施展全力一擊。

流星趕月童懷道坐在太師椅中，見良久無人上來挑戰，突然一躍而起，走到田歸農身前，說道：「田老師，姓童的領教你的高招。」眾人都是一愣。自比試開始以來，總是得勝者坐在太師椅中，由人上前挑戰，豈知童懷道卻是走下座來，反去向田歸農求鬥。

田歸農笑道：「不忙吧？」手中仍是持著酒杯。童懷道說道：「反正遲早都是一鬥，乘著我這時還有力氣，向田老師領教領教。也免得你養精蓄銳，到最後來撿現成便宜。」他心直口快，想到甚麼，便說了出口，再無顧忌。群豪中便有二十餘人喝起采來。這些人見著田歸農這等大剌剌的模樣，早感不忿。

田歸農哈哈一笑，眼見無法推托，向湯沛笑道：「大哥，兄弟要獻醜了。」湯沛道：「恭祝賢弟馬到成功！」

童懷道轉過頭來，直瞪著湯沛，粗聲道：「湯老師，福大帥算你是四大掌門之一，請你作公證來著，這一個『公』字，未免有點兒不對頭吧？」湯沛被他直言頂撞，不免有些尷尬，強笑道：「在下那裏不公了？請童老師指教。」童懷道說道：「我跟田老師還沒比試，你就先偏了心啦，說甚麼『恭祝賢弟馬到成功。』天下英雄在此，這可是人人聽見的。」

湯沛心中大怒，近二三十年來，人人見了他都是湯大俠前、湯大俠後，從無一人敢對他如此頂撞，更何況是在大庭廣眾之間這般的直斥其非，但他城府甚深，仍是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也恭祝童老師旗開得勝。」

童懷道一怔，心想兩人比試，一個旗開得勝，一個馬到成功，天下決無是理，但他既這般說，卻也無從辯駁，便大聲道：「湯老師，祝你也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！」群豪一聽，一齊轟笑起來。

田歸農向湯沛使個眼色，意思說：「大哥放心，這無禮莽撞之徒，兄弟一定好好的教訓教訓他。」當下緩步走到廳心，道：「童老師請上吧！」

童懷道見他不卸長袍，手中又無兵刃，愈加憤怒，說道：「田老師要以空手接在下這對流星鎚麼？」

田歸農極工心計，行事自便持重，自忖如能在三招兩式之內將他打倒，在天下群雄之前大顯威風，自是再妙不過，但看對方身軀雄偉，肌肉似鐵，實非易與之輩。笑道：「童老師名滿晉陝，江湖上好漢那一個不知流星趕月的絕技，在下便使兵刃，也未必是童老師的對手。」右手一招，他大弟子曹雲奇雙手捧著一柄長劍，呈了上來。

田歸農接過了劍，左手一擺，笑道：「請吧！」童懷道見他劍未出鞘，心想你已兵刃在手，你愛甚麼時候拔劍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當下手指搭住錘鍊中心向下一轉，一對流星鎚直豎上來，那錘鍊竟如是兩根鐵棒一般。群豪齊聲稱讚：「好功夫！」

喝采聲中，他左錘仍是豎在半空，右錘平胸已然直擊出去，但這一錘飛到離田歸農胸口約有尺半之處，倏地停留不進，左錘迅捷異常的自後趕了上來，直擊田歸農的小腹。前錘虛招誘敵，後一錘才是全力出擊，他一上來便使出「流星趕月」的成名絕技。

田歸農微微一驚，斜退一步，長劍指出，竟是連著劍鞘刺了過去。童懷道大怒，心道：「你不除劍鞘，分明是瞧我不起。」當下手上加勁，將一對鐵錘舞成一團黑光。他這對雙錘一快一慢，一虛一實，而快者未必真快，慢者也未必真慢，虛虛實實，變化多端。田歸農長劍始終不出鞘，但一招一式，仍是依著「天龍劍」的劍法。

拆得三十餘招，田歸農已摸清楚對方錘法的路子，陡然間長劍一探，疾點童懷道左腿膝彎「曲泉穴」。這一招並非劍法，長劍連鞘，竟是變作判官筆用。童懷道吃了一驚，退後兩步。田歸農長劍橫砸，擊他大腿，這一下卻是將劍鞘當鐵鐧使，這一招「柳林換間」，原是鐧法。他在兩招之間，自劍法變為筆法，又自筆法變為鐧法。

童懷道心中一慌，左手流星鎚倒捲上來，右手在錘鍊上一推，鐵錘向田歸農眉心直撞過去。這是一招兩敗俱傷的打法，拚著大腿受劍鞘一砸，鐵錘卻也要擊中了他。

田歸農沒料到對方竟不閃避攻著，劍鞘距他大腿不過數寸，卻覺勁風撲面，鐵錘已飛了過來，若是兩下齊中，對方最多廢了一條腿，自己卻是腦漿迸裂之禍，百忙中倒轉長劍，往他錘鍊中搭去。這一下轉攻為守，登居劣勢。童懷道流星鎚一收，錘鍊已捲住長劍，往裏一奪，跟著右錘橫擊過去。

眼見田歸農兵刃被制，若要逃得性命，長劍非撒手不可，只聽得刷的一聲，青光一閃，長劍竟已出鞘，劍尖顫處，童懷道右腕中劍。原來他以錘鍊捲住長劍，一拉一奪之下，恰好將劍鞘拔脫。田歸農乘機揮劍傷敵，跟著搶上兩步，左手食指連動，點中了他胸口三處要穴。

童懷道全身酸麻，兩枚流星鎚砸將下來，打得地下磚屑紛飛。田歸農還劍入鞘，笑吟吟地道：「承讓！承讓！」坐入了童懷道先前坐過的太師椅中。

他雖得勝，但廳上群豪都覺這一仗贏得僥倖，頗有狡詐之意，並非以真實本領取勝，因此除了湯沛等人寥寥幾下采聲，誰都沒喝采叫好。

童懷道穴道被點後站著不動，擺著個揮錘擊人的姿式，橫眉怒目，模樣極是可笑。田歸農卻不給他解穴，坐在椅中自行跟湯沛說笑，任由童懷道出醜露乖，竟是視若無睹。廳上自有不少點穴打穴名家，心中均感不忿，但誰都知道，只要一出去給童懷道解了穴，便是跟田歸農和湯沛過不去。田歸農還不怎樣，那甘霖惠七省湯沛卻是名頭太大，那些點穴打穴名家十九是老成持重之輩，都不願為這事而得罪湯沛。但眼見童懷道傻不楞登的站在那裏，許多人都不禁為他難受。

※※※

西首席上一條大漢霍地站起，手中拖了一根又粗又長的鑌鐵棍，邁步出來，那鐵棍拖過磚地，嗆啷啷直響。他走到田歸農面前，大聲喝道：「姓田的，你給人家解穴道啊，讓他僵在這裏幹甚麼？」田歸農微笑道：「閣下是誰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叫李廷豹，你聽見過沒有？」

他這一下自報姓名，聲如霹靂，震得眾人耳中都是嗡嗡作響。群豪一聽此人便是李廷豹，都是微感詫異。原來李廷豹是五台派的掌門大弟子，在陝西延安府開設鏢局，以五郎棍法馳名天下，他的「五郎鏢局」在北七省也是頗有聲名。眾人心想他既是出名的鏢頭，自是精明強幹，老於世故，不料竟是這樣的一個莽夫。

田歸農坐在椅中，並不抬身，五台派李廷豹的名字，他自是聽見過的，但他假作訝色，搖頭道：「沒聽見過。閣下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啊？」李廷豹大怒，喝道：「五台派你聽見過沒有？」田歸農仍是搖頭，臉上卻顯得又是抱歉，又是惶恐，說道：「是五台？不是七台、八台麼？」他將「八台」兩字，故意念得跟「王八蛋」的「八蛋」相似，廳上一些年輕人忍不住便笑將起來。

好在李廷豹倒沒覺察，說道：「是五台派！大家是武林一脈，你快解童老師的穴道。」田歸農道：「你跟童老師是好朋友麼？」李廷豹道：「不是！我跟他素不相識。但你這般作弄人，太不成話。我瞧不過眼。」田歸農皺眉道：「我只會點穴，當年師父沒教我解穴。」李廷豹道：「我不信！」

福康安、安提督等一干人聽著他二人對答，很覺有趣，均知田歸農是在作弄這個渾人。這些親貴大官看著眾武師比武，原是當作一樁賞心樂事，便如看戲聽曲、瞧變戲法一般，一連串不停手的激烈打鬥之後，有個小丑來插科打渾，倒也興味盎然。

田歸農一眼瞥見福康安笑嘻嘻的神氣，更欲湊趣，便道：「這樣吧！你在他膝彎裏用力踢一腳，便解開了他穴道。」李廷豹道：「當真？」田歸農道：「師父以前這樣教我，不過我自己也沒試過。」

李廷豹提起右足，在童懷道膝彎裏一踢。他這一腳力道用得不大，但童懷道還是應腳而倒，滾在地下，翻了幾個轉身，手足姿式絲毫不變，只是以直立變為橫躺。原來李廷豹是上了當，要救人反而將人踢倒。

福康安哈哈大笑，眾貴官跟著笑了起來。群豪本來有人想斥責田歸農的，但見福康安一笑，都不敢出聲了。

笑聲未絕，忽聽得呼呼呼三響，三隻酒杯飛到半空，眾人一齊抬頭瞧去，只見三杯互相碰撞，乒乓兩聲，撞得粉碎。眾人目光順著酒杯的碎片望下地來，只見童懷道已然站起，手中握著一隻酒杯，說道：「那一位英雄暗中相助，童懷道終身不忘大德。」說著將酒杯揣在懷中，狠狠瞧了田歸農一眼，急奔出廳。

原來有人擲杯飛空互撞，乃是要引開各人的目光，當眾人一齊瞧著空中的三隻酒杯之時，他卻又以一隻酒杯擲去，打在童懷道背心的「筋縮穴」上，解開了他被點的穴道。

這一下廳上許多高手都被瞞過，大家均知這一下功夫甚是高明，卻誰也不知是何人出手。

湯沛拿過兩隻酒杯，斟滿了酒，走到胡斐席前，說道：「這位兄台面生得很哪！請教尊姓大名，閣下飛杯解穴的功夫，在下欽佩得緊。」

胡斐適才念著童懷道是鍾氏三雄的朋友，又見田歸農辱人太甚，動了俠義心腸，雖知身在險地，卻忍不住出手替他解開穴道，那知湯沛目光銳利，竟然瞧破。胡斐說道：「在下是華拳門的，敝姓程，草字靈胡。湯大俠說甚麼飛杯解穴，在下可不懂了。」湯沛呵呵笑道：「閣下何必隱瞞？這一席上不是少了四隻酒杯麼？」胡斐心想：「看來他也不是瞧見我飛擲酒杯，只不過查到我席上少了四隻酒杯而已。」於是轉頭向郭玉堂道：「郭老師，原來你身懷絕技，飛擲酒杯，解了那姓童的穴道。佩服佩服！」

郭玉堂最是膽小怕事，唯恐惹禍，忙道：「我沒擲杯，我沒擲杯。」

湯沛識得他已久，知他沒這個能耐，一看他同席諸人，只華拳門的蔡威成名已久，但素知他暗器功夫甚是平常，於是將右手的一杯酒遞給胡斐，笑道：「程兄，今日幸會！兄弟敬你一杯。」說著舉杯和他的酒杯輕輕一碰。

只聽得乒的一響，胡斐手中的酒杯忽地碎裂，熱酒和瓷片齊飛，都打在胡斐胸口。原來湯沛在這一碰之中，暗運潛力，胡斐的武功如何，這只一碰便可試了出來。不料兩杯相碰，華拳門掌門人程靈胡似乎半點內功也沒有，酒杯粉碎之下，酒漿瓷片都濺向他一邊。湯沛手中酒杯固然完好無損，衣上也不濺到半點酒水。湯沛微笑道：「對不起！」自行回歸入座，心想：「這小老兒稀鬆平常，那麼飛杯解穴的卻又是誰？」

※※※

只見田歸農和李廷豹已在廳心交起手來。田歸農手持長劍，青光閃閃，這次劍已出鞘，不敢再行托大。李廷豹使開五郎棍法，一招招「推窗望月」、「背棍撞鐘」、「白猿問路」、「橫攔天門」，只見他圈、點、劈、軋、挑、撞、撒、殺，招熟力猛，使將出來極有威勢。群豪瞧得暗暗心服，這才知五郎鏢局近十多年來聲名極響，李總鏢頭果是有過人的技藝。田歸農的天龍劍自也是武林中的一絕，激鬥中漸漸佔到了上風，但要在短時內取勝，看來著實不易。

酣鬥之中，田歸農忽地衣襟一翻，嗆啷一聲，從長衣下拔出一柄短刀。燭火之下，這刀光芒閃爍不定，遠遠瞧去，如寶石，如琉璃，如清水，如寒冰。

只見李廷豹使一招「倒反乾坤」，反棍劈落，田歸農以右手長劍一撥。李延豹鐵棍向前直送，正是一招「青龍出洞」，這一招從鎖喉槍法中變來，乃是奇險之著。但他使得純熟，時刻分寸，無不拿捏恰到好處，正是從奇險中見功力。田歸農卻不退閃，左手單刀上撩，噹的一響，鑌鐵棍斷為兩截。田歸農乘他心中慌亂，右手劍急刺而至，在他手腕上一劃，筋脈已斷。

李廷豹大叫一聲，拋下鐵棍。他腕筋既斷，一隻右手從此便廢了。他一生單練五郎棍，棍棒功夫必須雙手齊使，右手一廢，等於武功全失。霎時之間，想起半生苦苦掙來的威名一敗塗地，鏢局子只好關門，自己錢財來得容易，素無積蓄，一家老小立時便陷入凍餒之境；又想起自己生性暴躁，生平結下冤家對頭不少，別說仇人尋上門來無法對付，便是平日受過自己氣的同行後輩、市井小人，冷嘲熱諷起來又怎能受得了？他是個直肚直腸之人，只覺再多活一刻，這口氣也是嚥不下去，左手拾起半截鐵棍，咚的一聲，擊在自己腦蓋之上，登時斃命。

大廳上眾人齊聲驚呼，站立起來，大家見他提起半截鐵棍，都道必是跟田歸農拚命，那料到竟會自戕而死。這一個變故，驚得人人都說不出話來。安提督道：「掃興，掃興！」命人將屍身抬了下去。

李廷豹如是在激鬥中被田歸農一劍刺死，那也罷了，如此這般逼得他自殺，眾人均感氣憤。

西南角上一人站了起來，大聲說道：「田老師，你用寶刀削斷鐵棍，勝局已定，何必再斷他手筋？」田歸農道：「兵器無眼，倘若在下學藝不精，給他掃上一棍，那也是沒命的了。」那人冷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學藝很精的了？」田歸農道：「不敢！老兄如是不服，盡可下場指教。」那人道：「很好！」

這人使的也是長劍，下場後竟是不通姓名，刷刷兩劍，向田歸農當胸直刺。田歸農仍是右劍左刀，拆不七八合，噹的一聲，寶刀又削斷了他的長劍，跟著一劍刺傷了他左胸。

群豪見他出手狠辣，接二連三的有人上來挑戰，這些人大半不是為了爭奪玉龍杯，只覺李廷豹死得甚慘，要挫折一下田歸農的威風。可是他左手寶刀實在太過厲害，不論甚麼兵刃，碰上了便即斷折，到後來連五行輪、獨腳銅人這些怪異兵刃也都出場，但無一能當他寶刀的鋒銳。

有人出言相激，說道：「田老師，你武功也只平平，單靠一柄寶刀，那算的是甚麼英雄？你有種的，便跟我拳腳上見高下。」田歸農笑道：「這寶刀是我天龍門世代相傳的鎮門之寶。今日福大帥要各家各派較量高下。我是天龍門的掌門人，不用本門之寶，卻用甚麼？」

他出手之際，也真是不留情面，寶刀一斷人兵刃，右手長劍便毀人手足，連敗十餘人後，旁人見上去不是斷手，便是折足，無不身受重傷，雖有自恃武功能勝於他的，但想不出抵擋他寶刀的法門，個個畏懼束手。

湯沛見無人再上來挑戰，呵呵笑道：「賢弟，今日一戰，你天龍門威震天下，我做哥哥的臉上也有光彩。來來來，我敬你一杯慶功酒！」

胡斐向程靈素瞧了一眼，程靈素緩緩搖頭。胡斐自也十分惱恨田歸農的強橫，但一來不敢洩露身份，適才飛杯擲解童懷道的穴道，幾乎已被湯沛看破；二來這柄寶刀如此厲害，實是生平從所未見的利器，若是上去相鬥，先已輸了七成。又想：「當日他率眾去苗人鳳家中之時，何以不攜這柄寶刀？那時如果他寶刀在手，說不定我已活不到今日了。」他不知天龍門這把寶刀由南北二宗輪值執掌，當時卻尚在南宗的掌門人手中。

※※※

只見田歸農得意揚揚的舉起酒杯，正要湊到唇邊，忽聽得嗤的一聲，一粒鐵菩提向他酒杯飛了過去，想是有人發暗器要打破他的酒杯。

田歸農視若不見，仍是舉杯喝酒。曹雪奇叫道：「師父，小心！」田歸農待那鐵菩提飛到身前，伸出手指，嗒的一聲輕響，將鐵菩提彈出廳門。眾人見他露了這手，雖然不直他的為人，卻也有人禁不住叫了聲：「好！」

那粒鐵菩提疾飛而出，廳門中正好走進一個人來。那人見暗器飛向自己胸口，也是伸指一彈，說道：「便這般迎接客人麼？」那鐵菩提經他一彈，立時發出尖銳的破空之聲，向田歸農飛回。從聲音聽來，這一彈之力實是驚人，比田歸農厲害多了。

田歸農一驚之下，不敢伸手去接，身子向右一閃。他身後站著一名福康安的衛士，聽得風聲，鐵菩提已到身前，不及閃讓，忙伸手抄住，但聽喀的一響，中指骨已然折斷，疼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。

眾人見小小一枚鐵菩提，竟能在一彈之下將人指骨折斷，此人指力的凌厲，實是罕見罕聞，一齊注目向他瞧去。

只見此人極瘦極高，左手拿著隻虎撐，肩頭斜掛藥囊，一件青布長袍洗得褪盡了顏色，拖著雙破爛泥濘的布鞋，裝束打扮，便是鄉鎮間常見的走方郎中，只是目光炯炯，顧盼似電，五官奇大，粗眉、大眼、大鼻、大口、雙耳招風，顴骨高聳，這副相貌任誰一見之後都永遠不會忘記，頭髮已然花白，至少已有五十來歲，臉上生滿了黑斑。他身後跟著二人，似是他弟子或是廝僕，神態極是恭謹。

胡斐和程靈素見了當先那人還不怎樣，一看到他身後二人，卻是吃了一驚，原來一個老書生，正是程靈素的大師兄慕容景岳；另一個駝背跛足的女子，卻是她三師姊薛鵲。胡斐和程靈素對瞧一眼，都是大奇：「怎麼他兩個死對頭走到了一起？薛鵲的丈夫姜鐵山卻又不在？」程靈素見胡斐眼光中露出疑問之色，知他是問那個走方郎中是誰，便緩緩的搖了搖頭，她可也不認識。

忽聽得「啊喲」一聲慘叫，那指頭折斷的衛士跌倒在地，不住打滾，將一隻手掌高高舉起。眾人初時均感奇怪：「既然身為福大帥的衛士，自有相當武功，怎地斷了一根指頭也抵受不起？」待見到他那隻手掌其黑如墨，才知原來是中了劇毒。

這次天下各家各派掌門人大聚會，福府眾衛士雄心勃勃，頗有和各派好手一爭雄長之意，要顯得在京中居官的英雄確有真才實學，決不輸於各地的草莽豪傑。這手指折斷的衛士歸周鐵鷦所管，他見此人如此出醜，眉頭一皺，上前喝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！這一點兒苦頭也挨不起，太不成話啦！」那人對周鐵鷦很是懼怕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掙扎著待要站起，突然身子一幌，暈了過去。周鐵鷦從酒席上取過一雙筷子，挾起那顆鐵菩提一看，見上面刻著一個「柯」字，臉色微變，朗聲說道：「蘭州柯子容柯三爺，你越來越長進啦。這鐵菩提上餵的毒藥可厲害得緊哪！」

只見人叢中站起一個滿臉麻子的大漢，說道：「周老爺你可別血口噴人。這枚鐵菩提是我所發，那是不錯，我只是瞧不過人家狂妄自大，要打碎人家手中酒杯。我柯家暗器上決計不許餵毒，世代相傳，向為禁例，柯子容再不肖，也不敢壞了祖宗的家規。」周鐵鷦見聞廣博，也知柯家擅使七般暗器，但向來嚴禁餵毒，當下沉吟不語，只道：「這可奇了！」

柯子容道：「讓我瞧瞧！」走過來拿起那枚鐵菩提一看，道：「這是我的鐵菩提啊，這上面怎會有毒……啊喲！」突然間大叫一聲，將鐵菩提投在地下，右手連揮，似乎受到烈火燒炙一般。只見他臉色慘白，要將受傷的手指送到口中吮吸，周鐵鷦疾出一掌，斫中他的小臂，叫道：「吸不得！」擋住他手指入口，看他大拇指和食指兩根手指時，都已腫了起來，色如淡墨。柯子容全身發顫，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一滴滴的滲了出來。

那走方郎中向著慕容景岳道：「給這兩人治一治。」慕容景岳道：「是！」從懷中取出一盒藥膏，在柯子容和那衛士手上塗了一些。柯子容顫抖漸止，那衛士也醒了轉來。

群豪這才醒悟，柯子容發鐵菩提打田歸農的酒杯，田歸農隨手彈出，又給那走方郎中彈回。但走方郎中就這麼一彈，已在鐵菩提上餵了極厲害的毒藥。這等下毒的本領，江湖上恐怕只有一人。廳上不少人已在竊竊私語：「毒手藥王，毒手藥王！莫非是毒手藥王？」

周鐵鷦走近前去，向那走方郎中一抱拳，說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」那人微微一笑，並不回答。慕容景岳道：「在下慕容景岳，這是拙荊薛鵲。」他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這位是咱夫婦的師父，石先生，江湖上送他老人家一個外號，叫作『毒手藥王』！」

這「毒手藥王」四字一出口，旁人還都罷了，要知與會的不是一派掌門，多半便是各派的耆宿長老，大都知道「毒手藥王」乃是當世使毒的第一高手，慕容景岳就算不說，也早猜想是他。但這四個字聽在程靈素和胡斐耳中，實是詫異無比。程靈素更為氣惱，心想這人不但假冒先師名頭，而這句話出諸大師兄之口，尤其令她悲憤難平。另一件事也使她甚是奇怪：三師姊薛鵲原是二師兄姜鐵山之妻，兩人所生的兒子也已長大成人，何以這時大師兄卻公然稱她為「拙荊」？她料知這中間必已發生極重大的變故，眼下難以查究，唯有靜觀其變。

周鐵鷦雖然勇悍，但聽到「毒手藥王」的名頭，還是不禁變色，抱拳說了句：「久仰！久仰！」石先生伸出手去，笑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，咱倆親近親近。」周鐵鷦霍地退開一步，抱拳道：「在下周鐵鷦，石前輩好！」他膽子再大，也決不敢去和毒手藥王拉手。

石先生呵呵大笑，走到福康安面前，躬身一揖，說道：「山野閒人，參見大帥！」這時福康安身旁的衛士已將毒手藥王的來歷稟告了他，福康安眼見他只是手指輕彈鐵菩提，便即傷了兩人，知道此人極是了得，當下微微欠身，說道：「先生請坐！」

石先生帶同慕容景岳、薛鵲夫婦在一旁坐了。附近群豪紛紛避讓，誰也不敢跟他三人挨近，霎時之間，他師徒三人身旁空蕩蕩地清出了一大片地方。

一名武官走了過去，離石先生五尺便即站定，將爭奪御杯以定門派高下的規矩說了，話一說完，立即退開，唯恐沾染到他身上的一絲毒氣。

石先生微笑道：「尊駕貴姓？」那武官道：「敝姓巴。」石先生道：「巴老爺，你何必見我等害怕？老夫的外號叫作『毒手藥王』，雖會下毒，也會用藥治病啊。巴老爺臉上隱布青氣，腹中似有蜈蚣蟄伏，若不速治，十天後只怕性命難保。」那武官大吃一驚，將信將疑，道：「肚子裏怎會有蜈蚣？」石先生道：「巴老爺最近可曾和人爭吵？」

北京城裏做武官的，和人爭吵乃是家常便飯，那自然是有的，那姓巴的武官驚道：「有啊！難道……難道那狗賊向我下了毒手？」石先生從藥囊中取出兩粒青色藥丸，說道：「巴老爺若是信得過，不妨用酒吞服了這兩粒藥。」

那武官給他說得心中發毛，隱隱便覺肚中似有蜈蚣爬動，當下更不多想，接過藥丸丟在嘴裏，拿起一碗酒，骨嘟嘟的喝下去。過不多時，便覺肚痛，胸口煩惡欲嘔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嘔了許多食物出來。

石先生搶上三步，伸手在他胸口按摩，喝道：「吐乾淨了！別留下了毒物！」那武官拚命嘔吐，一低頭，只見嘔出來的穢物之中有三條兩寸長的蟲子蠕蠕而動，紅頭黑身，正是蜈蚣。那武官大叫：「三條……三條蜈蚣！」一驚之下，險些暈去，忙向石先生拜倒，謝他救命之恩。廊下僕役上來清掃穢物。群豪無不嘆服。

胡斐不信人腹中會有蜈蚣，但親眼目睹，卻又不由得不信。程靈素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別說三條小蜈蚣，我叫你肚裏嘔出三條青蛇出來也成。」胡斐道：「怎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給你服兩粒嘔吐藥丸，我袖中早就暗藏毒蟲。」胡斐低聲道：「是了，乘我嘔吐大作、肚痛難當之際，將毒蟲丟在穢物之中，有誰知道？」程靈素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他搶過去給那武官按摩胸口，倘若沒這一著，戲法就不靈。」胡斐低聲道：「其實這人武功很是了得，大可不必玩這種玄虛。」程靈素語聲放到極低，說道：「大哥，這大廳上所有諸人之中，我最懼怕此人。你千萬得小心在意。」胡斐自跟她相識以來，見她事事胸有成竹，從未說過「懼怕」兩字，此刻竟是說得這般鄭重，可見這石先生實在非同小可，又想此人冒了她先師之名出來招搖，敗壞她先師的名頭，她終究不能袖手不理。

只聽得石先生笑道：「我雖收了幾個弟子，可是向來不立甚麼門派。今日就跟各位前輩學學，也來開宗立派，僥倖捧得一隻銀鯉杯回家，也好讓弟子們風光風光。」緩步走將過去，大模大樣的在田歸農身旁太師椅中一坐，卻那裏是得一隻銀鯉杯為已足，顯是要在八大門派中佔一席地。

他這麼一坐，憑了「毒手藥王」數十年來的名聲，手彈鐵菩提的功力，傷人於指顧間的下毒手法，這一隻玉龍杯就算是拿定了，誰也不會動念去跟他挑戰，可也沒誰動念去跟他說話。

一時之間，大廳靜了一片。少林派的掌門方丈大智禪師忽道：「石先生，無嗔和尚跟你怎麼稱呼？」石先生道：「無嗔？不知道，我不認得。」臉上絲毫不動聲色。大智禪師雙手合什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石先生道：「怎麼？」大智禪師又宣了一聲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石先生便不再問。

自他師徒三人進了大廳，程靈素的目光從沒離開過他三人，只見石先生慢慢轉過頭去，和田歸農對望了一眼。兩人神色木然，目光中全無示意，但程靈素心念一動，已然明白：「他兩人早已相識。田歸農知道我師父的名字，知道『無嗔大師』才是真正的『毒手藥王』。這位少林高僧卻也知道。」忽又想到：「田歸農用來毒瞎苗人鳳的斷腸草，原來就是這人給的。」

※※※

田歸農寶刀鋒利，石先生毒藥厲害，坐穩了兩張太師椅，八隻玉龍杯之中，只有一隻還沒主人。群豪均想：「是否能列入八大門派，全瞧這最後一隻玉龍杯由誰搶得。」真所謂人同此心，頃刻之間，人叢中躍出七八人來，一齊想去坐那張空，三言兩語，便分成四對鬥了起來。頃刻敗者退下，勝者或接續互鬥，或和新來者應戰，此來彼往的激鬥良久，只聽得門外更鼓打了四更，相鬥的四人敗下了兩人，只剩下兩個勝者互鬥。

這兩人此時均以渾厚掌力比拚內力，久久相持不決，比的是高深武功，外形看來卻是平淡無奇。福康安很不耐煩，接連打了幾個呵欠，說道：「瞧得悶死人了！」這句話聲音甚輕，但正在比拚內功的兩人卻都清清楚楚的聽入耳中。兩人臉色齊變，各自撤掌，退後三步。一個道：「咱們又不是耍猴兒戲的，到這裏賣弄花拳繡腿，叫官老爺們喝采！」另一個道：「不錯！回家抱娃娃去吧！」兩人說著呵呵而笑，攜手出了大廳。

胡斐暗暗點頭：「這二人武功甚高，識見果然也高人一等。只可惜亂哄哄之中沒聽到他們的名字。」轉頭問郭玉堂時，他也不識這兩個鄉下土老兒一般的人物。

郭玉堂說道：「他們上來之時，安提督問他們姓名門派，兩人都是笑了笑沒說。」胡斐心想：「這兩位高手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，連姓名也沒留下。」

※※※

他正低了頭和郭玉堂悄聲說話，程靈素忽然輕輕碰了碰他手肘，胡斐抬起頭來，只聽得一名武官唱名道：「這位是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鳳老爺！」但見鳳天南手持熟銅棍，走上去在空著的太師椅中一坐，說道：「那一位前來指教。」胡斐大喜，心想：「這廝的武功未達一流高手之境，居然也想來奪玉龍杯，先讓他出一番醜，再來收拾他，那更妙了。」

只見鳳天南接連打敗了兩人，正自得意洋洋，一個手持單刀的人上去挑戰。這個人的武藝可就高了，只三招一過，胡斐心道：「這惡賊決不是對手！」

果然鳳天南吼叫連連，迭遇險招。那使單刀的似乎不為已甚，只盼他知難而退，並不施展殺手，因此雖有幾次可乘之機，卻都使了緩招。但鳳天南只是不住倒退，並不認輸，突然間橫掃一棍，那使單刀的身形一矮，銅棍從他頭頂掠過。他正欲乘勢進招，忽地叫聲：「啊喲！」就地一滾，跟著躍了起來，但落下時右足一個踉蹌，站立不定，又摔倒在地，怒喝：「你使暗器，不要臉！」

鳳天南拄棍微笑，說道：「福大帥又沒規定不得使暗器。上得場來，兵刃拳腳，毒藥暗器，悉聽尊便。」

那使單刀的捲起褲腳，只見膝頭下「犢鼻穴」中赫然插著一枚兩寸來長的銀針。這「犢鼻穴」正當膝頭之下，俗名膝眼，兩旁空陷，狀似牛鼻，因以為名，正是大腿和小腿之交的要緊穴道，此穴中針，這條腿便不管用了。

群豪都是好生奇怪，眼見適才兩人鬥得甚緊，鳳天南絕無餘暇發射暗器，又沒見他抬臂揚手，這枚銀針不知如何發出？

那使單刀的拔下銀針，恨恨退下。又有一個使鞭的上來，這人的鐵鞭使得猶如暴風驟雨一般，二十餘招之內，一招緊似一招，竟不讓鳳天南有絲毫喘息之機。他眼見鳳天南棍法並不如何了得，倒是那無影無蹤的銀針甚是難當，因此上殺招不絕，決不讓他緩手來發射暗器，那知鬥到將近三十招時，鳳天南棍法漸亂，那使鞭的卻又是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倒退開去，從自己小腹上拔出一枚銀針，傷口血流如注，傷得竟是極重。

廳上群豪無不驚詫，似鳳天南這等發射暗器，實是生平所未聞。若說是旁人暗中相助，眾目睽睽之下，總會有人發見。眼下這兩場相鬥，都是鳳天南勢將不支之時，突然之間對手中了暗器。難道鳳天南竟會行使邪法，心念一動，銀針便會從天飛到？

偏有幾個不服氣的，接連上去跟他相鬥。一人全神貫注的防備銀針，不提防給他銅棍擊中肩頭，身負重傷，另外三人卻也都給他「無影銀針」所傷。一時大廳之上群情聳動。

胡斐和程靈素眼見鳳天南接二連三以無影銀針傷人，凝神觀看，竟是瞧不出絲毫破綻。胡斐本想當鳳天南興高采烈之時，突然上前將他殺死，一來為佛山鎮上鍾阿四全家報仇，二來好顯揚華拳門的名頭，但瞧不透這銀針暗器的來路，只有暫且袖手，若是貿然上前爭鋒，只要一個措手不及，非但自取其辱，抑且有性命之憂。

程靈素猜到他的心意，緩緩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隻玉龍杯，咱們不要了吧？」胡斐向蔡威和姬曉峰道：「這位鳳老師的武功，還不怎樣，只是……」姬曉峰點頭道：「是啊，他放射的銀針可實在邪門，無聲無息，無影無蹤，竟是沒半點先兆，直至對方一聲慘叫，才知是中了他的暗器。」蔡威道：「除非是頭戴鋼盔，身穿鐵甲，才能跟他鬥上一鬥。」

蔡威這句話不過是講笑，那知廳上眾武官之中，當真有人心懷不服，命人去取了上陣用的鐵甲，全身披掛，手執開山大斧，上前挑戰。

這名武官名叫木文察，當年隨福康安遠征青海，搴旗斬將，立過不少汗馬功勞，乃是清軍中的一員出名的滿洲猛將，這時手執大斧走到廳中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同僚袍澤齊聲喝采。福康安也賜酒一杯，先行慰勞。

兩人一接上手，棍斧相交，噹噹之聲，震耳欲聾，兩般沉重的長兵器攻守抵拒，捲起陣陣疾風，燭光也給吹得忽明忽暗。木文察身穿鐵甲，轉動究屬極不靈便，但仗著膂力極大，開山巨斧舞將開來，實是威不可當。

周鐵鷦、曾鐵鷗和王劍英、王劍傑四人站在福康安身前，手中各執兵刃，生怕巨斧或是銅棍脫手甩出，傷及大帥。

鬥到二十餘合，鳳天南攔頭一棍掃去，木文察頭一低，順勢揮斧去砍對方右腿，忽聽得拍的一聲輕響，旁觀群豪「哦」的一下，齊聲呼叫。兩人各自躍開幾步，但見地下墮著一個紅色絨球，正是從木文察頭盔上落下，絨球上插著一枚銀針，閃閃發亮。

想是木文察低頭揮斧之時，鳳天南發出無影銀針，只因顧念他是福大帥愛將，不敢傷他身子。那絨球以鉛絲繫在頭盔之上，須得射斷鉛絲，絨球方能落下，雖然兩人相距甚近，但倉卒間竟能射得如此之準，不差毫釐，實是了不起的暗器功夫。

木文察一呆之下，已知是對方手下容情，這一針倘是偏低數寸，從眉心間貫腦而入，這時焉有命在？便是全身鐵甲，又有何用？他心悅誠服，雙手抱拳，說道：「多承鳳老師手下留情。」鳳天南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小人武藝跟木大人相差甚遠，這些發射暗器的微末功夫，在疆場之上那是絕無用處。倘若咱倆騎馬比試，小人早給大人一斧劈下馬來了。」木文察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

福康安聽鳳天南說話得體，不敢恃藝驕其部屬，心下甚喜，說道：「這位鳳老師的玩藝兒很不錯。」將手中的碧玉鼻煙壺遞給周鐵鷦，道：「賞了他吧！」鳳天南忙上前謝賞。

木文察貫甲負斧，叮叮噹噹的退了下去。群豪紛紛議論。

人叢中忽然站起一人，朗聲道：「鳳老師的暗器功夫果然了得，在下來領教領教。」眾人回頭一看，只見他滿臉麻皮，正是適才發射鐵菩提而中毒的柯子容。他手上塗了藥膏後，這時毒性已解。

他蘭州柯家以七般暗器開派，叫做「柯氏七青門」。那七種暗青子？便是袖箭、飛蝗石、鐵菩提、鐵蒺藜、飛刀、鋼鏢、喪門釘，號稱「箭、蝗、菩、藜、刀、鏢、釘」七絕。雖然這七種暗器都是極常見之物，但他家傳的發射手法與眾不同，刀中夾石，釘中夾鏢，而且數種暗器能在空中自行碰撞，射出時或正或斜，令人極難擋避。若在空曠之處相鬥，還能竄開數丈，然後看準暗器來路，或加格擊，或行躲閃，但在這大廳之上，地位窄小，卻是極難對付了。

鳳天南將鼻煙壺鄭而重之的用手帕包好，放入懷中，顯得對福康安尊敬之極，這才朗聲說道：「這位柯老師要跟在下比試暗器，大廳之上，暗器飛擲來去，若是誤傷了各位大人，那可吃罪不起。」

周鐵鷦笑道：「鳳老師不必多慮，儘管施展便是。咱們做衛士的，難道盡吃飯不管事麼？」鳳天南含笑抱拳，說道：「得罪，得罪！」胡斐心想：「無怪這惡賊獨霸一方，歷久不敗。他交結官府，確是心思周密，手段十分高明。」

只見柯子容除了長袍，露出全身黑色緊身衣靠。他這套衣褲甚是奇特，到處都是口袋和帶子，這裏盛一袋鋼鏢，那裏插三把飛刀，自頭頸以至小腿，沒一處不裝暗器，胸前固然有袋，背上也有許多小袋。福康安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虧他想得出這套古怪裝束，周身倒如刺蝟一般。」

只見柯子容左手一翻，從腰間取出一隻形似水杓的兵器來，只是杓口鋒利，有如利刃。原來那是他家傳的獨門兵器，有一個特別名稱，叫做「石沉大海」。這「石沉大海」一物二用，本身有三十六路招數，用法介乎單刀和板斧之間，但另有一般妙用，可以抄接暗器，敵人不論何種暗器發射過來，他這鐵杓一兜一抄，便接了過去，宛似石沉大海般無影無蹤，他反可從杓中取過敵人暗器，隨即還擊。這「石沉大海」不屬於十八般兵器之列，乃是旁門的兵刃，江湖上也有稱之為「借箭杓」的，意謂可借敵人之箭而用。

他這兵器一取出，廳上群豪倒有一大半不識得。鳳天南笑道：「柯老師今日讓我們大開眼界。」胡斐卻想：「同是暗器名家，趙三哥瀟灑大方，身上不見一枚暗器，卻是取之不絕，用之不盡，這姓柯的未免顯得小家氣了。」

只見柯子容鐵杓一翻，斜劈鳳天南肩頭。鳳天南側身讓開，還了一棍，兩人便鬥將起來。那柯子容口說是跟他比試暗器，但杓法精妙，步步進逼，竟是不放暗器。

鬥了一陣，柯子容叫道：「看鏢！」颼的一響，一枚鋼鏢飛擲而出。鳳天南年紀已然不輕，多年來養尊處優，身材也極肥胖，但少年時的功夫竟沒絲毫擱下，縱躍靈活，輕輕一閃，便把鋼鏢讓了開去。柯子容又叫道：「飛蝗石，袖箭！」這一次是兩枚暗器同時射了出來。鳳天南低頭避開一枚，以銅棍格開一枚。只聽柯子容又叫道：「鐵蒺藜，打你左肩！飛刀，削你右腿！」果然一枚鐵蒺藜擲向他左肩，一柄飛刀削向他的右腿。鳳天南先行得他提示，輕輕巧巧的便避過了。

眾人心想，這柯子容忒也老實，怎地將暗器的種類去路，一一先跟他說了？那知他擲出八九枚暗器後，口中呼喝越來越快，暗器也越放越多，呼喝卻非每次都對了。有時口中呼喝用袖箭射左眼，其實卻是發飛蝗石打右胸。眾人這才明白，原來他口中呼喝乃是擾敵心神，接連多次呼喝不錯，突然夾一次騙人的叫喚，只要稍有疏神，立時便會上當。倘若暗器去路和呼喝全然不同，對方便可根本置之不理，惡在對的多而錯的少，只偶爾在六七次正確的呼喝之中，夾上一次使詐，那就極為難防。

郭玉堂道：「柯家七青門的暗器功夫，果是另有一功，看來他口中的呼喝，也是從小練起，其厲害之處，實不輸於鋼鏢飛刀。他這『七青門』之名，要改為『八青門』才合。」姬曉峰道：「但這般詭計多端，不是名門大派的手段。」

程靈素手中玩弄著從煙霞散人處奪來的大煙袋，說道：「那鳳老師怎地還不發射銀針？這般搞下去，終於要上了這姓柯的大當為止。」姬曉峰道：「我瞧這姓鳳的似乎是成竹在胸，他發射暗器是貴精不貴多，一擊而中，便足制勝。」程靈素「嗯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比暗器便比暗器，這柯子容摽裏摽唆的纏夾不清。」

這時大廳上空，十餘枚暗器飛舞來去，好看煞人。周鐵鷦等嚴加戒備，保護大帥。安提督等大官身側，也各有高手衛士防衛。眾衛士不但防柯子容發射的鏢箭飛來誤傷，還恐群豪之中混有刺客，乘亂發射暗器，竟向大帥下手。

程靈素忽道：「這姓柯的太過討厭，我來開他個玩笑。」只聽得柯子容叫道：「鐵蒺藜，打你左臂！」程靈素學著他的聲調語氣，也叫道：「肉饅頭，打你的嘴巴！」右手在煙斗上湊了一下，隨手一揚，一枚小小的暗器果然射向他的嘴巴。這暗器飛去時並無破空之聲，看來份量甚輕，只是上面帶有一絲火星。俗語道：「肉饅頭打狗，有去無回。」眾人聽到「肉饅頭，打你的嘴巴」八字，已是十分好笑，何況她學的聲調語氣，跟柯子容的呼喝一般無二，早有數十人笑了起來。

柯子容見暗器來得奇特，提起「借箭杓」一抄，兜在杓中，左手便伸入杓中撿起，欲待還敬，突然間「彭」的一聲巨響，那暗器炸了開來。眾人大吃一驚，柯子容更是全身跳起。但見紙屑紛飛，鼻中聞到一陣硝磺氣息，卻那裏是暗器，竟是一枚孩童逢年過節玩耍的小爆竹。眾人一呆之下，隨即全堂鬨笑。

柯子容全神貫注在鳳天南身上，生恐他偷發無影銀針，雖然遭此侮弄，卻是目不斜視，不敢搜尋投擲這枚爆竹之人，只是罵道：「有種的便來比劃比劃，誰跟你鬧這些頑童行逕？」

程靈素站起身來，笑嘻嘻的走到東首，又取出一枚爆竹，在煙袋中點燃了，叫道：「大石頭，打你的七寸。」常言道：「打蛇打七寸」，蛇頸離首七寸，乃是毒蛇致命之處，這一次竟是將他比作了毒蛇。眾人鬨笑聲中，那爆竹飛擲過去。這一回他再不上當。程靈素這爆竹又擲得似乎太早，柯子容手指彈出一枚喪門釘，將爆竹打回，彭的一響，爆竹在空中炸了。

程靈素又擲一枚，叫道：「青石板，打你的硬殼。」那是將他比作烏龜了。柯子容心想：「你是要激怒我，好讓那姓鳳的乘機下手，我偏不上你的當。」當下又彈出一枚喪門釘，將爆竹彈開，仍是在半空炸了。

安提督笑著叫道：「兩人比試，旁人不得滋擾。」又見柯子容這兩枚喪門釘跌落時和安放玉龍杯的長几相距太近，對身旁的兩名衛士道：「過去護著御杯，別讓暗器打碎了。」兩名衛士應道：「是！」走到長几之前，擋在御杯之前。

程靈素笑嘻嘻的回歸座位，笑道：「這傢伙機伶得緊，上了一回當，第二次不肯伸手去接爆竹。」胡斐暗自奇怪：「二妹明知鳳天南是我對頭，卻偏去作弄那姓柯的，不知是何用意？」

柯子容見人人臉上均含笑意，急欲挽回顏面，暗器越射越多。鳳天南手忙腳亂，已自難以支持，突然間伸手在銅棍頭上一抽。柯子容只道他要發射銀針，急忙縱身躍開，卻見他從銅棍中抽出一條東西，順勢一揮，那物如雨傘般張了開來，成為一面輕盾。這輕盾極軟極薄，似是一隻紙鷂，盾面黑黝黝地，不知是用人髮還是用甚麼特異質料編織而成，盾上繪著五個虎頭，張口露牙，神態威猛。眾人一見，心中都道：「他是五虎門的掌門人，『五虎門』這名稱，原來還是從這盾牌而來。」

只見他一手揮棍，一手持盾，將柯子容源源射來的暗器盡數擋開。那些鏢箭刀石雖然來勢強勁，但竟是打不穿這面輕軟盾牌，看來這輕盾的質地實是堅韌之極。

胡斐一見到他從棍中抽出輕盾，登時醒悟，自罵愚不可及：「他在銅棍中暗藏機關，這等明白的事，先前如何猜想不透？他這銀針自然也是裝在銅棍之中，激鬥時只須一按棍上機括，銀針激射而出，誰能躲閃得了？人人只道發射暗器定須伸臂揚手，他卻只須在銅棍的一定部位一捏，銀針射出，自是神不知鬼不覺了。」

想明此節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忌敵之心盡去，但見鳳天南邊打邊退，漸漸退向一列八張太師椅之前，猛聽得柯子容一聲慘叫，鳳天南縱聲長笑。柯子容倒退數步，手按胯下，慢慢蹲下身去，再也站不起來。鳳天南卻笑吟吟的坐入太師椅中。

兩名衛士上前去，扶起柯子容，只見他咬緊牙關，伸手從胯下拔出一枚銀針，針上染滿鮮血。銀針雖細，因是打中下陰要穴，受傷大是不輕。他已不能行走，在兩名衛士攙扶下踉蹌而退。

湯沛忽然鼻中一哼，冷笑道：「暗箭傷人，非為好漢！」鳳天南轉過頭去，說道：「湯大俠可是說我麼？」湯沛道：「我說的是暗箭傷人，非為好漢。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何以要幹這等勾當？」鳳天南霍地站起喝道：「咱們講明了是比劃暗器，暗器暗器，難道還有明的嗎？」

湯沛道：「鳳老師要跟我比劃比劃，是不是？」鳳天南道：「湯大俠名震天下，小人豈敢冒犯？這姓柯的想是湯大俠的至交好友了？」湯沛沉著臉道：「不錯，蘭州柯家跟在下有點兒交情。」鳳天南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小人捨命陪君子，湯大俠劃下道兒來吧！」

兩人越說越僵，眼見便要動手。胡斐心道：「這湯沛雖然交結官府，卻還有是非善惡之分。」

安提督走了過來，笑道：「湯大俠是比試的公證，今日是不能大顯身手的。過幾日小弟作東，那時請湯大俠露一手，讓大夥兒開開眼界。」湯沛笑道：「那先多謝提督大人賞酒了。」轉頭向鳳天南橫了一眼，提起自己的太師椅往地下一蹬，再提起來移在一旁，和鳳天南遠離數尺，這才坐下，似乎不屑與他靠近。

這一移，只見青磚上露出了四個深深的腳腳印，廳上燭光明亮如同白晝，站得較近的都瞧得清清楚楚，這一手功夫看似不難，其實是蘊蓄著數十年修為的內力。霎時之間，廳上采聲雷動。站在後面的人沒瞧見，急忙查問，等得問明白了，又擠上前來觀看。

鳳天南冷笑道：「湯大俠這手功夫帥極了！在下再練二十年也練不成。可是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在真正武學高手看來，那也平平無奇。」湯沛道：「鳳老師說得半點也不錯，在武學高手瞧來，真是一文錢也不值。不過只要能勝得過鳳老師，我也心滿意足了。」

安提督笑道：「你們兩位盡鬥甚麼口？天也快亮啦，七隻玉龍杯，六隻已有了主兒。咱們今晚定了玉龍杯的名分，明晚再來爭金鳳杯和銀鯉杯。還有那一位英雄，要上來跟鳳老師比劃？」他提起嗓子連叫三遍，大廳上靜悄悄地沒人答腔。安提督向鳳天南道：「恭喜鳳老師，這隻玉龍杯歸了你啦！」

# 第十九章 相見歡

忽聽得一人叫道：「且慢，我來鬥一鬥鳳天南。」只見一個形貌委瑣的黃鬍子中年人空手躍出，唱名的武官唱道：「西嶽華拳門掌門人程靈胡程老師！」

鳳天南站起身來，雙手橫持銅棍，說道：「程老師用甚麼兵刃？」

胡斐森然道：「那難說得很。」突然猱身直上，欺到端坐在太師椅中的田歸農身前，左手食中兩根手指「雙龍搶珠」，戳向田歸農雙目。

這一著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田歸農雖然大吃一驚，應變仍是奇速，雙手揮出，封住來招。那知他快，胡斐更快，雙手一圈，已變「懷中抱月」，分擊他兩側太陽穴。田歸農不及起身迎敵，雙手外格，以擋側擊。

胡斐乘他雙手提起擋架，腋下空虛，一翻手，已抓住他腰間寶刀的刀柄，刷的一響，青光閃處，寶刀已入手中，乘勢轉身，砍向鳳天南手中的銅棍。

刀是寶刀，招是快招，只聽得察察察三聲輕響，跟著噹啷啷兩聲，鳳天南的熟銅棍中間斷下兩截，掉在地下。原來胡斐在瞬息之間連砍三刀，鳳天南未及變招，手中兵刃已變成四段，雙手各握著短短的一截銅棍，鞭不像鞭，尺不像尺，實是尷尬異常。

鳳天南驚惶之下，急忙向旁躍開三步。便在此時，站在廳門口的汪鐵鶚朗聲說道：「九家半總掌門到。」

※※※

胡斐心頭一凜，抬頭向廳門看去，登時驚得呆了。

只見門中進來一個妙齡尼姑，緇衣芒鞋，手執雲帚，正是袁紫衣。只是她頭上已無一根青絲，腦門處並有戒印。

胡斐雙眼一花，還怕是看錯了人，迎上一步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卻不是袁紫衣是誰？

霎時間胡斐只覺天旋地轉，心中亂成一片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袁……」

袁紫衣雙手合什，黯然道：「小尼圓性。」

胡斐兀自沒會過意來，突然間背心「懸樞穴」「命門穴」兩處穴道疼痛入骨，腳步一幌，摔倒在地，手中寶刀也撒手拋出。

袁紫衣怒喝：「住手！」急忙搶上，攔在胡斐身後。

自胡斐奪刀斷棍、九家半總掌門現身，以至胡斐受傷倒地，只頃刻之間的事。廳上眾人盡皆錯愕之際，已是奇變橫生。

程靈素見胡斐受傷，心下大急，急忙搶出。袁紫衣俯身正要扶起胡斐，見程靈素縱到，當即縮手，低聲道：「快扶他到旁邊！」右手雲帚在身後一揮，似是擋架甚麼暗器，護在胡程二人身後。

程靈素半扶半抱的攜著胡斐，快步走回席位，淚眼盈盈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怎樣了？」胡斐苦笑道：「背上中了暗器，是懸樞和命門。」程靈素這時也顧不得男女之嫌，忙捋起他長袍和裏衣，見他懸樞和命門兩穴上果然各有一個小孔，鮮血滲出，暗器已深入肌骨。

袁紫衣道：「那是鍍銀的鐵針，沒有毒，你放心。」舉起雲帚，先從帚絲叢中拔出一枚銀針，然後將雲帚之端抵在胡斐懸樞穴上，輕輕向外一拉，起了一枚銀針出來，跟著又起出了他命門穴中的銀針。原來雲帚絲叢之中裝著一塊極大的磁鐵。

胡斐道：「袁姑娘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袁紫衣低聲道：「我一直瞞著你，是我不好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我自幼出家，法名叫做『圓性』。我說『姓袁』，一則是我娘的姓，二則便是將『圓性』兩字顛倒過來。『紫衣』，那便是緇衣芒鞋的『緇衣』！」

胡斐怔怔的望著她，欲待不信此事，但眼前的袁紫衣明明是個妙尼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為甚麼要騙我？」

圓性低垂了頭，雙眼瞧著地下，輕輕地道：「我奉師父之命，從回疆到中原來，單身一人，若作僧尼之裝，長途投宿打尖甚是不便，因此改作俗家打扮。我頭上裝的是假髮，飲食不沾葷腥，想是你沒瞧出來。」

胡斐不知說甚麼好，終於輕輕嘆了口氣。

安提督朗聲說道：「還有那一位來跟五虎門鳳老師比試？」胡斐這時心神恍惚，黯然魂銷，對安提督的話竟是聽而不聞。安提督連問了三遍，見無人上前跟鳳天南挑戰，向福康安道：「回大帥：這七隻玉龍御杯，便賞給這七位老師？」福康安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

其時天已黎明，窗格中射進朦朧微光，經過一夜劇爭，七隻玉龍杯的歸屬才算定局。廳上群豪紛紛議論：「紅花會搶去的那隻玉龍杯，不知那一派掌門有本事奪得回來？」「嘿，任他本領再強，也不能跟紅花會鬥啊。」「紅花會陳總舵主武功絕頂，還有無塵道人、趙半山、文泰來、常氏兄弟，那一個不是響噹噹的腳色？誰想去奪盃，那不是老壽星上吊，嫌命長麼？」

又有人瞧著圓性竊竊私議：「怎麼這個俏尼姑竟是九家半總掌門？真是邪門。」「是那九家半？怎麼還有半個掌門人的？」「她要是真的武功高強，怎地又不去奪一隻玉龍杯？」「嘿，人家鳳老師的銀針，她惹得起麼？他手中銅棍給砍成了四段，還能施放銀針，敗中取勝，了不起。」另一個不服氣，說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！華拳門那黃鬍子聽到九家半總掌門進來，吃了一驚，這才著了那姓鳳的道兒。否則的話，也不知誰勝誰敗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看來還是那田歸農差勁，他天龍門的鎮門之寶給人空手奪了去，這會兒居然厚著臉皮，又將寶刀撿了回去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不錯！華拳門當然勝過了天龍門。」

安提督走到長几之旁，捧起了托盤，往中間一站，朗聲說道：「萬歲爺恩典，欽賜玉龍御杯，著少林派掌門人大智禪師、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道人、三才劍掌門人湯沛、黑龍門掌門人海蘭弼、天龍門掌門人田歸農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低聲向石先生道：「石老師，貴門派和大名怎麼稱呼？」石先生微微一笑道：「草字萬嗔，至於門派嘛，就叫作藥王門吧。」安提督續道：「……藥王門掌門人石萬嗔，五虎門掌門人鳳天南收執。謝恩！」

聽到「謝恩」兩字，福康安等官員一齊站起。武林群豪中有些懂禮數的便站了起來，有些卻坐著不動，直到眾衛士喝道：「都站起來！」這才紛紛起立。大智禪師和無青子各以僧道門中規矩行禮。湯沛、海蘭弼等跪下磕頭。

安提督待各人跪拜已畢，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將托盤遞了過去。大智禪師等七人每人伸手取了一隻玉龍杯。

突然之間，七個人手上猶似碰到了燒得通紅的烙鐵，實在拿捏不住，一齊鬆手。乒乒乓乓一陣清脆的響聲過去，七隻玉杯同時在青磚地上砸得粉碎。

這一下變故，不但七人大驚失色，自福康安以下，無不群情聳動，齊問：「怎樣？怎樣？」頃刻之間，七人握過玉杯的手掌都是又焦又腫，炙痛難當，不住的在衣服上拂擦。海蘭弼伸指到口中吮吸止痛，突然間大聲怪叫，原來舌頭上也劇痛起來。

胡斐向程靈素望了一眼，微微點頭。他此時方才明白，原來程靈素在擲打柯子容的第二枚和第三枚爆竹之中，裝上了赤蠍粉之類的毒藥，爆竹在七隻玉龍杯上空炸開，毒粉便散在杯上。這一個佈置意謀深遠，絲毫不露痕跡，此刻才見功效。

只見程靈素吞煙吐霧，不住的吸著旱煙管，吸了一筒，又裝一筒，半點也無得意之色。她左掌中暗藏藥丸，遞了兩顆給胡斐，兩顆給圓性，低聲道：「吞下！」兩人知她必有深意，依言服了。

這時人人的目光都瞧著那七人和地下玉杯的碎片，驚愕之下，大廳上寂靜無聲。圓性忽地走到廳心，雲帚指著湯沛，朗聲說道：「湯沛，這是皇上御賜的玉杯，你如此膽大妄為，竟敢暗施詭計，盡數砸碎。你心存不軌，和紅花會暗中勾結，要拆散福大帥的天下掌門人大會。你這般大逆不道，目無長上，天下英雄都容你不得！」

她一字一句，說得清脆響朗。這番話辭意嚴峻，頭頭是道，又說他跟紅花會暗中勾結。眾人正在茫無頭緒之際，忽聽得她斬釘截鐵的說了出來，真所謂先入為主，無不以為實是湯沛所為。

福康安心中怒極，手一揮，王劍英、周鐵鷦等高手衛士都圍到了湯沛身旁。

饒是湯沛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，此刻也是臉色慘白，既驚且怒，身子發顫，喝道：「小妖尼，這種事也能空口白賴、胡說八道麼？」

圓性冷笑道：「我是胡說八道之人麼？」她向著王劍英道：「八卦門的掌門人王老師。」轉頭向周鐵鷦道：「鷹爪雁行門的掌門人周老師，你們都認得我是誰。這九家半的總掌門我是不當的了。可是我是胡說八道之人呢，還是有擔當、有身份之人？你們兩位且說一句。」

王劍英和周鐵鷦自圓性一進大廳，心中便惴惴不安，深恐她將奪得自己掌門之位的真情抖露出來。他二人是福康安身前最有臉面的衛士首領，又是北京城中武師的頂兒尖兒人物，倘若眾人知悉他二人連掌門之位也讓人奪了去，今後怎生做人？這時聽得圓性稱呼自己為本門掌門人，又說：「這九家半的總掌門我是不當的了」。那顯是點明給她奪去的掌門之位重行歸還原主，當真是如同臨刑的斬犯遇到皇恩大赦一般，心中如何不喜？圓性這麼相詢，又怎敢不順著她意思回答？何況他二人聽了她這番斥責湯沛的言語之後，原也疑心八成是湯沛暗中搗鬼，否則好端端的七隻玉杯，怎會陡然間一齊摔下跌碎。

王劍英當即恭恭敬敬地說道：「您老人家武藝超群，在下甚是敬服，為人又寬宏大量，實是當世武林中的傑出人材。」周鐵鷦日前給她打敗，心下雖然十分記恨，但實在怕她當眾抖露醜事，也道：「在下相信您老人家言而有信，顧全大體，尊重武林同道的顏面，若非萬不得已，決不揭露成名人物的隱私。」他這幾句話其實說的都是自己之事，求她顧住自己面子，但在旁人聽來，自然都以為句句說的是湯沛。

眾人聽得福康安最親信的兩個衛士首領這般說，他二人又都對這少年尼姑這般恭謹，口口聲聲的「您老人家」，那裏還有懷疑？

福康安喝道：「拿下了！」王劍英、周鐵鷦和海蘭弼一齊伸手，便要擒拿湯沛。

湯沛使招「大圈手」，內勁吞吐，逼開了三人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向福康安道：「福大帥，小人要和她對質幾句，若是她能說得出真憑實據，小人甘領大帥罪責，死而無怨。否則這等血口噴人，小人實是不服。」

福康安素知湯沛的名望，說道：「好，你便和她對質。」

湯沛瞪視圓性，怒道：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何故這等妄賴於我？你究是何人？」

圓性道：「不錯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無怨無仇，何必平白的冤枉你？只是我跟紅花會有深仇大恨。你既加盟入了紅花會，混進掌門人大會中來搗鬼，我便非揭穿你的陰謀詭計不可。你交友廣闊，相識遍天下，交結旁的朋友，也不關我事，你交結紅花會匪徒，我卻容你不得。」

胡斐在一旁聽著，心下存著老大疑團，他明知圓性和紅花會眾英雄淵源甚深，這砸碎玉杯之事，又明明是程靈素做下的手腳，卻不知她何以要這般誣陷湯沛？他心中轉了幾個念頭，猛然想起，圓性曾說她母親被鳳天南逼迫離開廣東之後，曾得湯沛收留，難道她母親之死，竟和湯沛有關？

他自從驀地裏見到那念念不忘的俊俏姑娘竟是一個尼姑，便即神魂不定，始終無法靜下來思索，腦海中諸般念頭此去彼來，猶似亂潮怒湧，連背上的傷痛也忘記了。

福康安十年前曾為紅花會群雄所擒，大受折辱，心中恨極了紅花會人物，這一次招集各派掌門人聚會，主旨之一便是為了對付紅花會，這時聽了圓性一番言語，心想這姓湯的愛交江湖豪客，紅花會的匪首個個是武林中的厲害腳色，若是跟他私通款曲，結交來往，那是半點不奇，若無交往，反倒稀奇了。

只聽湯沛說道：「你說我結交紅花會匪首，是誰見來？有何憑證？」

圓性向安提督道：「提督大人，這奸人湯沛，有跟紅花會匪首來往的書信。你能設法查對筆跡真假麼？」安提督道：「可以！」轉頭向身旁的武官吩咐了幾句。那武官走向一旁方桌，翻開卷宗，取出幾封信來，乃是湯沛寫給安提督的書信，信中答應來京赴會，並作會中比武公證。

湯沛有恃無恐，暗忖自己結交雖廣，但行事向來謹細，並不識得紅花會人物，這尼姑便是捏造書信，筆跡一對便知真偽，當下只是微微冷笑。

圓性冷冷的道：「甘霖惠七省湯沛湯大俠，你帽子之中，藏的是甚麼？」

湯沛一愕，說道：「有甚麼？帽子便是帽子。」他取下帽子，裏裏外外一看，絕無異狀，為示清白，便交給了海蘭弼。海蘭弼看了看，交給安提督。安提督也仔細看了看，道：「沒甚麼啊。」圓性道：「請提督大人割開來瞧瞧。」

滿洲風俗，遇有盛宴，例有大塊白煮豬肉，各人以自備解手刀片割而食，因此安提督身邊亦攜有解手刀。他聽圓性這般說，便取出刀子，割開湯沛小帽的線縫，只見帽內所襯棉絮之中，果然藏有一信。安提督「哦」的一聲，抽了出來。

湯沛臉如土色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忍不住想過去瞧瞧，只聽刷刷兩聲，王劍英和周鐵鷦抽刀攔住。

安提督展開信箋，朗聲讀道：「下走湯沛，謹拜上陳總舵主麾下：所囑之事，自當盡心竭力，死而後已，蓋非此不足以報知遇之大恩也。唯彼傖既大舉集眾，會天下諸門派掌門人於一堂，自必戒備森嚴。下走若不幸有負所託，便當血濺京華，以此書此帽拜見明公耳。下走在京，探得……」他讀到這裏，臉色微變，便不再讀下去，將書信呈給了福康安。

福康安接過來看下去，只見信中續道：「……探得彼傖身世隱事甚多，如能相見，一一面陳。舉首西眺，想望風采。何日重囚彼酋於六和塔頂，再擄彼傖於紫禁城中，不亦快哉！」

福康安愈讀愈怒，幾欲氣破胸膛。

原來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遊，曾為紅花會群雄設計擒獲，囚於六和塔頂，後來福康安又在北京禁城中為紅花會所俘。這兩件事乾隆和福康安都引為畢生奇恥大辱，凡是當年預聞此事的官員侍衛，都已被乾隆逐年來藉故誅戮滅口。

此兩事又因關涉到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的身世隱事，是以紅花會亦秘而不宣，江湖上知者極少。事隔十年，福康安創痛漸淡。豈知湯沛竟在信中又揭開了這個大瘡疤。福康安又想：信內「探得彼傖身世隱事甚多」云云，又不知包含著多少醜聞隱私？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，單是這一件事，膽敢提到一句的人便足以滅門殺身。

福康安雖然向來鎮靜，這時也已氣得臉色焦黃，雙手顫抖，隨手接過安提督遞上來湯沛的另一封書信，一看之下，兩封信上的字跡卻並不甚似，但盛怒之際，已無心緒去細加核對。

湯沛見自己小帽之中竟會藏著一封書信，驚惶之後微一凝思，已是恍然，知是圓性暗中做下的手腳；自是她處心積慮，買了一頂一模一樣的小帽，偽造書信，縫在帽中，然後在自己睡覺或是洗澡之際換了一頂。

他聽安提督讀信讀了一半，不禁滿背冷汗，心想今日大禍臨頭，再見他竟爾不敢再讀書信的後半，卻呈給了福康安親閱，可想而知，信中更是寫滿了大逆不道的言語。他心想：「今日要辯明這不白之冤，惟有查明這小尼姑的來歷。」側頭細看圓性，驀地一驚：「這尼姑好生面熟，從前見過的。」陡然想起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是銀姑，銀姑的女兒！」圓性冷笑道：「你終於認出來了。」

湯沛大叫：「福大帥，這尼姑是小人的仇家。她設下圈套，陷害於我。大帥，你千萬信她不得。」

圓性道：「不錯，我是你的仇家。我母親走投無路，來到你家。你這人面獸心的湯大俠，見我母親美貌，竟使暴力侵犯於她，害得我母親懸樑自盡。這事可是有的？」

湯沛心知若是在天下英雄之前承認了這件醜行，自然從此聲名掃地，再也無顏見人，但權衡輕重，寧可直認此事，好令福康安相信這小尼姑是挾仇誣陷，於是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確有此事。」

群豪對湯沛本來甚是敬重，都當他是個扶危解困、急人之難的大俠，雖聽他和紅花會勾結，但紅花會群雄聲名極好，武林中眾所仰慕，湯沛即使入了紅花會，也絲毫無損於其「大俠」兩字的令譽，這時卻聽得他親口直認逼姦難女，害人自盡，不由得大譁。許多直性子的登時便大聲斥責，有的罵他「偽君子」，有的罵他「衣冠禽獸」，有的說他自居「大俠」，實是不識羞恥。

圓性待人聲稍靜，冷冷地道：「我一直想殺了你這禽獸，替亡母報仇，可是你武功太強，我鬥你不過，只有日夜在你屋頂窗下窺伺。嘿嘿，天假其便，給我聽到你跟紅花會趙半山、常氏兄弟、石雙英這些匪首陰謀私議。適才搶奪玉龍杯的那個少年書生，便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的書僮心硯，是也不是？」眾人一聽，又是一陣嘈亂。

福康安也即想起：「此人正是心硯。他好大的膽子，竟不怕我認他出來！」

湯沛道：「我怎認得他？倘若我跟紅花會勾結，何以又出手擒住他？」

圓性嘿嘿冷笑，說道：「你手腳做得如此乾淨利落，要是我事先沒聽到你們暗中的密議，也決計想不到這陰謀。我問你，你湯大俠的點穴手法另具一功，你下手點了人家穴道之後，本來旁人再也無法解得開。可是適才你點了那紅花會匪徒的穴道，何以大廳上燈火齊熄？那匪徒身上的穴道又何以忽然解了，得以逃去？」湯沛張口結舌，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想是暗中有人解救。」

圓性厲聲道：「暗中解救之人，除了湯沛湯大俠，天下再無第二個。當時除你之外，還有誰站在那人的身邊？」

胡斐心想：「她言辭鋒利，湯沛實是百口難辯。那少年書生的穴道，明明是我解的。但我只解了一半，另一半不知是何人所解，但想來決不會是湯沛。」

只聽得圓性又道：「福大帥，這湯沛和紅花會匪徒計議定當，假裝將那匪徒心硯擒獲，放在你身旁，再由另一批匪徒打滅燭火，那心硯便乘亂就近向你行刺。這批匪徒意料之中，眾衛士見那書生已被點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自不會防他行刺。天幸福大帥洪福齊天，逢兇化吉。眾衛士又忠心耿耿，防衛周密，燭火滅熄之後，立即一齊擋在大帥身前保護，賊人的奸計才不得逞。」湯沛大叫：「你胡說八道，那有此事？」

福康安回想適才的情景，對圓性之言不由得信了個十足十，暗叫：「好險！」向王劍英和周鐵鷦道：「你們很好，回頭升你們的官。」

圓性乘機又道：「王大人，周大人，適才賊人的奸計是否如此？」王劍英和周鐵鷦均想：「這小尼姑是得罪不得的。何況我們越是說得凶險，保護大帥之功越高，回頭封賞越大。」於是一個說：「那書生確是曾撲到大帥身前來，幸好未能成功。」另一個說：「黑暗之中，的確有人過來，功夫厲害得很，我們只好拚了命抵擋……卻沒想到竟是湯沛，當真凶險得緊。」

湯沛難以辯解，只得對圓性道：「你……你滿口胡言！適才你又不在廳上，如何得知？」圓性並不回答，回頭向著鳳天南上上下下的打量。

鳳天南是她親生之父，可是曾逼得她母親顛沛流離，受盡了苦楚，最後不得善終。她曾發下誓願，要救他三次，以盡父女之情，然後再取他性命，替苦命的亡母報仇。她既誣陷了湯沛，原可再將鳳天南扳陷在內，但向他瞧了兩眼，心中終是不忍，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
圓性這麼一猶豫，湯沛老奸巨猾，登時瞧出她臉色遲疑不定，又見她眼光不住的溜向鳳天南，心念一動，兩下裏一湊合，登即料定這事全是鳳天南暗中佈下的計謀，叫道：「鳳天南，原來是你從中搗鬼！你要我暗中助你，令你五虎門在掌門人大會中壓倒群雄，這時卻又叫你女兒來陷害於我。」鳳天南一驚，道：「我女兒？她……她是我女兒？」群豪聽了兩人之言，無不驚奇。

湯沛冷笑道：「你還在這裏假痴假呆，裝作不知。你瞧瞧這小尼姑，跟當年的銀姑有甚麼分別？」

鳳天南雙眼瞪著圓性，怔怔的說不出話來，但見她雖作尼姑裝束，但秀眉美目，宛然便是昔日的漁家女銀姑。

※※※

原來當年銀姑帶了女兒從廣東佛山逃到湖北，投身湯沛府中為傭。湯沛這人外表道貌岸然，一副仁人義士的模樣，實則行止甚是不端，見銀姑美貌，便強逼她相從。銀姑羞憤之下，懸樑而死。

圓性卻蒙峨眉派中一位輩份極高的尼姑救去，帶到天山，自幼便給她落髮，授以武藝。那位尼姑的住處和天池怪俠袁士霄及紅花會群雄不遠，平日切磋武學，時相過從。圓性天資極佳，她師父的武功原已極為高深繁複，但她貪多不厭，每次見到袁士霄，總是纏著他要傳授幾招，而從陳家洛、霍青桐直至心硯，紅花會群雄無人不是多多少少的傳過她一些功夫。天池怪俠袁士霄老來寂寞，對她傳授尤多。袁士霄於天下武學，幾乎說得上無所不知，何況再加上十幾位明師，是以圓性藝兼各派之所長，她人又聰明機警，以智巧補功力不足，若不是年紀太輕，內功修為尚淺，直已可躋一流高手之境。

這一年圓性稟明師父，回中土為母報仇，鴛鴦刀駱冰便託她帶來白馬，遇到胡斐時贈送於他。只是趙半山將胡斐誇得太好，圓性少年性情，心下不服，這才有途中和胡斐數度較量之事。不料兩人見面後惺惺相惜，心中情苗暗茁。圓性待得驚覺，已是柔腸百轉，難以自遣了。她自行約制，不敢多和胡斐見面，只是暗中跟隨。後來見他結識了程靈素，她既感自傷，亦復自慰，自己是方外之人，終身注定以青燈古佛為伴，當年拜師之時，曾立下重誓，為師父的衣缽傳人，師恩深重，決計不敢有背。程靈素聰明智慧，猶勝於己，對胡斐更是一往情深，胡斐得以為侶，原亦大佳。因此上留贈玉鳳，微通消息，但暗地裏卻已不知偷彈了多少珠淚。

她此番東來報仇，大仇人是甘霖惠七省湯沛，心想若是暗中行刺下毒，原亦不難，但此人一生假仁假義，沽名釣譽，須得在天下好漢之前揭破他的假面具，那比將他一劍穿心更是痛快。

適逢福康安正要召開天下掌門人大會，分遣人手前往各地，邀請各家各派的掌門人赴京與會。圓性查知福康安此舉的用意，一來是收羅江湖豪傑，以功名財帛相羈縻，用以對付紅花會群雄；二來是挑撥離間，使各派武師相互爭鬥，不致共同反抗清政府。她細細籌劃，要在掌門人大會之中先揭露湯沛的真相，再殺他為母報仇，如能在會中大鬧一場，使福康安奸計不逞，那不但幫了紅花會諸伯叔一個大忙，不枉他們平日的辛苦教導，抑且是造福天下武林了。

在湖北湯沛老家，他門人子侄固然不少，便是養在家中的閒漢門客也有數十人之多，要混進他府中極是不易，但到了北京，湯沛住的不過是一家上等客店，圓性改作男裝，進出客店，誰也不在意下。她偷聽了湯沛幾次談話，知他熱中功名，亟盼乘機巴結上福康安，就此平步青雲，於是設下計謀，偽造書信，偷換小帽。再加上程靈素碎玉龍杯、胡斐救心硯等幾件事一湊合，湯沛便有蘇張之舌也已辯解不來。

她原來打算將鳳天南也陷害在內，但父女天性，雖說他無惡不作，對已實無半分父女之情，可是話到嘴邊終是說不出口。

湯沛此刻病急亂投醫，便如行將溺死之人，就是碰到一根稻草，也是緊抓不放，叫道：「鳳天南，你說，她是不是你的女兒？」鳳天南緩緩點了點頭。湯沛大聲道：「福大帥，他父女倆設下圈套，陷害於我。」鳳天南怒道：「我為甚麼要害你？」湯沛道：「只因我逼死了你的妻子。」鳳天南冷笑道：「嘿嘿，你逼死的那個女子，誰說是我妻子？鳳某到了手便丟，這種女子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忽然見到圓性冷森森的目光凝視著自己，不禁打個寒戰，不敢再說。

湯沛道：「好，事已如此，我也不必隱瞞。那無影銀針，是你放的還是我放的？你若能放，那便射我一枚試試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群豪又大譁起來。

胡斐背上中針，略一定神之後，已知那銀針決非鳳天南所發，當時他刀斷銅棍，正面對著鳳天南，圓性進來時他心神恍惚，背心便中銀針，那定是在他身後之人偷襲。他見湯沛初時和鳳天南爭吵，說他「暗箭傷人，不是好漢」，始終沒疑心到湯沛身上，料想若不是海蘭弼所為，便是那個委委瑣瑣的武當掌門無青子做了手腳，那料到竟是湯鳳二人故意佈下疑陣，掩人耳目。

※※※

原來鳳天南從佛山鎮北逃，經過湖北時曾在湯沛家中住過幾天，無意中聽到兩個僕人談到廣東佛山的風土人情，不由得關心，賞了那兩僕十幾兩銀子，細問情由，竟探聽到了銀姑之事。鳳天南對銀姑猶如過眼雲煙，自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，一笑了之，也不跟湯沛提起。來北京時，一路之上曾設法討好胡斐，義堂鎮的大宅田地，便是他所送的了，到了北京後又使了不少銀子，請了周鐵鷦出面化解。

但胡斐俠義心腸，雖然鍾阿四跟他無親無故，卻是死纏到底，不肯罷休。鳳天南心想，此人不除，自己這一生終是寢食難安，當下去跟湯沛商量，怕他不肯相助，故意危言聳聽，說胡斐定要到掌門人大會中來搗亂。湯沛初時還不肯插手，鳳天南便提到銀姑之事，暗示湯沛若不相助，說不得要將這件事抖露出來，但若湯沛能設法除了胡斐，他回到佛山重整基業，每年送他一萬兩銀子。

湯沛交結朋友，花費極大。他為了博仁義之名，又不能像鳳天南這般開賭場、霸碼頭，公然的巧取豪奪，聽鳳天南答應每年相送一萬兩銀子，自不免心動，再加上顧忌銀姑之事敗露，於是答應相助。

湯沛甚工心計，靴底之中，裝設有極為精巧的銀針暗器，他行路足跟並不著地，足跟若在地下一碰，足尖上便有銀針射出，當真是無影無蹤，人所難測。他想既然相助鳳天南，索性大助一番，讓他捧一隻玉龍杯回到佛山，聲威大振之下，每年相贈的酬金自也不止是一萬兩銀子了。鳳天南在會中連敗高手，全是湯沛暗放銀針。銀針既細，他踏足發針之技又是巧妙異常，雖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竟無一人發覺，便連程靈素這等心思周密之人，也沒看出端倪。

不料變生不測，憑空闖了一個小尼姑進來，一番言語，將湯沛緊緊地纏在網裏，竟是絲毫抗辯不得。他危急之中，突然發覺這尼姑是鳳天南的女兒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將這事說出來。他想逼死弱女、比武作弊事小，勾結紅花會、圖謀叛亂的罪名卻是極大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當下便向鳳天南父女反擊。

※※※

鳳天南一聽湯沛之言，便知他的用意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知道了你勾結紅花會、意圖不軌的奸謀，你便想偷放銀針，暗中助我，賣一個好，盼望我不向福大帥揭露。嘿嘿，可是我鳳天南赤膽忠心，一心報國，豈肯受你這種奸賊收買……」

湯沛聽他竟然反咬一口，料他必定越說越是不堪，暴怒之下，雙足一登，四枚銀針激射而出，一齊射進了他小腹。

鳳天南大叫一聲，抱住肚子，彎下腰來，咕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圓性急忙搶上扶住，叫道：「爹，爹……你……怎麼啦？」

王劍英、周鐵鷦等見湯沛此時尚要行兇，一齊擁上，將他抓住。湯沛也不反抗，只叫：「冤枉，冤枉！冤孽，冤孽！」他心知福康安甚是多疑，此事縱然辯明，也決計放不過自己，何況鐵案似山，無論如何辯明不了，總是自己生平作的惡事太多，到頭來遭此報應。

圓性將鳳天南扶起，只見他雙眼一翻，已然氣絕而死。

廳上早已亂成一團，誰也聽不見誰的說話。

福康安心想：「這湯沛定然另有同謀之人，那小尼姑多半也知他信內之言，雖說奸謀由她揭露，卻也不能留下活口，任她宣洩於外。」於是低聲向安提督道：「關上了大門，誰都不許出去，拿下了逐個兒審問。」

胡斐見勢不對，縱身搶到圓性身邊，低聲道：「快走！遲了便脫不了身啦。」圓性點了點頭，兩人走到程靈素身旁。圓性突然伸出一指，點在蔡威脅下，跟著又在他肩頭和背心的重穴上連點兩指。蔡威登時跌倒。

姬曉峰一怔，道：「你……」圓性道：「胡大哥，是此人洩露機密，暗中將福康安的兩個兒子送了回去。」胡斐「啊」的一聲，怒道：「此人如此可惡！」伸足在蔡威背心上重重踢了一腳，這一腳雖不取了他性命，但蔡威自此筋脈大損，已與廢人無異。混亂之中，他二人對付蔡威，旁人也未知覺。胡斐對姬曉峰道：「姬兄快走。一切多謝。咱們後會有期。」姬曉峰見情勢不對，拱了拱手，搶步出門。

只聽安提督叫道：「大家各歸原座，不可嘈吵！」

程靈素裝了一筒煙，狂噴了幾口，跟著又走到廳左廳右，一面噴煙，一面掂起了腳在人叢中瞧熱鬧。忽然有人叫道：「啊喲，肚子好痛！」他叫聲甫歇，四周都有人叫了起來：「啊喲，啊喲！肚痛，肚痛。」程靈素回到胡斐和圓性身邊，使個眼色，抱住肚子叫道：「啊唷，好痛，好痛，中了毒啦！」

那自稱「毒手藥王」的石萬嗔肚中也劇烈疼痛，急忙取出一束藥草，打火點燃了。他點燃藥草，原是意欲解毒，程靈素早料到了此著，躲在人叢中叫道：「毒手藥王放毒，毒手藥王放毒！」胡斐跟著叫道：「快，快制住他，毒手藥王要毒死福大帥。」

一片混亂之中，眾人那裏還能分辨到底毒從何來，心中震於「毒手藥王」的威名，認定他一出手便是下毒，何況自己肚中正在痛不可當，眼見他手中藥草已經點燃，燒出白煙，料想這煙自然劇毒無比，中者立斃，誰也不敢走近制止。只聽颼颼颼響聲不絕，四面八方的暗器都向石萬嗔射了過去。

那石萬嗔的武功也真了得，雖然在霎時之間成為眾矢之的，竟是臨危不亂，一矮身，掀翻一張方桌，橫過來擋在身前，只聽得劈劈啪啪，猶似下了一層密密的冰雹，數十枚暗器盡數打在桌面之上。他大聲叫道：「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藥，和我何干？」

此番前來赴會的江湖豪客之中，原有許多人想到福康安招集天下掌門人聚會，只怕暗中安排下陰謀毒計，要將武林中的好手一網打盡。須知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」，歷來人主大臣，若不能網羅文武才士以用，便欲加之斧鉞而滅，以免為患民間，煽動天下。這時聽到石萬嗔大叫：「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藥」，個個心驚肉跳，至於福康安自己和眾衛士其實也是肚中疼痛，旁人自然不知。

當下廳上更加大亂起來，許多人低聲互相招呼：「快走快走，福大帥要毒死咱們。」「要命的快逃！」「快回寓所去服解毒藥物。」

程靈素在煙管中裝了藥物，噴出毒煙，大廳上人人吸進，無一得以倖免。這毒煙倒不是致命之物，但吸進者少不免頭疼腹痛，痛上大半個時辰方罷。這一招大是厲害，不但使眾衛士疑心石萬嗔下毒，更使群豪以為福康安有意暗害，大亂之中，她和胡斐、圓性便可乘機脫身。

眼見群豪紛紛奪門而走，但圓性卻正和湯沛鬥得甚是激烈。

原來湯沛乘著混亂，打倒了拿住他的衛士，便欲逃走，卻給圓性搶上截住。湯沛為人雖然奸惡，武功修為卻是極高，心下惱恨圓性陰謀誣陷，一柄青鋼劍招勢凌厲，劍劍刺向她的要害。圓性左手持著雲帚，右手舞動軟鞭，也是立意要將這殺母之仇斃於鞭下。

說到武功，圓性勝在鞭法精妙，湯沛卻是內力渾厚得多，一二百招之內難分勝負，長鬥下去還是湯沛會佔到上風，只是他吸了毒煙，肚腹劇痛，也道中了厲害的毒藥，生怕一經使力，毒性發作更快，加之眾衛士虎視在旁，若非人人肚痛，早已一擁而上。他眼見圓性鞭法精妙，一時殺她不得，心中慌亂，急欲脫身。

但圓性如何肯讓他逃走？她事先服了程靈素所給的解藥，不怕毒煙，只是對湯沛腳底所發的無影銀針卻是頗為忌憚。她雖是有備而來，雲帚中安上了一塊專破鍍銀鐵針的大磁石，但那銀針究屬太細，施放時又是無影無蹤，絕無半點先兆，因此不敢過分逼近，只是舞動軟鞭遠攻。

這時王劍英、周鐵鷦等早已保護福康安退入後堂。福康安傳下號令，緊閉府門，誰都不許出去，一面急召太醫，服食解毒藥物。

群豪見府中衛士要關閉府門，更加相信福康安存心加害，此時面臨生死關頭，也顧不得背負一個「犯上作亂」的罪名，當即蜂擁而出。眾衛士舉兵刃攔阻，群豪便即還手衝門。自大廳以至府門須經三道門戶，每一道門邊都是乒乒乓乓的鬥得甚是激烈。這次大會聚集了武林各家各派的高手，雖然真正第一流的清高之士並不赴會，但到來的卻也均非尋常，眾人齊心外衝，眾衛士如何阻攔得住？

安提督按住了肚子，向大智禪師、無青子、田歸農等一干高手說道：「奸人搗亂會場，各位但請安坐勿動。福大帥愛才下士，求賢若渴，對各位極是禮敬。各位千萬不可起疑。」

海蘭弼道：「這姓湯的是罪魁禍首，先拿他下來再說。」嗆啷啷一響，從身邊抖出黑龍雙杖，走向廳心，攻向湯沛。

胡斐見圓性久戰湯沛不下，在府中多耽一刻，便是多一分危機，顧不得身上有傷，抽出單刀，便也上前夾攻。湯沛大叫：「看我的銀針！」胡斐、圓性、海蘭弼三人都是一驚，凝神提防。

湯沛猛地縱起，破窗而出。圓性和胡斐一齊躍起，待要追出，只見銀光閃動，一叢銀針激射而至。胡斐倒翻一個觔斗避開。圓性急舞雲帚，擋住射向身前的銀針。就是這麼慢得一慢，湯沛已逃得不知去向。只聽「啊喲，啊喲！」砰、砰、砰數響，屋頂跌下三名衛士來，均是企圖阻攔湯沛而被他一一刺落。

程靈素叫道：「毒死福大帥的兇手，你們怎地不捉？」眾衛士大驚，都問：「福大帥被毒死了？」程靈素一扯圓性和胡斐的衣袖，低聲道：「快走！」三人衝向廳門。

出門之際，胡斐和圓性不自禁都回過頭來，向屍橫就地、被人踐踏了一陣的鳳天南看去。胡斐心想：「你一生作惡，今日終遭此報。」圓性的心情卻是雜亂得多：「你害得我可憐的媽媽好苦。可是你……你終究是我親生的爹爹。」

三人奔出大門，幾名衛士上來攔阻。圓性揮軟鞭捲倒一人，胡斐左掌拍在一人肩頭，掌力一吐，將那衛士震出數丈，跟著右腳反踢，又踢飛了一名衛士。

※※※

此刻天已大明，府門外援兵陸續趕到。三人避入了一條小胡同中。胡斐道：「馬姑娘失了愛子，不知如何？」圓性道：「那姓蔡的老頭派人將馬姑娘和兩個孩兒送給福康安，我途中攔截，一人難以分身，只救了馬姑娘出來。」胡斐道：「那好極了。多謝你啦！」

圓性道：「我將馬姑娘安置在城西郊外一所破廟之中，往返轉折，由此到得遲了。」胡斐沉吟道：「那蔡威不知如何得悉馬姑娘的真相，難道是我們露了破綻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定是他偷偷去查問馬姑娘。馬姑娘昏昏沉沉之中，便說了出來。」

胡斐道：「必是如此。福康安在會中倒沒下令捉我。」圓性道：「若不是程家妹子施這巧計，只怕你難以平安出此府門。」胡斐點了點頭道：「咱們今日搞散福康安的大會，教他圖謀成空，只可惜讓湯沛逃了。」轉頭對圓性道：「這惡賊身敗名裂，姑娘……你的大仇已報了一半，咱們合力找他，終不成他能逃到天邊。」

圓性黯然不語，心想我是出家人，現下身份已顯，豈能再長時跟你在一起。

程靈素道：「少時城門一閉，到處盤查，再要出城便難了。咱們還是趕緊出城。」

當下三人回到下處取了隨身物品，牽了駱冰所贈的白馬。程靈素笑道：「胡大爺，你贏來的這所大宅，只好還給那位周大人啦。」胡斐笑道：「他幫了咱們不少忙，且讓他陞官之後，再發筆財。」他雖強作笑語，但目光始終不敢和圓性相接。

三人知道追兵不久便到，不敢在宅中多作逗留，趕到城門，幸好閉城之令尚未傳到。出得城來，由圓性帶路，來身馬春花安身的破廟。

那座廟宇遠離大路，殘瓦頹垣，十分破敗，大殿上的神像青面凹首，腰圍樹葉，手裏拿了一束青草放在口中作咀嚼之狀，原來是嘗百草的神農氏。圓性道：「程家妹子，到了你老家來啦，這是座藥王廟。」

三人走進廂房，只見馬春花臥在炕上的稻草之中，氣息奄奄，見了三人也不相識，只是不住口的低聲叫喚：「我的孩兒呢，我的孩兒呢？」

程靈素搭了搭她的脈，翻開她眼皮瞧了瞧。三人悄悄退出，回到殿上。程靈素低聲道：「不成啦！她受了震盪，又吃驚嚇，再加失了孩子，三件事夾攻，已活不到明日此刻。便是我師父復生，只怕也已救她不得。」

胡斐瞧了馬春花的情狀，便是程靈素不說，也知已是命在頃刻，想起商家堡中她昔日相待之情，不禁怔怔的流下淚來。他自在福康安府中見到袁紫衣成了尼姑圓性，心中一直鬱鬱，此刻眼淚一流，觸動心事，竟是再也忍耐不住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

程靈素和圓性如何不明白他因何傷心？程靈素道：「我再去瞧瞧馬姑娘。」緩步走進廂房。

圓性給他這麼一哭，眼圈也早紅了，顫聲說道：「胡大哥，多謝你待我的一片……一片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知如何再接續下去。

胡斐淚眼模糊的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難道不能……不能還俗嗎？待殺了那姓湯的，報了父母大仇，不用再做尼姑了。」

圓性搖頭道：「千萬別說這樣褻瀆我佛的話。我當年對師父立下重誓，皈依佛祖。身入空門之人，再起他念，已是犯戒，何況……何況其他？」說著長長嘆了口氣。

兩人呆對半晌，心中均有千言萬語，卻不知從何說起。

圓性低聲道：「程姑娘人很好，你要好好待她。你以後別再想著我，我也永遠不會再記到你。」

胡斐心如刀割，道：「不，我永遠永遠要記著你，記著你。」圓性道：「徒然自苦，復有何益？」一咬牙，轉身走出廟門。

胡斐追了出去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到那裏去？」圓性道：「你何必管我？此後便如一年之前，你不知世上有我，我不知世上有你，豈不乾淨？」

胡斐一呆，只見她飄然遠去，竟是始終沒轉頭回顧。胡斐身子搖幌，站立不定，坐倒在廟門外的一塊大石之上，凝望著圓性所去之處，唯見一條荒草小路，黃沙上印著她淺淺的足印。

他心中一片空白，似乎在想千百種物事，卻又似甚麼也不想。

※※※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前面小路上隱隱傳來一陣馬蹄聲。胡斐一躍而起，心中第一個念頭便是：「她又回來了。」但立即知道是空想，圓性去時並未騎馬，何況所來的又非一乘一騎。但聽蹄聲並非奔馳甚急，似乎也不是追兵。

過了片時，蹄聲漸近，九騎馬自西而來。胡斐凝目一看，只見馬上一人相貌俊秀，四十歲不到年紀，卻不是福康安是誰？

胡斐一見福康安，心下狂怒不可抑止，暗想：「此人執掌天下兵馬大權。清政府欺壓漢人，除了當今皇帝乾隆之外，罪魁禍首，便要數到此人了。他對馬姑娘負情薄義，害得她家破人亡，命在頃刻。他以兵部尚書之尊，忽然來到郊外，隨身侍從自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我雖然只有二妹相助，也要挫挫他的威風。縱使殺他不了，便是嚇他一嚇，也是好的。」當下走到路心，雙手在腰間一叉，怒目向著福康安斜視。

乘馬的九人忽見有人攔路，一齊勒馬。

但見福康安不動聲色，顯是有恃無恐，只說聲：「勞駕！」胡斐戟指罵道：「你做的好事！你還記得馬春花麼？」

福康安臉色憂鬱，似有滿懷心事，淡淡的道：「馬春花？我不記得是誰。」

胡斐更加憤怒，冷笑道：「嘿嘿，你跟馬春花生下兩個兒子，不記得了麼？你派人殺死她的丈夫徐錚，不記得了麼？你母子兩人串通，下毒害死了她，也不記得了麼？」

福康安緩緩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尊駕認錯人了。」他身旁一個獨臂道人哈哈笑道：「這是個瘋子，在這裏胡說八道，甚麼馬春花、牛秋花。」

胡斐更不打話，縱身躍起，左拳便向福康安面門打去。這一拳乃是虛勢，不待福康安伸臂擋架，右手五指成虎爪之形，拿向他的胸口。他知道如果一擊不中，福康安左右衛士立時便會出手，因此這一拿既快且準，有如星馳電掣，實是他生平武學的力作，料想福康安身旁的衛士本事再高，也決計不及搶上來化解這一招迅雷不及掩耳的虎爪擒拿。

福康安「噫」的一聲，逕不理會他的左拳，右手食指和中指陡然伸出，成剪刀之形，點向他右腕的「會宗穴」和「陽池穴」，出手之快，指法之奇，胡斐生平從所未見。

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，胡斐心頭猛地一震，立即變招，五指一勾，便去抓他兩根點穴的手指，只消抓住了一扭，非教他指骨折斷不可。豈知福康安武功俊極，竟不縮手，其餘三根手指一伸，翻成掌形，手臂不動，掌力已吐。

凡是伸拳發掌，必先後縮，才行出擊，但福康安這一掌手臂已伸在外，竟不彎臂，掌力便即送出，招數固是奇幻之極，內力亦是雄渾無比。

胡斐大駭，這時身當虛空，無法借力，當下左掌急拍，砰的一響，和福康安雙掌相交，剎那間只感胸口氣血翻騰，借勢向後飄出兩丈有餘。他吸一口氣，吐一口氣，便在半空之中，氣息已然調勻，輕飄飄的落在地下，仍是神完氣足，穩穩站定。只聽得八九個聲音齊聲喝采：「好！」

看那福康安時，但見他身子微微一幌，隨即坐穩，臉上閃過一絲驚訝，立時又回復了先前鬱鬱寡歡的神氣。

胡斐自縱身出擊至飄身落地，當真只是一霎眼間，可是這中間兩人虛招、擒拿、點穴、扭指、吐掌、拚力、躍退、調息，實已交換了七八式最精深的武學變化。相較之下雖是勝敗未分，但一個出全力以搏擊，一個隨手揮送，瀟灑自如，胡斐顯已輸了一籌。

胡斐萬料不到福康安竟有這等精湛超妙的武功，怔怔的站著，心中又是驚奇，又是佩服，可又掩不住滿腔憤怒之情。

只聽那獨臂道人笑道：「俊小子，知道認錯人了嗎？還不磕頭賠罪？」

胡斐側頭細看，這人明明是福康安，只是裝得滿臉風塵之色，又換上了一身敝舊衣衫，但始終掩不住那股發號施令、統率豪雄的尊貴氣象，如果這人相貌跟福康安極像，難道連大元帥的氣度風華也學得如此神似？

胡斐呆了一呆，心想：「這一干人如此打扮，必是另有陰謀，我可不上這個當。」縱聲叫道：「福康安，你武功很好，我比你不上。可是你做下這許多傷天害理之事，我明知不敵，終是放你不過，你記住了。」

福康安淡淡的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武功很俊啊。我可不是福康安。你尊姓大名？」胡斐怒道：「你還裝模作樣，戲耍於我，難道你不知道我名字麼？」

福康安身後一個四十來歲的高大漢子朗聲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氣概很好，當真是少年英雄，佩服佩服。」胡斐向他望了一眼，但見他雙目中神光閃爍，威風凜凜，顯是一位武功極強的高手，心中油然而生欽服之心，說道：「閣下如此人才，何苦為滿洲貴官作鷹犬？」那大漢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北京城邊，天子腳下，你膽敢說這樣的話，不怕殺頭麼？」胡斐昂然道：「今日事已至此，殺頭便殺，又怕怎地？」

要知胡斐本來生性謹細，絕非莽撞之徒，只是他究屬少年，血氣方剛，眼看馬春花被福康安害得這等慘法，激動了俠義之心，一切全豁了出去，甚麼也不理會了。

也說不定由於他念念不忘的美麗姑娘忽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尼姑，令他覺得世情慘酷，人生悲苦，要大鬧便大鬧一場，最多也不過殺頭喪命，又有甚麼大不了？

他手按刀柄，怒目橫視著這馬上九人。只見那獨臂道人一縱下馬，也沒見他伸手動臂，只是眼前青光一閃，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，拔劍手法之快，實是生平從所未見。

胡斐暗暗吃驚：「怎地福康安手下收羅了這許多高手人物？昨日掌門人大會之中，如有這些人在場鎮壓，說不定便鬧不成亂子。」他生怕獨臂道人挺劍刺來，斜身略閃，拔刀在手。那道人笑道：「看劍！」但見青光閃動，在一瞬之間，竟已連刺八劍。

這八劍迅捷無比，胡斐那裏瞧得清劍勢來路，只得順勢揮刀招架。他家傳的胡家刀法實是非同小可，那獨臂道人八劍雖快，還是一一被他擋住。八劍來，八刀擋，噹噹噹噹噹噹噹噹，連響八下，清晰繁密，乾淨利落，胡斐雖然略感手忙腳亂，但第九刀立即自守轉攻，回刀斜削出去。那獨臂道人長劍一掠，刀劍黏住，卻半點聲音也不發出來。

馬上諸人又是齊聲喝采：「好劍法，好刀法！」

福康安道：「道長，走吧，別多生事端了。」那道人不敢違拗主子之言，應道：「是！」可是他見胡斐刀法精奇，鬥得興起，頗為戀戀不捨，翻身上馬，說道：「好小子，刀法不錯啊！」胡斐心中欽佩，道：「好道人，你的劍法更好！」但跟著冷笑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

那道人瞪眼道：「可惜甚麼？我劍法中有何破綻？」胡斐道：「可惜你劍法中毫無破綻，為人卻有大大的破綻。一個武林高手，卻去做清政府貴官的奴才。」

那道人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好！小兄弟，你有膽子再跟我比比劍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有甚麼不敢？最多是比你不過，給你殺了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好，今晚三更，我在陶然亭畔等你。你要是怕了，便不用來。」

胡斐昂然道：「大丈夫只怕正人君子，豈怕鷹犬奴才！」

那些人都是大拇指一翹，喝道：「說得好！」縱馬而去，有幾人還是不住的回頭。

※※※

當胡斐和那獨臂道人刀劍相交之時，程靈素已從廟中出來，見到福康安時也是大為吃驚，這時見九人遠去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怎地福康安到了這裏？今晚你去不去陶然亭赴約？」

胡斐沉吟道：「難道他真的不是福康安？那決計不會。我罵他那些衛士侍從是鷹犬奴才，他們怎地並不生氣，反而讚我說得好？」程靈素又問：「今晚去不去赴約？」便道：」自然去啊。二妹，你在這裏照料馬姑娘吧。」程靈素搖頭道：「馬姑娘是沒甚麼可照料的了。她神智已失，支撐不到明天早晨。你約鬥強敵，我怎能不去？」

胡斐道：「你拆散了福康安苦心經營的掌門人大會，此刻他必已查知其中原委。你若和我同去，豈不凶險？」程靈素道：「你孤身赴敵，我如何放心得下？有我在一旁照料，總是多一個幫手。」胡斐知她決定了的事無法違拗，這義妹年紀小小，心志實比自己堅強得多，也只得由她。

程靈素輕聲問道：「袁……袁姑娘，她走了嗎？」胡斐點點頭，心中一酸，轉過身來，走入廟內。他走進廂房，只聽馬春花微弱的聲音不住在叫：「孩子，孩子！福公子，福公子，我要死了，我只想再見你一面。」胡斐又是一陣心酸：「情之為物，竟是如此不可理喻。福康安這般待她，可是她在臨死之時，還是這樣的念念不忘於他。」

兩人走出數里，找到一家農家，買了些白米蔬菜，做了飯飽餐一頓，回來在神農廟中陪著馬春花，等到初更天時，便即動身。胡斐和程靈素商量，福康安手下的武士邀約比武，定是不懷善意，不如早些前往，暗中瞧瞧他們有何陰謀佈置。

※※※

那陶然亭地處荒僻，其名雖曰陶然，實則是一尼庵，名叫「慈悲庵」，庵中供奉觀音大士。

胡斐和程靈素到得當地，但見四下裏白茫茫的一片，都是蘆葦，西風一哄，蘆絮飛舞，有如下雪，滿目盡是肅殺蒼涼之氣。

忽聽「啊」的一聲，一隻鴻雁飛過天空。程靈素道：「這是一隻失群的孤雁了，找尋同伴不著，半夜裏還在匆匆忙忙的趕路。」忽聽蘆葦叢中有人接口說道：「不錯。地匝萬蘆吹絮亂，天空一雁比人輕。兩位真是信人，這麼早便來赴約了。」

胡程二人吃了一驚：「我們還想來查察對方的陰謀佈置，豈知他們早便到處伏下了暗樁，這人出口成詩，看來也非泛泛之輩。」胡斐朗聲道：「奉召赴約，敢不早來？」

只見蘆葦叢中長身站起一個滿臉傷疤、身穿文士打扮的秀才相公，拱手說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只是請兩位稍待，敝上和眾兄弟正在上祭。」胡斐隨口答應，心下好生奇怪：「福康安半夜三更的，到這荒野之地來祭甚麼人？」

驀地裏聽得一人長聲吟道：「浩浩愁，茫茫劫。短歌終，明月缺。鬱鬱佳城，中有碧血。碧亦有時盡，血亦有時滅，一縷香魂無斷絕。是耶？非耶？化為蝴蝶。」

吟到後來，聲轉嗚咽，跟著有十餘人的聲音，或長嘆，或低泣，中間還夾雜著幾個女子的哭聲。

胡斐聽了那首短詞，只覺詞意情深纏綿，所祭的墓中人顯是一個女子，而且「碧血」云云，又當是殉難而死，靜夜之中，聽著那淒切的傷痛之音，觸動心境，竟也不禁悲從中來，便想大哭一場。

過了一會，悲聲漸止，只見十餘人陸續走上一個土丘。

胡斐身旁的那秀才相公叫道：「道長，你約的朋友到啦。」那獨臂道人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小兄弟，咱們來拚鬥三百合。」說著縱身奔下土丘。胡斐便迎了上去。

那道人奔到離胡斐尚有數丈之處，驀地裏縱身躍起，半空拔劍，藉著這一躍之勢，疾刺過來。這一刺出手之快，勢道之疾，實是威不可當。胡斐見他如此兇悍，激起了少年人的剛強之氣，也是縱身躍起，半空拔刀。兩人在空中一湊合，噹噹噹噹四響，刀劍撞擊四下，兩人一齊落下地來。

這中間那道人攻了兩劍，胡斐還了兩刀。兩人四隻腳一落地，立時又是噹噹噹噹噹噹六響。土丘之上，采聲大作。

那道人劍法凌厲，迅捷無倫，在常人刺出一劍的時刻之中，往往刺出了四五劍。胡斐心想：「你會快，難道我便不會。」展開「胡家快刀」，也是在常人砍出一刀的時刻之中砍出了四五刀。相較之下，那道人的劍刺還是快了半分，但劍招輕靈，刀勢沉猛，胡斐的刀力，卻又比他重了半分。

兩人以快打快，甚麼騰挪閃避，攻守變化，到後來全說不上了，直是閉了眼睛狠鬥，只聽叮叮噹噹刀劍碰撞，如冰雹亂落，如眾馬奔騰，又如數面羯鼓同時擊打，繁音密點，快速難言。

那獨臂道人一面狠鬥，一面大呼：「痛快，痛快！」劍招越來越是凌厲。胡斐暗暗心驚，陡逢強敵，當下將生平所學盡數施展出來，刀法之得心應手實是從所未有，自己獨個兒練習之時，那有這等快法？原來他這胡家刀法精微奇奧之處甚多，不逢強敵，數招間即足取勝，其妙處不顯，這時給那獨臂道人一逼，才現出刀法中的綿密精巧來。

那獨臂道人一生不知經歷過多少大陣大仗，當此快鬥之際，竭力要尋這少年刀法中的破綻，可是只見他刀刀攻守並備，不求守而自守，不務攻卻猛攻，每一招之後，均伏下精妙的後著，那裏有破綻可尋？

這獨臂道人的功力實比胡斐深厚得多，倘若並非快鬥，胡斐和他見招拆招，自求變化，獨臂道人此時已然得勝。但越打越快之後，胡斐來不及思索，只是將平素練熟了一套「快刀」使將出來應付。這路「快刀」乃明末大俠「飛天狐狸」所創，傳到胡斐之父胡一刀手上，又加了許多變化妙著。此時胡斐持之臨敵，與胡一刀親自出陣已無多大分別，所差者只是火候而已。

不到一盞茶時分，兩人已拆解了五百餘招，其快可知。時刻雖短，但那道人已是額頭見汗，胡斐亦是汗流浹背，兩人都可聽到對方粗重的呼吸。

此時劇鬥正酣，胡斐和那獨臂道人心中卻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只是劍刺刀劈，招數綿綿不絕，誰也不能先行罷手。

※※※

刀劍相交，叮噹聲中，忽聽得一人長聲忽哨，跟著遠處傳來兵刃碰撞和吆喝之聲。那獨臂道人一聲長笑，托地跳出圈子，叫道：「且住！小兄弟，你刀法很高，這當口有敵人來啦！」

胡斐一怔之間，只見東北角和東南角上影影綽綽，有六七人奔了過來。黑夜中刀光一閃一爍，這些人手中都持著兵刃。又聽得背後傳來吆喝之聲，胡斐回過頭來，見西北方和西南方也均有人奔到，約略一計，少說也有二十人之譜。

獨臂道人叫道：「十四弟，你回來，讓二哥來打發。」那指引胡斐過來的書生手持一根黃澄澄的短棒模樣兵刃，本在攔截西北方過來的對手，聽到獨臂道人的叫喚，應道：「好！」手中兵刃一揮，竟然發出嗚嗚聲響，反身奔上小丘，和眾人並肩站立。

月光下胡斐瞧得分明，福康安正站在小丘之上，他身旁的十餘人中，還有三四個是女子。胡斐大喜：「四面八方來的這些人都和福康安為敵，不知是那一家的英雄好漢？瞧這些人的輕身功夫，武功都非尋常。我和他們齊心協力，將福康安這奸賊擒住，豈不是好？」但轉念又想：「福康安這惡賊想不到武功竟是奇高，手下那些人又均是硬手，瞧他們這般肆無忌憚的模樣，莫非另行安排下陰謀？」

正自思疑不定，只見四方來人均已奔近，一看之下，更是大惑不解，奔來的二十餘人之中，半數是身穿血紅僧袍的藏僧，餘人穿的均是清宮衛士的服色。他縱身靠近程靈素，低聲道：「二妹，咱們果然陷入了惡賊的圈套，敵人裏外夾攻，無法抵擋，向正西方衝！」

※※※

程靈素尚未回答，清宮衛士中一個黑鬚大漢越眾而出，手持長劍，大聲說道：「是無塵道人麼？久仰你七十二路追魂奪命劍天下無雙，今日正好領教。」那獨臂道人冷冷地道：「你既知無塵之名，尚來挑戰，可算得大膽。你是誰？」

胡斐聽了那黑鬚衛士的話，禁不住脫口叫道：「是無塵道長？」無塵笑道：「正是！趙三弟誇你英雄了得，果然不錯。」胡斐驚喜交集，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，那福康安……我趙三哥呢？」

那黑鬚大漢回答無塵的話道：「在下德布。」無塵道：「啊，你便是德布。我在回疆聽人言道：最近皇帝老兒找到了一隻牙尖爪利的鷹犬，叫作甚麼德布，稱做甚麼『滿洲第一勇士』，是個甚麼御前侍衛的頭兒。便是你了？」他連說三個「甚麼」，只把德布聽得心頭火起，喝道：「不錯！你既知我名，還敢到天子腳下來撒野，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……」

他「不耐煩了」四字剛脫口，寒光一閃，無塵長劍已刺向身前。德布橫劍擋架，噹的一響，雙劍相交，嗡嗡之聲不絕，顯是兩人劍上勁力均甚渾厚。無塵讚了聲：「也還可以！」劍招源源遞出。德布的劍招遠沒無塵快捷，但門戶守得極是嚴密，偶爾還刺一劍，卻也十分的狠辣，那「滿洲第一勇士」的稱號，果然並非倖致。

胡斐曾聽圓性說過，紅花會二當家無塵道人劍術之精，當世數一數二，想不到自己竟能和他拆到數百招不敗，不由得心頭暗喜，又想：「幸虧我不知他便是無塵道長，否則震於他的威名，心中一怯，只怕支持不到一百招便敗下來了。」又想：「他是紅花會英雄，趙三哥的朋友，然則那福康安，難道當真我是認錯了人？」

正自凝神觀看無塵和德布相鬥，兩名清宮侍衛欺近身來，喝道：「拋下兵器！」胡斐道：「幹甚麼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」你膽敢拒捕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拒捕便怎樣？」那侍衛道：「小賊好橫！」舉刀砍將過來。胡斐閃身避開，還了一刀。豈知另一名侍衛手中一柄鐵錘驀地裏斜刺打到，擊在胡斐的刀口之上，此人膂力甚大，兵器又是奇重。胡斐和無塵力戰之餘，手臂隱隱酸麻，一個拿捏不住，單刀脫手，直飛起來。那人一錘回轉，便向他背心橫擊。

胡斐兵刃離手，卻不慌亂，身形一閃，避開了他的鐵錘，順勢一個肘槌，撞正他腰眼。那人大聲叫道：「啊喲，好小子！」痛得手中鐵錘險些跌落。跟著又有兩名侍衛上來夾攻，一個持鞭，一個挺著一枝短槍。

程靈素叫道：「大哥，我來幫你。」抽出柳葉刀，欲待上前相助。胡斐叫道：「不用，且瞧瞧你大哥空手入白刃的手段。」程靈素見他在四個敵人之間遊走閃避，情勢似乎甚險，但聽他說得悠閒自在，又知他武功了得，便站在一旁，挺刀戒備。

胡斐展開從小便學會的「四象步法」，東跨一步，西退半步，在四名高手侍衛之間穿來插去。他這「四象步」按著東蒼龍、西白虎、北玄武、南朱雀四象而變，每象七宿，又按二十八宿之形再生變化。敵人的四件兵刃有輕有重，左攻右擊，可是他步法奇妙，往往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過敵人兵刃，有時相差不過數寸之微，可就是差著這麼幾寸，便即夷然無損。程靈素初時還擔著老大心事，但越瞧越是放心，到後來瞧著他精妙絕倫的步法，竟有點心曠神怡起來。

這四名侍衛都是滿洲人，未入清宮之時，號稱「關東四傑」，都算得是一流高手。胡斐憑著巧妙的「四象步」自保，可是幾次乘隙反擊，卻也未曾得手，每一次都是反遇凶險，一轉念間，已明其理，原來適才利無塵道人劇鬥，耗力太多，這時元氣未復，一到緊要關頭，待要動用真力，總是差之釐毫，不能發揮拳招中的精妙之著。他一經想通，當即平心靜氣，只避不攻，在四名侍衛夾擊之下緩緩調勻氣息。

那邊無塵急攻數十招，都給德布一一擋開，卻不禁焦躁起來，暗道：「十年不來中原，今日首次出手便是不利。難道當真老了，不中用了？」其實這德布的武功實是大有過人之處，何況無塵不過心下焦躁，德布卻已背上冷汗淋漓，越打越怕，但覺對手招數神出鬼沒，出劍之快，實非人方之所能及，暗想自己縱橫天下，從未遇到過這般勁敵，待要認輸敗退，卻想今日一敗，這「賜穿黃馬褂、御前侍衛班領、滿洲第一勇士、統領大內十八高手」一長串的銜頭卻往那裏擱去？想到此處，把心一橫，豁出了性命，奮力抵擋。

無塵眼見胡斐赤手空拳，以一敵四，自己手有劍，卻連一個敵人也拾奪不下，他生性最是好勝，這脾氣愈老彌甚，當下一劍快似一劍，著著搶攻，步步佔先。德布見敵人攻勢大盛，劍鋒織成了一張光幕，自己周身要害盡在他劍光籠罩之下，自知不敵，數度想要招呼下屬上來相助，但一想到「大夥兒齊上」這五個字一出口，一生英名便是付於流水，總是強行忍住，心想自己方當壯年，這獨臂道人年事已高，劍招雖狠，自己只要久戰不屈，拖得久了，對方氣力稍衰，便有可乘之機。

無塵高呼酣戰，精神愈長。眾侍衛瞧得心下駭然，但見兩人劍光如虹，使的是甚麼招數早已分辨不清。

小丘上眾人也是一聲不響，靜觀兩人劇鬥，眼見無塵漸佔上風，都想：「道長英風如昔，神威不減當年，可喜可賀！」

猛聽得無塵大叫一聲：「著！」噹的一響，一劍刺在德布胸口，跟著又是喀喇一聲，手中長劍已然折斷。原來德布衣內穿著護胸鋼甲，這一劍雖然刺中，他卻毫無損傷，反而折了對方長劍。無塵一怔之下，德布已一劍刺中他右肩。

小丘上眾人大驚，兩人疾奔衝下救援。只聽得無塵喝道：「牛頭擲叉！」手中斷劍飛出，刺入了德布的咽喉，德布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到。

無塵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是你贏，還是我贏？」德布頸上中了斷劍，雖不致命，卻已鬥志全失，顫聲道：「是你贏！」無塵笑道：「你接得我許多劍招，又能傷我肩頭，大是不易！好，瞧在你刺傷我一劍的份上，饒了你的性命！」

兩名侍衛搶上扶起德布，退在一旁。

無塵得意洋洋，肩傷雖然不輕，卻是漫不在乎，緩緩走上土丘，讓人替他包紮傷口，兀自指指點點，評論胡斐的步法。

胡斐內息綿綿，只覺精力已復，深深吸一口氣，猛地搶攻，霎息間拳打足踢，但聽得「啊喲！」「哎呀！」四聲呼叫，單刀、鐵錘、鋼鞭、花槍，四般兵刃先後飛出。胡斐飛足踢倒兩人，拳頭打暈一人，跟著左掌掌力一吐，將最後一名衛士打得口噴鮮血，十幾個觔斗滾了出去。

但聽得小丘上眾人采聲大作。無塵的聲音最是響亮：「小胡斐，打得妙啊！」

土丘上采聲未歇，又有五名侍衛欺近胡斐身邊，卻都空手不持兵刃。左邊一人說道：「大家空手鬥空手！」胡斐道：「好！」剛說得一個「好」字，突覺雙足已被人緊緊抱住，跟著背上又有一人撲上，手臂如鐵，扼住了他的頭頸，同時又有一人抱住了他腰，另外兩人便來拉他雙手。

原來這一次德布所率領的「大內十八高手」傾巢而出。那「大內十八高手」，乃是「四滿、五蒙、九藏僧」。乾隆皇帝自與紅花會打了一番交道後，從此不信漢人，近身侍衛一個漢人也不用，都是選用滿洲、蒙古、西藏的勇士充任。這四滿、五蒙、九藏僧，尤為大內侍衛中的精選。這五個蒙古侍衛擅於摔交相撲之技，胡斐一個沒提防，已被纏住。

他一驚之下，隨即大喜：「這擒拿手法，正是我家傳武功之所長。」但覺雙手均被拉住，當下身子向後仰跌，雙手順勢用勁，自外朝內一合，砰的一聲，拉住他雙手的兩名侍衛腦門碰腦門，同時昏暈過去。

胡斐雙手脫縛，反過來抓住扼在自己頸中的那隻手，一扭之下，喀的一聲，那人腕骨早斷，跟著喀喀兩響，又扭斷了抱住他腰那侍衛的臂骨。

這五名蒙古侍衛摔交之技甚是精湛，漢滿蒙回藏各族武士中極少敵手。但摔交講究的是將對手摔倒壓住，胡斐這般小巧陰損的斷骨擒拿，卻是摔交的規矩所不許。兩名侍衛骨節折斷，心中大是不忿，雖已無力再鬥，卻齊聲怒叫：「犯規，犯規！」倒是叫得理直氣壯。

胡斐笑道：「打架還有規矩麼？你們五個打我一個，犯不犯規？」兩名蒙古侍衛一想不錯，五個打一個是先壞了規矩，那「犯規」兩字便喊不出口了。

餘下那人兀自死命抱住胡斐雙腿，一再用勁，要將他摔倒。胡斐喝道：「你放不放手？」那人叫道：「自然不放。」胡斐左手抓下，捏住了他背心上「大椎穴」。那人登時全身麻軟，雙手只得鬆開。胡斐提起他身子，雙手使勁，「嘿」的一聲，將他擲出數丈之外。但聽得撲通一響，水花飛濺，原來他落下之處，竟是生長蘆葦的一個爛泥水塘。那人摔得頭昏腦脹，陷身污泥之中，哇哇大叫。

胡斐與四名滿洲侍衛遊鬥甚久，打發這五名蒙古侍衛卻是兔起鶻落，乾淨利落。旁觀眾人但見五名侍衛一擁而上，拖手拉足，將他擒住，跟著便是砰彭、喀喇、啊喲，「犯規，犯規！」撲通，「哇哇！」諸般怪聲不絕。四名侍衛委頓在地，一名侍衛飛越數丈，投身水塘。

這一次小丘上眾人不再喝采，卻是轟然大笑。

※※※

鬨笑聲中，紅雲閃處，九名藏僧已各挺兵刃將胡斐團團圍住。這九人兵刃各不相同，或使戒刀，或使錫杖，更有些兵刃奇形怪狀，胡斐從未見過，自也叫不出名目。眼見這九名藏僧氣度凝重，人人一言不發，瞧著這合圍之勢，步履間既輕且穩，實是勁敵。九僧錯錯落落，東站一個，西站一個，似是佈成了陣勢。

胡斐手中沒有兵刃，不禁心驚，腦中一閃：「向二妹要刀呢，還是奪敵人的戒刀？」

忽聽得小丘上一人喝道：「小兄弟，接刀！」只見一柄鋼刀自小丘上擲了下來，破空之聲，嗚嗚大作，足見這一擲的勁道大得驚人。胡斐心想：「趙三哥的朋友果然個個武藝精強。要這麼一擲，我便辦不到。」

這一刀飛來，首當其衝的兩名藏僧竟是不敢用兵刃去砸，分向左右一躍閃開。胡斐心念快如電光般的一閃：「這陣法不知如何破得？他二人閃避飛刀，正好乘機擾亂。」

他念頭轉得極快，那單刀也是來得極快。他心念甫動，白光閃處，一柄背厚刃薄的鋼刀挾著威猛異常的破空之聲已飛到面前。胡斐卻不接刀，手指在刀柄上一搭，輕輕撥動。那鋼刀飛來之勢甚猛，到他面前時兀自力道強勁，給他撥得掉過方向，激射而上，直衝上天。

九名藏僧均感奇怪，情不自禁的抬頭而望。胡斐所爭的便在這稍縱即逝的良機，欺身搶到手持戒刀的藏僧身畔，一伸手已將他戒刀奪過，霎時間展開「胡家快刀」，手起刀落，一陣猛砍快剁，迅捷如風。這時下手竟不容情，九名藏僧無一得免，不是斷臂，便是折足。九僧各負絕藝，只因一時失察，中了誘敵分心之計，頃刻之間，盡皆身受重傷，慘呼倒地。這一場胡斐可說勝得極巧，也是勝得極險。

一輪快刀砍完，頭頂那刀剛好落下，他擲開戒刀，伸手接住，刀一入手，只覺甚是沉重，比尋常單刀重了兩倍有餘，想見刀主膂力奇大，月光下映照一看，只見刀柄上刻著三字：「奔雷手！」

胡斐大喜，叫道：「多謝文四爺擲刀相助！」

※※※

驀地背後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：「看劍！」話聲未絕，風聲颯然，已至背心。胡斐一聲：「此人劍法如此凌厲！」急忙回刀擋架，豈知敵劍已然撤回，跟著又是一劍刺到。胡斐反手再擋，又是擋了個空。

他急欲轉身迎敵，但背後那敵人的劍招來得好不迅捷，竟是逼得他無暇轉身。他心中大駭，急縱而前，躍出半丈，左足一落地，待要轉身，不料敵人如影隨形，劍招又已遞到。這人在背後連刺五劍，胡斐接連擋了五次空，始終無法回身見敵之面。

胡斐惡鬥半宵，和快劍無雙的無塵道人戰成平手，接著連傷四滿、五蒙、九藏僧大內十八高手，不料到後來竟給人一加偷襲，逼得難以轉身。

這已是處於必敗之勢，他惶急之下，行險僥倖，但聽得背後敵劍又至，這一次竟不招架，向前一撲，俯臥向地，跟著一個翻身，臉已向天，這才一刀橫砍，盪開敵劍。

只聽敵人讚道：「好！」左掌拍向他的胸口。胡斐也是左掌拍出，雙掌相交，只覺敵人掌力甚是柔和渾厚，但柔和之中，卻隱藏著一股辛辣的煞氣。胡斐猛然想起一事，脫口叫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

那人也叫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

原來兩人手掌相交，均即察覺對方便是在福康安府暗中相救少年書生心硯之人，各自向後躍開數步。

胡斐凝神看時，見那人白鬚飄動，相貌古雅，手中長劍如水，卻是武當派掌門人無青子，不由得一呆，一時不知他是友是敵。

只聽無塵道人笑道：「菲青兄，你說我這個小老弟武功如何？」無青子笑道：「能跟無塵道人鬥得上五百招，天下能有幾人？老道當真是孤陋寡聞，竟不知武林中出了這等少年英雄。」說著長劍入鞘，上前拉著胡斐的手，好生親熱。

胡斐見他英氣勃勃，那裏還是掌門人大會中所見那個昏昏欲睡的老道，甚以為奇。

無塵從小丘上走了下來，笑道：「小兄弟，這個牛鼻子，出家以前叫做綿裏針陸菲青。你叫他一聲大哥吧。」胡斐一驚，心道：「『綿裏針陸菲青』當年威震天下，成名已垂數十年，想不到今日有幸和他交手。」急忙拜倒，說道：「晚輩胡斐，叩見道長。」忽聽身後一個聲音道：「按理說，你原是晚輩，可是，好兄弟，他是我的拜把子老哥啊。」

胡斐一躍而起，只見身後一人長袍馬褂，肥肥胖胖，正是千臂如來趙半山。胡斐對這位義兄別來無日不思，伸臂緊緊抱住，叫道：「三哥，你可想煞小弟了。」

趙半山拉著他轉過身來，讓月光照在他的臉上，凝目瞧了半晌，喜道：「兄弟，你終於長大成人了。做哥哥的今日親眼見你連敗大內十八高手，實在是歡喜得緊。」

胡斐心中也是歡喜不盡。這時清宮眾侍衛早已逃得乾乾淨淨。他當下拉了程靈素過來，和無塵、趙半山等引見。

趙半山道：「兄弟，程家妹子，我帶你們去見我們總舵主。」胡斐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陳總舵主……他……老人家也來了麼？」無塵笑道：「他早挨過你一頓痛罵啦，甚麼傷天害理，甚麼負心薄倖，只罵得他狗血淋頭。哈哈！我們總舵主一生之中，只怕從未挨過這般厲害的臭罵。」胡斐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，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福康安……」

陸菲青微笑道：「陳總舵主的相貌和福康安果然很像，別說小兄弟和他二人都不相熟，便是日常見面之人，也會認錯。」無塵笑道：「想當年在杭州城外，總舵主便曾假扮了福康安，擒住那個甚麼威震河朔王維揚……」

胡斐十分惶恐，道：「三哥，你快帶我去跟陳總舵主磕頭賠罪。」趙半山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。總舵主跟你交了一掌，很稱讚你武功了得，又說你氣節凜然，背地裏說了你許多好話呢。」

兩人還未上丘，陳家洛已率領群雄從土丘上迎了下來。胡斐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小人瞎了眼珠，冒犯總舵主，實是罪該……」

陳家洛不等他說完，急忙伸手扶起，笑道：「『大丈夫只怕正人君子，那怕鷹犬奴才？』我今日一到北京，便聽到這兩句痛快淋漓之言。小兄弟，便憑你這兩句話，我們便不枉了萬里迢迢的走這一遭。」

當下趙半山拉著他一一給群雄引見。胡斐對這干人心儀已久，今晚親眼得見，喜慰無已，對文泰來擲刀相助、駱冰贈送寶馬，更是連連稱謝，恭恭敬敬的交還了文泰來的鋼刀，從地下拾起清宮侍衛遺下的一柄單刀，插入了腰間刀鞘。他自己的單刀為鐵錘所擊，刀口捲邊，已然無用。跟著心硯過來向他道謝在福康安府中解穴相救之德。無塵逸興橫飛，指手劃腳，談論適才和胡斐及德布兩人的鬥劍，說今晚這兩場架打得酣暢過癮，生平少有。

陸菲青笑道：「道長，說到武功，咱們這位小兄弟實是十分了得。可是還有一位少年英雄，比他更厲害十倍，你是決計鬥他不過的。」無塵又是高興，又是不服，忙問：「是誰，是誰？這人在那裏？」陸菲青搖頭道：「你決非對手，我勸你還是別找他的好。」無塵道：「呸！咱們老哥兒倆分手多年，一見面你就來胡吹。我不信有這等厲害人物。」

陸菲青道：「昨晚福康安府中，天下各門各派掌門人大聚會，會中高手如雲，各有各的能耐，各有各的絕技。這話不錯吧？」無塵道：「不錯便怎樣？」陸菲青道：「心硯老弟去搗亂大會，失手被擒。趙三弟這等本事，也只搶得一隻玉龍杯。西川雙俠常氏兄弟駕臨，只救了兩個人出來。可是那位少年英雄哪，只不過眼睛一霎，便從七位高手的手中搶下七隻玉龍杯，摔在地下砸得粉碎。他只噴得幾口氣，便叫福康安的掌門人大會煙飛灰滅，風消雲散。道長，你鬥不鬥得過這位少年英雄？」

程靈素知他在說自己，臉兒飛紅，躲到了胡斐身後，黑夜之中，人人都在傾聽陸菲青說話，誰也沒對她留心。

一個少年美婦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只聽說那掌門人大會給人攪散了局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快說吧！」這美婦是金笛秀才余魚同之妻李沅芷。

陸菲青於是將一位「少年英雄」如何施巧計砸碎七隻玉龍杯，如何噴煙下毒、使得人人肚痛、因而疑心福康安毒害天下英雄，如何眾人在混亂中一哄而散，諸般情由，一一說了。群雄聽了，無不讚嘆。

無塵道：「陸兄，你說了半天，這位少年英雄到底是誰，卻始終沒說。」陸菲青笑道：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這位程姑娘便是。」拉著胡斐的手，將他輕輕一拉，露出了程靈素的身子。

群雄「啊」的一聲，一齊望著她，誰都不信這樣一個瘦弱文秀的小姑娘，竟會將福康安這籌劃經年的天下掌門人大會毀於指掌之間，可是陸菲青望重武林，豈能信口胡言？這卻又不由得人不信。

原來陸菲青於十年前因同門禍變，師兄馬鈺、師弟張召重先後慘死，武當派眼見式微，於是他接掌門戶，著意整頓。因恐清廷疑忌，索性便出了家，道號無青子，十年來深居簡出，朝廷也就沒加注目。

這次福康安召開掌門人大會，一來武當派自來與少林派齊名，是武林中最大門派之一；二來念著武當名手火手判官張召重昔年為朝廷出力的功勞，又不知陸菲青的來歷，便敦請武當派掌門人下山。陸菲青年紀雖老，雄心猶在，知道福康安此舉必將不利於江湖同道，若是推辭不去，徒惹麻煩，當下孤身赴會，要探明這次大會真相，俟機行事，及至心硯為湯沛所擒，他便暗中出手相救。

陳家洛、霍青桐等紅花會群雄自回疆來到北京，卻為這日是香香公主逝世十年的忌辰，各人要到她墓上一祭。

福康安的掌門人大會被人攪散，又和武林各門派都結上了冤，自是惱怒異常，便派德布率隊在城外各處巡查，見有可疑之人立即格殺擒拿。不意陶然亭畔一戰，文泰來、趙半山等尚未出手，大內十八高手已盡數鎩羽而遁。

陳家洛等深知清廷官場習氣。德布等敗得如此狼狽，紅花會人物既未驚動皇親大官，他們回去定是極力隱瞞，無人肯說在陶然亭畔遇敵，決不致調動軍馬前來復仇。此處雖離京城不遠，卻盡可放心逗留。群雄和陸菲青是故友重逢，和胡斐、程靈素是新知初會，自各有許多話說。

言談之間，忽聽得遠遠傳來兩下掌聲，稍停一下，又是連拍三下。那書生打扮的「金笛秀才」余魚同拍掌三下相應，一停之後，連拍兩下。無塵道：「五弟、六弟來啦。」

只見掌聲傳來處飛馳過來兩人，身形高瘦。胡斐在福康安府中見過，知是西川雙俠常伯志、常赫志到了。只見他兄弟身後又跟著兩人，手中各抱著一個孩子，奔到近處，見是雙子門倪不大、倪不小兄弟。他二人手中抱的，竟然是馬春花的一對雙生兒子。

原來倪不大、倪不小看中了這對孩子，寧可性命不要，也是要去奪來。常氏兄弟原是雙生兄弟，聽了倪氏兄弟之言，激動心意，乘著掌門人大會一哄而散的大亂，混入福府內院。其時福康安和眾衛士腹中正自大痛，均道身中劇毒，人人忙於服藥解毒，常氏兄弟又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毫不費力地打倒了七八名衛士，便又將這對孩子搶了出來。

胡斐見了這對孩子，想起馬春花命在頃刻，不由得又喜又悲，猛地想起一事，對陳家洛道：「總舵主，晚輩有個極荒唐的念頭，想求你一件事。」陳家洛道：「胡兄弟但說不妨。你我今日雖是初會，但神交已久，但教力之所及，無不依從。」

胡斐只覺這番話極不好意思出口，不禁頗為忸怩，紅了臉道：「晚輩這個念頭，實在是異想天開，說出來只怕各位見笑。」

陳家洛微笑道：「我輩所作所為，在旁人看來，那一件不是荒唐之極？那一件不是異想天開？」

胡斐道：「總舵主既不見怪，我便說了。」指著那兩個孩童說道：「這兩個孩竟是福康安之子，他們的母親卻是命在垂危。」於是從當年在商家堡中如何和馬春花相遇一段事說起，直說到馬春花中毒不治。只聽得群雄血脈賁張，無不大為憤怒。依無塵之見，立時便要趕進北京城中，將這無情無義的福康安一劍刺死。

紅花會七當家武諸葛徐天宏道：「昨晚北京鬧了這等大事出來，咱們若再貿然進城，福康安定然刺不到，說不定大伙還難以全身而退。」

陳家洛點頭道：「此刻福康安府門前後，不知有多少軍馬把守，如何下得了手？單是要混進城門，便是大大不易。我此番和各位兄弟同來，志在一祭，不可為了洩一時之憤，使眾兄弟有所損折。胡兄弟，你求我做甚麼事？」

胡斐道：「我見總舵主萬里迢迢，從回疆來到北京，只是一祭墓中這位姑娘，情深義重，世所罕見。在下昔日曾受這位馬姑娘一言之恩，無以為報，中心不安。眼見她臨死之際，掛念兩事，死難瞑目。一件是想念她兩個愛子，天幸常氏雙俠兩位前輩已救了出來，另一件卻是她想念福康安那奸賊，仍盼和他一敘。雖說她至死不悟，可笑亦復可憐，但情之所鍾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下黯然，已不知如何措詞。

陳家洛道：「我明白啦！你是要我假冒那個傷天害理、負心薄倖的福康安，去慰一慰這位多情多義的馬姑娘？」胡斐低聲道：「正是！」

群雄覺得胡斐這個荒唐的念頭果是異想天開之至，可是誰也笑不出來。

陳家洛眼望遠處，黯然出神，說道：」墓中這位姑娘臨死之際，如能見我一面，那是多麼的快活！可惜終難如願……」轉頭向胡斐道：「好，我便去見見這位馬姑娘。」

胡斐好生感激，暗想陳家洛叱吒風雲，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推服，自己只是個無名晚輩，今日初會，便求他去做這樣一件荒誕不經之事，話一出口，心中便已後悔，他居然一口答允，以後這位總舵主便是要自己赴湯蹈火，也是在所不辭了。

※※※

群雄上了馬，由胡斐在前帶路，天將黎明時到了藥王廟外。

胡斐雙手攜了孩子，伴同陳家洛走進廟去。只見一間陰森森的小房之中，一燈如豆，油已點乾，燈火欲熄未熄。馬春花躺在炕上，氣息未斷。

兩個孩子撲向榻上，大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！」馬春花睜開眼來，見是愛子，陡然間精神一振，也不知那裏來的力氣，將兩個孩子緊緊摟在懷裏，說道：「孩子，孩子，媽想得你好苦！」三個人相擁良久，她轉眼見到胡斐，對兩個孩子道：「以後你們跟著胡叔叔，好好聽他的話……你們……拜了他作義……義……」

胡斐知她心意，說道：「好，我收了他們作義兒，馬姑娘，你放心吧！」馬春花臉露微笑，道：「快……快磕頭，我好……好放心……」兩個孩子跪在胡斐面前，磕下頭去。

胡斐讓他們磕了四個頭，伸手抱起兩人，低聲道：「馬姑娘，你還有甚麼吩咐麼？」馬春花道：「我死了之後，求你……求你將我葬……葬在我丈夫徐……師哥的墳旁……他很可憐……從小便喜歡我……可是我不喜歡……不喜歡他。」

胡斐突然之間，想起了那日石屋拒敵、商寶震在屋外林中擊死徐錚的情景來，心中又是一酸，說道：「好，我一定辦到。」沒料到她臨死之際，竟會記得丈夫，傷心之中倒也微微有些喜歡。他深恨福康安，聽馬春花記得丈夫，不記得那個沒良心的情郎，那是再好不過，那知馬春花幽幽嘆了口氣，輕輕地道：「福公子，我多想再見你一面。」

陳家洛進房之後，一直站在門邊暗處，馬春花沒瞧見他。胡斐搖了搖頭，抱著兩個孩兒，悄悄出房，陳家洛緩步走到她的床前。

胡斐跨到院子中時，忽聽得馬春花「啊」的一聲叫。這聲叫喚之中，充滿了幸福、喜悅、深厚無比的愛戀。

她終於見到了她的「心上人」……

胡斐惘然走出廟門，忽聽得笛聲幽然響起，是金笛秀才余魚同在樹下橫笛而吹。胡斐心頭一震，在很久以前，在山東商家堡，依稀曾聽人這樣纏綿溫柔的吹過。

這纏綿溫柔的樂曲，當年在福康安的洞簫中吹出來，挑動了馬春花的情懷，終於釀成了這一場冤孽。

金笛秀才的笛子聲中，似乎在說一個美麗的戀愛故事，卻也在抒寫這場愛戀之中所包含的苦澀、傷心和不幸。

廟門外每個人都怔怔地沉默無言，想到了自己一生之中甜蜜的淒涼的往事。胡斐想到了那個騎在白馬上的紫衫姑娘，恨不得撲在地上大哭一場。即使是豪氣逼人的無塵道長，也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那個美麗而又狠心的官家小姐，騙得他斬斷了自己的一條臂膀……

笛聲悠緩地淒涼地響著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陳家洛從廟門裏慢慢踱了出來。他向胡斐點了點頭。胡斐知道馬春花是離開這世界了。她臨死之前見到了心愛的兩個兒子，也見到了「情郎」。胡斐不知道她跟陳家洛說了些甚麼，是責備他的無情薄倖呢，還是訴說自己終生不渝的熱情？除了陳家洛之外，這世上是誰也不知道了。

胡斐拜託常氏雙俠和倪氏昆仲，將馬春花的兩個孩子先行帶到回疆，他料理了馬春花的喪事之後，便去回疆和眾人聚會。

陳家洛率領群雄，舉手和胡斐、程靈素作別，上馬西去。

胡斐始終沒跟他們提到圓性。奇怪的是，趙半山、駱冰他們也沒提起。是不是圓性已經會到了他們，要他們永遠別向他提起她的名字？

# 第二十章 恨無常

忙亂了半晚，胡斐和程靈素到廟後數十丈的小溪中洗了手臉。程靈素從背後包裹中取出燒餅，兩人和著溪中清水吃了。胡斐連番劇鬥，又兼大喜大悲，這時只覺手酸腳軟，神困力倦，當下躺在溪畔休息了大半個時辰，這才精力稍復，又回去藥王廟。

兩人回進僧舍，輕輕推開房門，只見馬春花死在床上，臉含微笑，神情甚是愉悅。胡斐垂淚道：「她要我將她葬在丈夫墓旁。眼下風聲緊急，到處追拿你我二人。這當兒又那裏找棺木去？不如將她火化了，送她骨灰前去安葬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是。」

胡斐彎下腰去，伸手正要將馬春花的屍身抱起，程靈素突然抓住他手臂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

胡斐聽她語音嚴重緊迫，便即縮手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程靈素尚未回答，胡斐已聽到身後極細微的緩緩呼吸之聲，回過頭來，只見板門之後赫然躲著兩人，卻是程靈素的大師兄慕容景岳和三師姊薛鵲。

便在此時，程靈素手一揚，一股褐色的赤蠍粉飛出，打向馬春花所躺的床板底下。胡斐心念一動：「床板底下，定是藏著極厲害的敵人。」

但見薛鵲伸手推開房門，正要縱身出來，胡斐行動快極，右手彎處，抱住了程靈素的纖腰，倒縱出門，經過房門時飛起一腿，踢在門板之上。那門板砰的一聲向後猛撞，將慕容景岳和薛鵲二人夾在門板和牆壁之間。慕容景岳倒也罷了，薛鵲高高的一個駝背被磚牆擠得痛極，忍不住高聲大叫。

胡斐和程靈素剛在門口站定，只見床底下赤霧瀰漫，那股赤蠍粉已被人用掌力震了出來，跟著人影閃動，一人長身竄出。只聽得嗆啷啷、嗆啷啷一陣急響，那人提起手中虎撐，當頭往胡斐頭頂砸下。胡斐一瞥之下，已看清那人面目，正是自稱「毒手藥王」的石萬嗔。

程靈素叫道：「別碰他身子兵刃！」胡斐對她的師兄師姊早是深具戒心，知道這些人周身是毒，沾上了一絲半忽便是後患無窮，當下向左滑開三步，避開了石萬嗔的虎撐，刷的一聲，單刀出手，一招「諫果回甘」，回頭反擊。這一招回刀砍得快極，石萬嗔不及躲閃，危急中虎撐一舉，硬架了這一刀，噹的一聲大響，兩人各自向後躍開，石萬嗔虎撐中的鐵珠只震得嗆啷啷、嗆啷啷的亂響。

這時慕容景岳和薛鵲已自僧舍中出來，站在石萬嗔的身後。石萬嗔和胡斐硬接硬架的交了這一招，但覺對方刀法精奇，膂力強勁，自己右臂震得隱隱酸麻，當下不再進擊。胡斐心中，卻也暗自稱異：「這人擅於用毒，武功竟也這般了得。我這一招『諫果回甘』如此出其不意的反劈出去，他居然接得下來。」

只聽慕容景岳說道：「程師妹，見了師叔怎麼不快磕頭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咱們那裏鑽出一個師叔來啦？從來沒聽見過。」

石萬嗔冷冷的道：「『毒手神梟』的名字聽見過沒有？你師父難道從來不敢提我嗎？」程靈素道：「『毒手神梟』？這名字倒似乎聽見過的。我師父說他從前確是有過一個師弟，只是他濫用毒藥害人，無惡不作，早給師祖逐出門牆了。石前輩，那便是你麼？」石萬嗔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「咱們這一門講究使用毒藥，既然有了這個『毒』字，又何必假惺惺的硬充好人？姓石的寧可做真小人，不如你師父這般假裝偽君子。」

程靈素怒道：「我師父幾時害過一條無辜的人命？」石萬嗔道：「你師父害死的人難道少了？他自己自然說他下手毒死之人，個個罪大惡極，死有餘辜，可是在旁人看來，卻也未必如此。至於死者的家人子女，更是決不這麼想。」胡斐心中一凜，暗想：「此人這話倒也有幾分道理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不錯。我師父也深悔一生傷人太多，後來便出家做了和尚，禮佛贖罪。他老人家諄諄告誡我們師兄妹四人，除非萬不得已，決計不可輕易傷人。晚輩一生，就從未害過一條性命。」

石萬嗔冷笑道：「假仁假義，又有何益？我瞧你聰明伶俐，倒是我門中的傑出人材。掌門人大會中那幾招，耍得可漂亮啊，連你師叔也險些著了道兒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自稱是我師叔，冒用我師父『毒手藥王』的名頭。要是真正的『毒手藥王』在世，伸手去拿玉龍杯之時，豈能瞧不出杯上已沾了赤蠍粉？我在大廳上噴那『三蜈五蟆煙』，我師父他老人家怎會懵然不覺？」

這兩句話只問得石萬嗔臉頰微赤，難以回答。要知他少年時和無嗔大師同門學藝，因用毒無節，多傷好人，給師父逐出門牆。此後數十年中，曾和無嗔爭鬥過好幾次。兩人都是使毒的大行家，雙方所使藥物之烈，毒物之奇，可想而知。數次鬥法，石萬嗔每一回均是屈居下風，若不是無嗔大師始終念著同門之誼，手下留情，早已取了他的性命。在最後一次鬥毒之際，石萬嗔終於被「斷腸草」熏瞎了雙目。他逃往緬甸野人山中，以銀蛛絲逐步拔去「斷腸草」的毒性，雙眼方得復明，雖能重見天日，目力卻已大損。玉龍杯上沾了赤蠍粉，旱煙管中噴出來的煙霧顏色稍有不同，這些細微之處，他便無法分辨。

何況程靈素栽培成了「萬毒之王」的毒草「七心海棠」之後，赤蠍粉中混上了七心海棠葉子的粉末，「三蜈五蟆煙」中加入了七心海棠的花蕊，這一來，兩種毒藥的異味全失，毒性卻更加厲害。

石萬嗔在野人山中花了十年功夫，才治癒雙目，回到中原時聽到無嗔大師的死訊，只道斯人一死，自己便可稱雄天下，那料師兄一個年紀輕輕的關門弟子，竟有如此厲害的功夫？那晚程靈素化裝成一個龍鍾乾枯的老太婆，當世擅於用毒的高手，石萬嗔無不知曉，他當真做夢也想不到，這個小老太婆在旁吸幾口煙，便令他栽上一個大觔斗。

程靈素這兩句話只問得他啞口無言，慕容景岳卻道：「師妹，你得罪了師叔，還不磕頭謝罪，當真狂妄大膽。他老人家一怒，立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我和薛師妹都已投入他老人家的門下，你乖乖獻出《藥王神篇》，說不定他老人家一喜歡，也收了你這弟子，豈不是好？」

程靈素心中怒極，暗想這師兄師妹背叛師門，投入本派棄徒門下，那是武林中犯規最嚴的「欺師滅祖」大罪，不論那一門那一派，均要處死不貸。可是她臉上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原來兩位已改投石前輩門下，那麼小妹不能再稱你們為師兄師姊了。姜師哥呢？他也投入石前輩門下了麼？」慕容景岳道：「姜師弟不識時務，不聽教誨，已為吾師處死。」

程靈素心中一酸，姜鐵山為人耿直，雖然行事橫蠻，在她三個師兄姊中卻是最為正派，不料竟死於石萬嗔之手，又問：「薛三姊，你的兒子小鐵呢？他很好吧？」薛鵲冷冷地道：「他也死了。」程靈素道：「不知生的是甚麼病？」薛鵲怒道：「是我的兒子，要你多管甚麼閒事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是，小妹原不該多管閒事。我還沒恭喜兩位呢，慕容大哥和薛三姊幾時成的親啊？咱們同門學藝一場，連喜酒也不請小妹喝一杯。」

慕容景岳、姜鐵山、薛鵲三人一生恩怨糾葛，淒慘可怖。初時薛鵲苦戀慕容景岳，慕容景岳卻另娶了他人。薛鵲一怒之下，便下毒害死了他的妻子。慕容景岳為妻復仇，用毒藥毀了薛鵲的容貌，使她身子佝僂，成為一個駝背醜女。姜鐵山自來喜歡這個師妹，她醜雖陋不堪，姜鐵山卻不以為嫌，娶了她為妻。那知慕容景岳在他們成親生子之後，卻又想起這師妹的種種好處來，不斷的向她糾纏，終於和姜鐵山反臉成仇。姜薛夫婦迫得鑄鐵為屋，便是為了抗拒大師兄的侵犯。那知結局姜鐵山終於為石萬嗔所殺，而慕容景岳和薛鵲還是結成了夫婦。

程靈素知道這中間的種種曲折，尋思：「二師哥死在石萬嗔手下，想是他不肯背叛先師改投他的門下，但也未始不是出於大師哥的從中挑撥。三師姊竟會改嫁大師哥，說不定也有一份謀殺親夫之罪。」於是嘆道：「小鐵那日中毒，小妹設法相救，也算花過一番心血。想不到他還是死在『桃花瘴』下，那也是命該如此了。」慕容景岳臉色大變，道：「你怎麼知……」說了這四個字，突然住口，和薛鵲對望了一眼。

程靈素道：「小妹也只瞎猜罷了。」原來慕容景岳有一項獨門的下毒功夫，乃是在雲貴交界之處，收集了「桃花瘴」的瘴毒，製成一種毒彈。姜鐵山、薛鵲夫婦和他交手多年，後來也想出了解毒之法。程靈素出言試探，慕容景岳一來此事屬實，二來出其不意，便隨口承認了。程靈素心下更怒，道：「三師姊你好不狠毒，二師哥如此待你，你竟和大師哥同謀，害死了親夫親兒。」須知姜小鐵中了慕容景岳的桃花瘴毒彈，薛鵲自有解救之藥，她既忍心不救，那麼姜鐵山、姜小鐵父子之死，她雖非親自下手，卻也是同謀。程靈素從慕容景岳衝口而出的四個字中，便猜知了這場人倫慘變的內情。

薛鵲急欲岔開話頭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我師有意垂顧，那是你的運氣，你還不快磕頭拜師？」程靈素道：「我若不拜師，便要和二師哥一樣了，是不是？」慕容景岳道：「那倒也未必盡然。你有福不享，別人又何苦來勉強於你？只是那部《藥王神篇》，你該交了出來。我師寬大為懷，你在掌門人大會中冒犯他老人家的過處，也可不加追究了。」

程靈素點頭道：「這話是不錯，只是《藥王神篇》乃我師無嗔大師親手所撰，咱師兄妹三人既然都改投石前輩門下，自當盡棄先師所授的功夫，從頭學起。石前輩和先師門戶不同，雖不一定勝過先師，但定然各有所長，否則兩位也不會另拜明師，又有甚麼『有福不會享』、『是我的運氣』這些話了。那《藥王神篇》既已沒甚麼用處，小妹便燒了它吧！」說著從衣包中取出一本黃紙的手抄本來，幌亮火摺，便往冊子上點去。

石萬嗔初時聽她說要燒《藥王神篇》，心下暗笑：「這《藥王神篇》是無嗔賊禿畢生心血之所聚，你豈捨得燒了它？」待見她取出抄本和火摺，又想：「似你這等狡獪的小丫頭，明知你師兄師姊定要搶奪《藥王神篇》，豈有不假造一本偽書來騙人的？在我面前裝模作樣，那不是班門弄斧麼？」因此雖見她點火燒書，竟是微笑不語，理也不理。待那抄本熱氣一熏，翻揚開來，只見紙質陳舊，抄本中的字跡宛然是無嗔的手跡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轉念想道：「啊喲不好！這丫頭多半已將書中文字記得滾瓜爛熟，此書已於她無用，那可萬萬燒不得！」忙道：「住手！」呼的一掌劈去，一股疾風，登時將火摺撲熄了。

程靈素道：「咦，這個我可不懂了。若是石前輩的醫藥之術勝過先師，此書要來何用？若是不能勝過先師，又怎能收晚輩為弟子？」

慕容景岳道：「我們這位師父的使毒用藥，比之先師可高得太多了。但大海不擇細流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這《藥王神篇》既是花了先師畢生的心血，吾師拿來翻閱翻閱，也可指出其中過誤與不足之處啊。」他是秀才出身，說起話來，自有一番文縐縐的強辭奪理。

程靈素點頭道：「你的學問越來越長進了。哼！兩個躲在門角落裏，一個鑽在床板底下，想要暗算胡大哥和我。石前輩，有一件事晚輩想要請教，若蒙指明迷津，晚輩雙手將《藥王神篇》獻上，並求前輩開恩，收錄晚輩為徒。」

石萬嗔知她問的必是一個刁鑽古怪的題目，自己未必能答，但見《藥王神篇》抓住在她的手裏，她只須一舉手便能毀去，不願就此和她破臉，便道：「你要問我甚麼事？」

程靈素道：「貴州苗人有一種『碧蠶毒蠱』……」石萬嗔聽到「碧蠶毒蠱」四字，臉色登時一變，只聽她續道：「將碧蠶毒蠱的蟲卵碾為粉末，置在衣服器皿之上，旁人不知誤觸，那便中了蠱毒。這算是苗人的三大蠱毒之一，是麼？」

石萬嗔點頭道：「不錯。小丫頭知道的事倒也不少。」

他從野人山來到中原，得知無嗔大師已死，便遷怒於他的門人，要盡殺之而後快。不料慕容景岳為人極無骨氣，一給石萬嗔制住便即哀求饒命，並說師父遺下一部《藥王神篇》，落入小師妹之手，願意拜他為師，引導他去奪取。石萬嗔雖恨無嗔大師切骨，但心中對他實是大為敬畏，聽說他有遺著，料想其中於使毒的功夫學問，必有無數寶貴之極的法門，當下便收了慕容景岳為徒。其後又聽從他的挑撥，殺了姜鐵山父子，收錄薛鵲。石萬嗔和慕容景岳、姜鐵山、薛鵲三人都動了手，見他三人武功固是平平，使毒的本領也和他們師父相差極遠，聽說程靈素只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更是毫沒放在心上，料想只要見到了，還不手到擒來？

在掌門人大會中著了她的道兒，石萬嗔仍未服輸，只恨雙目受了「斷腸草」的損傷，眼力不濟，因而沒瞧出「赤蠍粉」和「三蜈五蟆」煙來，但胡斐在會中所顯露的武功，卻令他頗為忌憚。他暗暗跟隨在後，當胡斐和程靈素赴陶然亭之約時，師徒三人便躲入藥王廟的後院。他三人的主旨是在奪取《藥王神篇》，見紅花會群雄人多勢眾，一直隱藏在後院，不敢現身。直至胡程二人送別群雄，又在溪畔飲食休息，他三人才藏身在馬春花房中，只待胡程二人進房，準擬一擊得手。那知程靈素極是精乖，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警覺。

這時聽程靈素提到「碧蠶毒蠱」，心下才大是吃驚：「想不到這小丫頭如此了得，她同門的師兄師姊，可遠遠不及了。」當下全神戒備，已無絲毫輕敵之念。

程靈素又道：「碧蠶毒蠱的蟲卵粉末放在任何物件器皿之上，均是無色無臭，旁人決計不易察覺。只不過毒粉不經血肉之軀，毒性不烈，有法可解，須經血肉沾傳，方得致命。世上事難兩全，毒粉一著人體，卻有一層隱隱碧綠之色。石前輩在馬姑娘的屍身置毒，若是只放在她衫上，倒是不易瞧得出來，但為了做到盡善盡美，卻連她臉上和手上都放置了。」

胡斐聽到這裏，這才明白，原來這走方郎中用心如此陰險，竟在馬春花的屍身放置劇毒，自己和程靈素勢必搬動她的屍體，自須中毒無疑，忍不住罵道：「好惡賊，只怕你害人反而害己。」

石萬嗔虎撐一搖，嗆啷啷一陣響聲過去，說道：「小丫頭真是有點眼力，識得我的『碧蠶毒蠱』。漢人之中，除我之外，你是絕無僅有的第二人了，很好，有見識，有本事。你師兄師姊那裏及得上你？」

程靈素道：「前輩謬讚。晚輩所不明白的是，先師遺著《藥王神篇》中說道，『碧蠶毒蠱』放在人體之上，若要不顯碧綠顏色，原不為難，卻不知石前輩何以捨此法而不用？」

石萬嗔雙眉一揚，說道：「當真胡說八道，苗人中便是放蠱的祖師，也無此法。你師父從未去過苗疆，知道甚麼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前輩既如此說，晚輩原是不能不信，但先師遺著之中，確是傳下一法。卻不知是前輩對呢，還是先師對。」石萬嗔道：「是甚麼法子，你倒說來聽聽。」程靈素道：「晚輩說了，前輩定然不信。是對是錯，一試便知。」石萬嗔道：「如何試法？」程靈素道：「前輩取出『碧蠶毒蠱』，下在人手之上，晚輩以先師之法取藥混入，且瞧有無碧綠顏色。」

石萬嗔一生鑽研毒藥，聽說有此妙法，將信將疑之餘，確是亟欲一知真偽，便道：「放在誰的手上作試？」程靈素道：「自是由前輩指定。」

石萬嗔心想：「要下在你的手上，你當然不肯。下在那氣勢虎虎的少年手上，那也不用提起。」微一沉吟，向慕容景岳道：「伸左手出來！」慕容景岳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師父，別上這丫頭的當！」石萬嗔沉著臉道：「伸左手出來！」

慕容景岳見師父的神色大是嚴峻，原是不敢抗拒，但想那「碧蠶毒蠱」何等厲害，稍一沾身，便算師父給解藥治癒，不致送命，可是這一番受罪，卻也定然難當無比。他一隻左手伸出尺許，立即又顫抖著縮了回去。石萬嗔冷笑道：「好吧，你不從師命，那也由你。」慕容量岳聽到「不從師命」四字，臉色更是蒼白，原來他拜師時曾立下重誓，若是違背師命，甘受懲處。他們這種人每日裏和毒藥毒物為伍，「懲處」兩字說來輕描淡寫，其實中間所包含的慘酷殘忍之處，令人一想到便會不寒而慄。

他正待伸手出去，薛鵲忽道：「師父，我來試好了。」坦然伸出了左手。石萬嗔道：「偏不要你！瞧他男子漢大丈夫，有沒這個種。」

慕容景岳道：「我又不是害怕。我只想這小師妹詭計多端，定是不安好心，犯不著上她的當。」程靈素點頭道：「大師哥果然厲害得緊。從前跟著先師的時候，先師每件事要受你的氣，眼下拜了個新師父，仍然是徒兒強過了師父。」

石萬嗔明知她這番話是挑撥離間，但還是冷冷地向慕容景岳橫了一眼。慕容景岳給他這一眼瞧得心中發毛，只得將左手伸了出來。

石萬嗔從懷中取出一隻黃金小盒，輕輕揭開，盒中有三條通體碧綠的小蠶，蠕蠕而動。他用一隻黃金小匙在盒中挑了些綠粉，放在慕容景岳掌心。慕容景岳一條左臂顫抖得更加厲害，臉上充滿又怕又怒、又驚又恨的神色，面頰肌肉不住跳動，眼光中流露出野獸般的光芒，似乎要擇人而噬。

胡斐心想：「二妹這一著棋，不管如何，總是在他們師徒之間伏了深仇大恨。這慕容景岳日後一有機會，定要向他師父報復今日之仇。」

只見那些綠粉一放上掌心，片刻間便透入肌膚，無影無蹤，但掌心中隱隱留著一層青氣，似乎揉捏過青草、樹葉一般。

石萬嗔道：「小妞兒，且瞧你的，有甚麼法子叫他掌心不顯青綠之色。」

程靈素不去理他，卻轉頭向胡斐道：「大哥，那日在洞庭湖畔白馬寺我和你初次相見，曾和你約法三章，你可還記得麼？」胡斐道：「記得。」心想：「那日她叫我不可說話，不可跟人動武，不可離開她三步之外，可是這三件事，我一件也沒做到。」程靈素道：「記得就好了，今日你仍當依著這三件事做，千萬不能再忘了。」胡斐點了點頭。

程靈素道：「石前輩，你身邊定有鶴頂紅和孔雀膽吧？這兩種藥物和『碧蠶毒蠱』既相剋而又相輔。你若不信，請看先師的遺著。」說著翻開那本黃紙小冊，送到石萬嗔眼前。

石萬嗔一看，只見果然有一行字寫著道：「鶴頂紅、孔雀膽二物，和碧蠶卵混用，無色無臭，唯見效較緩。」他想再看下去，程靈素卻將書合上了。

石萬嗔心想：「無嗔賊禿果是博學，這一下須得一試真偽，倘若所言不錯，那麼這本《藥王神篇》也非假書了。」他畢生鑽研毒藥。近二十年來更是廢寢忘食，以求勝過師兄，實已跡近瘋狂的地步，此時見到這本殘舊的黃紙抄本，便是天下所有的珍寶聚在一起，亦無如此珍貴。他天性原是十分殘忍涼薄，和慕容景岳相互利用，本就並無甚麼師徒之情，又想這番在他掌心試置「碧蠶毒蠱」之後，他日後一有機會，定會反噬，當下全不計及三種劇毒的藥物放在一起，事後如何化解，右手食指的指甲一彈，便有一陣殷紅色的薄霧散入慕容景岳掌心，跟著中指的指甲一彈，又有一青黑色薄霧散入他掌心。

程靈素見他不必從懷中探取藥瓶，指甲輕彈，隨手便能將所需毒藥放出，手腳之靈便快捷，尚在先師和自己之上，不自禁暗暗驚佩，凝神看他身上，心念一動，已瞧出其中玄妙。原來他一條腰帶縫成一格格的小格，匝腰一周，不下七八十格，每一格中各藏藥粉。他練得熟了，手掌一伸，指甲中已挑了所需的藥粉。練到這般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步，真不知花了多少功夫，如此一舉手便彈出毒粉，對方怎能防備躲避？

那鶴頂紅和孔雀膽兩種藥粉這般散入慕容景岳的掌心，當真是迅雷不及掩耳，那容他有縮手餘地？慕容景岳本已立下心意，決不容這兩種劇毒的毒物再沾自己肌膚，拚著和石萬嗔破臉，也要抗拒，眼見他對自己如此狠毒，寧可向小師妹屈服，師兄妹三人聯手，也勝於此後受他無窮無盡的折磨。那知石萬嗔下毒的手法快如電閃，慕容景岳念頭尚未轉完，兩般劇毒已沾掌心。

但見一紅一青的薄霧片刻間便即滲入肌膚，手掌心原有那層隱隱的青綠之色，果然登時不見，已跟平常的肌膚毫無分別。

石萬嗔歡叫一聲：「好！」伸手便往程靈素手中的《藥王神篇》抓來。程靈素竟不退縮，只是微微一笑。萬嗔五根手指將和書皮相碰，突然想起：「這丫頭是那賊禿的關門弟子，書上怎能沒有機關？」急忙縮手，心中暗罵：「老石啊老石，你若敢小覷了這丫頭，便有十條性命，也要送在她手裏了。」

慕容景岳掌心一陣麻一陣癢，這陣麻癢直傳入心裏，便似有千萬隻螞蚊同時在咬嚙心臟一般，顫聲叫道：「小師妹快取解藥給我。」

程靈素奇道：「咦，大師哥，你怎會忘了先師的叮囑？本門中人不能放蠱，又有九種沒解藥的毒藥決計不能使用。」慕容景岳一聽此言，背上登時出了一陣冷汗，說道：「鶴頂紅，孔……孔……雀膽屬於九大禁藥，你……你怎地用在我身上？這不是違背先師的訓誨麼？」

程靈素冷冷地道：「大師哥居然還記得先師，居然還記得不可違背先師的訓誨，當真是大出小妹的意料之外了。那碧蠶毒蠱是我放在你身上的麼？鶴頂紅和孔雀膽，是我放在你身上的麼？先師諄諄囑咐咱們，便是遇上生死關頭，也決不可使用不能解救的毒藥，這是本門的第一大戒。石前輩和大師哥、三師姊都已脫離本門，這些戒條，自然不必遵守。小妹可不敢忘記啊。」

慕容景岳伸右手抓緊左手的脈門，阻止毒氣上行，滿頭冷汗，已是說不出話來。薛鵲右手一翻，伸短刀在慕容景岳左手心中割了兩個交差的十字，圖使毒性隨血外流，明知這法子解救不得，卻也可使毒性稍減，一面說道：「小師妹，師父的遺著上怎麼說？他老人家既傳下了這三種毒物共使的法子，定然也有解救之道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薛三姊口中的『師父』，是指那一位？是小妹的師父無嗔大師呢，還是你們賢夫婦的師父石前輩？」

薛鵲聽她辭鋒咄咄逼人，心中怒極毒罵，但丈夫的性命危在頃刻，此時有求於她，口頭只得屈服，說道：「是愚夫婦該死，還望小師妹念在昔日同門之情，瞧在先師無嗔大師的面上，高抬貴手，救他一命。」

程靈素翻開《藥王神篇》，指著兩行字道：「師姊請看，此事須怪不得我。」

薛鵲順著她手指看去，只見冊上寫道：「碧蠶毒蠱和鶴頂紅、孔雀膽混用，劇毒入心，無法可治，戒之戒之。」薛鵲大怒，轉頭向石萬嗔道：「師父，這書上明明寫著這三種毒藥混用，無藥可治，你卻如何在景岳身上試用？」她雖口稱「師父」，但說話的神情已是聲色俱厲。

《藥王神篇》上達兩行字，石萬嗔其實並未瞧見，但即使看到了，他也決不致因此而稍有顧忌，這時聽薛鵲厲聲責問，如何肯自承不知，丟這個大臉？只道：「將那書給我瞧瞧，看其中還有甚麼古怪？」

薛鵲怒極，心知再有猶豫，丈夫性命不保，短刀一揮，將慕容景岳的一條手臂齊肩斬斷。要知那三種毒藥厲害無比，雖自掌心滲入，但這時毒性上行，單是割去手掌已然無用，幸好三藥混用，發作較慢，同時他掌心並無傷口，毒藥並非流入血脈，割去一條手臂，暫時保住了性命，否則早已毒發身亡。

薛鵲是無嗔大師之徒，自有她一套止血療傷的本領，片刻間包紮好了慕容景岳的傷口，手法極是乾淨利落。

程靈素道：「大師哥，三師姊，非是我有意陷害於你。你兩位背叛師門，改拜師父的仇人為師，原已罪不容誅，加之害死二師哥父子二人，當真天人共憤。眼下本門傳人，只有小妹一人，兩位叛師的罪行，若不是小妹手加懲戒，難道任由師父一世英名，身後反而栽在他仇人和徒兒的手中？二師哥父子慘遭橫死，若不是小妹出來主持公道，難道任由他二人永遠含冤九泉？」

她身形瘦弱，年紀幼小，但這番話侃侃而言，說來凜然生威。

胡斐聽得暗暗點頭，心想：「這兩人卑鄙狠毒，早該殺了。」只聽她又道：「大師哥一臂雖去，毒氣已然攻心，一月之內，仍當毒發不治。兩位已叛出本門，遭人毒手，本與小妹無關，只是瞧在先師的份上，這裏有三粒『生生造化丹』，是師父以數年心血製煉而成，小妹代先師賜你，每一粒可延師兄三年壽命。師兄服食之後，盼你記著先師的恩德，還請拊心自問：到底是你原來的師父待你好，還是新拜的師父待你好？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三粒紅色藥丸，托在手裏。

薛鵲正要伸手接過，石萬嗔冷笑道：「手臂都已砍斷，還怕甚麼毒氣攻心？這三粒『死死索命丹』一服下肚，那才是毒氣攻心呢。」

程靈素道：「兩位若是相信新師父的話，那麼這三粒丹藥原是用不著了。」說罷便要收入懷中。慕容景岳急道：「不！小師妹，請你給我。」薛鵲道：「多謝小師妹，從今而後，我二人改過自新，重做好人。」低頭走到程靈素身前，取過三枚丹藥，突然身形一幌，怒喝：「石萬嗔，你好毒的……」一句話未說完，俯身摔倒在地。

程靈素和胡斐都是大吃一驚，沒見石萬嗔有何動彈，怎地已下了毒手？程靈素彎下腰來，翻過薛鵲身子，要看她如何被害，是否有救，剛將她身子扳轉，突然右手手腕一緊，已被薛鵲抓住。程靈素知道不好，左手待要往她頭頂拍落，但右手脈門被她抓住，全身酸麻，竟是動彈不得，薛鵲右手握著短刀，刀尖已抵在程靈素胸口，喝道：「將《藥王神篇》放下！」程靈素一念之仁，竟致受制，只得將《藥王神篇》摔在地下。

胡斐待要上前相救，但見薛鵲的刀尖抵正了程靈素的心口，只要輕輕向前一送，立時沒命，心中雖是大急，卻不敢動手。

薛鵲緊緊抓著程靈素手腕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助你奪到《藥王神篇》，請你將碧蠶毒蠱、鶴頂紅、孔雀膽三種藥物，放在這小賤人的掌心，瞧她是不是也救不了自己性命。」石萬嗔笑道：「好徒兒，好徒兒，這法子實在高明。」取出金盒，用金匙挑了碧蠶毒蠱，兩枚指甲中藏了鶴頂紅和孔雀膽的毒粉，便要往程靈素掌心放落。

慕容景岳重傷之後，雖是搖搖欲倒，卻知這是千鈞一髮的機會，只要程靈素掌心也受了這三種毒藥，她若有解藥，勢須取出自療，自己便可奪而先用，就算真的沒有解藥，也是報了適才之仇，叫她作法自斃，當下奮力攔在胡斐身前，防他阻撓石萬嗔下毒。

胡斐正當無法可施之際，突見慕容景岳搶在自己身前，左手呼的一拳，便往他面門擊去。慕容景岳抬右手招架，胡斐此時情急拚命，那容他有還招餘地，左手拳尚未打實，右手掌出如風，無聲息的推在他胸口。這一掌雖無聲響，力道卻是奇重，只推得慕容景岳直向薛鵲撞去。薛鵲被他一撞，登時摔倒，可是左手仍然牢牢抓住程靈素的手腕不放。

胡斐縱身上前，在薛鵲的駝背心上重重踢了一腳，薛鵲吃痛不過，只得鬆開了程靈素的手腕。這幾下猶似電光石火，實只瞬息間的事，薛鵲手掌剛被震開，石萬嗔的手爪已然抓到。胡斐生怕他手中毒藥碰到程靈素身子，右手急掠，在他肩頭一推，石萬嗔反掌擒拿，向他右手抓來。

程靈素急叫：「快退！」胡斐若是施展小擒拿手中的「九曲折骨法」，原可將他手掌的五根指頭立時扭斷，但這人指上帶有劇毒，如何敢碰？急忙後躍而避，石萬嗔一抓不中，順手將金匙擲出。跟著手指連彈，毒粉化作煙霧，噴上了胡斐的手背。

胡斐不知自己已然中毒，但想這三人奸險狠毒無比，立心斃之於當場，單刀揮出，白光閃閃，全是進手招數。石萬嗔虎撐未及招架，只覺左平上一涼，三報手指已被削斷。他又驚又怕，右手又是一彈，彈出一陣煙霧。程靈素驚叫：「大哥，退後！」胡斐擋在程靈素身前，不敢向前追擊。眼見石萬嗔、慕容景岳、薛鵲一齊逃出了廟外。

※※※

程靈素握著胡斐的手，心如刀割，自己雖然得脫大難，可是胡斐為了相救自己，手背上已沾上了碧蠶毒蠱、鶴頂紅、孔雀膽三種剛毒，《藥王神篇》上說得明明白白：「劇毒入心，無藥可治。」

難道揮刀立刻將他右手砍斷，再讓他服食「生生造化丹」，延續九年性命？三般劇毒入體，以「生生造化丹」延命九年，此後再服「生生造化丹」也是無效了。

他是自己在這世界上唯一親人，和他相處了這些日子之後，在她心底，早已將他的一切瞧得比自己重要得多。這樣好的人，難道便只再活九年？

程靈素不加多想，腦海中念頭一轉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取出一顆白色藥丸，放在胡斐口中，顫聲道：「快吞下！」胡斐依言嚥落，心神甫定，想起適才的驚險，猶是心有餘怖，說道：「好險，好險！」見那《藥王神篇》掉在地下，一陣秋風過去，吹得書頁不住翻轉，說道：「可惜沒殺了這三個惡賊！幸好他們也沒將你的書搶去。二妹，倘若你手上沾了這三種毒藥，那可怎麼辦？」

程靈素柔腸寸斷，真想放聲痛哭，可是卻哭不出來。

胡斐見她臉色蒼白，柔聲道：「二妹，你累啦，快歇一歇吧！」程靈素聽到他溫柔體貼的說話，更是說不出的傷心，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胡斐忽覺右手手背上略感麻癢，正要伸左手去搔，程靈素一把抓住了他左手手腕，顫聲道：「別動！」胡斐覺得她手掌冰涼，奇道：「怎麼？」突然間眼前一黑，咕咚一聲，仰天摔倒。

胡斐這一交倒在地下，再也動彈不得，可是神智卻極為清明，只覺右手手背上一陣麻，一陣癢，越來越是厲害，驚問：「我也中了那三大劇毒麼？」

程靈素淚水如珍珠斷線般順著面頰流下，撲簌簌的滴在胡斐衣上，緩緩點了點頭。胡斐見此情景，不禁涼了半截，暗想：「她這般難過，我身上所中劇毒，定是無法救治了。」剎時之間，心頭湧上了許多往事：商家堡中和趙半山結拜、佛山北帝廟中的慘劇、瀟湘道上結識袁紫衣、洞庭湖畔相遇程靈素，以及掌門人大會、紅花會群雄、石萬嗔……這一切都是過去了，過去了……

他只覺全身漸漸僵硬，手指和腳趾寒冷徹骨，說道：「二妹，生死有命，你也不必難過。只可惜你一個人孤苦伶仃，做大哥的再也不能照料你了。那金面佛苗人鳳雖是我的殺父之仇，但他慷慨豪邁，實是個鐵錚錚的好漢子。我……我死之後，你去投奔他吧，要不然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舌頭大了起來，言語模糊不清，終於再也說不出來了。

程靈素跪在他身旁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你別害怕，你雖中三種劇毒，但我有解救之法。你不會動彈，不會說話，那是服了那顆麻藥藥丸的緣故。」胡斐聽了大喜，眼睛登時發亮。

程靈素取出一枚金針，刺破他右手手背上的血管，將口就上，用力吮吸。胡斐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毒血吸入你口，不是連你也沾上了劇毒麼？」可是四肢寒氣逐步上移，全身再也不聽使喚，那裏掙扎得了。

程靈素吸一口毒血，便吐在地下，若是尋常毒藥，她可以用手指按捺，從空心金針中吸出毒質，便如替苗人鳳治眼一般，但碧蠶毒蠱、鶴頂紅、孔雀膽三大劇毒入體，又豈是此法所能奏效？她直吸了四十多口，眼見吸出來的血液已全呈鮮紅之色，這才放心，吁了一口長氣，柔聲道：「大哥，你和我都很可憐。你心中喜歡袁姑娘，那知道她卻出家做了尼姑……我……我心中……」

她慢慢站起身來，柔情無限的瞧著胡斐，從藥囊中取出兩種藥粉，替他敷在手背，又取出一粒黃色藥丸，塞在他口中，低低地道：「我師父說中了這三種劇毒，無藥可治，因為他只道世上沒有一個醫生，肯不要自己的性命來救活病人。大哥，他不知我……我會待你這樣……」

胡斐只想張口大叫：「我不要你這樣，不要你這樣！」但除了眼光中流露出反對的神色之外，實在無法表示。

程靈素打開包裹，取出圓性送給她的那隻玉鳳，淒然瞧了一會，用一塊手帕包了，放在胡斐懷裏。再取出一枝蠟燭，插在神像前的燭台之上，一轉念間，從包中另取一枝較細的蠟燭，拗去半截，幌火摺點燃了，放在後院天井中，讓蠟燭燒了一會，再取回來放在燭台之旁，另行取一枝新燭插上燭台。

胡斐瞧著她這般細心佈置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只聽她道：「大哥，有一件事我本來不想跟你說，以免惹起你傷心。現下咱們要分手了，不得不說。在掌門人大會之中，我那狠毒的師叔和田歸農相遇之時，你可瞧出蹊蹺來麼？他二人是早就相識的。田歸農用來毒瞎苗大俠眼睛的斷腸草，定是石萬嗔給的。你爹爹媽媽所以中毒，那毒藥多半也是石萬嗔配製的。」胡斐心中一凜，只想大叫一聲：「不錯！」

程靈素道：「你爹爹媽媽去世之時，我尚未出生，我那幾個師兄師姊，也還年紀尚小，未曾投師學藝。那時候當世擅於用毒之人，只有先師和石萬嗔二人。苗大俠疑心毒藥是我師父給的，因之和他失和動手，我師父既然說不是，當然不是了。我雖疑心這個師叔，可是並無佐證，本來想慢慢查明白了，如果是他，再設法替你報仇。今日事已如此，不管怎樣，總之是要殺了他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體內毒性發作，身子搖幌了幾下，摔在胡斐身邊。

胡斐見她慢慢合上眼睛，口角邊流出一條血絲，真如是萬把鋼錐在心中鑽刺一般，張口大叫：「二妹，二妹！」可是便如深夜夢魘，不論如何大呼大號，總是喊不出半點聲息，心裏雖然明白，卻是一根小指頭兒也轉動不得。

便是這樣，胡斐並肩和程靈素的屍身躺在地下，從上午挨到下午，又從下午挨到黃昏。要知那碧蠶毒蠱、鶴頂紅、孔雀膽三大劇毒的毒性何等厲害，雖然程靈素替他吸出了毒血，但毒藥已侵入過身體，全身肌肉僵硬，非等一日一夜，不能動彈。這幾個時辰中他心中之苦，真非常人所能想像。

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他身子兀自不能轉動，只知程靈素躺在自己身旁，可是想轉頭瞧她一眼，卻是不能。

又過了兩個多時辰，只聽得遠處樹林中傳來一聲聲梟鳴，突然之間，幾個人的腳步聲悄悄到了廟外。只聽得一人低聲道：「薛鵲，你進去瞧瞧。」正是石萬嗔的聲音。

胡斐暗叫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一動也不能動，只有靜待宰割的份兒。二妹啊二妹，你為了救我性命，給我服下麻藥，可是藥性太烈，不知何時方消，此刻敵人轉頭又來，我還是要跟你同赴黃泉。雖然死不足惜，可是這番大仇，卻是再難得報了。」其實此時麻藥的藥性早退，他所以肌肉僵硬有如死屍，全是三大劇毒之故。

只聽得薛鵲輕輕閃身進來，躲在門後，向內張望。她不敢幌亮火摺，黑暗中卻又瞧不見甚麼，側耳傾聽，但覺寂無聲息，便回出廟門，向石萬嗔說了。

石萬嗔點頭道：「那小子手背上給我彈上了三大劇毒，這當兒不是命赴陰曹，便是一條手臂齊肩切了下來。剩下那小丫頭一人，何足道哉！就只怕兩個小鬼早已逃得遠了。」他話是這麼說，仍是不敢托大，取出虎撐嗆啷啷的搖動，護住前胸，這才緩步走進廟門。

走到殿上，黑暗中只見兩個人躺在地下，他不敢便此走近，拾起一粒石子，向兩人投去，只見兩人仍是一動不動，當下幌亮火摺一看，見地下那兩人正是胡斐和程靈素。眼見兩人全身僵直，顯已死去多時。石萬嗔大喜，一探程靈素鼻息，早已顏面冰冷，沒了呼吸，再伸手去探胡斐鼻息時，胡斐雙目緊閉，凝住呼吸。

石萬嗔為人也當真鄭重，只覺他顏面微溫，並未死透，隨手取出一根金針，在程胡兩人手心中各自刺了一下，他們若是喬裝假死，這麼一刺，手掌非顫動不可。程靈素真的已死，胡斐肌肉尚僵，金針雖刺入他掌心知覺較為銳敏之處，亦是絕無反應。

慕容景岳恨恨的道：「這丫頭吮吸情郎手背的毒藥，豈不知情郎沒救活，連帶送了自己的性命。」

石萬嗔急於找那冊《藥王神篇》，眼見火摺將要燒盡，便湊到燭台上去點蠟燭。火燄剛和燭芯相碰，心念一動：「這枝蠟燭沒點過，說不定有甚麼古怪。」見燭台下放著半截點過的蠟燭，心想：「這半截蠟燭是點過的，定然無妨。」於是拔下燭台上那枝沒點過的蠟燭，換上半截殘燭，用火摺點燃了。

燭光一亮，三人同時看到了地下的《藥王神篇》，齊聲喜呼。石萬嗔撕下一塊衣襟，墊在手上，這才隔著布料將冊子拾起。湊到燭火旁翻書一看，只見密密寫著一行行的蠅頭小楷，果然是各種醫術和藥性，但略一檢視，其中治病救傷的醫道佔了九成以上。說到毒藥之時，要旨也闡述解毒救治，至於如何煉毒施毒，以及諸般種植毒草、培養毒蟲之法，卻說的極為簡略。原來無嗔大師晚年深悔一生用毒太多，以致在江湖上得了個「毒手藥王」的名號，是以傳給弟子的遺書，名為《藥王神篇》，乃是一部濟世救人的醫書。

石萬嗔、慕容景岳、薛鵲三人處心積慮想要劫奪到手的，原想是一部包羅萬有、神奇奧妙的「毒經」，此時一看，竟是一部醫書，縱然其中所載醫術精深，於他卻是全無用處，石萬嗔自是大失所望。

他凝思片刻，對薛鵲道：「你搜搜那死丫頭的身邊，是否另有別的書冊。這一部只是醫書，沒甚麼用。」說著隨手扔在神台之上。薛鵲一搜程靈素的衣衫和包裹，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慕容景岳猛地想起一事，道：「我那師父善寫隱形字體，莫非……」這句話一出口，登時好生後悔，暗想：「該死！該死！我何必說了出來？任他以為此書無用，我撿回去細細探索，豈不是好？」但石萬嗔何等機伶，立時醒悟，說道：「不錯！」又揀起那部《藥王神篇》。

一轉身間，只見慕容景岳和薛鵲雙膝漸漸彎曲，身子軟了下來，臉上似笑非笑，神情極是詭異。石萬嗔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怎麼啦？七心海棠，七心海棠？難道死丫頭種成了七心海棠？這……這蠟燭……」

腦海中猶如電光一閃，想起了少年時和無嗔同門學藝時的情景。有一天晚上，師父講到天下的毒物之王，他說鶴頂紅、孔雀膽、墨蛛汁、腐肉膏、彩虹菌、碧蠶卵、蝮蛇涎、番木鱉、白薯芽等等，都還不是最厲害的毒物，最可怕的是七心海棠。這毒物無色無臭，無影無蹤，再精明細心的人也防備不了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是中毒而死。死者臉上始終帶著微笑，似乎十分平安喜樂。師父曾從海外得了這七心海棠的種子，可是不論用甚麼方法，都是種它不活。那天晚上，師兄和他自己都向師父討了九粒七心海棠的種子。師父微笑道：「幸好這七心海棠難以培植，否則世上還有誰能得平安。」

瞧慕容景岳和薛鵲的情狀，正是中了七心海棠之毒，他立即屏住呼吸，伸手按住口鼻，正想細察毒從何來，突然間眼前一黑，再也瞧不見甚麼。一瞬之間，他還道是蠟燭熄滅，但隨即發覺，卻是自己雙眼陡然間失明。

「七心海棠！七心海棠！」他知道幸虧在進廟之前，口中先含了化解百毒的丹藥，七心海棠的毒性一時才不致侵入臟腑，但雙目己然抵受不住，竟自盲了。

胡斐事先卻給程靈素餵了抵禦七心海棠毒性的解藥，雙目無恙，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眼見慕容景岳和薛鵲慢慢軟倒，眼見石萬嗔雙手在空中亂抓亂撲，大叫：「七心海棠，七心海棠！」衝出廟去。只聽他淒厲的叫聲漸漸遠去，靜夜之中，雖然隔了良久，還聽得他的叫聲隱隱從曠野間傳來，有如發狂的野獸呼叫一般：「七心海棠！七心海棠！」

胡斐身旁躺著三具屍首，一個是他義結金蘭的小妹子程靈素，兩個是他義妹的對頭、背叛師門的師兄師姊。破廟中一枝黯淡的蠟燭，隨風搖曳，忽明忽暗，他身上說不出的寒冷，心中說不出的淒涼。

終於蠟燭點到了盡頭，忽地一亮，火燄吐紅，一聲輕響，破廟中漆黑一團。

胡斐心想：「我二妹便如這蠟燭一樣，點到了盡頭，再也不能發出光亮了。她一切全算到了，料得石萬嗔他們一定還要再來，料到他小心謹慎不敢點新蠟燭，便將那枚混有七心海棠花粉的蠟燭先行拗去半截，誘他上鉤。她早已死了，在死後還是殺了兩個仇人。她一生沒害過一個人的性命，她雖是毒手藥王的弟子，生平卻從未殺過人。她是在自己死了之後，再來清理師父的門戶，再來殺死這兩個狼心狗肺的師兄師姊。

「她沒跟我說自己的身世，我不知她父親母親是怎樣的人，不知她為甚麼要跟無嗔大師學了這一身可驚可怖的本事。我常向她說我自己的事，她總是關切的聽著。我多想聽她說說她自己的事，可是從今以後，那是再也聽不到了。

「二妹總是處處想到我，處處為我打算。我有甚麼好，值得她對我這樣？值得她用自己的性命，來換我的性命？其實，她根本不必這樣，只須割了我的手臂，用他師父的丹藥，讓我在這世界上再活九年。九年的時光，那是足夠足夠了！我們一起快快樂樂的度過九年，就算她要陪著我死，那時候再死不好麼？」

忽然想起：「我說『快快樂樂』，這九年之中，我是不是真的會快快樂樂？二妹知道我一直喜歡袁姑娘，雖然發覺她是個尼姑，但思念之情，並不稍減。那麼她今日寧可一死，是不是為此呢？」

在那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，心中思潮起伏，想起了許許多多事情。程靈素的一言一語，一顰一笑，當時漫不在意，此刻追憶起來，其中所含的柔情蜜意，才清清楚楚的顯現出來。

「小妹子對情郎──恩情深，

你莫負了妹子──一段情，

你見了她面時──要待她好，

你不見她面時──天天要十七八遍掛在心！」

王鐵匠那首情歌，似乎又在耳邊纏繞，「我要待她好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她已經死了。她活著的時候，我沒待她好，我天天十七八遍掛在心上的，是另一個姑娘。」

天漸漸亮了，陽光從窗中射進來照在身上，胡斐卻只感到寒冷，寒冷……

終於，他覺到身上的肌肉柔軟起來，手臂可以微微抬一下了，大腿可以動一下了。他雙手撐地，慢慢站起身來，深情無限地望著程靈素。突然之間，胸中熱血沸騰。「我活在這世上有甚麼意思？二妹對我這麼多情，我卻是如此薄倖的待她！我不如跟她一齊死了！」

但一瞥眼看到慕容景岳和薛鵲的屍身，立時想起：「爹娘的大仇還未報，害死二妹的石萬嗔還活在世上。我這麼輕生一死，甚麼都撒手不管，豈是大丈夫的行徑？」

卻原來，程靈素在臨死之時，這件事也料到了。她將七心海棠蠟燭換了一枝細身的，毒藥份量較輕的，她不要石萬嗔當場便死，要胡斐慢慢的去找他報仇。石萬嗔眼睛瞎了，胡斐便永遠不會再吃他的虧。她臨死時對胡斐說道，害死他父母的毒藥，多半是石萬嗔配製的。那或許是事實，或許只是猜測，但這足夠叫他記著父母之仇，使他不致於一時衝動，自殺殉情。

她甚麼都料到了，只是，她有一件事沒料到。胡斐還是沒遵照她的約法三章，在她危急之際，仍是出手和敵人動武，終致身中劇毒。

又或許，這也是在她意料之中。她知道胡斐並沒愛她，更沒有像自己愛他一般深切的愛著自己，不如就是這樣了結。用情郎身上的毒血，毒死了自己，救了情郎的性命。

很淒涼，很傷心，可是乾淨利落，一了百了，那正不愧為「毒手藥王」的弟子，不愧為天下第一毒物「七心海棠」的主人。

少女的心事本來是極難捉摸的，像程靈素那樣的少女，更加永遠沒人能猜得透到底她心中在想些甚麼。

突然之間，胡斐明白了一件事：「為甚麼前天晚上在陶然亭畔，陳總舵主祭奠那個墓中姑娘時竟哭得那麼傷心？」原來，當你想到最親愛的人永遠不能再見面時，不由得你不哭，不由得你不哭得這麼傷心。

他將程靈素和馬春花的屍身搬到破廟後院。心想：「兩人屍身上都沾著劇毒，須得小心，別沾上了。我還沒報仇，可死不得！」生起柴火，分別將兩人火化了。他心中空空洞洞，似乎自己的身子，也隨著火燄成煙成灰，隨手在地下掘了個大坑，把慕容景岳和薛鵲夫婦葬了。

眼見日光西斜，程靈素和馬春花屍骨成灰，於是在廟中找了兩個小小瓦罈，將兩人的骨灰收入罈內，心想：「我去將二妹的骨灰葬在我爹娘墳旁，她雖不是我親妹子，但她如此待我，豈不比親骨肉還親麼？馬姑娘的骨灰，要帶去湖北廣水，葬在徐大哥的墓旁。」

回到廂房，但見程靈素的衣服包裹兀自放在桌上，凝目瞧了良久，忍不住又掉下淚來。

隔了半晌，這才伸手收拾，見到包中有幾件易容改裝的用具，膠水假鬚，一概具備，心想：「我若坦然以本來面目示人，走不上一天，便會遇上福康安派出來追捕的鷹爪，雖然不怕，但一路鬥將過去，如何了局？」於是臉上搽了易容藥水，黏上三綹長鬚，將兩隻骨灰罈包入包裹，揚長出廟。

※※※

他一路向南追蹤石萬嗔。這日中午，在陳官屯一家飯鋪中打尖，剛坐定不久，只聽得靴聲橐橐，走進四名武官來。領先一人瘦長身材，正是鷹爪雁行門的曾鐵鷗。胡斐心下微微一驚，側過了頭，心想自己雖已喬裝改扮，他未必認得出來，但此人甚是精明，說不定會給他瞧出破綻。

飯鋪中的店小二手忙腳亂，張羅著侍候四位武官。

胡斐心想：「這四人出京南下，多半和我的事有關，倒要聽他們說些甚麼。」可是曾鐵鷗等四人風花雪月，盡說些沒要緊之事，只聽得他好生納悶。便在此時，忽聽得店外青石板上篤篤聲響，有個盲人以杖探地，慢慢走了進來。

那人一進飯鋪，胡斐心中怦怦亂跳，這幾日來他一路打探石萬嗔的蹤跡，追尋而來，查知他相距已經不遠，此人盲了雙眼，行走不快，遲早終須追上，不料竟在這個鎮上的飯店中狹路相逢。只見他衣衫襤褸，面目憔悴，左手兀自搖著那只走方郎中所用的虎撐。

他摸索到一張方桌，再摸到桌邊的板凳，慢慢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店家，先打一角酒來。」店小二見他是個乞兒模樣，沒好氣的問道：「你要喝酒，有銀子沒有？」石萬嗔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。店小二道：「好，我去打酒給你。」

石萬嗔一走進飯鋪，曾鐵鷗便向三個同伴大打手勢，示意要上前捉拿。那日掌門人大會之中，程靈素口噴毒煙，使得人人肚痛，群豪疑心福康安在酒水中下毒，福康安等卻認定是這「毒手藥王」做了手腳。因此福康安派遣大批武官衛士南下，交代了三件要務：第一是追捕紅花會群雄和胡斐、程靈素、馬春花一行人，尋回福康安的兩個兒子，這是第一件要事；第二是捉拿拆散掌門人大會的「罪魁禍首」石萬嗔；第三是捉拿得悉重大陰私隱秘的湯沛及尼姑圓性。

這時曾鐵鷗眼見石萬嗔雙目已盲，心下好生喜歡，但猶恐他是假裝，慢慢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店家，怎地你店裏桌這麼少？要找個座頭也沒有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向店小二作手勢，命他不可作聲。另一名武官接口道：「張掌櫃的，今兒做甚麼生意，到陳官屯來啊？」曾鐵鷗道：「還不是運米來麼？李掌櫃，你生意好？」那武官道：「好甚麼？左右混口飯吃罷啦。」兩人東拉西扯的說了幾句。曾鐵鷗道：「沒座位啦，咱們跟這位大夫搭個座頭。」說著便打橫坐在石萬嗔的桌旁。

其實飯店中空位甚多，但石萬嗔並不起疑，對兩人也不加理睬。曾鐵鷗才知他是真盲，膽子更加大了，向另外兩名武官招手道：「趙掌櫃，王掌櫃，一起過來喝兩盅吧，小弟作東。」那兩名武官道：「叨擾，叨擾！」也過來坐在石萬嗔身旁。

石萬嗔眼睛雖盲，耳音仍是極好，聽著曾鐵鷗等四人滿嘴北京官腔，並非本地口音，說的是做生意，但沒講得幾句。便露出了馬腳。他微一琢磨，已猜到了八九分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店家，我今兒鬧肚子，不想吃喝啦，咱們回頭見。」曾鐵鷗按住他肩頭，笑道：「大夫你不忙，咱們喝幾杯再走。」石萬嗔知道脫身不得，微微冷笑，便又坐下。

一會兒酒菜端了上來，曾鐵鷗斟了一杯酒，道：「大夫，我敬你一杯。」石萬嗔道：「好好！」舉杯喝乾，道：「我也敬各位一杯。」右手提著酒壺，左手摸索四人的酒杯，替每人斟上一杯，斟酒之時，指甲輕彈，在各人酒杯中彈上了毒藥，手法便捷，卻是誰也沒瞧出來。

可是他號稱「毒手藥王」，曾鐵鷗雖然沒見下毒，如何敢喝他所斟之酒，輕輕巧巧的，便將自己一杯酒和石萬嗔面前的一杯酒換過了。

這一招誰都看得分明，便只石萬嗔沒法瞧見。

胡斐心中嘆息：「你雙眼已盲，還在下毒害人，當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又何必再出手殺你？」

他站起身來，付了店帳。只聽曾鐵鷗笑道：「請啊，請啊，大家乾了這杯！」四名武官臉露奸笑，手中甚麼也沒有，一齊說道：「乾杯！」只見石萬嗔拿著他下了毒藥的一杯酒，嘴角邊露出一絲狡猾的微笑。胡斐知他料定這四名武官轉眼便要毒發身亡，是以兀自還在得意，見到石萬嗔這般情狀，心中忽生憐憫之感，大踏步走出了飯店。

數日之後，到了滄州鄉下父母的墳地。當他幼時，每隔幾年，平四叔便帶他前來掃墓。三年前他又曾來過一次。每次到這地方，他總要在父母墓前呆呆坐上幾天，想著各種各樣的事情：如果爹爹媽媽這時還活著……如果他們瞧見我長得這麼高大了……如果爹爹見我這麼使刀，不知會說甚麼……

這日他來到墓地時，天色已經向晚，遠遠瞧見一個穿淡藍衫子的女人，一動不動的站在他父母墓旁。這塊墓地中沒別的墳墓，「難道這女子竟是我父母的相識？」

他心中大奇，慢慢走近，只見那女子是個相貌極美的中年婦人，一張瓜子臉兒，秀麗出眾，只是臉色過於蒼白，白得沒半點血色。她見胡斐走來，也是微感訝異，抬起了頭瞧著他。

這時胡斐離北京已遠，途中不遇追騎，已不再喬裝，回復了本來面目，但風塵僕僕，滿身都是泥灰。那女子見是個不相識的少年，也不在意，轉過了頭去。

這麼一轉頭，胡斐卻認出她來──她是當年跟著田歸農私奔的苗人鳳之妻。當年在商家堡，苗人鳳的女兒大叫「媽媽」，張開了雙臂要她抱，她卻硬起心腸，轉過了頭去。她的相貌胡斐已記不起了。但這麼狠心一轉頭，他永遠都忘不了。

他忍不住冷冷地道：「苗夫人，你獨個兒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她陡然聽到「苗夫人」三字，全身一震，慢慢回過身來，臉色更加白了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怎知道我……」說了這幾個字，緩緩低下了頭，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了。

胡斐道：「我出世三天，父母便長眠於地下，終身不知父母之愛，但比起你的女兒來，我還是快活得多。那天商家堡中，你硬著心腸不肯抱女兒一抱……不錯，我比你的女兒是快活得多了。」

苗夫人南蘭身子搖搖欲倒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

胡斐指著墳墓，說道：「我是到這裏來叫一聲『爹爹，媽媽！』只因他們死了，這才不答我，這才不抱我。」南蘭道：「你是胡大俠胡一刀……的……的令郎？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，我姓胡名斐。我見過金面佛苗大俠，也見過他的女兒。」南蘭低聲道：「他們……他們很好吧？」

胡斐斬釘截鐵地道：「不好！」

南蘭走上一步，道：「他們怎麼啦？胡相公，求求你，求你跟我說。」胡斐道：「苗大俠為奸人所害，瞎了雙目。苗姑娘孤苦伶仃，沒媽媽照顧。」南蘭驚道：「他……他武功蓋世，怎能……」

胡斐大怒，厲聲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你何必假惺惺裝模作樣？田歸農行此毒計，難道不是出於你的奸謀？此處若不是我父母的墳墓所在，我一刀便將你殺了。你快快走開吧！」

南蘭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確是不知。胡相公，這時候他已好了嗎？」

胡斐見她臉色極是誠懇，不似作偽，但想這女子水性楊花、奸滑涼薄，甚麼樣子都裝得出，不願跟她多說，哼了一聲，轉身便走。南蘭喃喃的道：「他……他竟被人弄瞎了眼睛，蘭兒，我苦命的蘭兒……」突然間翻身摔倒，暈了過去。

胡斐聽得聲響，回頭一看，倒吃了一驚，微一躊躇，過去一探她鼻息，竟是真的氣厥，脈息微弱，越跳越慢，若是不加施救，立即便要身亡。他萬不料到這個無情無義的女子竟會如此，當下捏她的人中，在她脅下推拿。

過了良久，南蘭才悠悠醒轉，低聲道：「胡相公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求你告我實情，他和我蘭兒到底怎樣了？」胡斐道：「難道你還關懷他們？」

南蘭道：「說來你定然不信。但這幾年來，我日日夜夜，想著的便是這兩個人。我自知已不久人世，只盼能再見他們一面，可是我那裏又有面目再去見他父女？今日我到這裏來，因為苗大哥當年和我成婚不久，便帶著我到這裏，來祭奠令尊令堂，苗大哥說他一生之中，便只佩服胡大俠夫婦兩人。當年在這墓前，他跟我說了許多話……」

胡斐見她情辭真摯，確非虛假，他人雖粗豪，心腸卻軟，便道：「好，我便跟你說一說苗大俠父女的近狀。」於是將苗人鳳如何雙目中毒、如何力敗強敵等情簡略說了，只是自己如何從旁援手，卻輕輕一言帶過。南蘭絮絮詢問苗人鳳和苗若蘭父女的起居飲食，對苗若蘭相貌如何、喜歡甚麼等等，問得更是仔細。但胡斐在苗家匆匆而來，匆匆而去，對這個小姑娘的情狀，卻是說不上甚麼。

他一直說到夕陽西下，南蘭意猶未足，兀自問個不休。胡斐說到後來，實已無話可答，南蘭問他，她女兒穿甚麼樣的衣服，是綢的還是布的？是她父親到店中買來，還是託人縫製？穿了合不合身？好不好看？

胡斐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都不知道。你既是這樣關心，當年又何必……」站起身來，道：「我要投店去啦。本來今日我要來埋葬義妹的骨灰，此刻天色已晚，只好明天再來！」南蘭道：「好，明天我也來。」胡斐道：「不！我再也沒甚麼話跟你說了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終於問道：「苗夫人，我爹爹媽媽，是死在苗人鳳手下的，是不是？」

南蘭緩緩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他……他曾跟我說起此事……，不過，這是……」

正說到這裏，忽聽得遠處有人叫道：「阿蘭，阿蘭！……阿蘭，阿蘭！你在那裏？」胡斐和南蘭一聽，同時臉色微變，原來那正是田歸農的叫聲。

南蘭道：「他找我來啦！明兒一早，請你再到這裏，我跟你說令尊令堂的事。」胡斐道：「好，明日一早，一準在此會面。」他不願跟田歸農朝相，隱身在墳墓之後，心想：「明日問明爹爹媽媽身故的真相，若是當真和田歸農這奸賊有關，須饒他不得。料想苗夫人定要替他遮掩隱瞞，但我只要細心查究，必能瞧出端倪。只不知田歸農到滄州來，卻是為了何事？」

只見南蘭快步走出墓地，卻不是朝著田歸農叫聲的方向走去，待走出數十丈遠，只聽得田歸農還在不住口的呼喚：「阿蘭，阿蘭，你在不在這兒？」南蘭才應道：「我在這裏。」田歸農「啊」了一聲，循聲奔去。南蘭道：「我隨便走走，你也不許，便管得我這麼緊。」隱隱約約聽得田歸農陪笑道：「誰敢管你啦？我記掛著你啊。這兒好生荒涼，小心別嚇著了……」兩人並肩遠去，再說些甚麼，便聽不見了。

胡斐心想：「天色已晚，不如便在這裏陪著爹娘睡一夜。」從包裹取出些乾糧吃了，抱膝坐於墓旁，沉思良久，秋風吹來，微感涼意。墓地上黃葉隨風亂舞，一張張撲在他臉上身上，直到月上東山，這才臥倒。

※※※

睡到中夜，忽聽得馬蹄擊地之聲，遠遠傳來，胡斐一驚而醒，心道：「半夜三更，還有誰在荒郊馳馬？」只聽得蹄聲漸近，那馬奔得甚是迅捷。待得相距約有兩三里路，蹄聲緩了，跟著是一步一步而行，似乎馬上乘客已下了馬背，牽著馬在找尋甚麼。胡斐聽得那馬正是向自己的方向而來，當下縮在墓後的長草之中，要瞧來的是誰。

新月之下，只見一個身材苗條的人影牽著馬慢慢走近，待那人走到墓前十餘丈時，胡斐看得明白，那人緇衣圓帽，正是圓性。

他一顆心劇烈跳動，但覺唇乾舌燥，手心中都是冷汗，要想出聲呼喚，不知如何，竟是叫不出聲來，霎時間思如潮湧：「她到這裏來做甚麼？她是知道我在這裏麼？是無意中到這兒呢，還是為了尋我而來？」

只聽得圓性輕輕念著墓碑上的字道：「遼東大俠胡一刀夫婦之墓！」幽幽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是這裏。」在墓前仔細察看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墓前並無紙灰，那麼他還沒來掃過墓……」突然之間，劇烈咳嗽起來，越咳越是厲害，竟是不能止歇。

胡斐聽著她的咳聲，心中暗暗吃驚：「她身染疾病，勢道大是不輕啊。」

只聽得她咳了好半晌，才漸漸止了，輕輕的道：「倘若當年我不是在師父跟前立下重誓，終身伴著你浪跡天涯，行俠仗義，豈不是好？唉，胡大哥，你心中難過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我可比你更是傷心十倍啊？」

胡斐和她數度相遇，見她總是若有情若無情，那裏聽到過她吐露心中真意？若不是她只道荒野之中定然無人聽見，也決不會洩漏心中的鬱積。圓性說了這幾句話，心神激盪，倚著墓碑，又大咳起來。

胡斐再也忍耐不住，縱身而出，柔聲道：「怎地受了風寒？要保重才好。」

圓性大吃一驚，退了一步，雙掌交叉，一前一後，護在胸前，待得看清楚竟是胡斐，不由得滿臉通紅。

過了一會，圓性道：「你……你這輕薄小子，怎地……怎地躲在這裏，鬼鬼祟祟的偷聽人家說話？」

胡斐心中如沸，再也不顧忌甚麼，大聲道：「袁姑娘，我對你的一片真心，你也決非不知。你又何必枉然自苦？我跟你一同去稟告尊師，還俗回家，不做這尼姑了。你我天長地久，永相廝守，豈不是好？」

圓性撫著墓碑，咳得彎下了腰，抬不起身來。胡斐甚是憐惜，走近兩步，柔聲道：「你不用煩惱啦……」忽見她一聲咳嗽，吐出一口血來，不禁一驚，道：「怎地受了傷？」

圓性道：「是湯沛那奸賊傷的。」胡斐怒道：「他在那裏？我這便找他去。」圓性道：「我已殺了他。」

胡斐大喜，道：「恭喜你手刃大仇。」隨即又問：「傷在那裏，快坐下歇一歇。」扶著她慢慢坐下。又道：「你既已受傷，就該好好休養，不可鞍馬勞頓，連夜奔波。」

圓性轉過頭來，向他看了一眼，心中在說：「我何嘗不知該當好好休養，若不是為了你，我何必鞍馬勞頓，連夜奔波？」問道：「程家妹子呢？怎麼不見她啊？」

胡斐淚盈於眶，顫聲道：「她……她已去世了。」圓性大驚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怎……怎麼……去世了？」胡斐道：「你坐下，慢慢聽我說。」於是將自己如何中了石萬嗔的劇毒、程靈素如何捨身相救等情一一說了。圓性黯然垂淚。良久良久，兩人相對無語，回思程靈素的俠骨柔腸，都是難以自已。

一陣秋風吹來，寒意侵襲，圓性輕輕打了個顫。胡斐脫下身上長袍，披在她的身上，低聲道：「你睡一忽兒吧。」圓性道：「不，我不睡。我是來跟你說一句話，這……這便要去。」胡斐驚道：「你到那裏去？」圓性凝望著他，輕輕道：「借如生死別，安得長苦悲？」

胡斐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由得痴了，跟著低聲念道：「借如生死別，安得長苦悲？」

圓性道：「胡大哥，此地不可久留，你急速遠離為是。我在途中得到訊息，趕來跟你說知。」胡斐道：「甚麼訊息？」圓性道：「那日和你別後，我便去追尋湯沛。可是這賊子滑溜得緊，竟給他逃得不知去向。我想他老家是在湖北，既是得罪了福康安，全家都有干係，他定要設法通知家中老小，急速逃命。」胡斐道：「你料得不錯。」圓性道：「他外號叫作『甘霖惠七省』，江湖上交遊極其廣闊，但想他既是個如此奸滑之徒，未必能當真結交到甚麼好朋友。此刻大禍臨頭，非自己趕回家中不可。於是我向西南方疾追。三天之後，果然在清風店追上了他。高梁田裏一場惡戰，終於使計擊斃了這賊子，不過我受傷也是不輕。」胡斐嘆了口氣。

圓性又道：「我在客店養了幾天傷，見到福康安手下的武士接連兩批經過，其中有那鷹爪雁行門的周鐵鷦在內，便上前招呼，約他說話。」胡斐驚道：「你身上有傷，不怕他記仇麼？」

圓性微笑道：「我是送他一件大大功名。他就算本來恨我，也就不恨了。我將埋葬湯沛屍體的地方指了給他看，他只要割了首級回去北京，不是大功一件麼？他果然很感激我。我說：『周老爺，你若是將我擒去，自然又是一件大功，只不過胡斐胡大哥一定放你不過，從前的許多事情，都不免抖露出來。』那周鐵鷦倒很聰明，說道：『胡大哥的為人，兄弟是很佩服的，決不敢得罪他的朋友。請你轉告胡大哥，田歸農率領了大批好手，要到滄州他祖墳之旁埋伏，捉拿胡大哥。』」

胡斐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在這裏埋伏？」圓性道：「正是。我聽周鐵鷦這麼說，知道不假，很是著急，生怕來遲了一步，唉，謝天謝地，沒出亂子……」

胡斐瞧著她憔悴的容顏，心想：「你為了救我，只怕有幾日幾夜沒睡覺了。」圓性又道：「那田歸農何以知道你祖墳葬在此處？又怎知你定要前來掃墓？胡大哥，好漢敵不過人多，眼前且避過一步再說。」

胡斐道：「今日我見到苗夫人，約她明日再來此處會晤。」圓性道：「苗夫人是誰？」胡斐約略說了。圓性急道：「這女人連丈夫女兒尚只不顧，能守甚麼信義？快趁早走吧。」

胡斐覺得苗夫人對他的神態卻不似作偽，又很想知道父母去世的真相，極盼再和苗夫人一會，圓性道：「田歸農已在左近，那苗夫人豈有不跟他說知之理？胡大哥，你怎地不聽我的話？我連夜趕來叫你避禍，難道你竟半點也不把我放在心上麼？」胡斐心中一凜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是我的不是。」圓性道：「我也不是要你認錯。」胡斐過去牽了馬韁，道：「好，你上馬吧。」圓性正要上馬，忽聽得四面八方忽哨聲此起彼伏，敵人四下裏攻到，竟已將墳地團團圍住了。

※※※

胡斐咬牙道：「這女人果然將我賣了。咱們往西闖。」聽著這忽哨之聲，不禁暗自心驚，來攻之敵人著實不少，倘若圓性並未受傷，兩人要突圍逃走原是不難，此刻卻殊無把握。圓性道：「你只管往西闖，不用顧我。我自有脫身之策。」

胡斐胸口熱血上湧，喝道：「咱倆死活都在一塊！你胡說些甚麼？跟著我來。」圓性被他這麼粗聲暴氣的一喝，心中甜甜的反覺受用，自知重傷之餘，不能使動軟鞭，於是一提韁繩，縱馬跟在胡斐身後。

胡斐拔刀在手，奔出數丈，便見五個人影並肩攔上，他心想：「今日要脫出重圍，須得刀刀殺手，可不能有半分容情。」當下大踏步直闖過去，雖是以寡敵眾，仍是並不先行出手，守著後發制人的要訣，左肩前引，左掌斜伸，右手提刀，垂在腿旁。

兩名福康安府中的武士一執鐵鞭，一挺鬼頭刀，齊聲吆喝，分從左右向他頭頂砸下。胡斐一見出手，便知兩人的武功都甚了得，只要一接上手，非頃刻間可以取勝，餘人一經合圍，要脫身便千難萬難，於是斜身高縱，呼的一刀，往五人中最左一人砍去。那武士手使長劍，舉劍擋架。胡斐身在半空，內勁運向刀上，拍拍兩腿，快如閃電般踢在第四名武士胸口，那武士直飛出去，口中狂噴鮮血。使劍的武士但覺兵刃上一股巨力傳到手臂，又壓上心口，立覺前胸後背數十根肋骨似已一齊折斷，一聲也沒出，便此暈死過去。

眾武士見他在兩招之內傷了兩個同伴，無不震駭。那使鬼頭刀的武士喝道：「胡大爺，果然好功夫，在下司徒雷領教。」那使鐵鞭的道：「在下謝不擋領教高招。」胡斐叫道：「好！」單刀環身一繞，颼颼颼刀光閃動，三下虛招，和身壓將過去。司徒雷和謝不擋急退兩步。第三名武士叫道：「在下東方……」只說到第四個字，胡斐的刀背已砰一聲，擊在他的後腦，腦骨粉碎，立時斃命，竟是不知他叫東方甚麼名字。

司徒雷和謝不擋嚴守住門戶，又退了兩步，卻不容胡斐衝過。忽哨聲中，四名武士奔到司徒雷和謝不擋身後，並肩展開。

胡斐雖在瞬息之間接連傷斃三名敵人，但那司徒雷和謝不擋頗有見識，竟不上前接戰，連退兩次，攔住他的去路。胡斐心中暗暗叫苦，使招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，向前一攻，以左足為軸，轉了個圈子。

這麼一轉，已數清了敵方人數，西邊六人，東邊八人，南北各是五人，傷斃的三人不算，對方竟是尚有二十四人。

忽聽一人朗聲長笑，聲音清越，跟著說道：「胡兄弟，幸會，幸會。每見你一次，你武功便長進一層，當真是英雄出在少年，了不起啊了不起！」正是田歸農的聲音自南邊傳來。

胡斐不加理會，凝視著西方的六名敵人，只聽那四名沒報過名的武士分別說道：「在下張寧！」「在下丁文沛領教。」「在下丁文深見過胡大爺！」「嘿嘿，老夫陳敬夫！」

胡斐向前一衝，突然轉而向北，左手伸指向北方第二名武士胸口點去。那人手持一對判官筆，正是打穴的好手，見對方伸指點來，右手判官筆倏地伸出，點向他右肩的「缺盆穴」。這一招反守為攻，實是極厲害的殺著，胡斐雖然出手在先，但那人的判官筆長了二尺二寸，眼看胡斐手指尚未碰到那人穴道，自己缺盆穴先要被點。不料胡斐左手一掠，已抓住了判官筆，用力向前一送，那人「嘿」的一聲悶哼，判官筆的筆桿已插入他的咽喉。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身後兩人叫道：「在下黃樵！」「在下伍公權！」金刃劈風之聲，已掠到背心。胡斐向前一撲，兩柄單刀都砍了個空，他順勢回過單刀，刷的一下，從下而上的斬向黃樵手腕。這一招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之著，武功再強的人也須著了道兒。不料黃樵精於十八路大擒拿手，應變最快，眼見刀鋒削上手腕，危急中拋去兵刃，手腕一翻，伸指徑來抓胡斐單刀的刀背。別瞧他兩撇鼠鬚，頭小眼細，形貌頗為猥崽，這一下變招竟是比胡斐還要迅捷，五根雞爪般的手指一抖，已抓住了刀背。胡斐仗著力大，揮刀向前砍出，不料這黃樵膂力也是不小，抓住了刀背，胡斐這一刀居然沒能砍出。就這麼呆得一呆，身後又有三人同時攻到。

胡斐估計情勢，待得背後三人攻到，尚有一瞬餘暇，須當在這片刻間料理了黃樵，此時陷身重圍，眼前這人又實是勁敵，若能傷得了他，便減去一分威脅。當下突然撤手離刀，雙掌擊出，砰的一響，打在他的胸口。黃樵一呆，竟然並不摔倒，但抓著單刀的手指卻終於放開了。胡斐一探手，又已抓住刀柄，回過身來，架住了三般兵器。

那三名武士一個伍公權，一個是老頭陳敬夫，另一個身材魁梧，比胡斐幾乎高出一個半頭，手中使的是根熟銅棍，足足有四十餘斤，極是沉重。胡斐一擋之下，胸口便是一震，待要躍開，左右又是兩人攻到。

圓性騎馬在後，眾武士都在圍攻胡斐，一時沒人理她。她雖傷重乏力，但胡斐力傷五人的經過，卻是一招一式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她全心關懷胡斐安危，胡斐的一閃一避，便如她自己躲讓一般，一刀一掌，便似她自己出手，眼見他身受五人圍攻，情勢危急，當即一提韁繩，縱馬便衝了過去。

她馬鞭一揮，使一招軟鞭鞭法中的「陽關折柳」，已圈住那魁梧大漢的頭頸。那大漢正在自報姓名：「在下高一力領教……」突然喉頭一緊，已說不出話來。他力氣雖大，但一來猛地裏呼吸閉塞，二來總是敵不住馬匹的一衝，登時立足不定，被馬匹橫拖而去，連旁邊的張寧也一起帶倒。

胡斐身旁少了兩敵，刷刷兩刀，已將丁文沛、丁文深兄弟砍翻在地，突覺背後風聲颯然，有人欺到，不及轉身，反手「倒臥虎怪蟒翻身」，一刀回斫，只聽得「叮」的一聲輕響，手上一輕，單刀已被敵人的利刃削斷，敵刃跟著便順勢推到。

胡斐大驚，左足一點，向前直縱出丈餘，但總是慢了片刻，左肩背一陣劇痛，已看清楚偷襲的正是田歸農，不由得暗暗心驚，田歸農武功也不怎麼，可是他這柄寶刀鋒銳絕倫，實所難當。

他右足落地，左掌拍出，右手反勾，已從一名武士手中搶到一柄單刀，跟著反手一刀，這招空手奪白刃乾淨利落之極，反手回攻又是凌厲狠辣無比，要知敵人手持利刃跟蹤而至，其間相差只是一線，只消慢得瞬息，便是以自己血肉之軀，去餵田歸農手中那天龍門鎮門之寶的寶刀了。胡斐不敢以單刀和敵人寶刀對碰，一味騰挪閃躍，展開輕身功夫和他遊鬥。但拆得七八招，十餘名敵人一齊圍了上來，另有三人去攻擊圓性。胡斐微一分心，噹的一響，單刀又被寶刀削斷。這柄寶刀的鋒利，實是到了削鐵如泥的地步。

田歸農有心要置胡斐死地，寒光閃閃，手中寶刀的招數一招緊似一招。他平時使劍，用刀並不順手，但這柄刀鋒利絕倫，只須隨手揮舞，胡斐已決計不敢攖其鋒芒。他使開寶刀，直逼而前。

胡斐想再搶件兵刃招架，但刀槍叢中，竟是緩不出手來，嗤的一聲，左肩又被一名武士的花槍槍尖劃了長長一條口子。

眾武士大叫起來：「姓胡的投降吧！」「你是條好漢子，何苦在這裏枉自送了性命？」「我們人多，你寡不敵眾，認輸罷啦，不失面子。」田歸農卻一言不發，刀刀狠辣的進攻。

胡斐肩背傷口奇痛，眼看便要命喪當地，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大哥，別傷這少年的性命。」胡斐雖在咬牙酣鬥，仍聽得出是苗夫人的聲音，喝道：「誰要你假仁假義？」忙亂之中，腰眼裏又被人踢中一腿。胡斐怒極，右手疾伸，抓住了那人足踝，提將起來，掃了個圈子。眾武士心有顧忌，一時倒也不敢過分逼近。胡斐手中所抓之人正是張寧，他兵刃脫手，被胡斐甩得頭暈腦脹，掙扎不脫。

胡斐見圓性在馬上東閃西避，那坐騎也已中了幾刀，不住悲嘶，當下提起張寧，衝到圓性身前，叫道：「跟我來！」圓性一躍下馬，兩人奔到了胡一刀的墓旁。墓邊的柏樹已高，兩人倚樹而鬥，敵人圍攻較難。胡斐提起張寧，喝道：「你們要不要他的性命。」

田歸農叫道：「殺得反賊胡斐，福大帥重重有賞！」言下之意，竟是說張寧是死是活，並無干係。他眼見眾人遲疑，自己便揮刀衝了上來。

胡斐知道抓住張寧，不足以要脅敵人退開，心想田歸農寶刀在手，武功又高，要抓他是極不容易，最好是抓住苗夫人為人質，可是她站得遠遠的，相距十餘丈之遙，無論如何衝不過去。但見田歸農一步步的走近，當下在張寧身邊一摸，瞧他腰間是否帶得有短刀、匕首之類，也可用以抵擋一陣。一摸之下，觸手是個沉甸甸的鏢囊，胡斐左手點了他穴道，右手摘下鏢囊，摸出一枝鋼鏢，掂了掂份量，覺得頗為沉重，看準田歸農的小腹，力運右臂，呼的一聲，擲了出去。

鏢重勁大，去勢極猛，田歸農待得驚覺，鋼鏢距小腹已不過半尺，急忙揮刀一格。鋼鏢雖然立時斬為兩截，但鏢尖餘勢不衰，撞在他右腿之上，還是劃破了皮肉。便在此時，只聽得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一名武士咽喉中鏢，向後直摔。田歸農罵道：「小賊，瞧你今日逃得到那裏去？」但一時倒也不敢冒進，指揮眾武士，團團將兩人圍住。

福康安府中這次來的武士，連田歸農在內共是二十七人，被胡斐刀砍掌擊、鏢打腿踢，一共已傷斃了九人，胡斐自己受傷也不輕。對方十八人四周圍住，此時已操必勝之算，有幾人愛惜胡斐，又叫他投降。

胡斐低聲道：「我向東衝出，引開眾人，你快往西去。那匹白馬繫在松樹上。」圓性道：「白馬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」胡斐道：「這當兒還分甚麼你的我的！我不用照顧你，管教能夠突圍。」圓性道：「我不用你照顧，你這就去罷。」

若是依了胡斐的計議，一個乘白馬奔馳如風，一個持勇力當者披靡，未始不能脫險 可是圓性不願意，其實在胡斐心中，也是不願意。也許，兩人決計不願在這生死關頭分開；也許，兩人早就心中悲苦，覺得還是死了乾淨。

胡斐拉住圓性的手，說道：「好！袁姑娘，咱倆便死在一起。我……我很是喜歡！」

圓性輕輕摔脫了他手，喘息道：「我……我是出家人，別叫我袁姑娘。我也不是姓袁。」胡斐心下黯然，暗想我二人死到臨頭，你還是這般矜持，對我絲毫不假辭色。

只見一名武士將單刀舞成一團白光，一步步逼近。胡斐拾起一塊石頭，向白光圈摔了過去。那武士單刀一格，將石頭擊開。胡斐抓住這個空隙，一鏢擲出，正中其胸，那武士撲倒在地，眼見不活了。

田歸農叫道：「這小賊兇橫得緊，咱們一擁而上，難道他當真便有三頭六臂不成？」

胡斐抬頭望了一眼頭頂的星星，心想再來一場激戰，自己殺得三四名敵人，星星啊，月亮啊，花啊，田野啊，那便永別了。

田歸農毫無顧忌的大聲呼喝指揮，命十六名武士從四方進攻，同時砍落，亂刀分屍。眾武士齊聲答應。田歸農叫道：「他沒兵器，這一次非將他斬成肉醬不可！」

苗夫人忽地走近幾步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且慢，我有幾句話跟這少年說。」田歸農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阿蘭，你別到這兒來，小心這小賊發起瘋來，傷到了你。」苗夫人卻甚是固執，道：「他立時便要死了。我跟他說一句話，有甚麼干係？」田歸農無奈，只是道：「好，你說罷！」

苗夫人道：「胡相公，你的骨灰罈還沒埋，這便死了嗎？」胡斐昂然道：「關你甚麼事？我不願破口辱罵女人。你最好走得遠些。」苗夫人道：「我答應過你，要跟你說你爹爹的事。你雖轉眼便死，要不要聽？」

田歸農喝道：「阿蘭，你胡鬧甚麼？你又不知道。」

苗夫人不理田歸農，對胡斐道：「我只跟你說三句話，都是和你爹爹有關的。你聽不聽？」胡斐道：「不錯！我不能心中存著一個疑團而死。你說吧！」苗夫人道：「我這話只能給你一人聽，你卻不可拿住了我要挾，倘若你不答應，我就不說了。」

胡斐道：「你在我死去之前，釋明我心中疑團，我十分感謝，豈能反來害你？天下男兒漢大丈夫甚多，你道都是田歸農這般卑鄙小人麼？」

田歸農臉上更加陰沉了。他不知南蘭要跟胡斐說些甚麼話，他向來不敢得罪了她，既是無法阻止，心想：「不論她說甚麼，總是於我聲名不利，自是別讓旁人聽見為妙。」

苗夫人緩步過來，走到胡斐身前，將嘴巴湊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你將骨灰罈埋在墓碑之後的三尺處，向下挖掘，有柄寶刀。」說了這三句話，便即退開，朗聲道：「此事只與金面佛苗人鳳有關。你既知道了這件秘密，死而無憾，快將骨灰罈埋好，讓死者入土為安。你了結這件心事，安心領死吧！」

胡斐心中一片迷惘，實是不懂她這三句話的用意，看來又不像是故意作弄自己，心想：「不管如何，確是先葬了二妹的骨灰再說。」於是看準了墓碑後三尺之處，運勁於指，伸手挖土。

田歸農心道：「原來阿蘭是跟他說，他父親是死於苗人鳳之手。」心中大慰，轉頭向她微微一笑。他聽南蘭叫胡斐埋葬骨灰罈，不便拂逆其意而指揮武士阻止，反正胡斐早死遲死，也不爭在片刻之間。

十六名武士各執兵刃，每人都相距胡斐丈餘，目不轉睛的監視。

圓性見胡斐挖坑埋葬程靈素的骨灰，心想自己與他立時也便身歸黃土，當下悄悄跪倒，合什為禮，口中輕輕誦經。

胡斐左肩的傷痛越來越厲害，兩隻手漸漸挖深，一轉頭，瞥見圓性合什下跪，神態莊嚴肅穆，忽感喜慰：「她潛心皈佛，我何苦勉強要她還俗？幸虧她沒答應，否則她臨死之時，心中不得平安。」

突然之間，他雙手手指同時碰到一件冰冷堅硬之物，腦海中閃過苗夫人的那句話：「有柄寶刀！」他不動聲色，向兩旁摸索，果然是一柄帶鞘的單刀，抓住刀柄輕輕一抽，刀刃抽出寸許，毫沒生銹，心想：「苗夫人說道：『此事只與金面佛苗人鳳有關』，難道這把刀是苗大俠埋在這裏的？難道苗大俠為了紀念我爹爹，將這柄刀埋在我爹爹的墳裏？」

他這一下猜測，確是沒猜錯。只是他並不知道，苗人鳳所以和苗夫人相識而成婚，正是由於這口「冷月寶刀」；而他夫婦良緣破裂，也是從這口寶刀而起，始於苗人鳳將這刀埋葬在胡一刀墳中之時。

當世除了苗人鳳和苗夫人之外，沒第三人知道此事。

胡斐握住了刀柄，回頭向苗夫人瞧去，只聽得她幽幽說道：「要明白別人的心，那是多麼難啊！」她長長地嘆了口氣，緩步遠去。

田歸農叫道：「阿蘭，你在客店裏等我。待我殺了這小賊，大夥兒喝酒慶功。」苗夫人不答，在荒野中越走越遠。

田歸農轉過頭來，喝道：「小賊，快埋！咱們不等了！」

胡斐道：「好，不等了！」抓起刀柄，只覺眼前青光一閃，寒氣逼人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青森森的長刀，刀光如水，在冷月下流轉不定。

田歸農和眾武士無不大驚。胡斐乘眾人心神未定，揮刀殺上。噹啷噹啷幾聲響處，三名武士兵刃削斷，兩人手臂斷落。田歸農橫刀斫至，胡斐舉刀一格，錚聲清響，聲如擊磐，良久不絕。兩人躍開三步，就月光下看手中刀時，都是絲毫無損。原來兩口寶刀，正堪匹敵。

胡斐一見手中單刀不怕田歸農的寶刀，登時如虎添翼，展開胡家刀法，霎時間又傷了三名武士。田歸農的寶刀雖和他各不相下，但刀法卻大大不如，他以擅使的長劍和胡斐相鬥，尚且不及，何況以己之短，攻敵之長？三四招一過，臂腿接連中刀，若非身旁武士相救退開，已然命喪胡斐刀下。此時身上沒帶傷的武士已寥寥無幾，任何兵刃遇上胡斐手中寶刀，無不立斷，盡變空手。

胡斐也不趕盡殺絕，叫道：「我看各位也都是好漢子，何必枉自送了性命？」

田歸農見情勢不對，拔足便逃。眾武士搭起地下的傷斃同伴，大敗而走。

眾人直到數年之後，苦苦思索，紛紛議論，還是沒絲毫頭緒，不知胡斐這柄寶刀從何而來。總覺此人行事神出鬼沒，人所難測，「飛狐」這外號便由此而傳開了。

胡斐彈刀清嘯，心中感慨，還刀入鞘，將寶刀放回土坑之中，使它長伴父親於地下，再將程靈素的骨灰壇也輕輕放入土坑，撥土掩好。

圓性雙手合什，輕念佛偈：

「一切恩愛會，無常難得久。

生世多畏懼，命危於晨露。

由愛故生憂，由愛故生怖。

若離於愛者，無憂亦無怖。」

唸畢，悄然上馬，緩步西去。

胡斐追將上去，牽過駱冰所贈的白馬，說道：「你騎了這馬去吧。你身上有傷，還是……還是……」圓性搖搖頭，縱馬便行。

胡斐望著她的背影，那八句佛偈，在耳際心頭不住盤旋。

他身旁那匹白馬望著圓性漸行漸遠，不由得縱聲悲嘶，不明白這位舊主人為甚麼竟不轉過頭來。

（全書完）

# 後記

《飛孤外傳》寫於一九六○、六一年間，原在《武俠與歷史》小說雜誌連載，每期刊載八千字。

在報上連載的小說，每段約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。《飛狐外傳》則是每八千字成一個段落，所以寫作的方式略有不同。我每十天寫一段，一個通宵寫完，一般是半夜十二點鐘開始，到第二天早晨七八點鐘工作結束。作為一部長篇小說，每八千字成一段落的節奏是絕對不好的。這次所作的修改，主要是將節奏調整得流暢一些，消去其中不必要的段落痕跡。

《飛狐外傳》是《雪山飛狐》的「前傳」，敘述胡斐過去的事跡。然而這是兩部小說，互相有聯繫，卻並不是全然的統一。在《飛狐外傳》中，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鳳相會，胡斐有過別的意中人。這些情節，沒有在修改《雪山飛狐》時強求協調。

這部小說的文字風格，比較遠離中國舊小說的傳統，現在並沒有改回來，但有兩種情形是改了的：第一，對話中刪除了含有現代氣息的字眼和觀念，人物的內心語言也是如此。

第二，改寫了太新文藝腔的、類似外國語文法的句子。

《雪山飛狐》的真正主角，其實是胡一刀。胡斐的性格在《雪山飛狐》中十分單薄，到了本書中才漸漸成形。我企圖在本書中寫一個急人之難、行俠仗義的俠士。武俠小說中真正寫俠士的其實並不很多，大多數主角的所作所為，主要是武而不是俠。

孟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武俠人物對富貴貧賤並不放在心上，更加不屈於威武，這大丈夫的三條標準，他們都不難做到。在本書之中，我想給胡斐增加一些要求，要他「不為美色所動，不為哀懇所動，不為面子所動」。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像袁紫衣那樣美貌的姑娘，又為胡斐所傾心，正在兩情相洽之際而軟語央求，不答允她是很難的。英雄好漢總是吃軟不吃硬，鳳天南贈送金銀華屋，胡斐自不重視，但這般誠心誠意的服輸求情，要再不饒他就更難了。江湖上最講究面子和義氣，周鐵鷦等人這樣給足了胡斐面子，低聲下氣的求他揭開了對鳳天南的過節，胡斐仍是不允。不給人面子恐怕是英雄好漢最難做到的事。

胡斐所以如此，只不過為了鍾阿四一家四口，而他跟鍾阿四素不相識，沒一點交情。

目的是寫這樣一個性格，不過沒能寫得有深度。只是在我所寫的這許多男性人物中，胡斐、喬峰、楊過、郭靖、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別喜歡的。

武俠小說中，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殺死，通常的處理方式是認為「該死」，不再多加理會。本書中寫商老太這個人物，企圖表示：反面人物被殺，他的親人卻不認為他該死，仍然崇拜他，深深地愛他，至老不減，至死不變，對他的死亡永遠感到悲傷，對害死他的人永遠強烈憎恨。

一九七五年一月